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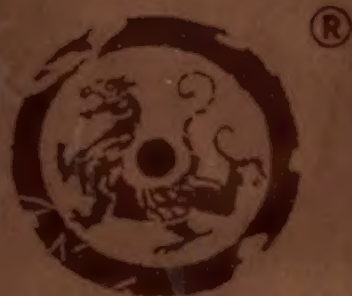
# 儒藏

史部  
第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 目錄

聖賢像贊	尹波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	一	
孔顏孟三氏誌	舒大剛 刁忠民 校點	郭齊 審稿	……………	七五	
三遷志(明·呂元善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	四一五	
三遷志一(卷一至卷七)	清·孟衍泰等撰	郭齊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	五九一



儒藏

目錄



# 聖賢像贊

明崇禎五年刻本  
明·呂維祺撰



《聖賢像贊》三卷，明呂維祺撰，明崇禎五年刻本。

維祺（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今屬河南）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兗州推官，擢吏部主事，累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洛陽，維祺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以濟時荒，不省。維祺乃盡出家私，設局賑濟。被執，義軍中有識其面者，欲釋之，而終於洛陽城周公廟引頸受死。著《孝經本義》二卷、《孝經大全》二十八卷、《孝經或問》，編《節孝義忠集》四卷，另有詩文集二十卷。

是編有圖有文，以孔廟位次爲序，首孔子，次四配，次先賢，次先儒。始於孔子，終於王守仁。每人皆先繪像，次列歷代贊頌之語。於被贊者姓名、生平事蹟、歷代封贈、崇祀大略，亦有所考述。圖繪精細，文字簡潔，便於初學。

## 聖賢象贊序

或問冠洋子著闕里諸志亦既有儀有物矣而又象列焉得毋褻夸乎。余曰象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大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象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蓋言尊而主之又爲之本

而法之也。世之學者各以其趨而歸者爲象如道者象道釋者象釋刻木繪楮各神其物使歸而趨之者爲是有本而足法焉。有本足法則必尊之以爲主尊之爲主則衣冠言行必與我角。與我角而我之所謂象者或幾乎息矣。故曰孔子沒而法象凶幸子輿氏



繼開後之學者、天下瞭然  
知有本、莫不趨而歸之。然  
後我之所謂象、若泰山巖  
巖、雖欲不尊而主之、而本  
之、而法之、不可得也。夫人  
孰不欲爲聖賢、第人情象  
存則心動、象滅則心遷、遷  
則雜、雜則流于道釋。卽如  
宋儒中表表者、亦尚始法  
孔孟、終主佛老、况挽近之

世耶。吾冠洋子列象于書、  
令學者揭而見孔子儼然  
在上、又見顏孟諸子及歷  
代配祀諸先生森然在傍、  
惕惕有羨牆窹窹之思、將  
流者歸、雜者一、遷者還、真  
天地之法、吉凶之本、于是  
焉在。而復咎之曰褻夸、則  
今主佛、主老、主天主者紛  
紛而是、反可乎哉。或曰、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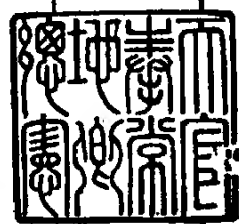


以心見聖賢、何象之云。噫、夫獨不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無象而曰象、猶之天無象而曰在天成象。故曰、象、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象之而又贊之、所以坊天下後世之意、微且苦矣。

肯  
崇禎壬申長至日、

賜進士第、

欽差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正議大夫、前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尚寶司卿、吏部郎中、新安豫石呂維祺謹題。



聖賢像贊目錄

第一冊

卷之一 四配 七哲 敬聖祠先賢

至聖孔子 名丘字仲尼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唐睿宗御製贊 宋太祖御製贊

宋真宗御製贊 宋徽宗御製贊

宋高宗御製贊 宋理宗御製贊

晉陸機贊 晉湛方生贊

宋米芾贊 明李夢陽贊

明胡縉宗贊 明陳鳳梧贊

復聖顏子 名回字子淵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太祖御製贊 宋高宗御製贊

宋理宗御製贊 晉夏侯湛贊

宋王旦贊 明陳鳳梧贊

宗聖曾子 名參字子與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張齊賢贊

明陳鳳梧贊

述聖子思子 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孫

宋理宗御製贊 明陳鳳梧贊

亞聖孟子 名軻字子與山東兗州府鄒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明陳鳳梧贊

先賢閔子 名損字子騫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旦贊

先賢冉子 名耕字伯牛山東兗州府鄆城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欽若贊

先賢冉子 名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欽若贊

先賢宰子 名予字子我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馮拯贊

先賢端木子 名賜字子貢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馮拯贊

先賢冉子 名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

宋理宗御製贊 宋陳堯叟贊

先賢仲子 名由字子路山東兗州府泗水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陳堯叟贊

先賢言子 名偃字子游南直蘇州府常熟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趙安仁贊

先賢卜子 名商字子夏河南懷慶府溫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趙安仁贊

先賢顓孫子 名師字子張河南開封府陳州人



儒藏

聖賢像贊 目錄

宋理宗御製贊 宋張齊賢贊

啟聖祠配享先賢四人  
從祀先儒四人

啟聖公孔氏名叔梁紇至聖孔子之父

宋呂祖謙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顏氏名無繇字路復聖顏子之父

宋理宗御製贊 宋丁謂贊

先賢魯氏名點字子皙宗聖魯子之父

宋理宗御製贊 宋丁謂贊

先賢孔氏名鯉字伯魚述聖子思子之父

宋呂祖謙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孟氏名激字公宜亞聖孟子之父

宋呂祖謙贊 明呂元善贊

先儒程氏名珦字伯溫二程子顓頊之父

明呂元善贊 明呂維祺贊

先儒朱氏名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

明呂元善贊 明呂濬贊

先儒蔡氏名元定字季通蔡子沆之父

明呂元善贊 明呂化舜贊

先儒周氏名輔成周子敦頤之父

明呂元善贊 明呂一經贊

第二冊

卷之二從祀兩廡先賢六十二人  
改祀於鄉先賢二人

先賢澹臺子名減明字子羽山東兗州府  
費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溫仲舒贊

先賢宓子名不齊字子賤山東兗州府曲  
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溫仲舒贊

先賢燕子名伋字子思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陳知微贊

先賢原子名憲字子思河南歸德府商丘  
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向敏中贊

先賢公冶子名長字子長山東青州府諸  
城縣人孔子之婿

宋理宗御製贊 宋向敏中贊

先賢南宮子名适字子容山東兗州府人  
孔子兄孟皮之婿

宋理宗御製贊 宋寇準贊

先賢公皙子名哀字季次山東濟南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寇準贊

先賢叔仲子名會字子期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劉鍇贊

先賢商子名瞿字子木山東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晁迥贊



先賢高子名崇字子羔河南衛輝府輝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晁廻贊

先賢漆雕子名開字子若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李宗諤贊

先賢司馬子名耕字子牛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楊億贊

先賢樊子名須字子遲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楊億贊

先賢有子名若字子有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公西子名赤字子華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嗣宗贊

先賢巫馬子名施字子期河南開封府陳州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趙昌言贊

先賢梁子名鱣字叔魚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周起贊

先賢顏子名辛字子柳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周起贊

先賢冉子名儒字子魯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李維贊

先賢曹子名卨字子循河南汝寧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楊紳贊

先賢伯子名虔字子析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曾贊

先賢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湖廣荊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曾贊

先賢奚子名容藏字子哲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楊紳贊

先賢冉子名季字子產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李維贊

先賢秦子名祖字子南陝西西安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漆雕子名哆字子欽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戚綸贊

先賢顏子名高字子驕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戚綸贊

先賢漆雕子名徒父字子期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陳彭年贊

先賢壤子名駟赤字子徒陝西西安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陳彭年贊



藏書

先賢商子 <small>名澤字子季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宋刀衍贊
先賢石子 <small>名作蜀字子明陝西鞏昌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宋陳克贊
先賢任子 <small>名不齊字子遷湖廣荊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宋陳克贊
先賢公夏子 <small>名首字子乘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公子 <small>名良孺字子正河南開封府陳州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宋張知白贊
先賢后子 <small>名處字子里山東青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公子 <small>名肩定字子忠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顏子 <small>名祖字子襄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鄒子 <small>名單字子家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句子 <small>名井疆字子遷河南衛輝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宋查道贊

先賢罕父子 <small>名黑字子素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秦子 <small>名商字子丕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榮子 <small>名所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宋梅詢贊
先賢施子 <small>名之常字子恒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隨贊
先賢公祖子 <small>名句茲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宋梅詢贊
先賢左子 <small>名人鄧字子行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縣子 <small>名成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宋石中立贊
先賢鄭子 <small>名國字子徒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宋陳知微贊
先賢原子 <small>名元字子籍山東兗州府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顏子 <small>名之侯字子叔山東曲阜縣人</small>	宋理宗御製贊	宋崔遵度贊

先賢廉子 名潔字子庸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樂子 名欽字子聲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邾子 名異字子欽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姜嶼贊

先賢狄子 名黑字子哲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姜嶼贊

先賢公西子 名興如字子上山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范睢贊

先賢子蔑子 名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

侯鍾止稱孔氏述聖後止稱子思子今西  
廡先賢忠先儒安國俱稱孔子於禮儀實  
爲未然宜改稱忠爲子蔑于安國爲子國  
子庶爲名當竊有壁於秉禮者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隨贊

先賢公西子 名歲字子尚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劉筠贊

先賢陳子 名亢字子禽河南開封府陳州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趙昌言贊

先賢秦子 名非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隨贊

先賢琴子 名張字子開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宋綬贊

先賢申子 名根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張知白贊

先賢步子 名叔乘字子車山東青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張象中贊

先賢顏子 名瞻字子聲山東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張象中贊

改祀

先賢蘧瑗 字伯玉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崔遵度贊

先賢林放 字子丘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刁衍贊

第三冊

卷之三 從祀兩廡先儒三十三人

先儒左子 名丘明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

宋丁謂贊

先儒公羊子 名高山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

宋晁迥贊

先儒穀梁子 名赤山東兗州府人





儒藏

聖賢像贊 目錄

明呂兆祥贊

先儒伏子

名勝字子賤山東濟南府鄒平縣人

宋楊億贊

先儒高堂子

名生山東兗州府人

宋周起贊

先儒子國子

名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

宋錢惟演贊

先儒毛子

名異字長公北直河間府人

宋王曾贊

先儒董子

名仲舒北直河間府景州人

明呂調陽贊

先儒杜子

名子春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人

宋查道贊

先儒后子

名蒼字近君山東兗州府鄒城縣人

明呂一經贊

先儒王子

名通字子禮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

明呂元善贊

先儒韓子

名愈字退之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

宋呂祖謙贊

先儒歐陽子

名修字永叔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

明呂兆祥贊

先儒胡子

名瑗字翼之南直揚州府泰州如皋縣人

明呂維祺贊

先儒周子

名敦頤字茂叔湖廣永州府道州人

宋朱熹贊

先儒程子

名顥字伯淳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

宋朱熹贊

先儒程子

名頤字正叔伯淳之弟

宋朱熹贊

先儒邵子

名雍字堯夫北直順天府涿州人

宋朱熹贊

先儒張子

名載字子厚陝西鳳翔府郿縣人

宋朱熹贊

先儒朱子

按朱子六贊特以形容六子之次胡可遂據爲準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之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張載爲程頤程頤之表叔司馬光於二程爲先進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失序亦不可不明是故張載司馬光今當陞居於程頤程頤之上

先儒司馬子

名光字君實山西平陽府夏縣人

宋朱熹贊

先儒楊子

名時字中立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

明呂濬贊

先儒胡子

名安國字康侯福建建寧府安縣人

明呂枬贊

先儒朱子

名熹字元晦南直徽州府婺源縣人

元吳澄贊

先儒呂子

名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

明薛瑄贊

先儒陸子

名九淵字子靜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

明呂逢時贊

先儒張子

名栻字敬夫四川成都府漢川縣人

明羅倫贊

先儒蔡子

名沉字仲默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

明呂原贊

先儒真子

名德秀字景元福建建寧府浦城縣人

明蔡清贊

先儒許子

名衡字仲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

明呂本贊

先儒薛子

名瑄字德溫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

明呂兆祥贊

先儒陳子

名獻章字公甫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

明呂兆祥贊

先儒胡子

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饒州府節義縣人

明呂兆祥贊

先儒王子

名守仁字伯安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

明呂兆祥贊

至聖先師孔子  
名丘字仲尼山  
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唐肅宗太極元年御製贊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遵其儀不忒  
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建隆三年御製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  
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鳴不至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  
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  
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宋徽宗宣和四年御製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  
有養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  
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  
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共喻  
惟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  
聖哉尼父乘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

六藝既作文教聿崇  
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孔子叔聖配天弘道  
風扇玄流思探神寶

明發懷周與言謨老  
靈魄有行言觀蒼昊

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靈魄有行言觀蒼昊

文王既沒微言將墜  
邇哉孔公龍見九二

闢化繁衆素王洙泗  
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孔子以後大哉孔子  
孔子以前既無孔子

孔子以後更無孔子  
孔子以前既無孔子

鳳鳴不至人莫之知  
行廢知命獲麟竟悲

已訕道信萬世攸師  
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一以貫之金聲玉振  
是謂大成賢於堯舜

教在六經道該群聖  
生民以來未有其盛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  
刪述六經垂憲萬世

統承義皇源啓洙泗  
報功報德百王崇祀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誅為尼父  
西漢平帝元

始元年追謚為褒成宣尼公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

封為褒尊侯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  
為文聖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隋

文帝贈為先師尼父唐太宗貞觀二年封為先聖  
乾

封元年尊為先師宣尼父高宗顯慶二年復尊為先聖  
乾

封至聖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  
聖文宣王

國朝洪武三年詔封爵仍舊嘉靖九年改稱至聖  
先師孔子歲以四仲上丁行禮祭用太牢衍聖公

主祭樂舞祭器俱如太學天下廟祀凡一千五百  
六十餘處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猪二萬七千有

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二千八百有奇兎二萬七  
千有奇幣帛二萬七千六百餘段以釋氏言之則

殺生者有罪今吾夫子餐萬世之祭祀每歲殺牲  
不下六萬二千六百有奇而其子孫愈加榮盛視

梁武帝之餓死臺城而家無噍類者為何如哉



復聖顏子

名回字子淵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

生值宋太祖建隆三年御製贊  
德冠四科名垂千古  
一筆蒼生  
歷卷環堵  
沒表萬年  
遂荒東土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贊  
德行首科  
顯冠學徒  
不還不二  
崇道以居  
食飲甚惡  
在匪自如  
宜稱賢哉  
豈止不愚

學冠孔門  
德紹定三年御製贊  
樂道尊賢  
不易所守  
步趨聖人  
若虛實有

知彰顯微  
體深研幾  
明象介石  
量同聖師  
探源同微  
在言靡遺  
仰諸惟高  
瞻之攸希

賢哉宋大中  
祥符二年集賢殿大學士王旦贊  
用行舍藏  
與聖同道  
如愚屢空  
耶幾親與

天京純粹  
一東之春  
精金美玉  
和風慶雲  
博文約禮  
超人聖門  
百王治法  
萬世歸仁

子配高帝  
歷代因之  
唐太宗貞觀二年詔稱先師  
享先聖孔子  
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乙卯贈太子少師  
師唐先聖孔子  
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乙卯贈太子少師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贈充公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年五月進封充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七月贈充

國朝嘉靖九年考正祀典去封爵改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名參字子與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人少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大孝要道  
用訓群生  
以綱百行  
以通神明  
因子侍師  
答問成經  
事親之實  
代爲儒刑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僕射張齊賢贊  
孝平惟孝  
會子稱焉  
唐虞比德  
洙泗推賢  
服膺授旨  
終身奉焉  
封爵飭贈  
永耀青編

守約以博  
皇明山東巡撫陳鳳梧聖賢道統會子贊  
一貫之旨  
三省之功  
格致誠正  
萬世所崇

道遠之器  
璧立之儀  
魯哉參也  
誠以目持  
一趨一步  
範我驅馳  
身肩道貌  
跡印宣尼

省身者三  
貫道則一  
永銘宣尼  
白顏與四

幸也養志  
方舜之駕  
然諾家庭  
風焉斯下  
先意承之  
力舜之駕  
然諾家庭  
風焉斯下

唐高宗總章元年二月十九日贈太子少保從祀  
廟庭唐宗太極元年贈太子少保從祀  
既享孔子  
二十七年追封  
師唐先聖孔子  
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乙卯贈太子少師

國朝嘉靖九年考正祀典去封爵改稱宗聖曾子

國朝嘉靖九年考正祀典去封爵改稱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名伋字子思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受業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開居請脩世業克昌可維非道孜孜立行  
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皇明山東巡撫陳鳳梧贊

樹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  
發育洋洋萬彙無疆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漢唐以來中庸一書刻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

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列為四書乃

以徽宗崇寧元年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

聖廟庭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祀堂上列於十哲

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與曾子並升配

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

國朝正德元年始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奉子思子鄒縣廟祀每歲春秋上丁致祭

以孟子配享至期孔氏博士赴鄒縣主祭嘉靖九

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名軻字子與山東兗州府鄒縣人受業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  
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皇明山東巡撫陳鳳梧贊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諄諄  
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宋仁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鄒國公立廟於鄒

縣南郭七年五月壬戌詔配享孔子廟庭位次顏

子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鄒國亞聖公

國朝洪武二年

太祖高皇帝覽孟子土芥寇讐謂非人臣之所宜

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

象山縣錢唐為刑部尚書抗疏入諫與觀自隨祖

胸受箭且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

太祖覽其情詞剴切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

錢唐箭瘡焉嘉靖九年十月改稱亞聖孟子

先賢閔子

名損字子騫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十五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昆弟、莫間其言。汗君不仕、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

宋大中祥符二年集賢殿大學士王旦贊

子騫達者、闇闇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希聖。公褒增封、均乃天慶。唐玄宗開元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贈費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瑯琊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

名耕字伯牛山東兗州府鄆城縣人。少孔子七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德以充性、行以澡身。二事在躬、日躋而新。金驅賢科、德顏與隣。不幸斯疾、命也莫伸。

宋大中祥符二年禮部尚書王欽若贊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褒褒賢。生則命寡、歿而道宣。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封鄆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東平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鄆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冉子

名雍字仲弓山東兗州府人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懿德賢行、有一則等。子也履之、成性存存。駢角有用、犁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宋大中祥符二年禮部尚書王欽若贊

不佞之仁、具體之賢。登彼堂與、用之山川。代逢偃革、禮畢升煙。錫以三壤、賁茲九泉。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封薛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下邳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薛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宰子

名子字子貢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辯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禮、宜莫釋紛。朽木糞墻、置不足云。言語之科、燁然有聞。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丞馮拯贊

倬彼宰子、服膺宣父。學祠堂與、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封齊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臨淄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齊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



儒藏

聖賢像贊 卷一

先賢端木子

名賜字子貢河南衛輝府人少孔子三十一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謙德知二、器實瑚璉。動心幾先、孰金其辯。  
一使存眷、五國有變。終相其主、譽處悠遠。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丞馮拯贊

賜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貴。  
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尊崇、時追肆類。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封黎侯。宋真宗  
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陽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  
黎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先賢冉子

名求字子有山東兗州府人仲子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爲宰、千室百乘。  
師門育材、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丞陳堯叟贊

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浴以斯文。  
垂鴻報本、道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贈徐侯。宋真宗  
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彭城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  
徐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仲子 名由字子路山東兗州府泗水縣人少孔子九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升堂推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丞陳堯叟贊

簡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勒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從祀孔廟、贈衛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河內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衛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仲子。

先賢言子 名偃字子游南直蘇州府常熟縣人少孔子四十五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道義正已、文學擅科。爲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耳、博約則多。

宋大中祥符二年工部侍郎趙安仁贊

魯堂登科、親與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贈吳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丹陽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吳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言子。



先賢卜子

名商，字子夏，河南懷慶府溫縣人。少孔子四十四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爲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

宋大中祥符二年工部侍郎趙安仁贊

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芳。唐太宗貞觀二年，從祀孔廟。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魏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東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魏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先賢顓孫子

名師，字子張，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念昔顓孫，商德爲降。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僕射張齊賢贊

堂堂張也，商德與鄰。尊賢容衆，崇德依仁。人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贈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宛丘侯。徽宗政和元年，改頴川侯。度宗咸淳三年，加陳國公。升十哲位，尋稱陳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



啓聖公孔氏

名叔梁紇，嘗爲魯陬邑大夫。初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婦于顏氏，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父問曰：「爾能爲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妻之。禱于尼山，生孔子。



朱尚書右丞呂祖謙贊

老陽釋陰，乾來乞坤。神枝聖葉，於焉托根。令畎匪貴，誕聖惟尊。尼峯一撮，開天下門。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上世殉忠，書及孔父。忠必有後，胤開萬古。尼山乞靈，斯文得祖。繼匹禮隆，倡風於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齊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啓聖王。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孔氏。

先賢顏氏

名無繇，字子路，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六歲，生復聖顏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爲世範，學爲人師。請車誠非，顧非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宋大中祥符二年給事中丁謂贊

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顏子殆庶，趨庭學詩。請車無媿，陋巷安卑。追榮侯服，達此上儀。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杞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年，加封杞國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氏，遷配啓聖祠。

先賢曾氏

名點字子皙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人少孔子六歲生宗聖曾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  
莫春舞雩、詠歌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召。  
宋大中祥符二年給事中丁謂贊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作、超乎冉秀。  
浴沂舞雩、咏歌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宿伯宋真  
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萊蕪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曾氏遷配啓聖祠。

先賢孔氏

名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也。孔子十九歲娶于宋之孟氏。二十歲而生鯉。是年。初仕魯爲委吏。適昭公以二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因名焉。年五十先孔子卒。生述聖子思子。



宋尚書右丞呂祖謙贊

東魯門中、嘉此名胄。有爲之先、更爲之後。  
旣勤析薪、且克荷負。兩聖一身、終古誰偶。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天衍聖脉、生惟戊辰。公錫巧會、三十六鮮。  
學詩學禮、過庭之勤。後顏而沒、請車胡云。  
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  
祀先聖廟庭。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啟聖祠。

先賢孟氏 名激字公宜。娶仇氏生亞聖孟子。



宋尚書右丞呂祖謙贊

人孰無妻 配宜獻氏 人孰無兒 得亞聖子  
身寧曰齊 肖非云似 雖短其年 而永其嗣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公宜茂歲 胡蚤委枯 婦嗟永亡 嗣云藐孤  
三遷聖善 七篇典謨 不知其子 視其父乎  
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邾國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孟氏配享啟聖祠。  
按魯之以孟孫稱者多矣而今之祀典皆曰孟  
孫氏不近汎與改而正之可也。

先儒程氏 名珦字伯溫二程子顥願之父其先曰

祖羽贈太子少師祖希振任尚書員外父  
通皇贈開封府同三司使部尚書伯溫四世  
而上居中山之博野曾祖太宗朝以輔功顯  
賜第京師居再世祖而下葬河南遂為河南人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大中舊德 嘖有休聲 黃陂滙潔 漢上風清  
堦庭玉樹 二程先生 淵源有自 洛水澄泓

皇明南京戶部右侍郎呂維祺贊

沙隨有編 子明闢作 洛下耆英 潞公同甲  
余世新安 情交翰博 道味漸修 流風淹洽  
宋仁宗錄舊臣後以伯溫為黃陂尉遷知龔州徙  
知磁州又徙漢州累轉大中大夫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程氏。





先儒朱氏

名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喬年登進士第，除秘書省正字，轉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職，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出知饒州，有文集行于世。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喬年之學，得自龜山。河洛之秘，更垂兩間。打透誠意，自欺非關。有子元晦，曾孟同班。

皇明太僕寺少卿呂濬贊

圖書探奧，古先聖賢。意誠得地，佩韋傲偏。屬子三友，別有心傳。徽國之儒，父有訓焉。宋徽宗宣和間，松爲福建延平府尤溪縣尉。高宗建延四年，生熹于尉之官舍。元順宗二十二年，追封齊國公。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朱氏。

先儒蔡氏

名元定，字季通，蔡子沆之父也。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器含孔孟，功階邵張。勤爭五夜，朋來四方。洪範之敷，獨發其藏。父得傳子，尚書允臧。

皇明吏部進士呂化舜贊

牧堂穎悟，擷秘搜奇。西山絕頂，忍饑啖蕤。雖薦於朝，堅以疾辭。躬率淵沉，手把鋤犁。宋寧宗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謚文節，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阜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蔡氏。

先儒周氏 名輔成、周子敦順之父。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門高汝南、家開營道。六舉奏名、桂飛蓋阜。  
鄭女繼唐、實生儒孝。通書一編、濂溪光耀。

皇明禮部祠祭司主事呂一經贊

名飛道州、里推張楚。昆季聯翩、偕登榮騰。  
祥符登榜、桂稱明府。推恩建議、父子千古。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  
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累贈建議大夫。  
國朝萬曆念三年、禮部覆湖廣巡撫郭維賢本、奉  
聖旨、是周輔成、准從祀啟聖祠、稱先儒周氏。

# 校記

①乘：當作「秉」，見《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

②仁：當作「神」，蓋「元豐」乃神宗年號。

③子：當作「予」，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④宋尚書右丞呂祖謙：按《宋史·呂祖謙傳》，祖謙官

僅至著作郎，右丞乃其父之銜，又此文未見他載，疑

誤。

⑤延：爲「炎」之誤。

⑥建：爲「諫」之誤。



先賢澹臺子

名滅明字子羽山東兗州府費縣人少孔子三十九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南止江沱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

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尚書溫仲舒贊

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

擊蛟既勇毀壁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江伯宋真

宗咸平三年加封金鄉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澹臺子

先賢

必子

名不

齊字

子賤

州府

人少

孔子

四

先賢

燕

子

名

字

子

思

州

府

人

宋

理

宗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肘寤君散魚稟令傳郭勿獲遂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觀政

天生良材為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

伍人致遠受教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輝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單父伯從祀孔廟宋真

宗咸平三年加封單父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必子

燕

師度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

善教云褒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政而立

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

鍾靈咸鎮浴德沐泗增封所源皇澤斯被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漁陽伯從祀孔廟宋真

宗咸平三年加封單父侯

先賢原子

名憲字子思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賦彼窳闔達士所賔邦無道殺進退孰倫  
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悻清節照人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尚書右丞向敏中贊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  
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原伯宋真  
宗咸平三年加封任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先賢公冶子

名長字子長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孔子之婿也嘗陷於縲紲夫子謂非其罪按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孔子遂為有罪之人噫天下之不過聖賢者亦衆矣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紲知非其罪  
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槩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尚書右丞向敏中贊

德行貞純公冶孰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  
魯堂推善孔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莒伯宋真  
宗咸平三年加封高密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冶子



儒藏

先賢南宮子 名适字子容山東兗州府人。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孔子兄孟皮之婿。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先覺既位。簪履並馳。尚德君子。爾乃兼之。弄昇可慚。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宋大中祥符二年刑部尚書寇準贊

南容君子。尚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遜言。白圭三復。執愼思存。慶成旌善。胙壤佳藩。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鄉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襲丘侯。徽宗政和六年。改封汝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南宮子。

先賢公皙子 名衰字季次山東濟南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周衰僞隆。政在郡公。廉耻道微。家臣聿崇。不爲屈節。撝默自容。子於是時。凜然清風。

宋大中祥符二年刑部尚書寇準贊

賢哉季次。履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嘆。式昭令名。封爵均慶。侯社疏榮。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鄉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北海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皙子。





先賢叔仲子

名會

字子

期

山東兗州

府人少

子五十歲

先賢商子

名

字

木

山

東曲阜縣人

少

孔子二十九歲

叔仲會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瑕丘祚邑

子期是為

四教允隆

宋大中祥符二年

吾道不窮

斯文有宗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孔廟



先賢高子

名柴字子羔河南衛輝府輝縣人齊敬仲高後十代孫也少孔子三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婉彼子羔

受業先聖

宗廟之間

一出乎正

克篤于孝

非愚乃令

師知其生

有輝賢行

宋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晁迥贊

猗歟子羔

孝心篤矣

慎終銜恤

未嘗見齒



難能而能

君子知己

考古褒崇

於斯為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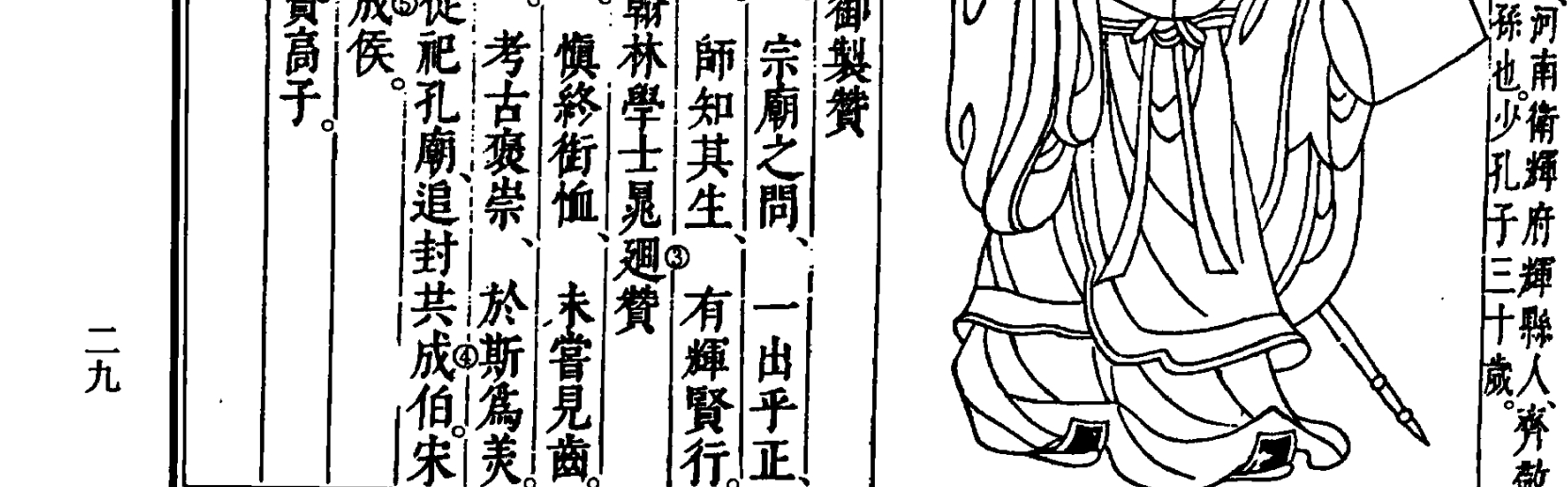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孔廟

追封共成伯

宋真宗咸平三年

加封共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高子

先賢漆雕子

名開字子若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少孔子十一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咎欲誰執斯未能信謙以自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及

宋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李宗諤贊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實觀其奧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滕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平輿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司馬子

名耕字子牛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手足甚親志異出處臆將爲亂子迺脫去在汚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宋大中祥符二年兵部員外郎楊億贊

仁遠乎哉其言也認虛德實歸耽思旁訊違難迷邦奚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峻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向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楚丘侯徽宗政和六年改封綏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司馬子。

先賢樊子

名須，字子遲，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非仁，問辨良喜。寓志農圃，似朕仁義。學稼之辭，豈姑舍是。

宋大中祥符二年兵部員外郎楊億贊

學優乃士，齒于家陪。戒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辨問，仁智既該。建侯追榮，垂裕方來。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樊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益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樊子。

先賢有子

名若，字子有，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三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人稟秀德，氣貌武同。而于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啓幾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春秋列土，教亂不已。寧知孝弟，勝于刃矢。年三十時，能立于禮。而立未死，便是夫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汴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平陰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



儒藏

聖賢像贊 卷二

先賢公西子

名赤字子華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學者行道、散縕亦稱。使齊光華、偶爲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答問允嚴、理皆先經。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御史中丞王嗣宗贊

翊聖賢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佐祐禮法、諸侯作程。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鄆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鉅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巫馬子

名施字子期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三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天清日明、密雲曷有。師命持蓋、子亦善扣。惟夫子博、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

宋大中祥符二年吏部侍郎趙昌言贊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猶勤戴星、庇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百世。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鄆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東阿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巫馬子。

先賢梁子

名鱣字叔魚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四十九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室家壯年。無子則遂。見於信史。全齊之俗。原本厥初。師言可復。以學則知。揆之宜篤。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員外郎周起贊

玄聖舊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鑾。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梁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千乘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梁子。

先賢顏子

名辛字子柳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郭封于蕭。實惟子柳。夙飫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逾茂。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員外郎周起贊

增封雲嶺。詔躋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槩如挹。德音不忘。橫亘千古。淳風載揚。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蕭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陽穀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儒藏

聖賢像贊 卷二



先賢冉子

名儒字子魯、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五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已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

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郎中李維贊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奧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紀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沂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曹子

名直字子升、河南汝寧府人。少孔子五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嗟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宋大中祥符二年兵部員外郎楊紳贊

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道、聖門之下。笙簧經籍、輔翼儒雅。爵爲蔡侯、名器匪假。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曹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上蔡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曹子。

先賢伯子名處字子析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五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有懷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名、聊伯乃建。兢兢受道、奕奕戮弁。懿選嘉封、世享馨薦。

宋大中祥符二年比部員外郎王曾贊

肅肅魯堂、伋伋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偶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聊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泮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伯子。

先賢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湖廣荊州府人少孔子五十三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黃伯著祀、公孫是云。彌縫中道、協輔斯文。藏修方異、漸漬甚勤。史詞不忘、播爲清芬。

宋大中祥符二年比部員外郎王曾贊

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荆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儀刑斯覩。展義疏封、遂荒故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黃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枝江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孫子。



先賢奚子

名容藏字子哲山東兗州府人奚仲之後以名爲氏



先賢冉子 名季字子產山東兗州府人

奚容藏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雍容子哲

文采日化

雍雍子哲

皆從游聘

唐玄宗開元

真宗咸平三

國朝嘉靖九

冉季

東平子產

答問成敏

冉子挺生

時遇升中

唐玄宗開元

真宗咸平三

國朝嘉靖九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

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秦有三子、壤石與君。君姓所出、不同二秦。

爰赴河渭、來游聖門。差肩高弟、秦豈無人。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少梁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鄆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秦子

名祖字子南陝西西安府人



先賢漆雕子 名哆字子欽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子欽受封、爰居武城。亹亹其英、  
振衣時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  
爵里疏榮。

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郎中戚綸贊

闕里稱賢、哆也其一。學以適道、  
名參入室。昔爲達者、今逢聖日。  
俾侯濮陽、膺茲寵秩。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孔廟、追封武城伯。宋真宗咸平三年、  
加封濮陽侯。國朝嘉靖九年、  
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顏子 名高字子騭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五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瑯琊之伯、其惟子騭。微言既彰、  
德音孔昭。已詠舞雩、同聽齊韶。  
歷千百年、跂思高標。

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郎中戚綸贊

魯國諸生、顏氏爲盛。達者升堂、  
是以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  
名著遺編、人師往行。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  
從祀孔廟、追封瑯琊伯。宋真宗咸平三年、  
加封雷澤侯。國朝嘉靖九年、  
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漆雕子

名徒父，字子期，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遐想子期、挾策聖帷。涉道是嗜、微爵可縻。在德既賢、在名乃垂。洋洋之風、逮今四馳。

宋大中祥符二年工部郎中陳彭年贊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須句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高苑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壤子

名騶赤，字子徒，陝西西安府人。按通志畧，壤騶氏，複姓，當作壤騶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宋大中祥符二年工部郎中陳彭年贊

猗歟壤騶、信而好古。驅駕咸秦、振衣鄒魯。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丘、追榮社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北微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上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壤子。

先賢商子

名澤字子季、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

宋大中祥符二年主客郎中刁衍贊

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垂名、同於達者。昔寵睢陽、今旌鄒野。運偶登封、薦臻純嘏。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睢陽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鄒平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石子

名作蜀字子明、陝西華昌府人。按氏族畧、石作氏、複姓、當作石作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宋大中祥符二年陳充贊

宣尼日月、無得而踰。粵有哲士、嘗爲學徒。登封偶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迺殊。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郕邑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成紀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石子。



儒藏

先賢任子

名不齊字子選。湖廣荊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聞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宋大中祥符二年陳充贊

荆衡誕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邇長坂。爵嘉素風。虔遵祀典。列在儒宮。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任城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當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任子。

先賢公夏子

名首字子乘。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堂堂子乘。洙泗之英。樞衣唯喏。致力知行。淵源其學。赫奕其名。慶封錫壤。侯于鉅平。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及門之英。乃有公夏。容髮如存。源脉難画。沂雲泗月。春凝秋瀉。元父綸言。琬琰聲價。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元父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鉅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夏子。



先賢公子

名良弼，字子正，河南開封府陳州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陳有子正，爲世所重。制行維賢，義理之勇。學不自滿，才堪大用。牟平其封，式彰光寵。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右司諫張知白贊

子幼眞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叙。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東牟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牟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后子

名處，字子里，山東青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溫溫子里，入聞至聖。攬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闢域，不乖言行。全齊之封，竹素榮盛。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青土上腴，山高水渚。惟大明湖，受華不注。毓爲精靈，是生后處。至今想見，膠東月樹。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營丘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膠東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后子。



儒藏

聖賢像贊 卷二

先賢公子

名肩定，字子忠，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公氏子忠，聖門之俊。修行文學，恒存忠信。道究一中，墻依數仞。梁父受封，榮名益振。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山盪滋陽，捫天如鏡。光受邦賢，能肩以定。定處得功，何境非性。顧名思義，隨地可證。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新田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梁父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顏子

名祖，字子襄，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闕里始教，群弟皇皇。好學不倦，時維子襄。疏封錫命，侯于富陽。於萬斯年，名譽益彰。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仙源名派，七賢之一。子襄之聲，秋清可汲。定于家傳，坐忘有得。巷雖共陋，褒嘉臨邑。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臨邑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富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鄔子

名單字子家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杏壇受教。子家其英。振衣侍立。善訓思明。學業益進。德譽斯馨。宜崇厥祀。寵爵聊城。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光岳樓高。登望千里。若有人焉。名蜚傳記。銅鞮故封。雲旗暫止。子家門風。猶沾衛水。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銅鞮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聊城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鄔子。

先賢句子

名井疆字子疆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孔徒三千。升堂七十。子於其間。有業學習。駿造聖功。巋然獨立。茂陟嘉封。鴻名緝緝。

宋大中祥符二年刑部員外郎查道贊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韋編。升中覃慶。儒術攸先。微侯疏爵。闕里之賢。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淇陽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滏陽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句子。



儒藏

先賢宰父子

名黑，字子素，山東兗州府人。氏族畧無宰父氏，止有宰父氏，當作宰父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循循子素，從游闕里。分席杏壇，飲波泗水。四教克遵，百行均美。錫壤祈鄉，式崇厥祀。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洙泗門牆，稱有二黑。君之里間，尤親道脉。信史輝輝，子長載筆。罕父宰父，倘誤點畫。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乘丘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祁鄉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父子。

先賢秦子

名商，字子丕，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四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致詰疇克。會弁儒林，令名無極。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一姓兩賢，商年爲最。以吾一日，何兄四歲。受教應先，故當出類。門籍無妨，謙處後位。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上洛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鄆城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榮子 名荷、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伯茲雋婁、務學實著。三千之徒、七十是預。  
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前書、式彰厥譽。  
宋大中祥符二年祠部員外郎梅詢贊  
聖人之門、學者僉僉。彼美子祺、行修志淳。  
異端茲害、微言服勤。格于伐宋、侯封是新。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雋婁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厥次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榮子。

先賢施子

名之常、字子恒、山東兗州府人。



施之常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開國乘氏、有德斯彰。泰稽百行、贊理三綱。  
自振行間、策名甚光。在史鴻壽、歷久彌芳。  
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  
跡勝名彰、德高言寡。侯封是邦、昭昭純嘏。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乘氏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濮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施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  
彬彬雅道、翼翼令儀。正目至言、廟食不隳。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詢詢闕里、我義章甫。  
非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期思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即墨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祖子。

先賢左子

名人郭字子行山東兗州府人。按通志  
左子以官爲姓也。如封人雖人之類  
今稱左子似誤當作左人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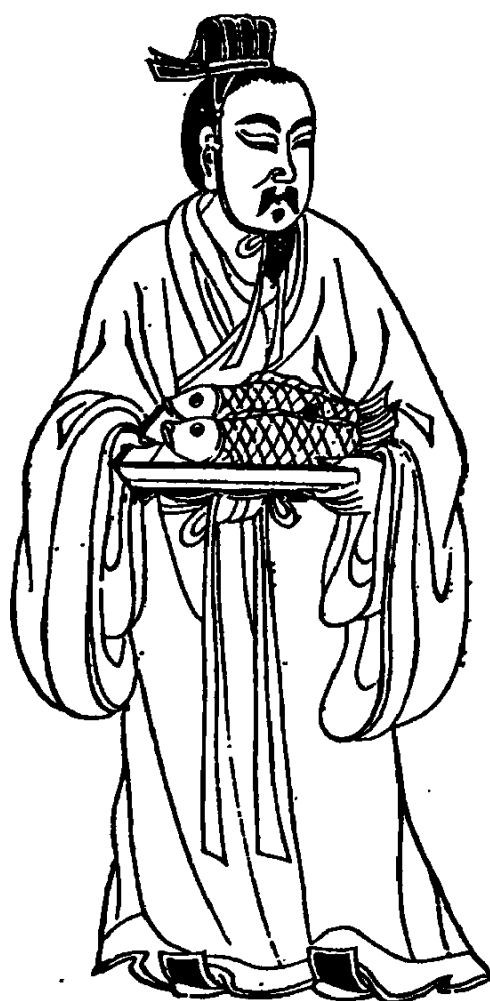
伯彼臨淄、左行稱賢。睇蹤十哲、秀穎三千。  
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心悅誠服、如七十子。子處其間、服膺何事。  
聖亦能同、丘明之耻。奚辯其官、左人左氏。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臨淄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南華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左子。

先賢縣子

名成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譽魯邦、啓祚鉅野。  
煒矣風猷、時哉用捨。出倫離類、後學是假。

宋大中祥符二年祠部員外郎石中立贊

異能之士、孔徒寔繁。悅服至德、祖述微言。  
富稟天爵、遊乎聖門。追崇之典、昨以侯藩。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鉅野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武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縣子。

先賢鄭子

名國、字子徒。聖里志作薛邦、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迹。道以目傳、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式。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太常博士陳知微贊

懿彼子徒、挺生關里。日遊聖門、躬授微旨。德音孔昭、令聞不已。疏爵胸山、式旌遺美。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榮陽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胸山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鄭子。

先賢原子

名亢、字子龜、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原氏子籍、從尼父遊。潛心墳典、其業允修。出言可式、入聖則優。樂平寵襲、克振儒流。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培杏之壇、有憲與亢。魯衛弟兄、處若家巷。倘聞其問、亦不多讓。邑食萊蕪、清操有樣。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萊蕪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樂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儒藏

聖賢像贊 卷二



先賢顏子

名之僎，字子叔，山東兗州府曲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終縻好爵，揚名東武。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太常博士崔遵度贊

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爲列侯。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東武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宛句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廉子

名滂，字子廉，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兄弟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頤，洙泗從容。作興一時，莒父其封。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大廉有後，寔惟子曹。朝歌樂去，來仰山高。豈必莒父，譽曰人豪。宜昌宗裔，趙漢兩朝。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莒父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胙城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廉子。

先賢樂子

名敬、字子靜、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節、載維思誠。先賢聿崇、出爲時英。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昉延微宋、姓啟南陽。雲新古檜、雨舊窮桑。曾孟二樂、後先一堂。子聲流佈、譽浹宮牆。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昌平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建城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樂子。

先賢邾子

名騫、字子劍、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彼美邾子、先聖是承。墻仞已及、堂陛將升。良玉斯琢、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昭騰。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太常博士姜嶼贊

展矣子欽、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傳約六藝。斯謂達者、顯於當世。追封列侯、流芳永裔。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平陸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高唐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邾子。



儒藏

先賢狄子

名黑、字子皙、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仰止狄皙、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楊厲素風、  
偉識既異、持教乃隆、厥志茂焉、必祀無窮。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太常博士姜嶼贊

矯矯子皙、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攝齊升堂、  
羽儀先聖、物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臨濟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林慮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狄子。

先賢公西子

名與如、字子上、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杏壇啓教、高弟如雲、賢哉子上、敬業樂郡、  
居仁由義、崇禮修文、臨胸錫爵、永播清芬。

宋大中祥符二年集賢騎都尉范睢贊

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  
禮墨金繩、慶敷文德、薦享封侯、永光廟食、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重丘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胸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子蔑子

名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惟子挺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  
三得三已、所問殊溫。君子歸必、義不掩恩。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博士王隨贊

賢哉先生、聖則夫子。道貴希聖、聞師行已。  
闕里服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汝陽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鄆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子蔑子。

先賢公西子

名藏字子尚、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猗爾子尚、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  
師聽師明、友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寺丞劉筠贊

魯多學者、服勤遊聖。祝贏惟肖、藏也成性。  
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侯于徐、用均天慶。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祝阿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徐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陳子

名亢字子禽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四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惟禽之問、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誠退而喜。且知時聖、不私其子。

宋大中祥符二年吏部侍郎趙昌言贊

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實賓、德以位序。運屬封爵、爵崇介士。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潁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南潁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陳子。

先賢秦子

名非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樂善哲士、伯于汧陽。傳道克正、垂名亢臧。執德以弘、用心必剛。表廣業履、式贊素王。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博士王隨贊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奧。珍席圭璋、儒宮黼藻。列爵華亭、今名長保。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汧陽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華亭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琴子 名張字子開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多能鄙事。聖人曲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弔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寺丞宋綬贊

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善言攸紀。非義罷吊。崇仁爲美。銘嶽益封。用旌君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南陵伯。與琴牢並從祀孔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以重祀去牢存張。加封頓丘侯。徽宗政和六年六月。改封陽平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琴子。

先賢申子 名根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祝鮀。面豈子都。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慾則柔。蓋生之徒。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右司諫張知白贊

洙泗之秀。橫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巡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棖魯伯。黨陵伯。並從祀孔廟。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重名去黨存棖。改稱先賢申子。



先賢步子

名叔乘，字子車，山東青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博士張象中贊

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爰處，函丈是新。追封遺烈，旌美儒臣。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淳于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博昌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步子。

先賢顏子

名喈，字子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褒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曳裾。賢業素蘊，美才以摠。百世不刊，載觀成書。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博士張象中贊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俾侯于濟，君子攸宜。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朱虛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濟陰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遠瑗

字伯玉、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有衛伯玉、夫子與居。寡過未能、薦贊使乎。以屍諫君、友則史魚。果得進賢、爛然簡書。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太常博士崔遵度贊

達哉君子、外寬內正。好禮直躬、衛風斯競。瑞命昭錫、元符報慶。俾執【千齡遇聖。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衛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內黃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孔子之所嚴事者不當在弟子列、改祀于鄉。

先賢林放

字子丘、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禮之有本、予能啓問。大哉斯言、光昭明訓。德輝泰山、誣祭能奮。崇茲祀典、盍永令聞。

宋大中祥符二年主客郎中刁衍贊

子丘明哲、道洽素風。問禮之本、爲儒所宗。東嶽稱美、長山表封。云停告畢、慶澤薦隆。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清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長山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改祀于鄉。



儒藏

聖賢像贊 卷二

校記

①壁：當作「璧」，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②廻：當作「迴」，見《宋史·晁迴傳》。

③同②。

④成：當作「城」，見《宋史》卷一〇五《禮志》八。

⑤同④。

⑥闕字，乾隆《曲阜縣志》卷二四作「信圭」。

先儒左子

名丘明、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楚左史倚相之後。



宋丁謂贊

倚歟左氏、問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春秋左丘明、因春秋作傳、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張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繇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左氏始得立於學宮。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真宗祥符元年、追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六年、改封中都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

先儒公羊子

名高、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



宋晁迥贊

高也解經、辯惑咸服。學宮所傳、齊名左穀。追獎肇封、衆心允屬。闕里彌縫、斯文載極。周末公羊高、受春秋於卜子夏。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贏公。贏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於世。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淄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公羊子。



儒藏

聖賢像贊 卷三

先儒穀梁子 名赤、山東兗州府人。



明呂兆祥贊

麟筆之初、寔始西狩。魯學垂傳、申董名茂。宣皇孝思、東朝神受。未應左丘、使赤讓後。周末穀梁赤、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于夏子夏、授穀梁赤、赤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後周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於是詔太子授公羊春秋。江公之傳、其後寢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學焉。蓬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言穀梁氏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襲丘伯、加封睢陽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穀梁子。

先儒伏子 名勝、字子賤、山東濟南府鄒平縣人。縣東北一十八里有伏生鄉。



宋楊億贊

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奉伏勝能言書。始皇焚書時、勝爲博士、獨壁藏之。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二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追封乘氏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伏子。

先儒高堂子

名生，山東兗州府人。齊公族也。齊卿高堂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



宋周起贊

秦曆告窮、災靈啓祚。篤生令人、允真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勒封告成、式昭餘裕。漢高唐生傳儀禮、漢興高唐生爲博士、博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高堂生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宮。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萊蕪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高堂子。

先儒子國子

名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



宋錢惟演贊

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朝廷、聿章善繼。東封受封、是受褒異。漢孔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明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於是始列於學宮。安國由博士遷臨淮太守、年六十卒於家。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聖廟。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曲阜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子國子。



儒藏

聖賢像贊 卷三

先儒毛子

名萇字長公北直河間府人。



宋王曾撰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訓詁。誰其嗣之。  
毛公興學。永代師資。疏封勳命。禮治禩期。  
漢毛萇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  
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  
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  
毛亨。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  
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萇所著有毛詩  
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宮。萇授貫  
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俠授  
謝曼卿。曼卿授衛敬仲。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  
祀孔廟。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樂壽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毛子。

先儒董子

名仲舒北直河間府景州人。州西南六十里廣川鎮其故里也。



明呂調陽贊

漢繼絕學。孰專其門。惟子倡始。孔道斯尊。  
春秋繁露。議論淵源。正誼明道。萬世名言。  
漢董仲舒少治春秋。景帝時爲博士。武帝卽位。舉  
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爲  
江都王相。復相膠西。凡所著述。皆推明孔氏。抑出  
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  
之。徙家陝西興平縣。子及孫皆以學顯。仲舒所著  
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  
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  
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元文宗至順元年。從祀  
國朝。洪武二十九年。追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  
廣川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董子。

先儒杜子

名子春、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人。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緱氏廢縣其故里也。



宋查道贊

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差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漢杜子春、通周官、秦始皇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王莽時置博士、以行於世。子春受業劉歆、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明帝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時鄭眾、賈逵往受其業、二子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焉。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緱氏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杜子。

先儒后子

名蒼、字允君、山東兗州府鄆城縣人。



明呂一經贊

曲臺唱禮、傳之后公。二戴樹幟、立之學宮。篇四十九、人推馬融。疇不宗下、少府之功。漢后蒼、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於學宮。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蒼前漢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國朝嘉靖九年、考古求禮、以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孔廟、稱先儒后子。



儒藏



先儒王子

名通字子淹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漢  
徵君朝之後也世以儒顯父隆隋文帝  
開皇初國子博士



明呂元善贊

綺靡之後、誰復知儒。普天不醒、獨立大呼。  
手續六經、世就傳諸。自王而韓、脉遞程朱。  
隋王通、自羅篤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  
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學於北平霍汲、考易  
於族父仲華、不辭衣者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  
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文帝仁壽三年、西  
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  
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乃作東徵之歌  
而歸。僕射楊素勸之仕、對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  
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飢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不願仕也。煬帝大業末、卒於家。謚曰文中子。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先儒韓子

名愈字退之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後  
魏安定桓王茂七世孫父仲卿爲武昌  
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  
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鞠育之



宋呂祖謙贊

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騁揚馬、并包莊屈。  
富澤周孔、砥排老釋。言以道行、世行爲一。  
唐韓愈、年七歲、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  
之學。舉進士第、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貶陽山令。  
有愛及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歷改職方員外  
郎、復左遷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  
制誥、進中書舍人、改太子右庶子。歷遷刑部侍郎。  
上佛骨表、貶潮州刺史。潮有鱷魚之患、爲文祝之。  
改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轉吏部  
侍郎。穆宗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  
曰文。宋仁宗元豐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先儒歐陽子名修字永叔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父觀宋真宗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泰州判官永叔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親誨之



明呂兆祥贊

文忠作相聲高宋世。奇專五代書分唐志。撰脉宗韓藝雄天地。聖宮配祀濮園特議。宋歐陽修幼敏悟過人讀書過目成誦長游隨州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舉進士試南宮第擢甲科補西京推官入朝爲館閣校勘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出知滁州徙揚州潁州遷翰林學士使契丹嘉祐二年知貢舉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叅知政事神宗熙寧四年以太子太師致仕自號六一居士五年卒於汝州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稱先儒歐陽子

先儒胡子名瑗字異之南直揚州府泰州如皋縣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其先世本長安復居陝州祖司寇參軍修已卒葬如皋廬墓因家焉父納爲寧海節度在任生瑗故爲海陵人



明呂維祺贊

布衣召對教授吳興。聖賢自待脫畧功名。詔賜銀緋不見寵榮。文昭未若安定先生。宋胡瑗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往泰山與石守道孫明復同讀書十年不歸省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悅而置之弗視恐有所率也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仁宗皇祐五年十月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年六十七卒於杭州謚文昭葬於烏程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先儒周子

名敦頤，字茂叔，湖廣永州府道州人。世居營道，濂溪之上。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茂叔生於州之營樂里。幼孤，依舅氏龍圖學士鄭珣，愛之如子。



宋朱熹贊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宋周敦頤，仁宗景祐三年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改授分寧縣主簿。慶曆四年，除南安軍司理參軍。程顥、程頤往受業焉。移桂陽令。至和元年，遷大理寺丞，知南昌縣。改太子中舍，僉署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轉虞部員外郎，移永州。英宗治平四年，攝邵州事，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轉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改知南康軍，因家廬山。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道國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子。

先儒程子

名顥，字伯淳，河南府洛陽縣人。



宋朱熹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溥。宋程顥，十歲能爲詩賦。二十六舉仁宗嘉祐二年進士及第，授京兆府鄠縣主簿，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神宗熙寧二年，改著作郎，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改知扶溝縣。哲宗立，召爲宗正寺丞，未任而卒。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四。葬伊川祖塋。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理宗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廟。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豫國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

先儒程子名頤字正叔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明道之弟



宋朱熹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宋程頤仁宗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且乞召  
對面陳所學不報游太學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  
報罷遂不復試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  
著共疏其行義詔爲南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元祐  
元年應召至京師除秘書省校書郎召對擢崇正  
殿說書徽宗崇寧五年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於  
家年七十五葬伊川祖塋世稱爲伊川先生寧宗  
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理宗淳祐元年封伊陽伯  
從祀孔廟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洛國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

先儒邵子名雍字堯夫北直隸天津府海州人本姓  
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堯夫年三十  
從父古徙居河南府嵩縣鳴皋山葬其親於伊  
水上遂家焉



宋朱熹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  
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宋邵雍少時於書無所不讀名其居曰安樂窩因  
自號安樂先生仁宗嘉祐間詔舉遺逸留守王拱  
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神宗熙寧初復求逸  
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  
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程頤初侍其父識堯夫退  
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曰堯夫知慮絕  
人遇事能前知程頤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熙寧  
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元  
年謚康節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廟追封新安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邵子



先儒張子

名震，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宋仁宗朝仕至殿中丞，知滁州事。卒，請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陳縣橫渠鎮之南大族谷口，因家焉。



宋朱熹贊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宋張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縣令。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十年，秦鳳帥呂大防薦召還舊職，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多十二月，以疾歸，行次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涪州墓南之兆。世稱爲橫渠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理。宗淳祐元年，追封鄆伯，從祀孔廟。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先儒司馬子

名光，字子實，山西平陽府夏縣人。父池，幼孤，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舉進士第，知光山縣，遷知鳳翔府。召知諫院，官至天章閣待制。生子三，尤其次子也。



宋朱熹贊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宋司馬光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時池在杭州，求簽蘇州判官事，丁內外艱，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麗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累官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出判西京留臺，退居洛陽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年六十八卒於西府。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親臨其喪，贈太師，追封溫國公，葬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高宗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廷。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廟。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先儒楊子 名時、字中之、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



明呂濬贊

學喜雍熙、仕悲亂世。向立程門、何如諫議。  
雪深尺處、胡塵千里。龜山片青、照人不已。  
宋楊時、神宗熙寧九年登進士第。河南程顥與弟  
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時以師禮見顥於穎  
又見頤於洛。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  
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歷知瀏陽、餘杭、  
蕭山三縣、遷荊州教授、號曰龜山先生。徽宗重和  
元年、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欽宗靖康元年、除右  
諫議大夫、兼侍講、遷國子祭酒、轉工部侍郎、以龍  
圖閣直學士致仕。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謚文靖。  
國朝弘治九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廟。嘉靖九年、  
改稱先儒楊子。

先儒胡子 名安國、字康侯、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人。



明呂柟贊

仲尼憂世、志在春秋。發明奧義、實維康侯。  
致嚴褒貶、功繼前修。於煌錫命、千古垂休。  
宋胡安國、哲宗紹聖四年中進士第、初廷試、考官  
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  
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方天若、哲宗  
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  
博士。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  
高宗朝進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卒、年六十  
五。謚曰文定。葬潭州湘潭縣龍穴山。  
國朝洪武初、以其春秋傳列於學宮。正統元年、從  
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  
儒胡子。





先儒朱子

名熹字元晦南直徽州府婺源縣人父松甫冠擢進士第爲福建延平府尤溪縣尉以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申午時生熹於對之官舍年十四松云從父遺言葬於建寧府崇安縣東南寂歷山遂家焉



元吳澄贊

義理玄微、繭絲牛毛、心胷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宋朱熹受業於劉勉之勉之因松屬以後事誨之如子以文妻之高宗紹興十七年丁卯熹年十八舉建州鄉貢十八年戊辰登王佐榜進士第五甲第九十人二十年春知婺源展墓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縣主簿遷煥章閣待制侍讀領鴻慶宮祠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三月甲子卒享年七十一謚曰文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孔廟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朱子

先儒呂子

名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其先世山東萊州人徙壽春六世祖宰相表簡從開封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卜居金華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顥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



明薛瑄贊

心平氣和、德優才博、友契閩川、學宗關洛、任道惟堅、責人從薄、景仰前賢、式欽著作、宋呂祖謙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孝宗興隆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除太學博士改嚴州教授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簡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九淵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累官著作郎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葬武義縣東明招山宋寧宗嘉泰八年賜謚成理宗嘉熙二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呂子



先儒陸子

名九淵字子靜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



明呂逢時贊

子靜力學、別有天分。立地當場、每應必頓。紫陽對荅、何翅壘陣。忽于窮際、自得其間。宋陸九淵孝宗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淳熙元年授隆興府靖安縣主簿四年丁母憂六年服闋改建寧府崇安縣九年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十年除勅令所刪定官十三年除將作監丞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廷卽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稱先儒陸子。

先儒張子

名栻字敬夫四川成都府漢州綿竹縣人。事宰相九齡弟九思之後也。曾祖絳舉茂才異等知雷州。祖成舉進士父浚登進士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封魏國公諡忠獻。



明羅倫贊

穎悟夙成、進修不息。大本卓然、克濟道域。傳註發揮、四書羽翼。義利之言、後人矜式。宋張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長師五峯胡宏五峯一見卽稱之曰聖門有人矣。益自奮勵作希顏錄以應補承務郎。高宗紹興三年父忠獻公出督奏試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秘閣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孝宗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寧宗嘉泰八年賜諡宣理宗景定二年從祀孔廟追封華陽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儒藏

先儒蔡子

名沉字仲默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元定之子。



明呂原贊

帝王之書、治法斯存。猗歟仲默、傳釋微言。精一執中、萬世攸遵。幸從明祀、式表推恩。宋蔡沉少從朱元晦遊。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父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相薦、用之、沉不屑就。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人陶韋。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世稱九峯先生。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孔廟、初謚文正。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蔡子。

先儒真子

名德秀字景元福建建寧府浦城縣人。



明蔡清贊

問世真儒、高山仰止。衍義一書、發揮宗旨。正學遂明、斯文振起。功德在人、宜陞從祀。宋真德秀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簡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理宗紹定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召爲戶部尚書、改翰林學士、知制誥。踰年、知貢舉、拜叅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端平二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世稱西山先生。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改封浦城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真子。

先儒許子名衡字仲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父通避亂開封以宋寧宗嘉定元年生仲平於新鄭縣



明呂本贊

氣和志剛、內圓外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發揮聖經、微旨用彰。名登從祀、斯文有光。元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小學、授章句、問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憲宗四年、年四十六、召為京兆提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為太子太保。至元八年、累遷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至元十八年辛巳卒、年七十二。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成宗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追封魏國公。仁宗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廟。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許子。

先儒薛子名瑄字德溫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



明呂北祥贊

讀易河津、火其詩賦。死拒闖謀、生完我故。權雖嚇門、歸偏有路。曾不著書、人高翰素。國朝薛瑄、年十二能詩賦。永樂十八年庚子、父貞為河南鄆陵縣教諭、命瑄就試河南、中第一。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二年、擢御史。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山東。六年、陞大理寺左少卿。退居年餘、起大理寺丞。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大理卿。四年、改北大理卿。天順元年、遷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天順八年卒、年七十六。世稱敬軒先生。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從祀、劉文安繼請從祀、弘治九年、令詹秋專祀於鄉。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薛子。

先儒陳子

名獻章字公甫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



明呂兆祥贊

丈夫得養。自高見地。何必康齋。與成僣議。召欲與官。矢不就試。一片白沙。有七黑子。國朝陳獻章宣德三年戊申生於新會縣之都會村。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年二十歲。領正統丁卯廣東鄉薦。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游太學。名動京師。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十七年。江西藩臬聘主白鹿書院教辭。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院簡討。弘治十三年庚申卒。年七十三。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

先儒胡子

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饒州府餘干縣人。



明呂兆祥贊

普天讀書。力闢制舉。公獨求心。見我真處。梅溪山中。世橫塵豎。常布英雄。一代千古。國朝胡居仁宣德甲寅年生。年十七。受春秋爲舉子業。聞吳康齋講學於崇仁里。徒步往從之。於是。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四方振衣及門者衆。築室於梅溪山中。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輟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成化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一。萬曆十一年。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先儒王子

名守仁，字伯安，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父華，成化辛丑狀元，歷官南吏部尚書。



明呂兆祥贊

忠剴闇奸，智承地遠。初命督虔，得專討叛。  
聲金集成，勛鐵耀秀。開門閉門，公來彼返。  
國朝王守仁，成化壬辰年生。弘治壬子，與胡端敏、  
孫忠烈同舉浙江鄉試。己未，以禮經中會試第二，  
授刑部主事。甲子，主考山東，得人最盛。調兵部。正  
德元年，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陞廬陵知縣。五年，  
陞南刑部主事。六年，調吏部，歷陞郎中。七年，陞南  
太僕寺少卿。九年，陞南鴻臚寺卿。十一年，陞南贛  
巡撫。十二年，宸濠變作，起兵勤王，獲濠獻俘，封新  
建伯，兼兵部尚書。嘉靖六年，征岑猛黨，因平八寨，  
臥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年七十一。世稱陽明先  
生。謚文成。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校記

- ①廻：當作「迴」，見《宋史·晁迥傳》。
- ②據《漢書》卷八八，「後周」二字當是衍文。
- ③唐：當作「堂」，見右引書。下同。
- ④微：當作「徵」。
- ⑤徵：當作「征」，見《山西通志》卷一三二《王通傳》。
- ⑥仁宗：當作「神宗」。
- ⑦子：當作「君」，見《宋史·司馬光傳》。
- ⑧興隆：當作「隆興」，宋孝宗年號。
- ⑨簡討：當作「檢討」，官名。
- ⑩嘉泰八年：按「嘉泰」僅四年，此必有誤。「泰」或當作「定」。
- ⑪同⑩。
- ⑫同⑨。
- ⑬同⑨。





# 孔顏孟三氏誌

明成化十八年張泰刻本  
明·劉濬輯



《孔顏孟三氏誌》六卷、《提綱》一卷，明劉濬輯，明成化十八年張泰刻本。

劉濬，永嘉（今浙江溫州）人，鄉貢進士，成化中官鄒縣儒學教諭。

鄒縣爲孟子所生地，有孟廟在。劉濬因考證孔子、顏子、孟子三氏世系以及褒崇諸典，彙輯成書。書前爲《三氏地總圖》及《提綱》共一卷。正文六卷，包括《宣聖孔氏誌事蹟》四卷、《復聖顏氏誌事蹟》一卷、《亞聖孟氏誌事蹟》一卷。皆首考姓氏源流，次列出處事蹟，次列廟宇、林墓，次列歷代封謚、褒崇、主祀、賢宦之典。至於歷代贊詠頌美之詩、祭告修建之文，亦皆錄於其後。

其書對孔、顏、孟三氏世系及歷代褒崇典禮記載較詳，尤以金、元時期之相關資料爲少見，可補史志之不足。「志事」部分《宣聖孔氏志事類》、《復聖顏氏志事類》、《亞聖孟氏志事類》，分列姓氏源流、出處事迹、歷代封謚、詔旨、贊文、誥敕、廟宇沿革、歷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歷代題詠、歷代修建廟宇碑文等內容，網羅豐富，匯集藝文，爲該書之特色。

是書亦有不少疏誤。前列《提綱》一卷，則壬子四月紫陽楊奐所述《東游記》。壬子爲元憲宗二年，而濬於「壬子」下注云「元憲宗淳祐十二年」，紀年既誤，又以宋理宗年號移之於元，殊爲疏舛。而文字魯魚亥豕之誤尤多，此蓋明人編書、刻書之通病，不必諱也。

新脩孔顏孟三氏誌序

成化甲午冬。潘典教鄒澤。越三日甲子。敬謁。

宣聖孔子廟暨顏孟三賢廟。俯拜瞻仰。望之。儼然。退自喜曰。生平讀書。仰慕聖賢。今官鄒魯。親遊聖門。得非幸歟。明年乙未。

欽差提督學校僉憲畢公瑜。按臨是邑。考誥之暇。前潘謂曰。鄒魯之地。孔顏孟三氏之鄉。古今學者。誦詩讀書。博文約禮。但知其槩而已。然其出處世系之詳。行事褒崇之典。若非親造其地。體驗之真。孰能知哉。三氏之誌。其可闕乎。於是即近地委師儒。若寧陽教諭宋叔昭。嶧縣教諭吳伯淳。暨潘濫竽。亦在委焉。以是考譜牒。述碑銘。閱古今詳傳記。凡五易稿。而得其七八矣。然家藏故典。不能盡詳。成化庚子。潘與伯淳各典文衡去。而畢公適亦已故。又三載得宣聖五十八代孫三氏學學錄孔公瑛祖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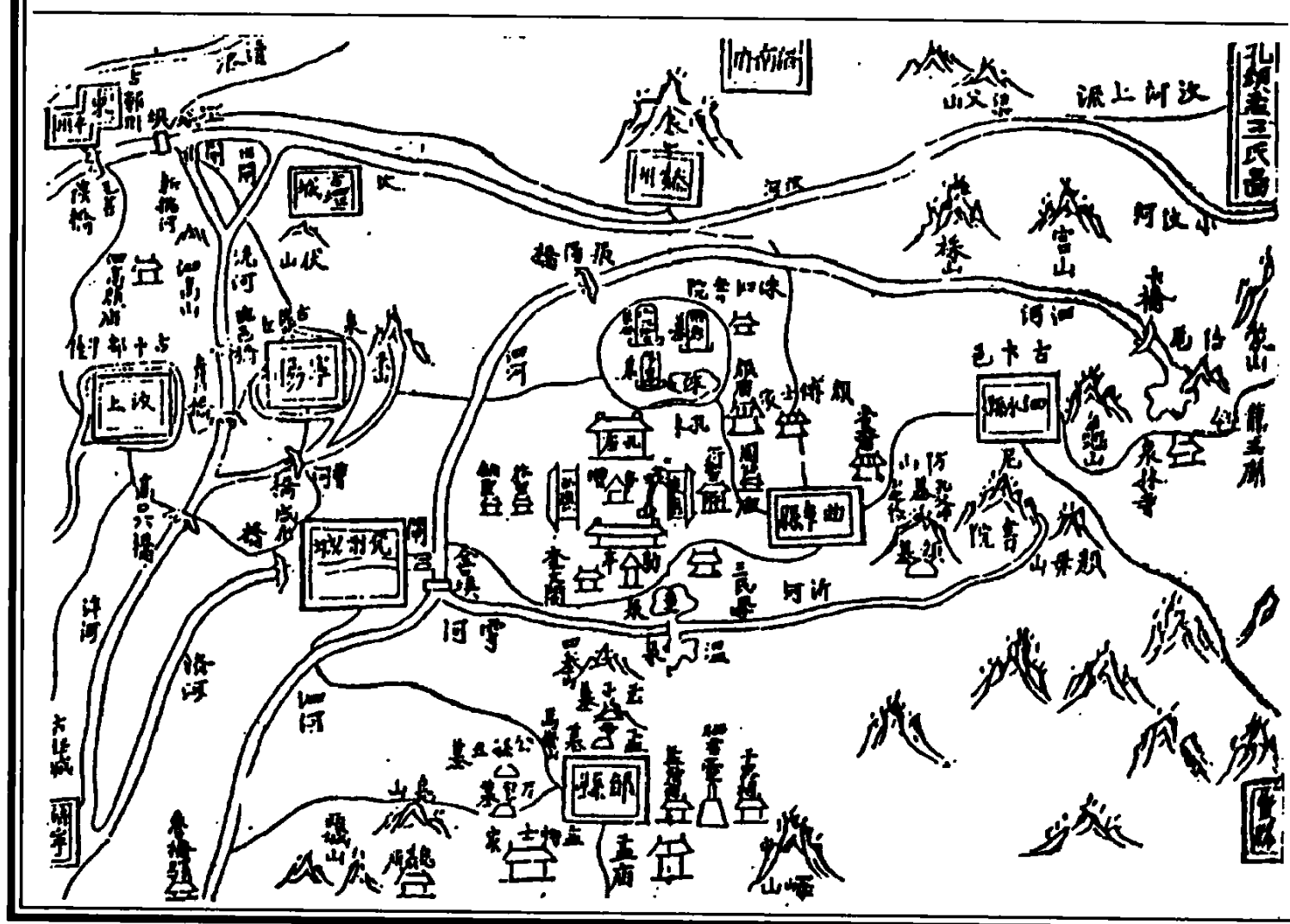
廣記本而誌始備。尤未盡正。成化壬寅冬。鄒尹肅寧張泰。以戊戌進士來宰是邑。廉勤忠孝。勇於有為。潘以遺稿獻。慨然喜曰。予志聖賢已久。今誌之脩。得非天耶。乃任厥事。重新考正。以成是誌。彙成一帙。分為六卷。名曰孔顏孟三氏誌。以其聖賢所生。同為一鄉故也。誌成。捐俸銀梓。以廣其傳。俾與四方多士咸獲觀仰。吁。是誌之脩。歷八載而未備。是誌已備。待一人而始成。事豈偶然哉。夫天生聖賢。為非常誌聖賢之事。尤不常。苟非得人以成其事。疇克是耶。且凡物有本斯有末。此理之自然。是誌為書。首之以姓氏源流。而原其本。本源既厚。篤生聖賢。聖賢既生。事業有作。此尼丘毓聖。出處事蹟者次之。事業可師。垂憲萬世。廟祀以報其功。塋葬以厚其德。此廟宇林墓又次之。有功德者必加封。承世襲者必典祀。此封謚褒崇。主祀賢宦之典。以次而



列焉。若夫贊諫頌美之詩。祭告脩建之文。則又次序而終焉。不惟是已。詳其地者。則有三氏一圖可考。提其綱者。又有東遊一記可徵。本末不遺。先後有序。以是而觀。鄒魯之境。宛然在目。聖賢之蹟。雖遠可知。三氏之誌。至是備矣。雖然。此特聖賢出處本末耳。若論功德之盛。則與天地同其廣大。自有古今諸書傳記在。抑亦有待文宗翰筆之所訂正。敢以淺陋議其萬一。因其有委姑述此。以記始終歲月為序云。

成化十八年歲在壬寅春三月既望庚午  
科鄉貢進士兗州府鄒縣儒學教諭永嘉  
劉濬頓首拜書

孔顏孟三氏誌序終



孔顏孟三氏志目錄

三氏志總圖

鄒魯境

三氏志提綱

東勝記

卷之一

宣聖孔氏志事類

姓氏源流見史記及宗譜諸書

尼丘毓聖先聖畫像附

出處事蹟史記序說及歷聘紀年附

廟宇襲封府三氏學洙泗尼山書院附

林墓叔梁紇與顏氏合墓墓附

歷代封謚并從祀諸賢名爵春秋祭祀樂章

歷代褒崇典章

卷之二

宣聖孔氏志事類

歷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世職縣尹學錄附

歷代賢宦子孫詔旨誥勅

卷之三

宣聖孔氏志事類

歷代題詠

歷代御製贊文祭文廟祀祭文附

歷代賢宦子孫墓銘

卷之四

宣聖孔氏志事類

歷代御製碑文

歷代脩建廟祀碑文尼山三氏學碑記附

卷之五

復聖顏氏志事類

姓氏源流

出處事蹟

廟宇潁陽寧陽二顏廟附

林墓顏無繇墓附

歷代封謚詔旨贊文誥勅

歷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

歷代祭文

歷代題詠

歷代脩建廟宇碑文



儒藏

卷之六

亞聖孟氏誌事類

姓氏源流

出處事蹟

廟宇孟母斷機堂子思書院附

林墓孟母公孫丑萬章三墓附

歷代封謚詔旨誥勅

歷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

歷代祭文

歷代題詠

歷代脩建廟宇碑文孟母斷機堂子思書院

誌書次第

一序文

二地圖

三目錄

四提綱

五誌書

六後序

寫書姓氏

邑庠生趙環騰鵬

孔顏孟三氏誌目錄終

孔顏孟三氏志提綱

東游記

元紫陽先生楊真常之所作也。先生居豐鎬間來游于魯故曰東游。

壬子

元憲宗淳祐十二年

春三月十六日庚子與叨與東

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日衣冠畢集賓主相忘

蓋勝會也。既而主席者請無謁闕里。迨丙午乃

命監脩官虞龍韓文獻德華上各剴詔子中相

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搆器之梁

山張字子淵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微門幕府諸

君若曹南商挺夢卿范陽虞武賢叔賢毫社李

禎周卿江陵勾龍瀛英孺信都李簡仲敬濟陰

江綬孝卿梁園李綬綬卿華亭段弼輔之祖於

東湖之上既別自西而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

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

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

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

仕於梁時可知也。戊申晨起器之從間道先往

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州博張鐸振文

諸嶧山之勝為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

野入青徐者登南城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青

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岱嶽二

百餘里。吁二三千之遠今一舉而至與其終

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己酉拉

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河地頗高敞南望兗

嶧諸峯出沒於煙蕪雲樹之表使人豁如也。又

一舍許達于苗孔村見曳而斷者其魯城數。而

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

未幾器之輩躍馬出逐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

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

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庭正

正西曰史右曰葵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

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

諸子弟姪迓于廟之西相與却馬鞠躬趨大中

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粹門之北入。齋

在金然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恭王事也是

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鍾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

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脩謁而版祝



儒藏

如禮告

先聖文宣王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之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以聞何負於魯也後之有國有家者獨不思之邪今日何日旬旬庭下死無憾矣將旅悠悠禮物弗恤敢薦以誠告

先師兗國公曰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為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簞瓢而止滌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慙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

告告

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數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揚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為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與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魯國夫人之故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也荀揚也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莫謂既畢遂欲福于齋廳賓主凡二十有五入酒三行而起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文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十一世孫政蹟如不提四十四世孫者乎杏壇二字竹溪党懷英書壇之址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之屬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邪一有





率爾之對而不免流俗之口。蓋亦慎諸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所擬。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而兩株在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燬無復。子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異。趙大學素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令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時初。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衡監脩。閣之東偏門刻顧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晏罷。併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讀姓系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

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墓前砌以石。各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水侯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疑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兔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為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有時而至歟。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返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硯臺井在其西。惜去秋為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三里。有真宗御贊碑。車輞井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指許者。百步許得勝果寺。魯

故地也。殿之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趾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餘，由曲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少異，葬所，身軀壘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篆，為火爆烈，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神鬼所刻也。讀碑記始知草創於祥符，潤飾於政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此亦人君治平之久，狃於貪侈之心之所徵也。福首可求，則二帝三王必先衰而為之。福可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最顯高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龜趺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最顯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壽陵者，誠何謂耶？入東門，餘器之家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皆臆罔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樂安太

守廉君墓塚者，有曰：府門之某者。拆而北，度泮水，觀達泉水，水中石出，如伏龍怒，石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穹然，以少正耶之姦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剔去，則知舜誅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謂聖人而有兩心哉？後世如操如懿，得金首領于牖下，不為不幸矣。登泮宮臺，臺下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傳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脩壠，曼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齊溝村，拜

聖考齊國公墓。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日。

宣聖五十一世孫元楷立石，溢津萬壽書。泮水在林之東北，入于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五禮云，合塋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

峯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克國公太定甲辰三月。

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鈞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並汶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四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古孔氏壻也。問之。不知為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為之懼。比晚。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迥出。昔之所謂巧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智源谿橋也。端南即大成門。次北者即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大成殿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南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其餘獨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東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陽劉

燁夾蘆辨也。或曰火驢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現在尼山西。由亭之東回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巖巖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嘗持火曳綆而入。比三教丈。忽隙間有光。觀一室。廣兩楹許。中橫石床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廢。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燁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飢已。西南瀕竭下。而出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遇兵士傳正徐刑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佳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宴彭令宅。四月甲寅朔。飯後出南門二十五里許。達嶧山。循山之西北。總澗亂石如屋。既而遇道者李志瑞。為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入燕子窩。僕



以病足與德華山下坐待諸君之還。哺時子中輩踵至國梓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絕。至統泉脩竹雜花名菓殆若屏面而容縷數載通夕陽下山迤邐由西北而進達于縣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復晏於舊館縣父老請見為歡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崗山寺而孟氏諸孫復携酒至由竹徑渡橫橋休于主僧之靜室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焉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氏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于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不知昔雲物者何所也嘗考之北涉沂水由竹迤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山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細思前輩風流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

履相國會功叔五十二代孫遣其子治同諸官佐具酒饌復至不果時功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慶得之所築也竊有感于懷慶得元措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齋廳已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梓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嗚呼讀聖人之書游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鄒魯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繪為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強應命將告未知者是歲四月五日紫陽楊奐記

校記

①正：當衍，見《還山遺稿》卷上。

②拆：當作「折」，見右引。

③刑：當作「州」，見右引。

④住：當作「注」，見右引。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提綱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一

賜戊戌進士東兗州府鄒縣知縣蕭寧張泰校正

鄉貢進士東兗州府鄒縣教諭永嘉劉濬編次

宣聖五十八代孫三氏學錄闕里孔公瑱輯錄

宣聖孔氏誌事類

○姓氏源流 史記及宗譜諸書附

孔子之先黃帝之後也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蟠極蟠極生帝嚳帝嚳生契帝堯臣始封于商賜姓子是為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革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周武王克商封帝乙長子微子啓于宋以奉湯祀微子卒立弟思衍以

嗣其後因號微仲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湑公共一作哀公熙熙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宋卿至是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一曰孔父生時賜姓也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一作畢夷夷生防叔避居于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丘字仲尼是為先聖孔子當此時鄭有孔張衛有孔悝魏有孔達彼三孔者皆出姬姓蓋姓同而族異也獨子姓孔氏始于宋孔父嘉其子孫來魯遂世為魯人孔子以後附居祖廟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子順子順生鮒鮒弟騰漢興始封奉嗣君是為第九代生忠加封侯歷代因之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顯顯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均生志志生損損生曜曜完完身之子美嗣美生震震生蒧蒧生撫撫生懿懿生鮮鮮生乘乘生靈靈靈生文泰文泰生渠渠生長



藏

孫加封公。生英愷及嗣愷。嗣愷生德倫。改封侯。德倫生崇基。崇基生璵之。唐開元復封公。是三十五代。璵之生萱。萱生齊卿。齊卿生惟睦。惟睦生策。策生振。振生昭儉。昭儉生光嗣。光嗣生仁玉。號孔門中興祖。仁玉生宜。宜生延世。延世生聖佑。聖佑堂弟宗憲。生若蒙及若虛。若蒙生端友。既封。隨宋南渡。弟端操在北。權封主祀。生璠。弟玠。寓三衢。繼端友封。其後世次莫詳。璠生拯。及拯。拯生元措。再世失嗣。以從兄元孝之弟元用嗣爵。元用生之全。及孫治。權奉祀事。後元孝子之厚。生浣。浣生思晦。思晦始正世封。生克堅。克堅生希學。是為五十六代際遇。

聖明龍興。仍命世襲。封衍聖公。希學生訥。訥生公鑑。公鑑生彥縉。彥縉生承慶。承慶家嗣弘緒。次弘泰。俱襲封衍聖公。以奉祀事。自孔子傳世至今。實六十一代矣。蓋孔子本黃帝之後。衍商宋之支。為孔族六傳功德之大宗。垂聖門萬世不斷之慶澤。是宜天道福善之無爽。

國家崇報之有加。而神明之胃益引益長。愈久愈光如此云。

○尼丘毓聖論先聖畫像附

祖庭廣記云。叔梁大夫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皮。有足疾。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阪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微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家語云。叔梁紇求婚顏氏。禱尼丘之山。生孔子。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祖庭廣記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於是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



額斗唇昌頰均順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腓  
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朕堤  
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越下末僂後耳面  
如蒙俱手垂過膝耳齒珠庭眉一十二影目六  
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  
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  
胷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  
圍孔子適周周大夫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  
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額黃帝之形貌也  
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  
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非聖  
人之興者乎齊子與適魯見孔子子與曰聞子  
之名不啻親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為  
高淵海之為大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云家廟  
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真  
唐劉禹錫許州廟碑謂堯頭兩耳華冠象佩取  
之自鄒魯者即所傳小影也四十六代孫孔宗  
壽云家藏唐吳道子所繪先君夫子按几而坐

從以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侍者  
世謂之行教行教已有石本小影但摹傳之多  
慮久而訛今亦刻之堅珉庶愈久不失其真也  
廣陵馬大年為夏縣令寄居司馬村家見所藏  
先聖畫像乃唐人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  
像上長下短背微僂以傳考之當然莊子載老  
萊子出薪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脩上而  
越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莊子載上而僂下  
耳耳也後也視若營四海其像皆可畫若夫視若  
營四海則非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末也論語  
記聖人之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則雖摩詰亦莫作也

○出處事蹟史記序說及歷代紀事附

一歲在魯生於昌平鄉陬邑按傳記孔子名丘

母顏氏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日甲申時生初淑

梁燕娶於鄭氏傳於丘丘之山生

二歲至三十歲常在魯

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六歲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

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五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十六歲聖母卒。初聖父叔梁紇卒。葬于魯東防

山。至是母卒。殯五父之衢。邠人曼父之母誼

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于防焉。事見史記。又

作二十四歲聖母薨氏

十七歲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

孔丘聖人之後。戒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

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

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偁。再命而偃。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侮。禮於是。粥於是。以

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

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即

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

叔往學禮焉。事見史記。

十九歲娶宋弁官氏。

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生子鯉。因魯昭

公以鯉魚賜。孔子祭君之貜。故名鯉。字伯魚。

二十一歲為乘田吏。畜蕃息。按歷聘紀年。二十

是。知。

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事見年譜。為是。

二十七歲邾子來朝。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

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

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

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

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名官。自

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

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事出家語。按歷聘紀

二十八歲孔子見邾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

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師襄子曰。

吾師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學之十日。不進

師襄子曰。夫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已習其曲。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



儒藏

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矣。黯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君子聖人也。蓋文王操焉。按：此與歷聘紀年合。未如孰是。

三十歲孔子自謂三十而立。

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按：序說當以序說為正。

五歲今作三十一

三十二歲周景王崩，敬王立。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三歲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垂耀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天

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壘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四歲訪樂於襄私，私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史伯常嘗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不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墻，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戢，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戒，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蠲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



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顏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按歷聘紀年。訪樂事在三十四歲。或為三十九。非也。

三十五歲自魯適周。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也。老聃曰。子惡乎求之哉。曰。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曰。子惡乎求之。曰。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聃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以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其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立。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退。無何復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他日又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喙膚。則通身不寐矣。君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物植固有立矣。君子欲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夫鵠不曰浴而白。鳥不曰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廣。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曰。今日宴聞。敢問至道。老聃曰。夫道嘗然。難言哉。將與汝言其涯。

暑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歟？若歸而求之於其身，則道不遠矣。孔子歸，子貢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飛者吾可以矰，游者吾可以綸，走者吾可以網。至於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上天，吾所不能測也。今見老聃，其猶龍乎？又何老聃矣。按序說在三十五歲，或謂三十八，非也。

三十六歲在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有初，而

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諛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接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事見史記。又按歷聘紀年，三十五歲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與此不同，覽者詳之。

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先孟僖子將卒，囑南宮敬叔并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來師孔子。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子將



儒藏

適周。頌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及侍御者。敬叔與孔子俱適周。

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是時將去周。老聃送之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請竊仁者之說。送子以言。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而道彌尊矣。

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按歷聘紀年。反魯在十四年。

四十三歲在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有飛隼集于陳廷而死。摺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摺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

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金積于時。皆稱孔子之聖。按史記。魯事在此。不知何據。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季平子卒。桓子嗣立。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殖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群神謂主山川之君。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瑯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焦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之事見。

四十八歲遷司空。按史記。為司空在三十歲。以

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貨時季氏。召子欲往。而季氏不許。定公以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當以序說為正。



五十歲遷司寇斷獄訟必平允。按歷聘紀年五十一歲

延與此稍異覽者詳之也

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

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

之聞人也。今天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

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

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

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

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故不可赦也。出此

此加詳按序說及史記誅少正卯在五十六與此不同當以序說史記為正

五十二歲魯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

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

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

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

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

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

慚而退兵乃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為戲而

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

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

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

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

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

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

過則謝以文。君若憚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

乃歸所侵魯之郛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詳

加

五十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魯衰無鞶帶

之無矣。鞶之靡衰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

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

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魏六畜者

飾偽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

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飾牛馬者

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

耕者遜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尚忠正女

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衮衣章



甫實獲我所。章甫衣衣。惠我無私。

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蔽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田為季氏宰。隨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氏。不肯。隨成公圍成。

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環及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三日不朝。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及郊。孔子從而祭。膾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乃作荷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道遠九州。無有定處。世人聞之。不知賢者。年紀曰。

適一身將老。遂適衛。出史記。此為魯。

五十六歲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安歷傳紀。年。是歲。攝。

行相事。與閭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通適衛。去衛適宋。往人國之。過蒲。使及衛。去衛適曹。適宋。司馬翹欲害之。去宋。適鄭。與年譜大同小異。覽者詳之。

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蓋孔子貌類陽虎。虎嘗暴於匡。因此圍之。五日。夫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陽虎也。遂解圍。按歷時紀。年。是歲。自鄭適。

陳。年。三。五十九歲適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璦然。孔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公欲伐蒲。問孔子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



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節。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招搖過市。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曹人不吝，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將要殺之，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按歷聘紀年是歲反衛如陳，留一年。今按下文適及在六十六十歲自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六十一歲自陳適蔡。出歷聘紀年。

六十二歲在衛。佛肸為中年宰，趙簡子執政，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鼎於庭，不與已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趙簡子使人來聘，西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頃此兩人而後後政，得志而殺之。夫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謫傷其類也。况人乎哉？於是回車息鄒鄉，作鄒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珞寶梟鳴。眷馬頰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陴。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淫吾所好，其樂只且。出家語。又按歷聘紀年是歲自蔡如葉，去葉適蔡。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



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而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耜丈人荷篠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聖車象飾道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自後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黃義尚德清而好倫。仕而不祿。所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日之麗。靡窳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傷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之於野。後者病。莫能興。有荅子路愠見之語。孔子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之楚。昭王自城父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魯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

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之於野。後者病。莫能興。有荅子路愠見之語。孔子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之楚。昭王自城父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魯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

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主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方數十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錫，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紀年通

衛五年

六十四歲在衛。時蒯賁與子輒爭國，子路有衛君待子為政之問。孔子有必也正名尊語。

六十六歲夫人并官氏卒。

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暮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六十八歲在衛。是歲齊師伐魯，冉永為季氏將帥，與齊戰有功。季康子問曰：吾子於戰，學之

乎？性之乎？對曰：學之。曰：從事孔子，惡乎學？求曰：即學之。孔子也。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孔子大聖，無所不該。文武之道，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詳也。曰：用之如何？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實之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其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且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及前人，不可得也。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孔子。孔子曰：筮簪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曰：國豈敢廢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刺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噉然四顧，顯彼泰山。嶺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洟滂沱。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

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繫彖、說卦、文言、脩春秋、製孝經。既成，齊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時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楹楹，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

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昃，諸侯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出家語，此亦加詳。

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士名子鉏商採薪獲獸，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視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言偃問曰：「今誰應之？」子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子，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子麟子，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淚沾襟。作春秋絕筆於獲麟，所感而起，所以為終也。事見家語，與此互有詳略，大同小異。

七十三歲一日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



儒藏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乎。吾將安仰。梁木其壞乎。吾將安杖。哲人其萎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之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乃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之。果有血書云。趣作法。孔子沒。周姬立。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子滅。子貢以告。孔子趣往觀之。化為赤鳥飛去。蓋寢疾七日而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日。哀公諱之曰。是天不吊。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之。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葬魯城北泗上。哀公十七年立廟。置守廟人一百戶。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於是

弟子有收藏孔子衣冠琴書劍履。至漢不絕。事出家語。此為最。又按。已上出處。事蹟一節。初以論語序說當之。蓋序說歲事甚夥。故用年譜易之。然年譜所載。雖詳其間。亦有可疑者。覽者當明其所未信。斯可也。

○廟宇 襲封府三氏學。洙泗尼山書院附。

孔子廟在今曲阜縣西八里。相傳即當時講道杏壇之地。創始於魯哀公十七年。漢魏以來屢經修造。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始謚孔子為文宣王。增新廟制。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重修。金皇統大定間。重建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鄆國夫人殿。明年又建二世祖伯魚三世祖子思殿。奎文閣。尼山毓聖侯廟。及聽堂。黌舍。門庫。庖厨。凡四百餘楹。歷四年成。元世祖至元丁卯。成宗大德戊戌。順帝至元己卯。三次重修。

國朝洪武二十年。復增修飾。永樂十四年。又撤其舊而新之。成化十八年。六十一代孫孔弘泰因廟年久。請復修建。廣正殿為九楹。展開兩廡。家廟以及門牆樓閣。一皆重新。鼎建規制。





有加於前云。

正殿七間祀宣聖正南面。四配顏子等四位分坐左右。十哲閔子等十位又分坐左右。在四配之下。退後重行。

寢殿五間在正殿後。祀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并官氏。

泗水侯殿三間在寢殿東。西向與東廡連脊。

沂國述聖公殿三間在寢殿西。東向與西廡連脊。

東廡前後轉角五十間祀金鄉侯濟寧侯等五十四位。

西廡前後轉角五十間祀單父侯宓不齊等五十五位。

杏壇亭一座在正殿露臺前。上有金堂懷藝象

杏壇二大字石碑。亭之左右兩廡之前直抵

大成門內。抬栱杏三等之木。不知幾百株。亦

不知幾千百年。但見高條盤鬱。拂雲蔽日。飛

青落翠于階庭。戶牖間四時一色。所謂故國

者有喬木之謂。信不誣矣。天下廟宇勝蹟。豈復有踰於此者乎。

大成門五間門北有宋真宗御贊殿基石碑一十有二。

左門四間即東廡南轉角為門與大成門一直。右門四間即西廡南轉角為門與大成門一直。

唐宋金漢

國朝碑亭五座俱在大成門之外。

居仁門三間在碑亭之東。

毓粹門三間在居仁門之外廟正東。

由義門三間在碑亭之西。

觀德門三間在由義門之外廟正西。

奎文閣五間在碑亭之前。

左門五間在奎文閣東與奎文閣一直。

右門五間在奎文閣西與奎文閣一直。俱有漢

魏碑及宋刻。

宋修至聖文宣王廟門五間在奎文閣之前。

金修大中門三間在廟門之前。



三門三間在大中門之前。

靈星門三間在外中門之前臨街。

啓聖王殿三間在正廟之西南向。

啓聖王夫人殿三間在啓聖王殿後。

毓聖侯殿三間在啓聖王殿西亦南向與啓聖

王殿一直。

家廟五間在正廟之東南向祀宣聖及二世三

世祖并中興祖四十三代文宣公仁玉俱依

家禮府君夫人共為一楹之製而昭穆序焉。

金絲堂三間在家廟前專貯樂器。

齋聽五間在金絲堂之前。

燕申門三間在齋聽之前。

齋房一所在燕申門之左北向乃春秋祭祀齋

宿之所。

祭器庫三間在家廟之前正東西向。

神厨三間在祭器庫之東。

宰牲房三間在神厨之南連脊。

井亭一座在宰牲房之西。

內外東便門二座四直崇垣。

四隅角樓四座以備王宮之制也。

襲封衍聖公府在今家廟東外門與今廟公東

便門相隣洪武十年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

衍聖公孔希學創造正廳五間後廳五間東

西司房各十數間外儀門三間。

衍聖公住宅在今襲封公府之後堂宇房舍頗

多今不備錄。

家廟一所在今衍聖公住宅正寢之東祀五十

四代以下祖考俱襲封衍聖公。

孔顏孟三氏孫孫教授司在今襲封府正南與

今廟東牆相隣魏黃初二年襲封崇聖侯孔

羨立歷代因之。

國朝洪武十年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

希學重修明倫堂三間後堂三間啓蒙齋五

間養正齋五間禮門三間教授住宅十八間

學錄住宅十八間教授一貢師儒官內保陞

學錄一貢孔氏子孫內除授皆衍聖公舉用。



洙泗書院在今孔子廟東北八里。即孔子講道之所。元至王問山長豁識達重建。

尼山書院在今孔子廟東南六十里。昔宣聖誕

毓之處。連立時代無考。宋廢曆廢去。孔子四

十六代孫襲封文宣公。孔宗憲知兗州仙源

縣事。創建。元至順三年。五十四代孫襲封衍

聖公。孔思晦重修。後圯。

聖朝洪武十年。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重修。歲久又圯。永樂十五年。五十五代孫知

縣孔克中重修。

正殿五間。祀宣聖孔子。正南而。

寢殿三間。祀宣聖并官氏夫人。

寢殿前東廡三間。祀伯魚泗水侯。

寢殿前西廡三間。祀子思沂國述聖公。

孔父叔梁大夫廟三間。在今尼山宣聖廟西北

南向。

孔母顏氏夫人廟三間。在今尼山宣聖廟西北

叔梁大夫廟後南向。

毓聖侯廟三間。在今尼山廟西南。舊有觀川亭

一座。久廢。在尼山宣聖廟東南。昔相傳以為

子在川上之處。其下有坤靈洞。北有中和壑。

東有文德林。西有五老峯。智源溪。西南有魯

原村。并宣聖廟。相傳謂尼山八景是也。

○林墓 叔梁紇與顏氏合葬墓附

孔子墓在今孔子廟東北三里許。周圍闊十里。

樹木繁茂。無荆棘。無鳥巢。其中楷木縱橫。有

文為世所貴。前夾路石柱二。石獸四。翁仲二。

孔子墓高丈餘。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亦

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

叔節造神門一間。齋聽三間。在宣聖墓東南。

春秋為族衆餽神惠之所也。聖蹟亭

伯魚墓在宣聖墓東。僅數步。孔子商人蓋

尚右也。

子思墓在宣聖墓南。相去數十步而已。

叔梁大夫與顏氏合葬墓在孔子墓東二十八

里之防山。山莊禮所謂合葬于防者是也。金華

宗甲辰春二月宣聖五十一世孫龍封衍聖  
公元措立石。滋津高翔書。

伯皮墓在叔梁大夫墓東南三步許。永樂間宣  
聖五十六代孫曲阜縣世職知縣希範立石。

○歷代封謚并從祀諸賢名爵

魯哀公誄孔子為尼父。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謚孔子為褒成宣  
尼公。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為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謚

孔子為文聖尼父。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三月丁亥詔進封孔子為

鄒國公。

隋文帝贈孔子為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為

宣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正月二十日追贈孔子為太  
師。

唐武后則天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封孔子  
為隆道公。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詔追謚

孔子為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駕至兗州曲阜

縣謁先聖廟詔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五

年十二月詔改為至聖文宣王。

元武宗於大德十一年七月詔加封孔子為大

成至聖文宣王。

東配二位

兗國復聖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顏無繇之

子。以德行著名。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

師。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玄宗開元

二十七年加贈兗國公。配享先聖。元文宗至

順二年加贈復聖公。

沂國述聖公。姓孔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伯魚

之子。作中庸。宋徽宗崇寧元年封沂水侯。度

宗咸淳二年封沂國公。配享先聖。元文宗至

順二年加贈述聖公。

西配二位

邲國宗聖公。姓曾。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魯哲之子。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邲伯。宋度宗咸淳三年。封邲國公。配享先聖。元文宗至順二年。加贈宗聖公。

鄒國亞聖公。姓孟。名軻。字子輿。鄒人。宋元豐六年九月。詔封鄒國公。元豐七年。詔配享。次於顏子。元文宗至順二年。加贈亞聖公。

東哲五位

費公。姓閔。名損。字子憲。魯人。以德行著名。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費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邲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薛公。姓冉。名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以德行著名。唐贈薛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下邳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薛公。

黎公。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以言語

著名。唐贈黎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陽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黎公。

衛公。姓仲。名由。字子路。卞人。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唐贈衛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河內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衛公。

魏公。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以文學著名。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魏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東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魏公。

西哲五位

鄆公。姓冉。名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唐贈魯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東平侯。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鄆公。

齊公。姓宰。名予。字子我。魯人。以言語著名。唐贈齊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臨淄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齊公。

徐公。姓冉。名求。字子有。仲弓宗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唐贈徐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彭城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徐公。



儒藏

吳公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以文學著名唐贈  
吳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丹陽公度  
宗咸平三年改封吳公

陳公姓顯孫名師字子張陳人唐贈陳伯宋真  
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宛丘侯度宗咸平三  
年加封陳公陞十哲位

東無五十四位

金鄉侯潘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唐玄宗開元  
二十七年贈江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  
封

汝陽侯南宮适又名韶字子容魯人孟懿子之  
兄贈鄭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襲丘侯  
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

任城侯原憲字子思唐贈原伯宋真宗大中祥  
符二年加封

萊蕪侯啇黯字子哲魯子之父唐贈宿伯宋真  
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須昌侯啇瞿字子木魯人好易唐贈蒙伯宋真

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平輿侯漆雕開字子若蔡人習尚書唐贈滕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睢陽侯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唐贈尚伯宋真宗  
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楚丘侯宋徽宗政和元  
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

平陰侯有若字子若魯人為入強識好古道唐  
贈汴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東阿侯巫馬施即巫馬期陳人唐贈鄆伯宋真  
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陽穀侯顏辛字子柳魯人唐贈蕭伯宋真宗大  
中祥符二年加封

上蔡侯曹邨字子循蔡人唐贈曹伯宋真宗大  
中祥符二年加封

枝江侯公孫龍字子石衛人唐贈黃伯宋真宗  
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馮翊侯秦祖字不慈魯人一云字子丕唐贈上  
洛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雷澤侯顏高字子驕一作顏刻魯人唐贈瑯琊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上邽侯穰駟赤字子從唐贈比微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成紀侯石作蜀一作石子蜀字子明唐贈成紀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鉅平侯公夏首一作公夏字子乘唐贈元父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膠東侯后處字里之唐贈營丘伯宋徽宗政和元年加封

濟陽侯奚容藏字子楷一作字子括唐贈下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富陽侯顏祖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滄陽侯句井彊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淇陽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鄆城侯秦商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即墨侯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唐贈期思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武城侯縣成字子橫魯人唐贈鉅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沂源侯燕伋一作燕級字子思唐贈濰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宛句侯顏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建成侯樂欽一作樂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棠邑侯顏何史註作顏興唐贈開陽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林慮侯狄黑字哲之衛人唐贈臨濟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鄆城侯孔忠家語作孔弗字子茂孔子兄之子唐贈汶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徐城侯公西蒧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臨濮侯施之常字子恒。唐贈萊氏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華亭侯秦非字子之。唐贈沂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文登侯申振字子績。唐贈魚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濟陰侯頽喻字子聲。唐贈濟陰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泗水侯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子思之父。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度宗咸淳三年陞從祀。

蘭陵伯荀況字卿。楚蘭陵令。作荀子三十篇。宋理宗元豐七年陞從祀。追封。

睢陽伯穀梁赤。漢初人。傳春秋。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龍蓋伯。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

萊蕪伯高堂生。漢人。傳禮記。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樂壽伯毛萇。漢人。傳詩。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

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彭城伯劉向。漢人。作說苑新序。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中牟伯鄭眾。漢人。傳周官。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緱氏伯杜子春。東漢人。傳周禮。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良鄉伯盧植字子幹。漢人。受學於馬融。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蒙陽伯服虔字子謹。漢人。註春秋左氏傳。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司空王肅字子雍。魏人。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

司徒杜預字元凱。晉人。註春秋左氏傳。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同在丘明等三十二人陞從祀。

昌黎伯韓愈字退之。唐憲宗時人。宋神宗元豐



七年陞從祀追封。

豫國公程顥字伯淳宋人謚明道先生宋理宗

淳祐元年陞從祀初封河南伯元文宗至順

二年加封。

新安伯邵雍字堯夫宋人號康節先生宋度宗

咸淳元年陞從祀追封。

溫國公司馬光字君實宋人號涑水先生宋度

宗咸淳元年陞從祀。

建寧伯胡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宋贈文定

公。

國朝正統元年陞從祀。成化三年改封。

華陽伯張栻字敬夫宋人號南軒先生宋理宗

景定二年陞從祀追封。

魏國公許衡字平仲號魯齋先生元人元仁宗

延祐二年陞從祀。

西廡五十五位

單父侯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為單父宰唐玄宗

開元二十七年贈單父伯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加封。

高密侯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唐玄宗開元二十

七年贈曹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北海侯公哲哀家語作公折衷字季沉齊人唐

贈鄉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曲阜侯顏無繇字季路顏回之父孔子始教於

闕里而受學唐贈祀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加封。

共成侯高柴字子羔齊人唐贈共伯宋真宗大

中祥符二年加封。

壽張侯公伯寮字子周唐贈任伯宋真宗大中

祥符二年加封。

益都侯樊須字子遲魯人唐贈凡伯宋真宗大

中祥符二年加封。

鉅野侯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唐贈都伯宋真宗

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千乘侯梁鱣字叔魚齊人唐贈梁伯宋真宗大

中祥符二年加封。



儒藏

臨沂侯冉孺家語作冉儒字子魚魯人唐贈紀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沐陽侯伯虔字子祈魯人唐贈聊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諸城侯冉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濮陽侯漆雕哆家語作漆雕侈字子歛唐贈武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高苑侯漆雕徒父論語作漆雕從字子文唐贈須句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鄒平侯商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當陽侯任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牟平侯公良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唐贈東牟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新息侯秦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梁父侯公肩定字子牛唐贈新田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聊城侯鄭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祁鄉侯罕父黑字子黑一云字子素唐贈桑丘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淄川侯申黨一作申績字子周唐贈鄒陵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厭次侯榮旂一作榮期字子祺唐贈雒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南華侯左人郢一作左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朐山侯鄭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樂平侯原亢一作原抗字子籍唐贈萊蕪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昨城侯廉潔字子庸衛人唐贈莒父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博平侯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唐贈瑕丘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高唐侯邽巽字子欽家語作子飲唐贈平陸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臨朐侯公西如字子上家語作公西與字子之。

唐贈重丘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內黃侯蘧伯玉名瑗衛大夫唐贈衛伯宋真宗

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長山侯林放字子企魯人唐贈清河伯宋真宗

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南頓侯陳亢字子亢一云字子禽陳人唐贈頴

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陽平侯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

陵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頓丘侯宋徽

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

博昌侯步叔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真宗大

中祥符二年加封。

中都伯左丘明傳春秋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

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

臨淄伯公羊高傳春秋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

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東氏伯伏勝秦時人即伏生漢初傳尚書唐太

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追封。

考城伯戴聖漢人傳小戴禮唐太宗貞觀十三

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楚丘伯

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

曲阜伯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傳尚書唐太宗

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追封。

廣川伯董仲舒漢武帝時人。

國朝洪武二十九年追封江都伯陞從祀成化三

年改封。

岐陽伯賈逵字公彥漢時人受業於杜子春撰

易註疏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

太中祥符二年追封。

扶風伯馬融。漢人。作周官。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高密伯鄭康成。名玄。東漢人。受業於馬融。作周

禮。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

祥符二年追封。

任城伯何休。字邵公。漢人。註春秋公羊傳。唐太

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太中祥符二

年追封。

偃師伯王弼。字輔嗣。魏人。傳易。唐太宗貞觀十

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新野伯范甯。晉人。註春秋穀梁傳。唐太宗貞觀

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道國公周惇頤。字茂叔。宋人。號濂溪先生。宋理

宗淳祐元年陞從祀追封。

洛國公程頤。字正叔。宋人。號伊川先生。宗理宗

淳祐元年陞從祀。初封伊陽伯。元文宗至順

二年加封。

邵伯張載。字子厚。宋人。號橫渠先生。宋理宗淳祐元年陞從祀追封。

微國公朱熹。字仲晦。宋人。號晦庵先生。宋理宗

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

淳祐元年。詔同周張程陞從祀。

開封伯呂祖謙。字伯恭。宋人。號東萊先生。宋理

宗景定元年陞從祀追封。

崇安伯蔡沉。字仲默。作書傳。

國朝正統元年陞從祀。初贈文正公。成化三年改

封。

蒲城伯真德秀。字景元。作大學衍義。

國朝正統元年陞從祀。初贈文忠公。成化三年改

封。

臨川郡公吳澄。字幼清。元人。號草廬先生。

國朝正統元年陞從祀追封。

○春秋祭祀樂章

迎神樂奏咸和之曲。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

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樂奏寧和之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樂  
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樂奏安和之曲。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  
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終獻同，樂奏景和之曲。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  
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徹饌，樂奏咸和之曲。

犧象在前，豆蓬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  
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謬。

送神，望瘞同，樂奏咸和之曲。

有嚴學宮，四方未宗。恪恭祀事，威儀雍容。鼓  
瑟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歷代褒崇典章

魯哀公十七年，仍孔子堂第之廟，俾百戶守之。

前漢元帝初元中，詔曰：「其令太師褒成君霸，以所  
食八百戶祀孔子。」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破董憲軍，駕還幸闕里，使大  
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孔子宅，親御講堂，  
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桓帝元嘉三年三月，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  
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

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

西晉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先聖，依社稷，出王家穀。  
春秋行禮。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蓋先

聖及七十二弟子像。

武帝太始二年，詔魯國四時以三牲祀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奠先師  
於太學廟。

成帝咸康六年二月甲子，帝親釋奠。

魏帝升平元年，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禮以中



堂為太學。

武帝寧康三年十二月癸巳帝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享。

宋世祖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曰仲尼  
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  
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  
遺範有詔繕立世政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  
忠勇奮厲實應聖義大教所敷永惟兼懷無忘  
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  
祭拱。

魏太祖天興四年二月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先  
聖先師。

高祖孝文帝延興三年春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  
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  
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頓廢禮章殄  
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娼優媒  
狎豈所以尊神明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  
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

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常犧牲  
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後太和十  
三年立先師廟於京師。

南齊世祖武帝永明七年二月己丑詔曰宣尼誕  
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  
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  
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陵夷洲塞并但洙泗湮  
淪至乃草堂之主前主敬仰崇脩寢廟歲月亟  
流鞠為茂草今學校興立實重洪規撫事懷人  
弘增欽屬可改築宗枋務在爽塏量給祭拱禮  
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繼絕。

明帝建武元年三月戊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  
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  
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祚闡雖  
反袂遐曠而桃鴈靡闕時祭備品拱北儼頃歲  
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  
昭大烈永隆風教者哉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  
牢饌備禮教享兼申。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脩葺先聖先賢廟宇，遣使致祭。

梁元帝初在荊州，起宣尼廟，州學置儒林叅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徒三十人，加廩餼。帝攻書，善畫，自畫聖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陳宣帝太建三年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祭酒以下齊常，有差。

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辛丑，釋奠於先聖，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詔曰：大德必祀，義在方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粵若宣尼。天姿獻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濟生人。尊禮不脩，孰明褒尚？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太宗貞觀二年，考玄齡言：周公仲尼皆聖人，然釋

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別祀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

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初十日，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二十二年二月，詔皇太子於國子學釋奠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後胤為亞獻，光州刺史趙弘智攝司業為終獻。既而就講，弘智談孝經忠臣孝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國子學釋奠，令祭酒初獻，司業、博士亞終獻。詞稱

皇帝謹遣某官行礼，以為永制。

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顏子，互作先師。周公、尼父，迭為先聖。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典說，正夫子為先聖。若周





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禮。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為先聖。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車駕發泰山。至曲阜。親幸祠廟。以太牢祀先聖先賢及七十二弟子。二十四日。追贈孔子為太師。詔曰。朕聞德契機神。威烈光於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於庶物。魯太公冠宜尼父。孔某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已濟俗。弘道佐時。應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嘆。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曆。祇奉康衢。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迴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顧為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宴饗荒蕪。餘基尚在。靈廟虛寂。微烈猶存。孟軻曰。自生人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嘆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封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惟新。儀刑茂實。

其廟宇制度卑陋。宜更加脩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免賦役。主者施行。

唐睿宗太極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親釋奠。開講筵。

玄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備七十二賢及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于壁。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車駕幸孔子宅。致祭先聖先師。子孫並免賦役。作詩頌美。又遣使以太牢祭其墓。復給近墓五戶。令天下州縣立廟。賜百戶洒掃。充春秋享奠。因廣大本廟。又賜每代長子一人承襲。兼賜一子官。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然。

歎嗚呼。楚主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  
臣。接連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寢遠。光靈益彰。雖  
代有敬禱。而未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  
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  
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昔周公南面。夫  
子西面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  
永作常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  
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坐。被王者服。釋奠用  
宮懸。贈弟子為公侯伯。

德宗貞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  
學。貞元間。每年春秋釋奠。祝板御署訖。必北面  
而揖。

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洒掃五十戶。

宣宗置右宮城承慶門。其內曰承慶殿。百福殿之  
西有孔子內殿。

懿宗咸通四年。給洒掃陵廟五十戶。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巡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  
破。夜半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高祖曰。

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私自喜曰。彥超如此。可  
不務乎。因躬督將士。戮力攻城。至午而城果陷。  
車駕既入。有司請從。王方鳴輶而進。因取別巷。  
轉數曲。偈過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侍曰。寡  
人夢殆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此。因駐蹕升廟。  
瞻礼聖像。一如夢中所見。高祖大喜。因叩頭再  
拜。近臣或謂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高祖曰。夫  
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  
幽贊所及。安得不拜。因幸闕里。復再拜。及留所  
奠酒器銀燭等於廟。復幸孔林。又再拜。及勅充  
昭僖王祠廟。林禁樵採。又沿側數十家。為洒掃  
戶。

宋太祖詔祭文宣王樂用永安之曲。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御便殿。顧謂近臣曰。朕嗣位  
以來。咸秩無文。遍修群祀。惟魯之夫子廟堂。未  
加營葺。聞執甚焉。乃詔大將作恢敞儒宮。命內  
侍高品殿直各一人。內品二人。監督工役。告成  
以紀其事。



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庚辰，車駕幸國子學，謁文宣王。禮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講堂坐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輟陞高坐。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帝幕，設別坐，召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喜，賜帛百疋。

真宗景德三年，孔廟石刻，中書門下牒京東轉運司、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兵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燕門下封駁事王欽若奏：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多是摧塌，及其中脩葺完葺者，被勾當事官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為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况傑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首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何貴。恭以睿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文，徧走群望。豈可泮宮遺烈，教父靈祠，頗闕脩崇，久成廢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為置對之司，混樞機於絃歌，亂桎梏於簋豆，殊非尚德有

類戲儒。方大振於素風，望俯頒於明制。欲乞特降勅命，指揮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脩葺。仍令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內居住。所貴時文載耀，學校彰光，克彰鼓篋之聲，用洽舞雩之理。候勅旨。牒奉。

勅宜令速路轉運司通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牒至維。

勅改牒。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牒刑部侍郎、知政事馮拯、尚書左丞、知政事王旦。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又議加封十哲，爵以公。七十二賢以侯。王旦曰：顏子舊封充公，今並列公爵，則亞聖之名無以別異。遂封



儒藏

顏子充國公餘為郡公。帝稱其。嘗儒錄章羅從  
考釋曰唐時詔郡邑通得祀杜稷孔子獨孔子  
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自天子以下北面拜跪  
薦祭不敢少怠者非以尊為萬代之師故耶。行  
之未幾而洩於學者智不及此乃請當揖以殺  
太重歷朝循循而不改。逮及我宋章聖皇帝之  
幸曲阜也書獨見。雖其拜以表嚴師崇儒  
之意德之感者也。若章聖皇帝可謂知所本矣。  
古者帝王稱號因時而已非德有優劣也。唐明  
皇既建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  
號而崇崇之亦可也。顧時君所欲如何耳。夫礼  
惟其稱而已矣。而或者不諭乃以周之陪臣為  
言豈知礼也哉。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三十日。中書門下詔  
追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按春秋演孔而曰昔  
孔子母夢感黑帝而  
生故謚詔曰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  
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丕變人文。方  
啓迪於素風。思丕揚於洪烈。先聖文宣王。道廣

上聖。体自主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  
玄功偉於簡易。景鑒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  
為億載之師表。肆朕以寡昧。欽承命歷。曷常不遵  
守。夙訓保乂。中區屬以祗若元符。告成喬岳。觀  
風廣魯之。飭驚教仍之。牆。躬謁遺祠。緬懷遐  
躅。仰明於之。如。肅真獻以惟。是用徵簡冊  
之文。昭昭魯之德。率。追崇之礼。庶申嚴奉之  
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詔告多士。昭示朕懷。宜  
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改謚為至聖文宣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三日。追封叔梁紇并  
顏氏。

勅曰朕以。親臨。親巡。親。永懷先聖之德。  
躬造闕里之廟。真獻周旋。欽崇備至。唯降灵之  
所自。亦錫羨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称斯闕。宜加  
追命。以煥典章。叔梁紇可追封齊國公。顏氏可  
追封魯國太夫人。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追封并官氏。

勅曰朕時巡魯郡躬詣孔堂顧風教之所宗舉  
典章而既隆眷惟令淑作合聖靈載藉簡策之  
文尚闕封崇之教屬茲咸秩特示追崇垂厥方  
采式昭遺懿并官氏可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充  
州監官往曲阜縣玄聖文宣王廟祭告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曰朕以  
紀號岱宗觀風廣曆載懷先聖實主斯文矧尼  
立毓粹之區光靈可祀而曲阜奉祠之地庶親  
攸存將申款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  
月朔幸曲阜縣偕孔躬謁

二年勅曰國家尊崇師道啓迪化原眷惟鄆魯  
之邦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以  
登岱告成回鑒款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縉紳以  
有加式資誨誘方更闡揚之旨以所賜太宗  
皇帝御製御書與九經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物  
等並置於廟中警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或官  
與本縣令佐等同共檢校如有講說釋奠並須  
以時出納勿令損污

此勅文仍仰刊之  
於廟示無窮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孔廟石刻中書門下牒玄聖  
文宣王廟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文寶奉  
聖旨於御書院交割到裝褙

太祖皇帝御製御書文字一部

共五十七件計一百五十七卷軸策并內降金  
渡銀器物色等并九經書及疏釋文并三史書  
管押赴兗州曲阜縣玄聖文宣王廟收掌

一太宗皇帝御製御書御製十二願一卷御製  
心輪偈頌一部計一十一卷御製逍遙詠一部

計一十一卷御製秘藏詮一部計三十卷御製

緣識一部計五卷御製金剛經宣演一部六卷

以上紫大綾緞夾縹子五色  
經帶子朱紅兩頭木軸子御製草書孝經一部

御製御書秘閣贊一卷御製草書千字文一卷御

八分書千字文一卷御書大字入藏詩一卷御

書法帖一部計一十二卷御製

二卷御製喻言一卷御草書急就章一卷御

分書貞定玉碑一卷御書三般大字詩三卷御

草書筆法一卷御額草書一卷御製聖教序雙



祭御製迴文詩一策。已上紫大綾  
單標子裝。  
一、昨降赴玄聖大宣主廟充供養器物等。渾金  
渡銀香爐一座。寶重一百兩。渾金渡銀香盒一  
具。寶重五十兩。并揀香一合。渾金渡銀香匙一  
柄。寶重三兩。渾金渡銀稜椽子二十隻。諸般香  
藥共二十袋子。封印全。黑漆香祭匣子一隻。鑲  
鑲全。緋羅銷金帕子一條。黃綃履一條。  
朕奉  
初國家尊崇師道。啓迪化源。眷惟鄒魯之邦。是  
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以登岱告  
成。迴鑒款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縉紳以有加。式  
資誨誘之方。更盡闡揚之旨。宜以所賜太宗皇  
帝御製御書與九經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用等  
並置於廟中。書樓上。汝掌。委本州長吏。職官與  
本縣令佐等。同共檢校。在廟如有講說繹奠。並  
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污。此勅。文仍仰刊之於石。  
昭示無窮。



知政事趙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馮中書侍郎兼  
刑部尚書平章事主。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初一日追封七十二賢  
并先儒勅曰朕昨封懋禋社昭列聖之鴻勳崇  
德報功廣百王之彛制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  
於魯堂瞻河海之姿辟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  
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  
恩世胄併賜其寵章祇事祠庭增其奉邑復念  
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玄聖之名異廣嚴師  
之道兼朕親為製贊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賢  
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眷彼先儒皆傳  
聖道咸加贈典俾耀素風仍命案察分紀遺烈  
式及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仍令中書侍郎  
兼刑部尚書平章事主旦等分撰贊以聞。

宋仁宗初即位有崇儒術車駕幸國子監真謁先  
聖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礼器天聖二年  
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其後拜畢  
有司言舊儀肅揖而特再拜應曆四年五月奉

國子學謁先聖特再拜。

仁宗慶曆四年勅差齋戶五十人充本齋洒掃祇  
應嘉祐六年賜飛帛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碑差  
劉溫良等押賜仍降御祭文遣通判兗州田洵  
致薦時三月十九日也上初寫碑巾櫛而書其  
尊師重道如此時四十六代孫舜亮宰仙源邑  
因進詩百韻轉運使秘閣校理張師中亦進寶  
奎耀文歌於上降詔獎諭。

神宗元豐五年奉旨下轉運司於係省錢內支錢  
二千貫文脩完本齋及於本路差雜役兵士工  
匠等四十七代孫孔若升監脩。

神宗元豐七年五月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  
孟子配食至聖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  
況楊雄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  
封伯爵。

哲宗元祐元年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行釋奠  
礼一獻再拜。

徽宗崇寧元年追封二代伯魚為泗水侯制曰孔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一

予之道萬世所尊。經寔嗣之。視聞詩禮。魯堂從祀。厥有舊祠。疏以爵封。以示褒顯。度宗咸淳三年。詔泗水侯以先聖為之父。子思為之子。而聞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著明如此。鄆城侯忠其昆也。亦在從祀之列。伯魚可列於鄆城侯之次。

徽宗崇寧元年。建封三代孫子思為沂水侯。制曰。聖人之後。孟氏之師。作為中庸。萬世尊仰。春惟魯邦。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示褒典。

徽宗崇寧四年八月。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衣服九章。畫畫鏤板印賜。仍

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畫改正。歷代以先聖與門人同服袞冕。始服王者之服。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也。

徽宗大觀元年。臣寮上言。太學祭先聖服法。服郡邑則常服。請頒祭服式于州郡。詔以服式頒郡邑自製。

徽宗大觀元年十二月。立賞錢十貫。禁採折林木。許人告捉。

徽宗政和元年。奉聖旨。至。至文宣王改執鎮圭。其廟舊立十六戟。今立二十四戟。又奉旨。文宣王廟內曾參等所封侯爵。與宣聖名同。甚失弟子尊師之禮。改封者八人。又令運司於係省錢內。應副脩完本廟。及於本路諸州軍差雜役兵士工匠和雇百姓脩造。至四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端友監脩。

徽宗政和四年。命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造牌。御書曰大成殿。頒降本廟。從四十七代孫文林郎舒州司戶曹事若谷之請也。又太學辟雍先聖殿。皆御書。又襲封衍聖公奏。朝廷稽考三代制。禮作樂。乞頒降大樂。許內族人及縣學生咸使肄習。并乞降禮器。以備釋奠及家祭使用。至六年五月。差四十七代孫宣教郎若谷押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札瑟一副。

徽宗宣和四年三月初二日。車駕幸太學奠謁。

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幸太學，祇謁先聖，止駕於大成門外，登降步趨，執爵灌獻，天容肅恭，禮畢，御敦化堂，頒詔示樂育詳之意，躬睹。

徽宗大晟樂成，詔頒降肆習用之。

遼太祖神冊三年戊寅五月，建孔子廟。四年八月，躬謁。

金世宗太定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國子監起請孔子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充國公像九章冠九旒。換到唐郊祀錄開元二十七年詔，遣諸孔子為文宣王，仍內出王者衣冕以衣之。按周礼，王者之服衮冕十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諸公之繅旒九就。今文宣王冠服已依典故，其充國公鄒國公一体，絳繅九章服，擬遷鄒國公像於宣聖之右，與充國公相對，准上冠服莊塑。宋徽寧四年正月，冠十二旒，服九章。金所賜十二旒，十二年於礼為備。二十一年，召龔封衍聖公，摠赴闕，奉勅旨特授曲阜縣令。

元世祖至元元年，孔廟石刻經紳生世誦聖言服

聖服，食聖人之餘，於聖人鄉壠，獨未嘗一到之，孰不以為闕。故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往往不憚其勞，必伏謁廟下，徘徊歷覽，用致其慕聖之思。仍割所有以充祭祀之用。其誠豈不尚哉。居聖人之鄉者，苟不紀其來，使泯默無記，亦為有罪。故敢以年月次其名位於后。提控監脩王元慶頓首拜，謹題。河南路稅課長官奉天楊年三月初三日至上白金方竿芙蓉盤一。翰林丞旨東明王鶚癸丑年二月初二日至上白金芙蓉盃一事。翰林學士東平路宣慰司使太原張德暉至元元年九月初七日至上白金酒壺一隻。右北平鄭康從行至元元年十月日立石。典史王潤書。宣聖五十二代孫兩庫收支官之厚之深。五十一代孫提控監脩官元顯五十代孫提控監脩官提提控監脩官馬惟能提舉東平路學校官兼脩廟提領韓文獻。元世祖至元十年二月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呈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礼樂御王者



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於萬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礼未宜及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享社稷無非具公服執手板且鄉人儺孔子猶朝服而立於阼階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礼儀者乎。自今以往擬令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著公服陪位諸儒亦合衣襴帶唐巾釋菜之礼以為相應。奉都堂鈞旨送吏礼部准擬施行。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孔廟石刻中順大夫濟寧府知府燕管諸軍總管馬公蒞政之初按行州縣首至闕里展謁至聖文宣王林廟。越明年以俸金五十兩謹遣武畧將軍兗州知州燕管諸軍總管趙侯以仲春上丁行釋奠事。礼畢觴衆而言曰知府公之是舉也有謂吾夫子立言垂教於千百載之上生民賴之於千百載之下嘗夙夜以思吾屬所以紆朱曳紫開大府而臨列郡當承流宣化之任而能至於寡過之地非吾夫

子之道之力歟。但終以不得親條澌執豆籩為恨。然當致齋奠爵之際縷縷之誠亦不敢不達於神明矣。此意衆當悉知。愚聞斯言於是平書以告後之來者云。至元十六年二月丁亥宣聖五十三代孫治記。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歲在癸巳二月特薦歲事于祖庭前三日郵吏來告駙馬郡王遣使致祭以車輦廐一野豕一先至敬率族人再拜受遂以授執事者事讐軒齋宿之日使者至濟寧路官兗州官實從使者致賢王命以分封之壤密迓林廟未能款謁憮然于懷謹奉礼神之幣出金錢以具羊豕實豆籩迺十月丁酉行事牲醑酒香庶品豐潔使者初獻祝辭曰高唐郡王潤里吉思敬遣大同路民匠總管府同知元日章敢昭告于先聖文宣王真帛獻爵登降如礼承事郎兗州知州董城兒急解亞獻神具醉飽爰命工祝致多福于賢王。齋進胙豆畢陳殿隅使者自東階再拜登受方祗陳設月星明概既唱礼

畢曙色初分。悉召子姓。昭穆以班。與魯之多士。即齋廳餽神惠。皆頒賢王之德。懷賢王之賜。厥明。承德即同。知齊寧路總管府事石用展敬庭下。使省同觀廟。輝數榛莽之弗除。嘆禮樂之有闕。志欲啓白。曷復前規。且謂賢王即封內建孔子廟五所。具吏脩。延明師五人。分教其地之俊秀。凡入學者。給廩餼。歸南士之流落者七十人。作義多端。本乎此。思誠無所肖似。謬忝御邑。躬承盛禮。愧弗克任。所當頓首王庭。百拜致謝。願以共洒掃之役。不能奔走就道。以述斯志。故勒諸樂石。用垂永久。是行也。明理忽里實使。以駟騎之不時共也。竣事而至。乃入廟致爵。以復于執事。不敏以後。時廢命。可謂知礼矣。五十四代孫從仕郎曲阜縣尹兼管本縣諸軍與魯縣本縣勸農事思誠謹記。

成宗大德二年六月十八日奉

皇帝聖旨。裏皇姑魯國太長公主懿旨。射馬濟寧王鈞旨。齊寧路兗州近隄萊國抄運到中書戶部。

符文除免孔顏孟三氏子孫合納地稅。准此。備申濟寧路總管府照詳去來。於九月初二日。回奉總府八月二十八日李琪行指揮。近據萊申抄運除免孔顏孟三氏子孫合納稅石符文。乞照驗事。得此。先准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牒。亦為此事。准此。已經行下本州照會去訖。今又奉山東東西道宣慰司今史馬珪承行劄付。准中書戶部開承奉中書省判送。戶部呈准。山東宣慰司開行。據濟寧路備兗州申。孔顏孟三氏子孫合納稅銀三十三石四斗二升。合依丁酉年間欽奉聖旨。孔魯史亦魯那演劄付。依僧道例。一体蠲免。本部奏詳。孔顏孟三氏子孫合納地稅三十三石四斗二升。查勘鼠尾科徵糧。教相同。若依山東宣慰司所據。優恤蠲免相應。今將連到碑文二通。抄連在前。具呈。照詳得此。覆過奉都堂鈞旨。送戶部。更為照勘明白。別無差冒。依例施行。奉此。關請依奉都堂鈞旨。判送內事理施行。奉此。當州除外。合行移關請照驗。備去。

事理施行。須至開者。右閣直學士等公。

武宗即位。乃於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詔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異聲名言之妙。上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

武宗至大元年七月內。朝廷差官齋聖旨。加封祭祀事。先於大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今上皇帝正位宸極。當月二十八日。集賢院官特進大司徒太子太傅集賢院使香山集賢大學士資德大夫趙也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太子少傅。

集賢大學士王顯奏。唐宋以來累朝代孔夫子封贈的名兒與來。今日皇帝初登寶位。孔夫子的名號教眾學士商量與着呵宜的一般。奉聖旨。商量了名兒。我行。再奏者。欽此。六月初八日。香山司徒幹赤大學士趙大學士王大學士安大學士奏。如今眾學士商量定。加封孔夫子作大成至聖文宣王。大都上都孔林蓋人依舊例。致祭牲加太牢。齋制詞香祝文酒去呵。怎生奉聖旨。欽此。七月十九日。中書省奏。孔夫子加封名號。翰林集賢院官人他每的言語是的一般。降與聖旨。差人祭祀去呵。怎生奉聖旨。欽此。至大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懷柔東驛集賢院使御史大夫脫脫丞相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師著奏。加封孔子。與了詞頭宣命。如今與課銀三錢。表裏段子一十三疋。并合用祭祀物件。是本院學士騎坐鋪馬。前往孔林祭祀去。更大都上都合用祭物文與呵。怎生奉聖旨。教省家與着。欽此。差道本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端於七月。



儒藏

欽齊宣詞終物到於孔林卜於十一日丁卯與  
守上官奉訓大夫兗州知州馬禧孔氏家長撫  
行三獻礼王德淵親為祝文宣賜銀幣珍藏廟  
庫五十二代曹州教授之名書五十一代孫孔氏  
家長撫立石。

武宗至大元年冬閏月癸丑兗州報皇妹大長公  
主曾王遣使致祭林廟縣僚暨族長以礼迓於  
道左從至舍館使者傳命曰皇妹大長公主嘗  
王恭聞聖上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以林廟粵  
在魯國湯沐之邑出祝辭手銀盒寶香其中敬  
用礼神以錢五百千為礼料費翼日甲寅卜以  
季冬三月丁巳行事酒醴既清太牢羊豕莫不  
肥膾使者齋沐如礼及期夜方五鼓天宇澄肅  
星辰輝燦使者初獻奠幣獻金紫炫耀兗州監  
州巡都解亞獻其終獻則知州馬奉訓禧也卒  
事使者升齋廳大會族眾及魯之多士以饗神  
惠仍執觴以言曰大長公主以天人之姿誦習  
經史命工繪聖人像金書懿諡於其左右居常

瞻礼至於銀盒則刻歲月以銘祝辭則朱玉印  
以誌其崇奉吾天子勤懇類此初大德七年冬  
皇姑魯國太長公主以闕里大斂落成備香酒  
牲幣致祭禮實得其命也六年之間兩奉命恭  
拜殿庭儀事多矣扶來舉酒以拜曰願紀其事  
于石仰祝聖上無疆之壽以讚大長公主魯王  
之福使者亦將執其餘慶願不備載東平許國  
赤居教職卒觀盛事敢拜手稽首謹記五十一代  
孫權主祀事撫立石祖廟監脩提控五十二代  
孫之進監脩王德淵同知

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十一日加封孔子父齊國公  
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啓聖  
王太夫人

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闕里有象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  
聖人之生朕率觀人文敦求往哲惟孔氏之有  
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





需藏

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建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龍於上。公之封考妣宜眎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予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祀。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予以報功而崇德。而薦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加封啓聖王太夫人。主者施行。

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十一日。加封伯憲母縣國夫人并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我國家博典。禮以弥文。本闡門以成教。延瞻素王之廟。尚虛元覽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并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遠豆出芳。自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遐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

作爾縞衣之像。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彞倫。吾歌廣闊。睚鵲巢之化。皇堂文詔。天其與河。曷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十一日。加封于思沂國公為沂國述聖公。

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成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斯文為念。萬機之暇。覽觀載籍。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雅留意焉。夫爵秩之崇。既隆於分配。景行之懿。可後於褒加。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儼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主者施行。

順帝至元二年。孔廟石刻。維元統三年冬十二月。我朝欽承文宗皇帝頒楮幣。增修闕里。吾夫子



宅廟制命守土官董其事。越至元丙子，以次就緒。濟寧路總管鄧撫實衆以我在布宣教化，作新民俗，而是役所成，遂惜前總管張侯仲仁，經歷胡復率兗州知州劉輝、單州同知王民望、兗州判官王克敬，役行司吏王諒、汪見，十月八日，以太牢致祭先聖先師，告落成之功也。先祭一日，天宇晦冥，將事之夕，雲漢昭回，衣冠音樂咸遵古制，登降薦獻靡不合禮。既而曲阜縣尹宣聖五十五代孫孔克欽謂民望曰：「凡臺閣繕紳四方多士，遂瞻仰于茲者，無不鐫名于石，以表勝遊。矧侯之盛舉，是以仰副今皇上敦崇儒學風勵四方，繼志述事之意，苟使晦而弗彰，顯孰甚焉？」乃具貞珉以請。民望以番興執事之末，謹為之記。若乃揚鴻休紀實績，炳焉光軼于古，先自有史館弘文，當垂諸不朽云。是年十一月朔，賜進士出身承事郎濟寧路同知單州事東平王民望敘社書。至元二年仲春月十一日，與史路或登仕郎濟寧路曲阜縣尹兼管本縣諸

軍與魯勸農事，推奉祀事孔克欽、敦武校尉濟寧路曲阜縣連曾花赤兼管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明安晏尺奇建。

順帝至正壬寅之歲冬十一月，總兵太尉平章擴公克平益都，而齊魯底定，爰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陳公資善、叅政伯公中奉同鎮濟寧，總制諸郡。二公乃有言曰：曲阜乃聖人之鄉，林廟所在，天下文明之盛地，古今賢士大夫之所仰瞻，可不崇敬乎？越癸卯之歲春二月丁酉，丞陳公首詣闕里拜廟，以太牢祀之。夏五月丁亥，叅政伯公復率左右官掾及儒士等詣闕里齋沐，行獻禮重祀之。嗚呼！所謂盡其誠敬之至夫！聖人之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論其功則賢於堯舜，語其聖則集厥大成，故立言當時，垂訓萬世，是又聖之聖者也。自古有天下國家者，皆立廟歲祭而崇敬之也。迨我皇元，列聖相繼，尊崇益隆，祀事之禮未嘗少廢。近因中原板蕩，所事之禮殆不古焉。今我叅政伯公乃世家名儒，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一

孔顏孟三氏志卷之一終

其先父嘗賜以進士出身。公雖處橫擗之際，每  
考閱書史，故其臨政未久，拳拳以拜閣庭，祭先  
聖為念，可謂知綱常之本，重教化之源。吁！賢矣  
哉！前東平進士保寶，再拜頓首為之記。刻諸琬  
琰，用紀歲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照磨焦  
守敬、檢校薛昉、都事戚弘毅、徐榮、鄭珏、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張炳奎、中奉大  
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伯顏普  
化，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日，宣聖五十六代孫中  
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立石。

校記

①曜完：據《新唐書》卷七五下，「曜」下脫一「生」字。

②字伯皮：據《孔子家語·本姓》，孟皮字伯尼。茲誤

「尼」為「皮」。下同。

③以：當衍，見《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六及諸書。

④及：當作「晉」。

⑤如：當作「而」，見《釋史》卷八六之一。

⑥製：為「制」字之誤。

⑦至王：為「至正」之誤。

⑧比：當作「北」，見《類宮禮樂疏》卷二。

⑨貞觀：原作「真觀」，誤，今正。下同。

⑩撰易注疏：據《後漢書》（賈逵傳）、陸德明《經典釋文》，賈逵無《易注疏》之作。

⑪作周官：據右引，《周官》下應有「傳」字。

⑫作周禮：據右引，《周禮》下應有「注」字。

⑬惟：當作「維」，見《宋史》卷一三七。

⑭攻書：爲「工書」之誤。

⑮談：當作「演」，見《唐會要》卷三五、《玉海》卷

一二九。

⑯太宗：爲「太宗」之誤。

⑰句首疑脫一字。

⑱肆：當作「肆」。

⑲「詳」下脫「延」字，見《中興小紀》卷三一。

⑳肆：當作「肆」。

㉑丞：當作「承」。

㉒我：疑誤。

㉓十：當誤。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二

賜戊戌進士文林郎鄒縣知縣蕭寧張恭校正

前鄉貢進士鄒縣儒學教諭永嘉劉濟編次

宣聖五十八代孫鄒學訓導東魯孔公湯輯錄

宣聖孔氏誌事類

○歷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世我縣尹學錄附

二代鯉字伯魚周景王十二年為魯昭公之九

也。是時孔子年十九。妃弁官氏。明年生子適

昭公賜之二鯉魚。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而

字曰伯魚。既長。魯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

年五十以哀公十二年卒。時孔子年已七十

矣。墓葬在孔子東。生子伋。

三代伋字子思。逮事聖祖孔子。而受業於曾子。

蓋顏子早卒。聖道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子思。

子思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宗。子思嘗著書

四十九篇。今存者惟中庸。魯繆公亟見於子

思。問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

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其後孟軻釋之曰。千乘之國。求與之交而不

可得。況可召歟。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

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探使者拜而不受。曰。今

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也。復欲以為國相。時

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為

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且告繆

公曰。臣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乃適衛。

值懸子問札焉。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

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我與其屈

己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於是在衛。貧甚

而自若。嘗言。苟交可將。衛君曰。變為吏。嘗賦

於民。食人二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用人。

猶匠之用木。取其長而棄其短。今君處斯世。

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聞於隣國也。

衛君每言計之非。群臣和者如一。子思曰。君

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

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

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



儒藏

雌雄。於是在衛縵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

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後反於魯教授。其徒

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史

記作六十二。今兩存之。葬先聖墓南。生子白。

四代白字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

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

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

於禮樂。雖說不與焉。子思在魯。以書如魏。問

白白北面拜。拜受書伏讀。遂為復書。又北面

拜。拜以受使者。其恭如此。齊威王召白為國

相。不受。再召。又不受。年四十九卒。史記作四

十七。葬祖墓西北。生子求。

五代求字子家。楚召不受。年四十五卒。葬祖墓

東北。生子箕。

六代箕字子京。為魏相。年四十六卒。葬祖墓東

南。生子穿。

七代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

之語十二篇。名曰謫言。年五十一卒。葬祖墓

南。生子謙。

八代謙。史記世家作慎。字子順。又名斌。仕魏。為

安釐王相。改驪龍之官。以事賢才。尊無任之

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相魏九月。以

病致仕。遂寢於家。嘗曰。今秦有吞天下之心。

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莊襄王召

不行。魏以孔子後嗣封管文信君。年五十七

卒。孔叢子云。家之族胤。一子相承。以至九世。

始有三子焉。鮒。騰。樹。

九代鮒字子魚。一字甲。該通六藝。秦始皇并天

下。召為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

斯始議焚書。公與弟騰子囊藏其家語。論語。

尚書。孝經。等於祖堂。擣碎中。自隱於嵩山。教

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為楚王。聘公為太傅。凡

仕六月。託疾而退。卒於陳下。年五十七。著書

二十餘篇。記先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

已行事。名曰孔叢子。子隨字允路。四傳至吉。

吉生何濟。皆承殷後。為宋公。嗣絕。弟騰守子



褒長九尺六寸。漢高帝十二年十一月過魯，親祀祖廟，封公為奉嗣君。後為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傅。年五十七卒。生子忠。

十代忠，字子貞，有高尚之志。時徵為博士，封褒成侯。年五十七卒。生子武及安國。

十一代武，字子威，為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生延年。

十二代延年，博覽群書。武帝時為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卒。葬祖墓北。生子霸。

十三代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司經，遷詹事，為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公為人謙退，嘗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位，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止。公上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還子福名數於魯。年七十二，終於第。上素服臨吊者，至賜東園秘器。

并錢帛，策贈列侯，謚曰烈。君四子：福、捷、喜、光。十四代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三歲卒。葬祖墓北。生子房。

十五代房，襲封關內侯。生子均。

十六代均，字長平，初名莽，避王莽改今名。敦篤好學，有大才。襲爵邑，為尚書郎。言辭清辯，奏對成章。平帝元始元年，更封廣國，襲成侯，食邑二千戶。五年，王莽篡位，拜大尉，不就。三辟疾，乃得還。年八十一卒。生子志。

十七代志，後漢光武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謚曰元成。生損。

十八代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褒成助祭焉。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

十九代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生子完。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早亡，無子，以母弟讚之子羨襲封。母弟謂同母所生之弟。

二十一代美字子餘。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後卒，葬祖墓南。生震。

二十二代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卒。生子巖。

二十三代巖字功成。晉襲封奉聖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七卒。生子撫。

二十四代撫字舉孝。廩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侯。為豫章太守。食封一千戶。生子懿。

二十五代懿字東晉。襲封奉聖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代卒。葬祖墓西。生子鮮。

二十六代鮮字鮮之。恆廓大度，好學，善誨後人。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改封崇聖侯。生子乘。

二十七代乘字敬山。博學有才。後魏孝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生子靈珍。

二十八代靈珍。後魏授祕書郎。文帝太和十九年，仍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文泰。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八卒。葬祖墓南。生子乘。

三十代乘。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生子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改封恭聖侯。周武帝宣政元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年六十四卒。葬祖墓西北。生子英慈。詞慈。

三十二代英慈。陳光大元年十二月庚寅，封為奉聖侯。

嗣趙。隋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襲封鄒國公。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七十卒。葬祖墓西。生子德倫。

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改封





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

食邑一千戶。則天天授二年十月初二日。賜

勅書及時服。年七十一卒。生子崇基。

三十四代崇基。則天證聖元年。襲封褒聖侯。中

宗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

又年五十六卒。生子璵之。

三十五代璵之。字藏輝。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

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

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

水使者。食邑一千戶。生子萱。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生子

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一作齊賢。德宗建中三年。閏正

月。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工部參軍。轉青州

司兵參軍。天子蒙塵。齊卿遭叛亂。陷於東平。生

子惟旺。

三十八代惟旺。憲宗元和十三年。東平兵解。歸

魯。授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卒。美

祖墓東。生子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歷步府監主簿。國子監

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時兵戈後。

禮事用虧。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

百繼充享祀。年五十七卒。美祖墓西南。生子

振。

四十代振。字國文。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

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

水部員外郎。龍封文宣公。賜百繼。年七十四

卒。美祖墓北。生子昭儉。

四十一代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

司馬。賜緋。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

年六十卒。美祖墓西。生子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齊即出身。昭宗天祐中。授泗水

令。陵廟主。年四十二卒。美祖墓西北。生仁玉。

四十三代仁玉。字溫如。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

六藝。尤精春秋。為人嚴整。臨事有斷。年九歲。

任曲阜主簿。兩考滿。陞縣尹。襲封文宣公。後

唐時除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謁祖廟及孔林。召對數刻。賜五品服銀器雜綵等。復口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卒於官。年四十五。卒。葬祖墓東北。贈兵部尚書。四子。宜憲。見昂。

四十四代宜。字不疑。自幼聰悟。十歲能屬文。弱冠鍾家。迺哀毀聞于鄉曲。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為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時方平吳越。地扼江鄂咽喉。公參預兵機。贊成時務。宣力寔多。代歸。太宗召見。迂司農寺丞。領閤市於星子鎮。江左始平廢務不綱。星子實江湖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公度其利害。請營之為軍。朝議以戶口少。且陞為縣。命就宰之。政成。考績有稱。轉運使王明奏。公言忠行篤。不踰聖祖之規。守法奉公。可稱明王之用。乞擢居朝列。委以事權。尋入觀。因獻所著文賦。上覽嘉焉。饋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上謂左右曰。家世能如此者乎。

特迁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太平興國三年。通判高密縣。帝命大將增脩祖廟。功役告成。公上表進方物。稱謝。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平治定之初。特展脩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虔備貢輸。慶茲輪奐。省聞嘉獎。不忘于懷。時太平興國八年也。自高密還朝。迁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公受詔督軍餉。涉巨馬河。卒。年四十六。生三子。廷世。廷澤。廷渥。

四十五代廷世。字茂先。以父沒邊境。時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計州長葛令。太宗至道三年三月。真宗即位。閏七月五日。真宗宣諭侍臣。令咨訪宣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有世嫡一孫。廷世。見任計州長葛令。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上勉之曰。汝宜精心典其祖廟祀。無稍惰也。面賜束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書。咸平三年九月。奉勅許於廳上見知通。

轉運使特創齋禮貴公爵也。卒於官年三十八。葬祖墓西南。生子聖佑。

四十六代聖佑年九歲授同學究出身。年十一大中祥符元年真宗東封詔賜衣緋次京官陪位。駕幸儒廟授太常寺奉禮郎尋授曲阜縣令四年為大理評事掌本縣錢穀出納之務天禧五年以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於太子中舍。卒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惠承襲。

宗惠字子恭延澤子。宋仁宗天聖中以叔父通輔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九月授守國子監主簿。龍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三月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緋州。卒于官年六十三。歸葬祖墓西南。四子若蒙嗣。

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以弟若虛承襲爵位。

若虛字公質。元符元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復以若蒙子端友繼之。熙豐間專主祀事不任他職。大觀間復以奉聖公為衍聖公。

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崇寧三年復封為衍聖公。建炎初偕叔父孔傳姪孔玠扈從高宗南渡寓三衢終知郴州。玠端操第四子。繼端友紹興八年上賜玠田五頃供祀見載通鑑續編。後玠生播播生文遠文遠生萬春萬春生洙俱承襲封于衢至元始罷封焉。

端操端友弟。權襲封衍聖公。生子四瑄瑄瑄玠四十九代瑄字文老端操之子。廢齊阜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金天眷三年十一月復封為衍聖公。贈榮祿大夫。皇統二年正月卒年三十八。葬祖墓西南。生揆及撝。

五十代揆字元濟。金熙宗皇統二年三月行省咨文宣王四十九代孫瑄已龍封未施行間身故令男揆次當襲封。自古襲封不限年齒奉奉勅旨准行。時年七歲襲封衍聖公。管勾



祀事。金世宗大定元年卒。年二十六。葬祖墓西南。無嗣。以弟繼世。

懿字元會。大定三年七月。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二十一年十一月。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公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縣令。公以穎悟。通左氏春秋。其為襲封也。嚴密。無私。親族嘗言曰。生為聖人子孫。而終當嗣職。坐觀監臨。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之東。微山。採伐材木。增廣林廟。及尼陽山。殿堂廊廡五十餘楹。終奉直大夫。明昌元年卒。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葬祖墓西南。初。懿四十得子。多不育。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後果如其言。生子元措。

二十一代元措。字夢得。年十一。金章宗明昌二年四月。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特旨令視四縣。三年四月。奉特旨。起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勳對。明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章宗親

行郊禮。召赴闕侍祠。位在終獻之次。承安二年二月。勅襲封衍聖公。年及十七。兼曲阜縣令。仍令世襲。不得別行差占。於是始世襲封曲阜令。宣宗貞祐二年。駕幸汴京。七月。起赴行在所。適丁母憂。三年七月。起復。遙授東平府判。初。有旨授東平府判。俟來春令赴任。尚書省奏。若擬正授是職。緣今多事之際。恐曠席本職事。有無如且。遙授至。替乃正授。令往管勾祀事。況見丁母憂。有無特息起復。於是遙授。仍起復焉。十月二十五日。上曰。東平府判孔元措。與隨朝除授平章高琪。諱曰。可有旨。初與這職事時。我曾尋思。待與隨朝職事。未為緣。多得勝奏。孔聖墳墓。見在河北。若與本人隨朝除授。恐難祭祀。可與兗州府職事。以此不得已。與了東平府判。我思目今土寇未寧。若謂辟祭祀。與河北職事。倘因而被害。却是絕了聖人之後。永廢了祭祀也。如今與隨朝職事者。遂授太常博士。其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也。興定二年秩滿復任。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十一月授同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正大二年三月授同知集賢院兼太常丞。四年秩滿復任。六年十二月又任前職。至天興元年八月通歷三考。九月一日改除巡按兼定軍節度使。兗州管内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天興二年正月。遷光祿大夫。尋改授太常卿。癸巳年歸附元朝於汴梁。特取元措還東平。依舊襲封衍聖公主奉祀事。無子。以姪之國庶子湏嗣爵。亦無子。以後元元孝弟元用權襲封焉。

元用字俊卿。元孝弟也。初貞祐二年襲封元措從宣宗。遷汴。擬兄元用攝祀事。及宋克平山東。寶慶元年權襲封衍聖公。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判。兼京東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元朝太師國王木華里統諸道兵至承制封拜。權授襲封衍聖公。世襲曲阜令。給降衍聖公印。乙酉年太師征益都。以元用暫行。

丁亥年四月初五日歿於城下。年五十三。生子之全。

五十二代之尊元孝子也。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曾郡侯。自元措傳湏以來嫡長乃元孝生之尊。至浣凡三世終不取焉。亦可謂至德也。生子浣。

之全字工升。乙酉年父元用從太師國王征益都。之全遂權襲封衍聖公。輟令。癸巳年元措自汴梁還東平。仍襲封衍聖公。之全止充曲阜令。壬子年二月宣差東平路行軍萬戶總管管民長官依奉牙魯花赤衆斷事官言語權授襲封聖公。降到印信。兼曲阜令。十月十五日卒。年五十一。生子治。

五十三代浣字日新。贈中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同僉上騎都尉。追封東平郡伯。再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生思晦。

治字世安。壬子年補替父之全闕。充曲阜管

張官。中統元年，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授承事郎、曲阜令，兼管諸軍。興曆，仍權祀事。二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元年，赴闕朝見，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生子思誠。

五十四代思晦，字明道。按宗譜，先宗憲生若愚，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孝，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天資穎秀，夙貫讀書，即識大義。受業導江張先生頴，講求義理。至大中，舉孝廉，授范陽寧陽兩縣教諭。受業諸生不忍舍去。仁宗即位，訪問孔子之後儒臣，元明善等曰：「思晦嫡長，應嗣。」時延祐三年六月，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給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四品印。泰定四年，改嘉議大夫。至順三年，改鑄三品印。初，廟無垣牆，角樓金然堂毀於兵。公言於濟寧總管張仲仁，請於朝。於是角樓、廟垣、金然堂及聖

考加封啓聖王，皆公所請也。先是，五季孔末之徒，盛以偽亂真，殲吾聖裔幾盡。至是，復欲冒聖後。公語衆曰：「彼與吾宗，不共戴天之讎。列拜殿庭，可乎？」合宗族稽顙故斥之。既又重刻宗支于石，族系益明。卒年六十有七。其日，群鶴翔鳴舍上，神光自東南降，其舍北牆有議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生子克堅。

五十五代克堅，字景夫，性聰學博，善詩詞，尤精樂府。至元六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朝廷謂公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易以銀章。十五年，用平章達世帖木兒薦，公明習禮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親禮公攝太常卿，遂拜治書侍御史。辟歸，追拜山東廉訪使。受詔復辟，歸會山東亂，北行抵葉城居。入為集賢直學士。十九年，遷禮部尚書，出為西臺侍御史，召拜國子祭酒。世亂，不樂居朝，謝病歸祖庭。後起為集賢學士，階資



善大夫。御史臺奏復山東廉使終不起。二十六年天兵取中原。皇上手詔趣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政。郊社必致膳肉。慰勞甚至。上嘗謂曰。尔有愉快和人也。政不煩尔。洪武三年。以疾告。遣中使存問。日再至。疾篤。詔驛傳還家。錫白金百兩。雜綵十端。餞物稱是。三月。汝邳之新安驛卒于舟中。諸子扶柩歸。葬祖墓西北。終年五十有五。生子九長希學。

五十六代希學。字士行。年二十一。授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元末兵起。誓不汙亂。侍太常寺燕南。詔見。拜秘書卿。仍襲封焉。歲戊申。我太祖高皇帝初革元命。海宇以次平治。希學首朝京師。

上清問下民。即以歷代致治理對。

上嘉之。賜雜綵六端。即命回守祖庭。洪武元年十二月。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歲入覲。賜予稠疊恩。禮益隆。歲旦萬國來朝。特命班亞上相。

朝特命班亞上相。始至。中使慰勞。館餽雖重。隸無不沾給。祖庭兵後。廡廡圯壞。祭田荒蕪。官賦徵逼。條理復故。禮器樂器樂舞儀式次第畢舉。嘩然一新。皆希學請也。卒年四十有七。朝廷遣使致祭。葬祖墓西北。生子訥。

五十七代訥。字言伯。天性仁孝。能詩書。工篆法。洪武癸亥。丁父憂。以國哀赴京。祭孝陵。既竣。事入覲。

天眷甚隆。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遂賜膳。光祿命禮官館于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繼庖廩。復賜衣服物鈔錠。充物館舍。將俾襲爵。以居喪乃止。丙寅正月。朝京師。二月二日。拜襲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以教坊樂道送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十餘人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贊歎光榮。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又明日。釋奠于學廟。以拜命告。初行誥詞。吏部奏用資善階。聖上諭之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為



儒藏



異耳。遂為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衆傳。班序列文臣首。享其廩餼。下及僕從。皆古未有者也。洪武庚辰九月十六日。以疾卒。年四十有

三。葬祖陵西北。附考墓也。生子公鑑。

五十八代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端謹。既襲封衍聖公。嗜學尤篤。又明年壬午四月五日。以疾卒。年方二十有三。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初。遣使諭祭。生子彥緒。

五十九代彥緒。字朝紳。其名與字皆

仁宗皇帝所命也。蚤孤。賴母胡氏夫人教育之。永樂八年十二月。襲封衍聖公。

太宗皇帝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真聖人之裔也。館之太學。禮待甚厚。既歸。日讀祖書。不辭。洪熙中。賜第於東安門北。宣德、正統間。禮遇尤尊。景泰二年。

皇上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皆異數也。卒年五十有五。乙未十

月二十一日。計開。

上深嗟悼。命礼部治喪。工部治墳。葬祖墓之次。生子承慶。

六十代承慶。年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母盡孝。既長。從三氏學。錄族祖孔克安學所著有礼庭吟。彙行于世。未襲爵而卒。景泰六年十一月。先考君雖叔嗣。而先卒五年矣。然因子襲爵。贈襲封衍聖公。葬祖考墓之次。生子二。長弘緒。次弘泰。

六十一代弘緒。字以敬。早失怙。奉母孝敬。景泰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襲封衍聖公。

上特賜玉璽。視一品。并賜金匾書。鈿作麒麟。御書謹礼崇德四字。時年八歲。延入宮殿。恩礼之盛。前所未有也。

弘泰字以和。稟質聰偉。問學克勤。好士愛賢。人多仰慕。成化五年。繼兄襲封衍聖公。十二年九月日。

聖朝崇儒右文之典。益久益隆。增樂舞為人倫。加

豆為十二公親與焉。見主奉祀事。

○世職縣尹附

孔克伸字剛夫。孔子五十五代孫。洪武八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懋勤忠孝。敬慎不渝。任曲阜縣知縣。

孔克營字耕夫。孔子五十五代孫。洪武十五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論賢排嫡。令邑為宜。任曲阜縣知縣。

孔希文。字士周。孔子五十六代孫。洪武十七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守身勤慎。族眾推賢。曲阜縣知縣。

孔希範。字士則。孔子五十六代孫。洪武二十八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治已公廉。善於從政。任曲阜縣知縣。

孔克中。字正夫。孔子五十五代孫。永樂九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懋勤忠孝。敬慎不渝。任曲阜縣知縣。

孔公鏗。字聲之。孔子五十八代孫。宣德九年。衍

聖公同族眾舉保。蚤服家訓。族推為賢。任曲阜知縣。

孔訥。字蘊伯。孔子五十七代孫。景泰元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善於從政。撫字克勤。任曲阜縣知縣。

孔公錫。字賜文。孔子五十八代孫。天順五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早擢鄉舉。眾推曰賢。任曲阜知縣。再陞兗州府通判。

孔燮。字理伯。孔子五十七代孫。成化八年。衍聖公同族眾舉保。處事公勤。民心愛慕。任曲阜知縣。

○世職李錄附

孔克晏。字克夫。孔子五十五代孫。衍聖公同族眾舉保。孝行俱優。善能訓誨。仕三氏李錄。

孔論。字經伯。孔子五十七代孫。衍聖公同族眾舉保。德足率人。不遺祖訓。任三氏李錄。

孔克旻。字舜夫。孔子五十五代孫。乃克夫之弟也。衍聖公同族眾舉保。操行端莊。生徒仰慕。



任三氏學錄

孔克明字東夫。孔子五十五代孫。衍聖公同族。

衆舉保。素有賢行。克稱儒師。任三氏學錄。

孔公瑛字輔文。孔子五十八代孫。衍聖公同族。

衆舉保。才德兼稱。訓迪有方。任三氏學錄。

○歷代賢宦子孫詔旨誥勅

前漢高祖十二年十二月。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

祀孔子。封孔子九世孫騰為奉嗣君。

武帝元朔二年甲寅。以孔臧為太常。初。帝欲以為

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

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相紀古訓。使永垂來

嗣。帝乃以為太常。其礼賜如三公。

漢元帝尊奉孔子十三代孫孔霸。詔賜爵關内侯。

號褒成君。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過魯。幸闕里。以太牢

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

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帝謂二十代孫蘭臺

令史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鄉宗有光榮乎。對

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  
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礼先師。增輝聖德。非臣  
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乎。拜僖郎中。

魏文帝黃初元年正月。以曾熙百戶。命孔子二十  
一代孫奉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  
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安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  
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  
乎洙泗。至栖焉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  
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礼。  
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  
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  
成謀。皆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  
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  
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請誦之聲。四時不睹蒞  
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  
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奉議郎孔羨為宗聖侯。  
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



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雖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為營建，依舊給祠，宜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魁孔，黌學殘毀，并下曾郡，復修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土壝，禁其蒨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墓荒蕪，荆棘弗剪。可蠲基側數戶，以掌洒掃。曾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洒掃，并栽種松柏六百株。」

後魏孝文帝泰和十九年，帝如魯城，親祠孔子，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為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祀，命修其墓，更建碑銘。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詔崇聖侯改為恭聖侯。梁敬帝太平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夫子降靈，休詰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

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礼作樂，道冠群后。雖泰山頽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匡黜祖，祧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故神之靈，蓋宜寂寥。永言肅烈，寔兼欽愴。外可搜舉曾國之族，以奉聖侯，并繕廟堂，祇脩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

隋煬帝大業四年冬十月丙午，立孔子後三十二代孫嗣恭為紹聖侯。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臨茲素王。而顏山之嘆，忽踰於千祀；至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褒崇。可立孔子後為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太宗文武聖皇帝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人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於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抑惟通典。」

可立孔子後為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慈嫡子德倫為嗣。主者施行。

太宗貞觀十年。給先聖廟戶二十以奉祀。十年封褒聖侯。

太宗乾封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闔門勿馬。

太宗貞觀十一年。命褒聖侯祭先聖皆服玄冕。朝會位同三品。

玄宗二十七年。改封三十五代孫遂之為文宣公。

制曰。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以弘

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烈。褒聖侯遂之。纂承

膺哲。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敦素憑於祖業。百代

必祀。光寵祕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於土宇。至

德不朽。直傳於帶礪。可改封文宣公。兼兗州長

史。遷都永。使者食邑一千戶。

玄宗開元十三年。幸孔子宅。召每代長子一人承

襲。兼賜一子官。

肅宗上元二年。詔凡大祀。其褒聖侯在朝。位於文

官二品之下。

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洒掃五十戶。十五年。詔文宣王家與一子官。

武宗會昌五年。有事于南郊。詔文宣王後與一子。

宣宗大中元年。有事于南郊。詔文宣王後與一子。

官。復封百緡。充春秋享奠。

懿宗咸通四年。以四十代孫實封百戶。洒掃陵廟

五十戶。

僖宗乾符二年。有事于南郊。詔文宣王後與一子

官。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十四代孫孔宜入覲。顧

問孔氏歷代之數。具以實對。上謂左右。家世有

如此遠者。特遷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制曰。朕

以夫子之聖。其道猶天。曩彼裔孫。宜其嗣襲。況

聞尔服勤素業。砥礪官常。乃諭善於東宮。俾增

榮於闕里。勉遵家法。以荷國恩。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曲阜縣文宣王家歷代以

聖人之後。不與庸調。周顯德遣使均田。相同編

戶。今可特免。

太宗至道間三年三月真宗已即位。詔四十五代孫孔延世上殿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金襲封文宣公。

真宗初即位。詔訪文宣王後。得四十五代孫延世。命為曲阜令。召戒之曰。汝宜精心典領祖廟。无使少墮。乃賜祭器經書金帛以遺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駕至兗州曲阜縣謁先聖廟。其文宣公伯叔兄弟子姪並許陪位。十一月一日。詣祖廟。宰臣及親王以下文武百官各立班殿庭。孔氏子孫與焉。初有司定儀。肅揖而已。上特展拜。百官皆拜。帝欽推北面。式瞻粹容。嘉歎久之。立殿西序。召孔氏子孫。撫諭周至。賜四十四代孫孔延澤五人同李宪出身。而奉旨許造酒以供祭祀。詔加謚玄聖文宣王。祝文特進名。廟內制度未合典禮。因茲改正。更給十戶以奉坐域。仍差官以太牢致祭。宣賜孔氏銀三百兩。帛三百疋。俵賜諸房。又賜田百頃。

真宗天禧二年春。賜文宣公家祭見服。五年以孔

子四十六代孫聖祐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建贊善大夫。

仁宗至和二年三月。詔改封孔子後為衍聖公。初太常博士祖無擇言。按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褒成。後周及隋並封鄒國。唐初曰褒聖。開元中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不可朝廷下其議。乃改封衍聖公。制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々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為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為文宣。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褒聖侯為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謚。雖孔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博採群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為當。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至





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尊  
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  
重歟。宜改封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為  
衍聖公。

仁宗即位之初。謂輔臣曰。孔子廟自祖先以來皆  
以子孫世知縣事奉祠祭。今乃不然。非所以崇  
儒術尊

先聖之意。其詔自今仙源縣復選孔氏子弟為  
之。皇祐三年七月八日詔。兗州仙源縣。

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  
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復于孔氏  
子弟中選充。

神宗熙寧元年。以孔子四十七代孫若蒙襲封文  
宣公。

哲宗元祐元年。添賜田一百大頃。至八年三月十  
六日。奉勅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  
一百頃撥二十頃充廟學供膳生貲。二十頃充  
歲時祭祀十頃置殿庭簾幙什物。其五十頃歲

歲修葺葺祠宇。

哲宗元祐元年。臣寮上言。儒廟闕典。奉旨令礼部  
太常寺同共詳定典礼。即文添賜田一百頃。使  
其家依鄉原例。自召人戶耕種。更不用賦田制  
操之法。又賜監書一本。置教授官一員。於舉到  
文官人內差。或委本路監司保舉有行義人充  
令教諭本家子弟。內舉人依本州文正例優與  
供給。如鄉人願從學者聽。

哲宗元祐元年。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翰奏曰。襲  
封疏爵。本為侍祠。今乃漸領他官。及不在故郡。  
朝廷既許居外。何能更恋祖堂。以至祠宇頽弊。  
恬不為恤也。乞下有司議其所宜。今後不許襲  
封之人別領他官。終身使在鄉里。則知其不可  
輕去。必能嚴潔祀事。享睦親族。實家門之幸。奉  
聖旨依。

哲宗元祐元年。勅白身合襲封人。與除承奉郎。專  
以主先聖祠事為職。添支供給。隨本資次。每三  
年理為一任。用本路及按察官薦舉。依吏部格



闕陞資任。

如朝廷非次擢用。許依舊帶公爵出。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每遇親祠大祀。冬正朝會。許赴闕陪位。

哲宗元祐三年。鴻臚卿孔宗翰奏。三省同奉旨。依奏。白身合襲封奉聖公者。除承奉郎。改衍聖公。為奉聖公。及刪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俾遵奉施行。

哲宗元符元年。奉旨。下本家眾議。選擇近理守分人承襲。據四十六代宗壽等保明。四十七代孫歸安縣主簿若虛。堪充襲封。奉旨。依合入官襲封奉聖公。

徽宗崇寧三年。勅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注兗州仙源縣官。許最長承襲。先是。仁宗皇祐三年。詔曰。兗州仙源縣。

國朝以來。世以孔子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復於孔氏子弟中選用。

徽宗崇寧三年。復封四十八代孫端友為衍聖公。管勾祀事。詔曰。至聖文宣王四十八代孫端友。自書契以還。爵於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八而不絕者也。惟尔文宣王之後。次當承襲。宜賜散。并示寵渥。往加謹慎。務保厥宗。

徽宗大觀四年。勅孔子四十八代孫端友白身除承奉郎。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

徽宗宣和三年十一月。除四十八代孫端友直秘閣。賜緋章服。仍許就任闕陞。以示崇獎。詔曰。先聖古今之師也。由百世之後。皆曰王之王。殆未有能逮之者。朕既法其言。遵其道。舉以為治。猶以為未也。又錄其後裔。以褒大之。尔先聖之系。官東魯者積有年矣。通籍金闕。陞筆墨閣。以示崇獎。汝尚勉哉。

高宗紹興二年閏四月五日。以四十九代孫璠襲封衍聖公。詔曰。夫子之道。踰於堯舜。澤及万世。靡有所窮。欽崇顧報。邦有典興。肆予命尔紹于世封。惟欽惟恭。則無墜命。可襲封衍聖公。專主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二

奉先聖祠事。卒，贈榮祿大夫。

金章宗明昌元年六月十三日，有司以特旨修理宣聖廟宇，令本廟其隨代支給田土增損數目。本廟言舊賜田二百大頃，因值兵革，除見在外，不知下落四十八大頃八十六畝，已申上司。後承力部符於豐縣區村、張村、新村、潘村、李村、慕義六處貼擇足數，計准今時官畝一百二十三頃二畝一分五厘七毫。明昌三年，奉旨於四舉五舉終場士人內，選充廟學生員，其孔氏子孫年十三以上，聽就學，不限人數，依府學養士例，人月幫官會二貫，米三斗，小季半之，合用人力於兗州射糧軍內撥差所需什物，依大學例官為應副。委州官進士出身者提舉。

章宗明昌二年四月，以五十一代孫元措襲封衍聖公。詔曰：聖謨之大，遺範百王。德祚所傳，彰光千祀。蓋立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措，秀卓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異稟，紉為宗黨之英。詩礼舊聞，蚤服父兄之訓。語

年雖妙，論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仍換身章之數。非獨增華於尔族，固將增耀於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三年四月，奉特旨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勳封。詔云：夫子既沒千八百年，後人相承五十一世，自近古以公其爵，顧階散如彼其卑，必也正名，難於仍舊。是以興百王之曠典，峻五品之華資。以尔有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當余定格，會尔疏封。意廟貌有焉，允謹歲時之祀。家声久矣，無忘詩礼之傳。學有餘師，善將終譽。

元太宗九年丁酉，欽奉聖旨，勅該孔氏一十五家，顏氏八家，孟氏二家，洒掃廟戶，依舊一百戶，計一百二十五戶，奉上絲綿顏色稅石軍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上頃戶計，悉行除豁，不係州縣所管。欽此。

世祖中統建元之初，制以舊典立曲阜廟學，遴選師儒充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正錄各一員，訓其子弟。比之常例，優加擢用。其三氏子孫入國

學者傳同朝官子例。任教官者。比常例每減一考入流。

世祖中統三年。按孟氏祖庭記作甲寅年。果是甲寅年。乃元憲宗四年。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差楊唐允廟學教授。致奉聖旨。據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人失學。甘為庸鄙。朕甚憫焉。今以進士楊唐教授孔氏顏孟子弟。先生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官合准此。

### 成宗大德四年孔廟石刻

皇帝聖旨。裏翰林國史照得先往翰林學士閻中奉牒。竊惟先聖文宣王之後。自漢以來。褒封公侯之爵。俱有食邑。歷代相仍。至唐宋金。視舊有加。各依品秩。頒支俸給。國朝有天下。累聖崇奉。至元三十一年。今上皇帝即位。首授五十三代孫密州知州孔治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爵一品。散官四品。合得俸祿。未蒙給賜。古者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上。自一品下至司縣小吏。

俱有俸給。况朝廷崇尚聖人之後。既已頒降宣命。獨領虛名。未霑實祿。豈稱爵祿相須之義。照得前代襲封各兼他職。視其兼職。以為俸祿之差。今既無兼職。若止視散官品秩。照依隨朝正四品例。每月支俸。鈔俾之有爵有祿。以奉祭祀。益見明時尊崇聖道之意。如准所舉。轉呈都省定奪。似為相應。請照驗准此。叅詳學士閻中奉所奉。如准給俸。相應具呈中書省照詳去訖。今准戶部關大德四年閏八月十六日。承奉中書省大德四年七月十六日。判送禮部呈奉。選翰林國史院呈。襲封衍聖公孔治中合得俸祿。未蒙給賜。送戶部照擬得孔治中先聖之後。本官欽受宣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行使正四品印信。既是有爵。例應有祿。如准翰林國史院所奉。比依太史院同知俸例。月支中統鈔二錠。擬無職田。自准呈月日為始。於濟寧路就便支給。本部照得。漢宣帝始封孔子十三代孫霸為關內侯。號褒成君。實給八百戶。光武改封十六代



孫奮為褒成君，食邑二千戶。至晉武帝，改封二十二代孫震為奉聖侯，食邑二千戶。自此至唐，改封崇聖侯、褒聖侯、文宣公。至宋仁宗至和二年，改封四十六代孫宗愿為衍聖公，並有食邑。歷金至國朝，一例襲封。議得公侯乃古之爵號，既受其爵，必有食邑。然歷代以來，孔氏子孫雖有世封之爵，亦視其才德，任以官職。既有食邑，又有祿秩。我朝自定官制以來，無封爵食邑之例。內外百官止請所受官職之俸。參詳國朝遵依前代盛典，已封孔子五十三代孫治為衍聖公，授以四品散官及四品印信。擬合比附隨朝四品官例給俸，實為相應。得此照得近准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官人每根底阿魯渾撒里寺蘭奚言語在先孔子的後嗣襲封衍聖公名字與了有未。如今這孔子的五十三代根脚他的孔治在前密州做官，孔夫子的廟祭祀當著有未。廖道翰林院裏學士，他根底在前襲封衍聖公，依例裏做襲封呵，怎生說有廖道奏呵，那般

者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已經欽依，頒降宣命印信外，據俸給覆過。奉都堂鈞旨，依准戶部所擬送本部依上施行。奉此。當部除外，合行移關請照驗。謹行。咨襲封衍聖公孔中議。

仁宗延祐三年歲丙辰九月十九日戊午，中書省委官宣使劉天惠振民乘傳頒降宣聖五十四代孫孔思晦宣制授爵襲封衍聖公。中議大夫、銅印一、祿四品，同在朝專主奉祀事。

泰定帝祿四年丁卯二月，進襲封衍聖公孔思晦嘉議大夫、祿三品。

文宗至順二年秋七月，藝文以監歐陽玄言，先聖五十四世孫襲封衍聖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而用正四品銅印於爵秩不稱。請鑄送三品銀印給之。

順帝至正六年，以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學襲封衍聖公。

順帝至正八年四月五日，帝幸國子學，賜衍聖公克堅秩三品，改授銀章。

大明國朝

崇重盛典。

洪武元年三月初四日五十五代孫祭酒臣孔克

堅承

太祖高皇帝

親筆諭孔氏子孫

吾聞爾有風疾在身未知實否然彼孔氏非常人

也彼祖宗垂教於世歷經數十代每賓職

王家非胡君運去獨為今日之異也

吾率中土之士奉

天逐胡以安中夏雖曰庶民古人由民而稱

帝者漢之高宗也爾若無疾稱疾以慢

吾國不可也

諭至思之

是歲月日謹記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臣孔克堅

謹身殿內

上對百官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少年幾也對曰五十三

歲上曰我看你是有福缺話不委付你勾當

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資質也溫厚是成

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万世的好

法度你家裏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

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着休怠惰了於我朝代

裏你家裏再出一箇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謹

身殿西頭廊下奏

上位曲阜進表的迴去臣將主上十四日戒諭的

聖旨備細寫將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喫酒多讀書

洪武元年十二月仍封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孝

為襲封衍聖公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

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

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其位會前聖之道而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二

通之以垂教万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傳述而明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雖統緒尊其爵號。蓋可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愍焉。當臨之初。期世襲者。得其五十六代孫孔希孝。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孝恭儉以成德。庶幾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致望。豈不偉歟。可封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宜令孔希孝准此。

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本部崔尚書。室侍郎同朱學士。濮指揮。周指揮。李指揮。陸鎮撫等官。於謹身殿西廊下。欽奉

御筆聖旨。孔氏子孫。皆免差發稅糧。有司依例科徵。顏孟子孫。惟大宗免差。餘技不免。欽此。除欽遵外。一孔顏孟三氏子孫。差發稅糧。前件欽依聖旨。事意施行。仰照驗一。合設員數。本部議得。奏准額設官屬人等。宜從襲封衍聖公。舉保堪用。人數具呈都省。以憑銓用。襲封衍聖公官屬掌

書一名。書寫一名。知印一名。奏差一名。屬官三員。管勾典籍司樂。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教授。司今授教授一員。學錄一員。學司一名。尼山洙泗二處書院山長。今授各設一員。前件欽此施行。仰照林廟等事。右劄付襲封府。准此。洪武二年正月日。

洪武二年孔廟石刻

皇帝聖旨。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吏房。准戶房付准中書省咨。近准江淮行省平章韓榮祿咨。為林廟洒掃戶女戶樂戶事。該照田平章榜文。收集掃洒廟戶一百戶。女戶樂戶二十六戶。尼山廟元設一十五戶。另有石碑可考。雖有舊典。增減準否。例從

朝廷開咨施行。送據翰林國史院官會同太常博士陳承事議得。女戶樂戶不見歷代載籍明文。林廟洒掃人戶。擬合存設。名數多寡。宜從朝省定奪。又准本省咨。為孔顏孟三氏子孫賦役襲封衍聖公官屬。孔顏孟子孫儒學教授。尼山洙





泗書院山長事。送據翰林國史院官會同太常博士陳世昌參考得宋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禮官議立。各以訓其子孫。其就封專主祠事。賜書置教授。教諭孔氏子孫。卿隣願從者。聽孔顏孟三氏子孫俱係先聖先賢之後。歷代崇重。事同一體。其教授訓諭三氏子孫。理宜存設。顏孟子孫差稅。聞奏蠲除。就封衍聖公官屬員數。多寡尼山洙泗二處書院山長。合無設置。宜從都省定奪。得此。送據尚書禮部呈定。擬到各項事理。開坐咨請施行。准此。除外。仰移付本房照驗施行。准此。省府合下。仰照驗施行。須議劄付者。一呈林廟事。本部議得。上項洒掃人戶。合依漢唐宋制。存設一百戶外。據艾戶樂戶。不見載籍。別難定擬。洪武元年十二月十六日。禮部傳侍郎張即中同陳修撰李起居注單起居注。安給事中。安殿中侍御史宿衛寺官。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准擬。欽此。除欽遵外。具呈。照驗得此前件。欽

依施行。一呈賦役寺事。定擬到後項事理。洪武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本部傳侍郎張即中同陳修撰李起居注單起居注。安給事中。安殿中侍御史宿衛寺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准欽。准此。

洪武三年五月初四日。在承相宣國公等官。於

正宮門西耳房欽奉。

聖旨。孔祭酒在前曾說。多有同姓的。指着先聖宗。公都來曲阜四散居住。中間多有不知孔義。相聚日久。恐相連累。今後除就封這一宗。休教他當差。其餘疎遠。就公孫子孫。分揀出來。與百姓一體當差。欽此。

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皇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自前學士預列班中。

上召臣問曰。爾年幾何。臣跪對曰。三十九。

上曰。今去爾祖孔子。歷年幾何。臣又對曰。近二千年。

上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何也。為爾祖明綱。



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為帝者師為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為聖人如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之類此謂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王渡江得一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眾皆不知遣使問於爾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爾祖曰昔吾聞諸童謠云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況道德之奧者乎今爾為襲爵至王公不為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歟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於流內銓注以政事煩爾正為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孤朕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開不肯向學自冠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為營々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友蚤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學成之後罔受人知爾之能俱未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孔氏子孫者豈不美歟然四休之勤乃德之符步履進退亦必用安詳不可欻斜飛舞久之習

熟迹為端人正士朕今婉曲教爾其自擇還家亦以此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臣叩頭拜謝而退謹備書如右裝演成軸歸嚴置於中堂儼如對越

天威無咫尺之間

天語諄々亦朝夕在耳誓於修身繕性日致其功不敢有負於

聖恩云是年九月朔資善大夫兼封衍聖公臣希孝

頓首百拜謹記

洪武七年七月日勅五十五代孫孔克伸為後在

即知曲阜縣事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朕分九第九斯之戒非德功者弗登可見昔君慎名爵而重志能者朕值胡運天更布衣而起草萊夫命端而群英附不五七年間偃兵息民一華夏王兆民紀年洪武嘗建國之初已定神人之分

故天地位其位。黔黎務焉。其於先聖先師。朕不敢外。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季受封。世為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屢干國憲。自貽罪戾。以失世官。今特還本族。以孔克仲授從仕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勉哉。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書省有內使林英。承勅即曹儀資至勅符。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至。

京朝觀。爾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歡心。勿使有缺。故。

勅速行。勿怠。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黃字三十六號。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日勅襲封衍聖公孔希學。卿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張。天地間。乃由陰陽之重。云何。以其明彞倫攸叙之精微。表。

萬世綱常之丕泯也。故若如卿常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奉朝。已勅中書下。禮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要歡心。故茲。

勅諭。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黃字七號。

勅中書下。禮部。賜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日用如舊。餘皆照例。潔所在以安之。毋怠。如勅奉行。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勅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世教。其功大哉。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下者。莫不優禮。今卿每歲奉朝。不避嚴凍。可謂篤君臣之大義。而不拂於祖之訓者矣。已。

勅中書下。禮部。賜卿日用。故茲。

勅諭。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字字五十八號。

洪武十四年。諭祭孔希學。維洪武十四年歲次辛酉十一月壬午朔。越十二日癸巳。

皇帝遣行人張濟民。諭祭于故襲封衍聖公孔希季之靈曰。三綱五常之道。始上古。列聖相承。率修。



儒藏

明以育生民。至於中古，將欲隆焉。非先師孔子，孰能修明之。今生民多福，惟三綱五常之道備耳。蓋世之大德者，天地不淪沒，人民無怨毒，所以為帝者師，血食千萬世不泯，子孫存焉。朕以爾孔希孝繼世，焚修永張斯教，以顯爾祖。何期訃音一至，云及長往。嗚呼！襲封榮貴，克保令終，可無憾矣。特遣使以牲醴致祭，爾其享之。

洪武十五年三月日，勅五十五代孫孔克苗為曲阜

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聞古人有必報而不忘者，先師也。蓋謂明德傳道，終身不受禍患，罔報之。

朕與臣民同世於斯時，方知

大成至聖文宣王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祀。稽諸古典，報則有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能報之，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為襲封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知

縣孔克仲卒，其官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拔人孔克苗為知縣。

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以爾族中長者悉至。

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宗派分明。以爾克苗為賢，特命為曲阜知縣，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公，而信以表廉民，儉使人校，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威德。於戲！陰陽流芳，萬世不泯。英靈長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二月初二，封孔子五十七代孫

孔訥襲封衍聖公。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敘大，履彛倫，協天地陰陽，定民居者，為此也。堯周文繁於三墳，道迷於五典，兼八索九丘之說，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縱塗橫，雖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庸知，定真析偽，以成詩書。其脩道

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由是  
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於今。耿光  
而弗磨者。因由明之誠。無間。感通天下。故若是  
也。前衍聖公孔希學。嬰疾長往。嫡長子訥。服闋  
未朝。今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如勅。無怠。往  
欽哉。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勅五十六代孫孔希  
文。知濟府兗州曲阜縣事。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惟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古今罕  
焉。雖然。始伏羲而經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  
焉。然如仲尼者。無。且秦焚之後。聖賢之道。止於  
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天下。澤敷宇內。  
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為文宣王。宋加至聖。  
元加大成。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  
祿。所以前代以闕里之邑。戕其子孫。今是邑缺  
官。尊民族以賢推。惟孔希文。家。今特以希文授

承事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爾吏曹如  
勅奉行。使往欽哉。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日。勅五十六代孫孔希範為  
承事郎。知曲阜縣事。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古昔盛時。仕者不出其國。生於其鄉而治  
其同鄉之民。故能察其好惡。知其土俗。極其疾  
苦。政教行而民從之也。易。後世或私于其鄉。於  
是此道不復也。又矣。惟爾孔氏。以先師裔孫之  
故。前代特俾治其鄉邑。庶幾古昔之意焉。茲命  
孔希範為承事郎。知曲阜縣事。爾尚杜爾松。室  
爾欲無以勢陵下。無以親撓公爾祖。不云乎。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務正身。以宣政化。使鄉  
邑之民。蒙爾之惠。謂聖者之子孫。果異於衆人  
不亦美乎。欽哉。

洪武三十五年。諭祭衍聖公。飭鑾文。維

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壬子朔。越十五



儒藏

日丙寅

皇帝遣行人亢誠諭祭于故襲封衍聖公孔鑑之灵  
曰嗚呼惟卿生於神明之胄傳先聖之道天下  
之所具瞻

朝廷之所崇敬奈何天不假年弗克永世

朕聞訃驚悼惟勤乃子弟以守

先聖之宗祀庶不墜前人之耿光爰以牲醴桂奠

卿如有知鑒茲諭祭洪武三十五年夏四月五

日襲封衍聖公臣鑑卒秋八月十有五日

皇帝遣行人費

御製祭文及祭物儀品諭祭恩至渥也竊念臣先

兄臣希季卒時

太祖高皇帝嘗遣使諭祭矣累世蒙

恩寵數稠疊其報宜何如耶臣忝在孔族之末備

負曲阜縣令親親盛典不勝感激謹錄祭文及

祭物諸品深刻諸石永傳無窮永樂元年正月

初一日宣聖五十六代孫曲阜縣世職知縣臣

孔希範謹記

永樂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封孔子五十九代孫孔

考縉襲封衍聖公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孔子之道配乎天地師表萬世咸在尊崇

欽仰素王傳襲後裔今五十九代孫考縉允為

世嫡雅有令資俾紹顯榮用光儒曹可襲封衍

聖公惟克懋勤服茲寵命勉修聖學承藉家聲

欽哉

永樂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勅五十五代孫孔克中

為曲阜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崇先聖之道既封孔氏之嫡為衍聖

公承于世又簡求其裔之良者為令于鄉邑

治教其民者著在令典皆所以褒隆先聖之道

也爾孔克中乃孔子五十五代孫今特命為山

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爾其懋勤忠孝承流宣

化敬慎不渝以光膺

朕命無忝于爾聖祖欽哉

洪熙元年正月十三日對襲封衍聖公考紹妻夏

氏為夫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致敬先師施及朕後至其家室亦有褒

榮者所以廣崇儒重道之恩也先聖五十九代

孫孔彥縉受命

先帝襲封衍聖公歲特來朝雅容進退朕用嘉之

享其礼遇其妻夏氏內助克賢而未有封命今

從其天之貴封為夫人凡天下後世有事於修

齊治平者皆誦法孔子矧配孔子之孫可不慎

哉可不敬哉蓋懋率履毋忝于家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封孔子五十八代孫孔鑑

襲贈衍聖公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孔子明先舜禹湯文武之道三綱五常之

理示法万世我

國家遵用以安天下故推恩其子孫者所以隆崇

報之礼焉故襲封衍聖公孔鑑乃宣聖五十八

代孫早紹封爵而弗永年然克謹礼度不忝先

世茲特推恩追錫

誥命以著嘉念不忘之意凡原有知庶其敬服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贈襲封衍聖公孔鑑母王

氏為夫人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於群臣皆推恩以及其親所以教孝

也况吾聖人之冑之所自出乎爾王氏故襲封

衍聖公孔公鑑之母德善夙著於閨門今既追

錫爾子誥命揆厥原本特增爾為夫人服此榮

恩永貴幽壤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封襲封衍聖公孔鑑妻胡

氏為太夫人



儒藏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人子之賢雖本於父而資於母德亦深矣故

國家之於群臣皆有推恩之典

賜氏乃故襲封衍

聖公鍾鑑之配今考縉之母婦道母則不忝于聖人之後茲特封爾為太夫人益茂訓慈以裕爾嗣欽哉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勅孔克中妻陳氏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聖人於家人之義蓋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朕今有婦于其家而不辱其敬者得不有以褒錫之乎爾曲阜縣知縣孔克中妻陳氏克謹婦道相其夫敦能盡心於所職是用封為孺人祇服隆

恩永光閨闈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贈孔克中父孔思政為承

事即曲阜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於孔子之後既爵其嫡以奉世祀又擇其支裔之賢者以令鄉邑所以遵聖道而顯其世也爾孔思政乃曲阜縣知縣克中之父有德善以成其子惟厥原本特贈爾為承事即曲阜縣知縣服茲

寵命永賁泉局

宣德元年十二月十二日贈孔克中母李氏為孺

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聖人之教始於閨門故女德之能善其內者朝廷必有以褒顯之曲阜縣知縣孔克中故母李氏婦德母道不忝其家是致有子克為特用揆其所自宜有褒崇茲特贈為孺人服此茂恩永賁幽壤



宣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封五十六代孫孔希恭為儀賓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夫婦之道人之大倫婚姻以時禮之所重此古今通義也

朕今命爾孔希恭為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爾當堅夫道毋寵毋慢永肅其家以稱親之之意恪遵朕言毋怠

宣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封五十六代孫孔希恭妻文登郡主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古之君天下者子孫有女必錫封號

朕叔魯王第二女今已成人特封為文登郡主配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克中之子希恭彼為儀賓爾為郡主既入孔氏之門恪遵婦道閨門整肅內助常佳無累爾父母生身之思爾惟敬哉宣德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勅五十八代孫孔公鏜授承事郎知曲阜縣事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師法孔子既封其後為衍聖公以奉先聖之祀復擇支裔之賢者為邑令所以著褒崇之意爾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鏜蚤服家訓衆推為賢用擢是職茲特錫之勅命授承事郎服此隆恩懋修弗懈以永忝聖祖欽哉

宣德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封知縣孔公鏜妻王氏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夫婦人倫之大始故

朝廷推恩臣下而必及其家室者雖必獎賢勞亦以重大倫也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鏜妻王氏克勤內助以相其夫今特封為孺人服此榮恩永光閨闈



儒藏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日封五十七代孫孔諤為雲南道監察御史。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朝廷設監察御史欲其振紀綱辨邪正以弼成國家之治厥任匪輕文林即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先聖之後以儒帶身擢官春坊再擢御史歷年既久克効勞勩是用錫之

勅命以示褒嘉夫官以察為名以言為職在明大体而畧細故在愛君子而戒小人其益端尔志堅尔守毋私于法毋挽於勢毋訐以為直毋苛以為能明以燭之公以行之懋脩而不懈尚有顯爵以待尔成欽哉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勅監察御史孔諤妻王氏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夫婦人之大倫故朝廷推恩群臣必及之

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妻王氏克相其夫茲特贈尔為孺人祇服榮恩永光閨闈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一日贈監察御史孔諤父希麟為文林即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國家推恩臣下必及其親者所以重本而勸孝也而何間於存歿哉行在雲南監察御史孔諤故父希麟慶鍾厥子而祿養不逮揆其所自宜有顯褒茲特贈尔為文林即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室其不昧尚克承之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一日贈監察御史孔諤母張氏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惟群臣之才者固本於父亦必資於母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二

焉。得有褒崇。歿有追贈。此有國之通制也。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之母張氏。有子能官。而不逮養。沂惟所自。宜錫褒崇。茲特贈尔為孺人。靈其承之。永貴幽壤。

宣統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贈監察御史孔諤繼母高氏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惟人之繼母。寔配休於父。而於子有教。育之德焉。故人臣克勤于職者。其繼母亦有褒崇之命。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繼母高氏。有子能官。而不逮養。沂惟所自。宜錫褒崇。茲特贈尔為孺人。靈其承之。永貴幽壤。

正統元年

上遣行人李春

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故母太夫人胡祭文。  
繼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三月丁卯朔越初四日庚

午

皇帝遣行人李春

諭祭襲封衍聖公故母太夫人胡氏曰。爾為婦於孔門。有子襲封顯爵。惟爾克盡母儀。允資慈訓。祇承宣聖之祀。弗忝厥後。曾受褒封之命。以享安榮。今以壽終。夫復何憾。尚其有知服此。

諭祭。

皇上即位之元年正月朔。不幸臣彥縉母太夫人胡氏以壽終。是年三月四日。

皇上特遣使以礼

諭祭。切惟

聖朝

列聖重熙。右文重道。尊礼

聖祖。實延于世。超越往古。莫罄名言。今

皇上繼志述事。不惟崇襲之典。而又覃及于親生有

褒封之顯。死致

諭祭之榮。死生殊遇。

恩至渥也。德至隆也。顧臣考績受

恩感激不勝悚惧。庸念父母劬勞之德。罔極難

酬重荷

聖上覆載之

恩消佚無補。負德懷慚。歉然于心也。伏錄

御製祭文并祭儀。備刻堅石。以垂永世。用昭厥

休焉。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四月初十日。宣聖五十九

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彥縉謹誌。

正統十四年

上遣行人邊永

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故祖母太夫人王氏祭

文

維

正統十四年歲次己巳六月辛未朔。越十有三

日庚申

皇帝遣行人邊永

諭祭襲封衍聖公故祖母太夫人王氏曰。爾克慎

母儀。猗範宗族。佐君子而成內助之美。撫子孫

而有慈訓之勤。宜其榮受褒封。永享祿養。茲以

高年。優爾遐棄。亦無憾於地下矣。爾如不昧。尚

諦聽之。正統歲在己巳。乃

皇上即位之十四年也。于時三月有三日。臣彥縉罪

逢深重禍。延祖妣。是歲六月十有三日。

皇上特遣使臣以禮儀

諭祭。臣不勝感戴。仰惟

聖朝崇儒重道

列聖同心。

皇上嗣登大寶。尤加注意。既念以先祖孔子。龍臣重

爵。復推本所自。恩及于親。生則褒封。死則

諭祭。臣之一門。榮幸何極。顧臣夙膺慈訓。痛恨莫

酬重荷

洪恩深漸。無補爰是謹錄

諭祭祭文并祭儀。鐫勒于石。式彰

恩遇之隆。於悠之云。是歲七月望日。孔子五十

九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彥縉謹識。

景泰元年正月初五日

勅孔顏孟三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等

朕以今年二月初吉躬臨太學祀

先聖先賢爾三氏子孫各以賢而長者三四人

來限正月二十五日至

京有司以禮應付口糧脚力毋或稽違如

勅奉行故勅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勅五十七代孫孔諤為文

林即曲阜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國家以牧民之責寄於郡縣長貳必得其人方

稱取取爾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諤係宗

閥里擢令本邦撫字勤勞克稱任使茲特進尔

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以示褒嘉尔尚深律

朝廷崇儒重道之意懋脩厥職以思愛斯民毋繼

毋刻歸於至中欽哉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贈知縣孔諤妻黃氏為

孀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夫婦人之大倫故

朝廷推恩群臣命必及之而於存歿一也山東

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諤妻黃氏克相其夫而

已早歿茲特贈為孀人爾其有知服斯

榮命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封知縣孔諤繼室徐氏

為孀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國家推恩臣下而必及其室家者所以尊人倫

之本也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諤繼室徐

氏克勤內助茲特贈孀人服此隆



恩母忘敬戒。欽哉。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贈知縣孔謨父希武為  
文林郎、曲阜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推恩臣下，必及其親者，所以重本而  
勸孝也。而何間於存歿哉！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知縣孔謨父希武，慶鍾厥子，而祿養不逮，揆其  
所自，宜有顯褒。今特贈為文林郎、山東兗州府  
曲阜縣知縣，靈其不昧，尚克承之。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封孔謨母胡氏為太孺  
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於任職之臣，必褒顯及其親者，所以  
重源本也。爾胡氏子孔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知縣，克勤厥事，皆爾善德所致。茲特封為太孺  
人，服此隆恩，尚懋敬之。

景泰六年九月初四日，敕五十八代孫孔公札國  
子監學正為登仕郎。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於太學，既設祭酒司業以掌教事，而  
又置助教學正學錄以分理焉。所以成天下之  
才，而建出治之本也。必得經術明正之士，庶克  
稱茲爾國子監學正孔公札，發身鄉舉，職教郡  
庠，既擢今官，式克慎是用，進尔階登仕郎，錫之  
勅命，以為尔榮。於乎，為治必本於賢材，朕之屬  
意於太學，蓋以此也。尔以教為職，可不加勉，以  
副朕意。往益懋懋，式觀爾成。欽哉。

景泰六年九月初四日，

勅孔公札為詹事府主簿、聽主簿。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朕於官僚皆簡任文學之臣，而其大小衆務，則



屬之詹事。乃若典簿書者亦必得人斯為稱焉。

尔詹事府主簿廳主簿孔公礼系自關里領薦

卿闕擔任教官進陞

國學。逕迄今朕克教其勤是用進尔階微仕郎

錫之

勅命尔尚益盡乃心懋修不懈無忝厥職欽此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贈孔子六十代孫承

慶襲封衍聖公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朕惟積善在躬餘慶必垂於後顯榮於國

寵命必及其先况為

先聖之後人其礼尤宜於加等尔孔承慶乃襲封

衍聖公弘緒之父潛德弗耀為時善人胡不永

年

華生賢嗣子既襲於封爵尔亦宜有襲榮是用

建贈尔為衍聖公嗚呼生有善善况有榮名尚

克敬承永光胤祚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贈襲封衍聖公承慶

妻王氏為太夫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夫親之愛其子與子之孝其親者莫不敬

貴之斯皆本於天性是以

君休其臣必因其所欲而推恩焉尔王氏乃襲封

衍聖公孔弘緒之母淑善能教成厥子今既榮

爵宜錫厚

恩茲特

封爾為衍聖公夫人服此

休嘉永光閭閻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封孔子六十一代孫

弘緒為襲封衍聖公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嘉命欽哉。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封詹事府主簿孔公礼妻時氏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人之大倫莫先於夫婦故

朝廷推恩群臣命必及之所以重人倫也爾詹

事府主簿廳主簿孔公礼之妻時氏克脩婦德

以相其夫茲特封為孺人祗服

榮恩永光閭閻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贈孔公礼父為從仕郎詹

事府主簿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國家於任職之臣必推恩以及其親者所以孝子本而崇孝也亦何間於存歿哉爾詹事府主簿廳主簿孔公礼之父誠伯有子顯庸而不遺養

所惟所自宜錫

褒崇茲特贈爾為從仕郎詹事府主簿廳主簿靈其祗承永貴泉壤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贈孔公礼母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朕嘉群臣任職之勤而推本其父母之教故於

存者有褒沒者有贈此激勸之令典也爾潘氏

乃詹事府主簿廳主簿孔公礼之母有子登庸而

不逮養所惟所自宜錫

褒崇茲特贈爾為孺人服此隆

恩永光泉壤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封孔公礼繼母張氏為太

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儒藏

朕惟人子蚤失所恃而訓育勞實繁矣茲母故褒榮之命有及焉爾詹事府主簿廳主簿孔公孔之繼母張氏克成令子居官有能茲特封爾為太孺人服此榮

恩益綏祿養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勅五十八代孫孔公恂為

礼科給事中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國家設六科給事中欲其審奏牘而駁違失任言責而糾官邪其職可謂要矣必得端慎明敏之士始克稱焉爾礼科給事中孔公恂素出宣聖早擬賢科擢授今官聲猷煥著是用進爾階敝仕即錫之

勅命以為尔榮夫居近侍者貴達大体而畧細故扶正道而進嘉謨尔尚益秉忠誠懋脩厥職以稱

朕擇賢任官之意欽此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勅給事中孔公恂妻樊氏為

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人倫以夫婦為始而婦有從夫之義故朝廷推恩群臣不以其室家存沒而必有及焉

者所以重大倫也尔礼科給事中孔公恂之妻

樊氏克循婦道既孝且恭夫貴於

朝爾已早逝茲特贈為孺人服此榮

恩永貴寔安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贈給事中孔公恂繼室余

氏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人之大倫莫先於夫婦夫貴而婦偕理之

宜也肆

朝廷於群臣有推恩之典焉爾禮科給事中孔

公恂之繼室余氏端靜柔淑允宜厥家茲特封為孺人命服之華永光閨閤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封給事中孔公恂父為從仕郎給事中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人臣能盡忠君之義

國家必遂其顯親之心此上下相須而激勸之令典也爾闕里孔信乃礼科給事中恂之父系出

宣聖克世其家擢秀鄉閭舊德未試訓成令子為

朕近臣宜推

寵異之

恩以彰義方之教茲特封為從事郎礼科給事中尚其祗承母忝嘉命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贈給事中孔公恂母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朕惟人子之孝皆欲顯其親然有極養早違而恩命不待者

朝廷亦追贈之所以体孝子之心也爾故王氏乃礼科給事中孔公恂之母婦德母儀夙著閭閻訓成賢子效用于時朕既所由宜隆卹典茲特贈爾為孺人散此

寵榮永膺東壤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封給事中孔公恂繼母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朕惟人之繼母寔配体於其父而於子有教育之德焉

朝廷推恩臣下而必及之者所以勸孝也爾胡

氏乃孔科給事中孔公恂之繼母。有子居官。克勤匪懈。皆爾慈訓所致。茲特封為孺人。尚其欽承。毋忝榮命。

天順五年九月初三日。勅五十八代孫孔公錫授文林郎。曲阜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國家尊崇宣聖。既封其後。為衍聖公。以奉闕里之祀。復擇賢裔。俾宰鄉邑者。所以昭褒獎之典也。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錫。乃孔子五十八代孫。早擢鄉舉。眾推曰賢。爰擢令官。以理厥事。歷年茲久。茂著聲猷。是用進爾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以為爾榮。爾尚益盡乃心。勵乃行。懋修不懈。無忝爾祖。欽哉。

天順五年九月初三日。封知縣孔公錫妻李氏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風化本于閭門。人倫始于夫婦。肆

朝廷褒

寵于臣。而必及其配者。所以重人倫。厚風化也。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錫之妻李氏。恪恭婦道。以相其夫。茲特封為孺人。祇服隆恩。永光閨闈。

天順五年九月初三日。贈知縣孔公錫父孔銓文

林郎。曲阜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士之仕而能盡所職者。則

朝廷必推恩及其親。所以重本而勸孝也。亦何間於存沒哉。爾孔銓乃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公錫之父。訓子有成。祿養不遺。推其所自。宜有

褒崇。茲特贈為文林郎。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



慈。其。不。昧。服。此。光。榮。

天順五年九月初三日。贈知縣孔公錫母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朕惟人子之孝。皆欲顯其親。然有親沒而祿養不逮者。

朝廷亦追賞之。所以休孝子之心也。尔刘氏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錫之母。婦道母儀。著稱姻部。致有令子。効用于時。宜錫

寵榮。以示褒顯。茲特贈為孺人。九原有知。服所寵命。

天順五年九月初三日。贈知縣孔公錫繼母錢氏

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繼母之重。豈特祇休於其父。而於子有教有之德焉。故臣人能盡職者。其繼母亦推恩之

命。尔錢氏乃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錫之繼母。性行柔嘉。閭閻素著。茲教不忘。致子登庸。茲特封為太孺人。服此茂

恩。益綿壽祉。

天順八年七月十二日。加封大理寺左少卿孔公恂父為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朕惟為人子者。孰不欲顯揚其親。故予能宣力效職者。

朝廷必推恩以報之。所以遂其顯親之心。而勸天下為孝者也。爾封為礼科給事中孔信乃大理寺左少卿公恂之父。潛德弗耀。為時善人。篤生令子。顯用於朝。嘗因子而推恩。是子既進。秩肆加封。爾為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尚其敬承。益綿壽考。

天順八年七月十二日。贈大理寺左少卿孔公恂

母王氏為恭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孝子之愛其親者。靡有存歿之間。故

朝廷推恩於臣下。必及其親。所以休其心而重大

倫也。爾贈孺人王氏。乃大理寺左少卿孔公恂

之母。婦德母儀。著于閭閻。誨有令子。顯用於朝。

嘗因子而錫褒命矣。子今進秩。亦用嘉贈。爾為

恭人。服此隆

恩。永貲幽壤。

天順八年七月十二日。封大理寺左少卿孔公恂

繼母胡氏為恭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朕惟人之繼母。豈獨齊體於其父。而於子有訓

育之德焉。故

朝廷推恩於臣下。而繼母亦有褒崇之命。爾胡氏

乃大理寺左卿孔公恂之繼母。端靜慈和。夙著  
閭閻。誨成令子。効用於時。朕厭慶源。已錫恩封  
矣。今子陞秩。亦宜進尔恭命。封為恭人。服此茂

恩。永綴祿養。

成化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封南京詹事府孔公恂

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國家設詹事府。以輔導春宮。其長或皆以儒臣

處之。必得學行端謹。莊事恭勤之士。乃克稱焉。

爾南京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發身科第。給事

數庭。既陞職於春宮。復平刑於大理。官詹并蒞。

諭德由兼。出握郡章。進還茲任。敷歷既久。嘉績

良多。宜有

寵恩。用昭國典。茲特進爾階中憲大夫。錫之

誥命。以為爾榮。爾其益端乃心。益勵乃行。以副

朕委任之意。欽哉。

成化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贈詹事府少詹事妻梁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二

氏為恭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朝廷推恩於臣而必及其配者所以厚風化之  
原重人倫之始也豈以存沒而有間哉

南京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妻贈孺人樊氏充謹  
婦道以相其夫夫既顯榮爾乃早沒嘗因夫貴  
已受贈矣夫今進秩特加贈爾為恭人承此  
懋

恩永資幽壤。

成化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封詹事府少詹事繼室  
余氏為恭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君推恩於臣而婦從榮於夫者重大倫遵舊典  
也。

南京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繼室孺人余氏充勤

內助嘗受

褒封夫既進官爾宜偕顯茲特加封為恭人祗服

榮

恩益敦徽戒。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封孔子六代孫孔

弘恭襲封衍聖公詔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朕惟先師孔子之道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而為

後世

帝王之楷式者也尊崇之典既屢加于其躬錫封之

恩宜移侈于其後爾孔弘恭乃孔子六十一代

孫生稟清資行遵禮度宜膺顯以資厥宗特命

襲封衍聖公於戲惟學可以希聖惟德可以繩

先爾性懋我母忝

朕命。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封襲封衍聖公孔

泰妻孫氏為夫人

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朕惟先聖之後襲封既有常典而必推恩及其  
伉儷者所以廣異數而厚彝倫也襲封衍聖公  
孔弘泰妻孫氏鍾秀名門作嬪聖曹宜錫殊  
恩以示

褒嘉茲特封為衍聖公夫人尚其恪脩婦道以相

其夫無怠無驕永綏

寵命欽哉

成化十七年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弘泰母王氏  
夫人祭文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六月甲辰  
朔越三十有三日丙寅

皇帝遣行人司行人汪舜民諭祭于衍聖公夫人王  
氏曰惟爾有洊膺尊嬪重祿焉生令子克紹宗  
祖嘗受

恩封宜享祭貴胡為一疾遽爾云亡計音來  
聞特

賜奠祭爾靈有知尚克歆服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二終



校記

- ①「也」上當脫「年」字。
- ②「者」下當脫「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十一  
字，見《孟子註疏》卷一〇下，《童溪易傳》卷一三。
- ③後：當作「復」。
- ④受：當作「授」。
- ⑤「國」上當脫「魯」字，見《黃氏日抄》卷三二、  
《東家雜記》卷上。
- ⑥代：當衍。
- ⑦詞：當作「嗣」，見下文。
- ⑧又：當誤。
- ⑨步：疑誤。
- ⑩卒：疑衍。
- ⑪時：疑當作「特」。
- ⑫令：疑當作「今」。
- ⑬息：疑誤。

- ⑭丞：當衍，見《弁山堂別集》卷三九。
- ⑮御：當作「禦」。
- ⑯奉通議：誤。《弁山堂別集》卷三九作「中奉」。
- ⑰朝特命班亞上相：衍文。
- ⑱峻：當作「竣」，見《頤庵文選》卷上。
- ⑲服：當衍，見右引。
- ⑳烟：當作「綱」，見《資治通鑑》卷一八。
- ㉑姿：當作「資」，見《宋書》卷一七。
- ㉒「勿」下當脫「事」字，見《東家雜記》卷上。
- ㉓永：當作「水」，見《舊唐書》卷四二。
- ㉔文：當作「學」，見《東家雜記》卷上。
- ㉕王：當作「世」，見右引。
- ㉖其：疑當作「具」。
- ㉗頃：疑當作「項」。
- ㉘「按孟氏」至「孰是」，當爲小字注文。
- ㉙先生：當衍，見《元文類》卷一一、《元朝典故編年

考卷一。

③之：當衍。

③幾：疑當作「紀」。

③此句疑誤。

③忘：疑當作「志」。

③演：疑當作「潰」。

③在：疑當作「仕」。

③校：當作「效」，見《明太祖文集》卷三。

③「濟」下當脫「寧」字，見下文。

③對：當作「封」。

③賜：疑誤。

④錯：當作「錯」。

④「制曰」以下原脫一頁。

④「育」下疑脫一字。

④「亦」下疑脫一字。

④間：據上下文例，疑當作「聞」。



無藏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三

賜戊戌進士文林郎鄒縣知縣蕭寧張泰校正

前鄉貢進士鄒縣儒學教諭永嘉劉濬編次

宣聖五十八代孫鄒縣儒學訓導孔公易輯錄

宣聖孔氏誌事類

○歷代御製贊文祭文 先儒贊文附

唐肅宗大極元年親製贊刻石曰猗歟夫子實有

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

則吾豈鄙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建隆三年賜御製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

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

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真宗御製贊序云若夫檢玉介丘迴輿闕里緬懷

於先聖躬謁於嚴祠易俗化民既仰師於彛

訓崇儒重道宜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事陳

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錢於斯文贊曰立

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

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

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大中祥符

元年十一月一日

徽宗宣和四年詔修太學命駕黃謁系之以贊曰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

典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教

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贊文宣王及七十二弟子

贊文宣王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

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曰

月其譽維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

聿崇

贊頌曰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迂不貳樂道

以居食飲且惡在陋自如宜彰賢哉豈止不

愚

贊頌曰天經地義孝友閑憲父母昆弟莫間

其言汙君不仕志氣軒々復我汶上出處休

焉

贊頌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

存。驛角有用。犁牛莫論。形政之言。惠施元元。

贊耕曰。德以充性。行以淑身。二事在躬。日躋而新。並驅賢科。得類與隣。不幸斯疾。命也莫伸。

贊求曰。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為宰。千室百乘。師門育材。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

贊言偃曰。道義正已。文學擅科。為宰武城。取以弦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博約則多。

贊牢予曰。辨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礼。宜莫釋紛。朽木糞牆。置不足云。言語之科。雖然有聞。

贊仲由曰。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綬礼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贊端木賜曰。謙德知二。器實瑚璉。動必幾先。執

並其辨。一使存魯。丑国有變。終相其主。原處悠遠。

贊卜商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礼。始可言詩。假益小嫌。聖亦不疵。

贊林放曰。礼之有本。子能啓問。大哉斯言。晷昭訓。德輝泰山。誣祭莫奮。崇茲祀典。益永令聞。贊樊須曰。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不仁。問鮑良喜。寓志農圃。以睽仁義。學稼之辭。豈姑舍是。

贊澹臺滅明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南止仁海。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

贊曾參曰。夫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贊公冶長曰。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紲。知非其罪。絕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

贊端木賜曰。謙德知二。器實瑚璉。動必幾先。執



美祭。

贊公西箴曰：荷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聰聊友，直交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

贊原憲曰：執彼窮閭達士所賓，邦無道殺進退。執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憚，清節照人。

贊有若曰：人東秀德，氣貌盛同。而子儼然，退其容。兩端發問，未啓機鋒。弘以節和，斯言可宗。

贊鄭固曰：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跡。道以目傳，妙則心識。荷歟，偉歟，後代之則。

贊商澤曰：遊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固泮六籍。紀典載之，好是正直。

贊秦非曰：樂善哲士，伯于沂陽。傳道克正，書名允臧。執德以洪，用心必剛。表廣業履，式贊王。

贊曾歲曰：惟特義方，有子誠孝。怡々聖域，俱膺是道。暮春舞雩，詠歌至教。師故興之和悅，宜召。

贊巫馬施曰：天清日明，得兩鳥首。師命特孟子亦善扣。惟夫子博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

贊公哲哀曰：周衰偽隆，政在群公。廉恥道微，家臣聿崇。不為風節，撫然自容。子於是時，凜然清風。

贊漆雕徒父曰：過楚平期，挾策聖惟。涉道是嗜，惟士可廉。在德既賢，存名迺垂。洋洋之風，逮今四馳。

贊司馬耕曰：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雖將為亂，子延曉去。在汚能濯，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贊頌之僕曰：貴行精叔，純承尼父。志銳所期，道華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終磨好爵，揚名東武。

贊石作蜀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導。懋依有德。克  
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披美  
長存。

贊頌高曰。卿耶之伯。其惟子驕。微言既彰。懿孔  
昭。以觀雲舞。同吁壽韶。歷千百禩。跋思高標。  
贊邽哭曰。彼美邽子。先聖是承。墻內已及堂陞。  
將升。良玉斯琢。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嘉  
騰。

贊任不齊曰。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問雅馳才。  
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孔教崇之。令緒  
顯之。

贊頌無繇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李  
為人師。請車誠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  
示慈。

贊頌孫師曰。念昔顧孫。商德與鄰。季以干祿。問  
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  
後人。

贊高崇曰。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廟之間。一出

乎正。克篤於學。思乃令。師知其生。有輝賢行。  
贊崇拊曰。伯慈雲。委務李實。署三十之後。七十  
是預。匪善其行。惟德乃據。紀于前書。式彰厥  
善。

贊秦祖曰。秦有子南。贊之述作。守道之淵。成德  
之博。範若鑄金。契猶斧鑿。歷世明視。少梁寵  
爵。

贊陳元曰。惟俞之問。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礼  
云爾。請一得三。誠退而喜。且知特聖。不私其  
子。

贊果鍾曰。室家壯年。無子則逐。見於信史。金齊  
之俗。原本厥初。師言可據。以李則知。接之宜  
哉。

贊壽福曰。紀伯子魯。聖季是務。厲已斯約。好問  
乃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  
慕。

贊遠理曰。有衛伯玉。夫子與居。寒過未能。存積  
使乎。以晁諫君。友則史魚。果得進賢。爛然簡





書。

贊公西赤曰。學者行道。敝綆亦稱。使齊光華。偶為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答問允嚴。理皆先經。

贊公伯寮曰。人有賢否。道有辟異。子如命何。贊公霍瞻。季孫雖惑。景伯莫平。師資一言。彼此亦懲。

贊公融開曰。仕進之道。要狂究習。具臣而居。若欲誰執。斯未能信。雖以有立。闕里觀之多士。莫及。

贊公不齊曰。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肘竊名。放魚粟令。傳郭勿獲。遂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親觀听。

贊公役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贊運斯執。魯教之表。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踐而及。

贊秦商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以德。是父是子。致詰瞻克。會并儒林。令名無

極。

贊公處曰。溫之牛車。入門至聖。傳道之華。兼施之柄。游道明。不辭言行。金齊之封。竹素之盛。

贊公索曰。兄弟之親。亦有廣焉。涵泳素教。表揚儒宗。杏壇顯。洙泗縈。作樂一時。言父其封。

贊公政曰。樂氏子。解揚。贊公。傳道之。乃明。引領高。教惟。此實。乃明。引領高。教惟。此實。

贊公役曰。中周。四。傳道。乃明。引領高。教惟。此實。乃明。引領高。教惟。此實。

贊公中曰。多能。聖人曲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誤。宗。友。必以。高。師。嘉。言。和。心。贊。

贊公政曰。勉之。子車。封邑。淳。親。及。海。席。唯。諸。是。隔。發。微。既。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

美乎。

贊頌幸曰。孰封于蕭。實惟子柳。夙飲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逾茂。

贊漆雕多曰。子敏受封。爰居武城。暨之其間。翻翻其英。桓衣時習。頌李日明。誕敷孔教。爵里既崇。

贊申振曰。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祝鮀。面豈子都。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冠則承。蓋生之稜。

贊壤駟赤曰。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李楷授。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贊施之常曰。開國乘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繫理三綱。自德行間。策名甚光。在史謁之。歷文弥芳。

贊公祖句茲曰。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之推道。翼之令儀。一日至言。廟

食不陳。

贊伯虔曰。有懷于折。金魯之彥。儒行既名。聊伯乃建。兢之受道。奕之我弁。懿選嘉封。世享馨薦。

贊南宮括曰。先竟既位。簪履並馳。尚德君子。尔乃兼之。羿皋可慚。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贊公孫龍曰。黃伯著祀。公孫是云。弥縫中道。協助斯文。藏脩方異。漸漬其勤。史詞不忘。播為清芬。

贊叔仲會曰。瑕丘作邑。子期是為。親訓有日。廣業于時。四教允隆。五常以持。比有俊傑。聞望斯垂。

贊商瞿曰。易之為書。弥綸天地。五十乃孝。師則有是。子能授受。洗心傳世。知幾其神。宜破厥祀。

贊曹邴曰。肅之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瑳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



儒藏

紀。

贊縣成曰。至聖立教。子拱安雅。擅書魯邦。啓作  
鉅野。熈笑風猷。時哉用捨。出倫離類。後孝是  
假。

贊頤會曰。褒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  
曳裾。賢業得蘊。美材以擢。百世不刊。載觀成  
書。

贊孔忠曰。維子挺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經則  
弟昆。三得三亡。所問殊溫。君子歸空。義不掩  
恩。

贊狄黑曰。仰止秋哲。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  
素風。偉識既異。特教乃隆。厥志茂焉。庶祀無  
窮。

贊冉季曰。東平子產。姓著盛時。奉師於塾。講道  
之微。答問甚敏。淵妙以思。升降陞廡。尚相英  
姿。

贊吳客箴曰。雍容子哲。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  
則祖述。文米日化。儒効力焉。永觀厥成。德音

鉄。

贊左人郢曰。伯彼臨淄。左行朴質。晞蹤十哲。秀  
穎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声  
益宣。

贊秦母曰。彭衙高士。經集是親。贊成德業。勵於  
彞倫。底績聖道。期肖素臣。優哉游哉。孝以致  
身。以上俱御製贊。

理宗紹定三年。御製道統十三贊。孔子贊曰。聖  
哉尼父。秉德在躬。應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  
既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万代所宗。

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子思沂水侯曰。閑居請  
庸。世業克昌。可離非道。致々立行。筆揮中庸。  
体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度宗咸淳三  
年。追封為沂國公。

贊孟軻曰。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用生  
貞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  
徒。

贊左丘明曰。將歟左氏。聞道素王。休經作傳。微

首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廣封錫壤。唐虞之疆。

贊穀梁亦曰。仲尼作經。獲麟絕筆。亦也。斧揮與義斯出。立字名家。道隆聖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贊公羊高曰。高也。解經。辨惑。咸服。李官所傳。齊名在數。追贊聲封。衆心允屬。闕典彌縫。斯文載郁。

贊荀况曰。道德不明。邪說恣肆。著書蘭陵。持筆當世。別白是非。絲絡仁義。要諸仲尼。異乎不吳。

贊伏勝曰。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筆齒。壁藏其文。口傳腹旨。建號延儒。錫封仁里。

贊毛萇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毛公與季。永代師資。既封錫命。礼治模期。

贊高堂生曰。秦歷告窮。災異啓祥。萬生令人允

貞王度名。教斯崇。礼文有素。勒封告成。武昭餘裕。

贊孔安國曰。頭、臨淮。聖人之素。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事章善繼。東述受封。是為褒異。

贊戴聖曰。安上治民。惟礼為急。賴君大儒。發揮謨習。傳授廣繁。其季遂立。均慶疏封。寵音斯及。

贊劉向曰。漢室之出。穀梁與季。子政大儒。煥乎先竟。道業光顯。風流遐邇。展教逢辰。寵音優渥。

贊揚雄曰。篤志好學。淵我若人。三世一官。強顏劇秦。法言太玄。出入聖神。德名為幾。既久愈新。

贊何休曰。何侯傳經。含章履溫。作為黑守。具在專門。仙閣接統。驚異推恩。思樂膠序。儒風孟尊。

贊鄭眾曰。經礼三百。垂世作程。仲師為訓。其義



儒藏

難明。周會先覺。漢室名卿。元封增廣。唐書斯  
發。

贊馬融曰。季長博洽。為世通儒。名立訓傳。善訪  
生徒。東觀文苑。南國化孚。躬主之。昭明我并  
符。

贊盧植曰。堂。子幹。李洞。今古。善。師。問。躬。交  
四府。登朝。執。經。排。之。赴。主。吉。札。善。成。建。聖。主  
組。

贊鄭玄曰。漢傳典章。藝文。未。詳。實。生。純。儒。孔。明  
大典。學。徒。既。盛。師。道。益。顯。號。爵。昌。夜。九。章。積  
善。

贊服虔曰。子。豐。清。介。文。辭。詳。練。博。通。經。史。愛。作  
訓。傳。百。世。之。下。皇。明。乃。曜。登。岱。錫。封。永。昭。庭  
真。

贊賈逵曰。精。微。景。伯。為。世。通。儒。登。明。左。氏。舊。者  
不。誣。禮。成。大。報。澤。沃。中。區。躬。主。褒。異。垂。勸。生  
徒。

贊華子。曰。一。川。二。室。英。靈。兩。鍾。孝。弟。周。制。善。

有先覺。孰。聞。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  
無。邊。庭。章。交。翠。

贊明道先生程純公曰。揚。休。山。立。玉。質。金。声。元  
氣。之。會。渾。然。天。成。默。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  
正。中。厥。施。斯。音。

贊伊川先生程正公曰。規。圓。規。方。繩。直。準。平。允  
矣。君。子。辰。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  
者。希。孰。識。其。貴。

贊橫渠先生張敬公曰。蚤。說。孫。吳。晚。逃。佛。老。勇  
撒。皁。比。一。交。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  
之。訓。示。我。廣。居。

贊康節邵先生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  
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  
靜。裏。乾。坤。

贊涑水先生司馬溫公曰。萬。事。力。行。精。脩。苦。節。  
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道  
微。德。微。可。謂。薄。天。

以上皆朱子贊

貧晦菴先生朱文公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曾開豁。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學之孝。景星慶雲。泰山喬嶽。臨川吳遵憲

朱子自贊。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此。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廢獲斯語。

○歷代御製祭文

唐高宗乾封元年遣祭先聖祝文

維乾封元年歲次庚寅二月戊戌朔二日巳亥。黃帝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少牢之奠致祭。

先聖孔宣父之靈。惟神玉鉤陳賦。靈開四肘之源。金辭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岳以騰英。天縱攸高。臨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睿乃生知。靈非外獎。於是考三古。褒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鍾鼓之音載和。父子爰親。君臣以穆。揚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可。可不謂至聖矣乎。朕以涼德。嗣應神器。式

宋真宗御製祭文

崇祇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抒軸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開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歎。漢曲移舟。非復梓蔭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修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有而為友。聿陳菲奠。用旌無朽。梅曙霞梁。松春月牖。德音暢而無斂。形神忽其將久。備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尚享。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

皇帝署謹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張齊賢致祭于

玄聖文宣王。朕以有事成宗。畢告成之盛。緬懷闕里。欽設教之肅風。躬謁奠於嚴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相。載進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充公額。于等。即。敬事。



儒藏

仁宗嘉祐六年賜御飛白書殿榜并金字殿前碑。  
上至廟日設祭奉安仍賜

御製祭文。

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三月甲申朔越十九日  
壬寅皇帝恭謹遣兗州通判田洵敢昭薦於  
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簡數厥雅道  
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教行萬世儀比  
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遐瞻牆仞述仰門墀  
奮于飛梁之蹤新茲標榜之制命王庀事推策  
消辰敢議形容盡申崇奉仰惟降格遙冀鑒觀  
尚享。

徽宗崇寧四年頒降先聖祝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姓名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紀  
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宋季依  
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案盛庶品祗奉舊章式  
陳明薦以充國公邠國公配尚享。  
堯國公祝文爰以仲春秋率遵故章謹修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惟公好學之樂筆跡不改絕塵之  
縱步超可望。德行扶世心同禹稷。具體而微素  
王是配。謹以制幣牲齊案盛庶品式伸常典云。

邠從祀配神尚享。

邠國公祝文爰以仲春秋率遵故章謹修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惟公後生孔子百有餘歲其於聖  
人如親見之。薛闢楊墨三聖是承扶世道民以  
祭配祀謹以制幣牲齊案盛庶品式伸常典云。

邠從祀配神尚享。

徽宗崇寧五年降到中書舍人撰諸州軍先聖祝

維年月朔日具官某敢昭告于

先聖至聖文宣王。惟王金声王振集厥大成有  
道立教垂憲萬世茲率舊章謹以制幣牲齊案  
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堯國公邠國公沂國  
公邠國公配尚享。

先師堯國公祝文惟公有學術業未達一問賢  
冠四科實惟至聖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  
謹以制幣牲齊案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



尚享。

先師鄒國公祝文。惟公以魯而得以唯而悟。傳得其宗。一貫忠恕。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樂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沂國公祝文。惟公中庸一書。開示蘊奧。先師傳之有功聖道。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樂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鄒國公祝文。惟公知言知德。亦克允蹈。攘斥異端。以承三聖。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樂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金章明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命兗州節度使孫即康行一獻之禮。策祝告成祝文。

初。有司奏。泰定二十二年。脩國子監宣聖廟。畢。命右丞張汝弼祭奠。今乞差本處長官致祭。依釋奠禮。其祝板告以脩崇廟宇。頒降法服。雅樂

之意。從之。至是行禮。其文曰。國家礼崇儒術。道尊聖師。闕里廟貌。于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之。庶幾監格。永集繁禧。尚享。

元武宗至大元年七月。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遣官御祭告文。

維大元至大元年七月丁巳朔十一日丁卯。皇帝敬遣集賢李士嘉議大夫。臣王德淵。謹以銀幣牲牢。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秉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由百世後。莫能遠。自生民未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仍命臣僚。往祠林廟。以充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兗國公祭文。惟公省私不愚。克已復禮。獨冠四科之首。不遠三月之仁。宜配聖庭。式嚴禋祀。尚享。

鄒國公祭文。惟公生有絳質。思濟斯民。述堯舜之道。遂乃著書。拒楊墨之徒。非為好辨。位尊脩生。祭重推誠。尚享。



儒藏

仁宗初即位遣國子祭酒黃昇、闕里命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周修、國史張士觀撰祝文。

維至大四年歲次辛亥十月戊辰朔四日辛未，皇帝謹遣資政大夫國子祭酒劉廣政、昭告于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天以神器，昇付朕躬，受命維新，若稽舊典，肇修禋類，備于群神。仰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極欽崇。爰命儒臣，恭詣闕里，侑茲儀物，牲用大牢。昭薦潔誠，肅祈鑒格。以充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英宗初即位祠闕里廟祝文。

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五月丁亥，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祠。

孔子先聖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舜。嗣服伊始，迭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以充。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堯國公惟公德冠諸子，具休而微，克己為仁，萬世作則。嗣服伊始，迭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以充。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治尚享。

鄒國公惟公統承先聖，以正人心，濟世之切，不在禹下。嗣服伊始，迭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尚享。

順帝至元五年三月曲阜宣聖廟繕修完訖。七月，命遣宣聖五十四代孫監察御史思立馳驛致祭。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謝端奉勅撰祝文。

維大元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八月丁亥朔，越二十三日己酉，皇帝持遣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孔思立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伏以列聖右文，宮廟既葺，立言成績，貞石著碑。衛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祚無疆。謹以香酒大牢，潔盛制幣，式陳明薦。尚享。

順帝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寧殿，勅中書具香酒明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鄒孝基、東驛致奠于曲阜先聖廟。中書助祭元室二千五百緡。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三

維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二月戊戌朔  
二十日丁巳皇帝謹遣集賢直學士中大夫  
臣郭孝基等以香酒大牢之奠致祭于

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宗主名教表正彝  
倫並日月明同天地仁。豈萬古之夜人四海之  
民惟中國之為中國實有賴於斯文歟。惟皇上念  
闕里為毓聖之地故特祭遣一介之臣香承手  
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命用敬助相礼之  
錢繒牲牢既設簋簠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  
以充國復聖公鄒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  
亞聖公配尚享。

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御史中丞察罕帖木爾遣都  
事尹師彥致祭先聖祝文

維大元至正二十一年九月己酉朔越九日丁  
巳銀青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  
等處行樞密院事兼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  
中丞察罕帖木爾謹遣本省都事尹師彥以太  
牢清酌之奠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專惟聖德巍、難名垂範百  
王而師表万世者也。欽我皇元雅尚斯文屢嘗  
遣使禮祀於廟庭其崇重之道度越千古頃緣  
妖寇竊張梗我王化垂及五稔祀事之典遂成  
曠弛茲者躬承上命爰討不庭大振天声而東  
土克寧曾邦戾止遐瞻牆仞軍旅事殷未遑興  
祭敬遣輔行敢伸昭薦以充國復聖公鄒國宗  
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充國復聖公惟公德冠四科未遑一問潛心好  
學禹黜同貫茲伏節越鄒清陰嘯軍旅事殷未  
遑興祭敬遣輔行載達精意尚享。

鄒國宗聖公惟公三省其身一孝傳世獨得其  
宗道統相繼茲膺王命爰整其旅鄒魯克平擴  
恢東土敬遣輔行式陳豆俎尚享。

沂國述聖公惟公學傳心法道原性命中庸一  
書續述先聖茲承王命兵下山東屆爾魯邦仰  
止高風敬遣輔行肅展情悃尚享。

鄒國亞聖公惟公養氣知言推明善性接闕異

端以承三聖。茲奉王命。薄伐群孽。載臨魯邦。景慕先哲。敬遣輔行。式宣情切。尚享。

國朝頒降宣聖春秋通祀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同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惟茲仲禋。謹以牲帛醴齊。崇盛廢品。式陳明薦。以克國復聖公。邠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邠國亞聖公配尚享。

宣德元年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文

維宣德元年歲次丙午二月乙丑朔越十一日乙亥

皇帝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仰惟先師。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成。為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治平。尚享。

皇上嗣位。改元肇基。盛禮大享。群祀允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昔聖賢有功于天地者。咸秩叙而祭。

之。惟闕里為先聖所生之地。廟貌陵寢咸在於斯。故特歸聖之五十五代孫太常寺丞孔克準。廷受香幣。來祭。重其事也。是年三月三日抵魯。諏日擇士。十一日乙巳。奠祭如儀。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九九壇。俱用太牢。恩至渥也。是夜天清氣朗。神悅人怡。咸以為皇上誠敬所致。臣等繙繙竊思。漢唐而下。歷代帝王。雖嘗以太牢致奠。特一時之事耳。我朝自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及我今上皇帝。聖聖相承。恩同一日。俾廟貌增輝。尼防益秀。迭幸往來。又伸數萬寵數。稠疊不一而足。寔後古所未有也。臣自弱冠早襲恩封。優待之隆。著為令典。臣之際遇。不勝感激。但資稟庸愚。弗能補報。惟奉法脩職。日歌天保。仰五雲以祝萬壽而已。謹將御製祭文。刻諸堅珉。用垂永久。時宣德元年三月十一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彥緒謹識。曲阜縣世職知縣臣孔克中立石。景泰元年。遣翰林院侍講吳訥詣闕里。

維景泰元年歲次庚午閏正月丙申朔十五日  
庚申

皇帝遣翰林院侍講吳節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仰惟先師丕明古昔帝王  
之道以正綱常垂憲萬世功德高厚與天地同  
予嗣承大統祗嚴祀事用祈神化佑我治平尚  
享

成化元年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詣闕里祭文

維成化元年歲次乙酉三月庚辰朔初三日壬  
午

皇帝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先師以天縱之聖為文  
教之宗萬世而下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  
茲予嗣位之初景仰  
惟深時申祭告永資

聖化翊我

皇猷尚享

成化十二年冬

詔天下孔子廟祀加樂舞為八佾邊豆為十二遣  
翰林院學士臣王獻詣闕里祭告祭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二月己亥朔十九  
日丁巳

皇帝謹遣翰林院學士臣王獻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  
德配于二儀教法昭于萬世緬懷功烈宜極褒  
揚願冕服之章教雖隆而祀享之儀物弗忝爰  
考彝章參合輿輪增樂舞為八佾加邊豆為十  
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礼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  
意也特遣儒臣遠詣闕里用伸祭告  
王其鑒知謹告

（歷代廟祀祭文附）

宋仁宗天聖八年歲次庚午三月甲寅朔越庚申  
四十五代孫大中大夫行尚書司封郎中新授  
知單州軍兼管內勸農及管勾開治溝洫河道  
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勛謹率次代孫朝俸郎  
行左司諫充龍圖待制新授知單州軍事兼管



儒藏

內河隄勸農同郡牧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道輔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

祖聖至聖文宣王。惟王德体上聖道尊太古。歷帝  
師資群倫宗主。兩曜麗天。四清橫寓。爰念曩軀  
叨承世譜。刻意弱齡。伏膺遺矩。筮仕聖朝。策名  
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怙。昔蒞縣封躬持修脯。  
自解銅章。建塵金組。波巖滋深之官。勞午。雖有  
子孫嗣守邦土。恨遠袞華。徒瞻首顙。既陟即臺。  
更直帝土。覲荷隆構。少寧丹府。紹慶門闕。授之  
道輔。主上續臨。官崇遺補。言路是開。德音思普。  
召備諫垣。日親殿廡。操履且嚴。舉揮有覩。上贊  
皇猷。下幹文蠱。忠孝克孚。鄉校不侮。內閣進班。  
端闈布武。得請天辰。試才汶澣。惟勗抗章。再臨  
單父。同別縣堦。俱分銅虎。輝耀鴻都。歸還故魯。  
林近五衢。春融九鴈。景物熙々。原田靡々。式仰  
威靈。奚當鼓舞。集是慶業。蓋承訓詁。乃竭精誠。  
用潔靈輓。虔祭吉辰。玉昭多祐。惕之中心。弗勞  
觀綏。以克國公顏子。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配。

尚享。

仁宗景祐二年。孔子四十五代孫道輔祭祖廟文。  
維景祐二年歲次乙亥六月癸丑朔九日辛酉。  
四十五代孫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右諫議  
大夫知兗州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事又管勾仙  
原縣景靈宮大極觀樓事充鄆濮濟州清平軍  
兵馬衣甲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曾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道輔謹以清酌庶羞之奠之奠敢昭告于

祖聖至聖文宣王。道輔早持邦憲。黜典淮城。方  
數月間。迂守徐城。大君之惠。樂諫旌忠。亦以祖  
聖慶餘。能守直道。不寘於法。儒者進則事君退  
則事親。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後嗣弗克守其孰  
能行之。昔曾子耕山無祿。能事父母。今道輔位  
為大夫。權任方面。嚴父慈母。不能歸養。豈聖意  
乎。因西鄉拜章。天德其欲。詔守故魯。對別休命。  
且羣於親者。薄於位。深於道者。淺於利。修其身  
者。尊其祖。明於礼者。先乎祀。道輔不佞。敢不事





親守道。恭祖致祀。時無恭祖聖之慶。夫日月之運。天地之文。不言之化也。贊日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成其化者。祖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之。如親弟子。禮固不假。後昆辭而尊之。然後為貴也。今魯授之政。至治之初。洒掃祠壇。蠲潔牲幣。盛庶品。祈享厥誠。惟福流於親。益永其齡。以充公顏子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從祀配神。尚享。

元仁宗延祐六年。孔廟石刻。大元延祐六年歲次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乙酉。朝列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劉文謹。以清酌之奠。敬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爰出乎類。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月。總無極於覆載。破未悟以通明。為古今師。懷帝王器。全集大成之教。決開榮進之源。希用報章。式陳明薦。尚享。我國公惟公。位崇亞聖。昭四科。鼓瑟自怡。樂道為任。有禁鱗附翼之志。無施勞伐善之心。祀祀大賢。光隆永

世。尚享。鄒國公。惟松篁冰質。名推大才。立王化之基。治儒術之道。遵行仁義。距放邪淫。垂万世之憲言。宜諸生之祀祀尚享。

國朝成化八年歲在壬辰十二月癸亥朔。越二十有七日己丑。連按山東監察御史林榮謹。以牲醴之儀。敬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時而窮。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昃。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而晦。山嶽至高也。然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高者有時而卑。河海至深也。然孰隄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而無窮。至明而不晦。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倫日用之當行者是耳。前乎千万世之既往。後乎千万世之方來。為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焉。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謂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  
迷於禽獸、中國淪胥於夷狄矣。然則夫子之道  
可得而窮、可得而晦、可得而卑、可得而竭也哉。  
今距夫子之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師  
尊之、通祀編于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  
以教其子孫。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  
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經邦、小者分理庶  
務、布列于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已。其崇德報  
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足報稱  
於夫子也。蓋將以闡明世教而壽國脉也。余自  
有識、莊誦夫子之言、其於夫子之道、譬猶以蠶  
窺天、未能見其方一。然非足以叨清秩而竊祿  
于朝、碌々無補於人國、恒以孤夫子之澤、是悞  
於者、謬承

上命、未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值歲暮、云暮是用  
吉蠲祀事、祇謁廟庭、且敬陳斯道功用之大、凡  
使相札者聞而告之人、庶幾風教之一助、尚  
享。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月日五十八代孫婿廣  
東寺虞提刑按察司僉事胡榮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吾夫子、体道設教、立言  
垂範、俾後世學者、講明力行、可以復吾性之固  
有、而盡天職之所當為也。然傳聞之、每出于  
家庭風化之原、尤謹乎親戚。故在當時、詩礼有  
間、中庸有作者、皆道之真傳。而素行可妻、復詩  
謹言者、斯擇之為子婿。自是厥後、嗣世多賢。續  
承家學、以副歷代尊顯之意者、固難悉數。追我  
皇明丕崇聖教、廣建學以育才、重賢科以取士。而  
文孫公恂、與榮同第進士、官迄侍、因復為之妹  
婿。絲蘿托好、懿蔭良多。近者同應寵擢、公恂位  
輔清宮、日侍講讀、有行道之兆。榮祗奉璽書、督  
學東廣、有明道之責。寔家庭親戚無疆之休。顧  
榮愚昧、於道未聞、曷克荷

聖天子之委任、而振吾夫子之道教耶。謹躬詣闕里、  
時申虔告、尚冀協相陰誘、予表俾榮小子克舉  
教事。勸孝而孝政日興、造士而士風日尊、期無

忝於國命而有光於斯道。牲醴薄陳。庶幾配格。尚享。

維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二月吉日。山東提督李校僉事畢瑜謹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曰。於乎。天地綱常斯文元氣。王實主之。瑜奉命東來布宣。

聖天子文教於王之鄉邦。敬再拜稽首於闕里之下。就王而質焉。竊惟王嘗有意。變齊至魯。變魯至道。惜當時一變之功。僅小試於魯。而不用於齊。今天下一家。誦王之六經者。莫不尊王之道。以為治為教。瑜不德無以塞明詔。尚資神化。以裁狂簡。俾齊魯多士咸知向道。庶不辱王過化之鄉。謹告。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十七日。已卯。工部管泉主事徐源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至德。不可以名贊。大道無待乎揄揚。而獨千載之上。不幸不得游吾聖人之門。千載之下。何幸而得游聖人之鄉。雖

曰。孰仰乎奉宮之廟貌。焉若躬親乎闕里之門。墻燭燼固不足以窺望日月之明。而實慶幸者之輝光也。謹以牲帛醴果之儀。式陳明薦。尚享。

維成化十四年。刑部郎中張文致祭告文。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初九日。奉敕差刑部署郎中張文。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阮勤。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並乾坤。功參造化。由生民以來。為獨盛。自天子而下。為獨尊。凡在斯人。雷既餘潤。僻居遐壤者。猶不忘於起敬。况親過其門者乎。文等祇奉綸音。有事東魯。竟杏壇之故跡。望闕里而奔趨。自繫門牆。心切瞻仰。敢以菲儀。用伸薦告。尚享。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八月甲申朔。越二十六日。已酉。工部主事洪漢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漢樞承朝命。來治清河。自濟寧望曲阜。地方百里。由丁酉



歷已亥歲忽三年。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飲沐泗之波。如彼其久。茲緣瓜期。行將申命。敢以牲幣庶羞之奠。恭詣廟庭。用伸虔告。尚享。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十有二月壬子朔南京吏部尚書錢溥奉

勅致仕偕南京右軍都督同知王鈐山東兗州府知府李鳴鳳謹以羊豕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於維宣聖德配天地。妙參贊于一心。道述帝王。貫古今而一揆。此其所以如天不可階而升。如日月不可踰其明。集群聖之大成。而貴於堯舜者也。溥佩服聖教。數歷

天朝。勅賜歸老。敬趨閭里。以陳洞酌。以告厥成。尚享。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二月辛亥朔。越初五日乙卯。按山東監察御史張憲謹以牲醴庶羞之奠。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肇自生民以來。凡為帝王者。孰不惟王是師。凡從事於吾道者。又孰非王

之後。惠欽承

上命。我臨是邦。誦王之書。雖遠於邦。行。值王之御。莫敢不先於報本。方爾修奉。大新教。仰當

期至落成。永昭

九聖恩。與茲當經始。謹告

王知尚享。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正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五十八代孫兗州府都縣儒學訓導孔公易。敢昭告于

聖祖大成至聖文宣王。官氏曰。惟王道高德厚。遠澤綿長。分南北。千載流芳。曩有宋。南渡浙江。宗親耄後。喬寓衢州。去魯已久。景仰弗忘。茲蒙恩庇。分教鄒庠。得瞻林廟。易表衷腸。謹備牲醴。承筐是將。

聖祖在上。既右洋洋。尚享。

○歷代題詠 賢宦子孫詩附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故作此詩。

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地鄰鄒氏邑。住近魯王宮。嘆鳳嗟時杏。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極奠。常與夢相同。

玄宗開元間封泰山車駕至孔子宅侍臣張說等應制賦詩。此張說應制詩。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驤過舊宅。鳳掖詠餘芬。入室神如在。升階自問。懸知一王法。今日侍明君。

### 張九齡應制詩

孔門泰山下。不見登封時。彼有先王法。今為明主思。思加萬彙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今在茲。

宋仁宗景祐戊寅四十五代孫龍圖閣學士俞允文題中丞孔道輔題祖聖詩二首

秦火自焚寧害聖。金絲堂壁閱家書。典墳啓發皆天意。非謂共王好治居。

門有詩書不彩華。素王留得好生涯。行人莫訝

顏回首天下文章第一家。國朝

洪武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太祖高皇帝因遣五十五代孫國子祭酒孔克堅代祀宣聖回京。

御製詩以遺之。

孔氏曾孫祭祖回。但言農務野荒開。

我知蓋世民容喜。必解春風每歲來。

洪武三年五月端午五十五代孫國子祭酒孔克

堅因

太祖高皇帝賜翁侍宴應制詩。

佳節初臨悅

聖顏特將宮扇賜朝班。金花繁。星斗點。玉板輝。月半彎。舒卷維時情自逸。行藏隨寓意偏閑。他

年肯作尋常用。大搖清風遍宇寰。

洪武八年五十五代孫孔克伸因族中舉保曲阜

縣尹親至南京。

太祖高皇帝命賦紫金山應制詩。今名將山是也。



儒藏

壁盡群山素有名。巍々雄勢獨崢嶸。數峯碧玉朝天闕。一帶螺屏映

帝京。雲霞雨晴龍虎見。月岩風煖鳳凰鳴。應知

聖主無疆福。日听崑崙萬歲聲。

宣德十年五十七代孫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元

宵應制詩二首。

紫禁巖山列翠峯。蓬萊仙景世難同。藥珠宮裏

花盈樹。白玉樓頭月滿空。光繁瑤階春藹々。香

生瓊島夜融融。太平

聖主當熙運。日聽蕭韶奏

九重。

五雲仙卉競春風。貝闕鏤錦綉中。瑤瑤屏開金

孔雀。玕珠簾外玉芙蓉。香凝瑞彩籠

天仗。月皎寒光耀

袞龍。燕罷蓬萊婦

鳳閣。一天星斗燦房櫳。

成化二年駕幸太學。五十八代孫賜進士少詹事

孔公恂陪班賜宴賦詩。

聖主崇儒幸辟雍。

盛與晚出

大明宮。千官侍從橋門下。三氏趨陪

殿陛中。宴

賜貴封人盡醉。衣須錦綺寵偏隆。吾家世々蒙殊

渥祖澤

君恩詎有窮。

是年三月孔公恂又獻

聖駕幸辟雍頌一章。頌曰。

天開

皇明奄有萬方。垂斯百年。中葉祚昌。

太祖太宗。仁廟宣考。四聖同功。以傳以紹。天祐

同家。俾熾昌。全以所統。付之我

皇。我皇御極。清明在躬。仁漸義摩。道治德融。東夷西

戎。南荒北漠。曾不踰年。式歌且樂。

皇不以庸承。以謙冲。惟儒是重。惟道是崇。以身垂教。

事此臨靡。乃命太常。毛炮牛羊。銅羹大臠。有芬

其芳。乃命佺人。法駕以陳。玉輅龍孫。繹々續々。

龍旗揚、和麇羶、我

皇矣止顯、斯容玉帛煌、鼓鍾鐸、我

皇淵塞以將祀享、諸侯皇、大夫濟、我

皇於穆、載宣經理、猗歟休哉、地闊天開、神人歡悅、前

古莫偕、龍興而雲、虎嘯而風、億萬斯人、於樂壁

靡壁水、洋洋、聖謨孔彰、臣佩德音、沒世不忘、再

拜稽首、敢作頌、詩、于以祈嘏、于以祝釐、祚我

皇明、如日方升、我

皇攸寧、百千萬齡、

宋

祖聖手植檜詩

孔舜亮 四十六代孫

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双本無今古、千年任

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剛、左右兩株、影覆

詩書府、根蟠礼義鄉、盛同文不朽、高興道相當、

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毓靈全粹鍾秀極、

句芒氣爽、群居席烟、凝數仞牆、陰連槐市、綠子

落杏壇香、布露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泮林

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

雕虎甬、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端疑待鳳凰、

麟差闕、羣甲幹錯羽林槍、大節忠臣堅、堅心志

士方、魯宮侵不得、秦火縱何傷、宣子休誇樹、姬

人謾愛棠、松甲屢視爵、花賤狂封王、誰念真儒

迹、何當議寵章、

趙鼎 兗州府知府

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牆、封培因聖力、茂悅得

靈長、根踞龍蛇蟄、枝延鶯鶯翔、勞躬師禹稷、蔓

草難韓莊、偃蹇明堂幹、蕭森岱嶽陽、圖歎漢武

栢、栢在杜記泰山廟有漢武帝所植之栢大及二十余圍愛掩召公棠、日月

成塵劫、乾坤屢戰、場、何意感樵牧、忠厚及牛羊、

不有神明護、寧逃剪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

孫昌、

右手植檜、双立於廟屏之南、垂二千年而弗

忘者、先其道而後其迹也、近世士人或疑之、

遂請於府公、請以紀之、亦甘棠之義也、尚書

祠部郎中、知兗州趙鼎題、熙寧丙寅歲正月

二十日、四十六代孫孔舜亮序并書、



手植檜贊

宋帝宋太常博士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龍性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亂治亂如一昔。百代公隆主壁。

元

手植檜銘有序

宣聖手植檜燬于丙戌之火。根或殘之。歲久無遺。後八十歲在癸巳。是為至元三年。顏來為教。授甲午春仲。東廡顏趾壁隙間。茁焉其芽。躬僕復于故處。矢之曰。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蔥然。又明年丙申。秩滿去。喜矢言之有相也。銘以識之。其詞曰。

茲檜之幹。高參于天。茲檜之根。深及于泉。是為手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芳而達。色殷而堅。誰謂昆岡良玉。以頑。誰謂斧斨美茹。以連。嘉種載衍。有芽其卷。茁乎甕間。東廡之偏。乃從故處。全其天然。孔氏以興。矢言有焉。粵若三祀。蕙意芊芊。聖道以續。聖澤以延。肫肫其仁。

淵淵其淵。自今以始。于億万年。元貞丙申四月甲子。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導江張頌伯達善父謹書。

右按曲阜志云。宣聖手植檜一株。在大成門北。高五丈餘。圍三尺。其枝盤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手植檜。晉永嘉三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至宋康定元年復生。有宋太常博士米芾石刻贊。由是觀之。宣聖手植檜嘗枯死。所謂高五丈餘。圍三尺者。乃康定復生之檜歟。又按教授張頌所謂復于故處。意康定復生檜後。又燬于火。今所有者。宛然龍形。但無五丈高。亦無三尺圍。疑即張頌所復者。今石刻贊在大成門內之右旁。所復檜在大成門內之左旁。亦孔廟中之奇觀也。因附著于此。

國朝

吳寬 成化八年狀元

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々二十載。手澤嗟。





猶存。所有匪他物。奇樹當高閣。矯々歷霸宮。青  
 青出埃塵。親承時雨化。生意常欣欣。相傳藉文  
 宇。烈火經幾燬。而此特請集。挺然異其群。群木  
 競庭隈。合抱高入雲。尋常豈得似。隱起成旋文。  
 端如人索綯。微纒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  
 必聞。元物有述作。意與石文均。我來重謁拜。欲  
 去步勢難。唯瞻多松柏。斷度見詩人。徂徠與新  
 甫。遺蹟安嶼嶼。

徐工部志事

孔庭訖端拜。有樹當軒垂。根槎僅百尺。上閱姬  
 周曠。徘徊再瞻顧。宣尼手親移。種自關里地。灌  
 以洙泗池。斯文續東壁。莫豈素火吹。念以千載  
 下。東家尊高揭。穹碑與喬木。林立如廣畦。名書  
 製為電。雄文炳重離。回頭向東岱。御帳高已卑。  
 嗚呼賴衍聖。片石匪所宜。皇天佑吾道。綿遠仍  
 若斯。維此亦木爾。所敬寧在茲。覽中大山空。庶  
 笑萬年枝。

孔壇老杏詩

潘禎 拔學食事

古木參天黛色新。祖庭深處自無塵。千年道德  
 猶宗聖。百世絃歌尚有人。花戰東風成化雨。樹  
 留西日醉陽春。遙々駐節躬瞻拜。盡是  
 清朝老縉紳。

杏壇銘

高德齊 刺史

周堂下。表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  
 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鐸金口。三千之徒。  
 我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  
 地久。

謁孔廟詩

宋

錢魯

接得丹枝黼座旁。至今衣袖有天香。猶嗟不及  
 成均謝。先擁朱幡拜廟堂。

國朝定制。凡舉人登科後。首詣國子監謁謝  
 先聖。宣和元年九月二十四日。魯伏蒙聖恩  
 面賜科第。十月八日。拜勅於陳橋驛。二十八  
 日。躬至墳廟。以成謁謝之禮。中散大夫直秘

聞知軍府事。緩何言拜題。

高調 孟津人。

帝王而下機。興亡銷盡繁華。作戰場。惟有東家  
諫札在。子孫萬古讀書堂。

大經不幸失于秦。日月曾何礙片雲。唐會律未  
闕治亂。皇天本不喪斯文。

元進士

龍顏帝甲駐臺輿。曾謁先師舊宅居。孔道日隆  
王業盛。秦坑火冷。蜀山陰。空傷筆絕麒麟史。高  
截壁藏蝌蚪書。還憶宋金仁聖主。崇文親筆五  
車書。

又詩

璣璽東還噴奏離。萬生元聖在當時。六經戰籍  
斯文主。萬世做宗帝者師。慶衍魯邦歸子姓。轍  
環天下仰容儀。竭來瞻拜墻門下。得遂平生願  
學私。

陽興元河南課官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獨憑欄。淵源自古尊  
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指林  
空倚魯城寒。飄零蹤跡千年後。無分東西老  
一竿。

韓文獻次韻

萋萋野草翳雲壇。回首尼山一凭欄。空想文風  
復鄒魯。豈知俗學尚申韓。虛堂畫壁餘聲雅。高  
閣春深掩影寒。樂道獨憐紫陽子。忘情軒冕美  
壺簞。

劉詡次韻

乘閑策杖上郊壇。絕勝登樓靜倚欄。千古遺蹤  
思孔孟。百年雅集數揚韓。泉通鰲背波紋冷。月  
照龍門夜色寒。此去關西有東魯。柳塘沙路走  
壺簞。

劉惠淵蓮山人

七十遄々席靡安。周流列國始旋轅。發明天理  
見經旨。整頓人倫窒亂源。比德唐虞賢更遠。齊  
仁覆載道弥尊。君王師範渾無報。世世榮封裕

後昆。

蔡文淵 東平人

翼之肅王宮棟宇明暢。瞻心一辨香。拜奠謹如儀。上頌國祚昌。文教振一時。下頌民安業。風俗變純熙。吾道亘天地。綱紀斯民藝。血食徧海宇。巍帝者師。報生無肖侶。瞻企迷所期。從容舞雩風。詠樂無涯。

陳祐 元山東按察使

聖道如天不可階。聖門良為後人開。他時點檢生車轡。首憶奎文閣上來。

謁廟歌

周伯琦 元翰林修撰

闕室是宅。儒林孔樂區。右文昭代。威報德聖恩殊。天語頻中禁。星輅發上都。內廷香鑪案。光祿酒浮壺。持節慚專對。于京慎載驅。教陽稀薇橋。畫路足槐榆。歷由濟汶行。望泗洙。依宗標近甸。管殿沒荒蕪。不見三家采。惟餘五父衢。祀嚴桑日通。林近絕晨趨。摩挲依修臬。危臺記舞雩。唐宮承象緯。書閣壓城闕。

雨幾經年。為牧于茲久。脩車愧不先。德存宣父在。裕及子孫綿。昭代尤加尚。明度已降錢。梗楠會山積。棟宇見星連。禮樂從斯盛。蘋蘩且致虔。斯文應未墜。吾道日平。

范甕 元府推官

玉振金聲仰肅王。此生何幸謁門牆。崑之道德乾坤大。取之文章日月光。楷木四時榮。俎豆檜枝千古蔭。瑰璋淵源洙泗聞。孫衍豐。吾伊舊講堂。

謁廟贊有序

周伯琦 翰林修撰

聖人與天地相為休用。仰日月星辰之光。天不可階而升也。誦其言。服其行。聖道微亦罕得而造也。比司軍政。過闕里。祇謁林廟。深感夫聖人天地同功。易位之大。禮而還。題名於壁間。以著景仰之至。贊曰。

於戲。天地吾知其至大也。料數莫逃乎管至。江河吾知其至廣也。泳游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三

之有也。不江不河。潤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然。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後世。紀典崇奉。歷代有之。孔林茂密。子孫保之。釋奠視神。其飲之故。用是以誌。

國朝

彭勗山東副使

秦火吳光。未獨存斯文。萬古祀乾坤。沂流泗水。今猶昔。聖道淵源孰與倫。

魯國成榛蕪。惟餘闕里存。年深林愈茂。世遠道彌尊。地湧奎文閣。天開毓粹門。問今承繼數。六代仍孫。

李卜

轅遷天下去。遲遲忘食忘憂老。不知道學振揚天地鐸。文章經緯。

帝王師。騰蛟起鳳。周文廟。擊玉敲金。漢古碑。独有素王臺上月。夜深猶似照當時。

汪舜民乙未進士

彌尊地湧奎文閣。天開毓粹門。問今承繼數。六代仍孫。

李卜

鵝湖人。景泰初年。來水訓導。

轅環天下去。遲遲忘食忘憂老。不知道學振揚天地鐸。文章經緯。

帝王師。騰蛟起鳳。周文廟。擊玉敲金。漢古碑。獨有素王臺上月。夜深猶似照當時。

汪舜民

徽州府人。成化乙未進士。拜監察御史。

幾載窓前讀舊書。今朝方造杏壇居。豐碑喜在文明日。老檜還同手植初。秦火暫焚亡二世。宋星復聚啓諸儒。升堂欲繼三千末。駑駘庸材愧不如。

張蕙

太原人。成化十六年。按山東。監察御史。

殿陛周旋礼再施。喜逢春屆上丁時。便家憲使初無約。陪我文寮素有期。群鳥不棲親植檜。五雲常護。

御封碑。古今倫理歸名教。皓皓秋陽萬世師。

張麟

山陰人。洪武十五年。山東僉事。

道德巍巍聖乃神。乾坤無不籍陶甄。三千孔樂扶名教。二百春秋止亂臣。落月每懸庭樹晚。曉風長挹杏壇春。傳瞻聖像何多幸。敢把微名與勒環。

黃仲芳

建安人。正統十四年山東舉人。

城荒何處覓光宮。殿依然切吳蒼。雲捲畫簾明夜晃。風生老樹發天香。奎光星漢昭千古。道統羲虞冠百王。元氣斯文天地並。世民萬世賴綱常。

徐源

長洲人。成化十六年工部主事。

廟庭曾拜學宮傍。今日真登閣里堂。六十年代孫隆聖澤二十年。栢律空蒼題名石刻多文字。駐蹕亭來幾帝王。陽。乾坤誰共久。尼山顏色秀東方。

吳啓

豐州人。正統十四年山東舉人。

德配乾坤冠百王。儼然遺像藹春陽。杏壇已廢琴聲久。楹樹猶含手澤香。道載六經垂萬世。教明五品正三綱。平生景仰酬深願。彷彿當年立。

當途双表立崔嵬。濕葦凝烟翠作堆。試問林間翁仲輩。樂者輦路入林來。

孔林圖序云。集賢待制周侯脩禮于孔林。侍

讀學士商公岳之史官揭傒詩之曰。

我我尼山蔽于魯邦。萬生聖人維民之綱。尼山之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涘。維彼聖人教之誘之。凡厥有民則而效之。維彼聖人履之載之。凡厥有民敬而愛之。既誦其言亦披其服。孰秣其馬于林之側。既誦其言亦履其武。孰秣其馬于林之下。六轡既同周侯之東。薦之侑之。聖人之宮其音洋洋。其趨踰。其臨皇。聖人允臧商民面之。式昭其敬。載瞻載思。罔不由聖。大定間某題。載廣記。

聖矣生民未有如賢我。遠更邁唐虞。道光萬代何其偉。師範百王誠不誣。廟宇深嚴無崔嵬。墓林陰翳有神扶。中庭拜拜陞階陞。瞻仰徘徊到日曠。

宋進士某題。載廣記。



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晚鴉。惟有孔林  
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

吳秘都官員外郎

高天之有文。星辰豔。穹碧。厚地之有文。草木秀  
野色。草木既無。辟星辰亦難測。詎倖人之文。五  
經為藝極。五經生者何。豈非至聖力。三才久虛  
位。待我先師宅。秘亦窮經者。自謂入閭闕。天地  
無逃數。世人猶自惑。代移文不移。宜在弟子取  
薰香。連誠悃。滴酒漚胸臆。瞿然見威容。長林綠  
墳側。

元

張起巖 元朝李士

迢迢魯城陰。長林肅秋色。修門負平崗。重墻屹  
玄宅。交柯矗雲霄。文措間蒼柏。翁仲儼儀衛。喬  
厖敞虛白。境土自清曠。密邇不容隙。窠居絕禽  
鳥。藋藋無可棘。昔蘇帶聖植。草露濕寒碧。肅躬  
款崇闕。屏氣前服錯。高陵遠瞻仰。素意慙平昔。  
聖裔傳守長。聯翩來接迹。羅列儀雍容。奠拜助  
登陟。慨然測深思。碎容宛如覲。徘徊窺睇久。景

慕還嘆息。細想萬世功。細常賴扶植。林、區寓  
內。孰不嚮聖澤。宜於子孫枝。蕃衍挺珪璧。百代  
如一日。附瞻守宗國。欲歸重鑄錯。歷覽撫碑刻。  
崇文際。皇元新廟。再脩飾。風厲示多方。鐫銘有  
實石。

陳國瑞 省陽縣人

當時獨說三桓盛。列國惟知五伯強。爭識素王  
尊道義。孔林墳木至今芳。

陳天祐

杞棘不生。開聖道。鳥禽遠去。避神靈。傷心誠問  
林。猶月早晚重脩駐驛亭。

謝彥賓

聖道遺宗主。干戈隔歲年。相傳周孔樂。曾點魯  
山川。日月虛光寔。乾坤氣象全。東家典刑在。喬  
木冷蒼天。

王惲 元山東副使

庭訓墮渺茫。師教恃嚴戒。幾予不感年。行已得  
夷隘。今歲客東魯。初為神所介。寓言述秋風。得





展闕里拜。遇之。管旬餘。汶水走湍瀨。憑軾望雲  
林。鬱佳氣。雞齊莊。超兩楹。真猷成孤酌。歸然  
三聖封。仰止高。恭猷恨生千載後。今夕備掃洒。  
披雲覩天日。太極開一畫。彼蒼詎能言。詩之聖。  
為代三綱典。九法範圍無內外。君臣以之定。乾  
坤以之泰。東周不可為。述作萬古賴。藐聆徇鐸  
音。光化雷雨解。敬想燕居客。金盞玉珮。當時  
七十子。授受嚴如待。鳳兮鳴幾時。諸子沸秋籟。  
一朱亂紅紫。百谷茂穠稗。愚者甘下達。誕者樂  
語怪。韞藏室。康瓠幹。棄清廟。鼎明倫。得不泯。而  
有六經在天。高孰可階。一氣包亨載。茲游固難  
言。默契心有會。胃中九雲夢。吞納失蒂芥。楮  
善誘。辭師也。書諸帶。緬懷伯禽業。郁之文獻最  
三桓。張宮室。伯功熾。而恢一奢去。無復陵餘石。  
獮煌天乙孫。膚敏半冠蓋。德博慶自修道大。  
勢能迈。金泥貫元精。泗波來遠派。汪濊一聖海。  
不隨梁木壞。埽侍金然堂。擬齊聞。声效恍如到。  
帝所。鈞天廣樂備。洗我兩耳聰。肉味忘二噍。謠

婦。寓道者。風雅變廊邱。一筆老東家。吾知其樂  
大達。不忍去。寒日下蒼梧。

汪澤民

至元元年辛巳歲五月己巳奉議大夫濟寧路  
兗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汪澤  
民百拜謹題曰

巖泰山陽湛。洙泗水。樽。指樹林。行。瞻  
闕里。廟庭獲展敬。德容斯仰止。當座儼龍躡。參  
前疑鳳峙。羞觴拜陵下。慨歎曷能已。六籍荀摩  
滅。九法孰條理。宜哉百王師。萬國恒通紀。矧茲  
禮義邦。神化素漸被。分符誠愚朽。鈐刀思砥礪。  
上蒼罔極恩。下不愧為士。往命適東魯。晨征超  
孔林。旋過亞聖廟。俯伏肅靈襟。陋巷尚遺址。稱  
賢至于今。一簞樂自足。千駟名空沉。鳳鳥時不  
至。驥尾胥附深。為邦聞孔樂。用舍孰知音。愚生  
後百世。歲月徒侵尋。博約賴明訓。度以復初心。  
敷勞輔周室。煥然孔樂新。元子廼侯魯。文風日  
彬。公雖不歸國。異世仍精禋。衣衣與繡裳。於



馬仰光塵。赤烏詠流言。金麟彰代身。所以千載  
下。忠義明君臣。龜蒙自蒼々。洙泗自粼々。幸茲  
闕里中。二聖廟相隣。觀感盡興起。如何尚逡巡。  
降衷有恒性。吁嗟告斯人。

孔舜亮

三家堂聲春光老。五父衢荒秋草深。惟有東山  
蒼翠在。出雲飛雨助登臨。

楊文郁

悠悠往古繼來今。天地无旁照孔林。兩下金絲  
堂下拜。門生无負百年心。

吳啓

江陰人

道大如天信莫登。恩酬罔極竟无能。微垣不忝  
斯文柄。闕里何由拜孔陵。千頃祭田香黍熟。半  
林稽木綠陰層。一抔黃土晉遺迹。直與乾坤共  
廢興。

國朝

汪舜民

乙未進士

杏壇北去无多路。泰岳南來第幾峯。大地一朝

收閒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  
世題碑跡可尋。獨幸遺經餘載道。至今不朽泐  
人心。

黃仲芳

山東參議

路入垣門一徑幽。素王高墓幾千秋。山連岱嶽  
佳城壯。樹入青齊泗水流。華表麒麟來故宋。穹  
碑烏菟自東周。鯁生何幸躬瞻拜。未薦蘋蘩答  
聖猷。

徐源

工部主事

百畝青丘藝聖賢。累々三塚貫珠連。桓魋石擲  
成何事。子貢茅廬獨幾年。廟里光華同皎日。泗  
沂清派接長天。書生不忝斯文裔。端拜穹碑古  
木前。

扶輿秘精華。我魯啓其門。挺生一夫子。帝者以  
後昆。曷云泰山顏。道魄藏靈根。餘輝潤林木。萬  
樹參乾坤。對茲念虞舜。矯首懷羲軒。聖澤滿宇  
內。綿延未云倫。

吳寬

成化八年狀元



儒藏

兩楹既夢奠。斯文光。鬼。魯城址。冠履於  
焉。藏墓木不可辨。合抱十萬章。相傳門弟子。移  
植東四方。惟昔伯任日。相向哭且傷。孰知千載  
下。儒者猶心喪。愚生復何幸。瞻拜俄其傍。去我  
有周末。藹然觀溫良。如陪由與夏。執贄同升堂。  
倦。東引領。夙願今始償。嶧山十仞高。泗水百  
里長。何必四尺封。天壤俱存亡。

范燮

充府推官

鱗鱗佳氣畫沉。廿里如雲屬孔林。路接龍門  
連艸色。塚封馬鬣護松陰。樹無垂棘多奇怪。鳥  
不營巢足好音。千古神明鍾秀地。此生何幸一  
登臨。

題尼山毓聖祠

陳國瑞

承認尼山寵錫封。為言毓聖特褒崇。五峯鴈列  
崗亦秀。一洞龍蟠氣象雄。何濶因知泥澤遠。頂  
巧猶見肯形同。生民未有如夫子。釋奠春秋代  
代隆。

題尼山

尼丘高古接蒼蒼。精衛當年。微降同。隨。事。終  
鍾秀氣。晚。殿宇享尊。尊。是洞。迥人。曾入文  
鐘林深路。莫通毓聖封。王元有自千秋萬載賴  
神功。

祖庭紀事

孔公璜 三氏李錄

一主端。按自唐封天為斯文祐祖宗。六十世長  
人衍聖。二千年古樹。瞻龍祠。增。且新。文物像  
設衣冠。舊祀容。遺跡尚餘壇。香在春深紅雨落  
花濃。

祖陵懷古

清暇重臨駐蹕亭。儼然空仰聖儀形。水通洙泗  
淵源碧。山擁尼防秀氣青。馬鬣風雲開輦路。螭  
頭苔蘚護碑銘。文楷古木成孫子。挺拔層霄億  
萬齡。

尼山秋祭

鬼。雄鎮倚晴空。一抹烟嵐黛色濃。深樹半含  
金翡翠。鬱。高。插玉芙蓉。雲開虎洞清溪遠。雨  
臥龍碑碧藓封。三載祀成開。佇立手捫日月思。

從容。

拜孔廟

劉濟 鄒孝教論

父坐儒壇講孔書。承恩喜造聖人居。杏壇下拜。慚無補闕。聖德有餘。遺李万年。資領袖斯。文千古賴。權輿也知。

聖德同天地。歷世

君王復幾如。

拜祖廟

三衛孔公易 鄒寺訓導

孔氏宗支一脉傳。分兩地豈徒然。

君臣大義扶持重。祖禰先塋護守堅。曾北已承宗

子爵。江南難舍舊家。種百年有幸躬瞻掃。忠孝

于今喜得全。

○歷代賢宦子孫墓銘附

不

故守御史中丞贈大尉孔公後碑序

唐賢有正碑與墓銘論撰不能得其寔。或漏落不能盡其事。故復有後碑云。

尚書工部郎中張宗益撰

公諱道輔。字京魯。孔子四十五代孫。其世系之

詳史冊。記于國。封爵傳其家。名教所宗。海內仰公。天性英異。在髫年。則舉止莊重。言不妄發。咸平中。舉鄉進士。為兗州首。明年春。御前擢進士第。時祥符五年也。釋褐。為有真時年二十七。州守初易之後。郡獄屢處駁議。老吏嗟伏。彭原秩滿。祥符九年。詔擢為大理寺丞。率曲阜主祠事。不以私恩害公義。故二樞姜公為本道廉訪使。行部過邑。問公稅廩。度公不對。但高談皇王大畧。姜怒。按其一一脩舉。姜不能責。解邑還。殿省丞。入朝上章。陳祖廟制度。庫陋不稱。乞加脩崇。優詔可其請。命公躬主役事。不日而成。乾興元年。遷大常博士。天聖元年。召入為左正言。知諫院。公不避權倖。在諫院七年。封章論事。軒陛盡規。忠言密啓。無所隱避。奏草隨滅。天聖八年春。內出雙頭牡丹。詔兩制館閣賦詩以進。公作古賦。奏御史引曰。臣非館閣。不得預於諫道。正辭。臣之職也。大旨陳君臣正道。箴補當時上覽之嘉賞。期日有詔。直史館。又判三司理司。尋



為北蕃信使。旧名延魯。至是改今諱焉。至木蘇山虜主命宴。遣臣就席。備公酒。以小玉琖公辭。以不飲。值者既傳君旨。又曰。飲此則氣和。公曰。不和無害。但天性不飲耳。虜君臣皆相顧。便還。以除公左司諫。文龍番閣待制。朝廷見語錄對。魯主有不和無害之說。言事者繼進。以謂正觸機會。彼當有辭。陛見日。上問之。公曰。契丹為黑水所破。勢甚衰。但每見朝使臣。俾館使者預搆語言。挑撥強弱。使臣一不敢對。臣恐以此輕中國。上喜。由是群謗不能進。判流內銓。勢利絕。私請孤寒得善地。為當時所稱。天聖九年。出典汶陽。以貳卿在單父也。亭侯密述奉二親甚懼。朝野榮之。汶陽廢務澄。肅奸猾去境。一日。兵隸繫十餘輩。云私渡黃河。公亟命釋之。公自判奏曰。頃者河決南燕。分流及鄆。有司輒渡。利於誅求。今縱復故道。號為乾河。夫蒙之田。限以南北。民情自便。官禁未除。實之嚴科。寔非聖意。優詔後之。九年。復判流內銓。旋命公使北庭。賀冊。復

命轉兵部員外郎。在職。天聖十年。出知許州。圭田素羸。過期而後赴。明道二年四月。就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是年。官內出。饑。公慮濟之無及。亟發倉以貸。然後聞上。父子室家相保者。惟南都焉。終十一月。召入。權御史中丞。朝論肅清。權勢引避。是年。皇后郭氏將出。為金庭教主。公亟率諫官御史十人。袖疏伏閣請對。時后已有成命。上命內侍近臣就東上閣門。引公等赴中書。俾丞相宣諭。公曰。某等外聞中宮動搖。未詳德音。願面見陛下。上已歸禁中。不得已。見政事堂。時丞相與公對立堂上。丞相曰。禁中事。中丞不得知。或不便於聖人。臣子非所安。公曰。人臣視天子與后。猶子之事父母也。父母不和。止諫可以諫。未聞為人子順父出母。禁中事不當知。丞相又曰。漢唐以來。亦嘗有廢后。公對曰。方今太平天下。待丞相如皁。冀日望致君以堯舜。漢唐廢后。何足取法。丞相不能對。公拂袖引諫官御史出。明日晨謁。將至右掖門。有吏持勅赴

馬前已除諫議大夫如泰州聖更促行出都門時諫官御史十人皆一時名輩范仲淹嘗謂所知曰孔公曰方正名天下共知非當嬰鱗之除事在不測觀其容止愈端重顏色不沮喪附中臣之對答丞相之語應若宿構言有條理此過於前所聞矣景祐二年四月移知兗州公佩本郡符歸故鄉專以鎮靜敦厚風俗為務八月有詔就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初近臣進百首詩者時相奏可與直學士上曰此百首詩不如孔道輔一言故有是命時貳卿新政秘書監夫人進封仁壽郡君公自府解詣曲阜一舍之間旌旗鼓吹之迎引後先皆幼穉呼擁擁行路至則為壽樂于私第筵通之盛則有祖德石守道先生恩慶堂記其焉又以孟荀揚王韓五子排邪說明大道像設於祖堂西偏公為之記觀其文亦足以見公之心至寶元年党項逆節朝廷恩得休貌大臣端本澄源拜公御史中丞公辨命憂職知無不言無所回避奸邪側目矣上

以許大用素忌公者畏其同列一夕事變且以治獄有附會明日罷御史中丞知鄆州二年十一月道輔自中丞出知鄆州初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賍敗辟連知樞密節度叅知政事程琳宰相張氏遜以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併逐之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為辨之道輔入封言琳罪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明附大臣故併出之公蓋瘁感病行至滑之韋城驛以不起聞諸孤扶護旅櫬歸葬于祖林祖墓西南偏公娶尚氏淑令有文進封鄆國夫人二人曰舜亮曰宗翰並中進士第女適殿中丞李黃中封壽光縣君長適王氏次適張氏皆早卒孫七人若升若谷若古悌悌皆仕嗚呼公平生以忠孝節義自任介然繹立天地間一旦被譴謫倭奸織喜相慰勞茫々蒼天無言而默識賢如榜震蕭望之猶不免當時謗公犯群邪衆惡雖遇仁主猶不得安其位行其道終於隕下復何恨焉薛陳公之說折即待選李漸妖

蛇不足為公道者此不復書。公在位時諸子尚幼故平生風迹不能盡記。惟宗益知之寔詳。然常恨世無直筆天下銘撰皆為勢利所屈不惟欺人耳目抑亦自欺肺肝。幽府鬼神安得無通。今所論次直欲質諸高厚表欲方來矯勢利以傳信。謹為銘曰。

聖人之後

不必皆賢

唐堯虞舜

嗣緒頽然

君子之德

未必俱全

子路子游

科等分馬

律武孔公

賢德咸備

自性達物

以誠求志

剛粹言大

靜方宣地

節義不回

忠孝自遂

長於勗治

勇在除奸

文能靖國

武可摧山

視膚於掌

憂國在顏

孰知天意

使去人間

謂天生賢

為宋左右

胡其名難

跋前疐後

謂天祚聖

為孔裔胃

胡其不延

摧英隕秀

人謂至難

公獨為易

羗胡可誅

麟鳳可致

金

志今在泉。功不見世。神明共知。良史勿記。史筆是非。人情好惡。在昔難平。于今孰保。公葬祖林。神物來護。忠骨英聲。長耀千古。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初二日。長子左中散大夫致仕柱國會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母亮立石。長孫若升篆額。次孫若谷書。丹若古書後序。

故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翰林李士党懷美撰

至聖文宣王五十一代孫諱搢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奉聖公。贈朝奉郎。伯祖諱端友。朝奉郎。直祕閣。襲封衍聖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禮赴揚州陪位。值兵火隔絕。其弟端操之子璠已襲封訖。長子拯。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元嗣。其弟拯。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



先聖祀事。公三歲而孤。幼穉警悟。及長。力學自強。通春秋左氏。尤喜韓愈詩文。談論簡尺。多引二書。先輩多稱譽之。公職在嚴承。林廟草木。諸人無敢輒犯。宗族之間。少長有禮。人咸于君嚴畏且愛。一日。顧瞻國夫人殿。松自言曰。吾為人子孫。而謬當其職。使之墮陋如此。寧不愧於心中。乃親率佃戶。携斧斤之具。入東之蒙山。躬親指畫。採伐中楹。捕者旬有餘日。連車接軫。以婦起。曲廟尼山廟。兩處國夫人殿。及大中門。家廟。齋廳。祭祀庫。計五十餘楹。彩飾畫繪畢備。朝廷聞公名。召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公力辭。取專祠事。不宜妨職。任之不專。則特授由阜縣令。未到任。歲大旱。既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益茂。歲仍大熟。公精勤吏事。縣署至所居。往返十餘里。及晚治縣。無一日稍闕。差科甚均。訴訟無滯。親族有訟。即移佐官。無少長皆向意。諸村當首人。擅賸物力。差當公預。金定奪相次。明以公文告示。比至其人。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

下。每歲夏。縮足丈尺。小戶舊合併全。疋輸納。隨村首自。皆自斂掠。公止令依市價積筭。和買。使併起納。盡革舊弊。縣城摧壞。官計工修築。公戒董役者曰。慎勿拆廬舍。壞塚墓。若廬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塚墓有壞。當以已俸完之。二者既安。吾心以安矣。其有不成。茲允無主。暴露枯骨。當遣使專葬之。有碑曰。叢塚邑人春冬祀之。莖華是夜。喜衆人來謝。內一人稍前云。嗟哉。暮靈之弗及。既寤。遣人搜求。又得十餘副。復慶來謝。公年四十得數子。皆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儒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已。專於賓客。周惠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宋副樞密孫傳之女。孫後封曾郡大夫人。又娶泗水侯氏。二子。長即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業進士。女一人。適兗州宣武韓昌。公享年五十三。終奉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夫。嗚呼。孔子之澤。及於無窮。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豈止此而



阮

故洙泗書院山長孔公墓志

魯府伴讀進士莆田黃謙益頌撰

先生諱濱字魯臣

宣聖五十三代孫宋刑部侍郎宗翰其八世祖也  
大父諱元恩父諱之英之英子西泗清源縣人  
即先生自成童敏悟絕人種李積安年甫弱冠  
沈潛理學愛搜子史遂成名儒處父母昆弟及  
其孝友待宗部姻戚咸有恩義既而領薦授涿  
州書院山長循循善教臺忘倦克繼前脩汲  
引後進縣是士子多所成就年六十以疾卒于  
家葬

祖林之西北。配李氏。附焉。子男三。思範。思政。思常。  
孫男四。克洲。克砥。克一。克中。曾孫十二人。希誠。  
希詠。希誼。希古。希崇。希韞。希休。希勉。希蒙。希準。  
希敬。希恭。玄孫九人。訂。楷。訓。誼。寧。諒。訥。訥。訥。訥。  
樂甲辰夏先生之孫世戰曲阜令。即克中也。狀。

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馬驥撰

大德五年。予忝職廟學。適五十一代孫濟陽縣簿。一日請於子曰。我先人平昔於廟庭之事。尽心焉耳矣。思有以發其潛德之光。不使泯滅而無聞。此心耿耿。未嘗少置。子益為我記諸。庶少慰人子之心。驥薛不獲命。亦念旌孝行。享風俗。享校之職也。顧雖不敏。如之何其拒之。謹按五十三代孫承務。即朝城尹淑所具行狀。公諱嘉。字器之。曾祖諱若鼎。壽童縣令。祖諱端修。進義校尉。以族長為林廟主。父諱珙。學究出身。迺養

親不仕。公幼失怙恃。避兵汴京。處身流離間。勵志讀書。不墜先業。左丞張公祺奇其才。薦於上。授開封縣令。逮亡金。歸附之初。北還為清軍。三州等處宣課提領。時方軍初。祖度殿廡俱為煨燼。神無所依。公慨然以為已任。請與建於東平行臺。殿公時建其室。擢為提控。監脩祖廟。主祀事。公蒞事。勸格公爾忘家。表曉祠宿習。瓦礫之中。金碧粲然。繪聖像於其間。見者罔不加敬焉。又以宗系失傳。公不勝感歎。遂跋凌源幸。辨論於上前。蒙顧問。竟獲章正之。中統二年歲次辛酉八月二十九日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葬于父墓東。北一十四步。娶古任城縣尉仇君之女。至元十年五月十二日卒。享年八十。越三日附焉。有子五人。長曰元正。實業恬退。遂養親不仕。次曰元裕。將仕郎濟陽縣主簿。次曰元敬。承事郎興化路經歷。次曰元冲。隱居不仕。次曰元伸。將仕郎須城縣主簿。孫一十四人。曾孫孫。孫別有齒列於碑陰。噫。如公者可謂知

所先務矣。觀其興廟貌於覆轍之餘。上而神靈有所安止。正宗緒於錯亂之際。下而襲封復得其傳。此其有功於廟庭之大者。自非天姿卓越。立志堅強。能然乎。宜其子孫蕃衍。維詩礼之家。聲華登仕版。代不乏人。雖聖人遺澤餘潤。久而益深者如是。亦公積行累功之報。昭々而不可誣者也。後之人其毋忽。是歲月日。孔顏孟三氏事教授司教授馬驥記。

故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翰林李士國子祭酒蔡文淵撰

夫子之道偕天地而無既。夫子之澤垂沒世而不窮。羣聖百王莫不是承。而況於子姓者乎。朝列大夫濮州尹致政孔認誠以書幣緘父祖三世德業之狀。命文淵文於石。以著其不墜厥緒之寔。文淵謹按素王世紀。思誠宣聖五十四代孫也。公之曾祖諱元用。字俊卿。當金季政亂。遺棄祖杜。播越南遷。中原不守。幾二十餘年。群盜攻剽。累無暇日。時天兵壓境。公以林廟為重。乃



率孔族暨庶姓以降。其大帥太師國王永制封拜。以公夫子嫡派授承德郎襲封衍聖公。世襲曲阜縣令。以公有文武才。復拜其子之全襲封衍聖公。仍令其邑。授公兵柄。攻取諸郡。累有勝捷。沒於王事。曾祖妣聶氏封宜人。婦德為宗族楷範。一子。即之全。字工叔。襲爵一十五年。金已前襲封公。元措來歸。同謁武惠廟。使公因諱曰。以賢以長。責在吾叔。以公爵遜之。元措乃言曰。子父子保全林廟。當世其邑。武惠允之。仍居邑宰二十餘年。歲在壬子。復授襲封衍聖公。爵祖妣妣然氏出。次曰澄。戚氏出。次曰濟。執氏出。公先考諱洽。字世安。亦字先已。孝友仁厚。公謹廉明。文章政事。為一皆稱首。弱冠。從翰林。應進。同門李孟。闊徐恒。以斯文相諮議。年登三十。襲尹鄉邑。鵠鳴而起。坐以待旦。勤於庶務。聲達朝廷。其待同僚。愛百姓。咸盡其道。時嗜齋。楊君師表于魯。公退食執弟子禮。得知新之益。損燕揚公繼之。復從游。盡仕優則學之道。相下處士。

任公持正。嘉其才德。以女妻之。其內助。魯多壽。四十一。先公卒。贈東平郡君。再娶畢氏。一子一女。皆任氏出。子即朝列公也。女適長垣尹張執中。封恭人。公於二弟甚相愛。中統四年。公始權祀事。嚴察典。礼惠睦宗族。待炊之家。百室之半。至元三年。公謂權祀之職。匪事。何以塞繼述之責。聞于上。賜白金五十兩。重脩啓聖王殿。葺書閣。初。遷廟以石。易木殿。極其新。築垣。遷廟百堵。皆作。見年表至元六年。罷洒掃戶。凡廟庭大祭。維豐維饗。咸備于已。三十餘年。給國家南征之役。以才幹聞。五事成就。最于一道。年五十三。告老。以男思誠。襲替世尹。陞公奉訓大夫。知單州事。特行戒其子曰。无妄怒。輕官。焚令邑。長者如汝之父兄。幼者如汝之子弟。可不慎乎。其知單州也。與李校。延名士。以成士風。時憲府貴公。按問有倫。有要人。自以為不究。至元二十八年。擢公奉直大夫。知密事。首勸儒學。三皇廟正彝倫。明礼法。建賢學。濟斯民。扶仁壽。導

江張公既薨。齊楊公碑刻。爲馬元貞。改元公見成宗皇帝于上都。時大臣奏。

至聖文宣王孔夫子之嫡孫。其祖元用以軍功沒於王事。實開國立功之臣。治權奉祀事三十餘年。有德有文。可襲封爵。上可其奏。仍贈坐慰勞甚厚。特授中議大夫。行聖公。以祖庭儀等之制。飛章于朝。賜尚珍署田五十頃。復給洒掃。立重脩孔殿。從公請也。作堂私第。名以詩礼。示不忘過庭之教也。辛泉楊公大書之。紫山胡公記焉。大德十一年冬十一月九日。公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七秩有二。冬十二月望日。葬于

宣聖墓西北。任氏附焉。濰州尹朝列公由御縣以師表國學。復授安慶推官。尋知息州。丁內憂。不赴。繼拜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以朝列大夫。濰州尹致仕。公之所處皆有能名。其忠孝廉勤。皆先公教誨之力也。公娶翰林應奉任君之女。振文處士公子也。再娶畢氏。牛氏。馮氏。封晉郡君。孫男三人。長曰克欽。牛氏出。授從仕郎。

承謙世尹。楷奉祀事。妻東野嘉議公女孫。次曰克純。娶臨汾尹馬鑣女。次曰克容。馮氏出。女孫五人。長適廣東廉使楊倬。次適本縣儒士呂恪。次適新州路府判馬侃子元魯。次適主泗水簿馬克仁。次適礼部尚書李庭寔孫士良。其子孫端潔純塾如此。我公德業益茂矣。文淵謹考世紀。自子思子叙正傳。漢唐已下。安國頴達而已。我朝隆盛。天生數公者。赫然聲烈。著於兩間。保林廟以佑鄉民。好學不倦。以承道統。力陳大義。以新廟庭。並能迂績累世之忠孝。遠能銘述先聖之心法。以敘承有國右文之典故。樂為之銘。昭示後世。彰我聖人濟嗣之恩。渥於無極云。銘曰。

天生夫子	師表百王	慶流萬古
奕葉隆昌	天網受命	休有烈光
素王之裔	帝錫純良	扶文拱武
以保曾疆	愛賢世邑	以死勤王
猗歟乃祖	公爵是承	孝思惟則

天子來寧。

嗟若先考。

聿新聖宮。

濟人利物。

以孝移忠。

繼述祖道。

朝覲帝容。

帝若曰噫。

汝能祖封。

賜田復戶。

命爵上公。

文宣之澤。

萬類含春。

永遵心蹟。

拱視北扉。

天清地肅。

正我彝倫。

續綴譜牒。

以貽後人。

至元六年歲次庚辰秋七月吉

日朝列大夫濮州致仕男思誠建立。

故饒封衍聖公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兼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孔公

翰林學士臨川危素撰

公諱思晦字明道

孔子五十四世孫也。曾祖元孝。祖之享。贈亞中大

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曾郡侯。父浣。贈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曾郡侯。母李氏。追

封魯郡夫人。公生至元四年七月。天姿穎秀。伯

貴讀書。已識大義。導江張先生頌為三氏教授。

公授業焉。講求義理。薄詞章。尊德行。家貧躬耕。

雖劇寒暑。不懈于學。先生深器重之。年十有七。

禮部公弃世。喪葬以禮。奉母以孝聞。遠近爭聘。

致為弟子師。大德七年。遊京師。國子祭酒邪律。

公有尚謀薦辟之。以親老固辭。至大元年。大夫

人臥病。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及居喪。勺水不入

口者五日。三年喪畢。三氏教授舉茂才。授范縣

儒學教諭。延祐二年。調寧陽學。先是。兩邑校官率

以廩薄不能受職。公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

皆輓留。不忍舍。六年。族人合議。以公嫡長且賢。

宜襲封爵。主祀事。上政府。未次。平章政事李韓

公偕禮部力主之。會

仁宗皇帝問孔子之裔。追令幾世。襲封為誰。李公

且以對。

仁宗親閱譜。若曰。以嫡應襲者。思晦也。復疑。且

以前襲封。卑秩俸薄。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

公。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印四品。泰定三

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秩正



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嚴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三年改鑄三品印公自以宗祀貴重恒俱弗稱蒞事之際必敬且慎初廟燬於兵後雖有全而樓角圍牆未備乃竭力營度卒復舊規金然堂壞儲時祀餘資甚新之不足補以已俸繪飾從祀塑像補完祭器祀服請于中書置江南郡縣書籍尼山毓聖之地廟毀而碑存居民冒耕祭田且百年矣稽諸典故言於部使者命鄒縣長休陽令往覈之復田百五十畝歲入粟四十有八石因請置尼山書院三氏學田三十畝在沛縣之刁陽為衆民所據徽州與沛縣隔侵疆州官受賕敗事其公往復辯議再歲克定鄒縣子思書院舊有錢百緡貸於民取子錢供祭祀久則并負其本移憲司徵之前代封聖文齊國母曾頌言于朝

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有旨加聖父啓聖王母王夫人公府初止該掌書一人書籍音樂無司之者余各無任出納者以遷為言遂置

典籍司經管勾凡三人分掌之祿秩視國子監且給管勾掌書祿視寺監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乘亂害

宣聖子孫幾盡其後復欲冒稱公以為不早辯則真偽久益莫究彼於我不共戴天乃共拜殿庭而列于樊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絕之族譜石刻既燬因纂究考廣記諸書重刻焉元統元年癸亥閏月乙巳薨于寢異香滿室群鶴百餘翔于上又見神光自東南墮于舍北云已酉塋祖塋西二百步娶張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一人克堅爵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陞二品銀章進中奉大夫後歷官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治書侍御史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集賢直學士禮部尚書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迂國子祭酒女四人適李德明孫大用喬元善馬元用孫男九人希學嗣爵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國子生希賢其季也孫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四





人公端重簡默。遺容不苟。嗜李謨人。本乎真誠。於宗族尤隆恩義。常曰。吾蒙祖宗遺澤。殊流同源。可不念諸。或不自給者。周之子弟皆籍子學。教養不息。女兄適裴氏而貧。迎養甚謹。女弟末疾且不慧。起居必待於人。每親為額沐。性尚清素。疎財好義。嘗市物。隨所需。直酬之。或謂彼市道之人。胡不議其直而後償。公曰。吾以誠心待人。其忍欺余哉。所居就襲封舊廨。不改作。終不構私室。其薨也。家無尺寸之遺。公暮年多疾。未嘗廢書。作字端楷可法。故三氏子孫與凡四方受業。仕而有聞于時者。多公造就。薨之日。莫不哀之。會塋者以千計。後十有七年。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克堅以江浙行省左丞汪公澤民守兗州時。所述行狀。屬林廟學正夏以忠來。俾素論撰先德。篆名神道之碑。素不敢以固陋辭。則序而為之銘。銘曰。

微子之胤。

篤生聖師。

歷聘侯國。

國朝

故國子祭酒孔公墓誌銘

翰林學士兼贊善大夫宋濂撰

式扶民彝。	維文肅公。	五十四世。
克昌其家。	宏廓震厲。	導江張氏。
學探本源。	授業三氏。	遊道之園。
有祭群經。	出自屋壁。	艾關燕辟。
母俾蒸塞。	懷有范縣。	充之寧陽。
教行下邑。	弦誦琅琅。	瞻茲大宗。
猶秉周禮。	襲封上公。	明斷天啓。
超進華族。	匪公之榮。	右文貴德。
天下化成。	公在魯邦。	士有標準。
胡不遐齡。	耆碩斯隕。	繫子暨孫。
丕承寵光。	節惠易名。	錫命煒煌。
爰述始終。	刻銘闕里。	與國咸休。
宜受多祉。	洪武丁丑秋九月吉日。	五十七
世孫襲封衍聖公訥同五十六世孫世戩曲阜知縣希範等立石。	前未立石。至此方立石焉。	



先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而孔子不得位而功最高。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侖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社有限。孔子無位故遺慶餘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若孔子之傳世久遠而報為封者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者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曾之曲阜孔子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齊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沈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曾祖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汴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真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魯郡夫人。公少廟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後李極傳精尤善春秋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偕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之年上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曆日錢之年給其費命監察御

史族人思立持節節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讀公詩與偕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兒薦公明習孔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事盛服趨然登降有容觀者為之避。御史大夫雪言公材宜近侍左右。拜中書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萊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集賢直學士。希學為秘書卿遣使者即萊城起之。公至燕都劇盜毛貴犯畿甸且迫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為存亡焉可弃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散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之士避亂多集郡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權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黑木兒納

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及中丞袁漢諱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漢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於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為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不就。復以公為山東廉使。卒。不起。二十八年。

天兵取中原

皇上手詔。趙公入朝。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職。郊社必致膳肉。無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於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他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還至下邳。新安驛。斃于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村之孔子墓。三百餘步。寬尊樂易。事親極孝。過族人。有思。

與人交。不為掩覆之計。一以誠信。豐下美賢。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海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夫人九子。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升。皆元國子生。希賢。其季也。女二人。孫男十九人。長曰訥。次曰諧。詢。誼。誠。諒。諤。害。讓。調。評。諫。諍。譽。諒。諒。詮。曾。孫男四人。長曰鑑。次曰鐸。曰鈞。曰鍾。曾孫女四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年歲期正於京師。

上寵賜之甚厚。以袁漢狀來請曰。先君歿。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於後世。人其謂何。漢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生大聖	為萬世師	廟出昭潛
南施日輝	功如堯舜	位則不有
飯其惠澤	以昌厥後	歷年二千
有與有仁	五十餘世	封君相望
自侯而公	命遠稱貴	桓圭衮衣



肅將紀事。	惟公紹家。	敦大且文。
人曰休哉。	聖師之孫。	入為秩宗。
右札又樂。	格於幽明。	上下允若。
曰乱趨遁。	宗社震驚。	君臣合謀。
奔而西遁。	公曰不然。	君死社稷。
以正代乱。	勝不以力。	王師燁之。
如虎如豺。	盜遁南夷。	公寔啓之。
關陝之間。	將矯晉噬。	彼謀不臧。
以水上瀆。	公謂元戎。	世與方乱。
無失厥防。	以速其叛。	言臧不從。
是臧是為。	禍將逮身。	云何弗歸。
重言迎拜。	俾掌邦教。	大訓宏敷。
聖人之道。	土宇日隳。	位其可居。
退脩于家。	琴瑟詩書。	
聖明御極。	取聖為則。	陟降
札儀有翼。	生享其榮。	死篤其承。
云誰致然。	聖澤休明。	惟聖之澤。
如山如川。	有址有源。	以永厥傳。

繼聖惟賢、守位惟德。載績延聲、  
後嗣是式。洪武丁丑秋九月吉日、五十七  
代孫襲封衍聖公訥、同曾孫鑑等立石。  
故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同脩國史宋訥撰  
洪武十四年秋九月二十日、  
宣聖五十六代孫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以疾終  
于正寢。越三年為洪武甲子春正月、其子訥以  
服闋入  
親祀官引  
見華蓋殿、  
上問以宗族蕃衍、子姓賢否、訥奏對動合禮度、即  
命館于太學。翌日召嗣襲封衍聖公、  
御製誥詞以賜、既受封之五日、出前左司贊外郎王  
聖所誌其先公墓誌銘、示子曰、不肖孤負荷先  
德、忝嗣厥世、  
聖天子不以訥無兩肖似、俾襲顯封、位列公爵、惟  
是先考之卒、雖紀其歲月、訥諸壙中、墓道碑石

尚未有刻。先生職司文衡。舍先生其誰托哉。固以請。既還之。四月復以書來速。遂即其世系。封爵卒。葬月日以著之。按公諱希亨。字士行。

宣聖五十六代孫。曾祖浣。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曾祖妣李氏。追封魯郡夫人。祖思晦。襲封衍聖公。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祖妣張氏。追封魯郡夫人。考克堅。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陞中奉大夫。陝西諸道御史臺侍御史。妣張氏。封魯郡太夫人。公賦性明敏好學。尤嗜漢隸。甫冠。即有成人志。二十一歲。侍御公始起。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公襲封。公克自樹立。於經籍子史。靡不研究。問學優贍。文詞雅馴。每賓客燕集。談笑揮洒。輒以成章。皆出人意表。觀者奇之。四方好事者。多求公書。讀得之。則什襲珍藏。尤李兵起。青齊憂及。關里公。誓不汙於亂。即間道走燕。城得賜見。拜秘書卿。仍襲封爵。歲戊申秋。

皇明初革元命。海宇以次平治。朝謁行在。上清問下民。公即以歷代治亂條對。從容有序。甚嘉納之。自後歲入覲于

京師。賜予稠疊。

恩禮益隆。每正旦。

上受萬國朝賀。特命公班亞上相。始至中使慰勞。館餽下及童隸。無不霑給。蓋其誠意所達。

宸衷特加異數也。祖庭自兵後。日就圯壞。所辟浩穰。

公從容措置。期以歲月。卒就成功。復祭田侵於

豪民者五十頃。禮器。衣服。樂舞。儀式。以次備舉。

燁然一新。卒復舊規。年四十七。卒。遠邇大夫士

聞者。莫不悼其不克于壽也。訃聞。

朝廷遣使禮祭。是年十一月初六日。葬于孔林之

西。公凡再娶。先配董氏。中州功臣世家。贈魯郡

夫人。繼室孫氏。前進士遼陽行省平章彥明女。

卒。皆附葬。子男二人。長曰訥。董氏出也。次曰諤。

孫氏出也。女二人。長適淑南衛楊鎮撫子揚思。

次在室。孫男一人。曰祿。尚幼。公昆季八人在



儒藏

公為長。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贊皆有文學。家庭雍睦。為東魯家法。余記弱冠遊太學。師事助教陳衆仲先生。而公之父侍御公定同齋舍。有年情好日洽。後幾二十年。當元季兵起。公間道歸朝。時侍御公主太常公侍左右。神采迥異。信其名門子也。余於今獲領太學。而公之子訥已襲封號。則知公者莫予若也。請銘。奚敢辭。銘曰。

聖澤汪汪。厚德流芳。公承其慶。奕世稱昌。才藹乎中。錫其琳琅。惟德是將。

皇明啓運。奄有萬方。崇文右教。盛際虞唐。通修典故。光我素王。公襲其封。世奉烝嘗。惟聖子孫。表之印之。歲時來朝。禮錫孔彰。報效未伸。蚤夜匪康。祖庭百儀。端復其常。曾山蒼之。泗水湯之。鬱然孔林。為公之臧。有子才良。

發服

寵章。

製誥維新。

雲漢輝煌。

存沒有光。

樹碑道傍。

十載不忘。

永樂癸未冬十一月吉日曲阜世職知縣孔希

範立石。

孔顏孟三氏子孫學錄孔君墓志銘

翰林院學士寧陽許彬道中譔

景泰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孔顏孟三氏子孫教

授司學錄孔君克晏以疾卒于家距所生洪武

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得壽五十有六卒之

年九月九日其子希瓚扶窆葬祖陵先塋之次

後二年大宗子懿封衍聖公彥縉來朝京師持

教授江永清所狀事行未旌余銘按狀君字堯

夫姓孔氏

宣聖五十五世孫曾大父諱之僅元深澤教諭大

父諱汪元翰林檢閱父思措家門族長母某氏

端淑恭慎克持婦道君生而資性靈明渾然天

理宗鄙目為處女而奇其後必有異於人也然



其聰穎過人。讀書務以千遍為率。字句之。不輕放過。務在咀嚼滋味。探賸理趣。不極其至不止也。其為詩。若文尤不輕率。必再復題意。遣詞說理。務極指歸。然後落筆成文。往往有動人語。嘗道行遇婦人女子。必面牆俟其過。一日遇遺。囊子道棄而不顧。以是人益重之。比長。泛江淮。浮汝泗。覽名山大川。吊古興懷。以增益其所見。聞歸而大有所進。豈非士之致遠有資乎。遊乎昔賢。稱司馬子長文。蘇疎宕有奇氣者。從燕豪傑交游故也。余於君亦云。故族長公嘗曰。負才名而不玷先祖之家聲者。必吾克矣。餘子碌碌未足較也。平生一芥不取諸人。遇宗族之婚喪。及里人之貧乏者。雖傾囊與之。無吝色。宣德壬子。用薦補今官。其教人也。一俸聖賢教本。尚實不事浮靡。而士子賴以造就者。進士則孫昱。孔公珣。鄉舉則孔公錫。孔諗也。其他惇德飾行。賴以成就者。比之而是。嘗自作春帖。有曰。恥學屠龍。寧自拙。未能送鬼。任多勞。又曰。百年無日不

青眼。一世與人惟赤心。觀此則可見君平生之抱負矣。遭族長公喪。凡衣衾棺槨。必極周備。求無憾于心而後已。景泰庚午。

駕幸太學。召三氏子孫賢而長者詣

京師觀禮。有宮錦襲衣之賜。君與焉。既而薦君為族長。眾皆稱宜。宗部子弟脫有不律者。君召之庭下。一言即折其是非。彼即愧悔感悟。俯伏走階下。不自覓其股栗也。眾方以族長得人為賀。不意哲人不壽。而竟以疾告終也。配徐氏。涪寧儒醫徐之嬭。婦道母儀。咸有可稱。子一人。即希璜。為志問。孝。知君有子矣。女一人。字靜安。兩淮運使蘇公之子傑。其婿也。嗚呼。天之生人。既豈其才。而齎其壽。而又使之不獲究其所施設。或者謂君惇厚之資有餘。而應變之才不足。殊不知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以徒容。鵠和於交衢之舞。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以奮揚干戈。於戰陣之交。彼鳳凰麒麟。非可以資服乘也。醴泉芝草。非可以適飢渴也。然而



一日至焉。山川為之春。草木為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之至。自然有以暢達無所事乎用力也。然則先生之為人。有益於世者多矣。況又能立師道。以造就多士哉。是宜銘之曰。猗歟孔君。神明之胄。惟性之聰。惟賢之厚。閑享日克。德音日茂。孔顏與孟。三氏有後。君為訓飭。抵于成就。人與之交。若飲醇酎。尊居族長。維持左右。子姓宗姪。式循矩度。胡為一疾。哲人不壽。我作銘詩。用表諸墓。振烈揚芳。萬古無斁。天順元年歲次丁丑十月孟冬上旬吉。男希璜泣血主石。

故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太和王直撰。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南陽李賢書。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監山王朔篆。

公孔氏諱考繹字朝紳其名與字皆仁宗皇帝所命也。我朝之治天下所以綏萬邦和兆民者不用他術惟宣聖之道是用尊其道而及其子孫是以若是其厚也。公世家曲阜於宣聖為五十九世孫。元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魯郡文爾公思晦公之五世祖也。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國子祭酒克堅公之高祖也。曾祖希學大父訥父公鑑俱襲封衍聖公。妣皆夫人公早孤母胡夫人教育之。天性孝友不妄言笑未嘗慢戲佚遊人有忤言言不與校或言相媚悅亦不為異屹然端重如成人。甫十歲

太宗皇帝召使襲爵觀其言動進退從容詳雅喜謂侍臣曰真神明之裔也。館之太學而禮待甚厚。既歸日取宣聖之書讀之而尤篤志於論語凡嘉言善行所以修己治人者不以此於心曲阜知縣公堂者公之季父也。公於事無巨細皆咨





決焉。由是才識益高。聞見益廣。度量益寬。而有容。不可以毀譽動。而亦無愛惡於人。人以爲長者。風輕財重。義出於自然。親黨有吉凶事。而礼不能備。公爲相成之。孤女及時而未行者。則備資裝相攸使有歸。今監察御史張子初。劉安順。天尹王賢。兵部侍郎王偉。皆其所擇。婚而人以爲宜室家者。凡其所行。合於誼多類。此是以上

自

朝廷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皆敬愛公。其入覲得乘傳。班列文臣首。洪熙中。賜第於東安門北。宣德正統以來。礼之尤尊。

今皇帝親學。特召公觀礼。賜冠帶錦衣。越三年。奉朝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皆異數也。公受恩而歸。即上表謝告宣聖廟。而大會宗姻。彰殊遇。宴享未終。得風疾而卒。景泰乙亥十月二十一日也。距其生洪武辛巳三月十二日壬子年五十五計聞。

上深嗟悼。命礼部治喪。工部又治墳塋。而厚賜卹焉。

公配夏氏。子曰永慶。皆先卒。江氏。子曰永吉。亦先卒。郭氏。子曰永澤。牙氏。子曰永源。文三。長適山東都指揮吳勳之。長子繼。次通。兗州護衛指揮龍駒之。長子克恭。其幼未行。孫二。弘緒。弘泰。長子承慶。既卒。孫弘緒當立。即驛召來。

京俾襲封衍聖公。而思礼篤志所以錫資者。一不異於公昔時。弘緒歸。將奉墓于祖林。先考墓以謂神道之碑宜有銘。而以請於余。又何以彰公之長哉。然不可詳也。乃爲序。文教之興。大聖以生。天寶相之。禮有孫曾。自周以來。繼之其。曾暨公之世。五十有九。於昭聖神。煥乎文章。日月有恒。禮德之光。惟我。

呈明寔賴于治。既壽封列聖之制。位秩之高。章服之華。事德殊恩。乃錫乃加。公之侯。克念舊武。胡不百年。以篤斯祜。曾林之原。封樹在焉。雨露潤之。豐其藟。神道有碑。負以龜趾。刻詩勒銘。煥耀無已。

大明天順二年孟春中旬吉日。六十五代孫襲

封衍聖公孫弘緒男承澤承源孫弘泰同立。  
贈製封衍聖公弘君神道碑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修國史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廬陵陳  
惟撰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經筵侍書廣平  
程南雲書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  
尚書昆陵胡濙篆

君諱承慶姓孔氏宣聖六十代孫以嫡派世家  
曲阜縣之關里自其父彥縉祖公鑑曾祖訓以  
上俱以宣聖恩襲封衍聖公配皆夫人景泰六  
年君之父卒訃聞于朝君雖家嗣而先五年卒  
矣詔即日驛召其長子弘緒至

京襲為衍聖公時冠帶執視一品并贈君襲封衍  
聖公配王氏封太夫人亦自弘緒推恩也既而  
弘緒痛惟先德無以表示後世乃奉工料左給  
事中同郡孫昱所狀君平生求善于神道碑君  
母夫人夏氏江西布政使司叅政維揚濟之女  
也君生自幼端重敏於問學年甫十一遭母夫

人之喪來禮難如成人而孝以奉父暨諸母皆  
能得其懷心過諸弟妹無間母之同異一以友  
愛為務至於敬長慈幼賑貧恤孤施於族姻鄉  
黨無不各盡其情稱之者殆所謂人不問於其  
父母昆弟之言矣至其自奉儉約自勉謙下則  
又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於書無所不教講求其  
義尤銳志於歷經案牘前數授清任蒙侃字錄  
後祖兄是及今教授濰州以永清授業朝夕淬  
礪雖寒暑不廢雖勤於進取者不能過也宣  
聖稱頌類田者好孝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以君好孝而年又幾於耄以卒如此安知不復  
見其於其祖於地不也哉君喜吟咏所作多有  
新意讀者千卷名曰禮定吟藁先是君父欲因  
家君上請以肩襲封如已會君祖母太夫人喪  
不果至是乃蒙贈典益加厚云其生永樂十八  
年三月七日卒以景泰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享年三十有一其配則今順天府昌平陽善  
女也子男二人弘緒弘泰以卒之年十二月二



儒藏

十六日、葬於祖林之側。銘曰、	巍、孔宗、	儒道所寄、	聲自靈聖、
四方仰止、	功在六經、	澤被萬世、	
世承有自、	爵祿元替、	由昔至今、	
為代凡幾、	臻為六十、	耆碩之嗣、	
生粟不碑、	資性淳美、	志重扶姻、	
行先孝弟、	博學多才、	人稱無異、	
璫璣魯王、	瑚璉夏器、	昔重當時、	
今見闕里、	為國之珎、	為家之瑞、	
天畀胡厚、	神奪孰厲、	壽比人顏、	
火其一歲、	古今殊時、	死生常理、	
不泯者存、	君其何媿、	祖林之原、	
山水清麗、	况有依歸、	安其何既、	
煌々靈貳、	及于賢子、	於乎孔君、	
死猶不死、			

大明天順五年夏四月上澣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男弘緒同弟弘泰立。

贈曲阜縣世職知縣孔公墓碣銘

賜進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寧陽許彬撰文。賜進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學校、新喻胡榮書丹。賜進士、山東按察司僉事、奉勅提學、四明周濠篆額。天順六年春、闕里知曲阜縣事孔公鈞蒙賜勅命、復得推恩、贈其故父誥為文林郎、知曲阜縣事、母劉為孺人、封其繼母錢為太孺人、妻李為孺人。

天章下臨、先生族部、存沒皆感其恩德也。士生斯世、何其幸哉。公錫既拜、爰痛念父母俱亡、思有以承親之潛德彰君之榮寵也。乃持三氏教授江永清所狀行事二弟詣子請銘、揭諸墓道、按狀、公字全伯、姓孔、諡其諱也。

宣聖五十七代孫、高祖洵、字世仁、東平路教授、曾祖思衍、字元道、盤陽路教授。大父雷、字耕夫、知曲阜縣事。考希幹、字士貞、隱德弗耀。母顏氏、賢而有德。公生、天性孝友、穎敏異常。為兒時、讀書

顏子廟嘗與群兒嬉戲失脚墜甕井中良久  
僅以繩引出語人曰井有巨蛇膽目吐毒勢欲  
吞噬幸不害吾吾亦不甚懼時人異之既長智  
識超卓言行端方存心厚而處事明決宗部里  
間有不平事必質之公為剖折別其是非既退  
復以札讓勸諭之人多悅服平生樂善好施遇  
婚喪不能舉貧乏不能存者必賜卹之有假貸  
不能償者不復問事親盡孝敬親性頗嚴急  
公委曲事之得其惟心性嗜飲邂逅佳賓供具  
務極豐腴笑語移日竟無怠容善教子為擇明  
師嚴立教條雖和暑盛寒不容少懈故公錫有  
今日者公之教也適父母喪哀毀過礼每哭踴  
躍絕或以為初喪適然及後世忌誕之辰輒哀  
慟不食率諸弟祭其憂戚之容竟夕不釋兄  
弟怡人友愛甚至一旦二弟從容謂曰家雖和  
好人口數多盡尊父治命析居異爨公領之田  
宅奴僕命各擇其所欲而自留其取剩者鄉人  
比之薛包焉宣德癸丑衍聖公彥綱簡公舉聖

門事公益加敬慎夙夜惕勵務以扶植家門為  
心凡林廟增脩歲時祭奠公皆蒞誠盡瘁無怠  
忽意宗部子弟有好逸惡勞者戒勅之悖礼乱  
政者斥責之務使礼讓興行敦德樂善在聖門  
數十年替佐之功居多奈何天不憖遺而竟以  
疾不起實景泰庚午十二月初十日也距生洪  
武壬申得壽五十有九明年正月二十一日葬  
祖塋之西孺人里中儒族諱景榮之女貞淑莊  
敬婦道母儀有光盛典先公九年卒與公合兆  
焉繼即太孺人有賢行子三人長即公錫次珩  
次性皆力學好修不墜家聲女一人適高信皆  
刘所出孫男五人孫女四人嗚呼人惠不為魯  
有其善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觀  
公之孝親友弟賑乏賜窮平心率物化導閭里  
皆人所難能者宜其教子有成而享地  
恩於不朽也是宜銘曰

神明世胄 文學家聲 光昭前代  
垂裕後昆 公實嗣之 詩礼慈癉



遇難不死 詞讓神明 孝親交弟

樂善親賢 剛毅慎慎 天性則然

天報善人 推恩有典 寵章煥爛

九泉崇顯 我作銘詩 揚于墓道

百千萬年 子孫是保

景泰辛未秋望月之三日曲阜縣世職知縣男

孔公錫同弟珩公性立石

曾府儀賓孔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曾府左長史品陽縣縣志撰文

天順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文登郡王儀賓中奉大夫孔公以疾卒于府距所

生永樂壬辰年九月二十日得壽五十有三計

閱

朝廷命方面大臣請祭

曾王郡王皆傷悼遣中官往省撫事各詣賢其孤

謹恐公潛德湮沒請銘其墓按公諱希泰

宣聖五十六代孫曲阜世職知縣克中之子也母

陳氏有泚德生公聰敏俊秀日記數千言其冠

選配

文登郡王敬慎謹和出入藩維循儒雅深味道

蹤談論古今高出流輩其為詩文平淡典實蓋

國寶中之翹楚者人恒譽曰素王子孫真足以

配金枝玉葉其為士林之所重如此稟性儉朴

未嘗輕與人交雖宗族亦罕相過惟沉酣經史

而已外無所好也偶為疾瘵所嬰親王幸郡主

府視其疾自屢不起乃勉強叩首于

正前曰臣自幼蒙厚恩得配郡王三十餘年一日

不詳

朝廷有合葬之禮但臣祖林平曠幽靜倘賜葬

林以遂首丘之願臣目擊其言者咸為愴

然翌日具衣衾正寢而逝

王從其請命開遷於祖塋之次擇成化元年四月

初九日葬焉男三人習聖護衛百戶沈興之女

先公卒汝讓聖護衛指揮羅玉之女次親女入

長婦適濟寧衛指揮楊崇次婢次嬖次婢孫男

一入公就聖之子也銘曰

素玉開孫、掌、器宇。

王室締姻。

作配郡主。

音中琇琇。

羽中鳳凰。

持身有道。

出言有章。

處貴處富。

寧甘朴素。

不矜不驕。

克循矩度。

哲人養疾。

首丘孔林。

賢王仁慈。

先遜厥心。

文整千秋。

矢與同穴。

祖塋有光。

歿而不歿。

我作詩銘。

垂示後昆。

後之考者。

請視斯文。

成化元年夏四月吉日子馨拜首立石。

故封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孔公墓表。

光祿大夫桂國公保更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知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南陽李賢撰文。

嗚呼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宜乎子孫愈久

而愈衆焉以今觀之又非往昔之比何哉於眾

之中又多出色者若以卿公其一也公諱信字

思伯別號介菴乃孔子五十七代孫世居闕里

祖廟之右即宋御史中丞道輔故宅也曾祖思

睿著德弗耀祖克全以孝行教授淮安路父希

泰當元季不樂仕進奉親盡孝讀書尚志教授

鄉里及歿門人私謚曰孝和處士母畢氏有洪

德伯父希文為曲阜令惠政著聞公天性孝友

雅志好孝日記數千言從師取友大有町疇永

樂辛卯以詩經領鄉薦明年赴春闈不利而歸

慨然嘆曰吾二親老矣况伯父母無子俱垂白

在堂尚可難乎遂養親不仕久之四親相繼而

卒公於藥祭無不用情鄉黨稱其孝焉凡親族

中孤無所依貧無所濟喪不能舉疾不能醫者

必周旋賑卹之務盡其心而後已祖庭事有乖

於礼者必正之每時節闕族謁祖陵有一不至

者必責其慢舊時五服之外以為親及有喪不

吊公曰吾族聖人之後豈可同於常人乎自是

雖疎亦吊遂為故事鄉之婦有醮而死者前夫

之子訴于公請合葬公曰不可夫死改節義已

絕矣卒歸後夫以故自宗子而下凡事皆取正

焉

馬驥者謂公既能力孝以取高爵夫何坐食於





家不少施其所蘊。母乃不可乎。公曰。聖祖有云。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吳其為人。政遵吾祖訓而已。胡為不可。公子恂復修舉子業。登進士第。拜礼科給事中。累官少詹事。大理左少卿。兩獲難。封公如其官。公湛然不以寵榮動心。為誠公。恂盡其職。已而公恂復為少詹事。事兼左春坊左諭德。尋坐言軍國事。出知漢陽。便道省視公。誠之曰。為臣惟知報國而已。他非所卹。越數日。感舊疾而卒。在是歲六月一日。享年八十有二。公為人嚴毅方正。寡言笑。識大体。平生無射利心。物有非義者。一毫不取。自建立有家子孫百餘口。量入為出。自奉甚薄。庭無閒言。上下肅然。鄉人有犯之者。不與之較。且曰。人能忍難忍事。則無事矣。嘗構一亭。扁曰四雨。以為遊息之所。左右植以菓卉。士大夫往來者。必宴飲其中。而多題詠焉。公雖老。手不釋卷。老尤觀史。凡歷代君臣賢否。治亂得失。皆得其詳。嘗曰。天下事無不可為者。顧君臣相遇何如耳。味

斯言也。可以知其所存矣。使其見用于時而功名事業。詎可量哉。公配王氏。繼胡氏。俱為恭人。次王氏子男三人。長即公恂。次曰公忱。次曰公祚。女六人。俱適士族。孫男五人。孫女二人。曾孫男二人。卜以是歲十一月十六日。葬于先塋之次。噫。公之所學。不唯於道。其行誼。可以表鄉俗。振士風。其家法。可以傳子孫。乾未世。謂之出色。不亦宜乎。遂據三氏教授田良狀。撫其縣以為表。俾刻諸墓石。用光于前云。成化二年歲次丙戌。秋九月中。卅六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宗孫。奉書五十八代。親王府。通判掌曲阜縣事族弟公錫篆。

故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孔公墓誌銘

少詹事孔公既歿而歸。將卜日以葬。其子彥旭等以公之遺言。持三氏教授清苑田良先生狀。請銘諸幽。予與公舊為通家。又嘗同事官。哭公且不服。思銘公之墓。取然公之遺言。不得辭。按狀。公諱公恂。字宗文。



宣聖五十八代孫。世居關里祖廟之右。蓋十四世祖宋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諱道輔之故宅也。曾祖諱克全。以文學教授淮安路。祖諱希泰。隱居讀書。不樂仕進。考諱信。字忠伯。雅志好孝。以能經取永樂辛卯鄉薦。通親老。遂不仕。天順戊寅。以公貴。封礼科給事中。甲申。進封大理寺左少卿。妣王氏。繼胡氏。俱恭人。公自少警敏。絕人。始從學三氏。學教授廣平張先生敏。及請江斐先生侃。日受數千言。過目成誦。爲文詳整。宏博。下筆無滯。詩造盛唐。書逼趙松雪。以礼經中正統甲子鄉試。景泰甲戌。捷南宮。將及庭對。聞母喪。

上念公聖人之後宜在官坊陞詹事府少詹事每進講容止安閑詞氣正直論者謂得講官体成化改元今上嗣登大寶轉公大理左少卿未幾仍復少詹事兼左春坊左諭德丙戌坐言事出知懷陽府適父喪不果行庚寅仍復少詹事南京詹事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官公居家孝友凡有凶吉事一遵於礼而不苟事繼母如事所生待二弟友愛尤篤處宗族曲盡恩義教子姓嚴而有法娶樊氏先公卒刑部侍郎樊公之女繼娶余氏

魯府良醫余公之女俱聘封恭人有賢子三人彥旭彥卿彥壽皆讀書守礼有科第志女二人長適涪州衛指揮申廣之子寧遠所州衛指揮陳鏞之子王孫男三人承襲承義距公之生于永樂癸巳享年五十有九以成化辛卯十月初二日葬於先隴之次嗚呼公神明之胄起家為名進士仕為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三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三終

朝為近侍，為廷尉，為官坊，執導，所在有聲，人皆尊而仰之。其遭際之榮，時克如之。次而銘之，百世之下，豈不尚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猗歟孔君，宣聖之孫，家傳詩禮，

學究天人，宏中肆外，而鳴以文。

迺充國賓，官列近侍，

首鎖金門，文華講道，光舜是陳。

持平大理，稱物惟均，光于家世。

顯于縉紳，令終無愧，允矣全臣。

祖塋之側，泗河之濱，安靈象室。

億百萬春。

成化七年歲次辛卯冬十月初二日

賜進士前翰林庶吉士工科給事中朝列大

夫山西左叅議里人孫昱撰文。孔子產地，

鄉產志。

校記

①介：當作「岱」，見《東家雜記》卷上、《幸魯盛典》

卷七。

②與：當作「興」，見右引。

③日月：為「日月」之誤。

④形政：《咸淳臨安志》卷十一作「刑政」。

⑤魏侯：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嘗為魏文侯

師，此「魏侯」當作「魏侯」。

⑥公西箴：據右引，當為「公西箴」，「箴」為「箴」

之誤。

⑦式賢王：據《咸淳臨安志》卷一一所引，當作「式

彰素王」。

⑧特：當作「時」，見《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⑨特：當作「持」，見右引。

⑩公哲哀：據右引，當作「公哲哀」，「哲」為「哲」

之誤。

⑪子期：按，漆雕徒父，《孔子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鄭玄注作字「子有」。《咸淳臨安志》作「子斯」，未有作「子期」者。

⑫惟：當作「幃」，見《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⑬秦父：據右引，當作「孝友」。

⑭相尚以德：據右引，當作「相尚以力」。因涉下文「相與以德」而誤。

⑮贊后處：《咸淳臨安志》卷一一引文：「后處字子里，齊人。贈營丘伯。贊曰：溫溫子里，人聞至聖。覽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閭域，不乖言行。全齊之封，竹素爲盛。」

⑯贊廉潔：據右引：「廉潔字庸，衛人。贈營丘伯。贊曰：兄弟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林。玷壇探蹟，洙泗從容。作興一時，莒父其封。」

⑰贊樂欬：據右引：「樂欬字子聲，齊人。贈昌平伯。贊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廼明。」

引領高爵，載惟昌城。先聲聿集，出爲時英。」

⑱贊申黨：據右引：「申黨字周，魯人。贈邵陵侯。贊曰：伋伋申周，四科與儔。逸駕文圃，鼓枻儒流。冠佩既燕，言動允休。邵陵得封，子想清修。」

⑲贊琴牢：據右引：「琴牢字子開，衛人。贈南陵伯。贊曰：多能鄙事，聖人曲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弔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⑳贊步叔乘：據右引：「步叔乘字子車，齊人。贈淳于伯。贊曰：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問既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

㉑樞衣：當作「樞衣」。

㉒此有缺頁。此贊亦缺上半，據《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卷八五，此文爲《六先生畫像贊》之濂溪先生（周敦頤），所缺字爲：「道喪千載，聖遠言埋。不」，共九字。



藏書

②3 黃帝：當作「皇帝」。

②4 應：當作「膺」。

②5 抒：當作「杼」，見《東家雜記》卷上、《幸魯盛典》卷五。

②6 嚴詞：當作「嚴祠」。

②7 頌：當作「頌」。

②8 仲春秋：據下文，「春」、「秋」當爲并列小字，表示仲春和仲秋。

②9 郡：當作「群」。

③0 之莫之莫：下「之莫」爲衍文。

③1 對剔：當作「對揚」。

③2 冀：當作「驥」。

③3 衆：當作「象」。

③4 聿：當作「律」。

③5 應：當作「膺」。

③6 孝：疑誤。

③7 洪漠：當作「洪謨」。

③8 洞：當作「洞」。

③9 并官氏：據《孔子家語》，當作「并官氏」。

④0 壁靡：當作「辟靡」。

④1 壁水：當作「璧水」。

④2 圭壁：當作「圭璧」。

④3 戕之：當作「戕之」。

④4 「十」下當脫「年」字，見《幸魯盛典》卷七。

④5 有相：《幸魯盛典》作「有徵」。

④6 淵淵其淵：後一「淵」字當爲「源」字。

④7 此句上有脫譌。

④8 轍還：當作「轍環」，下文重此詩，「還」正作「環」。

④9 「彌尊」至下「汪舜民」，與上欄重，當刪。

⑤0 世：當作「斯」。

⑤1 仿佛當年立：此句字數與全詩不協，韻脚亦不類。

疑有脫文。

⑤2 此詩與前段不協，疑有脫誤。

⑤3 幹：當作「幹」，見《秋澗集》卷二。

⑤4 陵餘石解：據王惲《秋澗集》卷二，「陵」前脫

「荒」字。

⑤5 魯主：據上下文，當作「虜主」。

⑤6 句首疑有脫字。

⑤7 止諫可以諫：《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三作「固宜

諫止」。《宋史》卷二九七作「可以諫止」。此處「止」

字誤倒於上。

⑤8 如：當作「知」。

⑤9 曰：疑誤。下「非當」句，「非」、「除」二字亦疑

誤。

⑥0 「其」下當有脫字。

⑥1 至寶元年：「元」下「年」上脫一「元」字。

⑥2 張氏遜：《九朝編年備要》卷一〇作「張士遜」。

⑥3 封：當作「對」。

⑥4 長適王氏：前有脫文。

⑥5 繹：疑誤。

⑥6 想：當作「相」。

⑥7 榜震：疑衍。

⑥8 欲：疑誤。

⑥9 及：疑誤。

⑦0 夫：當作「失」。

⑦1 融：疑當作「用」。

⑦2 幸：當作「辛」。

⑦3 玄孫孫：疑有誤。

⑦4 此句疑有誤。

⑦5 還：當作「環」。

⑦6 「密」下疑脫「州」字。

⑦7 五長人適：「長」與「人」字互倒，當乙正。

⑦8 濮州：前後疑有脫字。文首稱「濮州尹致政」。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三

⑦⑨伯：疑誤。

⑧⑩授：當作「受」。

⑧①卑秩：疑倒。

⑧②俱：疑當作「懼」。

⑧③禮：衍文。

⑧④左右：疑誤。

⑧⑤「追」下當脫「封」字，見《文憲集》卷一八。

⑧⑥傳精：當作「專精」。又按，此句《宋文憲集》卷一八、《明文衡》卷七一，俱作「始冠游學成鈞」。

⑧⑦至元之年：《文憲集》「之年」作「五年」。

⑧⑧曆日錢之年：據右引，「年」作「半」。

⑧⑨爲達禮：據右引，「爲」上有「稱」字。

⑧⑩「及」上：據右引，有「公」字。

⑧⑪怒：當作「怒」，見《文憲集》卷一八。

⑧⑫之：當作「去」，見右引。

⑧⑬句首脫「公」字，見右引。

⑧⑭右禮又樂：當作「左禮右樂」，見右引。

⑧⑮是：當作「不」，見右引。

⑧⑯位：當衍，見《西隱集》卷七。

⑧⑰所廢：當作「所費」。

⑧⑱鑑：《西隱集》卷七作「鏗」。

⑧⑲惟德是將：據右引，此句前有「脫略芳葩」。

⑧⑳製：當作「制」。

⑧㉑存沒有光：據右引，此句前有「御製頒賜」。

⑧㉒頤：當作「頤」。

⑧㉓蘇：疑衍。

⑧㉔飾：疑當作「飭」。

⑧㉕言：當衍，見《抑庵文集》後集卷二四。

⑧㉖「言」上當脫「好」字，見右引。

⑧㉗「爲」下當脫「有」字，見右引。

⑧㉘序：誤。右引作「次其事而繫以銘，俾刻焉。銘

曰」。

⑩此句疑有誤。

⑪正：疑當作「王」。

⑫遂：疑當作「隧」。

⑬者：當作「著」。

⑭難：疑誤。

⑮孝：疑當作「學」。

⑯事：當衍。

⑰撫：疑誤。

⑱請江：爲「清江」之誤。

⑲卒：疑誤。

⑳官：當作「宮」。

㉑充：當作「充」。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四

賜戊戌進士文林郎鄒縣知縣蕭宣表奏校正  
前鄉貢進士鄒縣儒學教諭永嘉劉濟編次  
宣聖五十八代孫三氏學錄闕里孔公墳輟錄  
宣聖孔氏志事類

○歷代御製碑文

大唐贈泰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通廣性情。已著名教  
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為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  
之用。若其聘語。奕奕則聖。非探臂之端。在寄齊  
諧。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  
旨所歸。典墳取依。夫軒義已謝。子姓迭微。步驟  
殊方。質文異轍。又流發楚諫。箕服傳託。憲章版  
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  
賢。伐柯未遠。粵惟上哲。降生地運。理接化先。德  
充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  
圖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需。動植自  
歎。起臨川。道窮反扶。西峯瑛王。幾盡蒼山。東野

柔桑。多塵碧海。屬況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  
音。復聞郊禋之禮。還緝。躋巢香之逸軌。邁龍鳥  
之遐風。瞻白雲而果介。立翼蒼螭。而過沂上。而  
今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下。哀榮方結。斯  
運命為宰。詭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塊。空成寂  
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  
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唯  
孔泰師乎。泰師諱立。字仲尼。魯國鄉人有報之  
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為大司馬。弗父何以  
國諱。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  
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泰師。若夫天  
命玄鳥。玉篚降其鴻哲。瑞啓白狼。理臺繁其錫  
類。武王履夏。仍遷教物之金。有容在周。復奏素  
林之樂。茲恭喻尸臣之鼎。高讓挹廷吳之風。今  
緒昌源。煥乎已遠。至於敷綬。凝質則傳說。並咸  
嵩華隆神。而申伯書甫。在於郊臨。臣跡鬱符中  
野之祥。水帶丘阿。運均反宇之慶。韞乾坤之精  
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平。河目海口。放勳文



無藏

命有喻於儀形。子產皐陶微詳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辯其多能。神閔繫表性與道合。時初撰錄已訓。魯卿年未衰。棠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遵下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雉養私。言詢易叢。曲臺相圖。廣陳揖讓之容。師塾師襄。屢辯興亡之極。周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詠。全噴陳庭。失集懸遠。飛季并是。開冥占幽。怪新辨汎。日能封於楚賓。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箴往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可以筮蹄得。又其譽聞曲阜。南宮展師賓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諸侯之法。冬官效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充宣。兩觀其刑。政溝疏墓道。且勅李桓。田歸汶陽。遂變齊景。盡弄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典周。亦留連於韶管。然而高皇不惠。彼日浸微。起哀愍於王風。絕婦飛。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與憂。問津匪倦。姐豆。嘗說空又三軍之客。李孟有言。不接雙鷄之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

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匪人。逆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斯。興感用較。棲遲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駭。著館掃庭。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載方閑。舊文。睢鳩在篇。通雅什。何漢執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閔勵物。伯夷餒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嘆微之於征伐。信立德立言。泰上謂之不朽。曰仁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轡。為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蝕以鳴譙。波嶺峒山。寄言於燭喜。岐情風御。未陟於通莊。妙臻教極。作伴易簡。是知縱掖。迺燕饗之塗。華表非為政之要。又其愚智。齊抵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辯鳳哀。東魯陪臣。奄成麟鬣。農興負秋。知命發於話言。夕寐與楹。將養傷其遠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隕石沈星。架大梁而可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



史制詞永錫慈遺之誅。及埏深憂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隹。南閭初聞。已舛微言。入室且分。遄垂大義。秦人蛙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扶書未剪。元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陵受命。先訪於膠庠。熊郡應符。多招於文學。遠江馬南度。泉鵝北飛。鶚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隨交喪。中源剪覆。東亭南雍。鞠為茂草。六樂五禮。皆從毀室。欽若星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勲。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寧亂集。剗丹創浮。蒼藻之詩先遠。戎衣初卷。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撫旋圖。文明而膺寶曆。夏啓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移鯢海。金丘展賁。瓊田薦賁。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籀。虞庠殷塾。廣賓尤叟。逢嶺石渠。朋延博誨。垂衣裳而凝想。虛旒纒以永懷。至於大道浸微。小康遠往。羣譏紫色。謬踐云阿。劉風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問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迺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

有乎載顯。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群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逾切。詔寰中而徵萬玉。譚外以召百靈。一茅分如。雙鵝共羽。翠華遠昇。枯席靈位。上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祀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迺使朱鳥詳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奎銜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藝。宴居莫辨。祠堂歸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槐檀於古壘。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言敷典訓。廣命材材。贈以泰師。武旌幽壤。改製神宇。是光令德。于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之歲。句芒獻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允徒揆日。疏閑籬遠。接泮林之舊蹟。削靈光之前殿。徂來新甫。伐喬木而韻沅。嚶。岱。泗濱採石而喧浮磬。頽紫施。絢黝。儼飛文。當拱重檻。春窓秋幌。陰欄積霧。縹閣懷煙。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宮湛然。粹容有穆。至如褒城有訪。七聖接其駢駢。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輶。將。

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登泰山之談。李路承間如興浮海之說。西華東帶尚以要賓。言偃揚袂猶為得禮。避席延其本教。捨瑟聽其幽情。共列升堂。齋祭親與。歲時蘋藻。復維昌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華隆三善。博望邀福。肅成講義。發揮銘造。幽贊事業。而以周穆之賜。王母尚勒西食。漢帝之展。稷丘因書東嶽。逖迤思達。隆碣上聞天衣。言由國本。理會冲情。副宸宮之德聲。命芸閣以頌。玄堂關子神靈。優揚教思。芳兩儀配。煥皇綱。考徽帝載。亮可履芳。舜為佩。晝而明。兮夜而瞻。呼嘯業兮。麗萬代。其辭曰。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性稱教。率性為道。政若銘金。化侔偃草。文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人神。成期用簡。業尚日新。緯無聲。其隱有義。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墟。悲麥。優豔紕雅。競荷淪賸。散亂記言。支離方冊。自天玄德。由縱成能。賓筵恪嗣。銘鼎家承。蹲龍運

坪。振鐸冥膺。闕典攸緝。斯文載興。廣訓三千。編千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齋閭與邑。接與自狂。長沮空執。狂智伊妘。惟神乃幾。羊因曾觸。鳥尚陳飛。鄒傳頌管。編照書常。卜商承鉤。顏子參微。亮則不追。昌亦逐往。名教潛發。心靈流英。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悻遇汶。山墮魯仲。三統昌日。千齡聖期。裡宗有昊。展禮崇基。觀宣時邁。神絃孝思。絳螭承軌。翠鳳翻旗。上浮龜。蒙造集鄒魯。翹勤真跡。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綸貴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鸞翼林舒。雕欄繡榻。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泮鳥鳴初。俎豆蠲潔。丹青謁如。墨檢前蹤。莊放遺轍。於昭遐訓。九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沈像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秘書以監。通事舍人。內共奉。臣崔行功奉勅撰文。奉勅直秘書。行秘書書學博士臣孫師範書。

大宋重脩兗州文宣王廟碑銘并序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

亦不

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與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與。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有為之迹雖彰，禪代之風未替。繇是堯舜禹湯，抱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遠乎周室衰微，諸侯強盛，干戈靡戢，黔首疇依。繇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遲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無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斯正卯，犢羊辨土木之祆，桔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盛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為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因蔡以厄陳，遂自衛以反魯。於是刪詩書，贊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

旨尊王者而黜霸道，威亂臣而惧賊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無而操者，莫而乘之。素而亂者，綱而紀之。逮末俗之邪邪，垂萬世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皆識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天道尊德貴，微幾不測，孰能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假擾，寓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為戰閭之場。五岳飛塵，竟以干戈為務。國維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特墜於地。北闡儒風，屬在昌運。我應運統天曆文，英武大聖，至明廣考。

皇帝續寶位也。以狗彘之德，燕鷹類之明，惣攬英雄之心，苞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於天下。悔亡取亂，清大憝於域中。復斷右之土疆，真主匍匐而聽命。伐并汾之豎



儒藏

壘堯堅倒戈而修頓。我車一駕，掃千里之秋風。泰壇尋陟，展三代之綽禮。拯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脩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脩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躬矢萬機。近甸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群生臺臺，但樂於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嘯轉百王。謂皇道既以平，華夷又以寧。爾乃凝神太素，端拱穆清。聞有夷之風，詮真如之理。間則拔皇墳而稽帝典，奮靈藻以梓宸章。推主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脩群祀。金田之列，荆崇矣。神仙之靈宇脩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宮葺，闕孰甚焉。况像設庫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頽。觸目荒涼，荆榛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壁壁不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蕭然之勢。傾圯寢久，民何所觀。上乃鼎新規，革舊制，遣使星而嚴事，募梓匠以儆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

觀夫繚垣雲甍，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閣鬱其持起。綺疏曜野，朱檻凌虛。耽耽之邃宇，來風轍轍之雕甍拂漢。迴廊復殿，一變惟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庭，則豆蓬靈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僉僉衆賢，以配以侑。稟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紫微雲散。則重櫺疊拱，丹青見日月之光。龍旃雲緡，金碧覲煙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傳。營繕之功，于今為盛。繇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為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祭為民立防。興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右廣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為家。一之日，二之日，訪燕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脩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絕。于是瞻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





僅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競鼓篋以知歸。  
 褒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  
 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與萬世之  
 利者。斯之謂歟。與夫秦脩阿房。唯矜土木之麗。  
 楚簪章華。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耶。將勒  
 貞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要。學謝大成。彤庭猥  
 廁於英翹。內署謬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  
 効游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慙狂簡。恭承厲旨。謹  
 抒銘曰。周室衰微。諸侯擅權。魯道有湯。子禮  
 樂缺然。神降尼丘。子德鍾于天。挺生夫子。子喪  
 配之年。秀帝堯之姿。子產之肩。苞聖人之  
 德。子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子紉繆繩。德智真  
 造化。子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子仁命罕言。將聖  
 多能。子名事正焉。道比四濱。子日月高懸。仰之  
 彌高。子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子陳蔡之間。時不  
 用子。吾道逶迤。麟見非應。子反袂連連。梁木其  
 壞。子歎彼逝川。王爵疏封。子衣冕聯翩。百世嗣  
 襲。子慶及賞延。明明我后。子化決無遺。崇彼廟

貌。其功曲全。高門有開。子靈堂八達。吉日釋  
 菜。子陳彼豆籩。雕甍畫拱。子旦暮含煙。海日一  
 昭。子金翠相鮮。帝將東封。子求福上玄。千乘萬  
 騎。子轟轡闐闐。謁我新廟。子周覽鵬鷺。肆觀群  
 后。子岱宗之前。太平興國八年歲次癸未十月  
 癸未朔十六日戊戌。建起復翰林學士。朝散大  
 夫。尚書都官郎中。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臣  
 呂蒙正奉勅撰。翰林待詔。朝散大夫。少府監丞  
 臣白崇舉奉勅書并篆額。

### 大金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皇朝誕受天命。累聖相繼。平遼舉宋。合天下為  
 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大祖暨于世宗。  
 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而  
 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為務。即位  
 以來。留神政教。革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飭官  
 屬。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脩舊。新美  
 百為。期與萬方。同歸文明之治。以為興化致理  
 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尊謁先聖。以身先之。嘗



謂待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迺今遺祀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所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充工。計所當費。為錢十萬六千四百餘千。詔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備於民。不責亟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為殿堂廊廡門亭齋廚。費合三百六十餘楹。位叙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握座欄楯。簾櫳梁楹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其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剏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彫績成。先是。群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捏素易之。明年而衆功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既加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終襲公爵。而官職未損。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楷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為賜。遣使策祝。并以崇成之意告

之。方授興也。有楚生於林城。及尼山。願與孔氏家。因凡九本。典授者。未固以聞。此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利祉。敢請并書于石。又廟有層閣。以備度者。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其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風。今幸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擊搯計工。謹諸歲月而已乎。敢竊叙上之所以褒崇之實。俗論而書之。而後系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訖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為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授出。而儒為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績。常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興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為正。而取



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爲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尊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祀有封。況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脩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得<sub>自</sub>廢地。築取石甃。以爲柱礎。鉅石之用。浚井得銅。以爲鋪首。浮漚諸飾。繇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若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爲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粵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睠闕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既隘且庫。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衆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効功。隘者以闕。庫者以崇。崇焉有制。闕焉惟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植植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嘆息仲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

之隆。施于世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祀。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翰林學士。散朝大夫。知制誥。兼同脩國史。上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等懷英。奉勅。撰并書丹篆額。

大元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粵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sub>衍</sub>聖公。月奉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sub>壁</sub>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閱號奎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濟保魯。嘗假清臺頌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

聖顏五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廟，營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盡齊充里三州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禮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有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為守臣者敢不對敷休命，以廟役為任。」首出泉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宋棟榱桷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堅稱是，露階鉅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為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侵中止。藏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壘重邃，亢以爲基，繚以脩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嚴，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費用以楹計者十萬有奇。

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殷庶瞻顧，下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也，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為請。會博選賢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勅中書賜田五十畝，以供築殿，復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事下翰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踴躍，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存，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頌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隆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休，戎馬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奉常禮樂於兵燹之餘，籌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壽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



茲志未究。皇上續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  
化勵俗。為先務。至於博施濟眾。敷文求遠。哀矜  
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  
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耀皇  
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  
靈臺。子來之眾。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  
效。豈特振曜一時。寔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  
之大原。寔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  
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  
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授配右  
武。天兵趨汴。周禮在魯。泰哉世皇。載整乾綱。始  
定終經。遂臣萬方。肅肅魯碑。嗣封有典。德音孔  
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  
於孝孫。通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  
翼。如矢斯棘。如翬斯飛。造豆靜加。陟降有儀。祀  
事孔嚴。世爵以延。沈疇有戶。築威有田。聖政聿  
新。希維治古。僉曰皇明。亘三咸五。泰山巖巖。石  
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勅翰林學士承旨。

正奉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闕復撰翰林傳  
講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劉應書前  
集賢學士通議大夫臣劉應書。

### 大元勅脩曲阜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  
御史大夫臣劉應書。懷不化。臣既疏等言。美曆二  
年十月。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陸深。以臘  
班等列奉曲阜宣聖廟。自漢唐宋金。凡有建殿  
必奉勅額。功成則勒之石。新聖公以舊廟將  
壞。飭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攬圖。諭旨  
省臣。趣脩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  
完。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  
等無議。請勅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為文。奎章閣  
學士院大學士臣巒。巒為書。前侍御史臣起巖  
為篆。以堂儲中統緒。幣二萬五千緡。為五石之  
贊。制皆先。迺命宣聖五十四代孫御史思立。傳  
勅臣玄。俾篆其事。玄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  
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教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擢異以師道。凡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刪詩定書。贊易道。脩春秋。而品節之。以為百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屬於天下。以屬於已。使得位設教。即前教聖人所為繼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與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昭明於時。歷年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聖智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興增。給廟戶。皆從其家。是歲。曆日銀諸路。以其半。益都東平。以其全。給脩宣聖廟。尋詔元措括金人禮樂官師。及前代典冊。章鍾磬等器。以數求上。仍命於曲阜閱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路設學。遣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初在藩邸。多士景從。作其即位。大召名儒。開廣庠序。命御史臺以

勸勵校官。國子監學以訓誨胄子。大司農以興社學。與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提舉教授以主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輔弼大臣。居多俊乂。內庭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在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日討論之。規撫益弘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治。踐阼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新作國學。增廣黌舍。數百區。胄子教養之法。始備。武宗皇帝增興制作。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登崇俊良。以張治具。我朝用儒於斯為盛。真宗皇帝鋪張鉅典。廓開彌文。明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考為啓聖王。皇妣為啓聖王夫人。改鑄衍聖公三品印。章賜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江浙兩省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一百緡。界濟寧



路俾脩曲阜廟庭。文宗賓天。太皇太后有旨。量其成功。今上皇帝大續王圖。儒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鼎感。山東憲司。洎齊寧總管張仲仁。曲阜縣尹孔克欽。故事共恪。以元統二年四月十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樓。樓閣之崇。以度寶訓。周垣繚廡。重門層觀。丹碧黝垺。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揚厲王績。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猶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以來。繕脩宣聖廟者。尋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歷之際。以彰承平之風。東月出日。西踰昆侖。南尽火維。北際水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為無窮。端本實在茲矣。臣玄奉命撰述。有詔御史。思立奉祝。將牲齊駝。驪往祭。告厥成功。臣玄既序頌。兼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性侗穎蒙。三五繼作。大道為公。風氣日開。民智日滿。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公。昊之壇。東魯之土。挺生聖人。以沐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惟皇建極。尊

用其道。百王軌範。予以順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廷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倅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與文。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屬心。恢弘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溫文裕宗。祗荷詒燕。成廟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玉振金聲。傳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和訓。籲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美德懿聞。文宗續緒。聖聖克肖。迺開奎府。通飭孔廟。今上嗣世。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賁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統絃誼。家承禮襜。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遐輿。費金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道之壺。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執我道樞。相我熙朝。躋民唐虞。瞻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敷謨。是用端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十一月吉日。建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兼國子祭酒臣歐陽玄奉勅撰  
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資政大夫知經筵事臣  
虞巖奉勅書政奉大夫侍御史臣張起巖奉勅  
篆

元武宗至大元年冬閏月癸丑承州報皇妹太長  
公主魯王遣使致祭林廟縣僚暨族長以禮迓  
於道左從至舍館使者傳命曰皇妹太長公主  
魯王恭聞聖上加封

大成至聖文宣王以林廟粵在魯國湯沐之邑出  
祝辭手銀盒實香其中敬用禮神以錢五百千  
為禮料費翼日甲寅卜以季冬三日丁巳行事  
酒醴既清太牢羊豕莫不肥腍使者齋沐如禮  
及期夜方五鼓天宇澄肅星辰輝燦使者初獻  
奠幣獻爵金紫炫耀兗州監州遜都觴亞獻其  
終獻則知州馬奉訓穆也卒事使升齋廳大會  
族衆又魯之多士以餞神惠仍執竿以言曰太  
長公主以天人姿調習經史命工繪聖人像金  
書懿諱於其左居常瞻禮至於銀盒則刻歲月

以銘祝辭則朱玉印以誌其崇奉吾天子勤懇  
類此初大德七年冬皇姑魯國太長公主以閏  
里大殿落成脩香酒牲幣致祭讓實則將其命  
也六年之間兩奉命恭拜殿庭榮幸多矣族衆  
舉酒以拜曰願紀其事于石仰祝聖上無疆之  
壽以讚大長公主魯王之福使者亦將賴其餘  
慶顧不備數東平許國喬君敷職肅觀盛事敢  
拜手稽首記五十四代孫權主祀事撫立石

大元祭孔子廟碑

延祐庚申之春聖天子初登大寶肇脩禮類遣  
謨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手香加額以  
授之命中書齋白金百五十兩錦綺雜絲表裏  
五十二端翰林撰祝文三事禮部檄齊寧路如  
式供具以太中大夫濟寧路管白玠率其屬與  
偕有司羅儀衛清道肅迓諸儒禮服前導士民  
觀者溢郭塞衢五月甲申至曲阜越三日丁亥  
存義若齊寧路總管於孔子五十四世孫襲封  
衍聖公思晦恪行祀事禮成三獻儀物交至神





人以和翼日王集孔顏孟子孫以享神饌蓋受衍如也。前是方以亢旱為憂。迨姐豆甫陳。甘雨沛作。識者謂皇上誠敬所致。欽惟聖天子嗣體守文。於齊政之初。爰稽祀典。以孔子為天下先。於是中外忻忻。以為繼今以往。我國家聲教之敷。文物之興。可想見其愈盛矣。猗興偉哉。古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漢高祖始。然當時禮意未必若今日之備也。今朝廷優禮孔族。亦至矣。復之世世無所與。公其宗子。以奉祀事。官其族之賢者。尹曲阜以治之。推其尊者為家長。以領家務。勅名儒以教授其子孫。擢其秀異者。不次而爵祿之。嗚呼。孔族之蒙厚恩如此。可不思所以圖報哉。存義字之宜。純謹文雅。於將敬為尤。神珍字寶臣。愷悌君子也。間者數為元用言。孔子廟之祀。亦昭代令典也。請文諸珉。以垂不朽。元用辟弗獲命。遂為紀其實。而系之以詩曰。於穆天皇恩隆至治。孔道是崇。首嚴祀事。爰使來享。恭敬之將。金帛交錯。有飭其芳。儀備而恪。取其牲

煌誠格神佑。風動四方。大哉夫子。億代所尊。屈于衰周。伸于我元。列聖相承。益脩文德。穆穆當天。明明在職。聲教誕敷。惟道是則。於萬斯年。會其有極。延祐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政大夫知兗州王士庶。曲阜縣達魯花赤怯列失八。縣尹宣聖五十三世孫孔濟。主簿牛秉恕。典史潘據等立石。朝散大夫尚書省右司員外郎曹元用撰并書題額。

### 皇姊太長公主降香碑

皇妹太長公主以宣聖林廟在封內。遣承務郎位下總管府總管趙昌齡。偕承直郎達魯花赤不顏帖木兒。致武校尉同知乃蠻。前府經歷焦顯。知事教化的。司吏方道清。屬官楊景祐。王居敬。陳商隱。伯家奴薛德老。蔡伯兒。奉香酒詣闕。里教奠。仍頒所刻宣聖像百幅。先期濟寧路移。至至行聖公思。悔率三氏子孫。出迓于道左。翌日禮成。行聖公既封章。馳謝復啟。大書深刻。散耀無窮。石已磨。謂勸文學之職。屬辭此事。宜

相茲役。欽惟聖天子方興脩禮樂。敷聞聲教。賢主崇尚斯文。金帛之賜。犧牲之薦。頻歲繼至。今茲又有是舉。誠吾道莫大之幸。而曠世希聞之儀也。第塊泐忍之文。不足以揄揚盛美之萬一。敢拜手為之詩。其詩曰。猗歟賢主。瑞啓璇源。武宗之祚。世皇之孫。開國東土。維屏維藩。戎彰光寵。益大以尊。故園石史。諸祥擁祉。先聖之祠。載裡載祀。禮出中闈。光生闕里。刻石學地。昭盛美。嘉慶四年三月吉日。建曲阜林廟學正張翰撰并書。華泉後人楊克明篆額。

皇姑太長公主致金博山碑銘

於惟孔子。道參天地。教雨遐霑。品彙資榮。有生咸被。是故賢於堯舜。師法帝王者也。今我皇元聖天子。恢洪聖緒。溥博仁恩。物理民彝。教崇孔子。所以立廟頒編于多方。潔粢盛登于中祀。追封嘉號。悉邁前朝。報德報功。禮隆褒美。矧茲東魯。曾天子鄉邑。林廟在焉。加以聖祖龍飛。皇國舅按。亦那演以佐命元勲。有分地約為世緒。封

王于魯。謚曰忠武。自時厥後。男為駟馬。女為。裔他族。罕比。王孫帖木兒北征。來達太敷。朝廷多之。號按答兒圖那演。由是供吉烈氏國益大。爵益隆。恩益厚。嘉元勲也。王尚蒙嘉貞公主。尋封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子璋不刺尚相奇刺吉公主。子今魯王阿禮嘉世立。主以白金百兩命工造博山一。又五十兩造香盒一。遣使馳驛致曲阜宣聖廟神位前。仍祀以太牢禮也。荷敷威哉。主之所慕。可謂知王教之端。風化之本矣。又可見天性之高明。洞達禮義矣。不然。何以閭閻深宮。能讀詩書。觀圖史。有好學之名。聞於天下。肯重吾天子如是乎。噫嘻。常情知畏禍而不知辟禍之所以然。知求福而不知求福之所當然。俾世情知孔子成如主。更能用孔子道。則君臣敬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人倫庶事無不順理。則何禍之不可辟。何福之不可求哉。於是本使臣濟寧等處總管劉忠顯。全寧路總管府同知王承祖等。奉主懿旨。命西鄆劉

恭撰文。泰不敢辭。雖勉觀縷。深愧能事。其銘曰。  
大哉孔子。道高素王。綱萬代。三綱五常。帝王取  
則。賢於陶唐。先聖後聖。咸資法揚。元朝崇尚。嘉  
封昭彰。教明赫赫。奎星煌煌。聖祖龍飛。奄有八  
荒。忠武佐命。奮武洗光。約婚分地。魯國允臧。男  
為駙馬。女帝后良。綿綿弗絕。奕世榮昌。公主賢  
達。醉飽文章。崇儒重道。圖史克彙。理明內治。孔  
德弗忘。博山敬造。以禮致將。習俗移風。遷一方。  
化漸九有。三聖道光。人間善事。燼煙致祥。咸因  
主意。遠近馨香。泰定元年三月日建。承直郎國  
子司業劉泰撰。承務郎衢州路總管府經歷劉  
文偉書。丹順德路儒學教授楊守義篆額。

代祀闕里孔子廟碑

皇帝嗣大歷服。命翰林臣元用捧白金百五十  
兩幣帛二十有六純。祭闕里孔子廟。祀畢嘉議  
大夫襲封衍聖公思晦奉直大夫濟寧路判官  
董昭請文諸貞珉以紀昭代盛事。元用竊謂孔  
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非孔

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遠。無損於道。政不  
能善俗。必危其國。由漢以來。有天下者。消禍亂  
於未萌。寧邦家於網常之訓。決于人心。忠孝迭  
發。罔有以相之也。是故歷代所以崇奉其教者。  
至漢魏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掌禮器。出王家  
錢以祭。既又給戶錫田。公侯其宗子以主祀事。  
至唐開元則更冕而王之。令天下州縣皆立學。  
漢高帝明帝章帝宋貞宗皆親至其廟。極誠敬  
以行薦裸禮。真知所本哉。若始皇非先聖燔詩  
書。恣行暴虐。適足以速其滅亡而已。皇元以馬  
上定天下。國初即誕敷文教。遣使函香詣曲阜  
祀孔子。給洒掃戶百。令襲封衍聖公。仍其舊歲  
割山東諸郡曆日銀以葺廟宇。詔天下取法孔  
子興學作人。武宗皇帝登極。肇遣詞臣函香如  
國初故事。仍齎銀幣以將其意。殿後列聖相承。  
踵以為則。欽惟皇上以聰明文武之資。中興大  
業。開人文以化天下。今者闕里之祀亦所以至  
承先志也。元用以天曆二年三月甲申將命至



克衍聖公率孔顏孟三氏若諸生郊迎董濟寧  
暨展像屬日儀衛前導至祀所。越三日丁亥。齊  
沐備三獻禮。薦裸如儀。祝史致告。諸執事各揚  
其職。牲腍酒冽。神人胥懌。既乃大享。與祭者於  
廟之東廡。濡饗汪濊。恩意普洽。咸極歡而罷。嗚  
呼。自昔帝王致崇極於孔子者多矣。然皆未若  
我朝之感。天子即位之初。輒遣官致祭。儀物交  
臻。象與侑祠。異。皇乎休哉。此亘古所未有也。所  
尚如是。其能化行俗美。指四海於隆平。延私祚  
於萬斯年也宜矣。元用遂從衍聖公之請。謹系  
以詩曰。惟皇斯赫。聖德中興。易亂以正。丕祚是  
承。文命誕舉。威秩百神。首及尼父。金幣輝耀。粵  
自天至。多士駿奔。竭虔以祀。庶羞惟精。有茲其  
馨。樂舞允庭。允和且寧。神兮洋洋。儼在其上。具  
曰來享。與情交暢。孔道在人。惟萬世則克式克  
遵。寔康家國。是皆是棄。禍乃遠弼。吉凶之捷。影  
響惟後。聖哉天皇。克崇其教。風動多方。潛緇文  
治。頌興。美由茲始。請勒臣詩。永昭德美。

昭德美。天曆二年四月日。翰林侍講學士通奉  
大夫知制誥同脩圖史兼經筵官曹元用撰。孔  
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恒書篆。嘉議大夫襲封  
衍聖公孔思晦立石。

元順帝勅加封啓聖王碑

維至正八年四月。上在興聖宮。御宣文閣。中書  
右丞相臣朵兒只等入奏曰。孔子父叔梁紇加  
封啓聖王。未有刊述。昭示久遠。謂以中書左丞  
相臣呂思誠為文。出中統鈔五千貫下。襲封府  
具攻石之用。制若曰。可。臣思誠承命惶悚。大恩  
弗任。乃拜手颺言曰。惟我國家崇重聖德。宣昭  
聖道。與王化合并。太祖皇帝肇基洪業。以太宗  
皇帝在潛行釋奠禮祀孔子於日月山。世祖龍  
飛車書混一。自上都大都及天下郡邑立廟學。  
曲阜林廟尤加修崇。於是定襲封之嗣。餘孔氏  
一人尹曲阜縣。恩至渥也。成宗皇帝廟於國子  
監。武宗皇帝加謚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仁宗  
皇帝詔立碑。天曆初。制加封啓聖王。顏氏曰啓



聖王夫人曠與也。今襲對衍聖公克堅既進官中奉大夫階二品鑲印並用銀為啓聖王碑得請聖眷隆焉。易以報稱。臣謹按春秋公羊氏穀梁氏依經書孔子生左氏隨經書孔子卒。史記作穀本紀帝嚳妃簡狄生契十三遷而至天乙始有天下。是為成湯。書初者原其初也。微子開國亦曰帝乙之長子明其本也。孔子世家曰其先宋人曰防叔生伯夏言有承也。又書經以下直至漢時復列傳諸弟子七十三人。宋儒邵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孔子以萬世為家。殆以是夫。維文公朱熹刪定世宗序論語前曰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父叔梁紇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又曰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厥有旨哉。夫惟玄鳥之降玉筐之覆金行啓運斗光垂精為五百年之昌期千萬世之嘉會者。是由天生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貢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不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賢於堯舜遠矣。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楊雄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王文中子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韓愈曰社稷以功夫子以德。程子謂賢於堯舜者以事功蓋金声玉振。集群聖之大成寔由天縱。若夫尼山請禱精誠昭揭而其表相殊異曰似堯曰似湯曰似禹曰似子產曰河目海口黃帝之形貌也曰脩肱而龜背成湯之容體也。惟此身體髮膚之所從毓竊誕聖之所自不在茲乎。漢時聖舅顏氏居魯親里聖妃卞官氏居安樂里復其絲發宋時有齊國公之封又有魯國太夫人鄆國夫人之號其爵邑又若不自知子者。今茲峻其徽章名與情稱百世不能改也。於戲盛哉伏惟聖人倫之至也。繫周易刪詩書定禮樂垂



憲萬世師表百王者。蔑有加矣。讀於春秋曰志在焉。孝經曰行在焉。春秋天子之事也。三綱九法。望於周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孝經開五孝之用。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終始。其曰志德要道。其曰天經地義。其尊親之心。顯親之念。曾子所謂一貫。孟子所謂一本也。不然。是謂悖德悖禮矣。洪惟今上皇帝。接太祖皇帝。世祖皇帝之聖緒。嗣守列聖以來之成規。聖治之敷。孝治之洽。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者。於春秋經有嘉焉。碑之闕里。光昭休烈於無窮。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皜皜乎不可尚也。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頓首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闢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霆流形。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今上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丕顯。孝治丕平。嘉崇孔子。綏典鴻名。尼山有禱。斗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縱。玉振金聲。孰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符於情。名與實正。五父之殯。鯁

乎其行。防墓之崩。泫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事親顯親。五孝重經。今茲有茲。誕聖毓孺。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峙嶽。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魯庭。有專斯碑。光昭日星。同我夫子。無忝所生。闡我皇風。四海永清。至正十四年夏四月七日。襲封衍聖公臣堅同曲阜縣尹孔克欽立石。

大元勅賜曲阜孔廟田宅之記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臣亦憐真班。臣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於上曰。臣等及御史大夫國脫別台。臣唐其勢。議江南行臺。按問江西倉庫任忙古台。以墨筆沒入其私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間。竊料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通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天子師法孔子。披經筵。崇儒術。我御史當以禮樂宣化為職。顧孔廟歲久。輒前代猶儉。未嘗修葺。師生既廢。時或不給。請以今沒入產俾孔廟。對世業。其家奴俾籍於有司。居所沒入居田所沒



入田世服役孔氏為洒掃而輸其租。制可。明日、臣唐其勢又自帥其同列臣亦憐真班、臣祖常、臣普化等導意於內侍、臣禿滿迭爾、以啓皇太后于宮中、出喻旨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於是所司以產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玄文諸石、仲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產、無算悉以共其祭祀、食其師生、繕脩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察之、其為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郢人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遜以封、一變而止、魯執此於世、道有闕、聖人無與也。今上富於春秋、政事參決東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蓋臣首陳經進、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俞旨、聖志一揆、非是行矣。漢初、六經甫脫嬴、難、高祖過魯之祀、天下駸駸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右儒術、以寶后故、咎豈在是哉。漢、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者、如金臺臣謀、豈必金

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邪。漢之諸臣功烈卑矣。玄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是議也。侍御史臣桑列、撰治書侍御史臣韋咸、攸成之。奏之日、經歷臣禿滿、御史臣張、臣李實、從。元統二年月日、中順大夫、太常禮儀院事、臣歐陽玄、拜手稽首記。

大元皇太后祠曾宣聖廟碑

贊天開聖仁壽徽懿宣昭皇太后顯受徽號之明年、元統己亥春正月二十一日甲辰、諭旨、資善大夫、樞密院使、監怯憐口、都總管府臣察罕、解榮、祿大夫、同知徽政院事、魚侍正、臣趙世璽、香齋白金、乘遽之曲阜林廟、奠謁行禮、且賜幣帛于當襲封者。將以二月二十有七日记于大成至聖文宣王。臣世安語臣趙巖曰、茲昭代、威事也、不可不紀。臣趙巖伏惟皇元、奄有方夏、列聖相承、稽古尚文、推崇先聖、發明正學、國都郡邑、以及要荒、咸設校官、人文化成、萬方承風、文宗聖明、元孝皇帝、繕脩廟宇、加襲封衍聖公秩



賜三品印。天下翕然知嚮方矣。皇太后仁明文  
懿。追惟魯東家聖迹。故在皇朝撫運于今百年。  
禮樂制作。文治並隆。將興堯舜文武之道。則夫  
祖述憲章。可不推本所自也哉。是以特命蓋臣  
專脩祀事。是舉也。於世教風勵甚大。矧曲阜魯  
邸屬邑。魯為天家世戚。皇太后所自出。章明崇  
奉。睿意固有在矣。聖天子開設經筵。緝熙講學。  
期於學校人材之成立也。形之明詔。諭子多方。  
蓋周詳矣。孔氏顏孟氏諸孫暨守土臣及夫四  
方之來學者。其亦精思聖天子皇太后尊崇聖  
道。澤及來裔優渥如此。其所以稱副宜如何哉。  
臣起巖壑。在翰林鋪張揚厲職也。敢稽首而獻  
頌曰。於昭太母。仁慈文明。廓其遠猷。措世治平。  
迎睇曲阜。先聖所宅。格言炳如。百王是則。矧在  
文皇靈宇。聿新祀事。肇稱及此仲春。爰命蓋臣  
乘軺遙往。神之格思。曰惟誠享。皇元有國。化洽  
俗熙。文治蜎興。茲惟其時。士民林林。惟上視儼。  
天家尚文。有勵風教。金發內帑。香出尚方。爰及

嗣人。賜衣煌煌。展祀禮庭。無或不肅。陟降俯興。  
魯邦所屬。凡百在位。拭目動心。鼓舞詠歌。載揚  
德音。德音孔昭。琢頌示勸。文運蓋昌。聖壽時萬。  
元統三年歲次乙亥二月日。宣聖五十五代孫  
大宗子孔克堅五石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  
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張起巖撰翰林  
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歐陽玄書  
承德郎太常博士趙期頤篆額。

代祀闕里孔子廟碑

聖天子嗣登大寶。當至元乙亥之初。命翰林臣  
思誠奉祝文函香詣曲阜。以大宰代祀孔子廟。  
從集賢請遵禮典也。思誠命以闕十二月壬辰  
抵兗州。預敕有司。蠲日先事。丁未濟寧路守土  
臣張仲仁。兗州判劉彬暨曲阜縣尹宣聖五十五  
代孫克欽。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惟賢率聖  
族清道肅儀。朝服郊御。尊諸生儒服前導。齊於  
祀所。翼日有明。恪行祀事。思誠若仲仁若彬。咸  
服法服。攝三獻官。克欽若惟賢等咸服朝服。司



分奠。諸生駿奔走。各虔乃職。牲膳酒醑。禮備樂  
 獻。祝史致詞。洋洋乎神明之格而歆也。竣事之  
 旦。大章神餽于燕申堂。聖族陪位。與祭者咸在。  
 少長盛坐。迭起行酒。其叙秩如。胞釋均肅。亦既  
 醉飽。其樂衍如。燕畢。仲仁等請曰。代祀有記。所  
 以紀昭代之盛典。不可闕也。竊惟自漢以來。崇  
 奉先聖。至我朝而極盛。加號大成。改封聖考。為  
 啓聖王。聖妣若聖妻。並為王夫人。遣使奉送制  
 命于闕里。祭以太牢。其禮隆矣。太皇太后亦遣  
 使奉繡幣致祭。並刻諸石。矧茲盛禮。可無紀乎。  
 思誠謹述其事之本末。系以詩。其詩曰。有聖皇  
 元。奄有萬方。列聖相承。文教誕揚。皇明嗣服。繼  
 叙不忘。眷言曲阜。素王之鄉。爰命詞臣。冊祝函  
 雍。載臨闕里。燭其煌煌。鵬展簋事。惟言惟良。牲  
 牢肥腍。黍稷芬芳。禮備樂獻。神人悅康。於赫尼  
 父。軼範百王。允迪允剏。宗社隆昌。或美或肖。九  
 有以亡。穆穆天子。茲率厥常。盛禮斯舉。敬誠是  
 將。既飲既敷。惠澤其滂。夫詩頌美。僅載休光。翰

林脩撰。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  
 王思誠。文徵事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臣周伯  
 琦。書翰林脩撰。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脩官。臣信思誠。奏額。大元至元元年歲次乙亥  
 閏月日。從事郎濟寧路曲阜縣尹權奉祀事。孔  
 克欽立石。

御賜尚醴釋奠記

至元五年後已卯正月。皇帝田于柳林。以上丁  
 在通。允御史臺奏。曰。宣聖五十四代孫監察御  
 史。臣思立。出上尊酒。釋奠于闕里。遣御史役事  
 臣高元。肅駟致之。禮竟。曲阜縣尹權祀事。臣孔  
 克欽。言于宗黨曰。茲誠希有之盛典。不識諸石。  
 罔以昭後。于是其宗人前湖廣行中書省都事  
 臣思迪。等屬臣宜記之。且延祐初。科進士。且嘗  
 助教國子。掄揚聖德。職也。遂不敢辭。而誦之曰。  
 吾夫子在魯。哀公雖誅之。而未極其尊。漢高帝  
 之祀。未盡其禮。後代復崇封。而之未悉其道。詎  
 若皇元。累頒明詔。既於至聖。宣王上加封。以

以大成復於二丁永享以太牢重以香帛白金之錫。憲再三寅奉尊隆禮意淵博邁越古昔遠矣。今憲臺擴弘禔典需光祿之天醴以備祖庭禋酌豈惟孔氏子孫有光實天下儒脉之士舉有光也。迺拜手稽首樂為之書。朝散大夫濟南路棣州尹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事臣梁宜謹記。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東野潛書。奉訓大夫社稷署令蔡思中篆。宣聖五十五代孫從仕郎濟寧路曲阜縣尹兼管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權奉祀事孔克欽立石。

大元祀曲阜宣聖廟記

至元五年三月監察御史言曲阜縣宣聖廟繕完訖功國家宜錫楮幣樹碑石勅儒臣製文辭紀欽崇之蹟於久遠具疏以聞制可。賜中統二萬五千緡為立碑之資。七月又言宣聖五十四代孫思立今任監察御史請特賜香酒翰林撰祝文命思立馳驛致祭以成其事斯文幸甚。時天子北幸上京移文分臺晉奏復可其請。遂署

檄下山東道以曲阜為廉訪司所按臨分司所冰厯居則總督至則共祭庶體敬共之意。八月二十三日思立行祭禮山東廉訪副使伯嘉問亟之同知濟寧路事衆家帑終之。猗歟休哉實熙朝之盛典也。惟吾天子以天縱之聖出神明之胄雖不位乎君師脩道立教如天地日月然詔後世而垂無窮者大矣。或以謂則幾乾坤為漢制作不亦陋乎。况鄉邑其所生子孫其所承敬慕之者宜何如哉。我國家將以振厲風教扶植綱常立人道之極表文治之盛孰不親感于茲謹識其事如石俾來者有徵。至元右己卯歲八月二十七日中議大夫御史臺都事太原王守誠拜手記。正奉大夫侍御史齊張起巖書丹并篆額。宣聖五十五代孫從仕郎曲阜縣尹兼管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孔克欽立石。

大元釋奠宣聖廟記

皇帝格宏綱新文治任賢使能發政施仁率繇成憲。迺至元六年青龍庚辰夏五月幸上都百



禮備樂和。祝官致告。執事具虔。屬裸興顙。悉守儀式。竣事。令孔穎達三氏宗族師弟子。皆暨郡邑官僚。燕于東室。咸北向。載拜。序飲。上尊酒。盡歡而罷。竊惟吾夫子之道。悠久無疆。與天地同大。日月並明。故覆載無所不至。照臨無所不及。雖生不逢辰。用不得位。然明六藝。作春秋。以傳道統。以達人極。使彝倫序。品物亨。政教明。千萬世如一日者。蓋自生民以來。未有能尚之者矣。是故有國有家者。必以建學立師為先。大用其道。則大治。小用其道。則小康。具在方策。絜然可考。惟闡里為聖人鄉國。光嶽之靈。神和攸萃。廟貌林基在焉。宗姓支裔。守匡歷代。報德報功之慎。且重也宜矣。皇元自受命以來。廣崇學。重教。育。世封其大宗。為衍聖公。以奉祀事。世任其小宗。為曲阜縣尹。以治其地。置守廟戶。復其家。世祖成宗。重朔宮廟。武宗加號大成。仁廟以來。即位。必遣使祭告。厚有賜頒。今上皇帝踐祚八年之中。始命遣使。以即位告。又命五十四代孫監

察御史思立致祭以樹碑告且頒中統鈔二萬五千貫為樹碑之貲而去年春及今年秋又兩致香酒釋奠上丁其欽崇義報之典於斯為盛洙泗之間歲承天寵薄海內外咸知所向夫子之道將大用於今日聖君賢相都俞吁咷登三遠五黎民於變時雍顧不枉茲乎荷敷隆哉伯琦弱冠嘗侍先君謁拜廿有三年矣乃今獲奉德音誕舉盛典何幸如之謹志其歲月以刻諸廟門之石明日戊子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魚國史院編脩官鄱陽周伯琦拜手記并書篆濟寧州知州蔡思中曲阜縣達魯花赤八戶樞主簿宗本孔頴孟三氏子孫敖授蔡祐學正劉琳學錄李明德陪位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八月望日從仕郎濟寧路曲阜縣尹兼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孔克欽立

皇帝致奠曲阜孔子廟碑有序

有元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寧殿勅中書且登齋朋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郭孝恭秉副

致奠于曲阜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廟中書助祭元寶三千五百緡嗣衍聖公臣克堅爰擇十二月丁巳之吉釋奠如章禮成臣等恭奉拜手稽首謹言皇帝欽崇聖教建宣文之閣崇文之監日御經筵講德唐虞輯章三代易乾乾遜志時敏式惟先聖孔子昭垂六籍至覺萬世惟聖知聖是用啓自天衷特致殊禮希世盛德其可泯而弗宣刻之金石光示永久禮定宜之臣等恭聞聖人之道執一常御萬變君君臣臣父子子大綱一正萬目畢舉故曰王者中心無以守至正人心服於下天理應於上樹之風聲束以禮義不動声色靡然於變協風時雨諸福之物罔不畢至漢祖致祀天下歸心唐宋升祀永錫胤祚用此道也皇帝天縱玄德加以聖學垂衣論道天下泰寧心悅神孚獨得淵衷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小臣戴華敬用作銘銘曰皇帝若曰惟天惟聖揭乾之明握坤以正惟禮惟樂惟刑惟政文以經緯武以戡定立我邦家功

斯為盛。皇帝若曰：宣文在中。乃諸辟雍，乃流澤宮。有年有序，八表攸同。魏魏素王，邁豆鼓鍾。於論曲阜，曷不加隆。皇帝若曰：有典有則，奉教上丁。庚子之吉，四庫廣家，常祀不惑。誕昭于教，敷其惟時。子親予，饗于聖之宅。皇帝若曰：子嗣朕，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若君臣，惟聖子福于時。震震敢忘嘉告。聖經是式，我祀匪曠。皇帝若曰：子聖時欽。惟汝臣鄰，惟汝士林。汝子汝孫，士庶將忱。朕聖之言，精白爾心。勸相子家，爾玉爾金。至正二年十二月日，集賢直學士中奉大夫臣郭雲基撰。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臣陳樞書。會善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中丞臣王士熙篆。

代祀記

至正八年秋七月廿日，上御懷慶宮，水晶殿。右丞相臣魯瑄是日在丞相臣太平、平章臣教化、奉政臣孔思恭奏，宣文閣授經郎臣董立以香酒乾羊致祭于曲阜孔子廟。制曰：可。乃手香

加額數敬父之，以授思立，出宣言，命臣立消日而行。爰以廿八日發程，次月二十二日至止關。聖廿三日展敬林墓，二十四日具儀。二十五日，臣立為初獻，衍聖公孔克堅為亞獻，守臣濟寧路總管呂魯為終獻。知憲州臣劉思誠筆備分奠。丑初將事，寅末而畢。遂會孔氏族黨饗于齊宮，與坐者五十餘人。衣冠咸備，抑抑濟濟，足以感懌人心。禮成，衍聖公言：使者奉天子明命，禮于先聖，宜有紀以示後。臣立伏惟夫子之道高明博厚，與天地偕。世之三綱正而九德叙，皆其功德之福新民也。凡有天下國家者，不容後其報。我朝列聖相承，右文興化，尊崇夫子，度越前代，殊恩優典，固已載于信史，壽之金石。迨于皇上，行仁義以為民極，日御經筵，緝熙聖學，宰相文臣又能啓沃以斯道之正，其贊命遣使夫豈徒然，蓋亦答神之貺，祈神之祐，庶世運于唐虞三代之隆也。然則凡為孔氏之後，與夫與祭與廟者，可不體奉聖君賢相之美意，以沐





浴聖花哉。臣立敢拜手稽首。以是文諸石。至正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宣聖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臣孔克欽立石。

大元中書平章知院中丞祀宣聖廟記

至正二十有一年。皇帝念齊魯未平。特命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兼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察罕帖木爾往平之。公祗服明命。大會諸將于洛陽。蒐軍實。閱武備。發秦晉河洛兵。渡盟津。踰太行。出井陘口。旌旗千里。鼓行東下。粵六月辛卯。躬帥鐵騎。達大將旗鼓以進。七月至冠州。河西降。次東昌。楊誠以金城獻。八月渡鹽河。分遣裨將帥偏師搗東平。與東平賊遇河東。兩戰大破之。伏尸四十里。斬首式萬級。直造城下。渠寇田豐降。傳檄郡邑。不旬日悉定魯地。公曰。東魯為禮義弦誦鄉閭。里宣聖廟所在。由兵興。壘荆棘。民魑魅。族人士大夫逃難。解散四方。祀典廢弛。將數年。今境廓清。宜嚴脩祀事。以示斯民勸。遂卜剛辰。

事尹師考奉太牢首酒。祀聖人於曲阜闕里。使者將命詣殿庭。設俎豆簋豆。具三獻禮。一如舊式。里中父老扶杖圍門墻而觀者如擲。咸舉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見聖朝威儀。皆感泣數行下。使者歸。復命。公喜曰。吾幼而敦詩書。說禮樂。長而行所知。達所聞。至于今日。奉天子詔。提王者師。拯生民命。斯聖人之教也。其脩祀典固宜。於是蘭陽孫著為之記。賜同進士。朝列大夫。中書刑部尚書孫養蒙。賜同進士。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參知政事完哲書。祭祿大夫。集賢院大學士閻思孝。纂至元二十一年十月日立石。

代祀闕里記

皇上即位之三十二年秋七月。命皇太子撫軍興寧。以少保中書平章擴廓帖木爾提諸軍。庶務依前便宜行事。威懷遠洽。夷夏晏寧。明年二月。以皇太子首遣官特祭先聖闕里。中書撤濟寧省預卜純薦牛一羊二豕二。越六日。青宮





御製孔子廟碑

孔希學立石。

手執齋鄉父之授元禮出。消日而行。以二十四日至魯城。祀前一日。省牲器。視滌濯。翼日癸丑。丑初。肅事于廟。禮備三獻。牲脂酒例。登降有數。贊明竣事。以神饌享孔氏族人于燕中堂。衍聖公謂禮有可徵者。祭祀之謂也。宜具歲月于石。元禮謹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行。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崇重。春秋脩事祖庭。累朝之盛舉也。今我儲皇仁孝之誠。昭假上下。雖金輅行在。六師駐嚴。而脩明典禮。不廢俎豆之事。其尊崇聖教。增輝昭代。示人心以為治之本。宏規遠畧。荷敷盛哉。是可書也。若曰底定我家。仲祈鴻休。基圖永命。祚于無窮。神之相之。厥惟慎矣。是重可書也。拜手稽首。謹為之記。至正二十五年二月日。承德郎。樞密院經歷。賜進士及第。魏元禮撰。林廟學士。林儀書并題額。守德濟寧。江淮行樞密知院。陳秉直同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

道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聖相承。一道而已。周公攸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夫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無敢有異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為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寔與天地同其攸久矣。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遇大有為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已。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

廟學編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  
封孔氏之子孫世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  
人為曲阜令立學宮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  
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  
有如此之盛者也朕繼承大統正法成憲尚惟  
孔子之道

聖考之所以表章之者如此其可忽乎乃曲阜廟里  
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墮  
弊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  
畢工宏遠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  
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  
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  
悠久之治以燿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  
焉遂書勒碑樹之于廟并系以詩曰

巍巍玄聖 古今之師 垂世立言  
生民是資 天將木鐸 以教是界  
謂欲無言 示之者至 惟天為高  
惟道與參 惟地為學 惟德與舍

生民以來 實曰未有 出類拔萃

難乎先後 示則不遠 日月攸越

敦叙有彝 遵于聖模 仰惟

皇考聖道寔崇 禮樂治平 身底厥功

曰予祗述 詎敢或懈 聖緒丕承

儀憲永賴 巖巖泰山 魯邦所瞻

新廟奕奕 飭祀有嚴 鼓鍾鏗鏘

琴瑟戛擊 八音相宣 聖情忙懽

作我士類 世有才賢 左我大明

於斯萬年

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御祭香帛碑

皇帝即位改元景泰正月上日朝臨群臣越十日丙  
戌大祀天地于南郊既慶成命有司擇吉遣官  
行祀天下有司以閏望庚申聞先期

上御宿齋宮親書祝冊昧爽

上服通天冠被絳龍袍文武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命  
官以香帛致絳輿中鼓樂導引出承天門外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四

上注目送之。臣節恭備負詞林，得分祀先師孔子。即日齋香帛升舟，中道陸行，二月十日始達曲阜。衍聖公臣彥紹世職知縣臣孔讓、三氏教授臣江永清率三氏子孫郊迎。至宿廟次，滌牲致齊，百執事駸奔，益慎益虔。又二日丁亥，乃祀。將祀之夕，天地開明，星月朗照，牲醴香潔，饗豆飭脩，薦裸必俯，咸中禮節。宛若聖神在坐，群賢降在聖左右，洋洋濯濯，來敬來享。祭畢連旦，猶聞金石絲竹之音，衆咸以為

皇上至誠感格之所致，有非偶然者。翌日，衍聖公拜手言：國恩汗與沾被，林廟請刻祝詞以表崇祀。臣節聞國之大事，以祀為先，而即位遣祀，即有虞徧于群神意也。群神如漢唐以來崇祀古昔帝王先師孔子，嶽鎮河海之類。蓋古昔帝王掌主宰天下，孔子為萬世綱常祖，嶽鎮河海能興雲布雨，潤澤民物。禮曰：功被生民則祀之，此即位遣祀之禮，所以不容或後也。然後

朝自

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頒立制度，為萬世子孫法。凡建祀，所遵香帛如古昔帝王嶽鎮河海，其名數皆一，獨孔子與諸弟子其名數凡九，儼物攝是，非專於孔子也。誠以古昔帝王功止當時，嶽鎮河海澤及一方，而孔子祖述憲章，周定述作之功，被於無窮，與天地並，故不得不致崇極之意也。傳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良以是歟。然孔子之在當時，有德無位，持大聖中之以言垂範者耳。其所以行孔子之言，以達皇極，以收治平之效者，則紉後聖焉。洪惟

皇上睿知英明，起自內蕃，紹承大統。即位之初，即去邪黜佞，崇獎忠良，拒遏外夷，靖安中夏。凡言行政事，皆師法先聖。群臣奏牘，語合經典，即賜錄用。是孔子之道不行於昔者，而大行於今日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後聖之德，既不遺乎前聖，愚想以聖佑聖，以神助神，倣靈弼齊，協贊洪猷，是蓋有不疾而速，不言而

喻之幾矣。豈凡庸之所能與知者哉。臣節既  
恭。承行。職當東轡。雖遊聖門。措詞匪易。而事  
有典故。不容或缺。謹陳香帛之數。以見我朝  
崇獎先聖之禮。逾於前古。且聆吾道大行于  
今。不特為聖哲子孫榮實。為天下生民福。  
景泰二年正月初五日。賜進士翰林院侍講  
承德郎同脩國史臣吳節撰。宣聖五十九代  
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彥緒立石。

御製重脩孔子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  
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以矣。不  
然。則異端橫起。和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  
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以哉。  
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  
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  
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  
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  
以夫子為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了冥了。  
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  
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  
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誠哉。誠生  
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  
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  
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  
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願孔子之道以為  
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  
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  
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  
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  
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為文以著其盛。  
而立碑焉。

太宗文皇帝重脩廟宇。而一新之。亦為文以紀其實。  
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  
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弊。而重脩之。至是畢。



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缺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為生民之王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昔崇之者豈徒然哉。與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播斯世於雍熙泰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為文勒石樹于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繼之為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遊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入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日惟聖道。曷敢弗宗。
---

顧予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愜。用之為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々、于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

咸化四年六月十一日。

褒崇先聖禮樂記

皇帝嗣登大寶之十有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加六佾焉。八、遼豆十二、爰用遣官、恭行昭告。於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以春祀前一日詣文廟行釋菜禮告翰林院學士臣王駘乘傳詣闕行釋菜禮告。使命必簡文學之臣重其事也。祀禮雖有隆殺之殊、一手誠也。祝辭出自聖製香幣頌之內、備儀采天顏之俯臨也。樂舞之增器數之加、未告弗敢先、既告弗敢後、爾乎帝心之對越也。禋將之夕、星月澄靈、纖雲不

興、昭乎神明之歆格也。禮既告成，據封衍，  
公臣弘恭率諸族人少長，趨列替首言曰：「  
天子褒崇先聖，禮樂著祀天饗地，誠曠古之罕聞。  
斯文之大慶，豈特臣一家之私榮而已哉！宜  
有紀述以垂永世。」時山東按察司副使臣陳  
相臣張珩、僉事臣畢瑜、布政司參議臣杜銳、  
都司都指揮僉事臣金榮、開命駿奔，恪共祀  
事，亦懷中前請不可辭。臣獻竊惟吾夫子之  
道如天之高，無不得懌如地之厚，無不持載  
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其法具於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  
秋，所以立生民之極，開太平之運，歷代人主  
賴之咸致尊崇，然未有禮明樂備也。今日若  
也。嗚呼盛哉！或曰：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  
祝饗之禮不得視郊社。孔子有德無位，能用  
斯禮，得無過乎？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  
用天子禮樂，君子譏之。以孔子之聖，豈復有  
加於周公者哉？嗟夫！此我國家甚盛之舉，而

非庸於聞見者所能側識之也。當周之衰，王  
牧陵夷，彝倫攸斁，使天之不生孔子，則天下  
賢士焉莫知所適，孰知所以為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者邪？夫惟不知，故不行，不行則不流  
於夷狄，愈斁不止，所以維持斯道永久而弗  
墜者，果孰之力歟？周公之功，人臣之分也。孔  
子之聖，萬世帝王之師也。師其教而圖其所  
以為報，雖極天下之尊，禮之至也。傳曰：夫子  
之道不啻天地也。又曰：其功及有賢於我者，  
者，豈不信哉！仰惟

皇上德位隆大，克當制作禮樂之任。自  
祖宗列聖以人文化成天下，于茲百年，又當肇興  
禮樂之時，而講正脩明自孔子始，可謂所知  
本矣。臣獻竊祿于朝，於禮樂大端，漫不之省，  
誤膺渥命，夙夜祇惕，思所以副

皇上尊師重道之盛心，而博稽古典，入封禪，傳  
朝廷大制作，前無所遺，後無所議，以昭一代  
文明之治，顧不偉歟！嗚呼！臣愚何足以知之。



謹記。

咸化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二月丁巳

賜進士第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兼脩

國史經筵講官錢唐王獻書

○歷代脩建廟祀碑文見山三氏寺碑記并新聖公義附

隋脩孔子廟碑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敷於英華遠萌  
淪於禮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本  
而無帝王之位膺斯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  
典謨為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  
代追封東主不絕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  
生繼大庭之高雄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  
禮樂惟新偃伯脩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  
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慈封紹聖  
侯

皇上驚機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  
周公餘化唯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為百  
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敷

先師勸孔宗脩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  
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州許昌人昔堯之禪  
舜實登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於黜滿  
漢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  
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寧  
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  
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為咸陽之  
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  
朝砥礪身心揣摩道藝策府蘭臺之秘籍雕  
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金  
作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見仍知  
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曜時虧滿月之明越  
劍潛光每動衡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  
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  
息抑強扶弱分富恤貧鄙內清和民無疾苦  
重以德之所感霜雪無化之所行馬牛不  
繫繩魚夜放早彰滌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  
鳴琴之曲遠嗤龐統不住百里之才俯笑陶



儒藏



潛忽輕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因園常空。接上迎賓。登臨賞遊。觀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虞聖道。敬致明神。粉壁椒塗。丹楹刻桶。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為。振百代之家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為。時浼俗薄。樸散淳離。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載脩墳史。積善早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溫玉潤。苾苾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群。時逢上聖。以我為令。導之以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兒多子鄭。奸雄窟伏。賦投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窓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獎穹壤。永固金石。大隋大業七年辛未歲七月甲申朔。越二日乙酉。汝南郡主簿仲孝俊作文。孔子三十一世孫

孔長名三十四世孫孔子歆同立石。

唐脩曲阜縣文宣王朝記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夫子三十九代孫魯國公節。鎮汶陽之三載。秋霜共凜。冬日均和。里閭無揮鼓之聲。耆父有袴襦之說。道已清矣。政已成矣。於是縣故鄉以徘徊。想廟貌而惆悵。乃謂脩佐曰。伊于聖祖。寔号儒宗。英靈始謝於衰周。德教方隆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構靈祠。粵自國朝。屢加崇飾。文據繡栢。雖留藻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軋之勢。故老動淒涼之思。諸生興嗟嘆之音。今春鎮東平。幸通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脩營。既而馳車上陳。請以私俸葺飾。由是命工亢事。飾舊而新。決旬之間。其功乃就。門連歸德。先分數楹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辟容穉若。更表肅然。列侍儼然。如將詣益。丹楹對聳。還疑夢奠之時。素壁高標。宛是藏書之後。槐影疎而市晚。杏枝暗而壇孤。不假大夫。出蘭自滿。無煩太守。刈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



闕里之清風。身起。既可以傳芳萬古。亦可以作  
 範一時。且闕闕以來。霸王之道。言其德也。莫踰  
 於湯武。語其功。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而立壙。  
 已平。子孫繼存。而蒸嘗悉絕。夫子無尺寸之地。  
 微一旅之衆。脩仁義。者取焉。規矩。肆強梁者。莫  
 不欽崇。生有厄於棲遲。歿居尊於南面。而樵蘇  
 莫採。廟貌常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絕。則夫子之  
 道。既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寔無愧於幸脩。防  
 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名。承命  
 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菲才。謹記。

唐重修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  
 有符。揚霍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接。補天  
 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取弟驕其  
 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與聖。首出群龍。推  
 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  
 山其容。轉死爲魚。蠱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輿  
 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

用鄧。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  
 之正門。播今昔之彙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  
 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故夫子之道。消  
 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  
 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籍之者。莫如地。教之  
 者。莫如夫子。且冰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  
 生。荷其籍。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  
 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  
 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  
 如勿博。經其禮。而不啓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  
 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  
 經營乎三代者也。意虞舜之羹。不必至是。贊而  
 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  
 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臣  
 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  
 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聖臣之  
 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與夫婦之倫。得雖  
 眼日開。覺膏雨潤。顯和風清。扇安足喻哉。惜如

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  
運脩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得歎  
既往言滿方來廟會列邦不假乎於後續若長  
萬無畢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  
孤絕一人曷成名可稱取與爲大者已我國家  
儒教夾雲文思戾天伸吏曹以追尋遺禮官以  
崇祀侯褒聖於人爵戶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  
學流錫類等行數悅施於方國光援彌於胤宗  
三十五代孫嗣廢成侯疏之字藏輝洎扶賢元  
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子緒或餘波明準亮揚  
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  
聽訟之樹詩云勿剪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  
允懷於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方并舊居  
川嶽興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撻陳齋祭首嚴  
祀樹綠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爲表兗州牧京兆  
常君元珪字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績休  
有明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濟  
鄴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秋光昭

字子亮相門克開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後事可  
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嘉親舍  
曹太原王道淳松農楊萬石乃曹博陵崔少連  
弘農楊震玄兵曹太源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  
曹安定皇甫洽東海于光孝主曹榮陽鄭章參  
軍博陵崔調扶風竇元訓河東裴璿隴西李  
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  
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廉主簿吳興施文尉  
清河晏弘指等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觀興  
遊聖教風僉同演成乃廓經史其詩曰元天陰  
陽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  
此逢聖吞沙吞雪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  
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刪詩述史成禮非樂雅  
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  
人啓明先覺六順勸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至  
道納衆首出列聖肅卷群才大明張曜廣學天  
開遂嘗而寓諸習窮埃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  
侯于嗣環封駁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

烈克廣休風。大唐開元七年歲在己未十月乙酉朔十五日乙亥建。宋州刺史上柱國范陽張廷珪書。

唐魯國公脩廟奏狀

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溫裕奏。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闡文明。遵尚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廟即素王舊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具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都廢脩營。徒瞻數仞之墻。總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闕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昭響。俎豆之設。嘗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臣忝為巡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脩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冀獲遂幽懇。克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

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勅。鄒魯故鄉。俎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溫裕雖持戎律。宛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飾聖門以弘教。墻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獎。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惟勅。故牒。咸通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牒。咸通十一年三月十日達。

宣聖廟新建講學堂記

志從師學。觀夫子之道。庶幾識其門。因事贊言。當會歸髣髴。是生是矣。假天與幸於百歲。固心無吝於一日也。戊戌秋。遷帝恩永臺中郎。就我典午。卜老東蒙。妻子眷預。從御禮備員。臣獻陪祭于廟。屬中有工度堂。構始恩。資新成。俟酬宿願。初。匠事云畢。樂造至極。比求乎一意。何懷舊聞年而趨無所得。豈聖道藏密。不可見乎。得大權反合。難為狀也。幸覽韓公愈處州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孔子焉。然以社稷壇而不屋。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四

取異代佐享。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玉者祀。以門人爲配。自天子以下。北面跪拜。薦祭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又有自古多有功德。得位而不得常祀。不得位而得常祀者。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有生人以來。未有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矣。韓以孟子言其功德。舉述不得已。但廣明孟意。觀其賢過堯舜。夫道以無用妙。以神明得。涉有連事。以形累。聖人有以見其本。知其末。以無不可以無頭。然固有明。以有不自於有生。必待無造。然有以形爲局。有極。無以神用運。無窮。蓋神者無不應者也。應設至微。不可以有極測。有者有所係者。係設至大。不得與窮無稱。若乃無有混融。短長相取。處無窮以觀有極者。窮窮則理應生變。變則易。故爲新神行而理通。復堯舜之應曆有期。文武之下世有數。將無窮也。居有極以計無窮。無窮者通。通則物或有矜矜。矜則轉得爲失。形滯而物窮。繼後天地以覆載。能常日月以運行。能久惡窮極也。太哉我夫。

子貢本末以研幾。特中正應運。恍惚萬變。時一致。物應萌壞。我得絳緯於後先。理在會通。得彌綸於終始。斯御群有用。出至無。豈固時來以歟。位叙而後伸其道也。夫固以言乎見者莫窺。以言乎作者莫覩。爭者見之不得。奪者見之不得。與高之者不知其以然。抑下之者不知其以舉。過不及者。進退賢不肖者。豈猶數知。後之世侯。一夫子百里者。可祭而不可瀆。刑四海。億兆民者。可則而不可侮。爲師之善。盡垂百王。王善之慶。永貽萬古。老民所云善建者不校。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斯言至矣。斯言至矣。杜牧亦嘗有言曰。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昂也。愚敢體神而明之。稱夫子之道。而文之。爲講學堂記。當耶。當耶。壯哉斯堂。崇崇戶牖。空空師席。斯正學人斯同。淵乎玄言。淡乎素風。云誰有極。極我無窮。宋景祐四年七月初八日立。

元脩闕里廟垣記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弱崇垣四護皆朽以粉塗底以瓦木與夫殿閣門廟等餘五百架皆金明昌役也。若經喪亂表裏凋弊中更灑掃百戶暫停主祀者財卑力薄扶傾綴朽聯缺續亞所成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修復屢符本路揆度工費以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也。集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鄭齋已下近及簽司與此公皆嘗督諭本部為救廢之舉。迨夫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謁祠下奠拜既畢周覽嗟惜而言曰夫州縣長佐之吏考績於三載必曰文廟有無增葺况予為方面之倅鉅庭在境而曾未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當布文教善風俗以為政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宇切於垂意釐石伐木築基定礎期在旦夕矣。今廟貌雖殘所餘者往往猶矍鑠觀而周垣圯剝外連於荒莽脫有野燒緣逸於其中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

竊計莫若規撫舊跡先起垣於四周庶或可以扞蔽它虞也。凡茲所舉有浚公帑之費者予固不得以擅為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時重其民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為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陂池它調而為之不亦美乎。及歸更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阻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尹親蒞其役仍以兗州掾校之乃於戶大丁殷之家從民意而借其力。民皆曰此非公役維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焉。於是相與執版榦揀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於是唯均之以廣惠而不限其程勉之以堅整而不責其緩繹繹繩繩陟陟登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縮基於季秋之將杪新板於陽月之既盈。宰牢醢酒勞其衆而歸之仍期於來春之月變高堦深夷蕪易壤益植松檜一千本。于時衣冠行路莫不稱嘆以為殿閣崇飾增於它日巖巖乎可謂夫子之塙也。孔氏合辭為予言曰自東



平嚴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於祖庭者，蓋鮮矣。今侯體朝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桓時親觀其事，義不當讓，乃撫其本初而題之於壁間。時至元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望日，濟寧路教授楊桓記。宣聖五十三代孫曲阜縣尹兼諸軍奧魯權主祀孔治立石。

闕里宅廟落成後碑

玄聖之德，大如天地，昭如日月，蕩蕩乎無能名，皜皜乎不可尚已。歷代有國之君，崇尚其教，廟而祀之，幾徧天下。闕里聖人鄉邑，自漢祖過魯，祀以太牢，由是以降，其廟制因仍損益，見於圖志可考者，在宋金為最盛。貞祐一燬，久而未復。我元列聖尊道勸學之心，未嘗不切，特以志在混一，祖於金章，有所未暇。逮大德守成，始克成一祖三宗之盛意，殿而廡之位，而家之沈沈奕奕，有恤有嚴，數百年闕規備觀，一旦而復視舊，益加隆焉。而又紹衍聖世享之封，主四仲家庭之祀，無以供案盛也，則非之土，無以給消潔也。

則復其戶。楚林則樵採有禁，子孫則敬道有師。詔旨諄復，訓諭切至。且命翰林書之石，猗歟偉哉！初，太中大夫監莅濟寧路總管府事按禮不華以魯居洛境，乃懿戚封邑，祇承朝廷德意，開諭僚屬勸勵士庶，先已而為之倡，前役而為之備。國無費財，民不知勞，卒成一代之盛事。總管馬嘉議駒實左右之，既卒役，狀其本末，道經歷張格知兗州馬奉訓禧請記其成，竊嘗一拜林廟，伏讀漢隸數碑，見其請立百石，交使典領札器及用辟雍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則乙壤也。選試孔繇補卒史，則後相平也。韓勅則脩飾宅廟，造立禮器，史晨則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春秋禋祀。是數人者，皆東都前後曾相，以所請上之三公府，公府以聞，乃可其請。事皆曾相發之，教人者名不著見於史，徒以上章為聖廟有所陳請，勒名貞石，閱世千數百年，至于今不朽。矧太中生當感代，遵奉明詔，振舉墜典，潤色太平，茲特隆化美俗，勇於為善之一端爾。若其表



率一道廉勤奉公恤隱除害善政及民者尚多自當載名信史傳休無窮豈東都魯相所可並日而談哉大德十一年冬十月東平晚進李謙拜手書

### 大元重脩宣聖廟題名記

聖天子即位加音儒術以風化天下首以闕里宣聖廟歲以將壞勅濟寧路出官錢五萬二千餘緡為脩葺之資省部檄總管徐亞中暨經歷王承事董其役二公奉行惟謹至則先祭而後治其事人以爲有禮焉既而相與周視計度然後庀工掄材指授區畫莫不有法比還俗則又以監兗州杞古及暨曲阜縣道僧縣尹孔思凱分任其事主簿王文中實左右之上下相承而人用勸未幾鏤漏者完欹傾者起腐敗者堅濇漫者飾煥然一復舊觀若二公者可謂祇承朝廷之德意也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有天下國家者咸取以爲法歷代崇奉未有若國家尊尚之至邇者衍聖公請依前代故事起園牆四隅建

樓倣王宮之制奎章閣以聞

天子允焉省部以徐公勤敏復檄公監督功之成可指日而待特有大書傑刻頌其美於無窮者而此特紀其事之一端耳夫紀事尚實不尚文故畧其文而直書焉徐公名野仙燕人王公名存義金臺人至順三年五月吉日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翰記奉儀大夫前冀寧路忻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興魯勸農事東野潛書宣聖五十四代孫文林郎前陝西等處儒學提學孔思適篆五十四代孫文林郎濟寧路曲阜縣尹兼本縣諸軍興魯勸農事孔思凱立石至順三年五月日吉記

### 國朝

#### 重脩宣聖廟記

聖天子龍飛之初武功未戢已事俎豆極遣使祀宣聖於闕里風動四方聞者皆以爲太平肇基海內咸服聖化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希學以脩理事請於



上即賜允俞曰。朕方先師之教淑海內。洽人心。崇德報功。理所當為。廟貌廢處。先為營葺。凡存房宇損壞處。徐當完之。洪武甲寅春。命下。至十年丁巳秋。歲大熟。山東等處。宣布政使司以其事。隸濟寧府。委兗州判表良督所屬州邑。鳩土藏事。董右掄材。采棟榑。構瓦壁。饒俗髹漆之費。畢備。逾三月而後成。正殿左右回廊。及東廡三氏學生負房。舍合七十餘楹。初造一新。行聖公會勸宗族。大夫士之有祿者。鳩金補塑。聖賢像。仍浼本官提督之。服冕有章。金碧相輝。儼然若生。落成之日。行聖公會族人於齋廡。以專酒勞。曰。宗奉先聖先師。誼敦文教。九重聖睿。訏謨賢哲。臣鄰翊贊。凡廟貌闕處。皆已完葺。祭祀有田。洒掃有戶。禮樂服冕有章。薦享有器。設學選師。以教吾族。蠲其徭役。歲入朝會。班亞上相。賜與優隆。若此。何以報稱。相與議曰。不若勒之堅珉。以圖不朽。是以見。

聖天子行吾祖設教立道。為致治太平之本。與國

同休。悠久無疆。豈不偉與。然奉脩謹恪。克休天心。民不知勞。倏然就緒。若夫公百金其字者可謂賢矣。是宜記之。洪武十年歲丁巳朔日立。

朔遠林壻記

周公變夏商之禮而崇九廟之祀。文帝重原凌之法而加赤族之誅者。何也。蓋仁人孝子之於祖宗。惟其慕之也切。故其報之也厚。惟其尊之也重。故其怒之也深。苟為不然。則喜戚無與於已。而成敗不足以動其中矣。尚何陵廟之用心乎。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孔克中者。忠孝人也。其為人也。風神秀楚。玉瑩珠輝。自幼以孝謹聞。既長。以才敏稱。由是閭族推讓。薦膺是職。自受任以來。惓祖宗一念不忘。慨尼山之圯。未覆傷書院之凋。弊隘家廟之陋小。膠心固意。務踐其情。哲曰。盟神弗成弗已。既而卒如其言。宗族內外罔不服其用心之確。獨有祖林一區。周迫居民。煙爨千家。樵青採綠。新乾薪腐。皆不絕跡。雖申之以聖公之禁戒。之以家長之嚴然。幅員



浩大難以防虞。南巡則北至，東備則西來。問亦獲其一二，雖者然非親則故，非戚則民依公道。則傷惠盡私情，則遺祖絜心，時念難於施設者。久之世升，復謂然嘆曰：大物置而不備，而網民以罪，弭之無法，而肆其鞭撻，非其政之善也。乃捐已貲，萬緡厚備酒饌，集耆老而謂之曰：夫自周漢以來，秦兵楚獲，東西流離，而父子不相保者，處處然也。而惟此方祖孫相安，丘壠相尋，而不識兵有革鉞者，果孰使之然哉？咸曰：叨聖人耳。曰：若亦思報乎？曰：聖覆如天，曷克以酬？倘有指揮，願悉從命。公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牛山之木，嘗茂矣，以其近於郊而不毛。今吾祖林周迫，居民烟爨之家，不下千數，旦暮薪樵，豈勝剪伐？吾欲乘此農隙，借汝以力，固其園可乎？衆咸喜躍。願悉從事。公乃約以孟冬朔，且起工。至其日，邑之父老各率子弟，約餘計，悉荷板鋪無後者。聖公亦以朝丁百餘人來會。公乃編以什伍，甲以才能，復以族之英敏者督之，刻以板

築之數限，以導導之類，畢其廣，以給其食，音其酒，穀以榮其德，加以省親，勤勞勸賞，詳切由是冬日假和人心，悅豫作之日，林之陬陬度之，蒙其幼奮，雖成其能，目不彌旬，千堵皆興，何其快哉！自非感之也，誠動之也，義吾未見其成功之速若此之易也。又慮夫狡獪之徒，穴沐梁而竄，門賊也，則石駭驚以害其極，勸門宇以嚴其鎖鑰，起其迷夫之惴，於宿衛也，則建巡鋪，以便往來，備其身以具守成，機練絕跡而松梓遠，丁丁之聲，神鬼安棲，而林鳥無夜驚之憂，其視往昔，焚燒煩而暴犯不止者，豈徒千百十一於其間哉？誠可謂明於治體，善於方廣而孝於祖考者矣。聖公誠長深與其蹟，日一再往，且賞且勞，因謂之曰：今汝之心，良亦盡矣，博本之給，吾當與聖公戮力焉。毋汝煩也。於是焚獲屬餘佃丁，博得農新千餘軍，併工聚力，刻日以完，然其心則無玷悔。嗚呼，邑有賢宰，家有賢孫，有俊士，相其機，雖欲弗美其孰以

能於戲佳哉。斯亦曠世一時之奇遇也。吁。家廟也。書院也。斯撤其舊而完者也。尼山也。林園也。斯經始而初者也。計其功則不勝其大。較其財則不貲其多。他人觀之。鮮不駭心而驚懼者也。公乃視之。輕如鴻毛。易如拾芥。如此。非其才美俱全。孝心純至者。能如是乎。方之古人。亦何負哉。宜其勒之金石。昭之後世。而為人子人孫人後者之龜鑑也。倘吾門之子孫。異世之後人。能跡其心而繼述之。則斯功之美。將歷千萬世而不毀矣。林廟其亦有慶乎。永樂二十一年四月吉日。五十九代襲封衍聖公。彥縉同家長恩。楷等立石。洪武十一年四月吉日。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希學。同五十三代孫族長。湮共。圖族立石。

重建齋廳記

齋廳之設。以燕毛也。每遇拜掃。族屬萃祭畢。則造於斯而行相見之儀。既見。則坐於斯而論長幼之序。既坐。則因祭祀所薦之羞。而制為燕享

之禮。非謂飲食。所以親骨肉。叙昭穆也。舊有廳三楹。深一丈八尺。廣三丈五尺。高一丈七尺。歷代脩葺。仍舊貫。自入

天朝。湮滯聖化。五六十年之間。支庶蔓延。子孫繁行。每遇燕集。其舍有不能容。至有披冒風日而列席於外者。天小雨。則依棲於宇下。其隘陋為可知矣。五十九代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曲阜令。堯中。五十四代族長恩楷。一日乃相謂曰。齋廳所以不侈大者。憶當時族屬微。而子孫少故也。今則湮滯

聖化。子孫繁衍。苟不有以大其廳事。非惟無容舉於親親昭穆之叙。不其有以難乎。由是材度庀工。授方任能。撤其舊而新之。予以廣大其規模。予以宏深其制度。為廳三大楹。前檐後步。悉按法程。門樓三間。勢極高抗。俱以堅木為之。齋廳之制。東西四丈。南北二丈八尺。高二丈一尺。奎壁丹雘。曲盡其妙。且其大勢嚴正。棟宇軒翺。允登於斯者。莫不心悅神怡。快人觀覩。宛若置人

於春風和氣之中而自不覺其洋洋者矣。凡燕  
於斯者莫不曰美哉輪焉美哉與焉。綽綽乎有  
餘裕者矣。第見獻酬交錯禮義合度燕笑語  
人心篤焉有不覺其醉而醉者矣。林壑記所謂  
邑有賢宰家有賢宗又得家長克相其成雖欲  
弗美自不以容嗚呼其盡之矣。是廳也肇基於  
永樂辛丑之八月落成於次年壬寅之五月謹  
書此以紀其事之本末云。皆

### 重建金絲堂記

闕庭堂名金絲者舊相傳也。按孔氏祖庭廣記  
載圖經誌稱於大金世重修闕庭始有其制畧  
無明文可考。堂在齋廳之北家廟之南廟庭之  
東歷世更變歲久頃圯僅存遺址。宣德甲寅冬  
工部亞卿江右吉之文江周公忱以公務道經  
東魯躬謁林廟母事懇懇致問禮也。因斯堂之  
缺歎然為缺典遂召匠計之。指已俸資貨材於

江甯得大木而喜使人相地廣袤是斷是度是  
尋是尺脩之治之水運以舟陸輓以車時議克  
合力相成之者蘇州知府况侯鍾通判邵侯謹  
也。材木既具越明年季夏壬寅日宣聖五十九  
代係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召役事興工經營圖  
為安排布置舉合以法落成是年秋八月庚子  
朔也。堂高二尋有二尺由是制度宏雅康陽  
整輪奐一新卓越舊觀。會議後於聖門外西  
南隅明嘉靖二年計有二三楹為後殿更其舊名  
事謂之別義脩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  
今能趾美矣。合功矣。是宜誌之。愚嘗聞數語當  
漢景帝時曾恭王好治宮室毀孔子舊宅而欲  
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聲遂不敢壞。音本之  
家廟即其舊宅歟。斯堂即恭王聞金石絲竹之  
所興舉金絲而言則八音在其中可知矣。且天  
地假風聲以彰厥威聖人託音樂以著其靈天  
地變能無常四時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  
世蒙其教天地風雨霜露之類無非教也。聖人



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教乎。知樂者又所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渣滓。莫善於是。故聖人雖沒。而有不沒之神存焉。何也。道德也。禮樂也。與天地相為終始。生民為萬世之所仰賴焉。名堂之義。意有在也。後之登斯堂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於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時

宣德十年歲在乙卯秋八月上浣日。孔頴孟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清江裴侃記并書。篆。宣聖五十八代孫曲阜縣世職知縣孔公堂立石。

重修啓聖王寢殿記

予昔長太常。九

天子有事南郊。則天地並位于正殿。日月分列於東西。若太廟之制。則前為殿。後為寢。重陰陽奇偶之義。夫婦人倫之始也。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莫不皆然。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朝祀于魯者非一世。而子孫奉祀則惟

原其始祖啓聖王夫婦焉。主之殿去大成殿西十步許。而啓聖王夫人顏氏則居于後寢。穿心有廊以通前後。歷歲歲久。寢殿圯壞。六十一代孫今襲封衍聖公弘緒乃撤而新之。殿高間者五。為楹者七。歇山轉角。規模壯麗。一楹前殿之甬。高一丈七尺。深視高殺二尺。廣袤稱是。建始於天順庚辰十月之朔。落成於辛巳九月之望。是役也。財不廢於公帑。工不奪於民力。經營之勞。一役于林廟在官之人。皆弘緒所自區畫者也。其尊祖敬宗之心。何其至哉。工能告成。山東按察使黎陽王越世昌適謁于廟。觀斯構落成。棟宇翬飛。金碧輝映。嘉太宗之誠。謂不可無文以彰威美。猥以予有從遊之舊。禮請為記。記之。預以白金一錠。屬曲阜知縣孔公堂命工鑿石。紀其歲月。惟昔柳子厚作道州文宣王廟碑。謂夫子極於化。冥於道。先者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況王與夫人毓粹之德。啓聖之功。不可名言。又敢輕



易賢之哉。特以尊祖敬宗。誠太宗之所當為。而崇儒重道。好尚斯文。又憲長之所用心也。憲天提刑。一方公務紛紜。而能景賢仰聖。若此。況為先聖之子孫哉。書其事。勒諸貞珉。以告來者。天順五年九月。既望。賜進士陝西參知政事。前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大學士。知制誥。兗州府寧陽許彬。道中撰文。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前刑部郎中。東吳張穆書丹。中順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欽差監察御史。心陽李琮篆額。

### 陪祀闕里記

成化十三年丁酉仲春十有九日。

欽差提督山東學校按察司僉事畢瑜用

上命翰林學士王公獻賁。香帛詣闕里祭告。增六佾舞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孟用祭。天亨帝禮樂以尊孔子者。瑜等躬逢盛典。奔走陪祀。未將事之前。驚飈拂野。陰霧蔽空。又期。祖豆陳百官列主。奠者就位。俄頃。星月交朗。風塵晏如。若有

使之然者。神靈歟。夫子在宋之靈。固若夢。仰惟皇上之恩。如天廣大。凡有詔令。所加幽明鬼神。無不昭鑒。而况夫子廟。應有示之享耶。夫子之道。亦若天之廣大。其功能。而間日月星晨。風雲於天下。萬物。况近而家庭闕里。耶。歷代尊夫子者。太中。其禮。亦如唐加號於宋。元舉此。遠彼。皆未有若

今日之盛。蓋知制禮作樂。必有

大聖人者出。斯明且備。彼名山大川。先王猶隆祀禮。以報其功。五穀視王公。四清視諸侯。稱矣。後世至以帝加之。況自生民以來。未有之夫子。報功之典。宜有隆。無替。無則。禮樂上同。天玉。其得而謬。於子休哉。魯之素王。其可謂有

功之帝王也耶。謹記。

尼山書院附

尼山創建書院之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余翥彭瑞歸自魯。以興復



儒藏



書院始末為言乃為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岸有洞曰坤靈之洞。中有聖人石像。臨水與顏母山對。其北則防山。即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憲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官不知何年廢。我國家者。中夏尚崇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舊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

祠。因薦璫可用。事聞。中書選禮部議。奉章閣大學士康理公燠時為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相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璫為山長。三年六月。至官。校舍山中。盤堀私索。假僦。具亦為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遂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又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寧夏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吏程趙郭。趨茲山。留璫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為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賢。聞領之首出。俸以為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大宗子孔克堅。襲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鄉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甓於野。傭僦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鑿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

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做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聖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子弟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廼以明年之上丁。用大牢致詞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議定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絪縕。元氣融結。流形降神。萬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祖德。龜蒙至于公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詹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運會有時。幸莫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歟。璫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稽顙荒落。僅克識其梗概如此。若夫播為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學之君子也。哉。大元至正二年壬午正月上元日。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撰。

尼山書院碑銘有序

周靈王二十年。阪人顏氏構於尼丘山。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五代周顯德中。魯守趙侯作新廟。宋慶曆中。嗣文宣公宗愿大建廟學。有元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復尼山廟。禮部尚書康里公巖白于中書。至元二年。在丞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璫為山長。三年冬。十有一月。廉訪僉事楊公文書訥分司至于兗州。以璫言。用前濟寧總管張公仁舉。使同知滕州事郝君室室問董其役。十有二月。分司至于鄒。楊公及郝君相役於尼山。滕鄒大夫來致贊。購故魯武志公宅於東平。四年春正月。璫如東平。總管王公主敬致村於白馬河。三月壬子。允工作大成殿。大成門。神厨。作明倫堂。東齋。西齋。東塾。西塾。作毓聖侯廟。作觀川亭。秋八月。告成。宣尉使蒙古公羅括懸政法之書于門。五年春二月。廉訪僉事趙公天綱懸教法之書于堂。夏四月。郝君如沛。以湖北廉訪使任公澤善書。命繹曾文子碑。



儒藏

其辭曰。嗣聖至元皇帝。欽天崇聖。左武右文。百廢畢舉。衍聖公曰。惟鄒東六十里。五峯微時。中惟尼山。其神曰毓聖侯。顏母之所於禱也。東崖曰坤靈之洞。聖人石像在其中。東有文德之林。蓋曰顏回之墓。又東為顏母之山。有谷焉。其棘惟喬。顏母之所由陞也。有谷焉。其棘惟樛。顏母之所由降也。前惟智源之溪。後惟中和之壑。其在宋氏。我先人文宣公。爰作新宮。既燬于兵。惟今泰寧。禮亦宜之。康里公曰。惟天啓迪我人。大明中德。萬世無疆。惟休。薦生聖人。陞于尼山。奈何弗敬。崇嚴攸居。時則有闕里之廟。奠攸宗。時則有泗上之林。報本反始。曷弗祠于尼山。君君臣臣。胎于尼山。於念哉。左丞公曰。俞。張公曰。我昔尹茲東魯。我乃大闢里清廟。我乃新曲阜泮宮。我乃飾泗上林。聊疆于齋。我弗克事。蓋尼山。滕大夫郝子材。公其任之。楊公曰。俞。楊公曰。嗟我憲史。翟迪趙士恒。郭敏其道。予言曰。俾爾滕侯李孝博。汝惟長左而猷之。大夫室室。閭汝

惟貳。咸曰。汝材。作而行之。楊公曰。嗟爾大夫室室。閭爾。前剗棘。除埃壤。以底厥舊。惟汝功。選更士。充土徒。固基宇。嚴廟貌。惟汝任。弗疲民。弗淹時。弗糜財。惟汝能。我聞曰。材惟舊。易於新。力於舟。易於車。惟汝其念之。郝君曰。都。郝君曰。嗟爾鄒尹張士譙。悉乃心。以致役事。以峙餽糧。以集車牛。以利器用。鄒尹呂克中。爾惟克勤。其相鳩材。鄒士馬亨李儒。李元振。考制度。以底法。鄒士王從義。其司入。州史石居仁。其司出。鄒史吳守中。胡德秀。其司程。必謹必節。毋致怠忽。東平公曰。昔在魯共王。壞聖人宅。用廣厥宮。乃今以魯公宅。爰作聖宇。於乎休哉。予璠暨滕人張顯宗薛崇。晁元榮。惟茲宇在宋于沐。惟鄭思宅在元于鄒。惟嚴實宅。今茲歲在戊寅。予其撤。有文在枕。曰。戊午。破於乎微哉。今予致汝材。毋撓材。毋黷民敬之哉。羅括公曰。惟天生聖。惟皇崇聖。孰敢不敬。若官若吏。若士。敢有不祗厥事。國則有常刑。敢有朋黨。酒致鄭聲。博喪矢。嗟。以黷清廟。時



則有大罰。故有講使命舍爵旅國則有常罰。敢有踰垣墻毀宮廟牧牛羊竊薪芻時則有常刑。趙公曰。惟天生聖。惟聖垂憲。惟師興教。惟士砥學。報本于茲。有翼有最。若師若士。非經何教。非德何學。一乃心。勅乃身。以明天倫。以究人治。報天遵聖。以衍無疆之休。或敢不恭。則有常憲。任公曰。粵惟尼山。在防鄒之間。孔氏自宋。建醴殿。基營焉。叔梁寧鄒。五父爰殯。防惟西北。東鄒西鄒。惟其西南。稽諸太史。尼丘之禱。周名若字。於是為信。昔在宋氏。宏大殿宇。以覬闕里。洪惟有元。式新大之。惟有無疆之休。必有無疆之聞。託之金石。伯敷甫其作銘。陳繹曾拜手稽首。罔辭。乃言曰。惟天惟地。惟載神氣。神氣之合。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昆侖旁薄。會于岱宗。南融尼山。太昊開天。東迄尼山。聖集大成。支流于繹。是生亞聖。終始道統。咸彊于鄒。於乎盛哉。聖人作法。一代惟吾夫子。垂憲萬世。亘宇綿宙。罔不尊親。於乎大哉。其在祀典。惟有道德。祭于誓宗。惟

山出雲雨。爰潤萬物。時則旅之。矧惟聖人。澤被萬世。毓茲尼山。新大厥宮。於乎時哉。乃作銘詩。六章。章八句。辭曰。昔在高辛。有娥方將。爰禱高禋。玄鳥致祥。立我商人。篤生玄王。乃明人倫。敷教虞唐。降自有周。顏字邠人。尼山是新。夢維麟篤生素王。乃聖乃神。敷教萬世。誕明天倫。休宗綿延。尼山之蛇。坤灵是竅。有吁其顛。降神毓聖。厥功竟天。何千萬年。不崩不塞。乃別故蹊。乃作新宮。梓材自鄒。肇石于東。庶士于來。不日其功。聿飛斯聲。聿見新龍。新宮既作。尼山嶽嶽。闕里泗林。鴻光昭灼。于衿青青。于何其樂。于何其樂。爾效爾學。尼山有祀。鄒田有邑。胡不作人。樂只君子。樂只君子。為天下使。於焉斯年。錫爾純祉。至正五年歲在乙卯五月吉日立。國子助教陳繹曾撰。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侍書文學士虞公集寔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獻瑞。

卒。後十有七年，鄒縣燒魯祀赤馬哈麻君壇，塑  
顏曾思孟四公配享殿中。邑士趙守實季之贊  
因其同里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  
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為之述。按顏子之侑坐，肇  
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國  
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  
夏後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請也。  
度宗咸淳三年春，增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  
四海，且四十年，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寧  
右文，御使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  
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  
兩旁，禮部以為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  
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鄉，於禮  
為稱。至順二年，進封顏而復聖公，曾為宗聖公，  
思為述聖公，孟為亞聖公，仍命詞臣為制書，一  
代之典，可謂脩矣。馬哈麻君作邑於聖賢之邦，  
欽承上意，克脩墜典，其為政知所先後，從可知  
矣。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禮者哉。雖

然，君之為是舉，蓋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王  
師，郡之為縣，密邇斯境，朝廷憂供給之繁，增設  
邑長，以君才敏而擢用之。軍旅繹騷，君應咨靡  
有阻滯，將士感悅。及徐平，撫安疲吐，飛芻輓粟，  
樞役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汲焉以興學明教，  
為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歲祀致  
齊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迺配  
享。未幾，惓惓久之，首出俸錢為之倡，僚吏士民  
相率來助。邑士張敬祖主其出納，曾未數月而  
工告畢。公德容辟，溫規者肅敬，蓋啟聖王與夫  
人類氏禱于是山，神秀所鍾，篤生聖哲，繼天測  
靈，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秘，四  
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尚考求於  
方策，非四公之學不敢學也。邑大夫之望於諸  
生者，庶其在此，可不勉哉。大元至正十又四年  
歲在甲午三月戊寅，國子監丞危素記。

尼山重建新廟記

洙泗涵道體之本原，尼山毓天地之間氣。聖人



者。又所以鍾天地山川之間氣以生者也。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出乎類。拔乎萃。自生民以來。實未有也。然天之所以尊於聖人者。夫豈無其故。蓋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三綱淪九。法斁中國。將入於夷狄。生民漸靡乎物類。使天不生聖人。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天於是而生聖人焉。聖人者。生。繼天立極。拯溺亨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且堯舜之道。尚矣。夫子而明之。是天以是道而畀之聖人。必欲聖人以是道而傳諸後世。此聖人有功於天地也。惟聖人有功於天地。故天下通祀乎聖人。祠茲尼山。尤為所生之地。廟貌尊崇。歷代所尚。奈何元運既去。毀於兵燹。故址頽基鞠為茂草。春秋祭祀掃地而行。觸目荒涼。誠為可嘆。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克中。五十四代孫族長思楷。舉事垂詔。會闕門族屬諭之曰。闕里廟貌我

大宗文皇帝撤舊更新。既以美矣。惟茲尼山。乃聖祖誕育之地。荒涼若是。而不為寃心。吾子孫寧不有愧焉爾乎。由是衆祭一心。鼎新重建。正殿三間。高廣如制。其西則為毓聖侯殿。其西北則為啓聖王殿。又其北則為啓聖王夫人殿也。神門三間。齋廳五間。庖湯有廬。祭器有庫。繡垣雲矗如矢。斯棘鳴呼休哉。首事於永樂丁酉之春。落成於戊戌之夏。輪奐之美。視昔有加。構治之規。于今為盛。仰瞻俯視。生氣若存。時或嶧山雨霽。顏丹雲收。丹青晃日月之光。金碧混烟霞之色。重櫺疊拱。簷牙高啄。坤靈五老。環遶上下。其壯觀為可知矣。茲於刻石。以勵其後。謂余當筆不敢以蕪陋辭。謹述始末。并系以言曰。周室衰微。諸侯擅權。下陵上替。綱紀蕩然。風氣日偷。倫理日墜。往聖既遠。其孰能繼。尼山降神。毓秀含真。靈應既啓。生我聖人。惟聖有作。天將木鐸。以繼往聖。以開來學。綱常既正。倫理日昭。尊卑上下。井井有條。惟聖斯蹟。光明烜赫。其報伊何。萬



代血食。緬惟尼山古廟。巍之毀于兵燹。湧然無遺。觸目荒涼。見者嘆息。聖公起念。世尹贊書。經之營社。定其規。新廟既成。金碧相輝。神其奕止。既安其喜。報以介福。施于孫子。永樂十六年秋八月望日。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彙敬書。

魯壁銘

其銘之曰。在天成象。辟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天也。意乾坤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傳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魯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因斯壁而傳之。矧乎三墳言大道也。述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乎臣則皋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傳乎世則六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殆飛聖言。反竭帝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歆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畢之述九德。盡之和八音。覆之播百谷。契

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歆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赤服之衆。與夷狄攸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腐。玉有積。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絨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者。蓋輕義也。恐壞斯壁。毀斯文。命恭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皎然如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據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恭王。誦之者伏生。祭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然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坑兮未得。甬滅其圉。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孔顏孟三氏學附

三氏學教授題名記



為治者必本於道。傳道者必先乎學。所以倡吾道。張吾學者。必存乎師。此教授之職。而由設也。聖上嗣服。易元明昌。首京都謁款。

先聖天仗爾臨。當時士子冠帶鵠立。度越橋門。臣庶登觀。宴希世之遇。其休功偉烈。歆艷國史。視前代隆文。未有甚於此者也。惟是闕里先聖之舊廟在焉。歲久就弊。特命才臣革故而一新之。即廟巽隅建立學舍。以教養後裔。凡在譜系。至於髫髻。皆與育籍。庶幾以靡之。賜監書以啓之。使朝夕游泳。胚腴涵蓄。作成人材。濟濟踴躍。為國之光。專置學官。以主教導。取德行溫粹。文章典雅者充焉。天官選舉之際。必採衆譽而後授。與州郡教官不倫焉。一日。教授陳公伯達過充學。而謂僕曰。國家隆師重道。張官置吏。如此。擬以預選者名氏刊諸石。子其為我記之。僕不敢以狂斐為懈。謹頓首拜而言曰。君國子民者。達其本則易舉矣。今中外學校。四科八行。皆自此發源。爾教授慶源之地。隸師儒之職。其責為

尤重。倘無紀錄。使來者漫然莫考。是亦負明時設官之意也。謹列名氏于左方。泰和八年春仲望。兗州府儒學教授吉人賀玄記。

### 三氏學新建學錄題名記

建學立師。此古之制也。蓋學不建。則無以育人材。廣教化。師不立。則無以明人倫。傳道德。而風俗變。政治得。又豈不皆由此而致之哉。闕里三氏之學。始於魏之黃初。唐宋以來。屢廢不常。乾興元年。孫宣公守充。因廟建學。請以楊光輔為講書。轉奉祀郎。元祐四年。尹復孫以文潞公薦為教授。而學正錄已嘗分任其事。考之碑刻。歷自前代。皆孔氏子孫為之。蓋當時教授自署。迨至胡元。或有異姓代者。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文教大興。三氏學錄仍復孔氏。其他無所異焉。且教授異姓。學錄同姓。有賓主義。亦以寓激勸與親愛也。較之外學。尤為慎重。不轄有司。不同常設。凡有員缺。悉聽

聖公自舉。才德兼備。足為師範者為之。銓選第注



其名而已。至今百有餘載，一遵成憲，罔敢背違。聖朝學錄自克晏始，傳至公璜有五人焉。正統以來，開科取士，成化間歲貢賢能與郡學等。先是聖公奏聞，

上命提學憲臣一体考較，而無罷黜。師道之立，人材之衆，何其盛歟！以是而觀，則知斯恥已舊，名雖不錄，疑亦當時代署之失，非有所重輕也。夫三氏學實孔聖本源之地，專為教養聖賢子孫而設，常人豈得而輕任哉！自非孔氏有賢行者，職專訓迪，何以繼述先德，大衍聖學者歟！任斯學者，況皆出於聖公所舉，其賢可知，豈特記之而後顯哉！雖然，設官任事，乃

朝廷之欽制，題名立石，實學校之尊師，其可泯然而不聞乎！今也列其名氏，勒之穹碑，不惟使師者之所自勵，抑亦使學者有所景慕焉。故述建學立師之意，遺缺名氏之由，既以補其不及，又以俟後來者有所張本云。成化己亥孟夏吉日，兗州府鄒縣儒學教諭永嘉劉濬記。

○衍聖公謝恩表

景泰二年上幸太學，特召三氏子孫觀禮，賜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冠帶錦衣。越四年，來朝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絨金麒麟文視一品謝表。

伏以

建中立極，本治教於六經。泝流求源，特推恩於宗子。天心肇悅，寒族增光。恭惟

○○○○聰明睿智，文武聖神。祖述唐虞，道已隆於天下。憲章周孔，心猶塵於魯東。太學為昭代之賢關，既承臨幸。大宗為素王之嫡長，特見褒崇。範白金而印敕，三臺瑑美玉而腰圍。一幣盛以丹漆之函，束以雲章之服。服以拜賜，而廷陛光輝。藏以傳家，而子孫慶幸。賜鞶褱而先之以鳥紗，錫酒牢而加之以白粲。恩施博博，俾同宅後之賢。禮待優隆，不副章茅之賤。是皆因本而尊末，肆獨念祖以及孫。符雨露之沾濡，同乾坤之覆載。自三代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竊賀



本凡庸。忝繼先師之緒。學無裨益。濫承顯爵之  
封。象賢深愧。於前人崇德。欣逢於盛世。頌揚莫  
既。感激惟深。伏願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蓋隆  
聖道於無窮。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  
皇圖於悠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成化十三年春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

上加賜樂舞筵豆謝

恩表

伏以

聖皇御極。脩明治世之綱常。祀典崇師。寵用

天子之禮樂。綸音渙發。士類歡騰。恭惟

。德同堯舜。揚乎難名。道配文王。穆乎

敬止。緬懷先聖之教。實為萬世之所尊。願茲廟

祀之儀文。詎俾一毫之未至。采之輿論。斷自  
宸衷。既擬。禮以崇加。復申詞而昭告。遠辱

天朝之使。大增闕里之光。寵賚數仞之門牆。神靈

如在。敬致

九重之香幣。

天威若臨。犧牲有醴。畢奠于兩楹之間。秩之乎有

儀。鐘鼓管簫。合奏于一堂之上。洋洋乎其盛。怡

舞易六而用八。非若成王之享周公。斯為過矣。

籩豆以十而加二。必如

天子之祀上帝。極其尊焉。惟崇儒重道之心。有加而

不已。故酬德報功之典。益盛而無窮。粵漢而唐。

非無袞冕之加。而儀文或有未周。歷宋而元。亦

有宮懸之奏。而音容猶有未盡。未有禮備樂明。

如今日

聖天子之尊。臣祖孔子者也。臣弘泰等生忝素王之

裔。愧乏片長。世叨顯爵之封。斷無寸補。復觀非

常之盛舉。益彰曠古之奇逢。匪徒侈小臣一家

之榮。真可謂斯文千載之幸。揄揚莫既。期報德

於濟壤。感激涕淚。擬刻銘於肺腑。伏願天良地

久祝

聖壽於無疆。日盛月新。仰文風之大振。臣無任瞻

天仰

聖敬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四終

校記

①奕：當作「棄」，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幸魯盛典》卷八。

②王篋：據《全唐文》卷一七五，當作「玉篋」。

③茲：當作「滋」，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幸魯盛典》卷八。

④隆神：據《全唐文》卷一七五，當作「降神」。

⑤臣跡：據《史記·周本紀》，當作「巨跡」。

⑥失：當作「矢」，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幸魯盛典》卷八。

⑦封：據《全唐文》，當作「對」。

⑧俎豆：當作「俎豆」。

⑨磬：當作「磬」，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幸魯盛典》卷八。

⑩隨：當作「隋」。

⑪源：當作「原」。



儒藏

⑫殷塾：據《全唐文》，當作「殷塾」。

⑬云阿：據右引，當作「元阿」。

⑭譯外：據右引，「譯」上有「荒」字。

⑮嘶文：據右引，當作「斯文」。

⑯綉桶：據右引，當作「綉桶」。

⑰與：當作「興」。

⑱本頁原缺，據《山東通志》卷一一所載補。

⑲非天道尊德貴：據右引，作「非夫子道尊德貴」。

⑳不側：據右引，當作「不測」。

㉑持：當作「特」，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㉒周室：據右引，當作「周室」。

㉓時不用兮：據右引，「不」下有「見」字。

㉔太平與國：當作「太平興國」。

㉕固：當作「同」，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㉖素：當作「塑」，見右引。

㉗壁：當作「辟」，見《五禮通考》卷二二一、《元文

類》卷一九。

㉘奉：當作「奏」，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㉙作：當作「北」，見《圭齋文集》卷九。

㉚緡：當作「婚」。

㉛此句似脫一字。

㉜貞：當作「真」。

㉝天至：疑誤。

㉞此句上疑脫一句。

㉟昭德美：此三字當是衍文。

㊱圖：當作「國」。

㊲餘：當作「除」，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六。

㊳「帝」下當脫「建」字，見右引。

㊴知：當作「其」，見右引。

㊵「經」上脫「孝」字，見右引。

㊶夫：當作「大」。

㊷夫：當作「矢」，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④③以：當衍，見《五禮通考》卷一二一。

④④褥：當作「縟」，見右引。

④⑤馳：當作「弛」。

④⑥宮：當作「官」，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

《幸魯盛典》卷一四。

④⑦然後：疑誤。

④⑧放：當作「效」。

④⑨王：當作「主」，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

《幸魯盛典》卷一四。

⑤⑩及：當作「反」。

⑤⑪所知：當倒。

⑤⑫繩：當作「繩」，見《隋文紀》卷七、雍正《山東通

志》卷一一之七。

⑤⑬桶：當作「桷」，見右引。

⑤⑭「功」下脫「也」字，見右引。

⑤⑮黷：當作「澤」，見《文苑英華》卷八四六。

⑤⑯偕：當作「而」，見右引。

⑤⑰得：當作「德」，見右引。

⑤⑱逮：當作「建」，見右引。

⑤⑲明：當作「名」，見右引。此句疑有脫誤。

⑤⑳私：右引作「弘」，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作

「司」。

⑤㉑源：當作「原」，見右引。

⑤㉒主：當作「士」，見《文苑英華》。榮：當作「榮」，

見《山東通志》。

⑤㉓廓、史：當作「共」、「始」，見《文苑英華》。

⑤㉔詩：當作「銘」，見右引。

⑤㉕「志」上當脫「昂」字，見《孔氏祖庭廣記》卷一

一。該本前署成昂撰。

⑤㉖遷、永：右引作「迂」、「允」似是。

⑤㉗眷：當作「春」，見右引。

⑤㉘恩：當作「思」，見右引。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四

- |                            |
|----------------------------|
| ⑥9 攘：右引作「權」。               |
| ⑦0 有：當作「以」，「功」上當脫「以」字，見右引。 |
| ⑦1 「有」下當脫「如」字，見右引。         |
| ⑦2 明得：當作「名德」，見右引。          |
| ⑦3 寧：當作「率」，見右引。            |
| ⑦4 窮無：當倒，見右引。              |
| ⑦5 「復」上當脫「雖」字，見右引。         |
| ⑦6 特：當作「持」，「正」下脫「而」字，見右引。  |
| ⑦7 優：當與下句「變」字互乙，見右引。       |
| ⑦8 應：右引作「當」。               |
| ⑦9 固：右引作「故」。               |
| ⑧0 下：當衍，見右引。               |
| ⑧1 民：當作「氏」，見右引。            |
| ⑧2 白：當作「自」，見右引。            |
| ⑧3 「道」下缺「乘變」二字，見右引。        |
| ⑧4 「堂」下缺「也棟宇」三字，見右引。       |

- |              |
|--------------|
| ⑧5 朽：當作「圻」。  |
| ⑧6 亞：疑誤。     |
| ⑧7 本：當作「木」。  |
| ⑧8 民：疑衍。     |
| ⑧9 儀：疑當作「議」。 |
| ⑨0 學：疑當作「舉」。 |
| ⑨1 極：疑當作「亟」。 |
| ⑨2 逮：當作「建」。  |
| ⑨3 原凌：疑誤。    |
| ⑨4 哲曰：疑誤。    |
| ⑨5 大物：疑有誤。   |
| ⑨6 躍：疑當作「躍」。 |
| ⑨7 且：當作「旦」。  |
| ⑨8 揅：疑誤。     |
| ⑨9 蹟：疑誤。     |
| ⑩0 此句疑有誤。    |



⑩園：當作「園」。

⑪毛：疑誤。

⑫「萃」上疑脫一字。

⑬憶：疑當作「意」。

⑭材度：當倒。

⑮此句疑有誤。

⑯能：疑誤。

⑰心：疑當作「沁」。

⑱晨：當作「辰」。

⑲詹：當作「瞻」。

⑳「在」下疑有脫字。

㉑此句疑有誤。

㉒木：當作「未」。

㉓文集：疑誤。

㉔天：疑誤。

㉕「首」下疑脫一字。

㉖句首疑脫一字。

㉗「教」上疑脫一字。

孔顏孟三氏志卷之五

成成進士山東萊州府鄒縣縣學教諭張然校正  
鄉貢進士山東萊州府鄒縣縣學教諭永嘉劉澤編次  
鄉貢進士山東萊州府鄒縣縣學教諭永嘉劉澤編次  
復聖顏氏志事類

○姓氏源流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高陽生禰，禰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五曰安，安為曹姓，國於邾。歷唐虞夏商，不能記其世。周武王克商，因封其裔孫挾為邾子。挾生叔，叔生成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咎父，咎父生夷甫，字伯顏，諡武公。春秋邾武公為魯之附庸，故公羊傳稱顏公。有功於齊，齊威公命為小邾子，別封其子友於邾。子孫以父字為氏，以其附庸於魯，故其歷世事魯為卿大夫。友生襄，襄仕魯為下大夫。襄生連，連生雙，雙生鳴。自連至鳴，皆下大夫。鳴生音，音生明，明生訓，訓生簡，簡生穎，穎明至

穎亦皆下大夫。穎生颺，颺生景，景生整，整生垣，垣生永，自颺至永皆至司寇。永生友為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為魯卿士。娶齊國姜氏，生回，字子淵。父子俱為孔門高第。先賢傳曰：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居其八。若顏字子柳，顏高字子矯，顏祖字子襄，顏噲字子聲，顏之僕字子叔。顏何得稱則顏氏之宗信乎其有人矣。

○出處事蹟

顏回字子淵，以魯昭公三十一年庚辰之歲十一月丙申生。家世魯國，少孔子三十歲，與父無繇同師孔子。學既有得，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初問仁，孔子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後問為邦，孔子曰：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安貧樂道。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常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年二十九。髮盡白。魯哀公四年庚戌歲。顏子三十二。是年八月丁巳卒于魯城東防山南。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孟子有言。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故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由此觀之。顏子之時。使無孔子。則必亦如孟子之歷聘諸國。憊憊以行道。濟時為事矣。豈終隱處陋巷而已哉。

廟宇 滋陽寧陽二縣顏廟附

顏子廟在今曲阜縣西八里。去今孔子廟東北三百餘步。世傳即陋巷故宅也。創始時代無考。金明昌五年重構。有廟曰顏樂亭。歲久亭圯。元无貞間。宣聖五十三代孫襲封衍聖公治命顏族。復構亭於故基。總以崇道植桃李於垣之內。三氏子孫教授張頤磨石刊顏子像于亭中。亭之四匝有地廣袤各五十九畝。有畸園亭古檜十有四株。泰定三年以鈔七十錠買地二畝於亭之北。北抵官道。奉勅重建顏子廟于中。經始於泰定三年三月。落成於致和元年八月。歲久復毀。

國朝正統六年重修。至今時加葺理云。

正殿三間 中祀克國復聖公顏子。

後殿三間 祀克國復聖公夫人宋戴氏。

東廡三間 祀魯大夫顏子之弟子散。

西廡三間 祀魯大夫顏子之孫倫。

顏樂亭門三間 在神門之外。



外中門一間在靈星門內。

靈星門三間在外街南面。

御製碑樓一座在神門之內。

顏樂井一口在外中門之右，舊有井亭，今廢。

祀國公顏父無繇殿三間在西廡之後，南向。

端獻夫人顏毋姜氏殿三間在祀國殿後。

齋廳三間在廟東南隅。

神厨三間在廟西隅。

崇器庫三間總以崇禮。

宗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住宅在今廟東廳。

堂屋舍今不脩錄。

滋陽縣顏廟在今滋陽縣儒學堂前靈星門內。

以兗州乃所封之地，故又立廟於此。

寧陽縣顏廟在今寧陽縣西北四十里泗高社。

以子孫因避亂徙居於此，別自立廟，以便節。

朝薦謁。今有子孫居住在焉。

○林墓類無錄墓附。

顏子墓在今曲阜縣東二十里，按顏氏祖庭事。

紀云：魯城東二十五里防山之陽有顏林石。

刻曰：先師兗國公之墓。前一石鐫兩甲士背。

負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又一小碑，一小碑。

湮沒不存，惟座跌在墓高枝，餘林木森鬱，其

地廣袤各有一百五十畝，有五尺，少東村曰。

上宗有祠田六十畝，聖五十四代孫進之。

昆季存，以奉時祭。按任昉述異記云：曲阜

古城顏林墓上古楠二株，可四十圍，土人云。

顏子手植之木，今不存。

祀國公顏父無繇墓在顏子墓正北，相去僅數

十步，同為一林。

（歷代封諡詔旨贊文誥勅）

唐太宗貞觀二年十二月，尊顏子為先師。

唐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子為太子少師。

唐睿宗太極元年，加贈顏子太子太師。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凡夫衆賢，實越等夷。

暢元聖之風，覩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

賢能其類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追贈充國公。類無繇杞伯、類辛蕭伯、類高琅瑯伯、類曾朱虛伯、類之僕東武伯、類何開陽伯、類祖臨沂伯。

唐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爲文授類子以四十一代孫類五品正員官。

唐文宗開成元年詔曰：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嘆久之、思有以報。如聞從覽弘式、實真卿之孫、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續、諒協典義。考績已深於宦途者、命列於中臺、官次未盡於縉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再新義風。以類子四十三代孫從覽、特授殿中侍御史、弘式同州參軍。今按唐史畧云：天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反、從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烟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州縣皆望風毛解。平原太守類子四十一代孫真卿起兵討賊。上始聞河北皆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常山太守顏杲

卿、乃真卿從兄、亦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明年、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顏杲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已、杲卿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罵之。比死、罵不絕口。又按顏氏譜云：杲卿字所門、庶補齋郎、江遂二郡司法、方正精敏。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暉卿、允南書判超等、同日於銓庭當官、正色舉劾、無所迴避、以清白名聞。除韓南判官、功遷鄭州司兵、魏郡錄事、范陽戶曹、安祿山營田判官、充光祿寺丞、遷河北度支判官、兼節度行倉、朝散大夫、太常寺丞、兼常山太守。祿山反、開土門、拜衛尉卿、御史中丞。制書未下、城陷。祿山讓公曰：我擢汝爲太守、何負於汝、而乃反乎？公曰：吾代受國恩、官職皆天子所與、汝叨受恩寵、仍懷悖逆、吾寧負汝、豈負本朝乎？臊羯狗、何不速殺我。叱罵不已、遂支解鉤舌而死。初、公被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哀其髮、收謁玄宗。俄見夢云：禦捍屢多兵馬少。玄宗哭而設祭。



馬。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床而哭。忽聞聲如  
鞭床者。發箱。髮跪而前。夫人驚駭。信之。年六十  
五。三子。泉明。威明。李明。乾元元年。贈太子太保。  
謚曰忠節。子姪。為賊所害者八人。並贈五品。建  
中元年。重贈司徒。弟真卿上表謝。肅宗批答云。  
自逆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脅。卿  
兄以人臣大節。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  
元惡。當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庭。傍若無人。歷數  
其罪。手足寄於鋒刃。忠義形於顏色。古所未有。  
朕甚嘉之。盛烈既冠於當時。寵名宜及於泉壤。  
所謝知。乾元二年。真卿撰神道碑銘曰。太保烈  
烈。抗茲忠節。狗國義形。見危身殺。玄宗杖信。售  
詐。兇羯。寵極。災挺。稱兵向闕。河朔鼎沸。潼關盡  
閉。天下寒心。王旒若贅。地承十萬。淬如霜雪。公  
以眇身。毅然奮發。逆黨株送。土門披扶。人知効  
忠。國用不脆。恩寵三座。榮加九列。王命未臨。孤  
城已滅。身懸鋒刃。口誓不絕。先聖感忠。保諸贈  
揭。刻諸金石。恩表墓級。遠莫致之。留斯江漢。日

月有既。微猷無缺。真卿字清臣。景龍三年生。少  
勤學業。以孝聞。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二十二年。  
登第。授書郎。又擢博學宏詞科。受醴泉尉。清白  
多聞。除長安尉。歷三院御史。制云。文學擅於登  
科。器幹彰於適用。宜先汗簡之職。俾佇埋輪之  
効。時五原有冤獄不決。公理之。時方久旱。而耳  
澤立應。郡人呼為御史雨。遷平原太守。兵部員  
外。戶部侍郎。兼領平原郡防御史。又加河北採訪  
招討使。仍賜詔書云。卿之一門。義冠千古。肅  
宗即位。賀上皇表。批答云。免逆亂常。侵侮中夏。  
潼關失守。京國不寧。朕因涉岐梁。至于巴蜀。遂  
命皇帝。肇登寶曆。爰靜妖氛。今官軍益振。迴統  
効。欽即擬南行。共為剪滅。卿忠惟奉國。孝則保  
家。懷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皇帝累申寵命。兼  
以崇班。宜有愆於深功。且用光於重守。遷工部  
尚書。憲部尚書。上讓表。肅宗批答云。卿才推翰  
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効忠節。頃蜂蠆繼毒。  
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兇盜。雖平原不守。

而功効殊高。自違歸朝。優劇朕望。允膺曳履之命。無至免官之請。除御史大夫。謝上表。肅宗批答云。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深錫忠貞。克著名節。乃今再造區夏。藉卿以振朝綱。曳履之榮。允膺其象。弄印之寵。無以易卿。既簡朕心。不至讓。所謝知。貶馮翊太守。謝上表。肅宗答云。卿夙負名器。列在朝廷。委弄印之傳。兼曳履之寵。而乃事乖執法。情未滅私。朕以舊勳。遂從寬宥。今左輔之郡。凋弊之餘。宜加撫存。以申來効。所謝知。除蒲州刺史。謝上表。肅宗批答云。卿簪紱之端。名節素重。出鎮藩翰。克効忠節。况自同及蒲。襟帶相接。宣風布化。實佇於卿。特委股肱。尤當勉勵。防禦恤隱。必應事宜。所謝知。除果州刺史。充浙西節度兼江寧軍使。謝上表。肅宗批答云。卿學行有聞。謀猷克壯。屢經寒歲。不改私節。且江寧古之帝都。實為巨防。自非宿德。其可濫居。委卿忠誠。俾當連帥。宜弘籌略。為朕緝綏。所謝知。除刑部侍郎。乾元三年庚子。公年五十二。為

刑部侍郎。三月戊辰。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果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右。即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各置放生池。始於洋州。興道。訖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懷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接恩。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文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盡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背賢善頌之義。遂繕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臂。實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悽之誠。持乞聖恩。俯遵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詖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



述則臣竊耻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肅宗批答云。朕以中孚乃物。亭育為心。九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為池。魚鼈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絕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者依。八月。貶蓬州長史。貶外。遷利州刺史。除戶部侍郎。謝上表。代宗批答云。卿門傳儒行。代挹公才。忠義在躬。幹蠱從政。頃升八座。式昭水鏡之規。往鎮兩河。能鳴風雨之晦。比雖因事見貶。今則念舊錄功。然以地官務殷。惟才是屬。周行所舉。殊愜朕懷。所謝知。改吏部侍郎。謝上表。代宗批答云。卿鬱然詞宗。雅有朝望。高標勁節。歷霜霰而不渝。掘鏡懸衡。鑒人倫而式叙。是用特加命數。光乃純臣。復銀青之舊階。鳴水蒼之雜佩。佇聞密啓。以定九流。舉其朝綱。僉曰。惟允。所謝知。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觀察使。謝上表。代宗批答云。卿明邁常才。

忠貞壯節。風推公器。累踐周行。專城高魏。尚之勲會。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旄之寄。人存政舉。其在茲乎。所謝知。除尚書左丞。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宣慰使。貶陝州別駕。吉州別駕。遷撫州刺史。湖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使。拜刑部尚書。充禮儀使。拜太子少師。使加故。遷太子太師。積官至光祿大夫。初封丹陽縣子。進爵侯。又進爵公。改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元。前後歷官三十三。集四十二考。建中四年。宣慰李希烈叛。陷汝州。詔公為淮寧軍宣慰使。乘驛馳至。希烈相見。宣傳詔意。詞不屈志不撓。賊黨乃交刃脇之。公視之凜然。責以悖逆。遂拘公。雲毒萬計。期公數日。公曰。願假一劍。豈勞多端。服義而終。乃其所也。賊竟不敢逼。後移蔡州。有移蔡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是年八月二十四日。遇害於龍興寺。春秋



七十七。明年淮泗平，二子逃其喪。陳仙奇使獲喪歸，儀仗送葬，中使弔祭，賻錢五十萬，粟三百碩。朝野莫不哀傷。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復下詔曰：君臣之義，生錄其功，歿厚其禮。况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嘆，勞於寤寐。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器重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竊賊臣擾亂，妾以存論，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定謂猶生。朕致貽斯禍，慙悼靡及。式崇獎命，無延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二子顏頤、頤，皆制終，所司奏起授官秩。史臣曰：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其直，若任之為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為順。公之云亡，萬代垂訓。藝文志行狀神道碑公佐吉州。陳集十卷，刺撫州有臨川集十卷，刺湖州。興集十卷，領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為孔儀使有。孔儀集十卷，今並逸而不傳。文集十五卷，見傳。

于世前後所上表章，撰述碑文，具載文集。正議大夫、行太子右庶子、史館脩撰、上柱國、晉昌縣開國男、令狐峘，述神道碑銘曰：天祚聖唐，降賢救時。烈烈魯公，毓德齊期。巖峙玉貞，伊傳之師。文武忠信，天子是毗。亦既升朝，侃然正色。潤我王度，作藩于德。賊為射雉，派蘆下國。公整王旅，殄掃妖慝。解紛以和，柔道以忠。萬里狂飈，率為海風。君子知微，遇變則通。全庶人入，奏宸聰。副丞相建司，唯舌周旋。亡命內外，胥悅營營。青蠅不害其潔，危行言遜。保茲明哲，周啓土宇。俾侯于我，我是百辟。聿偷攸叙，亂靡有定。盜擾淮浦，帝曰：汝賢代予宜撫，孰不懷忠，處死難之。於赫我公，規險如夷。猛獸斷斷，履之不疑。扇彼薄俗，惟緝惟熙。昔在申伯，作藩周室。詩人歌頌，尚播聲律。矧我懿人，之紀綱。功侔四時，節貫雪霜。煥乎立言，沒而彌彰。日居月諸，晝範無疆。開成元年冬十月朔日，詔旨刻諸廟碑。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行在曲阜，以顏子四十六代孫涉特授曲阜縣主簿。

宋太祖建隆三年，太學成。

御製亞聖充國公贊曰：生值衰周，爵不及魯。一簞黎廩，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垂千古。後表萬邦，誣封東土。秘書省校書郎臣梁周翰撰。

杞伯顏無繇贊曰：顯允君子，德克慶延。淑世家魯，陋巷生淵。同師將聖，俱謂能賢。千載之下，清風凜然。尚書刑部郎中臣賈玘奉勅撰。

蕭伯顏辛贊曰：嘉彼子邦，誕生于魯。學茂三墳，名喧九土。蕭伯崇賢，亞聖同祖。光于簡書，善範終古。翰林學士承旨臣陶穀奉勅撰。

瑯琊伯顏高贊曰：升堂闕里，學有後先。橫經之子，鼓篋相宣。回稱殆庶，驕亦齊賢。顏氏一宗，八人在焉。兵部尚書臣李清奉勅撰。

東武伯顏之僕贊曰：顏氏之門，魯面之紀。自匪通儒，莫列諸子。行茂淹中，名參闕里。惟帝尚賢，俾頒其美。給事中臣劉載奉勅撰。

朱虛伯顏贊曰：顏氏之族，咸為子弟。亞聖次之，升堂者矣。學無不通道，無不脩。昔觀賢達，今列圖史。尚書工部侍郎臣艾謙奉勅撰。

開陽伯顏何贊曰：惟聖興仁，上行下達。入室升堂，窮本知末。名顯八顏，道亞十哲。肅儀刑，克光其列。臨沂伯顏祖贊附。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行在曲阜，以充國公四十八代孫端特授郊社齋郎。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日，詔曰：朕乃耆封魯禪社，昭列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要制。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辟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錫其寵章。祗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玄聖之名，異廣嚴師之禮。親朕親製，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仍命家察分紀遺列，式畫嚴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樞密院、三司、兩制丞



即待制館閣直館按理分撰贊以聞。初議加封十哲。帝以公自餘以侯。王旦曰。顏子舊封亞聖。充公並為公爵。則亞聖無以異。望封顏子國公。餘為郡公。從之。於是詔加封顏子亞聖。充國公。杞伯顏無繇曲阜侯。蕭伯顏辛陽毅侯。琅琊伯顏高雷澤侯。東武伯顏之僕宛勾侯。開陽伯顏何堂邑侯。臨沂伯顏祖富陽侯。朱虛伯顏喻濟陰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旦奉勅撰。

充國公贊曰。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履空。陸幾親興。用舍行藏。典聖同道。封岱丁辰。益茲榮號。三司給事中臣丁謂奉勅撰。

顏無繇進封曲阜侯。贊曰。素王將聖。實為我師。顏子殆庶。趨庭學詩。請車無愧。西巷安卑。追榮侯服。逢此上儀。尚書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周起撰。

顏辛進封陽毅侯。贊曰。增封雷頤。詔譯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氣如揖。德音不忘。橫亘千古。淳風載揚。尚書戶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臣戚綸撰。

奉勅撰

顏高進封雷澤侯。贊曰。魯國諸生。顏氏為盛。達者升堂。是亦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著遺編。人師往行。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張像中奉勅撰。

顏會進封濟陰侯。贊曰。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南受業。汶上從師。輔翼儒道。經營德基。俾侯于濟。君子攸宜。太常博士同脩史館起居注臣崔遵度奉勅撰。

顏之僕進封宛勾侯。贊曰。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有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介立。旌此達者。爵為列侯。太常博士直史館臣劉諧奉勅撰。顏何進封堂邑侯。贊曰。木鐸興教。英賢輔翼。猗歟子冉。侯張文德。孝為承風。詩禮是則。千載丁辰。始開侯國。

顏祖進封富陽侯。贊聞。

宋高宗紹興五年十二月六日。勅顏子孫顏邵等制曰。奉。

元承運

皇帝制曰。惟爾遠祖。盡忠于唐。剛勁之節。凜如秋霜。朕讀舊史。想見遺烈。故命有司。悉官其後。以為天下臣子之勸。汝其勉以自力。無忝爾所生。邵特授左脩職郎。顏阜補右迪功郎。顏彥補下州文學。

宋高宗紹興六年。勅顏子孫顏師禹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遭世中否。思古典懷。奉唐室之多賢。壯平原之大節。英風可想。恨不與之同時。遺像儼然。至今猶有生氣。訪之遠裔。僅齒齊民。特加異恩。寵以命秩。錄功臣之世。朕無愧於周詩。對前人之光。爾存於家範。可特授右迪功郎。

元世祖至元二年七月。世祖皇帝遣集賢學士王德淵以牲牢庶羞致祭于亞聖克國公。並免賦役。

元世祖至元三年。於費縣東曾公祠創立顏曾公

書院。設山長一員。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寧陽縣顏子廟石刻。

皇帝聖旨。襄泰安州奉符縣尹契勘到本官部內南西高克國公之後顏儒等數家。自來朝廷蠲免大小差役。相離曲阜祖廟。遠有間節。朔祭莫禮。合另建家廟。及各家子孫長川讀書。今仰顏儒等初建轉畧殿一所。莊聖像嚴整。除曲阜祖廟依舊例另祭。別擇遷家廟。仰顏儒等每遇節朔。如法祭祀。更於廟垣內脩蓋學堂一所。除曲阜入學子孫外。別請名儒一員。立學長川訓教各家子孫。所有請到名儒及入學生員等。各姓名限今年十月終已裏開坐。申覆本縣照驗。須至指揮。右下壇城巡檢顏儒等。准此。至元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元成宗大德二年九月初二日。致祭先師克國公。子孫地稅大小差發盡行除豁。不屬州縣所管。

元武宗至大四年榜文。

皇帝聖旨。中書禮部會驗。欽奉詔書。節該論中外



儒藏

百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照依世祖皇帝聖旨。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於內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燕清飲宴。工役造作。收貯官物。其贍學地土產業及貢士庄田。諸人毋得侵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廩膳。貧寒老病之士為衆所尊者。月支米糧優恤養贍。廟宇損壞隨即脩完。作養後進。嚴加訓誨。講習道藝。務要成材。若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司保舉。肅政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選用。本路總管府提舉儒學。肅政廉訪司宣明教化。勉勵學校。凡廟學公事。諸人毋得沮壞。據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聖旨施行。彼或恃此非理妄行。國有常憲。寧不知懼。宜令准此。欽此。照得兗州曲阜縣亞聖充國公陋巷故宅。理合一體禁約。省部合行出榜。省諭諸人。毋得輒入本所褻瀆搔擾。若有違犯之人。所在官司嚴行究治施行。須議榜示者。右榜

曉諭諸人通知。至大四年九月日。

元仁宗延祐元年七月。南臺監察御史段傑等言。欽奉詔書。節文。嶽鎮海瀆。已議加封。遣使致祭。其路府州縣名山大川。聖帝明主。忠臣烈士。凡在祀典者。各具事跡申聞。次第加封。除常祀外。主者先行嚴加致祭。廟宇損壞。官為脩葺。伏為先師克國公游聖人之門。以德衍冠四科之首。不遠不貳。聞一知十。雖窮居陋巷。而與禹稷同道。歷代追崇盛典。錫之封爵。躋之配享。又於曲阜故里立廟以祀之。褒德禮賢。使後學知所師法。其於世教非小補。側聞祠宇年深。堂廡頽圯。今五十四代孫璉特疏南來。抄題俸金。以為營葺之資。見知者雖曰許諾樂施者。其能有幾。設使化之有餘。用之不竭。適足以貽笑四方。仰惟聖朝以武定區宇。以文致太平。崇儒重道。無不至矣。獨於此何其缺然。守土者理當申明。廉訪司亦宜陳請。官為脩葺。於江南儒學錢穀有餘之處。約量分結。忱宏舊貫。輪奐一新。使顏族安





居主祀實國家之盛事也。管見如此，不敢緘默。移文都省，行下濟寧，使即曲阜相度陋巷故宅，重建正殿五間，轉廊一，滴水單簷五，鋪座繪塑，兩廡十間，神門三間。所費取足於江南儒學錢穀有餘之處。延祐四年，都省移文江浙行省，於儒學錢穀內撥付鈔八百七十六錠有奇，仍委濟寧路收受支用。經始於泰定三年三月，落成於致和元年八月。惟門閭階砌垣墉尚未完。天曆二年十月，都省移文江浙行省，續給學糧內鈔二百六十錠，米五十石，訖功。冬十一月丁丑朔十六日壬辰，宣聖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暨曲阜縣尹孔思凱等，顏氏五十五代孫族長秘書集諸孫，預行告禮，遷聖像于新廟。是日亞聖克國公誕辰也，謹脩祀事，禮同時享。元泰定帝泰定四年十月，監察御史辛鈞等言：至大元年，已嘗褒加宣聖之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延祐二年，又追封亞聖鄒國公父曰鄒國公，母曰鄒國宣獻夫人。竊惟亞聖克國公樂道安

貧，聞一知十，德冠四科，具體聖人。使其得時行道，禹稷之功無以異焉。側聞朝廷賜錢崇飾顏氏家廟，致敬先師，禮意至矣。獨於先師父母未議追封，似為闕典。宜移文禮官，若依鄒國公例講究封贈，不惟有補於世教，亦不負聖朝褒德尊師之義意。天曆二年二月十九日，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簽太常禮儀院事李木魯、同簽元永貞、博士李好文、主守誠賢禮部官一同議擬加封顏子父母妻事于左方謚議所貴乎聖賢之學，傳之於前者有所宗，授之於後者有所統。統宗之正，炳如日星，故愈久而愈得其貞也。曲阜侯頴路魯之君子，孔門高第，忘其貧約，依歸聖人，其日用常行之間，道德之言，仁義之行，耳濡目染，心感神會，固以薰陶而成其德矣。况有亞聖之嗣，同師聖門，筆跡陋巷，不改其樂用，舍行藏無幾於道。七十子之中，夫子獨稱其賢，延譽衍慶，使過庭之訓至今有耿光，豈非傳授得統宗之正者歟？宜乎有國家者崇爵錫號，而



脩食廟庭於無窮也。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德垂後昆曰裕。請謚文裕。庶表至公。父無繇曲。阜侯加封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追封杞國夫人。謚端獻。妻宋戴氏。追封充國夫人。謚貞素。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日。加封顏子為充國復聖公。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得孔氏之門。入聖人之域。顏子一人而已。觀其不遷怒。不貳過。克體復禮之功。無伐善。無施勞。益著為仁之效。蓋將不日而化矣。惜乎天不假之年也。朕緬懷哲人。留心聖學。將大新於風教。故特侈於褒加。於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雖潛德一時之不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願聖言百世而彌彰。尚服寵光。丕隆文治。可加封充國復聖公。主者施行。

元順帝元統三年五月日。贈顏子父無繇為杞國文裕公。追封顏子母齊國姜氏為杞國端獻夫

人。制詞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孔子之道。大笑學之以復諸聖傳之。而得其宗者。其惟顏氏乎。崇其道而褒封其所自出。禮也。故列聖以來。於孔孟之考妣。亦既褒錫之矣。朕迪民興學。讓禮考文。爰命有司。稽顏氏之先世。封之宗國。節以壹惠。願豈私於其家哉。享祀有嚴。永世無極。父無繇。可贈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追封杞國夫人。謚端獻。宜令准此。

元順帝元統三年五月日。追封顏子妻宋戴氏為國貞素夫人。制詞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顏子脩食孔聖。春秋釋奠。為郡國通祀。又有廟於魯。其子孫祠祭。宜如孔氏家人之禮。爵秩固當。及其配焉。夫德足以相其君子。則今之飲于世。享以比隆闕里之家。不亦宜乎。妻宋戴氏。可追封充國夫人。謚貞素。宜令准此。是

年改塑祀國公像。冕九旒服九章。建祀國公夫人及充國夫人殿。

國朝正統元年。行在工部為脩理事。書填尺字一千七百四十三號。勘合照會本司。仰比對殊墨字號相同。照依坐去事件。作急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計一件。一件脩理事。該行在通政使司連狀送顏希仁告。係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宗聖社充國復聖公五十九代主祀嫡孫狀告。陋巷故宅祖廟一所。大小千十餘間。係是歷代以來并

聖朝祀典。應祭神祇。經值年遠。正廟兩廡門廊俱各損壞倒塌。神像暴露。不設風雨。是希仁於宣德八年十月內告。奉本部勘合。轉行山東布政司。著落兗州府於附近州縣起撥夫匠脩理。除本縣依例起備夫匠採辦木植外。其餘附近滋陽等縣。一向不曾起備夫匠。至今不蒙脩理。緣祖廟又經霖雨。愈加倒塌。不堪瞻仰。乞行脩理。便益等因。告送到部。再議得脩理前項廟宇。合行

本司轉行兗州府。委官一員。著落曲阜縣并附近滋陽等縣。候今歲秋收農閑時日。量撥夫匠採辦木植。燒造磚瓦等料。照舊脩蓋完報。未敢擅便。正統元年九月初三日。掌部事少保兼工部尚書吳中等。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選說與布政司漸次脩理。不許急迫。重有勞擾。欽此。除欽遵外。合行本司照依奏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轉行兗州府。著落當該官吏一體欽遵施行。須至照會者。一差辦事官李智。捧右照會山東布政使司。准此。正統元年九月初八日。對同都吏任義。

正統四年十月初九日。充國復聖公五十九代主祀嫡孫臣希仁謹奏。為脩理事。正統元年九月初二日。為因陋巷故宅祖廟年久倒塌。神像暴露。告蒙行在工部尺字一千七百四十三號。勘合奏准。著落山東布政司轉行兗州府於附近滋陽等縣起撥夫匠。照舊脩蓋。止有負素夫人寢



殿其餘見已將完。伏念先祖克國復聖公廟宇，  
荷蒙

聖恩脩蓋煥然一新。所有碑文未蒙建立。如蒙

准奏乞

勅該部建立碑文，紀其事實，用彰

聖朝崇文重道之盛典。謹具奏

聞。

正統四年十月，行在禮部謹題為脩理事。准行在

工部咨於行在工部抄出克國復聖公五十九

代主祀嫡孫顏希仁奏。正統元年九月初二日為

見陋巷故宅祖廟年久倒塌，神像暴露，告蒙行

在工部奏

准着洛山東布政司轉行兗州府於附近滋陽等

縣起撥夫匠照舊脩蓋。止有貞素夫人寢殿其

餘見已將完。伏念先祖克國復聖公廟宇荷蒙

聖恩脩蓋煥然一新。所有碑文未蒙建立。如蒙

准奏乞

勅該部建立碑文，紀其事實，用彰

聖朝崇文重道之盛典。具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將碑文移咨到部。參

照顏希仁具奏先祖克國復聖公廟宇蒙

恩脩理煥然一新。乞建碑文，紀其事實。一節欲便

行移行在翰林院撰述碑文。仍行行在工部建

立以昭

聖朝崇文重道學之

恩。未敢擅便。於正統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本部尚

書胡燧等於

奉天門題奏請旨奉

聖旨是欽此。

正統六年五月，行在工部謹題為脩理事。據克國

復聖公五十九代主祀嫡孫顏希仁呈。切照祖

廟年久倒塌，告蒙行在工部奏

准脩蓋將完。所有碑文未蒙建立。具在該行在禮

部抄出。欲行行在翰林院撰述碑文，紀其事實。

仍行行在工部建立以昭

聖朝崇文重道學之

恩。正統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本部官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今照碑額龍頂花欄龜趺，至今未蒙降到式樣，呈乞定奪等因到部。據查先該行在禮部咨開顏希仁奏前事，已檢備由行移山東布政司、著落兗州府照依奏奉事理，將碑石照樣措辦完備，听候明文，至日豎立去後。今呈未蒙降到式樣一節，參照本廟已有前代建立碑石，欽行山東布政司轉行兗州府照依永樂年間建立碑石頂額花欄龜趺式樣，做造完備，仍候撰文至日豎立。未敢擅便，具題。正統六年五月十一日早，本部左侍郎李庸等於奉天門題奏奉聖旨是欽此。

景泰三年吏部為

欽陞官員事。景泰三年七月十三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顏子、孟子他有功於世道，嫡長子孫都著做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欽此。欽遵。查得顏子嫡

長子孫顏希惠、孟子嫡長子孫孟希文，當將各人填注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行令以奉祭祀。除補本籍

奏說擬合通行除外，合劄本職照依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劄付者，一、差辦事官謝憲管捧右劄付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希仁，准此。景泰三年七月十七日，對同都吏吳良。

○歷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

二代歆，字子林，為魯大夫。

三代儉，為魯大夫。

四代威，為魯大夫。

五代光，贈秘書郎。

六代億，承務郎。

七代咭，歷校書郎。

八代卨，字伯申，為秦大夫。

九代譽，中書舍人。

十代子產，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

十一代異，字世仁，為漢大夫。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五

十二代慧為漢鄉士。

十三代達為漢大夫。

十四代肆一作四字季達漢武帝尚書郎會稽尉。

十五代襄一作忠郡工曹從事翟令。和州刺史。

十六代凱字季卿張禹薦于朝安城州太守。

十七代遠字景深郡上計吏為刺史。

十八代倫字茂宗州奉茂才。

十九代緯字參道為太守。

二十代肇始仕為從事後高尚不仕。

二十一代玩字懷珣舉注作郎。

二十二代亮字世明一字光祖郡工曹冀州刺史。

二十三代敷字士榮舉茂才有善政御史大夫。

二十四代盛字叔臺一字叔震漢尚書郎魏歷

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

二十五代欽字公若明詩書易尚書多所通

學者宗之歷東中郎將司馬太中大夫東莞

廣陵太守給事中。

二十六代默字靜伯汝陰太守後將軍將軍給事中。

二十七代含字弘都少有操行以孝聞東陽太

守太子中庶子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

常侍大司農封西平侯拜侍中吳郡太守國

子祭酒散騎常侍光祿勳晉成帝美其素行

就加右光祿大夫致仕。

二十八代髦字君道歷太西陽王散騎將軍尚

書都官郎中國太中平給事中黃門侍郎魏

爵西平侯光祿勳。

二十九代延字延年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

湘東王師贈特進。

三十代緄字文和州西散騎都尉授西平縣侯。

三十一代騰之字弘道善草書歷州西曹主簿

治書御史巴陵太守師仲中書侍郎峻吏部尚書

三十二代炳之字叔豹歷輔國江夏王參軍。

三十二代見遠傳學有志行歷安成王侍郎征

西參軍治書御史兼中丞。

二十四代協字子和湘東王右常侍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

三十五代之推字子介湘東國右常侍鎮西墨曹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之儀字子升同麟趾學士御史大夫平陽縣公。

三十六代思魯字孔歸歷北齊衛府行參軍隋秘書省校書郎。

三十七代師古隋安養南海二尉直秘書省校書郎唐師入關授朝散大夫專典機密拜中書侍郎琅琊男遷秘書少監奉詔校定經史脩五禮成進爵子終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弘文崇文兩館大學士相瞻字齊夫策府學士禮部侍郎勤禮字幼朝散大夫校書郎輕車都尉崇賢弘文兩館學士。

三十八代趨建字茂實散朝大夫職方郎吉州刺史希莊進士銀青光祿大夫兼和州刺史三十九代元孫字聿脩進士朝散大夫豪州刺史。

史上挂國。

四十代果卿字昕門朝散大夫太常寺丞兼常山太守真卿字清臣平原太守兵部員外戶部侍郎拜刑部尚書工部尚書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國公食邑三千戶。四十一代盛明太僕丞鄧州司馬東陽縣令殿中侍御史。

四十二代讚鹽州刺史防禦使御史大夫工部尚書。

四十三代從覽開成元年以魯公孫特授殿中侍御史。

四十四代君佐特授金鄉丞。

四十五代文鐸太常卿平原郡鄆度使。

四十六代衍字祖德戶部尚書。

四十七代仲昌諱五經賜策終南京判官贈太子少保。

四十八代端祥符元年特授郊社齋郎。

四十九代從字長道以魯名儒為國子監丞太



儒藏

常博士。

五十代岐字夷仲，贈出身門下侍郎資正<sup>①</sup>殿學士魯郡侯。

五十一代岷字左之，朝奉大夫授越州刺史。

五十二代斌，贈從事郎益都路密客<sup>①</sup>尹。

五十三代順，特授寶慶路教授。

五十四代佐，贈承事郎濟寧路軍父尹。

五十五代椿，奉工部劄付監脩提領。

五十六代利，字義卿，齊市縣儒學教諭和寧路

教授滕縣尹。

五十六代之美，字宗德，任天城縣教諭益都路

學正虞州路教授文林郎東明縣尹主祀事。

五十七代池，字德裕，歷山陽主簿宣德府教授

三氏子孫教授主祀事。

五十八代拳，字克膺，主奉祀事。

五十九代希惠。

國朝景泰三年七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除授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六十代議，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六十一代公鉉，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歷代祭文

唐降諸州配祀宣父祝文維某年月日具官告于  
先師顏子曰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  
門實臻一以謹以制幣牲齊饗盛庶品式陳明  
獻從祀配神尚享。

宋徽宗崇寧四年降詔配祀宣聖祝文某官告于  
先師充國公曰惟公好學之樂單瓢不改絕塵  
之蹤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同禹稷具體而微  
素王是配謹以制幣牲齊饗盛庶品式伸常典  
從祀配神尚享。

宋徽宗崇寧五年降詔諸州軍配祀祝文某告于  
先師充國公曰惟公有學術業未達一間賢冠  
四科實惟亞聖尚享。

宋理宗寶慶間因祭告後御賜贊文頌美顏子曰



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簞瓢不易所守。步趨聖人。矚若其後。

金章宗明昌五年。重修廟宇。賜樂服祭文。維明昌六年歲次乙卯八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巳卯。遣官某敢昭告于

先師充國公曰。宅廟告成。神之式燕。肆頒樂服。以煥聲名。殊列上儀。表章崇教。儼惟亞聖。作配先師。春秋二時。祀百世尚享。

金章宗國子監仲春配祀宣聖祝文。維年月日。致祭于

先師亞聖充國公曰。德冠四科。師表萬世。仰止宣聖。其死庶幾。配食廟庭。時惟舊典。謹以制幣。牲齊菜蔬。庶品式陳。明薦配食于神。尚享。

金章宗國子監仲秋配祀宣聖祝文。維年月日。敢告于

先師亞聖充國公曰。德行之著。冠于四科。好學之風。百世所仰。配食廟庭。時惟舊典。謹以制幣。牲齊菜蔬。庶品式陳。明薦配食于神。尚享。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武宗即位。加贈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配祀祝文。維至大元年歲次戊申七月丁巳朔十一日丁卯。皇帝敕遣集賢學士王德淵。謹以香幣牲牢。庶羞之奠。致祭于

亞聖充國公。惟公省私不愚。克已復禮。獨冠四科之首。不遠三月之仁。宜配聖庭。式嚴禮祀。尚享。

元武宗至大四年十月初四日。仁宗登極。遣資政大夫國子祭酒劉賡。致祭宣聖。配祀祝文。敢昭告于

亞聖充國公曰。惟公德冠四科。道同稷。稽諸祀典。寔惟昭配。尚享。

元順帝元統二年六月丁巳。加贈充國復聖公。遣中書省掾鄧世昌。致祭祝文。維二年六月八日。

皇帝敕遣中書省鄧世昌。以大牢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師充國復聖公。惟公孔門高第。禹禔其徒。一瓢陋巷。樂與衆殊。具體而微。達入聖域。今也則



亡斯文何式。歆慕徽禮。伏惟尚享。

闕里孔廟春秋配祀祝文。維年月日。敢昭告于

先師亞聖。堯國公曰。為仁為邦。體用兼備。擇乎

中庸。去聖一閭。配食廟庭。時惟舊典。謹以制幣

牲齊。奏盛庶品。式陳明薦。配食于神。尚享。

陋巷祖廟春秋祭祀祝文。維年月日。敢昭告于

先師堯國公曰。惟公克己復禮。卓爾有立。默識

心通。乃幾於聖。爰以仲時。謹以制幣。牲齊。奏盛

庶品。式陳明薦。尚享。

誕辰。謠日。祭告祝文。維年月日。主祭幾十幾代孫

某等。敢昭告于

先祖堯國復聖公曰。明明我祖。道德流芳。保我

子孫。以時思之。謹以牲帛。醴齊。奏盛庶品。用伸

追薦。尚享。

國朝永樂七年

皇帝巡狩北京。遣祭告文。唯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二

月甲戌朔。越二十二日乙未。遣禮部員外郎饒

希等。致祭于

堯國復聖公曰

今予巡狩北京。道經于此。謹遣人以牲醴致祭。惟

神其享之。

正統四年。重脩陋巷祖廟告文。維正統四年歲次

己未三月庚戌朔。越三日壬子。五十九代孫主

奉祀事希仁等。謹具牲牢。時羞之奠。敢昭告于

先祖堯國復聖公。伏念祖廟歲久毀廢。徑請于

朝命官改脩。茲諏吉旦。咸事起工。我祖明明。監我

無斁。謹告。

景泰七年。頒降祖廟春秋二祭祀祝文。維年月日

五十九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希惠。敢

昭告于

先祖堯國復聖公曰。惟公具體希聖。克己為仁。

德蓋道明。光照千載。茲屬仲春。謹以牲帛。禮儀

時申。常薦尚享。

○歷代題詠

堯國公頌 按此頌有序。今觀頌廟所錄

序文字多闕誤。難讀。故畧之。只錄其頌四



章如左云。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  
朔二十三日丁酉朝議郎行曲阜縣令張  
之宏撰頌曰。

珠璣滄溟。鳳飛丹穴。允德君子。聞諸往說。彼美  
堯公。儒林秀傑。惠和天授。聲聞風烈。道成四友。  
德孚十哲。魯明御敗。衛通哀洩。宛爾龍蟠。馳然  
鶴髮。意天喪予。芝蘭已折。

右第一章

聖皇有道。四隩攸同。恩覆天宇。令發春風。緬懷  
泗上。眷想淹中。俯徵魯禮。贈此堯公。天書夾止。  
儒術昭融。并冕再頌。威光自雄。皇情有實。陋巷  
何空。

右第二章

昭昭良牧。彬彬文質。熊軾輔風。隼旗襲日。撤鎮  
鄒魯。道流溟渤。神秀踈集。靈鑒朗逸。德柔去殺。  
仁深濟物。來思懷古。中心壹鬱。麥秀已譏。黍離  
云述。爰命作頌。傳諸故實。

右第三章

瞻彼魯國。地故入安。龜鳧鬱氣。沫泗鳴湍。禮經  
雲委。物產星攢。以予作宰。諒匪能官。蒲城愧仲。  
河陽謝潘。芬絲可理。製錦良難。儉懷簞食。禮想  
零壇。蓬荒露浥。樹古風殘。愛而不見。慨然永嘆。  
揀宇是葦。金石斯刊。悠悠千載。其芳若蘭。

右第四章

顏樂亭詩

蘇子瞻東坡先生

天生蒸民。為之鼻口。義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  
有發。勢必有臭。我無天造。六鑿六關。務而不反。  
哇出商受。美哉我師。安此微陋。聊然其身。中亦  
何有。孟賁股慄。虎豹却走。我求至樂。千載無偶。  
飄然後之。忽焉在後。

右按顏氏祖庭事紀云。陋巷在孔廟東北  
三百餘步。巷之北有井。世傳云顏井。宋熙  
寧間。嘗構亭井之地。命之曰顏樂亭。蘇氏  
作記曰。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  
焉。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  
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亭。昔孔子以

雖食瓢飲。實稱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  
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君子之於人也。必於  
其小觀之。其大者。必有偏焉。人能碎千  
金之璧。而無失聲於破者。能搏猛虎之  
暴。而不懼。是色於蜂虿。孰知簞食瓢飲。不  
改其樂。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記  
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顏樂亭銘

程伯淳明道先生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特為師。孰識聖賢  
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遺。有顏之生。聖以道化。  
賢以學行。萬世心目。儼然為醒。周爰闢里。惟顏  
舊止。巷仔以榛。井渫而圯。郊閭童叟。弗視弗履。  
有車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儔  
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深而潔。清泉澤物。  
佳木成陰。歲暮載落。亭曰顏亭。昔又有心。予付  
予度。手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  
威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  
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顏樂井

長洲徐源工部主事

廢井荒原。古廟高。昔賢曾此伴簞瓢。經祠瞻有  
碑。遮眼過巷。猶餘草沒腰。一室當時非困苦。十  
心千古識英豪。休云曾有三分富。故國無緣百  
草蒿。

謁顏廟

泰和羅環太子洗馬

和粹真如四序春。先師精蘊發公身。為邦禮樂  
傳王佐。陋巷簞瓢樂聖人。虹氣昔登遺井在。龍  
文繞石

御碑新。從容四勿為仁地。千古東家愧後塵。

李述工部主事

賢哉顏子獨甘貧。萬古空遺陋巷名。廢井荒涼  
秋草沒。樂亭寂寞暮烟生。迢迢古道人稀到。剝  
落殘碑字不明。獨有朝廷垂永久。年年祀典泐  
歌笙。

劉息淵蓬山人

樂道簞瓢正妙年。當時德行冠三千。自慚魯  
渾無似。枉看微名慕大賢。

又

金引甥絲既有麗賢哉留得好家門若非陋巷  
簞瓢樂豈享而今後世孫

汪舜民行人

東魯當年聞聖教真能好學果誰同步趨竿頂  
功難著靈點爐中勢易融三十二年成夢幻百  
千萬古仰儒宗簞瓢陋巷今何處廟得于今廟  
貌崇

吳中范雲推官

陋巷簞瓢殿宇高昔年曾此崇尊臥靜中克已  
功夫密天下歸仁開望鏡公所舊封由遠代儒  
紳世襲自

今朝多情最是簞前柏傲世經霜翠木凋

劉壽卿學教諭

簞瓢陋巷古來聞有幸今朝得過門廟宇巍巍  
非仙昔儀容儼儼若生存簞瓢已舊從先代  
龍錫尤能治後昆我亦讀書居共學成功早晚所  
餘論

又詩

安貧樂道世稱賢贏得芳名萬古傳心不違仁  
三月以德全於已四科先不遷不貳知真學如  
立如愚見喟然

聖代只今崇祀典子孫褒爵尚綿綿

（歷代脩建廟宇碑文）

重脩范國公廟記

齊景公富有千駟之馬既無德而稱焉伯夷叔  
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賴子貧居陋  
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孔子賢之  
何哉蓋在昔以德行獨冠於四科以好學當存  
於一心游於聖人之門欲深造聖人之道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不失當時沐浴之間杳壇之上  
濟濟然三千之徒顯顯然七十二賢能出其  
右者可謂絕倫難類宜乎後世稱為亞聖嗚呼  
其人遠矣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廟貌雖存歷年  
頽廢仰而觀之虛簞懸缺鳥鼠多至矣俯而視  
之故壁傾摧風雨難蔽矣今幸遇明天子啓聖



龍飛天位，崇儒重道，宣文教以彰化。明昌建元之初，以肆育之恩，頒行於天下，應故廟廢者，仰所在官司檢料脩完。明昌二年春，本縣檢計斯廟，方行規措，以文宣王廟縣官監脩，功尚未畢，不暇給。明昌四年冬十月，方始經營，擇吉日，命良匠揮斧斤，治材木，作之皆翼，築之者登，或仍舊以脩完，或作新而初建，正殿屹然而所立卓爾，四簷崇起，而如鸞斯飛，其制度也簡，省其規模也宏遠。雖無山節藻梲之華侈，刻鏤雕文之奇巧，梁棟堅固，可歷年多，門扉軒牖，加葺以整嚴，階砌垣墉，增脩而具備，再飾塵埃之故像，重增黼黻之光華。廟宇一新，燦然固有不完矣。究此鳩功之匪易，至於改歲以方成，計營造費用之不輕，係國帑泉流而支給，非出於民也。既而告成，念無文以紀之，將何以垂於久遠。吾屬經營締構之難，後孰明者，乃命治石，委進士穆昌世為記。自愧無學，素不善記，然嘗觀古人之作記者，皆以其事之實者書之，是故為紀。

其興作歲月之旨末，誌其營建成全之勞効。雖不學，真道實事，又何愧焉。記其略矣。仍繫之以辭曰：猗歟乎淵德行純全，聞一知十，天性超然，有過不貳，或怒不遷，好學進善，服膺奉之，企慕聖道，鑽之彌堅，簞瓢自樂，孔子稱賢，克已復禮，為仁足先，苗而不秀，良可惜焉。故廟增葺，睟後光前，寫之琬琰，以永垂傳。大金明昌五年歲次甲寅三月既望，鄉貢進士穆昌世記并書。丹進義副尉丁文度篆額。

重修充國公廟記

國家開創之後，甲未及解，而孔聖顏孟子孫皆衆恩錫其徭役，有以見聖賢之澤流後裔無窮也。孔氏族大而顏孟次之，孔朝之在魯者為祖，庭歷代脩崇，故事具在。孟子亦有廟於鄒，宜顏子之有廟於此也。廟距孔廟一里，所在古城東北隅，兵後頽廢瓦礫而已。近歲五十二代孫泉謀與族人即其遺趾而作新之，經營締構，歷十寒暑而乃成。泉一日謂予曰：泉舉族賴先世餘





僅優時鄉里典編泯絕異幸孰與比自顧無他  
能惟有謹脩祀事不忘先世耳今廟貌復新祀  
有所矣焉為文以記其事子辭不獲免廼為記  
之嗚呼顏子當晚周亂世潛德陋巷簞食瓢飲  
可謂窮矣而孟子稱之曰與禹稷同道又曰具  
聖人之體而微惟其道同禹稷而體具聖人也  
故公其爵而不為過配饗先聖而不為媿也夫  
顏子既通於天下矣而後別為廟以祀於家何  
其盛歟蓋祀於天下者從來之舊典祀於家者  
後裔之孝思固當然也雖然為後裔者無止以  
豐其薦品為盡其道尤當慎其操履以無忝厥  
祖為之心也仍以宗系之圖附于碑陰庶傳於  
後歲在乙卯三月旦日彭城王明遠謹記并書  
丹至聖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量篆額充國  
公五十二代孫泉等立石

大元勅賜先師充國復聖公新廟碑銘

曲阜孔廟累祀三百餘歲有地曰陋巷顏子故  
宅在焉皇元元貞間有司除地滌井復顏樂亭

板築以表疆理大德未遷廟浸壞江南行臺監  
察御史段傑建言顏廟繕脩官當共億其費中  
書是其議移濟寧路徙廟于故宅以官儲中統  
楮幣四萬餘緡初置之計其用不給則又益以  
六千緡撥兗州長貳督治之以泰定三年八月  
鳩工正廟為楹六東西屋為楹各四二代魯大  
夫歆三代魯大夫儉咸具祠事南為神門門之  
前是為顏樂亭既而以為隘乃即亭為門門之  
前為井齋舍神厨具以序設廟之墟南北長百  
餘步東西廣八十餘步崇墉言言古檜沃若丹  
雘煥然至順元年冬十一月望落成自舊廟遷  
像居焉先是有詔增封充國公復聖之號元統  
二年又改封曲阜侯為杞國公謚文裕追封  
妣齊姜氏為杞國夫人謚端獻夫人戴氏充國  
夫人謚貞素又割益都鄒縣牧地三十五頃征  
其歲入以給常祀暨廟成特賜之碑於是復崇  
之禮大備於聖廟蓋歷代之所未有也臣玄嘗  
紬繹父師之說五三盛時宇宙正氣生聖間氣



生賢其生也。聰明睿知，富貴福澤萃於其身，故出而任君師之責，居輔相之位。姬微既東，光祿氣分，聖賢之生斯時。若孔子之不得位，顏子之不得年，君子於此可以觀氣化之盛衰焉。故孟子於其篇，盛敘堯舜禹湯伊尹，兼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至於孔子，見如聞知之盛，推前例後，則孔子之此，顏子宜在見而知之之列，何為其不及也。蓋知之為言，非獨指道體也。聖人神化致用之妙，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者，在乎其中矣。孔子既不得位，以行其道，則顏子不得見其推行之效，孟子不得聞其舉措之方。兩言無有乎爾者。孟子曰：以數已之不過也。雖然，此非聖賢之不幸也。抑天不使之幸當世，而使之幸萬世焉。斯道之用，凡在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書者，萬世之下，為君為臣有志於斯，皆可興起於見聞之表。是斯世斯民無一日而不被其澤也。是以功不在前，數聖賢之下，而紀事

之盛亦非前數聖賢之所可及者歟。新安朱氏喜釋此章，援子貢之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測乎旨哉。銘曰：維地承天，維月週日。維顏學孔，並世同出。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孔顏之道，維一之貞。用舍行藏，同有其有。四代禮樂，見諸授受。不情不違，退省不愚。生期助我，沒數長余。是匡之難，蓋率猶父。惟在之後，逝將于古。曲阜遺墟，孔廟奕奕。陋巷新廟，維顏故宅。於赫我元，時軼百世。崇顏考妣，封及其儔。金絲洋洋，式爾尊聖。或祠之專，或侑之盛。舊井不改，昔壑今例。王明用歆，受福不竭。臣玄作詩，告厥成切。播之貞石，以佐贊勝。至正九年歲次己丑冬十一月戊午朔二十五日壬午立。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張起巖奉勅書。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耿煥奉勅篆額。

重修堯國復聖公廟記

宣聖五十五代孫孔公世職知曲阜縣事。慨有  
所為。究前政闕美。為後繼之則也。顏氏主祀名  
池者。以其上五十七代祖堯國復聖公廟廡門  
垣獎又矣。請曰。前世尹以庀工未遑而逝。今則  
當展公矣。公曰。吁。吾聖祖與堯公恩義深。他第  
子者比。吾與君實通家。此自宜事者。奚請焉。縣  
之丞任公簿魏公典史李公曰。吾屬幸仕聖賢  
鄉邑。未知所以報也。世尹長者有是願。吾屬  
敢不力焉。皆助俸備成之。召聚工徒。斷者。剝  
以新。類築以堅。不戒而成。以義舉作然也。池欲  
載其績於石。俾余衍其辭曰。於穆斯廟。寔堯國  
公故居。所謂涵養者也。當魯侯攝位。政專三家。  
臣之者寔繁。惟堯公以聖人為依歸。克已復禮。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魯之君臣莫不知其好學  
也哉。此潛德也。豈不之知也。聖人舍廟之義也。  
為邦之間。聖人即以四代樂告之。使明三任之。  
則變正皆當。若臣又奚能知之也哉。此大法

也。堯公之功用也。聖人用行之義也。嗚呼。不有  
得於前。必有得於後。理固然矣。昔也陋巷。今則  
公宮。昔也簞瓢。今則俎豆。昔也布素。今則裘馬。  
昔也不見。知於魯。今則通祀為先師。承夫者。縣  
縣之子孫。相之者。無間之通家。視身設。無  
馨德。遺祀人者。誠天地之玄隔乎。今地之議。公  
之敏。為於尊祖崇教之志。各六述矣。先尹名克  
伸。字剛夫。公名贊。字耕夫。丞名成。月。惟一。簿名  
壽。字仁卿。典史名卓。字希原。池字德裕。志行清  
脩。咸慕繼道之。蓋克紹其家焉。洪武十五年八  
月吉日。主祀池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教  
授胡復性撰并書。曲阜縣儒學訓導徐麟景。  
御製堯國復聖公新廟之碑

朕惟聖賢之生。皆天以為世道生民計。非偶然  
也。雖天處之有不同。而聖賢求所以仰副天之  
意者。則一心也。孔子之道。原於天而承於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得位。則惓惓於推明斯  
道。立教垂世。以副天之意。蓋周公而後。必有孔



子而後皇帝王之道明君臣父子之位正尊卑  
內外貴賤之辨者雖斯理在人心皆固有之然  
不得孔子之教則不能以皆明明之有淺深則  
行之之效亦曰之有淺深世道所以其感衰之  
不齊也向微孔子之教斯世斯人幾何其不淪  
於夷狄禽獸此孔子之道所以為天下國家者  
不可一日以無也三千之後孔子獨稱顏子好  
學獨告以帝王為治之大法使孔子居堯舜之  
位則顏子授契之倫也聖賢之不得位與年皆  
天也而使之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  
世開太平有以仰副之天意亦天也君子曰聖  
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教聖人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顏子也嗟乎孔子其太和元氣之發育也  
阜故有孔顏廟祀哉

皇祖太宗文皇帝既新孔廟而親製文書石朕嗣  
統之七年爰新顏廟有司請文書石并系以詩  
曰巍巍宣聖道配乾坤化流天下光闡人文睿  
以堯國剛明純粹蕩蕩聖域深造精詣爰初四

勿以復天理以居廣居進進無止大經大本一  
出于天惟聖誠明顏得其全禮樂之授王佐之  
期鳴鳥不至聖賢側微作範立教永俟末世報  
德暨功代謹秩祀東瞻魯邦生之所都神靈在  
天亦時來居既作新廟爰祗祀事獨佑  
皇明千萬億歲

正統六年十一月初四日立

大明錫復顏孟祭田之碑

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詔復顏孟二廟祭田  
加錫至百頃置佃戶各十家以中憲大夫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之在元  
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采盛給  
衣食焉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嘗理于朝而輒  
梏於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共而二族之養不  
贍初有貞奉匱書治水於山東濬川導山嘗往  
來于曲阜鄉嚀之間謁先聖先師之祠見其然  
而審其所以然有負於時慨然心誓曰使有貞  
治水而有成功也必為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

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置佃戶。蠲其徵而畀之。共贍。詔皆從之。恩至渥也。事下戶部。俾巡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野店之田六十頃。又得蔡莊之田而益之。總為頃百。分而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焉。又擇於鄒縣軍防之籍。得上戶二十。分隸乎二廟。以供佃事。乃命二氏之宗子希惠。希文為之主。掌歲收其入。以供祭贍。族田之有徵者。蠲其徵。而禁諸人毋爭占。悉如詔旨。著為令。至是希惠。希文偕其族之良拜恩闕下。比還。乃請之有貞。願記詔旨于麗牲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越之迺諗之曰。於乎。惟顏子。孟子於若曹為先祖。於後學有貞為先師。於天下為先賢。是有貞之所為請。為先師也。上之所為賜。為先賢也。為先師也。為先賢也。其皆非以為若曹也。然而若曹坐而得田與佃。蠲其國之徵。而為家之徵。不為人役。而役人。可不知其所自邪。知所自則言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行也。

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為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為顏孟之賢子孫也。自今為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人必以禮而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量其入。而節其出。祀惟豐。用惟儉。放惟均。因是而廟益脩。族亦睦。長長幼幼。親親賢賢。孝恭之行孚于家邦。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國以之益崇其禮也。不然。或私以藏。或忿以鬪。而不相能。則夫見者聞者。將曰。彼為聖賢之後。且然。又何貴乎。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有貞願為二氏之曹。最諸希惠。希文暨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乃書于石。而系之銘。其辭曰。學聖不倦。教世無窮。惟顏之德。孰與比隆。異端以闢。正道以通。惟孟之功。孰與比崇。是故粒生民之飢者。莫如稷。拯天下之溺者。莫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推是德與是功也。宜夫萬世之庇。而矧乎其宗。所以崇厥後者。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



恭有貞作銘勒于廟中。敢告賢猷，勿替祖風。

泰七年三月一日，奉

大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武功伯燕

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徐有貞撰。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五終

校記

①一小碑：疑衍。

②杖：當作「丈」。

③以：疑衍。

④「允南」二句疑有誤。

⑤「判」下疑脫「官」字。

⑥髮：疑誤。

⑦句首疑脫一字。

⑧佇：疑當作「著」。

⑨御：當作「禦」。

⑩克：當作「充」。

⑪懷：疑有脫誤。

⑫加：當作「如」。

⑬「三」及下句「集」，疑誤。

⑭獲：當作「護」。

⑮在：疑當作「幸」。



儒藏

①⑥寇：當作「冠」。

①⑦在：疑當作「幸」。

①⑧列：當作「烈」。

①⑨楊：當作「揚」。

②⑩壹：疑誤。

②⑪「國」上脫一「竟」字。

②⑫益：當作「宜」。

②⑬在：疑當作「呈」。

②⑭奉：當作「奏」。

②⑮注：當作「著」。

②⑯設：疑誤。

②⑰此句疑有誤。

②⑱果：當作「杲」。

②⑲正：當作「政」。

③⑩此句疑有誤。

③⑪以：疑誤。

③⑫照：當作「昭」。

③⑬務：疑誤。

③⑭上：疑衍。

③⑮自：當作「字」。

③⑯此句疑有誤。

③⑰者：當作「著」。

③⑱亦：當作「益」。

孟氏誌卷之六

欽賜戊戌進士山東兗州府鄒縣知縣補寧張泰校正

前鄉貢進士山東兗州府鄒縣學教諭嘉劉澤編次

宣聖五代孫東兗州府鄒縣學訓導惠孔公為

亞聖孟氏誌事類

○姓氏源流

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其先亦出自黃帝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蟠極蟠極生帝嚳帝嚳生稷姬姓之祖始封國于邰十六世至周文王當商之季三分天下有其二生子發是為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于魯留輔王室其子伯禽就封之國伯禽生煬公煬公生魏公魏公生獻公獻公生武公武公生伯御伯御生孝公孝公生惠公惠公生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皆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後改為孟蓋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其

後子孫因以孟為姓故後漢趙岐云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是也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仇氏或云李氏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云

○出處事蹟

按孟氏譜云孟子未生時孟母夢神人乘雲板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疑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聞巷皆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既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街事孟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於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所以居子矣遂居之既長就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所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





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衣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脩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後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諱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而夫子見妾褻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必執，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間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毋老，是以憂也。孟母

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孟子初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存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故先儒韓子有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流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揚子

雲亦曰古者燔黍稷醴，孟子不謂之祭也。大陽臺行，正道發孟子，孟子不謂之位，空言也。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滅亡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儻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其以是夫。

廟宇 孟母斷機堂子思書院附

孟子廟舊在今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麓。宋景祐四年，先聖四十五代孫孔道輔守兗州，求亞聖墓於此山，得之，始建廟立碑。後徙縣東郭。宣和初，縣令朱珪改置于今城南門外一里許大街之東，而舊廟改為墓祠。今廟年久損壞。成化十九年，縣尹肅寧張泰重新脩葺，增兩廡為十楹，廣承聖為五架，以至門墻道路，一皆存而新之，以垂永久。

正殿五間，祀亞聖鄒國公孟子，以利國侯樂正子配。

後殿五間，祀鄒國亞聖公孟子夫人。

東廡五間，祀公孫丑等門人十位。

光伯公孫丑 東阿伯浩生不害

蓬萊伯陳臻 奉符伯屋廬子

沂水伯陳代 平陰伯公都子

泗水伯高子 萊陽伯盆成括

豕陽伯子叔疑 昌黎伯韓愈

西廡五間，祀萬章等門人十位。

博興伯萬章 新泰伯孟仲子

昌樂伯充虞 徐源伯徐辟

雷澤伯彭更 須臾伯咸丘蒙

膠水伯桃應 豐陽伯季孫

成都伯楊雄 司空孔道輔

承聖門五間，在正殿前。

儀門三間，在承聖門前。

靈星門三間，在大街南向。

別廟三間，在廟東北，祀鄒國公及宣獻夫人。

祭田倉三間，在廟西邊東向。



儒藏

致嚴堂三間在承聖門西、南向。

祭器庫三間在神厨左、西向。

神厨三間在致嚴堂前、南向。

外便門一間在廟外、西向。

孟母斷機堂三間在今亞聖公廟北半里許、隔

因利溝。光鄒縣尹司居敬建、祀鄉國公及孟

母。內有斷機面石碑、外有門樓一座。

國朝永樂十年、知縣朱珪重新脩蓋。

子思書院又云中庸精舍、三間在今斷機堂東、

世傳為孟母三遷之地、思孟傳道之所、後人

因之以建舍、內祀子思、沂國述聖公、以亞聖

孟子配、外為中門、額曰述聖公廟、見存。

曝書臺一座在書院西、高丈餘、世傳昔子思作

中齋、曝於此臺之上、故名。

宗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住宅在今廟之西、

中隔官街、廳堂、屋舍、今不備錄。

○林墓孟母、公孫丑、萬章三墓附。

孟子墓在今鄒縣北三十里土汪社四墓山之

號者賜額、乞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

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當寺衆詳孟子傳

聖人之道、有功於天下後世、非諸神祠一時感

應之比。今若止加廟額侯爵、恐未盡尊崇之意。

檢會顏子封苑國公、十哲並封郡公、欲乞自朝

省詳酌、特封國公。又緣與近儔不同、乞據狀申

取朝廷指揮申部者。看詳太常寺所申事理、雖

於近儔、有妨緣孟子傳道於聖人、而為後世宗

師、非諸子之比、為宜封公以示褒顯。本部未敢

施行、更自朝廷詳酌指揮。伏候指揮。兗州孟軻

縣奉勅、自孔子沒、先王之道不明、發揮微言、以

紹三聖、功歸孟氏、萬世所宗。厥惟簪紳、實有祠

宇、並封爵號、以示褒崇。宣特封鄒國公。歷至惟

勅、故縣。元豐六年十月日、敕。

宋神宗元豐七年、詔以孟子配饗於顏子。

宋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寺詳奏、州、往尚書禮部、

提舉、詳舉、州、往尚書禮部、

州孟子廟。近因前京東西路安撫使曾孝寬劄子奏乞褒封。載於祀典。禮部以謂後世宗師。非諸子之比。奉勅特封鄒國公。若非右文之世。陛下能推尊聖賢。固未有此國公之號。使千載之上。彰軻之遺。愈光四方學者。傳軻之書。益重誠由陛下旌褒尊顯之至也。臣竊守是邦。聞其廟在鄒鎮東北隅。制度極陋。棟宇已壞。僅存其名。遂下仙源縣勘會。到共有室七間。倒塌四間。破陋其塑像服色。亦只是鄉民隨意裝造。無所稽據。今朝廷旣以旌封。則廟貌亦當完具。至于冕服之類。皆須與爵命相稱。臣契勘本州昨脩文宣王廟。有鄒錢一千七百餘貫。內除七百九十餘貫。係州司再修在城文宣王廟。准度充用外。今欲乞於其餘尚有破使不盡鄒錢。內支錢三百貫。文委自本州鄒官增修孟子廟。所有合衣冕服等。並乞從禮部檢定降下。以憑遵依施行。奏聞候勅旨。黃帖子稱勘會鄒國公。勅自去年十月頒降到。今已半年有餘。臣今乞修廟。如允

所奏。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即臣立當經營。使速得成就。以稱今來爵命之貴。及上副陛下崇奉先賢之意。符寺主者勘會。修廟已關工部施行外。所有冕服。仍具合服名件制度。一面回報本處。不啻住滯。符到奉行。當寺檢會國公係正一品。合服九旒冕。旒以青瑱為之。犀簪道。青纁充耳。青衣朱裳九章。白羅中單。青襟襖。裾。革帶。鈎。鯨。大帶。蔽膝。玉裝釧。玉佩。暈錦綬。間施二玉環。朱轡。朱發者。牒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謹牒。元豐七年五月四日牒修廟勅。京東路轉運司牒兗州。准尚書工部符。九月八日申。後准元豐七年九月六日勅。即文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工部狀。准禮部關都省送下。朝奉郎權發遣兗州李挺奏。本部符京東轉運司。勘會得修文宣王廟有鄒錢。今於數內。鄒三百貫。文修孟子廟。別無妨闕。違礙。本部欲乞依京東路轉運司勘會到事理施行。伏候指揮。仍德元狀。九月五日。奉聖旨依。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都省前批。九月八



日未時付工部施行。開戶部及合屬去處本司  
主者一依勅命施行。符到奉行。牒請一依尚  
書工部符內勅命指揮施行。謹牒。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國子監起請大  
成殿宣聖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充國公冕九旒。  
服九章。是年遷鄒國公於宣聖之右。與充國公  
並配。冕服同。

元太宗九年丁酉歲。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

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  
皇帝聖旨。節文據襲封孔元措奏告。燕京南京  
等處尚有太常禮樂官及樂工人等。乞行拘刷  
事。准奏。若有前項人等。並家屬。用鋪馬頭口起  
移。赴東平府地分住坐。分付孔元措收管。今本  
路課稅所量給口糧養濟。就於本廟閱習。聽候  
朝廷不測用度。并自來有底禮冊。詞章樂器。鐘  
磬等物。盡行拘刷。見數申奏。一各處若有未見  
人數。逐旋拘刷。孔魯火赤也。可那演。胡都虎幹。  
魯不花。扎魯火赤。那演。言語據襲封衍聖公孔

元措申來。宣聖子孫歷代並免賦役。見有一十  
五家。歷代舊有地土六百頃。免賦役。供給祭祀。  
又看林廟戶舊設百戶。見有十戶。不構洒掃等  
事。如文字到日。仰孔元措依舊襲封衍聖公。主  
奉先聖祀事。仍提領修完祖廟。據孔氏子孫一  
十五家。顏子後八家。亞聖鄒國公子孫二家。廟  
戶依舊一百戶。計一百二十五戶。奉上絲綿顏  
色稅項。軍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上項戶計盡  
行除豁。不屬州縣所管。諸路曆日銀一半。修至  
聖文宣王廟。益都東平兩路。盡數分付襲封衍  
聖公孔元措。修完曲阜本廟。

元仁宗延祐三年歲七月。追封亞聖鄒國公父為  
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  
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  
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  
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寔開褒崇。夫

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膺神休、可追封其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王者施行。

元泰定帝泰定五年公憑付文

皇帝聖旨裏、益都路滕州鄒縣照得近奉滕州指揮、備奉益都路總管府指揮、承奉山東東西道宣慰司劄付、准中書省戶部關、承奉中書省判送禮部呈、近據大司農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來呈、准都事郭奉議、關當職係益都路鄒縣籍居、本縣實亞聖邾國公之鄉、三遺之地、故迹猶存、前代以來、勅修廟貌、及我聖朝、舉其遺典、於延祐三年七月遣使追封孟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褒寵尊崇、可謂至矣、然而尚闕廟田、切念孟子命世大才、攘剔異端、闡揚仁義、功垂後世、惠及當時、春秋祭祀、無聊給、誠為闕典、若蒙比附往年尚珍署係官地撥付曲阜林廟例、將鄒縣蔡家庄野店等處係官草場地土、撥屬孟廟、以供修理祭祀、似為允當、仰就呈禮

部照驗、移准兵部關、備准山東宣慰司關行、據益都路備滕州鄒縣申、移准中議大夫襲封聖公、照得太德十年十月日、承奉中書禮部牒、奉中書省劄付、該照得曲阜宣聖祠廟、撥屬尚珍署官地五十頃、贍廟、今切念亞聖邾國公廟、若據大司農司都事郭奉議所言、無依、我林廟一祠、於所指上項鄒縣蔡家庄野店一處係官地內、撥撥贍廟、舊田五十頃、以供春秋朔望祭祀、修理損壞廟宇、實為允當、准此、草場地內、檢照得野店係在朱村屯草場地一、伯單八頃、蔡家庄草場地一百單八頃、部司遺議、若依郭奉議所比附曲阜林廟例、撥附野店官草場內、擬撥地五十頃、給贍聖邾國公林廟、實為相應、當司看詳、若依所擬、相應請照驗、准此、關請就便依例施行、准此、再行移准兵部關、備山東宣慰司關、行移益都路、備滕州鄒縣申、照得野店草場一百單八頃、內有佃戶陸信等二十八戶、佃地二十九頃八十四畝、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六

合該子粒赴滕州丁地倉送納。擬於無人承佃地七十八頃一十六畝內、標撥地五十頃、作祭田、中間並無違碍。聞請照驗。惟此聞請、就便議擬。准此。行據大司農司經歷司呈奉、大司農議得各處忠臣烈士有功於世、仰所在官司恭脩祀事。鄒縣實亞聖父母之鄉、廟貌像設、顯謚褒崇、誠為盛典。然於祭祀之禮、或有闕焉。如准都事郭奉議所言、將益都路取勘到官田、標撥五十頃、以供崇盛、庶不負聖朝崇儒重道之美意。仰就呈禮部施行。具呈照詳、得此。本部參詳、亞聖鄒國公廟、食鄒縣、即與闕里一縣。如准郭奉議所、將益都路取勘到無人承佃官地、比孔廟例、量撥五十頃、以供春秋築盛、修理廟學、誠為相應。具呈照詳。批奉都堂鈞旨、送戶部照依奉此。照得未經本道應訪司講議、仰照驗施行。奉此。照得於泰定四年正月十四日、承奉滕州指揮、承奉益都路總管府指揮、承奉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東平等處分司牒、該據鄒縣申、為

標撥祭田公事。縣司於至元三十年行卷內、照得至元十二年、將野店地土、發作也速女兒拋下軍馬草場地土、中間並不與軍民相干。違礙已經保結、申覆滕州照驗去訖。今移本縣達魯花赤帖肯、親詣野帖草場地內、呼集到佃地人段信等、從實踏過、得無人承佃地七十八頃一十六畝。中間並不與軍民相干。違礙縣司看詳、若依大司農都事郭奉議所言、於上頃地內、擬撥地五十頃、作孟廟贍廟地土、實為相應。得此。牒覆得上頃地土、中間並無違礙。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申合于上司。依准大司農司都事郭奉議所言、於上頃地內、約量標撥地三十頃、以供春秋祭祀相應。先具依准牒來奉此。總府合下仰照驗。依已行於上頃地內、約量標撥三十頃、以供孟廟祭祀。先具依准申府奉此。使州合下仰照驗。依已行於上頃地內、約量標撥三十頃、以供孟廟祭祀。先具依准申州奉此。該准奉縣達魯花赤帖肯、聞請將引典史孫安司、更



彼貼書李嗣祖、壕寨孫欽同孟氏家長惟恭、儒人馬亨、鄭景楷等親詣所指野店官草場，欲將元撥荒閑地土標撥，却緣條段畸零未便，況燕上頃荒閑地土近年各家俱已節次開耕作熟，為此呼集到佃戶段信等二十七戶，將伊各家元種續耕地土通行兌換，那償責令佃戶李和等一十四戶甘認元該納官地子粒糧數，赴滕州丁地倉送納，不致虧少外，從南東西用官降彈尺打量標撥到孟廟祭田地三十頃，其地東至嶧山、東華宮、南至民地、西至官路、北至顏廟祭田，除就南邊舊有堆堆二個為界外，隨時於地北邊東西兩頭築說堆堆二個，令孟氏家召募佃客耕種，抽分子粒，以供孟廟春秋朔望祭祀修理廟宇銷用外，閑請照驗施行。本縣合出給公憑付孟氏家長收執，照依所撥地土頃數四至堆堆邊界召募佃客耕種，抽分子粒，以供本廟春秋朔望祭祀修理廟宇銷用施行。所肯照照須至出給者，實撥地三十頃，在附孟氏

家長惟恭收執照驗。惟此。泰定五年正月日。

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孟子為鄒國亞聖公。

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懋懋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行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辭，可謂有功聖門，迥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祇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盛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明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對。

鄒國亞聖公主者施行。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劄付

皇帝聖旨。總兵官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承律中書省賤會據公刑兵呈，蓋聞前古文德修舉天下為之治安，禮樂興行，庶績為之咸理。故有國家者，莫不尊禮聖賢，作養人材，以成雍熙。



之治。欽惟我朝祖皇御極列聖相承以文德治天下以禮樂化風俗。若道在聖賢功著忠烈者崇以封祀優以賞賚紹光前烈俾移後人誠為萬古不易之通典。迨今仁愛之恩數百餘年。適因妖寇造孽荼毒郡邑始則蹂躪江淮今已延蔓河汴其勲舊名臣并曲阜聖賢之系家室既張身命靡依或歿鋒鏑或轉溝壑幸有存者俱皆寄迹諸軍營壘之中雖以烏合之中穢臭同處薰猶莫辨致使舊家支余聖賢苗裔狼狽流離不勝痛憫。况向者致平之日孔顏孟三氏子孫猶且世祿其後賞延其爵諸勲舊之家亦拔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武者有襲文者有叙此國家養賢之大端也。今丁斯時尤當收攬伏望聖朝永矜前緒拯溺後人俾諸處摠兵統兵官遍行麾下各部軍馬從實詢問果係勲舊名臣并孔顏孟三氏及一品至七品之文武官子孫取勘明白開具姓名移咨都省迺送京城量加賑恤其有年當弱冠者許入蒙古回回漢人國學

培養氣質以備擢用。各處百姓流移營中曾在軍膽者蓋主將愛人恤難之意然俗非尤拔軍伍之人或歸還鄉曲或願充軍卒者聽從其便。此國家作養人材以為致治之本。苟人材得則大德可修禮樂可興皇國自固盜賊自平以至庶績無不理矣。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處摠兵官照會摠密院劄付本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都省議得道統之傳既永資於治化仁恩之普宜被及其後昆推類士流以弘勉勵合准所言照會施行。取勘依上施行。准此。合下仰照驗果有孔顏孟三氏并聖賢苗裔勲舊名臣及一品至七品文武官子孫依上取勘明白具名呈來。須議劄付者。右劄付監丞許元璧准此。至正十八年八月日呈。答奉總兵官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為建言事奉此合行具呈。皇帝聖旨。總兵官奉議大夫中尚監丞奉摠兵官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劄付云云。奉此。使職合下仰照驗果有孔顏孟三氏并聖賢苗裔

數舊名臣及一品至七品文武官子孫依上取  
勘明白具名呈來。右劄付兩淮等處乾泰并昭  
武義兵馬戶府准此。至正十八年八月日。

國朝洪武四年孟廟石刻孟氏宗文之記。我鄒國亞  
聖公五十三代孫之訓世守宗桃。值前元兵亂  
携家避兵。遊于關陝秦晉間。殆五十餘年。卒於  
亂時。嫡子孫諒尚幼。及治稍平。思諒方弱冠。侍  
母氏歸鄒。至正間。任本縣主簿。守引祀事。祖庭  
燬頽荒蕪。止存遺基。豐祀之禮闕如也。迄

洪武戊申。華夷統一。思諒偕襲封衍聖公朝京。  
面奉明詔。歸鄉奉祀事。適知縣桂孟主簿王公  
典史韓公重修廟貌。孟氏族人潮實於鄉。遵古  
制行祭禮。族長之全暨思諒等集議。推原主祀  
宗祧者。思諒高曾祖父也。今思諒係五十四代  
嫡孫。理宜繼典祀事。為大宗。咸允其議。恐久而  
迷序。遂約明誓。各書明押。以為萬世典。族長之  
全謁余為記。辭弗見獲。余惟天地定位。四時順  
序。宗文定位。子孫不替。古聖賢法天地定位之

理。分宗文之辨。蓋順天道正綱常也。天道順綱  
常。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亞聖有言。天下之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今孟氏原始要終。依家禮  
立宗之法。可謂奉先訓知先務也。傳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其孟氏之謂矣。東山舊逸張煥撰  
衆議并書以為記。歲在辛亥春三月吉日立。

景泰三年五月十三日。為取用事。奉本府帖文。該  
奉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永淮禮部格  
字三百四十八號。勘合前事。景泰三年五月十  
三日。禮部掌部事少傅兼太子太師本部尚書  
胡燦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禮部行文書去。顏子孟子二氏子孫內。從公推  
舉嫡長各一人。有司應付脚力。送赴京來。欽此。  
欽遵。合行本司轉行兗州府曲阜縣鄒縣二縣  
各該官吏。即照欽依內事理施行。備付准此。擬  
合就行為此。劄付本府當該官吏。即照勘合內  
事理。轉行曲阜縣鄒縣著落各該官吏。務要從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六

公於顏孟二氏子孫內推舉嫡長各一人照例起送施行。奉此依奉。行拘得孟氏族長孟克繼等。行據來社里老商鐸等。於孟氏子孫內從公推舉到嫡長子孫孟希文。堪以起送。中間並無妄舉等因。具結呈繳到縣。案照前事。已行推舉去後。今呈前因。惟恐不的。又行覆勘相同。擬合就行。為此合行移關貴縣。煩為一牒照例應付脚力。起送施行。須至關者。

景泰三年吏部為欽陞官貢事。景泰三年七月十三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顏子孟子他有功於世道。嫡長子孫都著做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欽此。欽遵。查得顏子嫡長子孫顏希惠。孟子嫡長子孫孟希文。當將各人填注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行令以奉祭祀。除補本職奏記。擬合通行。除外。合劄本職。照依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劄付者。一。差辦事官謝意。又劄付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

准此。景泰三年七月十七日。對同都吏吳良。

景泰七年正月二十日。為崇祭事。奉本府帖文。承奉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禮房。准勘合科付。承准禮部格字四百九十一號。勘合前事。景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早。該太監舒良傳奉聖旨。顏子孟子程明道伊川朱文公。係禮部行所在官司。與他整理祠堂。如有原的修理。無的蓋造。務要時常修飾。不許損壞。春秋猪羊祭祀。欽此。傳奉到部。除欽遵外。欲行翰林院撰祭文。通行欽遵。未敢擅便。今將祭祀品物開坐。本月三十日。掌部事少傅兼太子太師本部尚書胡燦等。於奉天門題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外。合行本司轉行所在官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項開去事件。欽遵施行。倘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劄仰本府轉行該縣。著落當該官吏。照依開去事件。欽遵施行。毋得違錯。不便。奉此。擬合通行。為此合仰本縣著落當該官吏。照依勘合開去事件。一。牒欽遵。

施行。除外合行移開文書到日。煩請貴職速照勘合內事理一軌欽遵施行。須至開者。

景泰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為給覆先賢祭田事。奉本府帖文據經歷司呈批蒙

欽差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案驗奉都察院巡按山東二百八十九號勘合。劄付前事。准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題。臣先因公幹至兗州府鄒縣。據孟氏嫡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訖稱。顏孟二氏俱各原有前元時撥賜廟祭田在本縣地名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三十頃。歲收種入以供粢盛。兼得贍養族人。國初以來。亦無改革。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營種。致被附近民人侵占。年久不還。先有顏氏義孫顏希仁赴京告理。已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踏勘。其各佃種人戶李況等。初間亦各承認。願還供給明白。奈緣此時有司因見二氏無有人情。求請不行。追理致使其中奸頑得計。改換供詞。妄稱係

是洪武年間開墾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二氏子孫無田供祭。且今人口生齒既衆。雖得前田。尚不勾用。何況於無。希文雖蒙

上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奈舉族之人。未免饑寒。無以養贍。等因到職。除查本縣卷案相同外。切念顏子之德。孟子之功。宗傳先聖。垂範後來。萬世人君所共尊禮。固雖胡元之君。亦知崇尚。而撥田贍廟。矧乃聖朝。博典庸禮之盛。

皇上崇儒重道之至。而忍使其祭田不供。子孫失所乎。臣又伏見

皇上親行幸視太學。特詔孔顏孟三氏子孫陪從。仍授顏希憲孟希文以近侍儒官。其優待之恩。有隆無替。誠超軼前代之君而過之矣。然其祭田之缺。子孫之苦。有司不為分理。使者不以上聞。非惟有負聖賢之宗教。抑且有負

皇上之德意。豈不為盛世之缺典。而儒道無人之嘆哉。臣愚輒不自揆。敢以實聞。乞勅該部行移山東布政司。委自堂上官員前往本處。會集府縣



該官公同踏勘將前項原係賴孟二氏祭田沿  
址履畝丈量明白如其間有已納糧者乞行免  
納及未納糧者就便追還仍前後公分撥與賴  
氏三十頃孟氏三十頃令各依舊收種並役世  
嗣授官者掌管。歲入贍廟供祭之外聽存其餘  
周給各族之人。以後再不許他人爭占任種違  
者併罪有司。此外竊恐前項原田供贍不敷二  
氏子孫乏力變種如蒙令將附近拋荒空閑田  
地量加項贍贍贍仍照孔廟事例量撥佃  
戶助種以供贍之尤見特恩如此庶幾上有以  
明

皇上追崇先賢之至意下有以俾賢裔均荷聖朝之  
盛恩實難文章。緣係給復先賢祭田事理未  
敢擅便具本。嘉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官次  
日奏

### 奉天門奉

聖旨是這六十頃田便著山東三司并巡按御史逐  
一清理出來均撥與賴孟二氏子孫管業若係

民間已納糧草的即與開豁仍踏勘彼處空閑  
田地每家各撥與二十頃佃戶各十戶分種前  
地永遠為業不許諸人爭占違了不饒戶部知  
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擬合通行除外合  
行移咨前去煩為轉行山東按察司委官會同  
山東都布二司委官公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照依奏奉欽依內事理欽遵踏勘分撥仍煩轉  
行巡按御史一體欽遵施行移咨到院劄付本  
職欽遵施行奉此除依奉欽遵外擬合通行為  
此除外仰抄案回司呈府即委本府同知黃躬  
詣鄒縣等處會集當地州縣公正官各一員不  
妨本職眼同當職并山東都布按三司委官拘  
集里老人等欽遵從公踏勘撥付施行毋得違  
錯不便抄案官吏先具不違依准呈來具呈到  
府行間又奉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戶  
房雜科准勘合科付承准戶部山字一千五百  
五十九號勘合行間又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  
山東監察御史王安泰驗俱為前事合併通行為



儒藏

此除外。合行移開貴職。煩照案驗勘合內事理。親詣前去鄒縣。類孟二氏祭田處所。從公踏撥。煩督該縣。仍將踏撥過田地頃畝。并有無該免糧草數目。及佃戶姓名。明白造冊。印信藏白。各二本。閱報施行。備閱。准此。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行仰本縣着落掌印官。即便拘集類孟祭田地隣里老人等。到官審勘明白。限同前去地所。從公逐一踏勘撥付。仍將撥過田地頃畝。四至條段。及有無該免糧草數目。造冊繳報。仍行五經博士孟希文一。欽遵施行。毋得違錯。不便奉此。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行閱文書到日。煩照勘合內事理。一併欽遵施行。須至閱者。天順元年七月初三日。臣類希惠孟希文。

上同宣至文華殿內奉

聖旨親問誰是類子後。希惠對曰。臣是誰是孟子後。希文對曰。臣是。

皇上又問。幾時來。希惠叩頭。臣從家裏來。希文叩頭。臣每過。

萬壽聖節便來。上指希惠曰。這到也老實。又指希文曰。你是孟子後。還有英氣在。

聖旨即賜筵宴。各賞表裏一對。花銀一定。次日謝恩。辭朝回去。遂將旨意書寫家譜。以見親承寵遇之榮。

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勅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父為脩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先賢論治天下之道。然也。肆朕舉隆盛典。於廷臣親之老者。命必及焉。矧在先賢之後。顧可以常制拘哉。爾孟克仁。乃孟子五十五代孫。今翰林院五經博士之父。克世其家。訓成令子。降年有永。惟德之徵。宜錫異恩。以示

褒寵。茲特封為脩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爾其祗承。

嘉命。用迓壽康。



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敕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母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褒顯群臣、必及其親者、所以廣推之仁而勸天下之孝也。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之母、柔惠端粹、閨儀素著、慈而能教、有子崇官、究厥本源、宜示褒顯、茲特

封為孺人、服此

隆恩、益綿福祉。

成化元年二月十八日、奉本府帖文為陪祭事、據經歷司呈、擬禮部儀制司主事張案驗奉本部劄付前事、成化元年三月初十日、

聖駕幸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所有孔顏孟三氏子孫、例合行取赴京、至期迎接

聖駕陪祀行禮、除衍聖公孔弘緒見在仍留外、其餘

林院五經博士顏議、孟希文合無本部差人、馳驛前去行取、另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顏孟氏族人各二人、仍照例一同馳驛前來、本年二月初一日、本部尚書姚等、於

奉天門題奏、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令行劄付本官、馳驛前去山東兗州府、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奏奉欽依的事、理、欽遵、行取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議、孟希文及孔氏老成族人二人、顏孟氏族人各二人、等因、到職、除依奉外、仰山東兗州府經歷司抄案呈府、即委堂上官一員、前去兗州府、照依本部奏奉欽依的事、理、除取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議、孟希文外、仍勅諭三氏族人、從公推舉平昔老成、行止端莊、無過犯紀錄在官者、孔氏族人五人、顏孟氏族人各二人、取具委官并各族人、不扶保結、連入、俱於本月十九日、送赴當職、以憑施行、毋得徇情、妄保、及延緩限期、不便、抄案官吏、先將不遵依、呈來、備蒙具呈到府、照得本府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六

委官一節。今照本府知事陳在任合委相應。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仰本縣當該官更照依案驗內事理。行取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顏議。仍拘集三氏族人。從公推舉。平昔老成。行止端莊。無過犯紀錄在官者。孔氏族人五人。顏孟族人各二人。取具委官并各族人。不扶結狀。連人俱於本月十九日送府轉送施行。奉此。擬合就行為此除外。合行移牒貴職。煩照案驗內事理。速便依限赴府。仍於本族推舉。平昔行止端莊。無過犯老成族人二人。隨同前去。仍將舉保過族人。不扶結狀。一樣四本。作急牒報。以憑轉繳施行。須至牒者。

○歷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

二代仲子。乃孟子之子。按家譜。仲子嘗從學於公孫丑。先儒趙岐註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者。非也。不仕。主奉祀事。

三代罍。不仕。主奉祀事。

四代竈。不仕。主奉祀事。

五代舒。漢高祖九年為雲中太守。文帝即位。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頓首曰。雲中孟舒是也。上曰。先帝置舒雲中。虜人舒不能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漢與楚相拒。士卒罷敝。舒知士卒罷敝。不忍言。士卒臨城死戰。如子為父。如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豈故驅戰之哉。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為雲中守。

六代之後。不仕。主奉祀事。

七代昭。博覽經史。該貫古今。漢為博士。

八代但。善易道。漢武帝時為太子門大夫。

九代卿。武帝時人。善為易。春秋授后蒼。疏廣。世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於卿。

十代喜。字長卿。從田王孫授易。故有孟氏易傳於世。漢宣帝舉孝廉。拜為郎。遷西曹掾長。

十一代鑑。不仕。主奉祀事。

十二代興。仕漢為尚書。

十三代竈。字伯周。少操行。漢章帝時為郡功曹。



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販買糧食。嘗到官。吏民病利。去珠復還。後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不得。追夜遁去。窮澤人慕其德。就居者百餘家。桓帝時。楊高薦之。竟不授。

十四代展不仕。主奉祀事。

十五代毓。漢桓帝朝。為濟陰太守。靈帝即位。轉太常。後為太尉。

十六代敏。字叔選。荷寵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問其意。對曰。既以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

因勸令學。知名。漢灵帝時。三公俱辟。並不屈。十七代光。字孝裕。博物識古。無書不覽。漢灵帝

末。為講部吏。昭烈定蜀。議即。後主踐祚。為符節令。此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

十八代康。字公休。魏明帝。為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

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鄉侯。註漢書。

十九代宗。字恭武。後避。吳主皓字。改諱。少從

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得可與氣類接也。讀書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軍吏。母在營。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後為鹽池司馬。自捕魚作鮓。寄母。母不授。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我。非避嫌也。母嘗筵冬未生。乃入林哀泣。而笑出。得以供母。嘉禾末。遷吳令。永寧中。為右御史。寶鼎中。為司空。生子揖。

二十代揖。晉惠帝朝。為廣陵太守。

二十一代觀。字叔時。少讀書。解天文。晉惠帝朝。為殿中中郎。後為黃門侍郎。

二十二代嘉。字萬年。性冲默。有遠量。備類咸敬。晉成帝時。庾亮鎮武昌。版為觀學後事。舉秀才。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桓溫參軍。溫重之。重九。燕龍山落帽事後。除尚書刪定郎。不拜。穆帝。聞其名。賜見東堂。以脚疾不仕。拜起。詔使人

扶入其見優禮如此。

二十三代懷玉。晉安帝時。後宋武帝平京口。定建業。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廣濟通都。以戰功為中軍諮議參軍。偕平。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

二十四代表。字武達。仕齊為馬頭太守。元魏太和。擢郡縣魏孝文帝。除南兖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縣侯。後封汝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贈兖州刺史。謚曰恭。

二十五代斌。事元魏孝文帝為右丞。

二十六代威。字能重。元魏孝明帝朝。為東宮齊師羽林監。累遷汝野鎮將軍。鄧閔帝除大鴻臚卿。贈司空。

二十七代恂。不仕。主奉祀事。

二十八代儒。不仕。主奉祀事。

二十九代景。事隋煬帝為齊陽郡守。

三十代善。諡隋恭帝時為河內通守。

三十一代說。唐高宗朝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武后時為春官侍郎。相王召為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睿宗召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名所居為子平里。有食料本草傳於世。

三十二代大融。唐玄宗時隱王屋山。

三十三代浩然。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唐玄宗詔浩然問其詩。浩然自誦所作詩。至不才明主棄。上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張九齡守荊州。辟置於府。府罷。病疽卒。

三十四代雲卿。唐肅宗朝為校書郎。

三十五代郊。字東野。少隱嵩山。有詩鳴于世。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漂陽尉。唐憲宗朝。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署水陸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謚曰貞曜先生。

三十六代常謙。唐德宗朝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憲宗加朝議大夫。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

安州防遏兵馬使。

三十七代遵慶不仕主奉祀事。

三十八代瑄唐元和未召不仕主奉祀事。

三十九代方之唐僖宗朝為昭義節度留後。

四十代承誨事後晉少帝為太府卿。

四十一代漢卿事後周世宗為左羽林大將軍。

四十二代貫工詩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

之句。後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吊民何謂有

巢無主因不用主奉祀事。

四十三代昶不仕主奉祀事。

四十四代白不仕主奉祀事。

四十五代寧仕宋仁宗景祐四年龍圖閣直學

士孔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鄒四基山問

其後得寧後薦于朝授鄒縣主簿。

四十六代存不仕主奉祀事。

四十七代況不仕主奉祀事。

四十八代彬不仕主奉祀事。

四十九代在值兵革浩蕩不仕主奉祀事。

五十代德昌字明甫不仕主奉祀事。

五十一代祗祖字性善元至元二十九年特授

益都路儒學教授後陞東昌路在平主簿復

遷泗水尹兼管諸軍與魯勸農事。

五十二代惟誠字致明不仕主奉祀事。

五十三代之浩不仕主奉祀事。

五十四代思諒任鄒縣主簿。

五十五代克仁不仕主奉祀事後因子仕

國朝天順三年贈為脩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

五十六代希文

國朝景泰三年七月十二日欽奉

聖旨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歷代祭文

宋寧宗四年配祀宣聖祭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後生孔子百有餘歲其知

聖人如親見之。辟闢揚墨三聖是承扶世道民

以登配祀謹以制幣牲齊潔盛庶品式伸常典



從祀配神尚享。

宋寧宗五年頒降州縣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知言知德。亦克允蹈。攘剔異端。以承三聖。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明薦。尚享。

國朝頒降祖廟春秋二祭祝文

維年月日。五十六代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敢昭告于

先祖鄒國亞聖公曰。言必仁義。道惟堯舜。扶植弘綱。千載攸賴。今茲仲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用伸虔祭。以利國侯樂正子配。尚享。

洪武六年知縣汪繼道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生當戰國之時。克明性善之道。非堯舜則不陳功於神禹而可並。上承三聖。道統綿綿。某忝膺

朝命。來牧是邦。惟公之道德。是所景慕焉。辨香致敬。公其鑒知。尚享。

洪武七年通判徐原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被三遷教。為百世師。尊王賤霸。非堯舜之道不陳。養氣知言。惟孔聖之傳。是式功高神禹。今古所宗。某學公之學。尚公之志。忝膺朝命。佐治濟邦。今以王事經過。敬具菲儀。謁廟公其鑒知。尚享。

洪武八年六月同知賈巖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遵三遷教。著七篇書。當戰國分爭之時。闡聖賢性學之秘。黜霸功而明王道。息邪說而正人心。統紹宣尼。功配神禹。非亞聖命世大才。其克若是乎。某忝以公行道經鄒邑。敬謁廟庭。仰承盛德。謹告。

洪武九年春二月日山東按察司僉事程思道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余生於千載之後。仰慕千載之上賢者。何也。嘗聞前聖之道。既絕而復續。異端之說。既盛而復息。人心既邪而復正。而孰使之然也。嗟乎。鄒國亞聖公之功也。今因巡歷過其



里瞻其廟、禮其像、面其孫、儼然如親炙之敬者、豈無自然而然哉。謹告。

洪武辛亥三月日、縣丞鄧原忠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知言養氣、尤有實學、性善一語、大哲人心、平異端而道學以明、承三聖而道統以續。況茲鄒邑、公之闕里、斯民被其德教已深矣。恭禱膺朝命于茲佐理、凡公之所以論為政者、願取法焉。微才弗克、公其相之。謹告。

洪武十三年、

燕王過鄒致祭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學繼孔子、德為亞聖。茲者欽承

上命之國、道經于此、謹遣奉祠副余清遠、以牲醴致祭、伏惟鑒之。尚享。

洪武十四年秋十月有二日、豫章余植敢昭告于鄒國亞聖公曰、韓文公有曰、堯以是傳之於舜、舜以是傳之於禹、禹以是傳之於湯、湯以是傳之於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亞聖。亞聖沒、不得其傳焉。朱文公又曰、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止焉。然則孟子續千載道統、不傳之緒、以垂教於萬世、所謂後孔子而聖者也。亞聖大材、豈虛譽哉。某道經鄒里、恭謁廟庭、不敢以當祭者、謹捐俸金以貽孟氏之賢子孫、交道主祭者為秋祀之一助云耳。

洪武十六年、知縣朱敬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聞開楊墨之功、不在於禹下、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當異端害正道之時、人欲壞彝倫之際、不有先覺、孰任斯文。某生當千百年之後、叨讀七篇仁義之書、每思瞻仰路輿時、建不如所願。欽奉

明命、來長鄒邦、天遂其心、謹以割饗之儀、用表誠敬。伏惟尚享。

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三月朔日、

欽差提督山東學校按察司僉事畢瑜謹告于鄒國亞聖公神位前曰、於乎、三代以下、正學不



儒藏



明邪說行天下久矣。吾夫子沒而微言絕。不  
豪傑如公者出。人孰知薰蕕非仁。為我非義。人  
性本善無惡。又孰知王道當尊。霸功當黜。然則  
夫子之後。不可無公也明矣。公嘗之齊。之梁。之  
滕。拳拳以興學教民為務。惜當時皆莫之用。今  
聖天子在上。王道大行。教養熙熙。茲欲率諸生皆明  
正學。且知孝弟忠信自鄒魯始。公其鄉人也。幸  
相之。以道我書。食之。蓋謹告。

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十二月壬子朔越二日癸

丑南京吏部尚書錢溥奉

勅致仕。偕南京右軍都督府同知王銓。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溥嘗讀仁義七篇。而知人性之  
善。夜氣之存。是以終前聖之緒。又嘗考世族一  
譜。而知孟仲子之為子王。守之訪墓。猶存。足以  
祛後世之惑。而今也。自京師老諸。及鄒見原  
泉混混。嘆道跡之彌深。仰巖山巖巖。感氣象之  
如在。敬奠一觴。用酬遺教。溥等

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七月甲戌朔越三日丙子  
鄒縣知縣張泰先。因本廟祭器損失。特捐已俸。  
製以琉璃。器完就。於是日謁廟告成。禮行釋菜。  
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學本宣尼。道宗堯舜。仁義  
七篇。千載垂訓。泰讀公之書。行公之學。補報於  
公。祭器是作。今茲完備。獻于廟庭。禮行釋菜。敬  
將以誠。惟公德明。輔我以政。庶事平康。  
君國是慶。尚享。

歷代題詠

元 孟廟落成詩二首

易貞主簿

四海衣冠仰聖門。千年廟貌道為尊。泰山氣象  
岩岩在。鄒國英風凜凜存。柱石斯文闡世教。棟  
梁宗祀見雲孫。勾稽式遂遊歌頌。再拜同沾罔  
極恩。

亞聖有孫能報本。一堂新構不忘初。發揮鄒魯  
文風盛。經始乾坤劫大餘。世伯隆平千載運。道  
存今古七篇書。況逢

聖主興儒術奎璧光芒夜燦如。

謁孟廟

吳能知縣

郭城樓郭白雲邊林木蒼蒼尚歸然金石勲封  
知幾代蘋蘩薦祀已千年雨苔寂寂迷書屋秋  
穀離離滿墓田今日丹青繪畫邑人猶說子  
孫賢。

國朝

黃仲芳參議

郭城南面嶺山岑亞聖遺祠振古今王道累陳  
功濟世機絲初斷毋勞心雲飛盡棟開金碧樹  
繞門牆帶夕陰冠冕堂堂嚴祀典清風百世播  
徽音。

楊貢御史

喬木參天繞古祠晚從堦下拜先師泰山北斗  
瞻依處烈日秋霜辨論時仁義七篇蒙啓迪綱  
常萬世賴扶持乘駟有幸來鄒邑遠想儀形不  
忍離。

薛宣大理卿

鄒國故祠古道邊滿林松栢帶蒼烟遠同闕里

千年祀近接宣尼百世傳獨引唐虞談性善力  
排楊墨絕狂言功成不讓湮洪水萬古人思命  
世賢。

茅大方都御史

鄒國城南有舊祠是流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  
三遷弟子聖今為百世師故里尚傳羞俎豆新  
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  
利辭。

林榮御史

紛紛功利惑當時斯道綿延一綫垂力掃滯邪  
繼周孔高談仁義斥秦儀長松欲拔繩先繫大  
厦將傾木已支千古嶧山山下廟路人來往不  
勝思。

桂孟知縣

七篇述作振儒宗紹聖恢弘蓋代推楊墨已歸  
王道正齊梁未悟伯喈空書藏老屋蒼苔雨廟  
枕荒郊古木風藻薦一盃洗斷礎擬將微力效  
前功。



儒藏

孟廟落成贊

邠幼學鄉人

鳬嶧之陰坤靈孕秀爰毓亞聖光前繼後亞聖  
謂誰粵維孟氏道統傳心上接洙泗楊墨路塞  
大道標荆儀秦縱橫治教不行不有哲人生民  
龔言邠實有廟享祀維豐祀享之豐崇德報功  
兢兢攘捕毀于兵燹曰薦曰祀禮弗獲展繫彼  
孝孫孝孫思諒新廟是作遐邇瞻仰牲幣載陳  
豆蓬蒿蓋聖道昭明天地終始

謁廟歌辭

段明德食事

明德巡歷至邠躬謁亞聖公廟瞻仰之餘乃作  
歌以寓蠲測之意歌成俾其五十四代孫思諒  
習之以祀神歌曰三聖不作世遠言湮衆泄泄  
予上拒孔子相去獲麟百餘歲子楊墨塞路惑  
衆誣民亂罔治子儀衍連合邪說紆紆人欲肆  
子馳倭騁偽孰猶薰國殄瘁子有開必先山  
川出雲時之至子哲人挺生獨任斯文出其類  
子泰山岩岩配禹超荀功業熾子命世亞聖醇  
乎其醇崇仁義子紹先繼舜道傳其身願不墜

子貴王賤霸統本塞源拯其弊子性善微旨養  
氣知言理昭晰子萬世作則泚我後昆聞盲瞶  
子聖賢既沒名教實存宇宙利子鳬嶧炎災洙  
泗凶云秀所萃子墓木葉翳萬古夕曛儼清閔  
子春秋歲事有莘諸孫信不墮子牲牲既潔或  
炙或燔神莫啗子清醑醑肅肅且孔陳禮延脩  
子鍾磬琴瑟無傷奪倫子於禮嚴靈來  
格明禋保我嗣子崇武三年春正月日奉議大  
夫山東按察司僉事段明德拜手書

謁廟歌

朱裡太僕

惟昔仲尼沒世道日已晦楊墨乃塞路四海方  
橫流儀秦肆奸欺獲麟下諸侯朝縱復暮橫流  
毒遍九淵姦孽毒婦態媚誰非自羞不有聖賢  
作斯世誰為謀維公繼道統獨任蒼生憂異端  
既去關放心知所求若若泰山象嶽凜冰霜秋  
歷聘過齊梁正議不見收王政與經界足知公  
大猷知言從養氣足見公所脩狂瀾砥柱絕  
學師孔周坐令戰國間治與義黃作戎夷



牧東上及魯鄒子馬拜公像。楚漢忠旅酬。嚴如在正氣。文震旅。

謁廟辭

徐有貞都御史

有貞祗命

帝制治水土東。堯。維載期。脩。濟之功。亦既告成。乃循山導泉。周行泰岱。徂徠。地。由曲阜至鄒。嶧。祗

謁

先聖先師林廟。時孟氏。先祖。翰林院五經博士。希文。而山東藩。魯。陳雲鵬。定同謁焉。瞻拜之際。岩岩之氣象。儼如生觀。而親炙之也。爰賦泰嶧之篇。以識承學景仰之意云。曰。巍巍泰嶧。有孔聖。岩岩嶧山。寔生鄒孟。維孟繼孔。為我先師。學繇慈訓。才亞生知。王迹既熄。麟經絕筆。術變申商。道亂楊墨。人心陷溺。其於洪流。夫子拯之功。與禹侔。一則曰仁。二則曰義。仁義之外。所不言利。其黜者伯。其尊者王。一時之短。萬世之長。伊予小子。去後千禩。學益之學。事禹之事。事也匪易。勉斯成之。學也未至。進斯精之。

大君之命。豈敢怠違。先師之訓。矧敢或忘。河決既治。嶧山及鄒。載訪林廟。來觀來游。爰既藩參。亦有雲孫。故將釋菜。頻繁必芬。浩然之氣。凜然如在。尚昇予明。傳心千載。景泰六年夏五月七日。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東海徐有貞拜手謹書。

謁孟廟

徐叔食事

素王既沒已多年。繼統當時屬大賢。仁義功勳垂七國。詩書世澤賴三遺。斯文不墜泉歸嶧。聖道重明日耀天。廟食而今千百祀。綿綿瓜瓞見曾玄。

程敏政中書

緬仰遺容倍慕深。岩岩氣象重南金。養成慈母三遺訓。力正生民萬代心。仁義擴充開閉塞。波瀾頓挽起湮沉。謾追往日雄辭辯。盛大流行法古今。

金湜太僕丞

道從東魯得真傳。其奈時逢戰國年。世尚儀秦

心易失人歸揚墨所難痊先師自廣知言地後學  
誰通養氣天北斗牽山千載下經過有客拜祠前

求鐫食

高談仁義鄙蘇張。力救人心距靈揚。拔本塞源昭  
烈日。尊王賤霸滅枝霜。九州鼎蹟功何下。萬世宣  
尼道有光。泰岳岩岩瞻白雲。千仞樹蒼蒼。

李儼

大賢派出世。卿家屈聘歸來。慶已華。書者之篇傳。  
蘊奧道。三聖開。淫邪苟。鄉性惡。那能比神禹功。  
高未易加。母氏遷居。貨善誨。榮封特賜。重褒嘉。

張憲御史

絕學遺經。頡有傳功。高神禹祀。綿綿有年。封詔雲埋。礎千古文章。日麗天行。徑林南嶺。野鳥祭田畦。滿灌春泉。曝書堂下。三遷地。共說師範母更賢。

熊璋訓導

異端競起。如絲夫。是將傾力不盡。有寸心陳  
善道。竟無二語用實時。清永混濁流。并獲香苦若  
君幼全儀。扶世賢。則所經事也。而仁義古今垂。

孔易擲筆訓

克循慈母教三遷。姐豆雍雍至大賢。明辨齊梁  
心愈正。開除楊墨志彌堅。曝書臺古依然在。斷  
織機尚不浪傳。有幸偶從祠下謁。松揪薌鬱參  
參天。

汪彛民己未進士

吳端揆、撰杏壇靈天命先生啓衆蒙仁義七篇、  
承訓誨、廟庭一旦、識儀容。知言不是髡秦辨、養  
氣原非黜舍雄。五尺兒童談性善、至今千載果  
誰功。

吳從周進士

聖道將湮。權義無先。師重。臺成。揚朱。虛名干祿。紛紛輩。若到公祠。輒疾趨。

題孟子

高某僉事

當時戰國尚兵權。難屈留中浩氣然。臧氏九泉  
揚墨倒。至今孔孟道如天。

趙鼎知府

戰國縱橫際、姬周喪亂餘。聖經幾掃地、爲着七

篇書。

題孟母斷機堂

朱裡太僕丞

亞聖當年齒尚孩。三遷家近曝書臺。夫人不斷  
機中素。那顯經綸命世才。

劉濬鄉學教諭

鄉人道學重千年。應賴當時母氏賢。試問竭來  
機不泚。孔門遺緒竟誰傳。

葉聰 未嘉人

行行出城南。幽勝紛感觸。三遷已無人。空堂枕  
城足。堂前玉樹長。堂北萱草綠。悠悠思孟軻。母  
德溫如玉。機絲雖已斷。道統於焉續。誰為阿母  
慈。戚戚恩意篤。偏愛不知勞。乳食生鴆毒。所以  
古敬姜。荒淫成文歎。歎乎亦何為。終成敬姜哭。  
何如欲機娘。懸懸發良勗。貴子命世才。高攀孔  
顏躅。異教歸掃除。遺風洒末俗。我生千載後。舉  
頭遙相矚。登堂三嘆餘。狂歌馮心曲。

馬鞍山孟母墓

汪舜民

古今相去二千年。猶有佳城古道邊。若不三遷

成子聖封雖馬鬣也徒然。

劉濬教諭

馬鞍山色碧崔嵬。孟母泉扉閉綠苔。昨夜秋風  
帝促織。家人疑是斷機來。

孟母墓祠贊

定齋馬譽

賢哉孟母。性行異常。惠心貞節。守已端莊。鄉居  
鄒邑。處鄰惟良。三遷之教。千古名香。歷代奉祀。  
血食廟堂。子為亞聖。配享素王。母子之道。千載  
彌光。後為母者。聞風激昂。咸知訓子教之義方。  
敬慕作贊。勿謂斐狂。

四基山孟子墓

胡紫山題

鄒魯相望一舍過。四基山下塚是我。千年正路  
乾坤大。一片荒祠草棘多。書着七篇功不朽。母  
非三徙道如何。泰山大字豐碑在。讀罷徘徊重  
拊摩。

施淵主事

七雄爭戰國。立墟幸得天生。命世儒斯道遠承。  
群聖統嘉言。脩載七篇書。景墳雲鎖青山暗。古



儒藏



水烟涵夕照。虛後學有緣。祠下拜。不勝仰慕重  
嗟吁。

彌天章題

古廟遺鄒邑。荒墳對孔林。詩書慈母訓。仁義仲  
尼心。浩氣持剛正。群辭破道淫。文章垂千古。後  
裔仰遺音。

劉惠逢山人

生平浩氣飽曾懷。萬古推真命世才。吾道若非  
公自任。墨揚塞路有誰開。

子思書院附

中庸精舍

劉濬教諭

鄒魯當年道欲終。天教思孟擅高風。一區精舍  
環書百尺書。基倚碧欄楊墨已。箱三寸舌。拒  
文休數片時功。爲飛魚躍今猶古。千載蒼生入  
穀中。

胡選訓導

異端崛起忽如蠶。正道當時漸失宗。惟有聖孫  
憂最切。一聞精舍作中庸。

曝書臺

朱裡太僕丞

古文載汗簡。結繩貫其首。竹筴難漆書。字跡咸  
糾斗。章編昔三絕。茲事傳萬口。子思繼聖傳。歲  
月殊未久。不應其所讀。易紙而易朽。高堂雖舊  
基。疑信將奚究。臨風自沉思。是也還或否。

桂孟如縣

幽機堂畔曝書臺。古道經今半草萊。試問碧梧  
霜後月。九霄鳴鳳幾時來。

汪祥民已未進士

王事東遊因訪古。曝書臺上試登臨。臺高休問  
何人築。書在須求述聖心。

劉濬教諭

沂國書臺何處尋。鄒城南面對寒林。千年道在  
人應遠。一代碑荒迹已沉。世換任從蝌蚪廢。功  
成不計蠹魚侵。可憐索隱終何用。誰識中庸萬  
古心。

樂聰永嘉人

臨高臺。臨高臺。古人跡跡生蒼苔。蒼苔白石空



復爾。古人雖三心不死。中庸一字直千金。分明如見當時心。當時紛紛異端起。聖人不作誰能止。子思突起前聖孫。大開吾道國妖氛。手扶天地數千歲。前已無人後無繼。坐將巨筆揮天揚。星宿日月歸文章。中庸作成欲誰托。獨立書臺望寅廓。致君堯舜非無才。鳳凰一去何當回。有時攤書向臺上。烈日爭光九千丈。政悲四海空無人。豈知有子居西隣。西隣阿軻鳳凰子。翩翩隨母西隣裏。忽然舉翮上書臺。啣得中庸歸去來。傳經心事亦已足。一統千年道相續。我今悵望書臺裏。長歌一曲萬里來天風。

○歷代脩建廟宇碑文孟勇斷機堂子思書院碑文附

### 新建孟子廟記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爲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撥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

無君無父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而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歐天下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而不墜。故楊子雲有言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余以爲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洪水橫流。六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東唐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已任。常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



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志之。復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跡者。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時大宋景祐五年歲次庚寅六月六日。泰山孫復記。前萊蕪監判官。將仕郎。秘書省校書郎。張碩書。號略陽。秘篆額。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給事中。知兗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又管勾仙源縣景靈宮大極觀。提舉鄆濮等五州軍兵甲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曾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道輔立石。

先師鄒國公廟記

孟子葬鄒之四基山。旁冢為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列一品戟於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里。先是嘗別營廟於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毅郎邵武朱正數其土圯木摧。不稱虔恭尊師之意。欲出已俸完之。縣士徐敦曰。廟瀕水。丞壞不四十年。九五經更脩矣。若許改卜。夾壇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數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於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為殿。安神棲繪群弟子像於兩序。又為孟氏家廟於其東。以揚雄韓愈管仲尊孟子。又為祠於其西。重門夾廡。壯麗闢。與山中之廟輪奐相輝矣。於是求文以記之。夫聖人之道。甚易知。甚易行。充之至。不可勝用。而其極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其



唯誠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者一道。孔子之沒其孫子思得之以傳孟子故孟子之道以誠身為本其治心養氣化人動物無一不本於誠。凡著書立言上以告其君下以告於人者必本仁義祖堯舜亦無一言不出於誠也。故於滕文公則言必稱堯舜而於齊王則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蓋其智誠足以知堯舜又自知誠可以行堯舜之道。又知果得行其志則誠可使吾君為堯舜而吾民皆為堯舜之民。故以此自任不敢有毫髮之偽以欺人而誣天也。其論君臣之際則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其論什一之法則曰重於堯舜者大桀小桀輕於堯舜者大貉小貉。其論仁智則曰堯舜之智急先務堯舜之仁急親賢。稱伊尹能以此道覺此民而謂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非誠知堯舜者能言之乎。雖當時之君尚權謀相傾奪上下交趨於利而未嘗撓一言以求合焉。非天下之至誠篤於自信者能之乎。孟子

之沒道失其傳至有假其說而以偽言堯舜者。始說其君以帝道則既不合而之王中說其君以王道則又不合而之霸。是志於求合而以偽欺其君者也。口堯舜之說以賈其高。躬申商之術以濟其欲。是以偽欺天下而賊其君者也。昔之為縱橫之說者不過怵人君以利害強弱之勢爾其偽易見。若夫假帝王堯舜之說使人君慕其高而不虞其姦則其偽難知。作於心害於政其禍天下甚於楊墨故不可不辨。以監天下後世竊孟子之說以為不義而自比於孟子者宣和四年十月十五日朝奉郎監察御史苑裏孫傳記。迪功郎新泰學正閔望孔端端朝書。承議郎秘書省校書郎長安樊察篆額。

重修鄒國公廟記

大哉聖人之道天下日用久而無弊者也。上焉唐虞禹湯文武之君其道行其教立仁義禮樂刑政靡所不備而民用丕變日趨於治矣。下逮孔子得帝王所傳之道而無位以行作為經術

垂訓闡教俾天下後世恒必由之聖日昭然輝映千古周秦夫子沒橫議肆行紛紛籍籍指誰適正甚者揚墨以邪說誣民持為我兼愛之論亂君父之教充塞仁義其害人也深矣揚墨不負聖人之道不著孟子為此懼故能養浩然之氣承三聖明六經距淫辭設行使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亦聖人之徒也昔禹平洪水人免昏墊萬世賴其功孟子能以道拯溺消天下率獸食人之患者信其功不在禹下矣噫百世必祀可謂至德天下尊師重道用王者之事通祀於先聖國開鄒封公其爵而與享春秋之奠並立乎聖人之域者人宜知尊孟子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孔子生於魯曲阜則林廟之奉尊崇顯矣歷代有加而無替距鄒僅一舍在四基亦有孟瑩之舊祠宇巖立于縣之南就文明之地而廟復建列高第公孫丑萬章之徒其尊信猶在魯矣磨以歲月上揀下字又則斯弊泰和八年夏六月王公

瑤來知是邑視事之初敬謁祠下徘徊瞻視適議遽新之方思政利民力未暇給越明年吏民洽和皆服其教不待勸率而富者相與出其貲巧者相與獻其技辨者以言壯者以力咸樂經營作新其廟正殿奕奕廊廡延接四迴而周外達通衢重門以闢增其宏麗又東北別立其室以尊考妣慈訓宛然如在得其時制士民悅之厥功告畢特加擅祀因矢言相告曰聖賢之道昭昭乎其明矣由之者治不從之者亂亘古今歷萬世與天地相終始矣而欲贊其美者雖一言以為贅而廟之舊新曾不能加毫末之損益然思尊德教者宜何如哉且釋老雜儒教行乎中國而樂誕泥空者唱其說於其間至有竭貲產以創塔廟者於明教之地反不之顧今令獨鄒魯之鄉親被聖教之久俗尚禮義今又欲因其俗以尊之道弘教尊愈久愈顯而帥帥不賢其誰能稱之哉明其言知其善樂為之書奉訓



大夫知泰定軍節度副使兼兗州管内觀察副使提舉學校常平倉事騎都尉天水縣開國男倉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伯成撰內族定遠大將軍世襲右禿魯猛安輕車都尉開國伯食邑七百度金源從傑書正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管勾先聖祀事兼世襲曲阜縣令上輕車都尉曾郡開國伯食邑七百度孔元措篆額大安三年六月十五日宣威將軍前行滕州鄒縣令兼管勾常平倉事上騎都尉太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王瑀重建宣武將軍前鄒縣令兼管勾常平倉事孟潤立石

鄒國公墳廟之碑

魯之廟食千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兩祠而已孟子鄒人也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南鄙也至繆公時改邾為鄒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勢回旋掩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壕而西之古人傳之曰因此山川之

秀而孟子生焉今魯國鄒興鄉鄒儒里即其地也其先魯公族孟孫之後公夙喪其父母季氏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鞠育其子有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博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合從連衡為賢以權謀譎詐為事先王大道幾於掃地異端蜂起邪說蠅興若揚朱墨翟放蕩之言至於塞路公嘗歎曰揚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於是距而闢之由是聖人之道振而復起久而愈明真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遂以儒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于行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欲與攻其邪心說梁惠王以仁義為利國之術二吾猶不足又能禁哀公於口舌之間斯皆雖知推尊之意終莫能聽納其言耶沒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後人遂著書七篇繫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功以為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為齊卿時將赴變而歸葬於魯也今在鄒興鄉馬鞍山之麓



者是也。公之卒也，葬於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郛城東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軻塚在焉。今四基山者是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人之高第配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祭塚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尚書呂公著言於朝曰：孟子有廟在郛，未有封爵載在祀典。況先儒皆有封爵，孟軻氏萬世所法，厥惟舊邦，古有祠宇，宜封爵以示褒崇。遂特加郛國公。元豐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脩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掃。宜其後嗣蕃衍，詢其族派，得孟寧、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散謁祠下，因撫其實而紀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猗歟鄒公，運逢姬季，挺秀郛城，賢同因利，幼被母教，長師聖孫，辯匪好辯，言為知言。學長詩書，性樂仁義，高行勵辭，離倫絕類，轍環諸國，始以道鳴，方鑿圓柄，卒老子行。著書

七篇，根極理要，揆叙包羅，開遠微妙，授邪樹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辭闡揚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九礫諸子，醇乎其醇，百代而下，子孫說說，四基之陽，佳城遠宇，魯邦所瞻，令名千古。貞祐元年秋九月十一日，柯亭孫弼謹記。孟氏四十七代孫寬立石。

騶國公廟碑銘

騶孟子廟，有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於墓旁，後自墓旁徙縣東廟。宣和三年，令朱正復徙南門外。金泰和間，令王瑀葺之。甲戌，毀于兵，惟門垣在。幾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資力四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元貞元年，進義副尉達魯花赤木忽難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尉趙國祥以建學餘貲，崇兩廡，與堂稱九十四間，新其增庭級道，屬頤掌教考特牲饋食禮傳春秋放衍行焉。正配神西鄉之位，徹旁祀之不如法者。廟成，司侯請記。頤讀墓旁廟記，舉闕揚墨之一事。南門廟記舉稱堯舜之大綱，顧皆有



孟子之一體而未能得其體者。孟子學足以紹往聖之正傳。才足以立百王之大法。豈惟千餘載之後。莫能知之。雖當時及門者。亦未能窺其奧。是以出處之際。仲子詭其說。辭受之間。陳臻致其疑。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未聞默契。蓋知言養氣。得天地之性。善。擴前聖所未發者。其學也。談仁義。熱功利。貴王賤霸。以正人心者。其志也。周衰禮廢。諸侯惡其害已也。而去其籍。先王紀綱法度。辨上下。定民志者。未見存十一於千百。而三年之喪。井地之大略。班祿之等差。於文字廢缺之餘。奉帝王之大經。而合時指之。宜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賢諸鬼神。而無疑。有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而觀。以其才用天下。君帝者之世。則畢莩。搜契。君王者之世。則伊尹。周召。奈何無舜禹也。無湯武也。時君昏庸。謂迂闊於事情。宜矣。後世英明之主。亦指君臣一二語。以為言。豈能探其學。觀其志。而知其才也哉。世無真儒。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

那說証民充塞仁義之言。至斯極也。司馬遷取荀卿傳。傳僊非其倫。又班以雕龍名。數讀以方柄圓鑿。趙岐釋其言。亦不過謂長於譬喻。其於詩書而已。微韓愈一言。孰知孔子沒。獨孟子傳得其宗也。那韓子既有是言。宗孔氏者。尚或非之。或疑之。嗚呼。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難明也。久矣。然則欲知孟子。質諸關洛諸君子之言。庶幾信而有徵。固不在多言也。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定九章。衣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廩。連華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疑承陽伯。舊別祠。成都伯。楊雄。昌黎伯。韓愈。今遷附焉。既。嘗廟。司侯命。禮事如禮。銘曰。天地儲精。聖賢所資。或厚或薄。錯綜不齊。虞夏商周。各會元。



之期。禹皋伊呂兮。見知聞知。期月不用兮。空歎  
悠道。其居甚近兮。世未遠而。夫欲平治兮。舍我  
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  
我悲。書徒存兮。旨則微道。在邇兮。夫奚疑。千六  
百祀兮。也厥施。山鳧繹兮。川泗沂。廟奕奕兮。神  
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幾。庶有印于其心兮。載  
歌銘詩。元貞元年八月朔日。進義副尉達魯花  
赤忽哥赤立石。登仕佐郎孔顏孟三氏子孫教  
授導江張頌撰。中議大夫同知福建道宣尉使  
司事趙文昌書。翰林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李謙題額。

元太師右丞相過鄒祀孟子碑記

至正十二年龍集玄默執徐秋八月。太師右丞  
相以河南妖賊鼓惑愚氓。盜兵扇亂。陷據城邑。  
殺掠民庶。久未戡定。恐貽皇上憂累。自請命分  
省于外。親董六軍南下。大震天威。肆伐徐方。指  
揮虎旅。勦滅醜類。猶泰山壓卵。摧枯拉朽。不足  
喻其易也。道經鄒邑。以孟子林廟在焉。仰感德

高風。乃遣使備禮。偕邑令具牲幣。盛代致祀  
焉。庸展肅恭之忱。庶盡尊崇之義。使聖賢之教  
由是而興。鄒魯之風由是而振。所謂以禮義為  
干櫓。以忠信為甲冑。說禮義而敦詩書者。復興  
於昭代。用儒術而陳俎豆者。再見於聖朝。既獎  
明乎文教。必克定乎武功。其於擴清冠亂。綏輯  
群黎。奏凱而還也。可倭而待矣。嘗謂孟子以命  
世亞聖之才。當戰國縱橫之秋。異端並興。邪說  
誣民者衆。天下學士隨風而靡。不歸揚則歸墨。  
孟子於類。波洪潰奔注之際。砥柱中流。壁立萬  
仞。距楊墨闢邪說。使堯舜之道復明。周孔之學  
弗墜。人文宣朗。以迄于今。先儒以為功不在禹  
下者。誠哉是言也。今太師右丞相世篤忠貞。服  
勞王家。敷庸煥赫。煌耀今昔。粵茲南征。軍旅之  
間。不忘俎豆文教。方之大禹之征苗頑。周公之  
討殷叛。魯公之平淮夷。徐戎可齊。駕於千古矣。  
至於設庠序。興禮樂。民俗還淳。光開泰運。頌聲  
洋溢。直旬朔之間耳。如是則豐功偉烈。與聖賢

之道同垂於無窮也哉。頃曰。肇鄒孟氏。亞聖顏  
姿。遺傳周孔。學紹曾思。雖偶息邪。知言養氣。發  
先聖真蘊。及百世永相南征。薄伐徐戎。道經鄒  
邑。敬仰高風。遣使致奠。牲幣豐潔。儀文肅穆。神  
人歡悅。丞相南征。肅將天威。六師嚴整。如虎如  
貔。金戈所指。海宇清夷。徐方經略。如枯見摧。孟  
相之勲。孟子之德。烜赫宇宙。勒茲樂石。播之絃  
歌。頌聲洋溢。遐邇流芳。百世無斁。至正年月日。  
江浙參知政事楊惠撰。

### 鄒國亞聖公廟興造記

亞聖公生乎鄒。傳先聖道。垂訓萬世。累代欽崇。  
官為設祠。俾子孫守之。脩奉祀事。禮也。

聖朝奄有海宇。誕脩文教。以泮生民。所崇其祠宇。  
以上公爵。應合禮締。構嚴倫。然歷茲久。凌風  
震雨。不無損缺。曲阜張君銓尹鄒之明年。寔至  
元二年也。以興脩為已任。迺與僚屬議曰。補鑿  
起廢。所司之責。矧亞聖乎。可發廟帑。募資以舉  
是役。皆悅從。於是首與巨石。鐫至順元年加封

詔文。以諭無窮。即庀工買材。旬月之間。品料畢集。  
徹弊易朽。載登載榮。既興既覆。且塗且塋。所重  
立而新之者。兩廡及神門二重。室以楹計者二  
十。資以楹計者三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六  
十。有一工以數計者四千一百。凡八閱月而訖  
功。靈星靡木。冒雨數朽。三年春。又崇起宇庇之  
其壯麗深嚴。益可觀仰。又於通衢立石。以表祠  
所。凡易物僦力。必稱其直。民無所擾。君非事奪。  
必日至指示。務極堅緻。既畢。落五十二代孫族  
長孟惟恭。佾邑耆儒馬亨。率儼造質請曰。邑大  
夫完吾祖廟。勞心焦思。致誠盡敬。所以体  
上命崇文化。寔為至矣。其功可容泯耶。願文諸石。  
以勵將來。質忝學聖門。未敢固讓。竊推公惟明  
往聖之心。發其未發之蘊。異端之惑世者。廓如  
也。俾萬世人文炳如日星。憂時救弊。功不下焉。  
張君拳拳周旋寅奉。可謂知所本矣。同僚監邑  
醜思主簿王聚。皆純雅廉幹。而相際偶所。同寅  
協恭。克終厥事。族長惟恭亦賢孝勤敏。孜孜致



力祖述未嘗少懈。所謂肯構肯堂者。故并書之。  
德州牧溪鄭質謹記。至元三年丁丑夏六月日。  
宣聖五十五代從仕郎濟寧路曲阜縣尹兼管  
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孔克欽書。

鄒國亞聖公石刻像記

岱嶧秀萃鄒魯。聖賢是生。宣父開萬世教基。而  
孟氏寔光前後。蓋時有先後。道無古今。莫祖憲  
於前。姚虞三代功德雖盛。而詩書殆且無述。非  
廓大於後。則正塗壅底。有不必歷世滋久而侏  
離左社矣。是故闢邪說。弘仁義。正人心。於洪水  
橫流之日。孟氏之功莫大焉。乃千數百年于茲。  
孟以忝蒞此邦。既構祠舍。奠孟氏長之全賢。與  
祠思諒與群昭穆咸在。因訪殿初有塑像。近燬  
于兵。爰取諸林廟所祠小石像是也。有克乎。曰  
始未有也。既而思諒以其姪克明持圖像來請  
刻石。予曰。意不瞻泰岱。思知升高之自下。未開  
溟渤。烏知觀水之於濶。舍齒戴髮。血生以生。而  
宗師聖賢。將何以並兩儀而參三才之名稱矣。

是像也。傳之天下後世。使仰慕者因容以求德。  
由器以見道。何物以名。則夫士之希賢。賢之希  
聖。將不外此而得矣。像云乎哉。謹述贊曰。鄒有  
亞聖。緒承文宣。蒙教三徙。著書七篇。列國兵爭。  
從衡迭用。不有君子。邪淫益縱。天啓私淑。養氣  
知言。絕利格非。弘本達原。黜彼伯功。正此王轍。  
道著日星。義凜氷雪。若飭載明。猶水之晶。砥柱  
特巍。鉅鑄孤鳴。胚臍東嶧。凌厲西華。惟賢斯卓。  
在聖伊亞。形逝神存。昭茲九圍。爰瞻爰仰。千古  
同歸。洪武二年。後學廣信桂孟敬書。

代祀鄒國亞聖公題名記

洪武十五年秋九月二十有七日癸酉。  
詔命齊王之國。先二日辛未。遣紀善薛瑄先行。  
凡道塗經歷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祠宇。率以  
牲幣告祭。乃十月三十戊寅。次于鄒邑。齊成逾  
宿。越己卯。有事於鄒國亞聖公廟。時邑之長佐  
及供祀之人。咸祗肅駿奔。毋敢褻易。饗豆有賾。  
牢醴潔清。神其歆止。禮用克成。於是孟氏五十

四代孫思諒進而言曰

皇上誕膺天命。統一區宇。有詔闕里以四仲祀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是顏魯思孟既列配位。已而復命有司。於顏孟二廟。亦已春秋祀享。其崇師重道之禮至矣。今親王撫藩東主。鑒御攸經。遣官致祀。其所以敬禮先賢。至猶

皇上之意也。是固一代之盛典。宜有所記。以示永久。敢以為請。彌充竊惟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範萬世。昭如日星。可謂盛矣。然世至戰國。人欲橫流。天理泯滅。向非孟子師事子思。排斥異端。扶植正義。則孔子之道。不幾於或熄矣乎。故昌黎韓愈推明其功。以為不在禹下。其論確彌充。早受讀其書。潛玩微辭。漸濡德義之日久矣。今乃獲以王官奉令而來。躬履其鄉。瞻仰廟貌。俯傳將敬。豈非幸歟。雖然。斯非彌充一時之榮也。凡在斯文。皆與有榮焉。故於其請。不復辭讓。而樂為之書。且以齊府官屬名氏。系着于碑陰云。

重修孟廟兩廡之記

鄒城至聖公廟。昔建祠於四基山墓側。至宋元豐時。遷于東郭。而地頗僻。瀕水亟壞。後宣和間。更新廟宇。徙於南郊外。世代沿革。累逢兵燹。土圯木燬。罄無遺矣。自

天朝洪武龍興。崇重儒述。□□大猷。選賢任能。邑令桂孟氏者。以文學入仕。□□謁廟祠。觀故址之蕭然。謂祀奉尊師之意。品□正殿。延及六年。乃成。惟兩廡舊基。風凌雨震。□燬。月燬。爰茲四十餘年。未獲繼其志者。方今

聖天子嗣位。訪求賢才。永樂元年。鄒邑令朱璵定善者。以懷材抱德。薦于京。泊臨政三日。謁于廟。曰。吾在閩中。仰聖賢道德之光。慕聖賢所居之地。久欲親炙其餘風。不可得也。今幸宰茲邑。敢不竭心力。以就前人之功乎。於是慨然有興復之志。率諸僚屬。既拔庠生。各捐已資。初置兩廡。重脩寢殿。垣之傾圯。一更新之。不數月而成。俾鄒魯仰觀廟像。巍然煥然。聖賢同光。炳炳烺烺。



則朱令之功豈淺乎哉。厥功既成，不能無書以紀其績。亞聖五十四代孫族長恩儒奉祀嫡孫克仁等請予為文，予不獲辭，喜其功之落成，故樂書以紀之。嗟夫，聖賢遠矣，而道用於世者，不可一日無也。昔當戰國之時，人欲橫流，邪說並起，不有先哲遺道，幾等息矣。觀乎七篇之書，非堯舜之道不陳，非仁義之言不發，諄諄以告齊魯之君，一則曰王政，二則曰王政。昔韓子稱其功不在禹下，傳之萬世而無窮也。朱令為政，不忘斯道，以是心而行是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噫，聖賢之道遠而彌芳，久而彌光，仰朱令之名，亦有譽焉。永樂三年秋八月日記。

孟廟致嚴堂記

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聖賢之生，卓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賢莫如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漢唐以來，先聖先師，祇祀益嚴，於其孔子為

先聖，七十子為先師，而孟子巍然於諸子之上，獨與顏子配食聖人。夫生則淑乎七十子之徒，沒則上配孔子，百世之下，公論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內而天子之大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校，率土之濱，莫不皆然。況於鄒人乎。況於孟子之後乎。今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於四基之山，既官其胄子，又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於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鄒人喜之，相與祈其祠宇，豐其廩餼，以左右其子孫。凡天理之所當至，人心之所當歸，莫不歸之。咸時恭賞，其製屋室，順二年春，享禮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室，賓戶之堂，闕焉未建，非所以嚴思成而尊神嘏也。公論聽之。鄉先生李儼馬亨乃告于邑之大夫鄉之善士，為齋堂三間，廟西南嚮，以尊神嘏。為齋室五間，堂西東嚮，以嚴思成。度材於是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年甲午，實為錢二千五百緡。名其堂曰致嚴鳴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則致其嚴。





古之君子令然而宗廟享之雖有世不遷致其  
 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鄉人之致嚴於  
 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群昭群穆也明德  
 之祀有世而彌章盛矣哉天之生斯民也昭昭  
 昏昏幾千年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繇是而  
 天理大明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扶祀與  
 地同廣與天同久孟氏子姓與之鄉大夫士致  
 嚴於斯堂非鄉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  
 斯堂雖小所繫則大至順四年四月丁巳國子  
 助教陳經甫謹識

孟子廟賢田記

昔孔子沒異端蠹起天下貳於無父無君之教  
 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時則有若孟子者出援  
 邪樹正尊王黜伯使學者洒然而醒釋然而覺  
 咸知崇綱常宗孔氏去夷狄而之中國之功施  
 世教庸有既邪後代推尊配食宣聖廟庭自京  
 師達于郡縣列為通祀宜矣鄉故有廟貞祐燬  
 于兵國朝至元間孟氏德昌規構正殿元貞初

縣尹司居敬創左右廡大德中縣尹宋彰建神  
 門延祐丙辰蠲與文治蒐輯遺典詔封其父為  
 邦國公母為邦國宣獻夫人今監縣帖哥更脩  
 新祠像而事之嗚呼褒榮至矣廟制完矣扶祀  
 之禮尚闕如也儒者李嚴馬亨寧成章許嗣謙  
 胡鳳儀李元彬協議請割子思書院羨錢萬五  
 千貫月取贏利以給時祀及經費費嚴封衍聖  
 公思晦亦屢為言憲府可其議仍命耆儒孟氏  
 各一人司其出納先是鄉大夫郭中議設時任  
 大司農司都事上書省部鄉之野店舊為牧地  
 荒閑日久請以畝計者三千撥隸孟廟庶未遠  
 不乏春秋之祀從之泰定戊辰春正月符下監  
 縣帖哥暨尹王思明主簿鄭惟良典史孫友表  
 識界畔四至具列陰碑孟氏族長惟恭慮其久  
 而湮昧無所取徵介林廟學正李元彬子思書  
 院山長孔思本請于為之記洪惟我皇元受命  
 膺神嗣位開揚聖賢之道以廣風化之原尤於  
 孔顏孟三氏寵數優蕃既蠲租賦以恤其家復

選師儒訓其子弟成材而官之仍優於常人。犧牲粢盛無以供也則錫之楮鏹胙之土地。凡郡有司體承聖意不敢怠違為之後者蓋亦振厲齊潔深思報本之義具爾牲牢肅爾豆蓬儀文式備誠敬交宣如是則神歆其祀而降之福上副朝廷欽奉之意下愜鄉人攀慕之願不其偉與。舍是則備物有愆裸享無節雖曰祭如不祭吾不知其可也。謹記。泰定戊辰春正月日國子祭酒蔡文淵述。

孟子墓碑

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于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即其地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為記以闡揚墨事著孟子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公百五十有九年乙未是為元貞元年東陽司居敬尹鄒度築壇以新學宮復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頌為述養浩之旨稱命世之才叙傳心之要來遊來歌有所興起既而蓋孟子墓齋廡琢石為危坐

像冠章甫衣逢掖。俾觀者有考乎古。謂頌曰子三刻石於孟子之學之志之才論譏至矣。孟子出處大槩史傳不詳。蓋考馬以表諸墓。頌以孫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侯請曰子無所稱述記載猶有闕焉。頌不得謝乃稽諸載籍。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以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平生出處之本也。周顯王二十三年乙酉至魏。慎觀王二年壬寅出魏適齊。赧王二年戊申去齊先儒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之。慨有旨哉。居魏十八年居齊六年。當時西有秦南有楚。以地則大以力則疆。從衡之士馳騁不暇。孟子曾無輟跡。豈智不及哉。所不為耳。魏筮齊辟疆之於秦楚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頌安承教頌輔吾志之言視諸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徑之介然也。用之成路可也。故絕筮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對辟疆桓文之問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釋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遠雙倖。樂





舉乎此。伯皆可知。其間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其去魏也。釐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疆卒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在齊。辟疆立。通鑑。在三十六年。戊子。史記。顯王四十五年。丁酉。在齊。地立。通鑑。在赧王元年。丁未。史。歲。周室者。既滅六國。表本之秦記。秦記不載月日。世本多舛。通鑑據汲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皇極經世書載。孟子去齊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固辟疆之世。去齊或以伐燕故耶。伐燕辟疆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矣。且謂孟子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廣記備言之。又審者。其代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則陳賈為之辭。既有以解辟疆甚慙之心。孟子於是致為臣而歸矣。人生幾何。遨遊魏齊二十四年。如經世書所載。則十有八年矣。其間不過之魯之宋與滕薛數小國而已。心則聖人不敢忘天下之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我未之見。不得在名世之列。

者時也。如廢繩墨。變穀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為虞人御者。差矣。司馬遷知不足以知孟子。盛誇諸侯郊迎。轎席擁簪。前驅於騶子者。謂豈與孟子困於齊梁限同。蓋世知詭遇獲禽。而不知為之範。無以見聖賢之志也。儀衍得志當時。景春稱為大丈夫。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君。必出疆載質。又安肯鑽穴踰牆。以取國人之賤宿書居休。綽綽綽綽。在易困而不失其可亨。此之謂也。絲是而觀之。騶子田忌之徒。乃所謂邪說。波行淫辭。孟子於此。息之則距之。則放之以正人心者。豈所屑為也。今千六百餘年矣。孟子之墓如岡如阜。萬世觀仰。彼倭偽馳騁果安在。乎。尚有古人之士有考乎此。亦可知所自處矣。故因司侯之請。刻石墓旁。而記其大畧如此云。元貞二年二月甲寅。武生明孟氏五十一代孫將仕郎益都路儒學教授祗祖立石。導江張頤撰文。邑人楊秉秀書并。鄆城李介篆額。

孟子墓思本堂記

四基山右蘇鄒國亞聖公墓前祭堂歲久摧毀。至正二年春五十二代孫族長孟惟讓出廟帑楮幣千餘緡重葺其墓柱矮補匠費輟場皆用甃不事華飾務閎攸久其制四楹不辟中室置巨石鼎以陳俎豆春秋展省雖值風雨亦不妨祭祀事為其便也邑之判簿股後王君履信贊董其役至五月工畢履信以小牢告祭既竣事謂質曰天下之物寧有不被名者若茲堂君可揭二字俾聖裔永視為儆勲紀厥歲月以誌于後願不偉歟質方主教廟館固不容辭迺目曰思本為之說曰凡物莫不有本人本乎祖惟於本有不思故其心德鑿而入於薄也夫吾在萬形所以貴其軀者祖之道也所以淑其性者祖之德也或富壽康寧祿顯享諸慶幸者皆祖之貺也蓋源深者流衍根盛者枝茂凡子孫所居所有莫不由祖先發之其可不致思而報乎矧亞聖之為祖上繼群聖力拯時弊開示天心以淑人性功俾神禹萬世永賴其有國家者崇

其祠而祀之愛其子孫而有之在東唐後推役累世無兩與又豈他姓之祖可比思報之心宜如何哉後凡登是堂者觀是名味是語寧無怵於中報祀之禮虔懇之心容有少懈耶又吾學聖人之門沐聖人之澤者視此亦當知所勉矣時至正三年上巳日龍山鄭質謹記

重建孟子墓祠堂記

鄒國亞聖公之墓在鄒縣東三十里四基山下詞堂之建久矣迄今傾圮遺址存焉

皇明宣德九年

夏府以營建墳塋餘材命工

時行在工部主事上饒施公淵以使事蒞焉晨夕展謀殫慮以提調為己任不旬日告成復砌之以石適子老饒便道過訪淵微言以記之予惟亞聖之道傳於子思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與公孫書章之徒天理於既滅吾問著書七篇逼人欲開揚聖聖美教專主點伯仁義以之而明邪說以之而息正論以之而興實千萬世之所永賴



治永而有成功也。其必為喜先師復此田也。及  
功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置佃戶。蠲其  
徭而昇之共膳。詔皆從之。且至渥也。事下戶部。  
得巡撫御史山東三司會商理之。既撤野店之  
田六十頃。又得祭葬之田而益之。總為頃百分  
而蠲之。其新田視舊田廣衍饒腴有加焉。又擇  
於鄒滕寧陽之籍。得土戶二千分。隸乎二廟。以  
供佃戶。乃命二氏之宗子希惠希文為之主掌。  
歲收其入以供祭膳。族田之有徵者。蠲其徭而  
禁諸人毋爭占。悉如詔旨。著為令。至是希惠希  
文偕其族之耆釋恩闕下。比還乃請之。有貞頤  
記詔旨于蠲牲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懿之  
乃諡之曰於乎維頤。子孟子於若曹為先祖。於  
後學有貞為先師。於天下為先賢。是有貞之所  
為請為先師也。上之兩為勳為先賢也。為先師  
也。為先賢也。其皆非以為若曹也。然而若曹坐  
而得田與佃蠲其國之徭而為家之徵。不為人  
役而役人。可不知其所自耶。知所自則言而不

敢不法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敬不法先祖之行  
也。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復聖之復出而為  
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為顏孟之  
賢子孫也。自今為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  
人。宗之人必以禮而輔乎宗子。田廩田事廢事  
量其入而節其出。祀惟豐用惟儉。被惟均。因是  
而廟益脩族益睦。長長幼幼親親實實考蒸之  
行乎于邦邦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  
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博以之益崇其禮  
也。不然或私以藏或吝以開而不相能則夫見  
者聞者將曰。彼為聖賢之後且然又何貴乎。詩  
云。無忝爾祖。率循爾德。有貞頤勳。二氏之曹最  
諸。希惠希文暨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  
乃書于石而系之銘。其辭曰。學聖不倦。教世無  
窮。惟顏之德。孰與比隆。異端以開。正道以通。惟  
孟之功。孰與比崇。是故聖生民之祖。有若若  
拯天下之溺者。莫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推若  
德與與初也。宜夫萬世之庇。而維其其斯。所以

崇厥後者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恭。有貞作銘勒于廟中。敢告賢胤勿替。祖風。景泰七年三月一日奉。

天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兼

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徐有貞撰。

○孟母漸機堂碑文附

追封邾國公邾國宣獻夫人碑陰之記

蒼姬既沒祖龍當天三代典章一委灰燼。寥寥千載天理民彝幸未泯絕。逮我聖天子孝治天下雅尚儒術禮樂法度力復古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既以加崇於先廟。迺遣使來傳。遽持詔即邾邑孟子廟。追封其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既畢禮。承事即邾縣尹曹彬與其五十一代孫承事即泗水縣尹孟祗祖議曰。此歷代未行盛典。宜樹豐碑。刻詔其上。紀歲月。其後以彰聖恩。以傳不朽。以為鄉國榮。且有以告詔後學。詢之同列。同列以為然。語之邑之耆舊耆舊

莫不惟躍以共其事。時律猶留部。命承德郎前尚書省照磨姜元卿士許珪來請文其石。律辭不敢。姜曰。君之先師師導以傳聖學以教人者。文筆列于廟庭。君之先君嘗有功於斯廟。遺跡宛然。非君所當辭。律應曰。子言若是。敢不敬從。遂述三代典禮七篇之旨。聖人傳授心法。以教有志于聖學者。邾國公奉崇以人君之禮者何。豈非以聖德繼道統之傳乎。雖曰生有淑質。非母三代之教能臻此乎。春秋之法。母以子貴。而况於父乎。今其子封以公矣。猶以庶人之禮祭其父母。可乎。傳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此禮也。何曠世無聞乎。廟故處東址。陬自邾國公新廟成。迁其父母神像于故殿。蓋已有年。今既加封。欲創建宮室。東南隙地。時未暇及。迺即故基而更其制。冠以冕旒。服以五彩。危危我煌煌燁燁。儼然南面。春秋祭祀。一同其子。非止為當世榮觀。實邾國公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心。

也。孝子之事親、仁人之事天也。父母之心、天地之心也。知化則善其事，窮神則繼其志。聖聖相承，繼天立極，所傳者何？太極未判，陰陽始分，乾坤大父母，人物是生，其理則為之性，其氣則為之形。理則渾然一毫不容，付之於人，性無不善，氣有不齊，所稟或異，加以物誘，賢愚是分。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之，聖人也；變化其質，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學而知之，極其至亦聖人也。此堯舜湯武性之反之，同歸於聖也。蔽之尊者，牢不可開，誘之固者，堅不可破，良心陷溺，自暴自棄，流而下愚，聖人憂之，設教教人，累聖相傳，皆是道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之相授受也。見而知之者，禹皋陶也；聞而知之者，則湯也。湯之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是湯不墜其傳也。見而知之者，伊尹、萊朱也；聞而知之者，則文王也。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皇建有極，其傳不絕。孔子之言性與天道，曾子之忠恕，子思

天命之謂性，傳及孟子性善之說，浩然之氣，擴前聖之所蘊，以公孫丑告子之徒，反復論辨，仁內義外之別，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人皆可以為堯舜，參天地贊化育，以為闢揚墨之功，不在禹下者，非知孟子者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理行乎其中，是理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無聲無臭，無氣必形，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為飛戾天，魚躍于淵，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費而隱，隱而費，散之萬殊，悉具吾心，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萬變酬酢，物各付物，內外昭融，物我無間，胷次悠然，上下與天地同流，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何思何慮，其氣浩然，充塞天地，譬天地之至誠，萬物各得其所，推之治道，堯之帝力何有於我，舜之無為而治，湯之格于皇天，亦不外是。孟子有得於此，所以告齊梁之君者也。王伯之辨，義利之分，好貨好色之喻，無非紉矩之義，是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



以至係四海。不過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合。四靈畢至。此孟子所以道傳累聖之心法。歷百王不易。沂沭窮源。是皆此孟母之教之故也。是理也在宇宙間。一息不停。萬世一日。千四百年。知者其誰。功利之習。詞章之技。愈久愈分。子周兮太極圖重開。混沌二程變之。有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闕。氣妖一掃。日月重光。自是而下。游楊尹謝建及朱張咸明。是道先聖後聖其授則一。由朱張而後。學者有餘。然傳是道以教人者。誰歟。然則學者之學。雖絕傳必。天理民彝。今猶昔也。堯舜與人同。具是理。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可不先。當今科舉之制。義理是崇。蓋掃往皆浮華之弊。法三代取士之法。先儒極言而未行者。後學誠能有志於聖人傳心之法。知言養氣以復其天之所以與我者。以繼往聖。以應明詔。是日見之事業。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皆

吾分內事。聖天子孝悌天性。上事太后。曲盡其誠。下待群臣。仁及祖宗。近世傳道諸儒。畢列後祀。尊崇先聖先賢。上逮父母。充是道也。以見歌聲壤變。時確不難矣。至於文章制度。明昭美下。恐有司奉行弗至。如曹彬可謂能恭承上命。不廢其職。學者莫不觀感踴躍。以趨於道哉。延祐四年夏五月辛酉。承務郎同知澤州事吳律撰。

初建邾國公邾國宣獻夫人廟記

延祐三年。詔封孟子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千古曠典。始行于我朝。首我淵乎。是可見仁廟文治之盛矣。自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孟子廟于基側。宣和初。鄒令朱生徙建于南郭。後毀于金季之兵。我朝至元年。間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邾國公若夫人于故室。而時祀之。然偏隘不能容禮器之設。風雨穿漏。摧圯將壓。泰定丙寅歲。監縣帖哥出瞻廟之質于民。不期年而收于鈔七千餘貫。謀諸風紀之司。撤邾國公故室而新之。縣尹楊欽主





簿鄭惟良亦相協贊俾孟族長惟恭伯邑人毛翼董其役。經始平丁卯之春至秋而畢工。簷四出楹五間南北深三丈有奇東西廣五丈高如深之數而少縮焉。棟宇戶牖庭陞與夫丹堊之飾儉而弗陋侈而弗踰于以妥靈揭虔上下胥懌。邑之耆舊馬淳李儼審成章閻辭請元用為記。考諸方冊邾國公言行無從可徵夫人姓氏亦不知所自。惟臧倉有孟子後發踰前發之語。後發母喪也。孟子早失怙惟夫人是依。三迂其居以示訓使之鄰學宮而後定以有知而教以信斷其機而教之學所以勉以義而淑其行者多矣。故孟子獨紹孔子之傳而得其宗集義養氣惟善之論功被萬世夫人之功也。然則公之平日儀刑其家者從可知已。非公無以成夫人之懿範非夫人無以成孟子之大才。此聖代所以褒崇禮德追封於千七百載之後而邾邑更士父而彌敬增修廟祀汲汲焉若子孫之事祖禰者也。愚為紀其興築願末仍系以詩曰巖巖

亞聖萬世所宗。孰正其微伊母之功。伊母所贊諒惟其父。禮重天朝錫命肇舉爵以上公國之于邾。發秩其祀爰崇其居。說說邾人言念舊德。蓮豆是陳儼其翼翼祀事孔明有饒其馨惟享斯格神其永寧。致和元年五月朔前礼部尚書曹元用撰。

重建孟母斷機堂記

道當周孔垂絕之統而孟子生之傳堯舜授受之微以上繼列聖下無窮而母實成之。然則孟子道在其傳而孟母天賜其任矣。夫以去聖人一間未斯安行母非陶融焉果安在。豈道傳者子道任者母無非天耶。星去踰度幾二十載堂之所系人誰究斯。魯邾縣舊有斷機堂列女傳謂母斷機喻先師以學不可止者成毀相尋僅存瓦礫。使者楊君國賢按部及此謁思孟廟餘營于思子曝書臺而北顧楹墟興感移時。時邑無尹即廉舉縣倅郭君攝其事俾崇廟貌將事既謹不日告成。禮幣走將士劉伯莊具狀以請



云。願有記。子慨歎曰。道冠天地。而元氣之運人。惟參贊以成其功。尚何斯堂。庠序之有與。然曰。久則堂之所係可知矣。載瞻載仰。啓迪在中。或父兄相道以仁。母子相勗以義。績學以勉其所。未能力行以達其所未至。海內學校。所不得與者。即先師母子之教。油然而浹。里閭以及天下。嗚呼。揚君國賢。其真部使者哉。是為記。君忠孝名。家宜其知所先後。滕倅博士伯莊復能知使者。意力敏斯役。亦將必有見于世云。時至元丁丑冬十二月望日。奎章閣學士李洞記。

斷機堂邦國宣獻夫人新像記

列女傳所載夫人三迁以教孟子。斷機以易其學。實竊嘗為之說。彼日月之昭昭。江海之浩浩。其為天地之大用者。非自為也。而為於造物。孟子承三聖闢邪說。俾既晦之道。其明如日月之昭昭。垂絕之緒。其用若江海之浩浩。功及百世。先儒有功不在禹下。論者固其所邪。雖是推之。夫人亦聖人之造物歟。非若他為母者一行一

節之賢。遂登祀典。為其門生孫子思報之心。亦容不深且遠矣。鄒邑巽隅。有臺崇丈許。曰曝書。世傳為孟子故居。元貞元年。邑尹司君居敬因建沂國公書院于左。追往意也。又臺下構室曰斷機。思懿範也。然無神像。綿歷既久。室頗摧毀。至元丁丑冬。憲僉揚君文書納命有司。重葺經筵。學士濟南李君洞記之。至正四年。耆儒馬亨。李元彬。李儼并同亞聖五十二世孫族長孟惟讓。購工人任城黃國器。埏埴作像。冠服擬一品命婦。端嚴古雅。甚得其制。祠前與書院相通。中起墻分為二區。前別開門宇。禮也。功畢。九月未旬吉日。邑士暨諸孫。駢奔咸集。交相拊膺。如觀生存。菑蔬實豆。以牲酒致享。既竣。事命質為記。質門生也。方主教孟祠。敢以燕醴。謹乃恭為紀。次竊謂世有古今。時有升降。天理人心。未嘗有渝者。性善故也。夫人懿教所施。相去今幾二千年。載其功益著。其德弥光。褒封宣祀。以至此之盛者。非天使然耶。門生士子親其容。感其教。休乎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六

靡不興起是心者。人性之善豈非然乎。孟子孫者被澤之深。敬之遠。朝夕陟降。親而感之。宜何如哉。周旋涵濡。日嚴奉侍。若聆音語。有事○。撤告有新。必薦薦其誠孝。其庶幾乎。仍作祀神樂三章。辨曰。鑒聖母兮。振賢風。三徒教兮。成孟公。神功默兮。造物通。其流傳兮。傳無窮。樂靈祠兮。臺之下。懔懔容兮。冠佩古。錫徽封兮。藹光崇。伊千祀兮。居故所。俎豆陳兮。薦時新。門生孫子。羅訢訢。沂國書舍比芳鄰。南山有夷斯。無存。皆大元至正五年歲次乙酉李冬吉日。葛津鄭質譔。

### 孟母墓碑

孟子自齊薨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十六百餘年。宜有豐碑紀載。而茂之或闕。豈歷世既久。遂湮沒邪。惟片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者。僅存於焉之德。或畧。鄒縣尹東陽司居敬完孟于廟。于復孟子故宅。蓋孟子墓廬。用心既勤。亦

各紀其事矣。而又以孟母墓碑為請。額讀鄒公墳廟碑。莫釋其疑。因不敢固譏。以祛觀者之惑。其言母氏曰李。未知何據。當考。而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謹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卒。後三十五年。實貞定王二十五年丙申。又三年戊戌。貞定崩。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歲在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為一百十年。情親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視乙酉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六年。自齊薨魯。此六年間。皇極經世書謂孟子顯王四十三年乙未為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則薨魯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且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九年。孟子安得二語猶不足之語。禁哀公於口舌間邪。孟子曰。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蓋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以老。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其葬魯也。充虞以水若以

美為問孟子者以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臧倉沮魯平公之來見有曰孟子之後裝輪前喪然則齊為齊時所以倏然而盡於心者報母氏劬勞亦至矣夫以聖賢之質在傳不勤處節不煩固有未待教而能者考之劉向列女傳孟母之教歷歷可紀墓而築埋市而賈術其居使之舍學宮旁則設俎豆乃性然也以有知而教信示機織以勸學猶曰童子之教耳子行子義吾行吾禮之言實在齊時孟子老矣而母訓益嚴謂教之所致非邪世之人知以教子責之父師而不察母教之尤近也知亂哺之為恩而不知訓誨之為恩知畜養之為慈而不知訓之為慈咻喚則親無能則憐媿情於襁褓之中養成於長大之後習與性成父師之訓不能入雖有美材不得為良器矣孔子再歲而弘孟子夙喪其父操心危慮患深以達於大聖大賢之域緊母訓是類因表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為人母者知所取則焉乃為銘曰惟昔任姒來嬪

于邳秩秩微音為周之基粵若孟母爰適魯族篤生大賢養父以夙輔之翼之教之誨之聖道有傳緊母之儀乃徙其居乃斷其織母屏於食母墮於德自古孤孽克成其才譬彼桐梓拱把孰培耒耨自齊居邳之位不儉其親有木以美焉豈斯封隆然其岡千六百年山高水長嗟爾有子勿曰能食金帛及之惟母是似元貞元年二月甲寅孟氏五十一代孫將仕佐郎益都路儒學教授祗祖立石導江張頴謨邑人楊秉秀書郵城李介蒙額

○子思書院附

中庸精舍記

騷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隅其邑前臨因利溝南揖文賢岡泗川掩抱好事者築慕書堂其間則昔日固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今為淫祠者傳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于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母所徙邪孟子他日歸邳受學故當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邳



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十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朱尹。於邑墮達魯花赤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趾闢門。脩垣以表之。爰寄講堂于暴書臺。勝曰。中廡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鄉。侍皆章甫。玄端危坐。儼然。皆授受之容。謂頌曰。思孟往矣。相傳之旨。具在方冊。子盍揭以示人。副鄉人鄉慕之志。頌謝曰。何足以知之。然嘗以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於洙泗之間。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為學篤實。切已。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荀曰。天命謂性。即曾子所聞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為人之意。獨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

思誠。子思誠之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強恕而行。則體用兼該。至誠不誠之效。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於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四端。四休。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親實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天壽貳其心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造詣於知之盡。仁之至。其用極於過孔存神之妙。故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迹異而道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成春秋。繼名世者。平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沉潛反覆。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依諸身。聖門之學。未墜於地。不能無望於今之升斯堂者。或曰。聖人之道。乃夫人口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毋乃論於空虛。而無實用邪。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我之實然者。自得於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散於萬事。則物物一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

本於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問乎其間是則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晉此焉出豈釋老空談比耶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始之以誠繼而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於充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基之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道也處接以來聖聖相傳其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僅存縣學既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有德於鄒人甚厚亦非私於鄒也千載之下必有來哲開風興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叙傳心之要云孔顏孟三氏教授導江張顓記濟南趙靖書丹并篆額元貞元年八月朔日達義副尉達魯花赤忽哥立石

中庸精舍碑陰記

孟子故宅其傳有自來矣而邑民家焉居敬一日長于斯爰念闕里孔子之宮歷二千年中間

雖曾共王猶不壞孟子實接孔子之統其居湮沒忝尹斯邑實不遑寧顧欲闢斯土樹松栢以寓召伯甘棠之意又以子思講堂在縣治東亦欲復舊庶幾鄒人士景仰而知興起其弊有神祠居敬妄謂聖賢以斯道覺斯民功在萬世神而有知固當辟正堂以舍使據聖賢之居以揚其靈恐不能妥侑乎是况籍此錫百福於斯邑神必不然苟他所奉而還之神得以永厥祀而聖賢之跡不廢則皆曰懼神之不我福也不敢居敬學未知方見義不勇無以解一時之感於是召居故宅者與之謀咸樂徙乃度其丈尺酬之以幣建屋像子思孟子名曰淵源以寓講堂繚以周垣設重門揭大榜篆書臺于石入門則興孟母三徙之思升堂則如在孟子受業之日登臺則知登高自卑而極高明為入道之方豈徒曰存古而已惟茂樹以為斯堂之蔭致斯堂之固則坐秩當去不暇若斯二堂復講堂故處尚有望于後之人是堂也成邑人

咸亨重譯而從官焉者求署名不石惟忍不  
得與於斯子以見聖賢之化入人也深而得於  
觀感者無遠不屆於是取基趾之廣袤棟宇之  
數制記之不得載者具列碑陰元貞元年八月  
甲子從仕郎魏縣尹兼管本縣諸軍與營勸農  
事司馬魏縣人楊素秀書村儒學教授劉之  
美並石

中唐精舍書藏之記

鄆城縣隔外城南抵因利濤世傳為孟子宅故  
基邑宰司君故創子思祠堂四楹於縣書堂東  
以孟子倚坐號中唐精舍藏傳道之始不忘  
也。厥後縣尹宋彰續前賢於堂後稍以率性禘  
舍厨庫翼於東西主書藏於左計三十有  
餘間廣庇士樂育才也。單人承德如尚書省照  
唐善元相俸金購大字九經正義海公全鑑樂  
與貧士共之助成德也。特舉感我原三君子之  
用心固皆敦本抑末以厚風俗為志也。然而二  
尹雖勞心力以權威臨下為之其勢甚易。照磨

富非陶朱精頌能費數千緡置書以惠衆此人  
情所甚難視世之吝書雖一毫不屑利於人者  
相去不其幾千級矣。嗚呼鄆乃孟子之御國也  
斯地乃子思倡道傳心處也書院既立生徒既  
聚若經史不備無以資為學之本則造道者自  
何而入乎。斯照磨惠書之雅意也。而今而後凡  
讀書為業者入斯院啓斯書一則當思思孟傳  
聖人心建立人極綱紀萬事即是心達之天下  
以為垂教之意不過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交之理而擴充之不可不謹也。二則當思精舍  
講室立名之義中庸率性名殊理同天下之大  
本萬物之一原罔不根於天而備於我出入周  
旋瞻視充擴以成厥德不可不勉也。三則當思  
惠書之意忠於後進冀其有成孝弟忠信揚名  
顯親風俗淳厚格去澆偽以答惠書之美意不  
可有所負也。是故三者苟或不忘則天下之理  
得矣。矧理雖衆多則無一不載於九經亦無一  
不具於吾心也。以其吾心為氣稟物欲所汨若





處鄒障之下。蔽翳深重。莫覩其明。苟欲開之。非九經則罔知其可。況九經載天地之心。聖賢明是心以相傳。開天下後世之聾瞶。如撤去鄒障而俾覩青天。學者舍是而他求焉。則異耳。目自塗塗。雖然。讀是經而不明其用心之所以然。則經自經。心自心。其理終莫能該貫而合萬益一矣。若得其要。由此以進。得寸行寸。得尺行尺。真積力久。德業有成。居廣居。行大道。天爵脩。人爵至。未有不由九經以致者也。誠至乎是。則當曰。我之所得。我之所榮。則精舍經史之力也。念茲在茲。以已之忠厚。不忘惠書之忠厚。茲鄒邑之盛事也。俾天下聞之。孰不喜乎。於是前監縣帖木兒不花暨邑士趙璋。劉之美。梁佐。張忠輩。同辭請僕記之。辭弗獲。免書其大槩云。延祐改元春三月望日。監察御史後學曲郭劉泰撰文。

子思書院學田記

鄒之中庸精舍。即沂國公授受故址而為之者也。元貞初。邑尹司居敬始之。大德間。宋尹彰終

之。宋尹又首率好事者。鳩楮幣二萬緡。敷于邑大姓。收其子以給祭。若延師費。延祐改元。劉尹遵禮應學。無田。非久。長計始割楮幣一萬五百二十三緡。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二年。朝廷改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訓導。曹尹移又割楮幣七千四百二十五緡。買田二百九十七畝。募民耕佃之。歲收其入以廩師生。仍刻田之疆畔。頃畝于石陰。是後山長曹德輝卜習吉。又相繼買田十有六畝。計八頃一十畝有奇。泰定丙寅。宣聖五十四代孫孔君思本。來為山長。君課講之暇。召典者稽數學賢若田祖之數。悉石存實。三率為臺石之所。假貸泊黠民之所。通負。即條列其主名。復于有司。上于襲慶府。府移文憲司。憲司符知滕州。事曹鐸。嚴督鄒之官吏。定期以徵。時監縣帖哥泊尹王思明。簿鄭惟良。典史岳珪。相與協力。辦集未幾。追已完。君又買田三畝。計一頃八十九畝。仍改募佃者。以革其弊。先是春秋祭沂國公。割楮幣三百緡。君以為不足以





備廢品。迺援孟氏祀鄉國公例。比十穀其二。請春秋祭割猪幣百緡。明望禮二百四十緡。上于省部。從之。由是牲幣豐饗。儀物畢備。又慮其緒緡田畝久將湮昧也。乃件其數之大。搃將勒諸石。俾來者有所稽。介友人泗水教諭李之質。以記未請。噫。學之有田尚矣。洪惟我國朝尊孔先聖先師。崇學育才。自京都至于郡邑。莫不有學而學。莫不有田。皆為奉祭。廩師生設也。况鄉乃聖賢之鄉。茲書院又淵源之地。苟無田贍給之可乎。良令長既相繼。築臺構室而重脩之。賢士夫復鳩貲買田以廩。瞻之孔君又湔垢澆幣而更新之。作者非一人。成者非一日。厥惟艱哉。抑繼自今。凡宰邑者。以司宋創始之志為志。庶庶安有不興者耶。我教者。以孔君圖終之心為心。實業安有不殖者耶。若乃侈假欺貨。並緣為市。又豈望於後人者耶。予既為之記。復書此於未俾來者知所警云。天曆二年二月下旬吉日。翰林院編脩官王思誠記。

### 子思書院新廟之記

宣聖五十三代孫子思書院山長吳持前國子生今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克堅書謂曩在膠庠。獲親函丈。比者有司新崇吾三葉祖沂國公廟。煥然一新。黼黻其事。匪鉅筆恐弗稱。敢載拜請。迪固不肖。然艾以儒業。長以儒行。老以儒師。孔氏徒也。矧衍聖昔嘗執經成均。安敢以不敏辭。謹按渙狀。鄒邑郭南之巽隅。耆宿傳疑為沂國之故第。或云邑東隙地。乃子思講堂故基。即孟子初被毋訓三徙其側。就學遺址。元貞改元。鄒尹司居敬。即其址構堂四楹。曰中庸精舍。扁以淵源。中肖思孟。燕居授受。容春秋朔望祀之。大德間。宋尹彰因擴為書院。請額舍官。朝廷允之。許立子思書院。置山長一員。我視大庠校官。然地庠堂隘。前弗盈。再建復濱。因利溝。歲夏秋。屢厄於水。沮洳弗能垣。分憲案治至鄒。觀其湫隘。每命改築。累政扭卑恬陋。因循迄今。東昌鄒彥禮孫集賢掾來。尹是邑。以興學毓士為急。乃

屬耆儒曰夫子之道微公其親也。孟子之學微公其親也。三綱五常萬世弗紊公之德也。率性脩道首原天命之功也。前代爵以上公聖朝猶為未稱。爰加美號以旌厥實。蓋不如是豈足以報德報功乎。今祀道像於陋室其為弗敏莫大焉。實尹與鄉之諸儒責成於茲。是固僉曰尹有是志。就不說從順听命。遠東舊堂十步皆校官聽事。南其地夾壇視故基崇五尺許。尹乃首捐俸金。大崇新廟。華土成基。采石為垣。尹既倡首士民樂施者。或輸幣帛。或給菽粟。藝者獻技。力者效功。凡木石能競與夫工傭之儻。宜佐于時。而人莫不懽售。爭趨惟恐後。每溫言慰之。民忘勞。間有惰功弗思刑。而人莫不懽。其為廟三間。簷四向。東西廣為尺者二十有八。南北深為尺者二十有一。崇視深有加。食以養。輪奐炳燿。中位濟國公。以正南面師席。左侍。國亞聖公。端冕正笏。儼然若生。又建神門。為著四制。與殿稱外樹靈星。以壯神宮。宮甍之東。

初無古今邪。道無古今。敢以思孟之所以為思孟者期於鄉人之子弟可乎。近代立四大書院。如白鹿巖。然睢陽石鼓者。本欲講明道義。使之通諸心。有諸身。迨其末流。率皆徇乎俗學。以發策決科為業。殆失立書院之始計。故先儒記之者。每寓其機。惟我聖朝各處書院設置最廣。若從祀十儒。濂溪橫渠等。以正學開群蒙。固無可疑。如海津之類。莫不援例設官。雖增廣學校之義事。然視是書院。蓋不同科矣。矧吾夫子之道如大明中天。萬世攸仰。子思子實得其家學。而孟子又得其傳。觀中庸孟子書。則其道統紹前聖。啓後學之功。豈迪是議。所能軒輊哉。學者苟能自下學之事。繩勉弗怠。以造上達之域。則自成懼慎。獨以至於位育。自盡心知性。以至於知天。不外是矣。學者必欲扣其詳。自有大賢之全書在。又何俟迪言之贅。繼今以往。大夫士暨鄉里諸生。入斯院。陟斯殿。觀感思孟。師授受之。容不惟有以興起其良心。亦知鄉尹能副聖朝。



褒崇之意以慰興舉之心矣。漢居師席丕隆祖  
業能整厥綱以淑諸生安知異日無傳道之人  
復見於傳道之邑乎。若夫衍文藻志功名恐匪  
之所美。衍聖能知愚志不遠數百里以斯文見  
屬是皆宜書。至正四年甲申二月壬辰朔國子  
司業潘迪記。

重修子思書院率性堂記

邠邑中庸精舍即子思孟子傳道之遺址也。子  
思距今餘二千載。粵自杏壇教息。木鐸聲希。靡  
鳴不訶。子衿繼起。章逢者流。於是梯近逕捷。往  
往漁聲名。媒利祿。矧取教者。視學校為傳舍。漫  
不知教養為何事。至是聖賢之道。或幾乎息矣。  
至正四年春。余以冑子分職中書。奏聞俾承乏  
書院。逮至正六年冬十一月。始即講席。觀殿宇  
聲飛丹碧。炳燿廳事宏闊。幽邃觀深。會邑大夫  
士馬君亨。李君儼。李君元彬。謂余曰。改築殿宇  
者。前邑尹鄧君考禮也。其它百廢。鄧君悉欲具

興以及瓜而代。故有志而弗逮焉。已而陳君顯  
來判茲邑。慨然以繕脩為事。前山長李君輔而  
文贊襄以底厥成。故廳一新。而亦未遑它及也。  
僕數百。余始謁廟。食曰。廟後有學。自古而然。今  
蟻隳事既新。而率性堂僻而壞。豈敢教燕居之  
所。及克養而講授之地。獨可汚漏哉。至正七年  
春。會蘭里孔君之威來尹是邑。筮仕之初。躬謁  
廟貌。見百廢未舉。乃諭于判簿曰。君董是役。未  
就厥緒。我宜圖之。當協力以相之也。於是二君  
以身率先。而吾黨之士。寔佐其畧。嗚呼。率土  
命工。庀材。勇者効力。智者獻藝。而向之顛危者。  
扶之。撓折者。葺之。破缺者。補之。赤白漫漶者。治  
之。斯堂既成。義氣輪奐。文不踰侈。儉不失度。於  
是居諸者有舍。庖饌者有廚。與夫靈星之門。乃  
作而新之。視昔有加焉。先是。殿宇東偏有隙地。  
許筭曰。因利之水。暴漲。廟為衝激。二君亟命具  
畚鍤者累土而築。擴而充之。至於柳岸之側。後  
夾護之以周圍之牆。真可嘉也。或謂由因利以

達於書院。道路卑隘。民每病涉。將若之何。二君又欲築土以崇之。旁甃以石。碑旌典壞。恐奪農時。功徐以進。其灰石硯甃土傭之儼。並估于時。民弗知擾。又烏得而不趨事赴功也哉。是役也。蓋經始乎六年之秋。而落成乎八年之夏。嗚呼。余謂物之隱顯。亦有其數。是學之興。非判簿不能作之於其前。非令尹不能成之於其後。二君之繕脩書院也。屬歲大侵。可謂奮螳臂以當輶。則龜毛以成樓者歟。厥既訖功。衆徵余文以記其事。辭不獲已。乃拜手稽首而言曰。嘗謂率性之有堂尚矣。自子思作中庸。始言天命之謂性。終言脩道之謂教。而中乃貫之以率性之謂道焉。蓋人物之生。莫不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天命之性。不過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至於循其禮之性。循其智之性。則凡恭敬辭讓之節。文是非邪正之分別。孰非斯道之所寓邪。登斯

堂也。吾黨之士。苟能會率性之理於吾心。將見鳶魚飛躍之機。化育流行之妙。不在於天淵之間。而又在吾目前矣。嗚呼。斯道之傳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於吾夫子。迨曾子一唯之後。斯道始傳於子思子。思又傳孟子。觀中庸一書及七篇之旨。其所以啓迪後人者。蓋昭如日星也。余既重邑大夫士請。又嘉令尹判簿有功於名教也。於是手書。書至正六年戊子六月朔日。書院山長趙景瀛記。

于思書院文

昔者子思傳聖人之道。立學在茲。而賢母教子三遷。遂就舍其傍。故子能因其教而成大賢。母亦因其子而有令名。是以遺跡尚存。而沂國述聖公廟。連焉邾國宣獻夫人。斷機堂立焉。但以隣牆既久。而門未之以立。有缺觀瞻。因奉

上命。忝知是邑。立意年久。未克是遂。今於正統二年春。乃與同寅共興其事。棧門既成。事可以記。幽性不敏。學讀聖賢書。非敢以毫末之微力。輒



書於牆壁，惟以紀其歲月，以後後之君子，必有  
大作者焉。故并系之以頌云。

廟貌巍然，子壯觀文邦，以賢擇賢，子故宅在傍。  
古今崇重子，有石文章，今茲新門，子畫棟雕甍。  
飛簷聳翠，子壤所觀，光表出賢，跡子三遷之坊。  
林木森森，子萬代流芳，願言永固，子世世無疆。  
正統二年春三月良吉書。

聖脩子思書院記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  
時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邪？歷代歲久，  
遺址僅存。元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于基。  
書臺孟母斷機祠畔。至正中，邑尹鄭彥禮孔之  
威復相繼脩之。永樂中，邑令朱珪又徙置書  
臺東，與斷機祠相亘。距今三十餘年，寢用圯壞。  
今為邑者得銅臺房侯岳，慨然有志乎聖賢之  
事，而以興舉廢墜為心。乃率僚屬出俸金，賸社  
儼工，經營弗懈。水斷而已，不加雕牆，巧而已，不  
加飾。城階以石，鼎窓以紙。衣冠像設，儼然授受。

之容，其所以培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  
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  
侯者，其用心亦勤以哉！工既成，會子以省觀還  
寧陽，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  
彥縉五十八代孫世襲曲阜知縣公堂五十五  
代孫三氏學錄克曼謂子官翰林，以文字為職，  
業命記其事，刻石以彰侯功。予惟崇儒重道，興  
廢補弊，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  
明會奔走，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  
候之所以崇尚前聖，嘉惠後學，為子他為邑者  
逖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然如  
日星與天地相為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  
固不係乎斯堂之成否。而君子之為政，輕重緩  
急，不志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予故特書之，將以  
媿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面目者也。  
且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正統六年辛酉冬十  
月吉日，翰林院脩撰寧陽許彬撰。

聖書臺碑陰記

沂國述聖公昔居鄒。孟子此祠，世傳以為故庠。  
少西有臺，崇二丈許，名曰暴書臺，下即孟子居  
也。元貞間，縣尹司公既創祠與學，因加甃於臺  
上，又立石大揭其名。迨至元二年丙子夏六月，  
僕起是邑，易至順二年加封詔文于石，樹之日，  
偕邑耆儒馬亨、李懌、三氏教授李元、柳登、是臺  
司公立者已仆，且斷。諸公僉曰：宜復其舊。迨求  
承平泉揚公故書立之。揚，程字，武子，元翰，林承  
旨，曲阜人。居承平泉，自號  
承平泉。承平泉即沂水，地志以為有僊泉，即此也。又  
曰：承平泉古有承平亭，存焉。□□字曰克明，自  
號承平泉後人，能家，嘗書臺三字，為呼古今  
故曰承平泉。承平泉揚公故書立之。  
一天也。聖賢一心也。二公去世雖遠，其心昭然  
如日星之存。登是臺，觀二公之居，感二公之心，  
非如二公之存耶？後雖千百年，又豈非一日□□  
至元丁丑夏四月朔，鄒縣尹張銓記。

孔顏孟三氏志卷之六終



校記

- ①板：當作「攀」，見《孟子雜記》卷一、《玉芝堂談薈》卷五。
- ②據上文，「不」下當脫「敏」字。
- ③豕：當作「永」，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 ④「之」下文不屬，當有錯譌。
- ⑤旅：當作「旒」。
- ⑥後：當作「復」。
- ⑦「所」下當脫一字。
- ⑧構：疑誤。
- ⑨上頃：當作「上項」，下同。
- ⑩「所」下當脫一字。
- ⑪帖：當作「店」，見上文。
- ⑫列：當作「烈」。
- ⑬中：當作「衆」。
- ⑭致：疑當作「治」。



儒藏

⑮ 俗：疑誤。

⑯ 答奉：疑當作「割付」。

⑰ 守引：疑誤。

⑱ 有原：疑倒。

⑲ 固：當作「故」。

⑳ 默：當作「照」。

㉑ 二：據上下文當作「五」。

㉒ 後：當作「俊」。

㉓ 「少」下脫「修」字，見《後漢書》卷一〇六《孟嘗傳》。

㉔ 「帝」下當有「時」字。

㉕ 授：當作「受」。

㉖ 仕：當作「任」。

㉗ 廬：當作「盧」。

㉘ 遇：當作「禦」。

㉙ 辨：當作「辯」。

㉚ 墓：當作「慕」。

㉛ 此句疑有誤。

㉜ 聞：疑衍。

㉝ 皆：疑當作「講」。

㉞ 王：當作「主」，訪：當作「坊」，見雍正《山東

通志》卷三五之一四。

㉟ 形：當作「刑」。

㊱ 丞：當作「亟」。

㊲ 着：當作「著」。

㊳ 建：當作「逮」。

㊴ 明：當作「名」。

㊵ 倉：當作「食」。

㊶ 廓：當作「郭」。

㊷ 此句疑有誤。

㊸ 「起」下當有脫字。

㊹ 此句疑有誤。

㊺ 此句疑有誤。



④6述：當作「術」。

④7既：當作「暨」。

④8仰：當作「抑」。

④9之鄒：疑倒。

⑤0之：疑誤。

⑤1千：當作「十」，見本卷《元泰定帝泰定五年公憑付文》。

⑤2祖：當作「租」。

⑤3代：當作「伐」。

⑤4聞：當作「問」。

⑤5梁：當衍，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⑤6享：當作「亨」。

⑤7有：當作「友」。

⑤8小：當作「少」。

⑤9簿：當作「薄」。

⑥0詞：當作「祠」。

⑥1下文不屬，當有錯譌。

⑥2界：當作「俾」，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⑥3户：當作「事」，見右引。

⑥4容：疑有脫誤。

⑥5拔：疑誤。

⑥6堯：當作「勉」。

⑥7美：當作「每」。

⑥8瞻：當作「瞻」。

⑥9撤：當作「撤」。

⑦0輒：當作「輒」。

⑦1李：當作「季」。

⑦2情：當作「慎」，見《中國歷史紀年表》。

⑦3孔：當作「化」。

⑦4開：當作「聞」。

⑦5此句疑有誤。

⑦6忠：疑誤。



儒藏

孔顏孟三氏誌 卷六

⑦⑦祖：當作「租」。

⑦⑧瞻：當作「瞻」。

⑦⑨功：當作「公」。

⑧⑩下文不屬，疑有脫譌。

⑧⑪繩：當作「𦉳」。

⑧⑫建：當作「逮」。

⑧⑬明：當作「期」。

⑧⑭「令」上當脫「承」字。



# 三遷志

明天啓七年刻本

明·呂元善撰 呂兆祥、呂逢時續撰

《三遷志》五卷，明呂元善撰，呂兆祥、呂逢時續撰，明天啓七年刻本。

元善字季可，號冠洋，海鹽（今屬浙江）人。天啓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遭亂死之。

據劉向《列女傳》記載，孟軻三歲喪父，其母躬自鞠育。始，其舍近墓，軻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遂遷於市傍，軻又嬉戲爲賈人銜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家學宮之傍，軻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喜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安家於此。後孟子逐漸成人，學六藝，終成大儒。後人以「孟母三遷」之事謂孟母善於教育。孟子得蒙養之正，其學實基始於此。

《三遷志》主要蒐集孟子生平事蹟、歷代崇祀資料以及《孟子》一書的研究資料。先是，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溪史鶚撰《三遷志》。萬曆中，鄒縣令漢川胡繼先以原志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呂元善所撰蓋因史鶚、胡繼先二家舊本爲之訂補，未脫稿而元善卒。其子兆祥、孫逢時乃續成之。是書凡五卷，每卷之中又各分三子卷（卷四僅上下），凡二十一類。卷一上爲地靈、石像，中爲祖德、母教、師授，下爲年表。卷二上爲佚文，中爲讚注，下爲崇習。卷三上爲爵享、弟子（配享、從祀、附祀、擬祀），中爲禮儀、恩賚，下爲宗系、名裔。卷四上爲祠廟，下爲林墓。卷五上爲祭謁，中爲題詠，下爲古迹、雜志。每類前爲四言贊一首，概述宗旨。卷首附載天啓七年李日華、賀萬祚、呂濬諸家序，以及史鶚《三遷志序》、黃克纘《孟志前引》、胡繼先《孟志引》、潘榛《孟志後引》、周希孔《孟志後序》、孟承光《孟志跋語》，顯見其撰著源流。《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史部存目，謂其「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

該書薈萃孟子家族、門人、著作、古迹及歷代崇禮資料較詳，可資治孟學者參考。

### 三遷志序

余自計偕過鄒始經孟祠  
下嗣後服官出入

京輦每過輒伏謁瞻眺徘徊  
久之覺巖巖之氣有以  
策余頑懦然所爲寄羹墻  
者一拂麗牲之石而已未  
得閱全紀載也已得闕里  
陋巷二志意中謂當復有  
一書顧又念著述之難不

有羅長源之淹宏則不能  
銓春秋列國卿大夫之世  
次如指諸掌不有張禹蔡  
邕鄭漁仲陸師農之精詣  
則不能列典章文物令燦  
然昭著不有曼倩景純道  
元之好奇采異則不能疏  
本山川點綴詭譎使靈竒  
之蹟悉獻且也躬蹈之故  
測之有涯神飫之故吐之



多味。君謨譜荔是其鄉人。季疵勘茗扞於厥嗜。向令性善仁義之旨未瀝心髓。夜氣幾希之論僅浮誦習。徒握鉛槧以自効於宮牆。未有幾也已。得披史君志文具矣。已又進胡君志稍斥廣矣。乃事近摭而遠漏。文安俚而失雅。體例臚列未及議裁。徵引勾稽未及

詣覈。矧能搜佚聞。抉隱義乎。能於前後宗本支系。蟬聯以布乎。能於發靈之源。盱衡周覽。索真脉於都邑。離合谿隧。變堙之後乎。能於歷代崇奉儀數。隆縟鑿鑿顯著乎。能於配侑諸賢。一一評隲。以揆其衷乎。能聚史傳百家。方輿稗雜。爲孟諸圃田。以恣漁獵乎。具





如是材美矣。又能真得孟氏心印而稍稍自見於論著隱微間乎。蓋難之矣。歲丁卯。余以使事淹里中。呂太學聖符介余友姚叔祥手一編示余。則其尊公冠洋先生所著三遷志也。三遷仍史君之舊而書則增益芟滌煥然與史胡二志別爲一種不刊之典。余旣

讀再三曰。裁矣覈矣。佚聞萃而隱義抉矣。宗本支裔蟬聯昭布矣。發靈之源得之於嶧阜谿湖。不述於改邑矣。歷代崇奉典制晰矣。所漁獵上下數千載文字之藪廣矣。侈矣。所剪落揭樹一稟獨照卓矣。朗矣。稱三遷者。實以媲於闕里陋巷而根宗母教矣。義益精

矣。先生純修端履，鄉閭矜式，經術政事，所至彪表。聖符冠玉衣珠，一譚對間，淵源具在。兩世一心，以翼聖真，寧僅僅簸膏馥於鉛槧也者，卽長源諸君應多慙色矣。昔劉覆瓿來遊，從錢清至秦，駐嘆曰：域中有三龍，北龍入塞外不可知，中龍達淮泗，鄒充當之，南龍

赴海止於是邑。法當有布素封侯，生皐比而歿，廟食者。今先生業已俎豆於四氏報德之祠，覆瓿言不小驗乎。

天啓七年九月九日

賜進士承德郎尚寶司司丞前禮部精膳司主事蒙恩予告侍養郡人李日華頓首撰



## 三遷志序

三遷志志孟氏也。志孟氏而曰三遷以孟氏學實基始于斯得蒙養之正爲萬世規也。然上下千古由母訓而爲聖賢惟孟氏母子耳。宣獻旣以五十六年見其子爲當世大賢孟子則以後千百年長稱其親爲斷機母也。此一母教至我

國家

慈孝獻皇后用之教飭

世宗自南而遷北自國而遷都自王而遷

帝亦以三遷入繼

大統遂首正

先師嚴配

亞聖孟子之祀更以孟孫議崇啓聖之享此又皇情得事



儒藏

三遷志序

聖母誕

帝睿宗因思孟母兼及孟父也。則知孟子必稱堯舜世廟身自法堯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非

今聖往賢各以三遷前後證契也乎。余謂蒼溪史氏之志三遷適創于嘉靖壬子意固可默會也。乃後雖重修改曰孟志意便索然

矣。余往幸載筆東省虔謁廟下薄助修鏹擬葺斯志以移閩未遑茲有粵西之役歸見呂太學聖符以尊君藩理季可手志聖門崇祀闕里因念明禋及父之隆殊感四氏從史之德爰爲傾橐訂鐫厥志仍復三遷之舊若使宣獻亞聖之母儀子道與

獻皇后

肅皇帝

聖慈

聖孝有宙合焉者是藩理  
旣于聖門力褒孟胤而太  
學父子復三遷較輯以竟  
父功則呂氏之于孟門更  
一功臣也夫韓昌黎以禹  
功比孟孔中丞以求墓祠  
廟皆不緣朝命各以意祀

若趙太常之手注七篇孫  
宣公之撰集正義錢尚書  
之身諫罷祀呂藩理之勤  
志聖門可不附之擬祀十  
九人後以來學孟氏之學  
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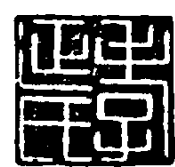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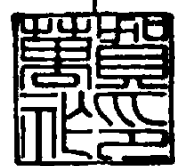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分  
守左江道廣西提刑按察  
司按察使兼布政司右叅  
議前兩奉



儒藏

三遷志序

勅備兵建南提督山東學政海鹽賀萬祚撰。



三遷志序

丙寅凜冬余方恃一刀七與二豎角不受也乃正襟危坐舉家從父所撰聖門志一展函帙而子威路勇澹臺壯武交集于前靈爽灼射便覺踉蹌退遁忽家第聖符遠從東省來言我從父方以著書先儒崇祀闕里血食千秋矣更出袖



中一帙曰此先人手志聖門餘力別志三遷用彰顯孟夫子靈源懿脉者也頃鄒滕亂起孟胤三葉與家乘俱亾第與兒時力爲搜輯傾橐梨繡惟兄冠以名章以副其今日

褒忠錫廕之盛余始聞快然旣而躍然捉筆飛灑不似昨病時握管如千斤錐

也。因注簡諦思以謂從父自壬子受任後先僅七踰年載無論東藩方岳借才如左右手無晷刻暇又拜表輸餉五六走

輦下一到榆關一檄浙水且復以佐賑卒官七稔之間燈牕休暇得幾何時而先續通乘專志聖門兼爲三遷增訂前後展翫不翅



書開千卷、紙浣萬番、筆堪成塚者。卽如斯志、合史、胡二刻、採古逸而非贅、進今異而足徵、門拒操戈、筦邀贈袞、時著考證、率叅微渺、別識違疑。我從父有千手眼耶、而何著記若斯之富也。余嘗讀史、至史、漢、梁、陳、美談之有遷、彪之有固、察之有思廉、皆父、朔而子、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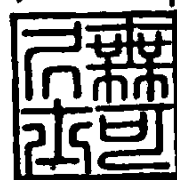
之也。我聖符第之助手、佐勤、其猶三氏之有乎。若夫父子併情、端衷瑩識、不宰相之爲、係表不當機之頌、政術不勢門之媚、譜牒而必志聖門、志三遷、皆出于趣時、走熱人、意念之所不到、而獨自苦其心思、竭其注、撰而鏤工、紙價十百在前、錢穀罄盡、至于破落生

產不少顧惜。此更可占立  
心之遠大。學術之貞純。固  
宜父承徽譽。重爲先儒子。  
尤當稱顯親揚名。孝情以  
外之孝子也。文成擲筆。體  
中爲之霍然。

天啓六年嘉平月立春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  
寺少卿。前工部營繕清吏  
司郎中監督

殿

門工程呂濬撰。



三遷志序

嘉靖壬子  
九月朔日

蒼溪史

鶚撰

沂州道  
金事

昔韓子原道統之傳而謂堯以道漸傳于孔子董子亦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則知孔子得統于湯文湯文得統于舜禹舜禹得統于堯堯得統于天而道統之正傳可得其源委矣然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又天之加厚以垂教萬世者不獨擅其繼往開來之盛哉故一傳于顏而未久再傳于曾而未大三傳于子思之門人而得孟子者出時當戰國秦齊爭鬪蘇張從衡各逞其貪欲之私不知斯道爲何物甚至楊墨之術爲我似義而害仁兼愛似仁而害義天下靡然從之相率以歸于禽獸其害道也極矣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挺然以傳道爲已任一則曰願學孔子二則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其言仁義王伯義利之辨宛然孔子之家法而楊墨邪說談行淫詞皆不得以售其術使天下後世學者曉然知宗孔子而不惑于異端之非者大抵皆其力也微孟子則人皆服左袒而言侏儒矣孔子之道孰與傳之哉信乎有功于孔子而力是倍于顏曾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意者有在于此

稽古歷代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之外又有世家列傳以載其人文之盛吾孔顏曾孟聖賢相繼而作又人文之至盛者史記嘗列傳矣猶病其不專而不詳我

朝西涯李公始纂闕里以志孔世詳矣而未精侍御曹公再纂陋巷以志顏世專矣而未詳孟子亞于孔顏其歷世之跡尤雜于鄒縣志中庸非孟門之缺典耶予觀兵東魯幸睹孟子廟貌弔其遺塚禮其宗裔足慰平生景仰之私及扣其志乃曰尚未有專製者予爲之慨然乃命教官費子增遍考羣籍刪煩存要集爲全帙予又重加訂正補其缺正其訛使像圖爵田記贊之故歷歷可考而知至于宗系相傳係于一脉之真者昭明以衍于萬世俾僞者不得以肆其亂此又其喫緊處也書成乃僭題其名曰三遷志蓋取孟子作聖之功由于母氏蒙養之正云耳此非予之臆說也古易先得之吳後之學孟者尚其潤色于斯

又人

孟志前序 萬曆辛亥  
孟秋朔日

晉江黃克纘撰 山東  
巡撫

孟之有志也。做闕里志而爲之也。夫闕里盛矣。不可以復加矣。爲孟志者何。繼孔也。繼孔必以志乎。曰繼之者於志可徵也。始作者誰。充東觀察史君也。續之者誰。今鄒令胡繼先也。蒐討載籍以共成其書者。鄉先生觀察潘君。孝廉周生也。叙之者何。明此志重修之本末也。嘗謂世之儒者。專言孔則孔子日月也。兼言孔孟則孔子日也。孟子月也。月吾知其爲太陰之精。能繼日之光而已。必盛言月之大。如俗所謂七寶合成。有八萬二千戶者。是小月也。又有嫦娥奔月。玄兔搗藥之說。皆誣月也。故夫世之不敢以言語文章稱揚孟子者。所謂善尊孟子者也。不善稱而強爲之稱。是以微雲而滓穢泰清者也。續自七八歲卽讀孟子矣。但知其書始於見梁王而言仁義。終於論道統而寄意。見知聞知而已。語學術則善養浩然之氣以配天地也。存心養性以事天而立命也。論王道則制田里。教樹畜。省刑薄斂。而率歸於庠序孝悌以教民也。考其發祥。則乾坤靈粹繼孔而鍾。區區九龍嶧山不足

爲其勝也。表厥宅里。則廣居是居。正位是立。大道是行。今之廟貌堂構不足比其壯麗也。稽其歷覽。則上自唐虞。下至三代。無不憂寐而神交焉。而遊梁遊齊之迹。不必論其先後也。語後裔則本支百世。竹帛萬年。或守鄒魯。或散居四方。或出爲名臣。或處爲高士。有同派者。有異源者。不必強合也。景行仰止。人心同然。或尊以公侯而不爲重。或稱鄒國男子而不爲輕。或敷蓼連篇而不爲敬。或短句寂寥而不爲陋。此皆勒之貞珉。載在簡冊。觀者當自得之。而所謂至尊至敬者。不與存也。予於孟志。獨取其所載孟獻子。懿子。僖子諸大夫。祖功宗德。不可泯也。公宜仇氏。姓氏頗隱。非表而出之。或未盡知也。師友淵源。則由思曾而遡於孔子。及門受業。則自樂正以及咸丘。桃應。師弟之間。皆依附青雲。以聲施後世也。宗系如孟仲子諸人。及孔道輔所薦孟寧以下。載在譜牒者。班班可信也。其推功繼禹。論學接孔。自韓退之以逮宋明諸儒。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無可議也。獨世系自孟嘗。孟敏而後。稽之史傳。或地里遠隔。或世代不合。卽潘君亦稱史載某地人。不無諸胡帶名之疑也。或曰陋巷



志中如之推、魯公輩悉皆具載，何疑於孟氏？曰：瑯琊諸顏，世系遷徙，史傳不遺也。然則奈何？如夏五部公闕之可也。爲孟氏後者，固不借賢於前代以爲重也。且世之學孟子者，當求之於七篇而決之於方寸，不專在於此志也。若乃潘君，周生用心之勤，胡令表章之功，自當與志並傳，不苟同。非俗儒俗吏之所能爲也。續既不敢以言語文字推尊孟子，而猶序其志者，冀以燭火而增光於日月也。乃授胡令而弁之首簡。

孟志引 萬曆辛亥秋吉

漢州胡繼先撰 知縣

孟志初於吾蜀，鼎山史公纔六十載，質而俚，踈而不備，識者憾之。余自受事以來，每謁諸長老，以修訂勗者屢矣。然當水旱頻仍，牛馬奔馳之際，兢兢於奉職未遑，且慮探珠未得，則覆醬堪虞。於是焉懼墮越於楮穎，以貽孟氏羞，故不敢以空言先爰爲之葺其廟宇，俾茂草毋鞠於殿庭，定其祭儀，俾宗子母同於縣祀，廣其墓田，俾桑盛母歎於林塚，通其神道，俾地脉毋斬於耒鋤。以至母祠、思院，犁然具舉，可增者增，宜飭者飭，榮已念相周旋，而事爲恢復。顧茲志未檢，使子輿家乘，下同野史，夫安所論其世代，遡其淵源，而令尚友者不倦於景行哉。歲庚戌之春，觀察潘君以是方文獻，暫休沐於里中，而孝廉周君復以博綜爾雅佐之，遂乃極意釐正，分類編摩，攷史遷之所未詳，訂紫陽之所弗覈，綜其卷有五，列其目二十有一。凡山川之所苞孕，祖德之所涵毓，母師之所訓授，門弟之所傳習，與夫賢君詰相之所表揚，端人正士之所崇重，靡不羅若玲錯，燦若日星。蓋二君胸藏二酉，而又以



寒暑不間之精畢力於是。以故洋洋乎。鑒鑒乎。洵孟氏之實錄。闕里之敵派也。書既成。余閱之喜而不寐。敬命之剞劂。以期與世運終始。而又嘆子與當日立言。其大者在去利懷仁義。以興王。而其微者在鷄鳴一語。以扶舜。雖利善之介。千古而下。有人心。則有鷄鳴。有夜氣。則有仁義。舜之徒。固孟之徒耳。然則讀此志而興思。其於希賢希聖。未必無小補云。余不敏。快睹鴻章。欣成盛事。故因為小引。以述其修志之顛末如此。若夫誌之條貫。與兩君子之苦心。則有黃師鉅筆。以闡釋之。固無俟余言之屑屑矣。

孟志後序 萬曆辛亥仲春

鄒縣潘 榛撰 山西副使

孟氏志舊名三遷。初自鼎山史公大要採族譜之舊載。石刻之文耳。歷年六十。亥豕魯魚。訛亂益甚。值肖山胡侯重道宗賢。既已舉孟子祠墓。及子思書院修築。隼新而猶以志之未詳。未足以徵文獻也。乃辱命不佞。重為修輯。余自惟謏陋。大懼無當。筆削念孝廉周氏贍博精敏。間就正之。孝廉亦雅意著述。於是不循舊志。盡發素所藏書。協力披錄。但關孟氏者。條分類紀。而孟氏之裔茂才聞鉅者。從乃祖宦遊。亦多識其家故實。又即其耳目所及。一併採入。屬稿數月。積帙凡五。為目二十有一。雖猶覺未詳。而自顧攷索證引。弗敢忽矣。肖山侯乃捐俸授梓。梓既竟。余更讀一過。而大有感焉。夫孟子邀遊諸國。位不過客卿。未如身佩相印。或六或五。車騎輜重。擬於侯王者之赫烜也。陳說數君。迂闊我仁義。未如不知膝。至於席。長跪復跪。奉社稷以從者之委任也。書成之後。雜在諸子。歷秦漢晉唐。鮮有尊習。未如讀其書。恨不與之同時。臨朝講貫。至稱非聖無法者之尊崇也。迺吾道一明。衆論

咸歸、遂至袞、冕執玉、配食素王、雲仍之後世被爵祿、同眎諸家、曾不敢跂足而望焉。固知聖賢之道、平平極之、而高不踰也。澹乎咀之、而味不厭也。無急步而能達到也、無小利而有大致也。即生前無厚享、而身後有令名也。即見嫉一時、而取信萬世也。學道者患道之不近于聖、無患言之不行矣。立言者患言之不近于聖、無患言之不立矣。則于孟子可槩見哉。抑嘗觀孟子之論為堯舜也、衣服言動而外無他道、論仁政也、薄歛省刑而外無他政。又曰仲尼不為己甚、一毫求異之心不存焉。論養氣也、則戒於助長、論為善也、則期效于孫、而成功又委之于天、一毫急功之心不存焉。夫惟不求異、乃所以成獨異、惟不急功、乃所以成至功。世儒暗于大較、既薄聖賢為無奇、而乘時赴功名者又多希為捷徑、始由于一念之跪遇、究且至決裂大開、所不顧者、則無惑乎讀聖賢書、而自外于聖賢也。嗚呼、學孟子者、去好異與急功之心、其幾乎。

孟志後序 庚戌辛亥

鄒縣周希孔撰 癸卯

庚戌之役、余病不能竟試、歸治藥餌。會憲副潘君亦里居、時相過、從甚決也。居無何、邑侯廣漢胡公辱命曰、孟氏故有志、踈甚、不可以觀。余欲輯之、未暇也。今既屬筆潘君、較讐之任、其以煩乎。余高其義、不敢以疾辭、歡然從事。潘君博雅甚、余無能為役。然時有一得、輒效之、而取裁焉。僅數分一耳。既成帙、客有問于余曰、古之著書者、皆有為而作、出于不得已、故可傳而不廢。胡公之志、其為不得已乎。余曰、此真不得已之甚者也。嘗徵諸人情矣。詩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今夫孔孟之去吾人、也不甚遠闊哉。然吾觀于世之人、過其里、則皆欣然入其廟、則皆肅然、遇其子姓、則皆依然、低回而不忍去也。誠好之也。惟性善故好善、惟好善故喜于揚善、而不欲其湮沒而不彰也。然山川之所阻、職業之所羈、心慕之而終身不一至其地者有矣。即幸一至之、考其故蹟、稽其軼事、倉卒之際、了不能悉始末者有矣。於是焉冀編摩之足徵、索遺篇以寄慕、則志始重焉。而舊志之踈、猶無志也。是為得





三遷志

序

已于修也。故夫志也者，所以存聖賢之跡而動人  
 思者也。人未有無所感而向于善者。是志之編孟  
 氏之事與世之尊孟氏者略具。然觀之者苟不徒  
 動其好之心，而務竟其爲之力，不浮豔其褒崇之  
 迹，而銳然振奮，反諸吾性之本善，而操功焉，其  
 起而爲孟氏之徒易耳。則是志也，殆感發善心  
 之一端與。若徒侈儒者之光榮，資詞人之談說，已  
 耳，則於世道人心亦何所益。又烏取已往之陳述  
 而志之爲。客唯唯退。因次第其言而書之卷末。以  
 見胡公之汲汲于編輯，而不以修廟增田爲足以  
 畢事者，良有所不得已于斯也。

孟志跋語 萬曆辛亥梅月

我

喬孫孟承光 翰林院

先夫子自戰國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道始  
 明。書始行。我族姓亦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  
 姓始顯。族始大。固先夫子流澤之遠，歷代尚賢之  
 厚，而諸君子尊信表章之功，不可誣矣。然自宋以  
 前，夫子之道未明，則崇其道，註其書者，功爲大。自  
 宋以後，夫子之道已明，則修其廟，紀其事者，功亦  
 大。日者，廟庭蕪敝，家志訛亂，西蜀肖山胡侯來蒞  
 茲土，慨然新廟貌，飭林墓，捐貲經理，篤志尊崇。屬  
 筆潘周二君子，旁搜載籍，大補前志之缺，俾瞻謁  
 者肅然以敬，誦讀者慨然有思，盛矣哉。余守祀食  
 租，無能握管以贊一詞，敢不因志之成，益勵于先  
 夫子之訓，且世守此志，以無忘刊修者之功乎。於  
 是書之末簡。

校記

①瞻眺：當作「瞻眺」。

②師農：當作「農師」。按，陸農師即陸佃，宋人，著有《埤雅》、《爾雅新義》，見《宋史》卷三四三《陸佃傳》。

③威路：當作「路威」。按，此句「子路威勇」與下句「澹臺壯武」相對。

④積：當作「稷」。

三遷志目錄

第一冊

卷一上

地靈

鄒縣山川圖 孟子故宅圖 孟子廟圖 四基山圖 馬鞍山圖 孟子石像 孟子碑刻像

卷一中

祖德

母教

師授

卷一下

年表

卷二上

佚文

卷二中

讚註

卷二下

崇習

第二冊

卷三上

爵享

卷三中

弟子 配享 從祀 附祀

禮儀

恩資

卷三下

宗系

名裔

第三冊

卷四上

祠廟

孟子廟 孟子祠 孟子父母廟 子思書院

卷四下

林墓

孟子墓 孟母墓 萬章公孫丑墓

第四冊

卷五上

祭謁

碑記 祭孟子文 祭孟母文 諭祭孟太僕文 墓志 傳 題辭

卷五中

題詠

贊 銘 詩

卷五下

古蹟

雜志



三遷志卷一上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達時

曲阜 孔胤植 參考

孔貞叢

喬孫 孟弘舉 訂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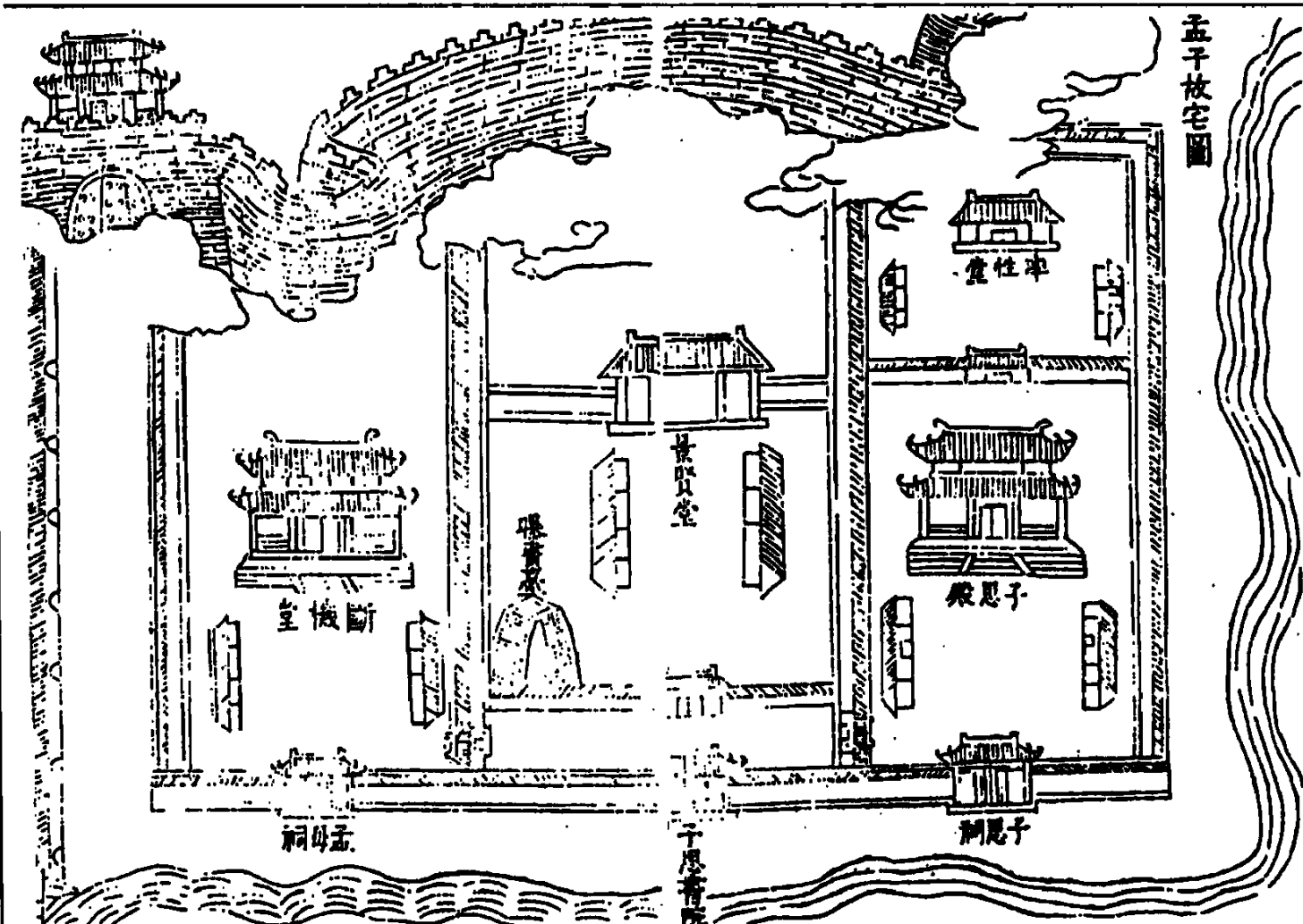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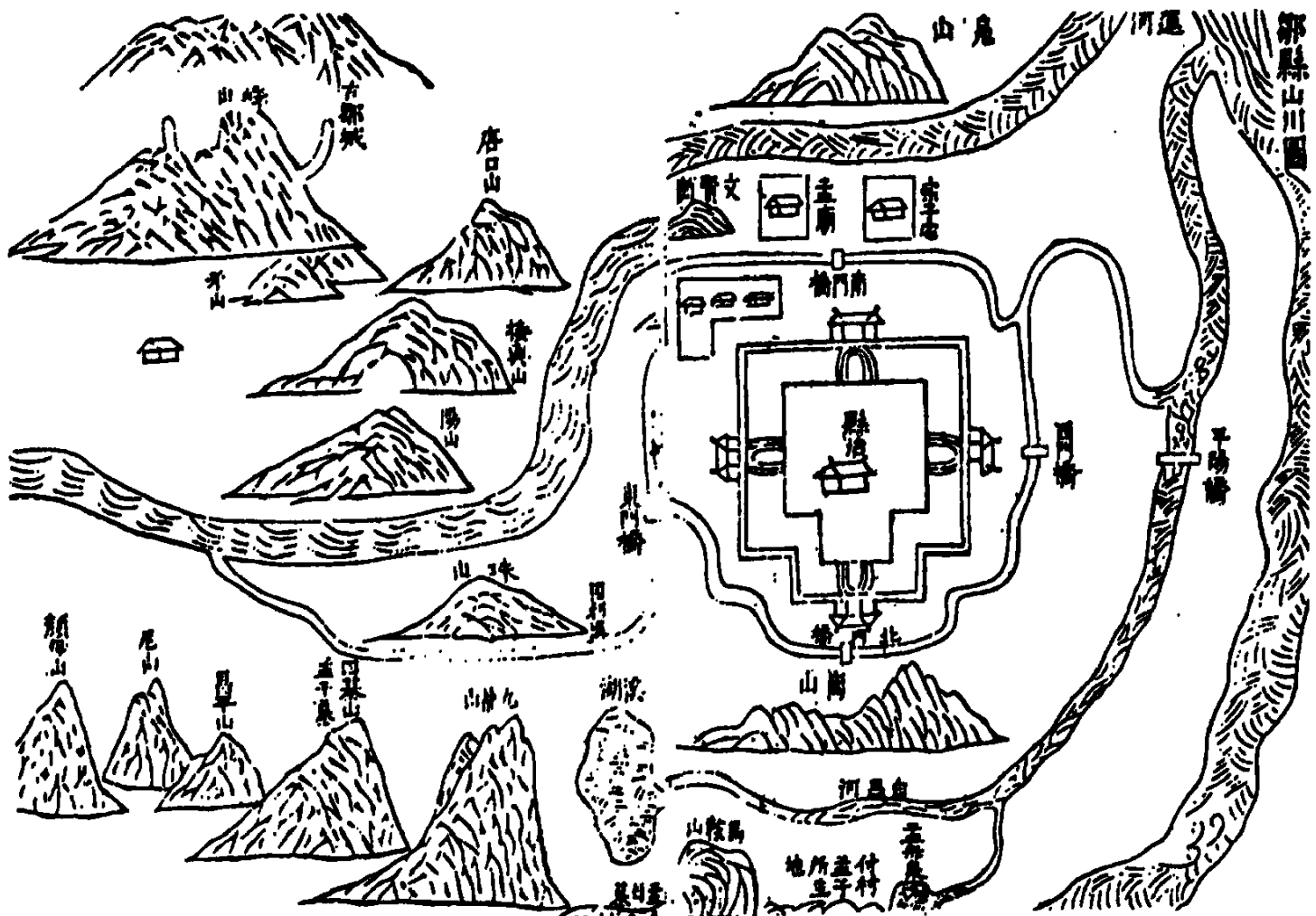
孟聞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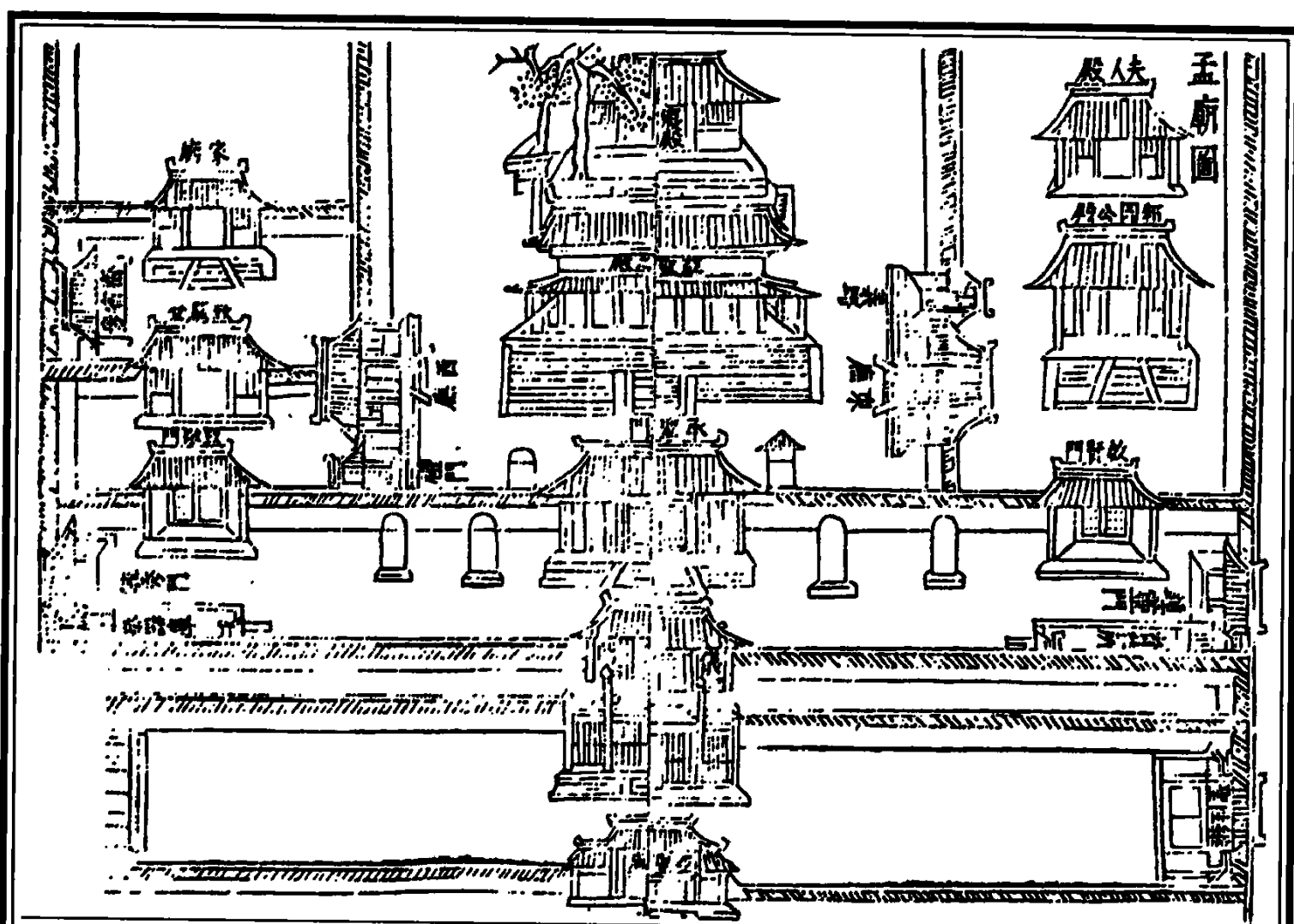
地靈

本本元元地靈人傑有位皆然矧我聖哲維魯及鄒斯文繼絕大嶧溪湖山川日別述地靈第一。

孟子廟碑云鄒東南隅有崗曰文賢其勢廻旋掩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壕而西之。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然文賢崗不甚崇因利溝乾涸不常培塿涓滴烏足以鍾名聖。且今之稱爲鄒者固唐以後新遷之鄒而非古之鄒也。風氣所鍾恐不在此。蓋鄒東南有山曰嶧鄒道元水經註曰周圍二十里高秀特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有如數間屋處甚奇觀也由山而北爲牙山大小相錯狀如犬牙牙山之北

爲小丘山又北爲唐口山又北爲接輿山狀如兩車相接又北踰縣爲崗山諸山之石皆與嶧相類玲瓏可愛又北羣山絡繹直接四基馬鞍二山而九龍山之傍有大澤曰溪湖長廣數里清澈映人流爲白馬河折而西南以達於泗湖之西孟母泉出焉孟子之舊居在此今孟氏諸孫世居之山溪鍾毓意在斯乎圖見於左。





# 石像

氣象巖巖猶屬意想。不見其人。曷瞻曷仰。有美石刻。出之土壤。是繪是圖。萬年向往。述石像第二。

孟子像諸書無所考。廟中冕旒塑像既未可據。舊本危坐圖行教小影亦想像爲之耳。獨廟中孟母殿內傍龕一小石跪像。乃宋人修孟母墓。卽墓中得之者。世傳孟子葬母而自刻其像以殉。是以像在墓中。殊爲近之。按朱子云。古今坐者兩膝着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腰地而跪坐。今以先聖先師二像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又據闕里圖像志引元鄒尹司居敬。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今孟子石像正與此合。固知今所視爲跪像。卽古之坐像。世或謂因殉母而故跪。非矣。是故此像最爲古。最爲真。再考闕里志。雖載此文。而先師反缺此像。孟子像乃以在墓獨存。至今抑亦奇也。圖見於左。

按本像頗壞於築墓者。近募一像於前殿。雖近似終不若前像之古。

孟子石像





三遷志卷一中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聞詩 參考

孔聞諱

裔孫 孟弘舉 訂閱

孟聞玉

祖德

奕奕賢聖長發其祥。孟子之生代周而昌。實匹夫子遠繼殷商。於乎明德宜祀無疆。述祖德第三。

孟子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四傳至后稷。始教稼穡。以粒蒸民。堯封之邠。十六世爲周文王。再傳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其子伯禽就封之國。八傳至桓公。桓公生莊公。莊公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之後爲仲孫氏。蓋以莊公爲孟也。禮庚子自爲長少。不敢祖諸侯。故仲孫亦稱孟孫氏。今春秋經文皆書仲孫。而左氏傳皆書孟孫。故知並稱也。孟氏之嫡孫。主宗祀者則稱孟孫。左傳孟莊子疾。豐點謂孝伯

曰。從余言必爲孟孫是也。其他支子則止稱孟。左氏傳有孟椒。孟之側論語有孟公綽是也。至宗卿之死。若國人以族稱。亦止稱孟。傳記所載孟獻莊諸子及孟氏季氏之類是也。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與孟孫並稱三家。以皆桓公出也。亦曰三桓。三桓之後。世顯於魯。季孫僭逆。見惡聖門。叔孫間有賢者。要未大著。獨孟孫世有令德。獻子忠孝恭儉。左傳載記及說苑諸書。爛焉可述。不一而足。莊子之孝。孔曾亟稱焉。其尤難者。孟僖子將沒之時。孔子年甫踰壯。名位未彰。乃能屬其二子。使從學夫子。以定其位。其後懿子敬叔並師事仲尼。而敬叔遂爲孔門高弟。且歸以兄子。下逮武伯。亦屢有問答。曾子有疾。敬子躬問。以至之反。公綽皆爲夫子所推。由是攷之。孟氏之於孔子。其推尊歷數世如一日矣。天眷明德。至孟激字公宜者。娶仇氏。而孟子生焉。卒師子思。以昌其道。嗚呼。宋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之賢。而開尼父。魯有獻子。莊子。僖子。敬叔之賢。而肇子車。一爲玄王。成湯微子之裔。一爲后稷文王周公之胤。豈偶然哉。傳曰善遠而後興。宜矣。

# 母教

人亦有言、少成若性。鄰墓鄰市、所居不令。自匪三遷、胡以養正。自匪斷機、胡以作聖。述母教第

四。

孟子生三歲而父孟激卒。母仇氏有賢德、挾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買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之。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孟子既長、就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矣。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

道廢而不爲、率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勞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之名儒。○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少誦、其母方績。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違乎。孟子遂留其婦。○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執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



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蓋婦人之禮，精伍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

師授

道喪戰國，說宗儀衍，不自得師，習俗寧免。於維聖孫，斯文之選，受業中庸，微言始聞。述師授第五。

孟子長，初受業孔子之孫子思。○孔叢子云：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于郊，遇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軻問子思：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萃

萃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按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自班固漢書趙氏註應劭風俗通以及孔叢子史記索隱諸書皆然而吳程曰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當以此說爲是其言若辯。乃考闕里世系云子思在衛緼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復返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又據史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時在安王之十五年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子烈王嗣烈王

之四年孟子生則孟子長而知學之時去子思十餘年耳其親受業於子思蓋確然無可疑矣。

校記

①仇：當作「仇」。仇氏即孟母姓氏。

②「母」上脫「父」字，見《孟子雜記》卷一。

三遷志卷一下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聞簡 參考

孔聞籍

裔孫 孟弘舉 訂閱

孟開玉

年表

遷傳弗詳七篇靡次爲後爲先孰稽孰據欲知其  
人聊論其世豈敢牽合考古衷義述年表第  
六

周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巳酉四月初二日孟子

生孟子諸云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板鳳  
墜而寤時閭巷皆五色雲

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其卒于赧王  
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  
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王三十七  
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子  
乃生年次甚左若以定王爲貞定王則去孟子  
卒時爲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  
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

七年哉因定以爲烈王四年今從之  
孟子生月舊載四月初二日乃有謂周之四月  
卽今之二月者不知三代所用歲首雖子丑寅  
各不同亦止以其月首歲行新歲儀非併春夏  
秋冬之時正二三四盡行移也如書之伊訓曰

惟元祀十有二月是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正  
十二月也秦以冬十月冠年漢初亦然是以  
十月爲歲首而不正十月也至於周人邪風叙  
四時物候毫不爽更時俱彰彰可見安得以周  
月準夏時而改之故今以孟  
子之生斷於四月初二日  
孟子名軻韻注何車接軸也故字子與又字子  
車音從平聲又商韻簡韻內亦叔此字注曰孟  
子居貧軻軻故以軻名從去  
聲此解近鑿當以平聲爲是  
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晉魏人  
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漢亞聖之才著一  
家之法皆以姓名自著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  
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  
以孟子爲連其字矣今世所傳子車者出於孔  
叢子及魏晉特軍王肅所著聖證論其或稱子  
與者出於晉司隸校尉傅玄所著傳子孔叢子  
書雖漢隋唐藝文志內不載有疑其偽者而劉  
孝標李善之注已引用之其非後人所撰明甚  
世代去傳玄既遠又爲魯人所著見聞以真且  
古人雖不諱字而孟子師子思子思師曾子豈  
卽以曾子字爲字哉故孟子字從孔叢子稱子  
車爲當

庚戌二歲 魏惠王卽位

辛亥三歲 父激卒母仇氏鞠之見母教

壬子四歲 有三遷等事

癸丑五歲 周顯王元年

甲寅六歲

乙卯七歲

丙辰八歲

丁巳九歲



戊午十歲。禮十年日幼學。孔叢子稱孟子車見子思時尚幼則見子思疑在此歲乎。

巳未十有一歲。

庚申十有二歲。

辛酉十有三歲。

壬戌十有四歲。

癸亥十有五歲。就學於魯歸家母斷機以教。

甲子十有六歲。

乙丑十有七歲。

丙寅十有八歲。

丁卯十有九歲。

戊辰二十歲。

巳巳二十一歲。

庚午二十二歲。

辛未二十三歲。

壬申二十四歲。

癸酉二十五歲。

甲戌二十六歲。

乙亥二十七歲。

丙子二十八歲。

丁丑二十九歲。

戊寅三十歲。

巳卯三十一歲。

庚辰三十二歲。

辛巳三十三歲。

壬午三十四歲。

癸未三十五歲。

甲申三十六歲。

乙酉三十七歲。

魏惠王三十五年至魏。

按史記

附於軍旋平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

年表亦書其事綱目通鑑因之然史記謂二十

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則孟子居魏未及二載

而綱鑑則本古書紀年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稱一年又十六年乃卒則孟子之居於魏十七

年矣抑竊考之孟子之書與宣王反覆者幾二

十則而與惠王言者僅四則又絕無感動施行

之意如宣王也孟子何為而久居也竊謂孟子

見惠王或在共稱王之後十五六年間或此時

見之不合而去及襄王而復為梁遊皆不可知

惟以爲十七年則近証耳聊識之以俟或疑孟

子之見梁王王稱以叟不與此年悖與曰先生

史夫子尊其人

斯稱之夫何疑。

丙戌三十八歲。史記是年魏惠王卒子襄王嗣。

丁亥三十九歲。魏惠王稱一年。

戊子四十歲。齊宣王卽位。按是年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

人擒將龍賈取雕陰而孟子不載善策之言則其去魏也無疑。

巳丑四十一歲。





庚寅四十二歲。

辛卯四十三歲。

壬辰四十四歲。

癸巳四十五歲。

甲午四十六歲。

乙未四十七歲。

丙申四十八歲。

丁酉四十九歲。

戊戌五十歲。

己亥五十一歲。

庚子五十二歲。

辛丑五十三歲。

壬寅五十四歲。

癸卯五十五歲。

甲辰五十六歲。

乙巳五十七歲。

在鄒居喪。魯平公即位。

魏襄王即位。

母仇氏卒於齊。扶其喪歸葬魯。

孟子先齊後梁。趙岐應劭皆因之。亦臆度耳。據

通鑑。孟子見惠王後。齊宣王始立。烏得而先見

之。且即如史記。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七年。在

位十九年。而卒則與本書伐燕時外異之甚。故

丙午五十八歲。返齊。齊王以為客卿。是其國讓於

臣干之有答。沈同等語。

丁未五十九歲。周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遂去。

齊宣王薨。時弟千皆有當路如卿相之語。其後

以喪還魯。切劇既疎。小人乘間。浸漬銷刻。再見

之後。禮意浸衰矣。孟子書雖無次第。然齊魯返

齊。自此至篇末。皆論歸齊之事。則其去就之迹

昭然可考者也。又史記皆以此為齊王事。

惟通鑑綱目據孟子斷以為宣王。今從之。

戊申六十歲。按乙巳魯平公始立。是時孟子居魯。

去齊歸魯之初。以無

舍諸語徵之。尤信。

己酉六十一歲。按陳臻問。前日於齊。王饒於金。一

於薛。銀五十鎰。而受則

適宋。薛俱當在去齊後。

庚戌六十二歲。張儀說六國事。秦。通鑑載景春

辛亥六十三歲。

壬子六十四歲。按滕子在赧王二十九年。去此尚

二十四年。文公之立。疑在是時。孟

子明言。然友之鄒。則

其不在齊。魏可見。

癸丑六十五歲。

甲寅六十六歲。

乙卯六十七歲。

按鄒穆公事。史無其傳。考之古書

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魯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

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此。而於南

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

將伏劍而死。不敢入於鄒。又賈太傅及劉中壘

四四七

書載穆公與不衣皮帛馬不入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宴之行食不炙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視民如子鄰國之治路不拾遺楚王欲淫之遺以女樂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以鄰國之制齊而不敢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士民無不憂痛元儒金仁山氏以爲能感於孟子之言而自反者合二書考之孟子歸鄒之年潘王始立驕侈未甚必無自稱天子之理至孟子潘既沒則潘王愈驕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畏懼當此之時必不敢抗違如斯也且仁政非一日之積穆公與魯閔之年以孟子之言度之决非新立政而行仁非一紀之久其能得民之深若此乎且以區區小國之臣而能以死拒大國難守義之篤亦其國勢之尚強主德之未替耳則穆公之卒於孟子前明矣然而終不能委孟子以政其存姜子之見而僅欲安於小成耶抑孟子知其勢之難王而僅以言佐鄒耶惜乎不可考矣自此諸國不能用序詩書作孟子當在壯後

丙辰六十八歲

丁巳六十九歲

戊午七十歲

己未七十一歲

庚申七十二歲

辛酉七十三歲

壬戌七十四歲

癸亥七十五歲

甲子七十六歲

乙丑七十七歲

魯平公薨

魏襄王薨

丙寅七十八歲

丁卯七十九歲

戊辰八十歲

己巳八十一歲

庚午八十二歲

辛未八十三歲

孟子之書或謂自作或謂門人所記迄未有定其疑非自作者則以今詳列諸王侯卒歲於前而斷以爲自著云又劉歆趙岐應劭皆云孟子中外共十一篇今所有者中篇耳四篇亡

壬申八十四歲

報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孟子卒古碑云孟子卒於冬至之日鄒人因哭

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後三年而宋滅

滕齊復滅宋又二年而燕破齊洮齒殺湣王又

二十八年而赧王獻地於秦楚人滅魯又三十

一年而秦滅魏又四年而秦滅齊并天下距孟

子卒凡六十八年

三遷志卷二上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弘顯 參考

孔聞定

裔孫 孟弘舉 訂閱

孟聞玉

佚文

仁義既陳王風斯扇。燁燁七篇日星同燦。亦有佚文散於諸卷。載搜載羅以廣聞見。述佚文第七。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曰何為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一常之為經。變之為權。懷其常道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漢劉向說。

孟子曰人知養其田莫知養其心。養田莫過利苗得果養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養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漢楊雄法言。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漢桓寬鹽鐵論。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漢賈誼傳。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漢應劭風俗通又類之推家訓亦引圖景失形語。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統拾遺記錄。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唐虞世南北堂書鈔。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傳俗之情也。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何。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李若文遊記。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



師也。同上。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同上。

右皆孟子所不載，而他書載之者，蓋外篇之文，或逸書也。第辭鮮全，述義多斷章，雖云可幸，亦足惜矣。然又有文句錯出，姓名絕異者，別爲考異如左。惟竄改無意義者，則不載云。如馬摠意林、伊尹不

一介於人，後漢書有伊尹之心，則可。李善注：遠行者必以瞻白帖有側隱之心，仁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葉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韓詩外傳。

惠王三十五年，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無以修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言利，若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欲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魏世家。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史記魏世家。

孔子于衛，主癰疽，于齊主寺人瘠環。說苑作雍。

說苑載好色好勇諸封文，與孟子大同，而皆以爲梁惠王。

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飲。漢書食貨志贊。

孟子絕糧于鄒，困殆甚。應劭風俗通。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宋裴松之注。

下同。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蕭梁劉峻世說新語注：韓詩外傳亦載此章，有夷齊下惡孔子而無伊尹，其

日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與今本亦異。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云云，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注曰：致至也。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孟軻館齊，從者竊屨。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  
先聖先聖其揆一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過山之尾，樂水啗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  
也。  
語而戰國策別載之，未知孰是。

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燕國大亂，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國策文，孟勸齊伐燕之誤談也。

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此見前梁隨時篇，蓋必戰國之士因止攻趙，反告滕文語而附會之者。

Blank lines for additional text or commentary.

校記

①先：當作「後」，見《韓詩外傳》。

②滕文公：《春秋管窺》卷七引作「魏惠王」。

③馳：當作「弛」，見《藝文類聚》卷五〇。

三遷志卷二中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顏伯廉 參考

嘉祥曾承業

喬孫 孟弘譽 訂閱

孟開玉

讚註

邪說惑人知德者鮮。賴有諸儒是訓是纂。聖教既明。聖作斯顯。由此夫子列之墳典。述讚註第八。

史記列傳曰。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虞世南北堂書鈔曰。孟軻傳云。軻字子輿。鄒人。勸學不息。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史記無此文。不知何據。姑附于此。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又曰。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

漢楊子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悅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卿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爲不異。以上並楊子。

班固古今人表。列孟子於上中。爲仁人。列孟子弟子公孫丑於上下。爲智人。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俱列於中上。餘不錄。

班固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况。即荀卿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





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趙岐孟子題辭序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葬于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廢棄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憫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途雍底仁義荒怠佞僞馳聘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

與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詔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侂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像之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過哉肯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



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旨。後世依故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三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滅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以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遭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以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閑遠微妙。蘊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

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于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于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倘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徐幹中論曰。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于權智之實者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孟軻膺儒以罄折。又曰。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

劉子新論曰。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藝。留情于五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

隋經籍志曰。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旨。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

唐藝文志曰。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宋孫奭孟子正義序曰、夫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起、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于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于下、猶涇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對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

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于千古、使非聖賢之倫、安能至于此乎。

歐陽文忠公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至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達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矣。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于孔子之間。孟子命世，修業于戰國之際，所以潛見之不同。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東坡孟軻論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長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克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恬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恬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惟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克乎天

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之此而已矣。

蘇頌讀古史論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強暴，日說諸侯，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其鄙詐，莫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楊龜山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才，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道不行於身，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爲久安之勢，此而已矣。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



迂闊而不能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耳。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淺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父無君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胡五峯曰：孔子學不厭，誨不倦，顏子希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久于仁矣。劉屏山孟子論曰：學者必有用心，誠爲入門，偽滋情，真滋性也。虛爲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爲入門，心勵心也。致知爲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爲入門，求同于人也。靜爲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爲入門，內外肅也。慎爲入門，戢未刑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乃斷然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者得之于心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覩焉，庶乎其可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也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于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思學廢于笑解，省學廢于譏議，悟學廢于揣度，通學

廢于偏黨，默學廢于領略，敏學廢于疑二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蔡唐大礪金錐，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于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黜襍抵指所能造，必自得于筆墨之外焉。孟學孔子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與繼，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于語言畦徑之末，真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藉籍和粹，若遜于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誇大也，亦胷中自負不碌碌耳。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又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修，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於何處計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不分曉。

歷代諸儒註解卷目

西漢之世不聞注孟子者。東京初海西令南昌程曾字秀升始作孟子章句而書佚不傳。今之言注孟子者皆首趙岐云具列其目。

趙邠卿章句十四卷。漢太常長陵趙岐著。萬曆間北齊劉子立為奉勅較刊。

鄭元注七卷。隋志元作玄。按後漢書玄所注周易大傳中侯乾象曆而不言注孟子。

孟元字誤為玄也。今依註疏正之。

劉熙注七卷。後漢安南太守李善文選註中時引用之。

蔡母遠注九卷。不知何所人。蕭梁尚有之。隋經籍志又載遠嘗注左思三都賦必晉以後人也。

陸善經注七卷。唐開元中直學士也。以孟子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為七篇云。

張季權音義三卷。唐中書侍郎張山張盤撰。

丁平子音義一卷。唐太常卿吳人丁公著。

孫宗古正義十四卷音義二卷。宋禮部尚書孫平中北監撰。

蔣穎叔解六卷。朱觀文殿學士宜興蔣之奇撰。

蘇明允批點孟子。相傳老泉先生蘇洵所為。今坊間多刻之。

程正叔解四卷。伊川先生程頤撰。宋史注曰其門人所記也。

張子厚解十四卷。橫渠先生張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後。

呂與叔講義十四卷。程子門人藍田呂大臨撰。

蘇子由解一卷。宋學士眉山蘇文定公轍撰。凡二十四章。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

尹彥明解十四卷。宋程子門人洛人尹焞撰。

龔深之解十卷。宋待制遂昌龔原著。王安石門人也。

陳晉之解義十四卷。宋禮部侍郎福州陳陽撰。

游定夫解義十四卷。程子門人建陽游酢撰。宋藝文志作子孟雅解各一卷。游揚為同友最厚善當以墓志為是。

陳秀實傳。宋右正言對人陳文介公禾撰。藝文志作十四卷。宋本傳作十卷。

王介甫解十四卷。宋宰相臨川王文成公安石撰。崇寧大觀間場屋舉于宗之。

許允成新義十四卷。安石門人。

王元澤注十四卷。安石子。

張子韶解十四卷拾遺一卷。宋刑部侍郎錢塘張文忠公九成撰。

鄒志完解十四卷。宋寶文閣待制鄒公浩撰。

羅仲素解。宋陳章先生羅文質公從弟撰。見陳章集附錄。

錢文子傳贊十四卷。宋藝文志。

林少穎講義。南宋侯官林之奇撰。

王逢原解五卷。宋王令撰。今嘉祐間人與王介甫善。年二十八卒。介甫題其後以傳。

王汝猷辨疑十四卷。宋藝文志。

陳耆卿紀蒙十四卷。宋國子司業陳壽老撰。

張敬夫詳說十七卷又解七卷。宋修撰南軒先生廣漢張宣公枋撰。





劉必明解。宋諫靖先生安解。今龍游劉愚撰。

朱子集註七卷。或問七卷。宋朱文公集撰。先為解所習者是也。然或問不復行。獨大全時載之。

馮儀之注。宋都呂馮椅著。

張氏孟子傳三十六卷。宋藝文志。

四注孟子十四卷。相傳為楊雄、韓愈、李綱、熙時子。四人所注。見氏曰。有淺近益者。

百家解十二卷。集古今諸儒。自皮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家。

五臣解十二卷。宋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

石經孟子十四卷。宋宣和中。知成都席旦。刊於成都學宮。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宋戴溪撰。漢為石鼓書院。山長與諸生講說者也。朱子嘗稱其近道。

林慎思續孟子三卷。唐咸通中人。撰孟子之說而續之。

翼孟。唐彭城劉軻撰。軻本洋屠。中歲慕孟子為人。遂長髮。以文名。一時因著此書。白樂天記其事。以傳。

凡三卷。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宋朝奉大夫臨川陸筠撰。周文忠公必大為之序。

救性七篇。宋光祿寺丞浦城章望之撰。望之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故著此書。

尊孟辯七卷。宋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溫公有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克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之。

焉。朱文公讀而斷之。今見大全集中。

按孟子書自班固漢書藝文志列于儒家五十三家內。自皆諸史皆然。鄭漁仲通志亦因不改。惟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孟子入經類。晁氏馬氏從之。於是孟子始與論語併稱經視諸子異矣。抑嘗論之。孟子之書至宋而大行。孟子之解至朱子而大備。嗣此以來雖不乏讀註。然道統既明。推尊為贅。精義已悉。箋釋徒繁。謹思力行足矣。故凡後於是者。槩不錄焉。



校記

①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趙岐《孟子題辭》於「男」字上有「子者」二字。

②聘：當作「聘」，見右引書。

③右引於「聽」字下有「納」字。

④問：當作「門」，見《張子全書》卷三。

⑤「所」上脫「此」字，見右引書。

⑥「以」上脫「思」字，見《龜山集》卷二五。

⑦「此」上脫「在」字，見右引書。

⑧「同」字下當脫「門」字。

⑨皆：當作「後」。



三遷志卷二下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胤隆 參考

顏光魯

齊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崇習

墳典既列、學科斯立。帝王朝講、臣庶塾習。以掄賢才、賢才輩出。於昭宋規、漢唐靡及。述崇習第九。

漢文帝置孟子博士、已而罷之。

唐造士之制、以禮記、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羊、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中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皆兼孝經、論語。開元七年、御注老子成、減貢舉人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子、列子、亦曰道舉。是時知洋州趙贊著議、欲令選人通書、禮、孝經、論語之外、更通孟、荀、諸子者、謂之茂才舉、議不果。

行。至寶應元年、楊綰爲禮部侍郎、乃疏請罷明經進士及道舉、而復孝廉、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令士習之。下有司議如綰言、而翰林以爲進士不可廢、遂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孟子終不立學官。

唐末時、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上書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晦晦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歆、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用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讀之可以爲方外之

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敎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書上不果行。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罷詩賦始以孟子取士令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易詩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次兼經禮記論語孟子以上俱十道後改語孟義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一道。

宋哲宗元祐二年始詔試官毋得於老莊列子命題四年立詩賦經義兩科詩賦進士初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道次論一道末試策一道專經進士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自是後詩賦科或間議罷復而孟子試義不改。是時司馬溫公新政欲變熙豐舊法范忠宣公曰孟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溫公乃止。

又宋律學初場以尚書語孟題各一篇試通刑法者書學亦令兼通論語孟子義。

宋舊有童子科孝宗淳熙八年始分三等能全誦

諸經孟子及能文者爲上誦書外能通一經爲中止能誦六經語孟者爲下。

宋元祐中司馬康通英閣進講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爲孟子節解以進。

宋欽宗靖康元年夏四月立太子御史績溪胡舜陟奏向者堯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會亂不果行。

宋高宗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言列之屏障。

宋孝宗乾道元年立太子以鄞人汪大猷爲諭兩日一講孟子。

金太宗天會間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諸經孟子太宗命教養之後遂立爲經童科以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諸經論孟者爲中選。

金世宗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後漸立府州學以孟子與易書等並爲經用趙岐注孫奭疏命國子監印板頒諸學較習之又設女直學令譯經所以女直字譯諸經及孟子書俾女直子弟習之其得選



者曰女直進士。大定二十三年譯書成，世宗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經者，正欲女直人知道德仁義所在耳。命頒行之。

又本年定收補內侍格，能誦一大經及論語、孟子內能誦一書者，始月給俸八貫石。按世宗寬仁明，先舜，故備載其事。寬仁明者，謂之小者勿以夷而忽之。

金章宗時，有司奏：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其氣度。遇府會試，委經義試官於二書內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留，從之。

元世祖至元五年十月，敕從臣禿忽思等錄毛詩、孟子、論語。十九年，令各路司吏有關，委本路長官參佐同儒教授考試，習行移書算及詩書語、孟內通一經者補貢。

至元二十四年，始定國子學制，設博士助教等官。凡生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然後及諸經焉。

元仁宗皇慶二年，始定貢舉之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場策一道，漢人……第一場明經

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人治一經。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

皇明洪武元年夏四月，

太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洪武三年，初設科取士，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四書義一道。後四書義增二道，俱以朱子章句集註為主，仍頒諸學宮焉。

校記

①「論」字下當脫「德」字，見《宋史》卷四〇〇《汪大猷傳》。



三遷志卷三上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貞教 參考

孔貞明

喬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爵享

仁義不用困于齊梁。歷千餘載。道乃彌光。登之俎豆。配乎素王。卑哉管晏。誰數蘇張。述爵享第十。

唐憲宗朝。處州刺史鄴侯李繁作孔子廟。圖孟軻同公羊、丘明等於壁。祀之。韓愈爲之記。

宋仁宗朝。孔道輔知兗州時。以孟子併楊、荀、王、韓設像祀於孔廟西偏。仍爲之記。

宋神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孟子爲鄒國公。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於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爲不可而止。至是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曾孝寬上疏言。臣昨使京東西路。鄒魯實在封部。伏見孟軻

有廟在鄒。屬兗州。未有封爵載於祀典。況先儒皆有封爵。孟軻氏自古嘗以其書置博士。朝廷亦以其書勸學取士。豈有襲封。載於祀典。伏望聖慈。付有司議定施行。章下禮官。禮官言。檢會近條節文。今後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孟子傳聖人之道。有功於天下後世。非諸神祠一時感應之比。今若止加廟額。侯爵。恐未盡褒崇之意。檢會顏子封兗國公。十哲益封郡公。欲乞自朝省詳酌。特封公爵。以示褒顯。天子從之。遂下詔曰。自孔子沒。先王之道不明。發揮微言。以紹三聖功。歸孟氏。萬世所宗。厥惟舊邦。實有祠宇。追加爵號。以示褒崇。可封鄒國公。此疏舊本皆以孝寬知鄒州時上。今據宋時刻石正之。元豐七年五月壬戌。始以孟子配享孔子。晉州教授陸長愈奏。乞春秋釋奠。並以兗鄒二公配享。太常寺言。至聖文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尊祀。然於孔子異代。而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不可。禮官議以爲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

者不必皆同時也。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卽以后稷，勾芒爲少昊氏之子，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羲，祝融配庭迎氣之日，又爲從祀，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生與高唐生、杜預、范甯之徒與顏子俱配孔堂，至今猶爲從祀。以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久未配享，誠爲缺典。請如長愈議，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交國公之次，以稱聖廟。褒崇儒賢，備條祀典之意，制曰可。

宋徽宗崇寧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南若兩位亦爲一例，以北爲上，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配享之位，卽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從配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遷鄒國塑像於宣聖之右。按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

師南向。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面。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于聖像之東，後升曾子、子思亦然，未有東向者。金在北方，始以顏孟居宣聖之左右，然皆南面以享，則舛謬甚矣。今則配享皆左右列，意者元既平宋，參宋金之制而定之與，惜史無傳矣。

宋度宗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子並配孔子，位在孟子上。初，高孝間，洪邁嘗謂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至是始以四子並配云。

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孟子爲鄒國亞聖公。制曰：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克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崇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詞，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祇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

皇明洪武二年，一作五年。罷孟子配享，旋復之。一作年而復。





太祖覽孟子土芥冠簪謂非人臣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錢唐抗疏入諫與視自隨祖得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動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唐箭瘡焉。唐字惟明浙江象山縣人魏魁

配送監年近六十湯

太祖賦長詩一章稱旨拜刑部尚書。按語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蓋各欲自盡也孟子冠簪之言誠足以深儆後之爲君者而詞過迫峻。

太祖謂非人臣所宜言則又凜凜乎杜萬世亂逆之萌矣至於錢唐衛孟子而集矢於胷。

太祖聞唐言而從若圓轉主聖臣直嗚呼休哉。

洪武三年六月正嶽鎮海濱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封爵如故。

世宗嘉靖九年冬十月奉孟子爲亞聖孟子罷公爵從大學士張璠議也。

### 孟父母封祀

唐玄宗天寶七年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並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爲祠宇歲時致祭孝婦七人鄒孟軻母居其五。

元仁宗延祐三年六月乙亥追封亞聖鄒國公父爲鄒國公母爲鄒國宣獻夫人制曰朕惟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缺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膺神休張士觀之詞也。

皇明嘉靖九年冬十月以孟子祖孟孫氏配享啓聖公叔梁紇主稱先賢自唐以來皆以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于廟堂其後升顏子配享始進曾子以補其闕然顏子父路曾子父皙乃在廡下自宋洪邁姚燧皆著論以爲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崇子抑父非所以明人倫也至熊禾始議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

本朝弘治中，學士程敏政、侍郎謝鐸皆申此議，禮官不可而止。至是

世宗從輔臣張璁議，始定今制云。

按孟子之父，世譜以爲名激，字公豎。而今之祀典，皆曰孟孫氏，魯之以孟孫稱者多矣，不近汎與改而正之，竊有望于秉禮者。

弟子從祀先儒

楊墨亂真，孰知臧否。能自得師，卓矣諸子。克既侑堂，餘亦秩祀。胡亶附驥，惟功之以。述弟子第十一。

宋徽宗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宋封弟子勅，金大不，作宣和三年。及考宋史及宋宣和碑，元元貞碑，皆以爲政和，則歲月相懸遠矣。然宣和以後，日尋于兵，金宋之交，文獻不全，故今不從石刻而從宋史云。

封樂正子克爲利國侯，配享孟子。勅曰：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近也。典聖人之道，若此其難也。孟子既沒，配享孔子之廟，血食于天下，亦可謂至矣。今于鄒獨推尊孟子，求其門人高第，使得從祀配享，南面而處，如孔子之尊焉。克也學古之道，好善優于天下，追以侯爵，其配食焉。斯文之光，萬古不泯，可特封利國侯。

封公孫丑等爲伯，從祀孟子。勅曰：孟子既沒，孔道益尊，今孔子廟食于天下，配享從祀，後世無並焉。肆朕命鄒國公，鄒崇廟貌，使世世得祀，雖不及于天下，至于門人高第，配享從祀，自孔子以來，未有如孟子者也。爾等志不行于當時，而見錄于後世，列爵疏封，亦可爲榮矣。可依前件勅，封鄒國公孟



儒藏

子諸弟子而侯伯之。二物疑有闕文誤字蓋本已

公孫丑壽光伯。宋史元碑俱同。以下凡同者皆不書。

萬章博興伯。今縣名同後比。

告子不害東阿伯。宋史同元碑作告不害。通考作

生不害。按趙氏注告子篇曰告姓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于孟子而告子爲一人。以爲正義則疑盡心有活生不害與告子爲一人。以爲告子名不害字活生。至趙注則又以活生不害爲人姓名而定爲齊人與正義不同。竊考告子平生與孟子反覆辯駁絕無相下之意其非弟子明甚。而以告子不害爲名字殊覺牽強。宜依今所改。活生不害爲是。

孟仲子新泰伯。文獻通考作新蔡誤。

陳臻蓬萊伯。

充虞昌樂伯。

屋廬連奉符伯。今奉安州。

徐辟仙源伯。宋史元碑俱同。舊志作徐源。按宋地理志有仙源縣。即今曲阜。徐子誤耳。

陳代沂水伯。

彭更雷澤伯。今濮州。

公都子平陰伯。

咸丘蒙須城伯。元碑作頓城。按宋有須城縣屬鄆州而無頓城。元碑誤。

高子泗水伯。

桃應膠水伯。今平度州。

盆成括萊陽伯。

季孫豐伯。宋史作豐城伯。元碑舊志作豐陽伯。

子叔承伯。宋史元碑俱作承陽伯。舊志及神主似

土多因其生卒居游之地而定之故孟子門人封不出京東一路以諸子皆齊魯人也。考宋史京東路雖邑有豐而無豐陽有承而無承陽。古字承承通用。即今峰縣也。至豐城則蓋連矣。宜從大定石刻爲是。

先是太常寺言兗州鄒縣孟子廟宜以樂正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上從之。故有是命。

孟廟弟子配享從祀坐次。以今神主爲定。

正殿

樂正子。金制凡配享者皆南面。樂正子舊亦南面。元貞中縣令司居敬始改西向云。

東廡九人

公孫丑 浩生不害 陳臻

屋廬連 陳代 公都子

高子 盆成括 子叔疑

西廡八人

萬章 孟仲子 克虞

徐辟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季孫

附祀先儒二人

東廡

昌黎伯韓愈。宋宣和四年，邑令朱正修孟廟，以楊西元貞初，邑令司徒始附二子于東西廡。而雄之罷祀，則無可考。按洪武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從祀孔廟，意此後因而罷罷孟廟祀也。蓋事莽之愆，人所共惡耳。韓祀至今猶存。

西廡

宋司空孔道輔。考孟廟金元碑，並不詳從祀所始。永宗三年，鄒令朱珪始修復之，意此時罷楊成都，以孔公有功孟氏，因附之以補十九人之舊耳。文獻無徵，惜夫。以上二子乃郡邑私祀，非王命也，故附于末。

按自古弟子之盛，孔子之外無踰孟氏。歷代之崇報及于弟子者，亦惟二氏。而諸賢無聞焉。議孔廟之祀者，不下數十家，而孟祀寥寥，請因而備論之。一曰訂稱號之失自我。

世宗肇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竝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國學郡邑皆然。而孟子諸弟尚仍舊封，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徒乃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安神靈、一王制也。宜以孔廟近例改之爲當。

二曰正肩祀之謬。考季孫子叔之所以祀，本趙注以二人皆孟子門人，問孟子不受萬鍾之言。

而季孫曰異哉，子叔亦疑其說而以爲可受也。是時紫陽之解未出，禮官仍之而加封爵耳。今既遵朱子之解，以爲孟子引言，則二子非弟子矣。祀之何爲哉？難者曰：古事不可知矣。子之言毋乃重于信朱，而輕于變古與？請以左氏折之。蓋季友之後，惟宗子之爲世卿，而主祀事者乃稱季孫。其支子則稱季以別之。宗子可祭而稱季，支子不得僭而稱季孫也。故言季孫則不必斥其名，而皆知其爲執政者矣。自文子行父以降，無代不稱季孫，吾烏知此季孫之爲誰也？而祀之也。且使此季孫果與孟子同時，列在門牆，亦安得棄其國事，越境而從其師者？而況其絕無問難之言乎哉？子叔之先，出自魯文公子曰叔肸，叔肸之子曰子叔嬰齊，自後遂以爲氏。則子叔乃氏耳，非人姓名也。七篇之中，如屋廬、東郭之類，皆稱子稱氏，無專以複姓稱者，何獨于此有異哉？且孟子之文大都疏暢，而無艱深之病。今如古注以子叔疑三字爲句，下乃爲孟子所答，於上下文勢順乎否耶？故此二子者，律以孔廟公伯寮、秦冉之例，不可一日而食于孟氏。



之庶者也。

三曰進當祀之賢。昔秦漢之間，孟子卑卑諸子間耳。自漢趙太常岐出，而始擬其人于宜尼、齊其書于論語，尊以亞聖，創爲傳注。五季之亂，儒學掃地，昌黎之文未行，濂洛之道未開。宋孫宜公爽獨爲信好，參考羣說，彙成正義，雖舛誤不無一二，實與他注之漫無發明及隨聲附和者，萬不侔矣。至其生平制行，趙則孝能錫類，忠足衛君，陷夷不辱，履危弗貳，剛直義烈，方之巖巖氣象，誠無愧焉。孫則方重自持，質直事上，明于禮制，嫻于經術。若夫諫天書，止西祀，侍講仁宗，反覆規諷，真所謂非堯舜不陳者。較之推尊孟氏而諛言以倭新，斥賢以禍宋者，人品縣絕，以至

本朝錢唐不難捐軀以諫罷祀，此其爲志，又豈禍福死生所能亂哉。崇而祀之，以報其功，不亦合于公論而有光于孟氏與。

四曰增配食之位。夫孟子之世後于閔、冉，而位上于閔、冉者，功大故也。程朱表章孟氏之功，偉于趙孫，而不敢議祀于孟廟者，德盛故也。韓退

之之功之德，使在孟門，當爲具體，章丑所不敢望也。且又與孟子同祀孔廟矣，而復列于廡下，屈在盆成之後，孟子之靈弗安也。今旣已祀之，理不忍廢，苟援孟子配食尼父之禮，升之堂上，東向以處，與樂正配，庶幽明兩慊而無少憾乎。然祀典之行久矣，聊詳著之，俟議禮者採焉。

禮儀

曷以章德。見服有制。曷以達誠。是享是祭。穆穆  
皇皇。麟駉濟濟。於萬斯年。引之勿替。述禮儀第  
十二。

宋哲宗元祐元年。始定孟子塑像服色。朝奉郎權  
發遣兗州軍州事兼提舉濟州兵馬巡檢公事  
李挺奏言。伏覩本州孟子廟塑像服色。只是鄉民  
隨意裝造。無所稽據。今朝廷既已旌封。則服冕之  
類。皆須與爵命相稱。所有合依冕服等。乞從禮部  
檢定。降下。以憑遵依。事下太常寺檢定。孟子國公  
係正一品。合服九旒冕。旒以青犀簪導。青纁充耳。  
青衣朱裳九章。白羅中單。青襟襖裙。革帶鈎鑠大  
帶。蔽膝。玉裝劍。玉佩。暈錦綬。間施二玉環。朱韞朱  
履。從之。李挺舊志作李挺。今據石刻正之。

皇明嘉靖九年。易像為主國子監廟及各郡縣學  
併罷冕旒塑像。而本廟仍因之。

宋大晟府擬撰釋奠鄒國公位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於皇先聖。惟公之生。人知趨正。與享  
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遐哉天命。

宋既南渡。鄒陷于金。寧宗慶元四年。有孟子配祀

宣聖祭文曰。維公後生孔子。百有餘年。其知聖人  
如親見之。辭闢楊墨。三聖是承。扶世道。民以登配  
祀。謹以製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常典。從祀配神。  
尚享。

慶元五年。又有頒降州縣祭文曰。惟公知言知德。  
亦克允蹈。攘剔異端。以承三聖。謹以製帛牲齊。粢  
盛庶品。式陳明薦。尚享。然皆江甯丁宗道  
用。不及本廟矣。  
金釋奠鄒國公樂章。如流宮。太

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  
爲經。純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祀。

元仁宗延祐三年。詔春秋釋奠于先師。以顏曾思  
孟四子配。其鄒國公位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遭時  
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皇明洪武中。釐正祀典。兗州孟祠。命所司歲時二  
祭。

景皇帝既授孟子博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復命  
太監舒良諭禮部尚書胡濙曰。顏子孟子程明道  
恁禮部所在有司。與他整理祠堂。有的修  
造。務要時常修理。不許損壞。春秋猪羊



祭祀。

祭文

翰林院撰頌降宗子春秋祭祀世用之。

維年月日代嫡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敢昭告于

先祖鄒國亞聖公。惟公言必仁義道惟堯舜扶植弘綱千載攸賴。今茲仲秋謹備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用伸虔祭以利國侯樂正子配謹告。

祭品

猪一 羊一 太羹 和羹 魚醢

兔醢 醢醢 藁魚 鹽 芹菹

菁藟 茅藟 韭藟 棗 栗

榛 菱 芡 黍 稷

稻 粱 酒 香 燭

帛

設禮生五十六人掌春秋歲時祭祀陳設贊相之儀以民之端潔稍知禮儀者充之冠服如老人而獨其雜役隨官選用無定名官府過謁亦相之設門子四戶專司本廟鍵鎖啓閉及洒掃之事而獨其雜役四戶世爲之。

祭期

二月上丁一八月上丁

景泰之前孟廟皆縣尹主祭自授官定禮之後始本廟博士自祭而縣尹不與焉嘉靖中博士缺孟族請縣尹代祀是時縣尹陳鉞因以銀四兩助之後宗子襲職相仍不改每遇丁祭縣尹主之宗子陪祀助銀如故萬曆戊申縣尹胡繼先以爲宗子自有祭田而縣尹附之祭非所以竭誠敬遂復令宗子主祭而縣每祭添處銀數兩別具祭物亦于是日致祭惟時分先後焉凡春秋仲月尹命禮曹掾史序諸與祭者之執事姓名而布之廟至期祭文廟畢尹率學博丞尉偕往尹祀于正殿令諸官分祀孟父母夫人及兩廡其陳設贊相皆以邑諸生克之禮如祀孔子之儀祭畢以胙饋博士及與祭者其博士祭則博士祀于正殿餘殿兩廡以族長舉事及孟族諸生之長者分祀之族人無貧富長幼願與者咸在執事悉禮生禮亦如縣祭之儀祭畢饋胙令丞學博而頒之族人仍設酒饌于致嚴堂令族人會食而退博士家祭期爲正月一日爲正月十五日爲亞聖生日忌日爲每歲冬至日皆率一豕一果蔬飯饌殺于大祭之數禮行九拜



儀不讀祝文。邾國公殿則以豕首鵝魚兩廡無。按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亡。故古之祭者有四時之祭及忌日而已。孟廟私祭不知定于何時然準之于禮春似太數夏似太疏至誕辰之祀則又世俗所行而昔典國制皆不載者也。去生日之祭增以夏至庶幾合于禮乎。姑識于此。

又春秋中旬丁日宗子祭孟母于斷機堂羊一豕一遂以是日祀于述聖殿儀用牲醴。

凡月之朔日望日縣尹學博丞尉皆至禮生具香燭紙行四拜儀博士陪拜拜畢飲茶于致嚴堂而散。經過官長謁廟者亦如之有釋奠者則行九拜儀。

墓祭期爲三月清明日十月一日宗子率族人祭于兩林墓所羊豕各二果蔬穀饌視家祭。

又縣祭于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羊豕

各一果蔬穀饌視宗祭俱于各祭田出辦。先是前 各一果蔬穀饌視宗祭俱于各祭田出辦。先是前 各一果蔬穀饌視宗祭俱于各祭田出辦。先是前

### 恩賚

報功無從胤錫之祚。爵之使貴田之使富。帝歷幾更苗裔如素。豈其皆才先賢之故。述恩賚第

### 十三

宋仁宗景祐四年授四十五代孫孟寧鄒縣主簿奉祀事。孟氏奉祀自此始。初龍圖閣直學士孔道輔守兗州訪得孟子墓建祠其下。又詢其後得寧及四十六代孫孟存等十數家優復之令守護酒掃仍薦于朝因授寧官。

宋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冢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謂之曰孔庭族長。顏孟二氏亦如之。每族長缺選族中之最長者克之。按族長始此然宋元

皇明則宗子主祀族長備而已。

宣和四年詔有司撥廟戶二十五戶優免差稅額洒掃鄒國公廟。按廟戶始於此。

元太宗元年蠲免顏孟子孫差撥從衍聖公孔元措之請也。

元仁宗延祐元年奉旨免孟氏稅糧。

泰定五年始以本縣官地三十頃賜孟氏爲祭田。先是太司農司都事郭奉議稱職係益都路鄒縣



籍居本縣實亞聖鄒國公之鄉三遷之地故迹猶存。前代以來勅修廟貌及我聖朝舉其遺典於延祐三年七月遣使追封孟子父爲鄒國公母爲鄒國宣獻夫人褒寵尊崇可謂至矣。然而尚闕廟田切念孟子命世大才攘剔異端闡揚仁義功垂後世惠及當時春秋祭祀無所取給誠爲闕典。若蒙比付往年尚珍署係官地撥付曲阜林廟例將鄒縣蔡家庄野店等處係官草場地土撥屬孟廟以供修理祭祀似爲允當云云。呈部節次查明議將野店地撥三十頃其地東至嶧山東華宮南至民地西至官路北至顏廟祭田各有峰堆爲界覆請得旨。

祭酒蔡文淵贊田碑記曰昔孔子沒異端蠹起天下惑于無父無君之教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時則有若孟子者出拔邪樹正尊王黜伯使學者洒然而醒釋然而覺咸知崇綱常宗孔氏去夷狄而之中國功施世教庸有既耶。後代推尊配食宣聖廟庭自京師達於郡縣列爲通祀宜矣。鄒故有廟貞祐燬于兵國朝至元間孟氏德昌規構正殿元貞初縣尹司居敬創左右廡大德中縣尹朱彰建

神門。延祐丙辰燬興文治蒐輯遺典詔封其父爲鄒國公母爲鄒國宣獻夫人。今監縣帖哥更修新祠像而事之。嗚呼褒崇至矣廟制完矣秩祀之禮尚闕如也。儒者李儼馬亨寧成章許嗣構胡鳳儀李元彬協議請割子思書院羨錢萬五千貫月取贏利以給時祀及經葺費襲封衍聖公孔思晦亦屢爲言憲府可其議仍命耆儒孟氏各一人司其出納。先鄉大夫郭奉議時任大司農司部事上書省都鄒之野店舊爲牧地荒閒日久請以畝計者三千撥隸孟廟庶永遠不乏春秋之祀從之。大定戊辰春正月符下監縣帖哥暨尹王思明王簿鄭惟良典史孫友表識界畔四至具列碑陰。孟氏族長孟惟恭慮其久而湮昧無所取徵介林廟學正李元彬子思書院山長孔思本請予爲之記。洪惟我皇元受命膺神嗣位闡揚聖賢之道以廣風化之原尤於孔顏孟三氏寵數頻蕃既蠲租賦以恤其家復選師儒訓其子弟成才而官之仍優於常人犧牲粢盛無以供也則錫之楮錢胙之土田凡郡有司體承聖意不敢怠遑爲之後者盍亦振厲齊潔深思報本之義具爾牲牢肅爾豆邊儀文式

備誠敬交宣。如是則神歆其祀而降之福。上副朝廷欽奉之意。下愜鄉人攀慕之願。不其偉歟。舍是則備物有愆。裸享無節。雖曰祭如不祭。吾不知其可也。謹記。

山東東西道王鵬南主標撥祭田。高克明有記不錄。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以宗子孟思諒言。給廟子五戶。

皇明吳元年。鄒縣簿孟思諒。隨衍聖公孔希學迎大軍。見汪興祖于軍門。戊申。洪武改元。復偕衍聖公朝京。奉詔歸鄉。奉祀事如舊。蠲除差役。又有旨。孟氏惟大宗免差。餘枝不免。

洪武十八年冬十一月。特免孟氏之子孫有罪。輪作者二人。先是翰林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輪作京師者二人。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立命蠲其役。於是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輪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死亡。則賢者之後。沒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輪作者。依例釋之。

宣德元年春正月。命給孔顏孟三氏子孫道里費。先是三氏子孫十人來朝。至是辭歸。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三氏後皆聖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厚有學行者。

按學舊稱廟學。在孔子廟側。魏晉迄唐。止訓孔氏子孫。元世祖中統間始益以顏孟二氏設教授。

明因之。然各生亦止在內習禮。未有生員之名。或以儒士由府學應試。或應試京闈不一。正統九年。

衍聖公孔彥縉始題准應試山東。成化元年。衍聖公孔弘緒又題給三氏學印。始開歲貢。嘉靖十年。

兩院又題給廩膳。萬曆十五年。又題准益以曾氏為四氏學云。

正統七年。五十六代宗子孟希文言於

上。孟氏子孫並免差役。

景泰二年。

上幸太學。欽取孔顏孟子孫觀禮陪祀。時孟氏以五十六代孟希文等二人赴京陪祀畢。

賜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于禮部。自後每幸學。欽取觀禮。賜宴賜衣。遂為定例。



按幸學惟登極之初一次嘉靖除登極幸學外十二年以去孔子王爵稱先師及易木主復幸學一次取三氏子孫陪祀賜宴賜衣俱如例。

本年詔以孟希文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孟氏世職始此五月十三日傳奉

聖旨禮部行文書去顏子孟子二氏子孫內從公推舉各一人有司應付脚力送赴京來事下府縣於是族人克繼庄朱社里老高鐸等皆舉希文係嫡長子孫堪以起送應付脚力到京於本年七月十三日吏部奉

旨顏子孟子有功於世道嫡長子孫都着做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自後起送襲替世以為常授職據大政記以為景泰二年三遷舊志以為景泰三年豈二年已有詔至三年始得職乎今仍以大政記為定

按孟氏博士族長外又有舉事一名佐族長督理林廟繩愆子孫然其始起之年不可考矣

景泰六年復以前元賜田三十頃賜孟氏又增給二十頃佃戶十戶先是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上疏曰臣先因公幹至兗州府鄒縣據孟氏嫡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說稱顏孟二氏俱各

前元時撥賜膳廟祭田在本縣地名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三十頃歲收種入以供祭盛兼得膳養族人國初以來亦無改革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營種致彼附近民人侵占年久不還先有顏氏嫡孫顏希仁赴京告理已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踏勘其各個種人戶李况等初問一各承認願還共給明文奈緣此時有司因見二氏無有人情求請不着追理致使其中奸頑得計改換供詞妄稱係是洪武年間開墾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二氏子孫無田供祭且今人口生齒既衆雖得前田尚不敷用何況於無希文雖蒙

上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奈舉族之人未免饑寒無以養贍等因到職除查本縣卷案相同外切念顏子之德孟子之功宗傳先聖垂範後來萬世人君所共尊理故雖胡元之君亦知崇尚而撥田贍廟矧乃先朝傳典庸禮之盛

皇上崇儒重道之至而忍使其祭田不供子孫失所乎臣又伏見

皇上親行幸視太學特詔孔顏孟三氏子孫陪從仍授顏希惠孟希文以近侍儒官其優待之恩有

隆無替、誠超軼前代之君而過之矣。然其祭田之缺、子孫之苦、有司不爲分理、使者不以上

聞、非惟有負聖賢之宗教、抑且有負

皇上之德意、豈不爲聖世之缺典、而儒道無人之嘆哉。臣愚輒不自揆、敢以實

開乞

勅該部、行移山東布政司、委自堂上官員、前往本處、會集府縣該官、公同踏勘前項原係顏孟二氏祭田、沿丘履畝、丈量明白。如其間有已納糧者、先行免納、及未納糧者、就便追給、仍前從公分撥與顏氏三十頃。令各依舊收種、並世嗣授官者掌管歲入、贍廟供祭之外、聽存其餘、周給各族之人。以後再不許他人占爭認種、違者並罪有司。此外猶恐前項原田供贍不敷、二氏子孫乏力墾種、如蒙乞將附近拋荒空閒田地、量加頃數、增添撥賜、仍照孔廟事例、量撥佃戶助種以供之、尤見特恩如此。庶幾上有以明

皇上追崇先賢之至意、下有以俾賢裔切荷

聖朝之盛恩、斯文幸甚。奉

聖旨、是這六十頃田、便着山東三司并巡按御史

逐一清理出來、均撥與顏孟二氏子孫管業。若係民間已納糧草的、即與開豁、仍踏勘附近彼處空閒田地、每家各添撥與二十頃、佃戶各十戶、分種前地、永遠爲業。不許諸人占爭、違了的不饒。

徐有貞自撰碑記曰、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詔復顏孟二氏廟祭田、加錫至百頃、置佃戶各十戶、以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染盛、給衣食焉。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管理于朝、而輒扼于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供、而二族之養不贍。初、有貞奉璽書治水于山東、濬川導山、嘗往來于曲阜、鄒嶧之間、謁先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審其所以然。有貞于時慨然心誓曰、使有貞治水而有成功也、其必爲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置佃戶、蠲其徼、而畀之贍。

詔皆從之。

恩至渥也。事下戶部、俾巡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野店六十頃、又得蔡庄之田而益之、總爲頃百、分而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



焉。又擇于鄒滕寧陽之籍得上戶二十分隸乎二廟以供佃戶。仍命二氏之宗子希惠希文爲之主。掌歲收其入以供祭贍。族田之有徵者獨其徵而禁諸人毋爭占。悉如

詔旨著爲令典。至是希惠希文偕其族之良拜恩闕下。比還乃請之有貞願記詔旨于麗牲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避之乃諗之曰。於乎。惟顏子孟子於若曹爲先祖。于後學有貞爲先師。於天下爲先賢。是有貞之所爲請爲先師也。上之所爲賜爲先賢也。爲先師也。爲先賢也。其皆非以爲若曹也。然而若曹坐而得田與佃獨其國之徵不爲人役而役人。可不知其所自耶。知所自則言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行也。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爲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爲顏孟之賢子孫。自今爲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人必以禮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量其入而節其出。祀惟豐用惟儉。放惟均。因是而廟益修族益睦。長長幼幼親親賢賢孝恭之行行于家邦。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

國以之益崇其禮也。不然或私以藏或忿以闕而不相能則夫見者聞者將曰。彼爲聖賢之後且然又何貴乎。詩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有貞願爲二氏之曹。希惠希文暨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乃書于石而系之銘。其辭曰。學聖不倦教世無窮。惟顏之德孰與比隆。異端以闕正道以通。惟孟之功孰與比崇。是故粒生民之饑者莫如稷。拯天下之溺者莫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惟是德與是功也。亘夫萬世之庇而矧乎其宗。所以崇厥後者。

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恭。有貞作銘勒于廟庭。敢告賢仇。勿替祖風。

天順元年顏希惠孟希文同入

朝時

上御文華殿有

旨詔入殿內親承顧問。誰是顏子後。希惠對曰。臣是誰是孟子後。希文對曰。臣是。

上又問。恁幾時來。希惠對曰。臣從家裏來。希文對曰。臣但遇

萬壽聖節便來。



上指希惠曰、這到也老實。又指希文曰、你是孟子後、還有英氣在。

命賜宴畢、復賞彩段二疋、花銀一錠而罷。

成化六年十一月、撥佃戶七戶以備看守。

成化十六年、兵部奏准、顏孟二氏五經博士年例赴京、往回俱支廩給、家人廟丁支口糧。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復賜二十五戶以克酒掃。

嘉靖二年、五十八代孫孟公肇等呈于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唯照孔顏二氏蠲免各族項下原額地畝、并續置民田、並無編入驛沾、農桑、絲絹、花絨、草束事例、一體盡行蠲免。

### 勅命

天順三年十二月、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父母。

勅曰、朕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先賢論治天下之道然也。肆朕舉隆盛典、於廷臣親之老者、命必及焉。矧在先賢之後、願可以常制拘哉。爾孟克仁、乃孟子五十五代孫、今翰林院五經博士希文之父、克世其家、訓成令子、降年有永、惟德之徵、宜錫異恩、以示褒寵。茲特封爾爲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爾其祗承嘉命、用迓壽康。

勅曰、國家褒顯羣臣、必及其親者、所以廣推恩之仁而勸天下之孝也。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之母、柔惠端莊、閨儀素著、慈而能教、有子榮官、究厥本源、宜示褒顯。茲特封爾爲孺人。服此隆恩、益綿福祉。

弘治八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父母。

勅曰、國家錄先賢之裔、而授翰苑之官、恩或推于所生、事豈遺于既往。爰超常格、用體人情。爾孟希文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元之父、亞聖雲仍、清時韋布、義方之訓已見于衣冠、色養之榮弗逮于風木。





乃因請命、肇錫褒章。茲特贈爾爲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其漢有聞、服斯寵命。

勅曰、母之德固多于鞠育、有教者存。子之職不限于旨甘、惟名是顯。肆我推恩之命、用成報德之心。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之嫡母、治內多才、象賢有教、乃援近制、特賜殊恩。命雖並于夫封、號實超于子秩。是用封爲太孺人。佩此榮光、永綏色養。

萬曆三十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爲修職郎。

勅曰、國家寶賢、爰及苗裔、而清華列秩、非克繼先傳、勉自存養者、疇克承之。爾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孟承光乃孟子六十代孫、性資恪慎、律已端方、懷仁義以事君、由言氣以近道。宜膺簡命、益亢名宗。茲值覃恩、用錫爾階、修職郎、貴之勅命。爾其砥尚乃志、深本厥身、以有光于朕命。欽哉。

校記

①唐：當作「堂」，見《玉照新志》卷一。

②廟：當作「朝」，見右引書。

③轍：阮元刻十三經本《孟子注疏》作「徹」。

④大定：據本卷前頁所述，當作「泰定」。

三遷志卷三中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聞檀 參考

孔貞綬

喬孫 孟弘譽 訂閱

孟開玉

宗系

帝王之後迭興爲庶。儒裔綿綿遠而益著。譜刻孔昭見聞可據。是論其詳以資考泝。述宗系第十四。

按四十五代孫孟寧譜序曰。我始祖鄒國公世家略見史記。自二代仲子以後。或貴顯。或潛晦。代有人焉。至四十四代公齊。值皇宋景德初契丹大舉入寇。山東騷動。乃携妻子避匿東山。藏族譜于屋壁而去。遂失其處。逮元豐六年。家人毀壞古屋。得爛簡於壁。鼠啮蟲蠹之餘。詳視辨認。歷代族祖名字有存有遺。事蹟有全有略。姑綴緝遺譜。藏於家。以示將來。據寧之言。則譜蓋成於寧也。至金大安間。四十八代孫鄒令孟潤修之。元至元間。五十一

代孫北海尹孟祗祖續修之。

皇明萬曆中。六十年代孫肇昌府通判孟承相復續修之而未竟。又宗子孟惟恭。博士孟元亦嘗以往代世系刻之石。自史公聘修三遷志。載宗系於志中。而譜遂多亡失。今據舊譜抄稿及石刻。參之史傳。詳爲核次如左。

始祖孟子名軻。字子車。娶田氏。詳具年表。不重書。

宗子世系

二代孟仲子。譜云。嘗從學于公孫丑。又詩古註云。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今詩傳猶時引其說焉。趙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深考也。

三代孟寧

四代孟寓

五代孟舒。當漢高祖時。事趙王張敖。高祖八年。趙王臣賈高等謀逆。高祖疑趙王爲之下。詔捕王及羣臣反者。詔敢隨王。罪三族。惟孟舒田叔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爲王。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賈高事明。趙王敖得出。廢爲宜平侯。乃進言田



叔等十餘人。盡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王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舒拜雲中太守。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勿知。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賈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教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太守。

六代孟之後。

七代孟昭。博覽經史。該貫古今。漢爲博士。

八代孟但。善易道。漢武帝時爲太子門大夫。漢書作虞

人。

九代孟卿。事淮陽太守瑕丘蕭奮。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卿。漢書

作東海蘭陵人。

十代孟喜。字長卿。父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荦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所著周易章句十卷。

十一代孟鑑。

十二代孟興。仕漢爲尚書。與第五倫子大中大夫頡善。三輔決錄注作廬江人。

十三代孟嘗字伯周。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太守殷干。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互戮訟者。以謝寃寃。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干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通商販貨。羅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于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止。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旣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

曰。臣先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于溝渠。且年歲有訖。蒸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繁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互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後漢書曰。會稽上虞人。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仗節死難。

十四代孟展字君誠。

十五代孟穰。漢桓帝時爲濟陰太守。靈帝中進太常。熹平六年。太尉劉寬免。以穰代之。光和元年。穰漢書作穰。河南人。罷。

十六代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



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漢書作年。虎楊氏人。

十七代孟光。字孝裕。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嘗詭譎謹譚。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至于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任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撻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俊。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後進文士。祕書郎郤

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爲。且智調藏于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設也。光解正慎互。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嘗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蜀志南潯人。

十八代孟康。字公休。魏黃初中。以于郭氏有外屬。并受九親錫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共選。而康獨緣如嫡雜在其間。故於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康



上疏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較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二年。遂以林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侯。自林始也。正始中。出為弘農太守。領典農較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木。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錄。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論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于家。康之始拜。眾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為給事中。散騎常侍。遷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著漢書音義九卷。魏略作安平人。顏師古漢書叙例作安平。

廣宗

十九代孟宗。字恭武。以吳主孫皓字元宗。因易名仁。故史又稱孟仁焉。少從南陽李膺學。讀書夙夜不懈。膺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補為監池司馬。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孫權嘉禾元年。詔州縣長吏。凡父母沒。不俟交代而奔喪者。罪至大辟。宗聞母亡。委官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復使為官。後不得以為比。初。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人皆謂至孝之所感。累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孫皓寶鼎三年。以宗為司空。凡四年而卒。吳錄作江夏人。又吳書曰。宗為孫章中。民感其德。生子皆以孟為宗。二十代孟楫。晉惠帝時為廬陵太守。二十一代孟觀。字叔時。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恃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



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客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旋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矯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氏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于平爲淮南王兄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被兵在外，假言平爲兇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用。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相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晉書作游，東平人。

二十二代孟嘉，字萬年，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中賦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通以

清操知名，時在嘉右，常歎嘉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嘉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嘉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教，高選儒官，以嘉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嘉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嘉，奇嘉爲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大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墜落，目左右及賓客勿言。





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而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嘉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嘉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嘉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父，嘉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介，嘗乘舫近行，適逢嘉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惟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嘉之從者，嘉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郎中，俄遷長史。在朝，賈僕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于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之。嘉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會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與嘉同在溫府，陶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嘉若在，當已作公否？」答曰：「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陶淵明傳作武昌，新陽人，宗之曾孫，晉書同。二十三代孟懷玉居京口，晉末孫恩叛，宋高祖劉裕伐之，以懷玉爲建武司馬。及武帝將討桓玄，懷玉與族兄景復豫其謀，從平京口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以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將軍，領丹陽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連戰有功，爲中軍咨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爲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

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陳辭，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惟已，乃見聽。未去任，其年卒官，時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按：宋書作平昌，又作丘人。

二十四代孟表，字武達，仕南齊。蕭鸞爲馬頭太守。元魏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孝文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惟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拊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携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關，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卽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爲叔業所遣，規爲內應。所携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于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汝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

隆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北史作濟，北齊丘人。

二十五代孟斌，事元魏。孝文帝爲右丞，嘗與任城王澄議討穆泰事。

二十六代孟威，字能重，頗有氣尚。尤曉北土風俗，歷東宮齊帥、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高祖詔威曉諭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爲民。後以明解北人之語，勅在著作，以備推訪。永平中，自鎮遠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閣將軍，沃野鎮將。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郢州刺史陸希道兼侍中爲使主，以威兼散騎常侍爲副。遠畿迎接，阿那瓌之還國也，復以威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常侍，爲使主護送之。前後頻使遠蕃，粗皆稱旨。復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魏書作河，南洛陽人。

二十七代孟恂。

二十八代孟儒。

二十九代孟景。事隋煬帝爲鷹揚郎將。字文化及之變。景與焉。後爲竇建德所戮。

三十代孟善誼。仕隋爲河內通守。恭帝義寧二年。從將軍王世克伐李密。師大敗。善誼及虎賁郎將王辨等六人皆死之。

三十一代孟詵。高宗時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稔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名其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詵居官頗刻飲。然以治稱。其閒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所著有家祭禮一卷。喪服正要二卷。食療本草三卷。一作六卷。補養方三卷。必效方十卷。錦帶書八卷。唐書作汝州梁人。

三十二代孟大融。唐玄宗時屢召不就。隱于王屋山。

三十三代孟浩然。少好節義。善振人患難。隱鹿門

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服。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不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違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干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喬陵遲。丘隴頽沒。永壞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閩州檣終。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今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鄆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皮日休爲之記。浩然所著詩一百一十首。宜誠處士王士源序曰。浩然文



不爲仕、作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讚之曰：道漾挺靈、實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唐書作襄州襄陽人。

三十四代孟雲卿。唐肅宗朝爲較書郎、與杜甫交善。甫詩有孟子論文更不疑之句、自注爲雲卿。三十五代孟華。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姘姘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論欲亂其謀。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于失地耶。夫藥苦口者利干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事從至臨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爲、與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

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按：志以郊爲世系、殊誤。今侯家譜及石刻正之。郊事見賢書。

三十六代孟常謙。與柳子厚善、子厚誌其墓曰：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來告曰：君薨將葬、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旣爲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華、服喪終期。令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壁、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懷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泊外三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膺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忠、貌嚴于外、嘗立庭中毅然望之、若圓形刻像、閉國難、輒不寢食、謀

度憤阨以故病不可治。銘曰：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咸致厥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刺於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獻款，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隔其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仆于京。代山桓桓，植栢與松。其名維何，忠孝孟公。按舊志：常謀誤作韋，據今正之。

### 三十七孟遵慶

三十八代孟瑄。唐元和末，屢薦不仕，爲韓文公所愛。文公嘗贈之序，言其年甚少，機甚度，手持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云。

三十九代孟方立。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

定，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叅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微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傑重遷，有慙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兄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洛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自崇達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洛磁，無虛歲，地爲闕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洛



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有兵於玉銘，銘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溪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忠信前軍沒，旣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三。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洛，方立戰琉璃陂，大敗，擒其二將，被斧鎖狗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俾兵皆侶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唐書曰：邢州人，五代史曰：邢州平

四十代孟承誨。仕後晉爲太府卿。天福八年，嘗使契丹。

四十一代孟漢卿。事後周官至羽林大將軍。一本作漢瓊。

四十二代孟賁。工詩，嘗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見之，怒曰：朕伐罪弔民，何謂有巢無主？賁遂不用。

四十三代孟昶。

四十四代孟公齊。少勵高行，不樂仕進，避亂東山，遂終焉。○按于文定公聖里志論曰：自孔中丞守兗，求得孟氏之後，不聞顯者。以今宗系所列，盡引漢魏以來名人，比其世次，類後人附會爲之。存而闕其文，亦傳疑之義云耳。而考之諸史，本傳亦多係籍他方，似真可疑者。顧世代綿遠，陵谷變遷，或板蕩倉皇而頓興達志，或并州成故而迷復宗國。如近代孟之訓，且流離於雲朔之間，以此推往，槩可知已。且浩然詩有惟先是郇魯之句，常謙墓銘，柳子厚首系之以魯仲孫氏，又曰：軻儒紹聖，則籍雖非郇，其爲孟子之後，何疑焉？是故舊譜所存，卽世次傳承不無抵牾，亦未可盡訾以附會也。自此之後，則表章歷歷，無容置喙矣。

四十五代孟寧。宋仁宗景祐四年，以孔道輔薦，特授郇縣主簿，奉祀孟子，其族謂之中興祖。生子二，長堅，次存。今之孟氏皆寧後也。

四十六代孟堅。德學俱優，特授徐州知州。

四十七代孟寬。

四十八代孟欽。



四十九代孟津。

五十代孟德義。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辭不仕。

五十一代孟允祖。

五十二代孟惟恭。字彥通。篤厚明敏。結髮知學。弱冠能文。平居寡言笑。不求官達。遇事有謀。善斷。暨主祀事。能幹置於繼述之事。尤惓惓焉。大定五年五月。中書撥付祭田以頃計者三十。官錢以繕計者三千有奇。收貯貫粒。具邊豆。疊洗。備春秋奠。以其贏行貸。計其子母所入。次第興創。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櫺星門。重三門。構講堂。西齋。神厨。庫房。緣以周垣。約百餘丈。築斷機堂于中庸書院之西北。甃暴書臺。又刻加封亞聖制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焉。至正九年卒。年七十有六。邑令桂公孟誌其墓。

五十三代孟之訓。字曾甫。少有學識。以孝信著聞。元至正間。仕爲單父儒學教諭。秩滿。陞莒州儒學正。值兵興。棄職歸家。亂作。避地蔚州而卒。

五十四代孟思諒。字友道。洪武元年。詔授鄒縣主簿。有吏才。初正祀典。修祠理墓。多所幹濟。

五十五代孟克仁。字信夫。以子希文授翰林院五

經博士。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贈如其官。

五十六代孟希文。字士煥。景泰三年。欽授孟子

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二元亨。

五十七代孟元。字長伯。弘治二年。世襲前職。善大

字書。能爲文。諸名公咸愛重焉。生子公榮。

五十八代孟公榮。字縈文。幼喪父。其從兄公肇代

襲前職。及長。容貌瑰麗。方面巨目。美鬚髯。善論

辨。嘉靖十二年。襲職。生子彥璞。

五十九代孟彥璞。字朝璽。隆慶元年。世襲前職。萬

曆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卒。生子承光。

六十代孟承光。字永觀。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初一

日。世襲前職。天啓二年。值妖賊之變。不屈死之。

詔贈太僕寺少卿。母孔氏。贈恭人。次子世襲錦衣

衛千戶。

詳具論  
祭碑文。

六十一代孟弘略。字天啓二年同父死節。

詔贈光祿寺寺丞。子聞玉。少不克主祀。以弟弘譽

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校記

①殷于：《後漢書》卷一〇六《孟嘗傳》作「殷丹」。

②止：右引作「上」。

③「無」字當爲衍文，見《太平御覽》卷二二四。

④較尉：當作「校尉」，見《三國志·魏志》卷二四。

本書多此誤，後不一一出校。

⑤「觀」字下當脫「應」字，見《晉書》卷六〇《孟觀傳》。

⑥色：當作「邑」。

⑦塵：當作「塵」。

⑧隆：當作「降」，見《魏書》卷六一《孟表傳》。

⑨措終：當作「措紳」。

⑩較書郎：當作「校書郎」。

⑪檢較：當作「檢校」，見《新唐書》卷一九三。後遇此誤不再出校。

⑫論：當作「論」，見右引書。

⑬此處兩字已不能辨，據右引書當爲「乃闔」。

⑭「三」字當爲衍文，見《柳河東集注》卷一〇。

⑮忠：當作「中」，見右引書。

⑯「七」字下當脫「代」字。

⑰兄：當爲「克」，見《新唐書》卷一八七《孟方立傳》。

⑱自：當作「字」，見右引書。

⑲溪：當作「奚」，見右引書。

⑳三：當作「二」，見右引書。

三遷志卷三下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尚鉞 參考

喬孫

孟弘譽 訂閱

名裔

大宗以降支庶濟濟。顯者樹烈。隱者著志。在古實蕃。於今弗替。是廣是傳。以光家世。述名裔第十五。

十六代孟達字子敬。避昭烈叔父敬諱。改字子度。儀度閑雅。才辨過人。漢末人對依劉璋。先主入蜀。璋遣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安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攻房陵。殺太守蒯祺。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養子劉封自漢中乘沔水。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儀舉衆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

主恨之。又與封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使與二將共襲封。達與封書。勸其歸魏。封不從。後達又不安魏。會有降人李鴻來。請諸葛亮。謂亮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亦欲誘達以爲外援。遂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于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承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與太守與達有隙。密表于魏。魏主散未之信也。司馬懿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歸漢。懿率兵倍道攻之。舉事纔八日。而兵至城下。凡旬有八日。而城破。斬達首。傳之京師。



儒藏

蜀遣兵救之不能至也。初陳壽作三國志書達爲反。及朱子綱目尊昭烈爲正統特書孟達來歸且以死節著之美其反正焉。子興歸扶風。蜀志云扶風人。

二十二代孟陋字少孤晉長史嘉之弟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興盡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輿味溫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供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以壽終又世說新語云孟萬年及第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

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三十三代孟昶中郎將懷王之族兄也桓玄篡晉劉裕將起義師昶與劉毅等並同其謀時桓修弟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裕弟道規爲弘中兵參軍昶爲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元興三年二月乙卯裕誅桓修昶及族弟懷玉皆有力焉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十六人因門直入弘方嗽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謀主以昶爲長史總後事玄誅昶累遷吏部尚書義熙四年加尚書左僕射五年僞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裕將伐之惟昶勸行裕乃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自率兵北討果滅燕而盜盧循乘虛北寇王師敗績六年五月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昶妻賢事見列女。

二十三代孟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客于閭里早爲宋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



遠將軍、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桓歆、桓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貢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鄰北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一作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時年三十三。高祖深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騎效命，摧鋒三捷，每爲衆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于是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披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侯險島聚，大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叅濟否。竊謂宜班爵土，以褒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

二十五代孟係祖，龍符弟仙客之孫也。父微生，嗣臨沅男。元嘉中有罪奪爵，徙廣州。宋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本土，特微生死，係祖歸東都。有筋幹異力，能擔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于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狼籍，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二十六代孟季，魏司空威之弟。事元魏至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預爾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除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卿。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二十七代孟信，字修仁。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業末，除奉朝請，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饋，饋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鼎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

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犍，犍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犍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校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嘆異焉。未幾，舉爲太子少師，後遷爲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床帳。卒于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史云：廣川索盧人。二十八代孟業，字敬業，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門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

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惟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廂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賂，止患無方便耳。今喚食肉，恐致聚歛，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誚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別爲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惟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嘆？」業答曰：「稟性愚直，惟知自修，無他長也。」韶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乃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嘗有失。



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紫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佳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龐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于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紫爲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敷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于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勅人間養蠶、催買甚切。紫曰、吾既爲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發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弔慰。送紫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關訴寃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

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冀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爲大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所至以循良著云。北史曰、年鹿安國人。

三十三代孟浩然、唐處士浩然弟也。好文學、浩然嘗集其竹亭賦詩曰、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共有鶴鶴心。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達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後浩然應進士舉、復贈詩曰、獻策金門去、承歡綵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肯定須溫席、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鴈南飛。及浩然卒、浩然編其詩爲三卷、傳于世。

三十三代孟邕、浩然從弟也。嘗應舉不第、歸會稽。浩然贈之詩曰、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按、浩然爲孟邕最有詩名、蓋亦弟侄行、然不可考矣。



三十四代孟庭玠仕唐爲崑山尉。

三十四代孟簡字幾道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戶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顯黜宰相韋執誼爲徙他曹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晔之復刺史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皆固爭詣延英言不可狀以悖切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漬久淤闕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遜抑士族右編人至橫恣不推及簡一反之農估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郎行李修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進戶部加御史中丞戶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羣旣相而簡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峭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陸翰主表郎闕通閫侍翰持之數傲恨簡怒追還以士囊斃之家上變發簡姦賊御史劾驗得遺吐突承璀貲七百萬左授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敕令進睦州刺史復徙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歿視卹其孤不少衰晚路殊躁急倏佛過甚爲時所誚常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唐書本傳曰德州平昌人說之曾孫三十五代孟郊字東野庭玠之子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簿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韓文公墓誌曰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審涵而心深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腎神施鬼設問見眉出唯其大旣於詞而與世抹撇人皆却却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



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還爲深陽尉。迎侍深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閔鄉。暴疾卒。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唐史曰。潮州武康人。

三十七代孟元陽。唐德宗時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憂屬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傳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激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較尚書右僕射。徙

帥昭義軍。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三十九代孟遷。昭義節度方立之從弟也。居兄麾下。素得士心。方立死。衆推爲節度。爾後請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洛磁三州降。晉。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後遷復降梁。爲梁所殺。自孔中丞求得孟家其後滿以番漢雖家高爵然通籍立名者代不絕焉。

四十六代孟存。鄒縣主簿。寧之次子也。爲孟庭族長。以仁恕公平見稱。

四十七代孟况。存之子。仕宋爲魚城教諭。

四十八代孟彬。况之子。主臨沂縣簿。

四十八代孟潤。寬之次子。爲鄒令。進階宣武將軍。

時譜系多缺。潤重訂之。並紀古今碑刻及孟氏雜事爲書以傳。蓋博古尊祖之士也。

四十八代孟滋。潤之弟。以昭信較尉行沛縣尉事。

四十九代孟澄。彬之子。滕縣尹。

四十九代孟沂。澄之弟。濟寧路教授。



四十九代孟在寬之孫爲孟庭族長。金之亾也。山東大擾。宗人多離散。在獨不去。率其族守護。坐廟春秋祭祀無闕焉。元太宗九年。詔求孟子後。得在干鄒之付村。復其家以奉祀事。

五十代孟得成。澄之子。居滕縣之劉庄。元太宗時。與在同復其家。仕至嶧州知州。

五十代孟得信。沂之子。與得成同居滕縣之劉庄。仕至海州知州。

五十代孟德昌。字明甫。在之子。性忠直。議論慷慨。元世祖時。以聖賢之裔。寡知學者。特命洛人楊庸。選三氏俊秀子弟訓之。後從姚樞言。定爲教授。庸名儒也。世稱潛齋先生。德昌從之。盡傳其學。始王林廟祀事。後爲魚臺教諭。

五十代孟德政。魚臺縣尹。德義之母弟。爲扶黎縣尹。

五十一代孟祗祖。字性善。德昌子。性方嚴。篤好學。問事親孝。與士信。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特授益都路儒學教授。秩滿當遷。朝議以爲亞聖之後。不可限以常例。請于上。特令于八品民職內銓注。遂得王在平簿。後爲泗水。北海二縣尹。所

至有聲。

五十一代孟述祖。德成子。仕至滕州知州。

五十二代孟惟誠。祗祖子。亦知名。

五十二代孟之弘。述祖子。仕元爲國子監助教。

五十三代孟思言。之弘子。仕元爲東昌路儒學正。遷鄒令。終樞密院都事。

五十四代孟思迪。仕元爲翼城教諭。

五十六代孟希達。字士顯。嘉靖間。以歲薦授山西潞州同知。

五十八代孟公肇。字先文。博士孟元弟亨之子也。元卒。子公綮少。不克主祀。朝議令公肇攝博士事。凡十年。公綮長而復之。幼聰慧。好學。多從諸儒生遊。一時監司貴達咸重焉。僉事史公鶚至鄒。遇之如布衣交。先是。公肇年十五時。母死。繼母孔氏。公肇事之如其母。又父喪而祖母王在。視其父孝養有加也。正德初。流賊入境。倉卒避難。家人皆先去。獨孔以疾不能行。公肇欲負之與俱。孔曰。賊爲不義。今猝至而汝欲負我。勢必相及也。吾老且病。卽死不可以累汝。公肇強負之。宵奔嶧山。而孔以全。舊志著其孝焉。

五十八代孟公枚希達之孫也。爲人端正有分。決嘉靖中有勢家實非孟族而欲冒入者。挾貲以求。幾成矣。公枚年甫冠。毅然不可。勢家懼。賂以百金。公枚拒益力。訟之官。脅以威。終不易辭。卒寢其事。邑令章時驚修孟子墓祠。俾董其役。公枚捐已貲助之。後公枚卒。孟族每有疑事。輒相謂曰。使幹文在者。濟矣。幹文公枚別號也。其爲人所慕如此。

五十九代孟彥詩。嘉靖間以歲薦授浙江處州府照磨。

五十九代孟彥繼。公肇長子。太學生。

五十九代孟彥緒。公肇次子。嘉靖間以太學生授

河南陳州吏目。

六十代孟承禮。字永和。嘉靖間以歲薦授河南南陽府舞陽縣主簿。

六十代孟承相。嘉靖末以歲薦歷深唐河間三學博士。遷四川保寧府推官。終陝西鞏昌府通判。詳具同邑潘觀察墓誌周孝廉傳中。

六十代孟承印。字永孚。邑所稱孟孝子者也。與鞏昌判承相同。出六代祖克威。當國初時。克威以

孝義聞于族里。嘗修七世墓而樹碑焉。承印性敦朴。不尚文飾。頗涉典籍。尤然少微通鑑。是時亞聖墓在四基山者。爲水所衝。啗。庫甚。承印一日祭于墓。愴然曰。先祖功被萬世。慶流子孫。吾儕所以優游盛時。不與編戶同勞者。秋毫皆祖賜也。而忍令墓若此乎。余不能以資修。誓以力修。卽止不去。衆邀之歸。不可。蓋嘉靖丙寅清明日也。墓去承印家且十里。又在山麓。深寂無侶。絕糧者數矣。日負土轉石不懈。或憐而助之。則固辭。時章令時驚植栢數千本于墓。嘉其誠信。屬爲守護。居三年。栢皆鬱茂。墓高大如丘焉。族里咸歎息之。以爲能追遠而念本也。承印既廬墓。歸復之馬鞍山。廬其中。與祖墓及父母墓又三年。墓去家視四基益遠。承印修之。視亞聖墓。勤苦無異也。後數歲。會邑令許守恩至重風。教欲達當道旌之。有忌之者沮其事。不果。乃自製扁表焉。自是凡令鄒者有所表揚。必以孝子爲首。年七十餘卒。

六十代孟承廉。家甚貧。萬曆二十一年歲大侵。承廉有地數畝。其子鬻諸富室。承廉不知也。富室



懼承廉有言。夜饋粟。承廉大驚問故。得之曰。吾子業已受直。有成約。吾雖貧。豈于約外有覬覦哉。力辭不受。人義之。

列女

吳

十九代孟宗母。不知何氏女也。有賢行。宗少時。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宗作厚襦。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無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爲大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宗後仕爲監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宗泣受命。而宗卒著名。母之教也。

宋

二十三代孟昶妻周氏女。昶弟覬妻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知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

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覬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覬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飲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 國朝

五十九代孟彥璞妻孔氏、有賢德。彥璞早喪、鞠育其子、有宣獻之遺風焉。天啓二年、值妖賊之變、同子承光、孫弘畧俱被害。

### 詔贈恭人。

六十代孟承備妻陳氏、承備死、有子僅一歲、時婦年二十二、家又苦貧、矢志不移、以死自誓。年七十餘而卒。

六十一代孟弘行妻宋氏、年二十六而弘行亡、子尚在襁褓、朝夕紡績以自給。縣令嘉之、請于當道、爲表其門、以壽終。

六十一代孟弘祺女、適同邑李思愷、年甫二十七、思愷死、有子守魁、止月餘、婦欲從死、戚黨交勸。

之曰、以死殉夫、孰若爲夫存後嗣乎。婦乃止、鞠養守魁、卒以成立、終無貳志、里閭賢之。



校記

①遺：當作「遣」，見《三國志·蜀書》卷一〇。

②「水」下脫「下」字，見右引書。

③三十三代：據前後世次，當作「二十三代」。

④辨：當作「辦」。

⑤郎：當作「即」，見《新唐書》卷一六〇《孟簡傳》。

⑥修：當作「脩」，見右引書。

⑦表：當作「奏」，見右引書。

⑧士：當作「土」，見右引書。

⑨問：當作「問」，見《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九。

⑩却却：當作「劫劫」，見右引書。

⑪「于」字當爲衍文，見《晉書》卷六〇。

三遷志卷四上

海鹽 呂兆祥

呂逢時 重修

曲阜

孔弘願 參考

喬孫

孟弘舉 訂閱

祠廟

於穆清廟棲神之處。爰走縉紳載設鍾虬。肇之維勤有其斯舉。是考其詳以嗣以績。述祠廟第十六。

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求孟子墓于四基山得之始就山建廟立碑。泰山孫復記曰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恠之設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穢邪恠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而去矣而

彼皆無之是毆天下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援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然而不墜故楊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爲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洪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已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于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血食于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魯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誌之復





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跡者，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誌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

宋神宗元豐七年，朝奉郎權發遣兗州軍事李挺奏增修孟廟疏，略曰：伏覩本州孟子廟，近因前京東西路安撫使曾孝寬劄子奏乞褒封，載于祀典。禮部以爲後世宗師，非諸子之比，奏勅特封鄒國公。若非右文之世，陛下能推尊聖賢，固未有此國公之號。使千載之上，彰軻之道愈光，四方學者傳軻之書益重，誠由陛下旌褒尊顯之至也。臣竊守是邦，聞其廟在鄒鎮，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縣爲鎮至本年始復置縣。東北隅，制度極陋，棟宇已壞，僅存其名。遂下仙源縣勘會到，共有室七間倒塌，四間破陋。臣契勘本州昨修文宣王廟，有剩錢一千七百餘貫，今欲乞于其餘剩錢內支錢三百貫文，委本州官增修孟子廟。乞使速得成就，以稱今來爵命之貴，及上副陛下崇奉先聖之心。從之。○按此猶墓前廟也。舊志云：建廟後，又徙縣東郭，以便禮謁。又別碑有云：元

豐間移，然無年月可考。據建置志，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元豐七年始復。夫爲鎮之時，禮謁必少，爲縣之時，禮謁必煩。然則徙廟東郭，或此其時與。且鄒卽以修廟之時復縣，或以廟故議復，亦未可知矣。又宋史載徽宗時提舉京東西路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然止見于振之碑，今止存其二，豈所毀者卽紀是事碑耶。惜哉。

宋徽宗宣和四年，縣尹朱正始徙廟于南門外道左。孫傳記略曰：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問，賜錢三百萬新之，列一品戟于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里，先是嘗別營廟于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毅郎邵武朱正嘆其土地木樵，不稱虔恭尊師之意，出已俸完之。縣士徐敦曰：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凡五經更修矣。若許改卜爽塏之地，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敦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于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爲殿安神棲，繪孔子像于

兩序。又爲孟氏家廟于其東。以楊雄、韓愈嘗推尊孟子。設又爲祠于其西。重門夾廡。壯麗閎偉。與山中之廟輪奐相輝矣。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趙伯成記。有石刻

元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重修。三氏教授導江張頴記曰。鄒孟子廟。有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建于墓旁。後自墓旁徙縣東郭。宣和三年。令朱正復徙南門外。金太和間。令王瑀葺之。甲戌燬于兵。惟門垣在。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資力四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元貞元年。進義副尉達魯花赤木忽難。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尉趙國祥。以建學餘貲。崇兩廡與堂。稱凡四十間。新其堦庭。級道。屬頴掌教。考特性饋食禮。俾春秋放而行焉。正配神西鄉之位。徹旁祀之不如法者。廟成。司侯請記。頴讀墓旁廟記。舉開楊墨之一事。南門廟記。舉稱堯舜之大綱。顧皆有孟子之一體。而未能得具體者。孟子學足以繼往聖之正傳。才足以立百王之大法。豈惟千餘載之後。其能知之。雖當時及門者亦未能窺其奧。是以出處之際。仲子詭其說于辭受之間。陳臻致其疑。公孫丑、萬章之徒。難

以問荅。未聞默契。蓋知言養氣。得天地之性。善擴前聖所未發者。其學也。談仁義。黜功利。貴王賤伯。以正人心者。其志也。周衰禮廢。諸侯惡其害已也。而去其籍。先王紀綱法度。辨上下。定民志者。未見存十一於千百。而三年之喪。井田之大略。班爵祿之等。差於文字廢缺之餘。本帝王之大經。而合時措之宜。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卽是而觀。以其才用天下。居帝者之世。則臯、舜、稷、契。居王者之世。則伊、尹、周、召。奈何無舜禹也。無湯文也。時君昏庸。謂迂闊于事情。宜矣。後世英明之主。亦指君臣一二語以爲言。豈能探其學。規其志。而知其才也哉。世無真儒。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之害。至斯極也。司馬遷取荀卿同傳。擬非其倫。又班以雕龍炙轂。譏以方枘圓鑿。趙岐釋其書。亦不過謂長于譬喻。長于詩書而已。微韓愈一言。孰知孔子沒。獨孟子傳得其宗也邪。韓愈既有是言。宗孔氏者尚或非之。或疑之。嗚呼。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難明也久矣。然則欲知孟子。質諸閭洛諸君子之言。庶幾信而有徵。固不在多言也。



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定九章之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傅興伯、告、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克、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承陽伯。舊別祀成都伯楊雄、昌黎伯韓愈、今遷附焉。既櫛廟司侯命繪事如禮。銘曰：天地儲精，今聖賢所資。或厚或薄，今錯揉不齊。虞夏商周，今會元之期。禹臯伊呂，今見知聞。知期月不用，今空嘆愍。遺其居甚近，今世未遠。而天欲平治，今舍我其誰。安得所遇，今性之身之。無有乎爾，今孰知我悲。書徒存，今肯則微。道在邇，今夫何疑。千六百祀，今此厭施。山鳧釋兮，川泗沂。廟奕奕兮，神格思。春秋饋食，今歆或庶幾。有印于其心兮，載歌載詩。

司居敬又記其陰曰：孟子廟始末銘文詳矣。曩以兵燹，屬時多故，官司不暇。至元九年，翰林院諸大儒從孟氏德昌之請，疏其事，俾前鄒縣儒學教諭邵景同孟氏族，人惟允周游四方，乃得貲以具材。

命匠德昌及邑士劉延董斯役。閱數年，正堂成。肖孟子樂正子而妥之。餘皆力不及。元貞元年，居敬既建縣學，爲營兩廡，新階阼。公孫丑而下十有九人，冕服視爵秩從祀焉。庭中不容布席，欲徙門近南以廣之。列公爵之戟以肅儀衛。又南設門以祀。櫛涅父母之居，齋宿之廬，有亘改作者。會秩滿當去，不果。夫聖賢祠宇，揭斯道示人，以一天下趨向，是爲國家命祀，疑旋端冕南面而居，子孫安得以專饋奠，非長斯邑者之責而誰任。後之人固不敢以里巷設土木偶，徼福乞靈者例視。母曰孟氏之私而嗣成之，豈惟居敬之志，爾亦鄒人之望也。用紀棟宇之目于碑陰。

元文宗至順四年，始于廟西建致嚴堂，助教陳繹曾記曰：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聖賢之生，卓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賢莫如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漢唐以來，先聖先師秩祀益嚴。于是孔子爲先聖，七十子爲先師，而孟子巍然拔乎諸子之上，獨與顏子配食聖人。夫生則淑乎七十子之徒，沒則上



配孔子百世之下、公論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內而天子之太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較率士之賓、莫不皆然。况于鄒人乎？况于孟子之後乎？今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于四基之山、既官其胄子、又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于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鄒人喜之、相與新其祠宇、豐其餼廩、以左右其子孫。凡天理之所當至、人心翕然、莫不歸之。歲時烝嘗、致其潔虔。至順二年、春享禮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室、賓尸之堂、闕焉未建、非所以嚴思誠而尊神嘏也。公論建之、鄉先生李儼、豐山馬亨、教諭、乃告于邑之大夫、鄉之善士、爲燕堂三間、廟西南向、以尊神嘏、爲齋室五間、堂西東向、以嚴思誠。度材於是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年甲午、費爲錢二千五百緡、名其堂曰致嚴。嗚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則致其嚴。古之君子、令終而宗廟享之、雖百世不遷、致其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鄒人之致嚴於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羣昭群穆也。明德之祠、百世而彌彰、盛矣哉！天之生斯民、昭昭昏昏、幾千萬年、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繇是而天

理大明、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秩祠與地同廣、與天同久。孟氏子姓與鄒之大夫士致嚴于斯堂、非鄒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斯堂雖小、所繫則大。

元順帝至元三年、縣尹張銓重修、鄭質記。有石按祖庭始末目錄、在元時有聖朝重修祖庭記、重修鄒國公廟疏、駒孟子廟春秋饋食記、今皆不可考矣。

皇明洪武四年、山東僉事鄭本捐俸資修。時元末燬于兵、縣令桂孟同宗子孟思諒勉爲締構、力不足而功輟。至洪武七年落成、濟寧知府台州方克勤序曰：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吾不知其高、地吾不知其下、而人且不知其有君臣父子矣。有先聖無後賢、可乎？無後賢則異端並起、邪說橫流、天下貿貿焉不知所之矣。是則天地設位、大道顯行、聖作賢述、於是爲著。孟氏學孔子者也、以爲夫子賢于堯舜、韓子尊孟氏者、以爲功不在禹下。信乎！聖賢之功爲不可無、而天下古今所賴以由斯道者、有自來矣。故魯曲阜先聖所居、林廟臨然、儼如一日。孟氏鄒人也、故有廟、近燬于兵、其五

十四代孫思諒作而新之、廟貌像設、巍然炳然、鄒魯輝映、聖賢光華、思諒蓋亦賢矣。或曰、聖賢道在人心、功在後世、奚以廟貌爲哉。是不然、君子將營官室、宗廟爲先、稱達孝必曰修其祖廟。蓋後人之事其先、非廟像則無以致其孝思、尊奉之誠、而學者之師聖賢、仰鑽瞻忽、或于是而有得焉、亦求道之一助也。聖賢遠矣、今之鄒魯亦、古之鄒魯、絃歌俎豆、猶有昔之遺風者、况正人心、息邪說、距、行、放、淫、辭、復有摧陷廓清者乎。予忝守是邦、敬仰先哲、喜孟廟之落成、思諒之能有立也、故樂書是若乃興復大槩、固已見之誌記、形諸詠歌、茲不復錄。思諒其亦誦乃祖之言、行以思繼乃祖之遺烈也哉。鄒本事實有記、石刻存。

洪武七年、御史臺牒下按察分司、令出榜禁諭軍民人等、毋得非禮入廟、詆毀、斫伐樹株、如有違犯之人、令宗子陳告到官、依律究治。祖庭始未有元禁治榜文、今不復存、卽此榜文、石刻已折爲碑下石矣。

洪武十年、縣丞胡景昇重修致嚴堂、邑人郝幼學記。

洪武二十三年、縣令馬總重修廟垣、教諭黃琮記。

洪武二十七年、縣令趙允昇重修、教諭賴景衡記。永樂三年、縣令朱珪重修、教諭樂暉記。其碑既立四年、令房岳重立之、訓導余愷記于碑陰、朱房二公皆名宦也。洪熙元年、縣令房岳重修兩廡、致嚴堂、三氏教授張敏記。

正統八年、縣令房岳重修亞聖廟、教諭蘇潤記。房岳在鄒二十餘年、故再修廟。

正統十一年、縣丞官政捐貲修致嚴堂、教諭蘇潤記。其碑房公爲之立。

天順二年、縣令劉魏重修、訓導李達記。

成化四年、巡按御史吳達檄修兩廡儀門、教諭周載記。以上石刻具存、文繁不錄。

孝宗敬皇帝弘治十年丁巳、

上命守臣修孟子廟。大學士劉健記曰、鄒、孟子故鄉、故有廟專祀之。始自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建之墓側。其後徙縣之東郭、已而又徙之南門外、蓋卽今廟。我

國家龍興、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卽正孟子鄒國亞聖公之號、配食孔子、而於是專祀尤加意焉。洪武、永樂、正統

間屢嘗修葺。由正統迄今歲久復敝。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元以爲言。我

聖天子方弘文治于天下。特下有司命修之。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光洲熊公猗巡撫山東奉

命惟謹。而兗州知府龔君弘同知余君濬實承委任。遂相與協謀卽事。始于弘治丙辰二月。明年丁巳三月工乃訖。廟址拓于舊。其廣三十弓。縱百五十弓有奇。中爲殿寢。東西廡。殿祀孟子。以樂正克配。廡以祀他弟子公孫丑以下。左爲殿寢。祀邦國公。右孟氏之家廟。致嚴有堂。庖廩有舍。以及便戶重門。凡爲楹六十有四。俱仍舊規。易以新之。而輪奐壯麗有加焉。熊公既率其各屬落之。而以書來請記。余惟孟子廟而祝之。不但其故鄉。蓋通于天下。嘗考其所由矣。周衰先王之道不行。孔子以聖人生其時而不得位。乃刪定六經。明其道于天下。後世蓋孔子之道卽先王之道。孔子既沒未百年。而異端大起。斯道復爲之晦。于時有孟子者生。著書七篇。起而明之。其爲力可謂至矣。然自是歷千有餘年。知之者尚鮮。在漢僅有楊雄氏。在唐僅有韓愈氏。二氏之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其言亦可謂明矣。然但于其事功而未盡其蘊奧。故聞之者或未卽喻。而猶有異論。至宋大儒程朱二子者出。推其性善之稱。王霸之辯。知言養氣之論。以爲擴前聖所未發。有功于聖門。以爲見道極分明。得孔子之心。由是孟子之道大明于天下。而其書遂與孔門之言並列爲四。垂之萬世而無復異論焉。夫孟子之道明。則孔子之道益尊。孔子之道尊。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爲有在矣。故自有宋迄今四百餘年。誦孟子之書。仰孟子之道者。通于天下。而祀廟亦隨之。以是言之。則孟子之祀。蓋有非一鄉一邑可得而專者。然事必先其本。而物各有其源。先賢之鄉邑。乃其流風餘韻之所自。專祀之廟。豈可闕焉而不重哉。而熊公等今茲之後。仰遵明詔。齊心畢力。度材庀工之恐後。蓋有見乎是歟。故因祀廟之成。而歷叙其所由如此。以爲孟氏子孫及四方縫掖之士進謁者告焉。

兗州府同知余濬上梁文曰。伏以

皇明撫運。衍萬載之鴻圖。孟氏弘文。享百王之祀典。奎曜聚緯。海岳鍾靈。洛濂洛諸儒之鎖鑰。邈唐





虞三代之淵源。師模有在。廟祀當嚴。古柏蒼涼。長

泥

當朝之雨露。斷碑剝落。猶存先代之文章。歷星霜之變革。冒風霆之震凌。滄來佐是邦。適瞻頽圯。開倭造之賢圖。壽斯文之命脉。鳩良才。龜舊勝。駿奔妙手之工師。募民力。給公帑。賸集大方之有衆。與日月增光。禮樂遠傳于後世。爲江山出色。嚴廊重建于明時。祝願更超于張老。頌聲高並于魯倍。當盛世之雍熙。庶弘規之壯麗。請陳六偉。助舉雙虹。梁之東。浮光激灤海雲空。回首蓬萊天咫尺。青山削出翠芙蓉。梁之南。爽氣氤氳漲碧嵐。形勝遠鍾鬼繹秀。人于天地並爲三。梁之西。萬家樓閣與雲齊。尚有絃歌聲不斷。彩霞相伴紫鸞飛。梁之北。歲歲年年江海澤。只今廟貌壯名邦。一夜山川都改色。梁之上海市。蜃樓空蕩漾。國家元氣賴斯文。奎壁光騰高萬丈。梁之下。滄海驪珠難定價。士林冠帶荷清朝。日出扶桑光焰射。伏願上梁之後。乾旋坤轉。帝驟王馳。妙玄機于默運。普大造于羣生。神人交慶。夷夏同歡。洛南江蘇人。以進士爲御史。左遷是職。於修廟爲光功。此文石刻在魏秀門內。正德辛壬間。流賊大起。其犯鄆邑者。爲趙姓。故儒生也。趙至則爲廟。趙遇五氏。

子孫及儒生。皆釋不殺。以故廟得無毀焉。

嘉靖之季。鄆疫殊甚。民多流竄。邑令長以逋賦得罪者衆。無復議及修廟事者。至四十一年。邑令青陽章公時鸞至。始再修葺。於是孟廟之不修者六十餘年矣。僉都御史滋陽任瀛記略曰。嘉靖壬戌。青陽章侯奉

朝命來尹鄆邑。拜謁孟廟。見其殿廡之欹。門闥之傾。惻然弗寧。卽有釐修之舉。時方告困。財用寔難。侯不欲申告。恐傷民力也。乃崇儉素。以節冗費。黜奸貪。以杜侵漁。明法令。以清積弊。戒詞訟。以息刁風。又置牛開荒。躬親稼穡。勸織植桑。教民勤業。居無何。四境宴然。日就富庶。遂以所獲墾田。秫谷並公廩餘羨。于堂陞簷牙。垣墉戶牖。曲爲整飭。不越歲。煥然改觀。視昔有加焉。若侯可謂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也。茲者底績新河。晉秩衢州。二府五十七代孫襲封五經博士。公縉率子彥璞。族屬彥鵬等來。乞予言以志于石。予爲之記如此。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重修。教諭徐明網記。有石刻。



萬曆二十四年巡按姚思仁、邑令王一楨重修大學士東阿于慎行記曰、孟廟建在鄒里、越有年祀弘治間奉

詔重修、制益博敞、克稱明禋。嗣是岳牧令長時有營葺、歷載滋遠、或圯且墜、邑之吏士咸用弗寧。萬曆己未、侍御携李姚公思仁按部至鄒、展禮廟庭、三獻告成、俯仰顧瞻、俊然嗟嘆。卜鄒邑長吏度厥經費、用圖鼎新。邑令青陽王一楨受而營之、庀工誦吉、鳩材致徒、蚤夜焦勞、殫精區畫。凡木之工、采楠、櫨、栝之朽者易之。凡積之工、藻、綠、丹、滌之黹者飾之。凡陶之工、甃、甕、甃甃之缺者補之。凡金石之工、壁、瑞、螺、首、礪、礪、礪級之利且剡者更之。殿、寢、階、除、門、廡、坊、櫨、命自姚公十之五、福廟齋室、周垣庖庫、拓自王侯者十之五。肇于是年十月、迫明年丙申四月落成、役不愆素、費不及私、而豐麗欽絕、霞駿雲蔚、巍然肖闕里之宮焉。官師庶長暨宗子里士暨南北使輶暨四方遊旅、駿奔對越、咸肅且訢、嚴廟貌之如新、慶鴻構之不偶也。王侯走使殺城、微行爲記、竊惟孟子之道、至唐韓愈氏而明、孟子之祀、至宋道輔氏而顯。斯皆著在牒記、表諸前哲、

無庸述矣。惟是祀之興墜、闕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光乎世之隆替、有不可不詳者。彼韓愈氏、邇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至于周公孔子、而直以孟子承之、豈不以周公孔子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而孟子明之乎。夫二帝三王之道、天地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仁義者、參三才而兩之。上古帝王至于周孔、世相授守、若錄圖焉。而楊朱墨翟者出、以爲我兼愛之說、充塞仁義、其弊至于無父無君、則立人之道、或幾乎絕、而天地無與參矣。於是孟子辭而闢之、使其燦然復明、如日中天焉。遷所謂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者、卽進而與乎成堦烈、豈不諒哉。楊墨之說、方熄于前、而佛老之教復熾于後、其號愈侈、其義愈精、其尊信而歸依者愈易、且廣。自漢及唐、湛沒曼延、淪肌浹髓、與吾儒分道而馳。韓愈氏有憂之、故推尊孟子、而附之周孔之後。宋人賴其擁護、有所承藉、得以表章六藝、垂之無窮。蓋孟子之祀顯于宋之景祐、而周公孔子之道亦於其時大明矣。

國家恢崇儒術、盡黜百家、納諸聖軌、自廟朝論議、



閭里服習、非鄒魯之教、六藝之指、口不得談、牘不得書、則可謂極純至粹、大一統之風矣。家傳戶誦、漸漬既久、見謂布帛菽粟、不克嗜好、乃始崇慕空玄、冥心象罔、闕略實踐、糟粕訓言。於是二氏之教、若將復入肌髓、而不可救藥。高明特達之流、至探其玄機秘藏、以默鑄於吾儒之閭、而不尸其名。操觚講藝之倫、亦撫其斧藻英華、以緣飾經藝、而不寤其非。蓋漢唐之季、流家可分、而今之頽風、主客罔辨、則亦吾道之陽九百六也。蓋必有如孟子者、辭而闢之、以撥而反之、正斯聖教中興之會與。故卽孟子之祀大興于今、而有以下周公孔子之道、將益明而不至于晦、周公孔子之道明而不至于晦、而仁義之効可幾覩于世也。是廟之新、所闢于世之隆替、不渺小哉。且夫孟子之祀、周公之祀也。周公以文考之昭、肇封于魯、九世及桓、而孟孫氏別焉。有獻伯之賢、以執國政、有懿子、敬叔之賢、以遊聖門、而邾國承其世澤、錫有賢配、以誕哲于鄒。故孟子者、私淑孔子以實周公之胤也。昔者孔子以宋之公族東遷于魯、世舉目爲聖人之後、而兩極夢奠、亦自曰丘殷人也。漢用匡衡、梅福上書、封

孔子後爲殷紹嘉公、以奉湯祀、至于今世守之。夫孔子之祀、卽成湯之祀、則謂孟子之祀爲周公之祀、匪無徵矣。海岱之間、天下山水之所朝宗、聚會而鄒魯國于其中、故能降神炳靈、鍾于上古、神明之胄、孕爲賢聖、衍之萬世、以存道統、則其祀之興墜、固且與天地之化相爲始終。二氏之教、惡能與較一朝之明晦、而亦何憂于世道哉。姚公振紀貞猷、不宣文化、王侯以循良茂異、克贊厥成、皆能行孟子之學、而治于周孔之域者。故行也、觀是舉而嘉之、旣述其道之所繇、明以尊聖緒、因而本原其世、以著祀之所繇、興使後有所觀覽焉。萬曆三十七年、巡撫黃克績、縣令胡繼先重修、給事中戴章甫記曰、自古聖賢未嘗治當時之天下、而能以其道治萬世之天下、將欲正一時之人心、而能以其說正百代之人心、孔子而沒、則推尊孟子矣。昌黎氏謂其功不在平成下、蓋洪水之橫流、可導、而人心之陷溺難挽也。堯舜神矣、而非禹、天下何由平。孔子聖矣、而非孟子、斯道何由明。故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明斯道以大孔子之傳者、孟子。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意蓋

有所托而處之、世未可以出處論功業也。孔孟之教、宇宙共尊、無處不俎豆、而鄒有孟廟、又與曲阜孔廟並極尊崇、蓋以肅德報功、於鄉尤重也。前代隆以虛禮、爵以國公、我

朝改稱先師孟子、不用封、而廟制恢弘、視昔益備焉。正德間曾奉

勅重修。萬曆乙未、直指姚公思仁下記郡邑葺治。今且升年、而其敝視昔加甚、無亦升望榱瓦粉飾、補苴曾未有經久計乎。余鄉人廣漢胡君繼先以進士上銓、曹夢兒坐孟中、愚語之曰、兒子也、孟皿也、子在皿上、卜此乃當與孟氏遭。越次日、果選得鄒令。異哉、非精神意氣有默相感召者乎。胡君既至、拜亞聖祠下、徘徊瞻視、愀然有感、退曰、有學士大夫於此、而環堵不蔽風雨、有司者猶以爲耻、矧亞聖棲神之廟乎。居數月、會宗子博士以廟狀請撫治。少司馬黃公移其議於司府、相與咨度而屬之宰邑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於是計財之在官而不藉于官、將備款歲而可緩于豐歲者、得金六百有奇、遂以興事。梓不求巧、惟其樸、甕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壯

觀惟其久遠、量工軌物、鳩役察材、子來如雲、不數月而功竟。胡君使章甫紀厥歲月、遜謝至再、而請益力。以章甫友邑侯而師司馬、師友之命、不敢不勉也。夫所爲畢力經營、以有事於此廟者、非遐思亞聖之德之功乎。世未嘗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爲功、安知所以治之爲德。洪水、夷狄、異端邪說、有一於此、亂可懼焉。懼不在洪水、夷狄、不在異端、而在無禹、周、孟子也。有之、則地平天成、膺舒慙狄、息邪放淫、躋而之蕩平之域、不難矣。今東南巨浸稽天、西北驕虜縱橫、二氏之教浸淫於學官弟子、而引入於孔孟之室、一之已甚、而况兼之。此胼胝手足、被髮纓冠之時也。悠悠燕雀、顧啾啾乎、嗚、憂憂乎、圖、竟何益于成敗得失之數哉。因亂思治、始知孟氏之功之大。少司馬聿新孟廟、寧直修我墻屋、殆斤斤衛道、慨然有憂時救世之思乎。公泉人、名克纘、往督學西蜀、章甫實執經門下。是役也、端軌維風、以典起斯文爲任、則巡按御史燕人蕭淳、巡鹽御史歙人畢懋康、區畫工費、共成厥功、則左布政使吳人李同芳、按察使宣人徐夢麟、提學副使梁人靳於中、分守東兗道副使甯人俞維宇、分巡

充東道副使晉人盧夢麟、郡太守吳人葛錫璠。例得書於碑陰。○按、初議估修時、署縣篆者爲一學博、遠估至一千五百餘金。當事者駁令復估、僅減二百餘金。當事者難之、未果行。會胡令至、詳爲會計、遂減去七百餘金、止用金六百有奇。仍查出庫貯牛價及罪人匿地銀克之。其估計之外有瑣屑費、又捐俸六十餘金以竣其事。於是不動民一錢一役、而廟貌煥然一新。蓋不特修廢之功顯見于廟、而撙節之惠且默及于民云。

孟父母廟

宋徽宗宣和四年、鄒縣貢士徐紱等自備材木、力議同縣令朱佺徙孟子廟于南郭。始於廟東爲堂、祀孟父母。復又疏于朝、乞諸人不許居占。奏狀云、鄒國公孟子傳孔子之道、隆仁義、尊堯舜、距楊墨、功不在禹下。國家用其書、副六經以取天下士。元豐末、朝廷賜廟額、以公爵封之。政和初、又併與其門人樂正子、萬章之徒而侯伯之、可謂崇且重矣。何獨於其父母而闕焉。况傳記所載三遷之教、實係賢母。紱等已自備材木、工力、遷建廟宇於寬平顯明之地、比舊增修三倍、計屋四十二間、並已功畢。東爲堂三間、六架、見行塑鄒國公父母、乞依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例、公私不得諸般居占。事下府縣曉示在廟。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孟廟、仍立室東北、以祀考妣。

元世祖至元間、五十年代、孫孟德昌構孟子新殿成、始遷孟父母像於孟子故殿。

元仁宗延祐三年、詔加孟父母封諡、更塑像爲一品冠服。吳律記。石刻在。

元明宗政和元年監邑帖哥縣令楊欽重新孟父母殿禮部尚書汶上曹元用記曰延祐三年詔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宣獻夫人千古曠典始行于我朝旨哉淵乎是可見仁廟文治之盛矣自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孟子廟于墓側宣和初縣令朱佺徙建于南郭後毀于金季之兵我朝至元間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邾國公夫人于故室而時祀之然偏隘不能容禮器之設風雨穿漏摧圯將壓泰定丙寅歲監縣帖哥出贍廟之貲于民不期年而收子鈔七千餘貫謀諸風紀之司撤邾國公故室而新之縣尹楊欽王簿鄭惟良亦相協贊俾孟族長惟恭泊邑人毛翼董其役經始乎丁卯之春至秋而畢工簷四出楹五間南北深三丈有奇東西廣五丈高如深之數而少縮焉棟宇戶牖庭陞與夫丹堊之飾儉而弗陋侈而弗踰於以妥靈揭虔上下胥懌邑之耆舊馬亨李儼寧成章閻辭請元用爲記考諸方冊邾國公言行無從可徵夫人姓氏亦不知所自惟臧倉有孟子後喪踰前喪之語後喪母喪也孟子早失所怙惟夫人是依三遷其居以示訓使之隣學宮

而後定以有知而教以信斷其機而勸之學所以勉以義而淑其行者多矣故孟子獨紹孔子之傳而得其宗集義養氣性善之論功被萬世夫人之力也則公之平日儀刑其家者從可知矣非公無以成夫人之懿範非夫人無以成孟子之大才此聖代所以褒崇舊德追封於千百載之後而鄒邑吏士久而彌敬增修廟祀汲汲焉若子孫之事祖稱者也遂爲記其興築顛末仍系以詩曰巖巖亞聖萬世所宗孰正其蒙伊母之功伊母所資諒惟其父禮重天朝錫命肇舉爵以上公國之于邾爰秩其祀爰崇其居詵詵邾人言念舊德遵豆是陳儼其翼翼祠事孔明有饒其馨惟享斯格神其永寧。

皇明洪武二十八年山東僉事王亨御史苗秀參議康民遠皆捐俸修孟母廟亨自爲記。有石刻  
正統九年縣令房岳重修孟父母祠堂馬譽爲記。有石刻

弘治十年詔修孟廟始於廟東前爲邾國公殿後爲宣獻夫人殿各四楹而以故殿祀亞聖夫人。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孟廟併修孟父



母及夫人殿。統記於前。

子思書院

鄒縣治東舊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於此。後廢爲淫祠。元成宗元貞間。縣尹思人司居敬以縣東南隅晒書臺處。世傳爲孟子故宅。因建子思祠于暴書臺東。榜曰中庸精舍。匾堂曰淵源。實爲書院之始。張頴記曰。騶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南隅。其邑前臨因利溝。南揖文賢岡。泗川掩抱。好事者築暴書臺其間。則昔日故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今爲淫祠者。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于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母所徙耶。孟子他日歸耶。受學故當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鄒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來尹茲邑。暨達魯花赤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跡。闢門修垣以表之。爰寄講堂于暴書臺旁。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鄉侍。首章甫玄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謂頴曰。思孟往矣。相傳之旨。具在方冊。子盍以揭示人。副鄒人嚮慕之志。頴對曰。





何足以知之。然嘗以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于洙泗之間。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爲學篤實切已。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于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之謂性。卽曾子以聞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爲人之意。獨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思誠之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強恕而行。則體用兼該。至誠不誠之效。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於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四端四體。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親實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天壽二其心。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造詣于知之盡仁之至。其用極于過化存神之妙。故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迹異。而道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虎。孔子成春秋。繼名世者。平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沉潛反覆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體諸身。聖門之學未墜於地。不能無望于今之升斯

堂者。或曰。聖人之道。乃夫人日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毋乃淪於空虛而無實用耶。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我之實然者。曰得于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散于萬事。則物物一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本于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間乎其間。是則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胥此焉出。豈釋老空談比耶。周元公按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始之以誠。繼而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於克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基之。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斯道也。伏羲以來。聖聖相承。其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僅存。縣學既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其有德于鄒人甚厚。亦非私于鄒也。千載之下。必有來哲聞風興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叙傳心之要云。

司居敬復自爲記。刻之碑陰曰。孟子故宅。其傳有自來矣。而邑民家焉。居敬一日長于斯。爰念闕里孔子之宮。歷二千年。中間雖曾共王猶不壞。孟子



實接孔子之統其居湮沒忝尹斯邑實不遑寧顧欲闢斯土樹松栢以寓召伯甘棠之意又以子思講堂在縣治東亦欲復舊庶幾鄉人士景仰而知興起其處有神祠居敬妄謂聖賢以斯道覺斯民功在萬世神而有知同當辟正堂以舍使據聖賢之居以揚其靈恐不能妥侑乎是况籍此錫百福於斯邑神必不然苟佗所奉而遷之神得以永厥祀而聖賢之跡不廢則皆曰懼神之不我福也不敢居敬學未知方見義不勇無以解一時之惑於是召居故宅者與之謀咸樂徙乃度其丈尺捐之以幣建屋像子思孟子名曰淵源以寓講堂繚以周垣設重門揭大榜篆書臺于石入門則與孟母三徙之思升堂則如在孟子受業之日登臺則知登高自卑而極高明爲入道之方豈徒曰存古而已惟茂樹以爲斯堂之蔭甃甃以致斯臺之固則坐秩當去不暇若斯二者興復講堂故處尚有望于後之人是堂之成也邑人咸喜重譯而從宦焉者亟求署名于石惟恐不得與于斯於以見聖賢之化入人也深而得于觀感者無遠不屆於是取基址之廣袤棟宇之數制記文不得載者俱列

碑陰。

司尹既去縣尹修人朱彰繼之始建講堂于淵源之後匾曰率性堂又爲學官居室于其左齋舍厨庫翼爲東西請于朝通名爲中庸書院勸鄉人助學資數千緡月增利息以爲給祭延師贍生徒之費時滕州知州汴人尚敏實贊其事東平景亮有記記之日成宗大德六年夏也。

大德九年東平馬豫有淵源堂記。石刻

仁宗延祐元年里人尚書省照磨姜元字舜舉者捐貲置九經正義溫公全鑑于書院與貧士共之御史鄆人劉太爲記略言司侯創祠崇道本也宋尹增修樂育才也照磨置書助成德也原三君子之用心固皆敦本抑末以厚風俗爲志也然而邑尹雖勞心力以權威臨下爲之其勢甚易照磨富非陶猗能費數千緡置書以惠衆此人情所甚難視世之吝嗇雖一毫不屑利于人者相去遠矣嗚呼後之讀書爲業者入斯院啓斯書其勉之哉。按是時聞姜公而起者有邑令劉遵理等鄉士大夫孟祗祖等二十一人邑士郭演等五十五人皆助貲購書其碑陰總目有孝經論語孟子尚書毛



詩、周禮、禮記、春秋、周易註疏，共二百四十四卷。朱子四書六十三卷，朱子詩傳二十卷，春秋關一記九十卷，周禮句解十二卷，禮記關一記二十六卷，孔子家語十卷，金氏尚書表註四卷，近思錄十四卷，鄭氏論語意原一卷，朱子小學句解四卷，程氏易原十卷，溫公通鑑三百五十四卷，關一記音義二十卷，三國志六十五卷，少微通鑑五十六卷，昌黎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六卷，愚溪文籍四十五卷，洪平齋文籍三十七卷，通祀輯畧三卷，淮海文籍四十卷，字苑五十卷，孝感傳一卷，老子纂微一卷，莊子註十卷，荀子句解二十卷，楊子註十卷，文中子註十卷，朱子性理大成集二十七卷，學吟珍珠囊二十七卷，玉篇三十卷，後因兵火，皆散不存，惜夫！是年，縣尹劉遵理始割楮幣一萬五百二十二緡，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為書院學田。

延祐二年，得旨改中庸書院額為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自朱公來，雖易精舍為書院，然其師皆令長及士大夫招延之，今尚傳有大德間改南馬豫開堂訓辭，至是始設山長一員，秩視學正，皆由集賢院及臺憲等官舉充之，行省授以訓付，亦開用下第舉人，然非常制也。其肄業生徒，咸得奉為教官及吏屬焉。又設有直學一人，以掌錢穀，教諭。今山長姓名存者，天曆二年，山長孔思本條列學田通租於有司，悉追徵之。思本復買田一頃八十九畝，仍改募佃者，又請增子思春秋祭祀費，省部並從之。編修王思誠為記。石刻俱存。元史以此事為衍聖公孔思晦所請，今記全不及，殆不可曉。元文宗至順二年庚午，勅封子思為沂國述聖公。碑今在中庸精舍門內。順帝至正四年，縣令鄧彥禮始改書院于今祠，司祭潘迪為記，略曰：沂國公祠，元貞初，鄧尹司居敬修之。至大德間，宋尹彰因擴為書院，請額設官。然地卑堂隘，前弗盈再筵，復瀆因利溝，歲夏秋屢厄于水沮洳，弗能垣。東昌鄧彥禮來尹，是邑乃屬耆儒而改築之，遂東舊堂十步，當較官廳事南，其地爽塏，乃首捐俸金，大崇新廟。士民樂施者或輸幣帛，或給菽粟，其為廟三間，簷四阿，中位沂國公，左

侍鄒國亞聖公。又建神門，爲楹者四，外樹櫺星以壯神宮。宮牆之東南，堅築堤防，植柳以衛其岸，自是水患遂息。西起甬道二百步，建邑之南門，通衢凡書院齋舍、庖厨、府藏，傾圯弗支者，悉新之。以正殿爲講所，置東西廂爲左右齋，以故講堂洎兩齋館較官，大集弟子，釋奠肄業于中堂。始于至元三年八月，成于是年十有一月，甫十旬而大役訖。至正八年，縣尹孔之威重修率性堂，山長趙景濂爲記。有石刻。

國朝永樂中，縣令朱珣徙書院于暴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

正統二年，縣令房昂修書院門牆，自爲記。六年，復修書院，大學士寧陽許彬記。因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卽當時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耶？歷代滋久，遺址僅存。元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于暴書臺，孟母斷機祠畔。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中，邑令朱珣又徙置暴書臺東。距今三十餘年，寢用圯壞。今爲邑者，得銅臺房侯岳，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爲心，乃率僚屬出俸金，購材僦工，

經營弗懈。木斲而已，不加雕；牆圯而已，不加飾；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啓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工旣成，會予以省覲還籍，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曲阜知縣公鏗、三氏學錄克晏，謂予官翰林，以文字爲職業，命記其事，刻名以彰侯功。予惟崇儒重道，與察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先聖，嘉惠後學，異乎他爲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然如日星，與天地相爲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斯道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予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正德元年，始世以衍聖公夫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奉子思子鄒縣廟祀。至今每春秋上下丁則博士來祀子思孟子。

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重修。按今

即元至正所移新祠前。永樂間朱令已徙之。暴書臺東矣。不知何年復遷于此。豈即是時耶。抑房公時耶。又章公記以擴大大爲言。則功費亦巨矣。乃會無片石以傳。使非章公不終泯泯乎。古人所以致慨于文獻也。

嘉靖三十二年。充郡大饑。至人相食。饑者多止書院中。析材木以爨。惟子思孟母二殿及二西廊存。然門憲不具。餘悉鞠爲茂草。至四十一年。曲阜丞當陽胡潭攝邑篆。始修子思正殿。真二石香爐焉。餘皆未及。而令章時鸞至。則大爲經畫。會都御史趙炳然過書院。捐貲以助章。遂畢其事。爲房數十楹。俾諸生肄習焉。而時時以暇躬督課之。一時人士興起。爲書院極盛。其自記曰。鄒縣南門之東爲子思祠。孟母斷機堂。舊傳思孟傳道之地也。後人因之建祠立臺。雖代有沿革。時有興廢。其規制勒諸石。載之版者有可考識。迨至我

朝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公鳳梧始從而擴大之。後三十三年間。歲值凶歉。有司不爲防守。四方流寓之人踐陵侵毀。所餘者基址名義而已。四十年時鸞來知縣事。拜謁之餘。惻然不寧。將欲漸次修理。適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公炳然赴總督戎政之召。見其功費浩大。遂捐俸三十金以助之。

不越歲而工告成。曰子思祠。斷機堂。率性堂。中庸精舍。遵舊制而修葺者也。曰修道堂。慎獨齋。中和堂。推本中庸之義而創立者也。今師儒肄業于其中者四十人。相與請曰。惟茲祠堂。其廢久矣。賴趙公之功。煥然聿新。視舊制又過且備。可無以記其事乎。豈不獲辭。乃爲之記。復告之曰。天地設位。萬物化生。必有所以主宰之者。太極之理也。此理賦於人。則爲五常之性。見於行。則爲五倫之道。散於天下。則爲萬物之宗。萬化之紀。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存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是誠不可須臾離者也。然道不虛行。寄之者聖賢。堯舜禹湯文武在上。則其道行。故時爲時雍風動。爲平成允植。爲永清咸和。猶之一元磅礴。而萬物忻悅于其間也。時至春秋。氣運否塞。孔子有其道而無位。故與羣弟子日相授受。而子思獨得其宗。中庸一書。首言天命率性修道。見道之原于天也。次言戒懼慎獨。見道之弘于人也。終言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見體道之極功。而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備矣。時有先後。道無古今。後之學者可不顧名而思義乎。其居慎獨之齋也。必察一念之所從起。或天理。或人



欲則擴克之、遏絕之、必使由微而至著、毋使潛滋而暗長也。其居修道之堂也、必察日用之所常行、或太過或不及、則品節之、修飾之、必使大中而至正、毋使邪曲而偏戾也。其居率性之堂也、必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順而行之、舉而措之、毋窒礙固滯、毋矯揉造作也。其居中和之堂也、必自未發之前、以及應物之處、無一念之雜、一息之間、靜與天地同體、動與天地同用也。幸而達之在位也、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堯舜君民之志必見諸行事之實。不幸窮之在下也、則敦篤倫理、軌範後學、而孔孟傳授之旨、必體驗于身心之間。如是則天地付予之理、不虧、聖賢垂教之言、不悖、趙公作興之意、不孤、而爲一念修崇之志、亦於是乎其有終矣。若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與夫操筆硯、工文詞、以爲希世取寵、榮身肥家之計、則不惟子思孟子之罪人、而亦趙公之罪人也。豈鸞之所望哉。豈鸞之所望哉。趙公諱炳然、別號劍門、四川劍州人也。學者亦當知所自云。章公又於斷機堂、子思書院各設門子、各人工食歲二兩、司酒掃、啓閉之事。萬曆丙申、邑令華去之。是時又有教諭連尚清、撰修子思書院記、文錄不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思重修。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時書院圯壞已修、改建置大門、與子思祠並列、易堂名曰景賢、壯麗特甚。又重門、無舍、俱修、道等堂、俱堅麗。俗常蓋雖修而實創矣。翰林張瑞圖、唐大章俱爲之作記。溫陵張瑞圖記曰、西蜀胡侯之治鄒也、剗賦平役、釐弊剔蠹、吏習民安、恢乎龍淵之割也。然猶未慊于志、以謂是俗吏之能事、非循良之極軌也。則慨然以教化爲己任、衆建社學、以造小子、加意邑庠、以蒸髦士。已又新孟氏之宮、而增其墓田、明示邑人以崇儒重道之意、使知向風。於是四封之內、父兄之教、子弟之率、不肅而成、不勞而治矣。已又詢之掌故、則謂邑之南有子思祠焉、其西爲書院、蓋當時思孟授受之地也。前令章公時鸞嘗一新之、今復數十年、祠既頽毀、而書院益蕩然、無一瓦之存矣。侯喟然曰、以孟氏之宮、歸焉擬于闕里、享祀不惑、過者必拜、而受業之地、乃鞠爲荆榛、淵源謂何、亦非孟氏之所安也。於是首輯思祠、俾可春秋薦俎豆矣。次及書院、堂二十四楹、可容負牆而坐者數十許人、其前後左右、可以克諸弟子藏修息游之所者二十餘間。用不煩官役、不及民、皆侯捐



俸爲之。既已於事而竣，屬不倭請。

告歸里道，鄒侯命之一言以紀成事。余謝病未能也。侯曰：夫興廢舉墜，化民成俗，有土者之責也。屬詞比事，徵往詔來，史氏之守也。子雖病，強爲我志之。瑞圖不得已受簡焉。竊惟子思之學，以性爲體，以率爲用，以誠爲宗，以庸爲至，從喜怒哀樂之微，推而放諸天地萬物，靡如也。其所以著書之意，則固嘗言之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兩者皆譏而察其微旨，則其慮愚不肖者淺，而慮賢知者深也。顧昔之叛常立異者，皆賢知之士，而今則皆出于愚不肖之徒也。何者？昔之所謂賢知者，其人皆有一段不朽之見識，不磨之力量，不能俯而就于聖賢之繩墨，而驚焉自跳于常格之外，有高曠而無矯飾，猶可言也。而今之所爲離蹤而行，標幟而議，登高而引，攘臂而招者，其人之見識力量，豈真有反于古之賢知，其隱微之中，皆有不可測者也。夫措意于彼而寄徑于此，論高于秋旻而行卑于羗壤，是固古賢知之士所嚙棄而不顧者也。吾故曰：皆至愚不肖之徒也。且夫

萬古一天也，萬古一性也，萬性一率也，是故川谷異制，民生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味異和，械異器，而至于喜怒哀樂，煦然俱春，淒然俱秋者，無不同也。合併無外之謂大，四通不悖之謂達，立乎至大之德而游乎四通之衢，封畛不生，氣志交動，中和位育，良非虛語。吾隱微之中，而先自不可測矣。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又可一乎？則有我之所喜，人或怒之；我之所怒，人或喜之。其於哀樂也亦然，蠻觸互設，烏乎大？荆棘叢生，烏乎達？於以安身立命，則爲罟獲爲陷阱，於以爲天下國家，則爲妖爲孽。其究至于鑠天地之精，而傷萬物之情，則假道學之害，固若此其烈也。彼以爲賢知之過，是下聖人一等，人世有舉此相誚，固所翹首而甘心，不知有識之士，搜其根而抉其隱，直命之曰：至愚不肖之人而已。賢知之士見地高而易療，愚不肖之徒病根深而難拔。子思生而當此世，宜何如？怒然憂且懼也。子思之學一傳而爲孟氏，孟氏之時蕩如蒙莊，槁如告季，偏如楊墨，漫如衍奭，辯如儀秦，刻如申韓，桀然並出，以與孟氏角。而萬古之後，諸子皆屈，而孟氏獨伸。夫孟氏何以勝諸子哉？則以夜氣



之真息、鷄鳴之初念、原于天而出乎性者、固非諸子之所能磨滅也。故善學子思者、無如孟氏也。以今天下聖真統一、道教休明之代、士何故浮慕賢知、而甘自蹈于至愚不肖之歸。吾願海內之縉紳衿韋、凡稱思孟門中人、皆從潛伏屋漏之處、夜氣鷄鳴之時、求天地萬物喜怒哀樂、至大至達、合併無外、四通不悖之源、以成一代無言靡爭之化、而培

國家博厚高明悠久之運、不亦休歟。此書院之建、胡君之功於世道甚鉅、不獨以鄒治鄒、而不後所爲不敢終以病爲解、而欣爲贊一辭者也。

豐城唐大章記曰、昔韓退之序堯舜以來學脉、直謂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然孔傳曾、曾傳思、思乃傳孟、則洙泗脉絡也。子與氏自云私淑、史稱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疑其世不相及、乃史所述論牧民之道、家語記孟童少初見子思、輒相器重、命子上侍而禮之、卒傳其學、是洵親相授者。子思親見聖祖、必受業於曾子、學之不可以驟又若此、則雖謂受業于思之門人、奚不可也。然門人累百、率未有聞而傳孔學者、惟孟子、卽異代猶踵接乎。祭水者必

先河而後海、子思書院之作是已。闕里世譜稱子思困于宋、作中庸、授記弟子孟子與輩。而鄒邑東南隅爲孟氏故宅、元鄒尹司居敬爲築精舍、祠子思而侍孟子、以表師承。其後代有修葺、益以講堂齋舍、厨庫、廨宇、然歷年多而摧折于風雨、侵蝕于榛蕪、兀兀數楹、頽圯強半矣。萬曆丁未、余同門士胡公繼先來領茲邑、徬徨瞻視、感悲忝離、大懼往蹟弗振、教化陵夷、司邑者無所遣于責。於是慨然獨計慮、偕孟廟聿新之。顧歲方禋、時當舉誦、公旣捐俸以佐費、更自畢力經理、費節而當、工樸而敏、竟眇所糜於官民焉。工旣竣、屬余爲石言。余惟中諦創自伊祁氏、虞廷申以危微一十六言、遂爲萬世道學祖。嗣是師述遞承、真偽錯雜、殆不識中爲何爲、亦從未有僣庸立言者。中庸其至語、蓋昉于孔子。子思子直原本天命、約歸性情、範之倫理、屬諸君子、而中庸之德始彰灼、如中天日。孟子繇未發爲中、演爲性善之論、按以夜氣、徵以乍見、邇以孩提、而人始知萬物皆備、樂欲無加、中和位育爲實理。繇達道爲庸、演爲道邇事易之說、約之親長、統之仁義、推之智禮樂、而人始知堯舜可爲反身



皆實篤恭平治非時事。孟子七篇固中庸頂傳也。思孟之授受真已。世覺道隱。中庸鮮能卑闇者無足論。卽名爲高明者。不溺于功利。則耽于玄空。當日傳受之旨。茫乎渺矣。宜胡公大有概於中。而違斯舉乎。夫賢母卜隣。亞聖斯作。豈其有賢侯迪導於上。而豪傑不奮。庶民不興者。使夫鄉人士進而瞻仰。退而存省。于不睹不聞。識性命于庸言庸行。着功夫戒謹恐懼。屋漏無荒。德修道凝。邪慝不作。又誰謂中庸不可能。噫。公之暮慮閔遠哉。是役也。循舊名仍標曰中庸精舍。堂易名曰景賢。重門配廡各三楹。後爲慎獨齋。西爲修道堂。亦各三楹。諸士羣聚會業焉。俎豆既馨。衣冠咸集。輝輝燿燿。真足以維學脉而勵世風。不但新一時耳目之觀也。蓋公之英略卓有思孟風。守身以約。服官以勤。蒐蠹振墮。惟力是視。民以膏雨而吏以清霜也。所謂中庸寔身自有之。誘民孔易矣。公治鄒其茂庸在民社。其偉望在簡書。諸不勝殫記。記其修精舍之功德如此。公名繼先。丁未進士。蜀之漢州人。

邑人潘榛景賢堂記曰。書院之設。肇自有元。維時山長官于斯。生徒聚于斯。養有公田焉。居有公舍

焉。士紳之向義者。或捐之緡。或置之書。卽人文莫考。亦一時之盛已。

皇明總一王制。崇崇學宮。諸凡書院。槩從省革。然賢聖故地。過者低徊。雖曰議廢。亦時議修。顧修之者。不過補葺隙漏。而廢之者。遂坐任堆圯。戊申己酉之間。鞠爲茂草矣。肖山胡侯政平。訟理之餘。雅勤文教。尤重古蹟。既已新孟子祠。若墓。乃復慨忽于是日。是所稱孟子故居也。既無書院之名。尚表章之。况舊蹟可尋乎。于是捐俸庀材。省役鳩工。剪除荆蕪。宏開堂構。視昔不啻數什倍也。既竣干事。乃邀余落之。余出廊門東顧。則見其道甚除。有苑者。柳蔭彼斯干。及門則將將翼翼。與子思孟母兩祠儼然列而爲三。登堂則爽塏軒豁。巨麗可觀。退以慎獨名室。允稱奧窔。蓋不覺心神俱曠。而塵慮頓洗已。無何。杯盤交錯。又登暴書臺。上則山勢東來。排闥送青。極目遠眺。隱隱隆隆。嶧峰出焉。下臨因利。環抱如帶。風水成文。清澈可人。南則烟火相接。千家市井。松栢鬱蒼。孟子之祠巍然在望。背則重城百雉。如列屏然。俄而萬色入冥。絃歌雜誦。讀之聲。時斷時續。不絕于耳。于是飲酒樂世。侯乃供



而問余曰、茲堂成矣、將何以名之。余曰、孟子故宅、故無所名、而孟子自稱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其卽此之處耶、以近聖名之何如。且人情于賢聖、讀其書卽勤向慕、而履其地、益切景瞻、以景賢名之、抑又何如。侯曰、兩者俱當、吾取景賢焉。詩有之曰、景行行止、景之吾固欲行之也。余曰、善哉、侯之爲思也。然亦何止願侯行之、茲堂之成、來遊者衆、吾願凡爲大夫者而景于斯、子思子庶民之意、孟子不忍人之政、宜行止也。凡爲士者而景于斯、子思明誠之學、孟子知養之功、宜行止也。凡爲氓者而景于斯、子思不倍之義、孟子親上之風、宜行止也。卽婦女子無所知識、而斷機伊邇、莫不觀感、各訓其子以期其成、亦婦女之行止也。庶景賢之名、不惟爲鄒之巨觀、而化成天下之意、亦默寓是乎。侯曰、若是乎言之大且遠也。乃舊志以淵源名、何居。余曰、舊所稱淵源者、自思孟言之、謂孟之學淵源于思也。今道統如日中天、學者惟患志不篤、行不力、自外于聖賢之流派耳、固不煩更爲淵源之講、究也。存精舍之名、以無忘司侯作者之心、可矣。于是遂書以名堂。若堂之門廡及各齋舍等楹、業見

別記、不詳列焉。

### 子思祠

按祠舊混在書院內不知何時乃端置門于書院東爲祠而西爲書院意必正德置祀子思博士時而文獻不可考。自後雖小有修葺不爲大觀。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之時祠僅存塑像祠後率性堂亦復傾圮。胡令盡修復焉。于是東爲本祠中爲書院西爲孟母祠嚴翼相望大爲鄒之勝跡云。

### 孟母祠

元元貞初縣尹司居敬于暴書臺下構室曰斷機原與書院相通無神像。

順帝至元三年僉憲楊國賢命有司重修奎章閣學士李泂記略曰道當周孔垂絕之統而孟子生之傳堯舜授受之微以上繼列聖下仁無窮而母實成之然則孟子道在其傳而孟母天屬其任矣夫以去聖一間未斯安行母非陶融屬果安在豈道傳者子道任者母無非天耶。星去躔夷幾二千載堂之所系人誰究斯。魯鄒縣舊有斷機堂列女傳謂母斷機喻先師以學不可止者。成毀相尋存僅瓦礫。使者楊君國賢按部及此謁思孟廟餘登暴書臺北顧楹墟與感移時。時邑無尹卽廉舉滕倅郝君攝其事俾崇廟貌。不日告成禮幣走博士劉伯莊請記于余。予慨歎曰道貫天地而元氣之人惟參贊以成其功。尚何斯堂廢興之有與。然日久則堂之所係可知矣。載瞻載仰啓迪在中或父兄相道以仁母子相易以義積學以勉其所未能力行以達其所未至。海內學校所不得與者卽先師母子之教油然決里閭以及天下。嗚呼楊君國



賢其真部使者哉。是爲記。按元史李洞字觀之爲以李自許僑居齊南今碑亦爲洞字舊志誤作洞郡志因之殊未深考。

至正五年里人馬亨李元彬李儼及孟庭族長惟讓始塑像冠服視一品禮別開門宇自爲一祠。鄭質記。碑俱存。

皇明正統四年縣令房岳重修教授裴侃記。碑俱存。

天順五年縣丞宋融重修大學士許彬記曰孟母斷機祠在鄒縣城東南隅暴書臺西東去子思書院僅百步自前至今其興廢補敝者不知其幾也永樂宣德中知縣朱瑤房岳相繼重修建今又壞縣丞宋融景仰賢範志欲修復乃捐俸金購材庀事而同寅侯服李真馬鏞亦皆以貲來助乃撤其舊而新之祠爲間者三爲楹者七架丹堊於巧鏤飾金碧於棟宇彩章炳煥像設儼然鄉人老穉過之者莫不瞻拜敦禮贊宋公之用心而茲祠之再遇也工既告成亞聖公之五十六代孫孟希璉來徵言爲記予惟天下古今稱母道之賢能成其子之志者不曰陶母柳母則曰孟母然陶母剪髮延賓柳母九膽教子固善矣而其子之成不過躋顯位而已豈若孟母斷機仿勵其子卒傳道統有功

于天下後世也觀其距楊墨闢異端開先聖之道功不禹下先正論之曰禹之功不過救民之生孟子乃能正民之心苟心有不正雖生何益哉此孟子之所以有功于天下後世也明矣考之孟子自少失怙賴母仇氏全婦道于四德本母教于三遷隨事規戒習于性成長師子思有所造就嘗與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述孔子之意作爲孟子七篇以爲後學階梯初遊學齊梁之間未成而歸母怒引刀趨機斷之曰是織也累絲成寸積寸成尺如斯不已遂成丈匹子之廢學得無似之乎孟子懼而復出就學遂成大儒卒以亞聖之功配享廟庭而與天地相爲悠久也觀其子之功則其母之賢之在人心者詎可一日忘之哉此斷機之祠所以建而予文之所以作也宋丞之用心亦勤矣哉宜希璉請文以彰之也書其事以告于鄒魯之人豈特爲其子孫勸將以爲天下後世爲人子母者勸焉。

嘉靖四十一年縣令章時鸞重修。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又添配房東西

各三楹。置人看守大門，易斷機堂曰孟母祠，東與子思祠書院相望，人以爲得體云。

校記

①「餘」下當脫「里」字。

②「八十」上脫「歷」字，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之七。

③設：當作「誠」。按，「距誠行」見《孟子·滕文公下》。

④政：當作「致」。按，致和爲元明宗年號，僅一年。

⑤籍：當作「集」。下「洪平齋文籍」、「淮海文籍」同。

⑥忽：疑當作「然」。

⑦供：當作「拱」。



儒藏

三遷志卷四下

海鹽

呂兆祥  
呂逢時 重修

曲阜

孔貞璞  
孔貞祚 參考

齊孫

孟弘舉  
孟聞玉 訂閱

林墓

玉宇昨葬金盃早出。往古來今荒墳誰恤。孟塚  
巍巍千年一日。實維德崇。不但地吉。述林墓第  
十七。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下。歲久不  
祀。宋兗州守孔道輔始訪而表之。爲立廟于墓之  
西南。後廟移于縣。墓廟改爲墓祠。四基山亦稱孟  
子山云。

金宣宗貞祐元年。柯亭孫弼謁祠記曰。魯之廟食  
千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兩祠而已。孟  
子鄒人也。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時周定王三十  
七年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南鄙也。至繆公時  
改邾爲鄒。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勢回旋掩

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吳方而來。灌城壕而西之。古  
人傳之曰。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今魯國鄒  
興鄉鄒儒里卽其地。其先魯公族孟孫之後。公夙  
喪其父。母仇氏。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鞠  
育其子。有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  
博通五經。尤長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  
兵爭強。以合縱連橫爲賢。以權謀譎詐爲事。先王  
大道幾於掃地。異端蜂起。邪說蠅興。若楊朱墨翟  
放蕩之言。至於塞路。公嘗嘆曰。楊墨之言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距而聞之。由是聖人之道振而復起。  
久而益明。眞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遂以儒  
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于行。三見齊宣王而  
不言事。欲以攻其邪心。說梁惠王以仁義爲利國  
之術。終莫能聽。耻沒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  
後人。遂著書七篇。燦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功  
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爲齊卿時。將喪母。  
而歸葬于魯也。今在鄒興鄉馬鞍山之麓者是也。  
公之卒也。葬于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  
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  
有陽山。陽山北有孟軻塚在焉。今四基山者是。嘆



本文云、釋山純石、積構連屬。城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城北有孟軻塚。所引用乃誤以今城爲古鄒國、而妄更易其辭耳。杜預左傳注及劉蒼鵠山記皆曰、鄒城在嶧山南、則其誤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人高弟配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祭塚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尚書曾孝寬言、遂特加鄒國公。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掃、詢其祖派、得孟寧、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敬謁祠下、因撫其實而記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猗歟鄒公、運逢姬季、挺秀邾城、賢圖因利、幼被母教、長師聖孫、辯匪好辯、言爲知言、學長詩書、禮樂仁義、高行厲辭、離倫絕類、轍環諸國、始以道鳴、方整圓枘、卒老于行、著書七篇、根極理要、揆叙包羅、閎遠微妙、拔邪崇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辭闢楊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瓦礫諸子、醇乎其醇、百代而下、子孫誦誦、四基之陽、佳城遠宇、魯邦所瞻、令名千古。

元成宗元貞二年、縣尹司居敬重修墓立碑、張頌記曰、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

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卽其地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爲記、以闢楊墨事著孟子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二百五十有九年乙未、是爲元貞元年、東陽司居敬尹鄒、度爽塏以新學宮、復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頌爲述、養浩之旨、稱命世之才、叙傳心之要、來遊來歌、有所興起。旣而葺孟子墓、齋廬、琢石爲危坐像、冠章服、衣絰掖、俾觀者有考乎古。謂頌曰、子三刻石于孟子之學之志之才、論撰至矣。孟子出處大槩、史傳不詳、盡考焉以表諸墓。頌以孫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侯請曰、子無所稱述、記載猶有關焉。頌不得謝、乃稽諸載籍、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平生出處之本也。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二年戊申去齊。先儒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之、厥有旨哉。居魏十八年、居齊六年。當時西有秦、南有楚、以地則大、以力則強、從衡之士、馳騁不暇、孟子曾無轍跡、豈智不及哉、所不爲耳。魏、齊辟彊之於秦楚、地醜德齊、莫不相尚、而願安承教、願輔吾志之言、



視諸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徑之介然也。用之成路可也。故絕筮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對辟彊桓文之問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稱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遠嬖倖。槩舉乎此。他皆可知。其間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其去魏也。筮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彊卒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載齊辟彊立。通鑑在三十六年戊子。史記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載齊地立。通鑑在赧王元年丁未。史載周室者。既滅。六國表本之秦紀。不載日月。世本多舛。通鑑據汲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皇極經世書載孟子去齊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固辟彊之世去齊。或以伐燕故耶。伐燕辟彊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矣。且謂孟子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廣記備言之。又審者。其伐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則陳賈爲之辭。既有以解辟彊甚慚之心。孟子於是致爲臣而歸矣。人生幾何。遨遊魏齊二十四年。如經世書所載。則十有八年矣。其間不過之魯。之宋。與滕薛數小國而已。心繫聖人。不敢忘天下之心。五百年必有王

者與。我未見之。不得在名世之列者。時也。如廢繩墨。變轂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爲虞人御者。羞矣。司馬遷知不足以知孟子。盛誇諸侯郊迎。撤席。擁篲。前驅於騶子者。謂豈與孟子困於齊梁同繫。世知詭遇獲禽。而不知爲之範。無以見聖賢之志也。儀衍得志當時。景春稱爲大丈夫。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君。必出疆載質。又安肯鑽穴踰牆。以取國人之賤。宿晝居休。綽綽餘裕。在易困而不失。其可亨。此之謂也。繇是而觀之。騶子。田忌之徒。乃所謂邪說。誠行淫辭。孟子於此。則息之。則距之。則放之。以正人心者。豈所屑爲也。今千六百餘年矣。孟子之墓。如岡如阜。萬世觀仰。彼倭僞馳騁。果安在乎。尚友古人之士。有考乎此。亦可知所自處矣。故因司侯之請。刻石墓旁。而記其大略如此。至正三年。墓祠毀。族長孟惟讓于墓前建思本堂。德州鄭質記曰。四基山右麓。鄒國亞聖公墓前。祭堂歲久摧毀。至正二年春。五十代孫族長惟讓出廟帑楮幣千餘緡。重建。基堅柱短。楹匝薨轅。墻皆用甃。不事華飾。務閱悠久。其制四楹。不辟中室。置巨石甬。以陳俎豆。春秋展省。雖值風雨。亦不妨祭。



祀事爲甚便也。邑之判簿殷溪王君履信、實董其役。至五月工畢、履信以少牢告祭。既竣事、謂質曰：天下之物、寧有不被名者。若茲堂、君可揭二字、俾聖裔永視爲傲、兼紀厥興建歲月、以諗于後、顧不偉與。質方主教廟館、固不容辭。題曰：思本、爲之說曰：凡物莫不有本、人本乎祖、惟本有不思、故其心德鑒而入於薄也。夫吾在萬形、所以貴其軀者、祖之遺也。所以淑其性者、祖之德也。或富壽康寧、祿顯享諸慶幸者、皆祖之貺也。蓋源深者流衍、根深者枝茂、凡子孫所居所有、莫不祖先發之、其何不致思而報乎。矧亞聖之爲祖、上極羣聖、力拯時弊、開示天心、以淑人性、功侔神禹、萬世永賴。其有國家者、崇其祠而祀之、爵其子孫而育之、在彝憲、復徭役、累世無所與、又豈他姓之祖可比。思報之心、宜如何哉。後凡登是堂者、覩是名、味是語、寧無怵于中、報祀之禮、虔懇之心、容有少懈耶。又吾學聖人之門、沐聖人之澤者、視此亦當知所勉矣。

國朝宣德九年

魯惠王重建墓祠、國子學錄弋陽李奎記曰：鄒國亞聖公之墓、鄒縣東二十五里四基山下、祠堂之

建久矣、迄今傾毀、遺址存焉。

皇明宣德九年甲寅夏、魯府以營建陵寢餘材、命工重加創造。時行在工部主事上饒施公淵、以使事蒞焉。晨夕謀殫慮、以提調爲已任、不旬日告成。復砌之以石、適于考績、便道過訪、淵徵言以記之。子惟亞聖之緒傳于子思、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以問答、著書七篇、遇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開楊墨驅夷狄、尊王黜伯仁義、以之而明、邪說以之而息、正論以之而興、實千萬世之所永賴。韓愈推其功、不在禹下者、信矣。墓之有祠、祠廢而不復、非缺典乎。此

賢王汲汲以興廢起仆爲心、主事施公復能贊而成之、俾昔之鞠爲茂草荒榛者、煥然一新、人人之共慶也。子不敏、謹書此用昭

賢王崇教尊賢之意、扶樹斯道之功、永耀于不朽矣。是爲記。

嘉靖四十一年、邑令章時發復建祠廟、始置祭田五十畝、且植柏數千餘株。魯宗觀挺記曰：亞聖林在鄒良隅三十里許四基山側。宋孔道輔守兗時

構饗堂三楹于堂前。迄今數百餘年，蕩然一空，僅存遺址。凡弔塚禮裔者，無不感歎，亦欲興作，竟以財力弗贍而止。嘉靖四十一年，青陽章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始，他政未遑，遂設法區處，首葺廟庭，暨于思書院，斷機堂，儒學等處，靡不曲盡其心，倍加宏麗。又念聖賢宅兆尤不可不致意也，遂協王少尹光裕、陳尉舉、孟庠生公枚輩，分力協贊，創建正殿五楹，左右廂房各三楹，二門三楹，奠置有案，出入有階，啓閉有戶，週衛有垣，備極堅緻，視前制益爲廣闊。復捐俸置田五十畝，歲入其租，少爲祭祀修理之具。先是，督諭族人每春領俸銀二兩，樹柏檜三千餘株，望之蔚然深秀，殆非昔比。茲者落成，世襲博士宗子彥璞等乞余言，以垂不朽。余曰：亞聖之道，仁義之道也。仁義之道，堯舜之道也。精神命脉，流行于宇宙間，猶元氣之在人身，無容少間，固不待祠而顯，塚而存者，但體魄歸藏之處，實吾儒報本追遠之地也。苟不於是而加意焉，其何以棲在天之靈，致後人如在之誠哉！惟公有以營建之時，舉蒸嘗、登俎豆，陟降周旋，各得其所，有闕于世教良多矣。爲世系者，果能時加補葺，永爲守禦，

不惟道輔之功因章公而著，章公之功愈久而彌光矣。不然，今之新猶夫昔之舊也，豈公尊崇往哲，嘉惠後學意耶？

萬曆十四年，縣令許守恩重修享堂，嶧縣賈三近記曰：鄒邑東北四基山側，亞聖墓在焉。自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詢諸故墟，目覩荒涼，遂構四楹以爲廟祀焉。歷年多，不無傾覆之患，蕩然一空，誠缺典也。嘉靖壬戌，青陽章公宰是邑，而登是墓，旣而嘆曰：聖賢藏魄之處，忍若是乎？廼竭力捐俸，建正殿、廂房、大門、墻垣，靡不宏麗。又值柏檜千餘株，祭田五十畝，以爲春秋祭祀之需。自公擢去二十餘年，漸至傾頽。涇陽許公以名進士奉

命宰鄒邑，與章公一視同仁，製文躬祭于墓，目擊其敝，惻然不寧，遂捐俸科材，愈加補葺，擇族人孟彥魁等董其事。不惟廟貌煥然一新，抑且增砌墻垣，視章公尤加倍焉。茲而工竣，博士孟彥璞質于爲記。予曰：亞聖之道，在于宇宙間，雖凡民之遇，莫不尊崇，况生于斯、長于斯，但落于斯，根本所在，尤人願見而快覩也。又兼亞聖之道，淑諸人心，敬之如天地，思之如考妣，傾於歸藏者，獨愬然也耶？士

君子讀其書、宦其邦、居位操權、坐視而不致意乎。今許公下車、首及于是、所以超出士夫之表、而光前啓後之至意也。由是上以妥聖靈、下以培道脉、勒石番名、不亦宜乎。

萬曆三十五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墓置田、自爲記曰、丁未之秋、余受

命蒞鄒。鄒南爲孟母斷機祠、又南爲孟夫子廟。居常讀其書、想慕其爲人、而後乃今入廟、而喜可知也。於是焉修溪沼之儀、將明信之惻、則見翠栢參天、瑞烟籠蓋、巖巖氣象、宛其如昨、私心竦然慄已。已乃仰視樓櫺、環望墻堵、摧殘傾壞、實歷年所、私心又惻然愴焉。幸接院司移文、竭力修整、母祠復振、賢廟重新、非孟氏之靈、弗克徵此。無幾何、又進孟族長者、訊以陵墓所在、咸曰、四基山云。山峙鄒東北、南面鳧嶧、北屏岱岳、層巒疊障、環拱交錯、遠接洙泗之水、近聯崗嶺之尊、真靈氣所間鍾也。最勝哉。暇日、余復從長者肩輿往謁之、問其歲祀、無有也。詰其前令之若章、若許所置祭田、歲久且湮沒也。余爲之太息曰、吾夫子開楊墨、闢聖道、提幾希以覺人、著七篇而醒世、歲祀時享、卽與四基山

並垂悠久可也、何缺不補爲。爰捐俸二十餘金、托其族之賢者孟聞鉅等、謀置祭田三十五畝。又搜得其先章令所置凡五十畝、歸其本族、酌爲三祭、除春秋廟祭外、祭以五月之五日、七月之望日、九月之九日、典制有經、賢靈有據、始與母祠公廟並行不悖。余私心亦爽然自失矣。事旣成、族之長者率其士若農、老若幼、九頓而謝曰、吾先祖往矣、宗子之祀有舊典矣。我族所增益者、春秋二祀、宮墻生色、四基三祀、陵寢吐氣、敢爲先祖謝不朽、仍乞傳之石、以詔來者。余悲夫事之易舉而難竟、後之無徵而易湮也、故輒錄其巔末如此。若夫享祀豐潔、有加無已、則後之視今、未必不如今之視昔。遂爲記。



### 孟母墓

元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始修墓樹碑張頤記曰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馬麓其封隆然崗阜千六百餘年宜有豐碑紀載而蔑之或聞豈歷世既久遂湮沒耶片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者僅存於母之德或略鄒縣尹東陽司居敬完孟子廟宇復孟子故宅葺孟子墓廬用心既勤亦各紀其事矣而又以孟母墓碑爲請頤讀鄒公墳廟碑莫釋其疑用不敢固讓以祛觀者之惑其言母氏曰李未知何據當考而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謹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卒後三十五年丙申又三年戊戌貞定崩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歲在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一百十年慎觀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視乙酉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六年自齊葬魯此六年間皇極經世書謂孟子顯王四十二年乙未爲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則葬魯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且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卽魯哀公十六年孟子安得

二吾猶不足之語禁哀公於口舌間耶孟子曰由孔子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蓋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以老則孟子之生去聖人未百年也其葬魯也克虞以木若以美爲問孟子答以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藏倉沮魯平公之來見亦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然則實爲齊卿時所以倏然而盡於心者報母氏劬勞亦至矣夫以聖賢之質在傳不勤處師不煩固有不待教而能者考之劉向列女傳孟母之教歷歷可紀墓而築塋市而賈術其居使之舍學宮之旁則設俎豆乃性然也以有知而教信示斷織以勸學猶曰童之教耳子行子義吾行吾禮之言實在齊時孟子老矣而母訓益嚴謂教之所致非耶世之人知以教子責之教師而不察母教之尤近也知孔哺之爲恩而不知訓誨之爲恩知蓄養之爲慈而不知禮法之爲慈噢之咻之賢則視無能則憐媿情于襁褓之中養成于長大之後習與性成父師之訓不能入雖有美材不得爲良器矣孔子再歲而孤孟子夙喪其父操心危慮患深以達于大聖大賢之域繫母訓是



賴。因表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爲人母者。知所取則焉。乃爲銘曰。惟昔任姒。來嬪于姬。秩秩徽音。爲周之基。與若孟母。爰適魯族。篤生大賢。喪父以風。輔之翼之。教之誨之。聖道有傳。繁母之儀。乃徙其居。乃斷其織。母廢於食。母墮於德。自古孤孽。克成其材。譬彼桐梓。拱把孰培。來葬自齊。居卿之位。不儉其親。有木以美。馬簾斯封。隆然其崗。千六百年。山高水長。嗟爾有子。勿曰能食。企而及之。惟母是似。

國朝嘉靖四十一年。舉事孟承義等於孟子故宅。重修孟父母祠堂。曲阜李玉記曰。鄆之北二十里。嶽峯碑碣。屈屈蜿蜒者。九龍山也。山之西北有村名鄆。與鄉者。初不詳其名之所自始。攷之舊志。是爲吾亞聖夫子孕梓鍾英之故址也。其雞犬相聞。茅茨連櫺。屈指不滿百室。詢之姓。乃一孟之外。無他族焉。蓋自三遷之後。世泝本源。不忍化離其桑梓。亦胡馬北風。越鳥南枝之具性云耳。以首丘則寂居之崇阡。可跂足而東望矣。以追遠則時思之清廟。復歸然以獨存矣。凡夫春秋冬夏。禴祀烝嘗。不必遠從事于鄆南之闕宮。彼自有襲歷之賴。

宗者王之。此則推始祖妣。曾祖妣。及祖妣。考妣。以來。歷代昭穆咸秩享焉。但閱歲彌深。所謂實實枚枚者。不無風雨鳥鼠之摧侵。每遇明禋之將。主也相事者。莫<sup>④</sup>搢腕。以弗稱瞻依爲歎。嘉靖戊申。六十世舉事諱承義者。毅然以恢復爲已任。乃聚族衆。經之營之。于是掄材鳩工。哀堅易朽。舉築而雷墊。有聲覆瓦而鱗密比。回眦疇昔之弗稱瞻依者。煥乎歛目矣。且繪塑誕聖之祖妣二像于其中。則夫思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嗜。不于是彷彿聞見其聲容也哉。夫神以慈而締創者。茲則罔怨而罔恫。亂以孝而仰承者。乃以善繼而善述。祖功宗德。萬世如見於維盛矣。太學生承禮及弟承嘉喜其綏我思成之。不患于無依也。爰致書邀予記之。曰。作廟翼翼。太王致慎于倥偬之餘。新廟奕奕。僖公大愜夫國人之望。承義之豐勛茂績。既不侈然以自多。而其二弟亟亟稱之。欲以錢之堅珉。以爲將來者勸。君子謂承禮承嘉於是乎知禮。

萬曆二十五年。縣令青陽王一楨置地二十畝。以守墓。自爲記曰。孟父母之墓。其來舊矣。厝基于縣北二十里馬鞍山之下。先是元仁宗延祐三年。追



封亞聖公因推原所自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廟祀配享神休永賁猗歟榮哉九原爲不泯矣自立墓以來垣牆堅固樹木森蔚斧斤勿侵牛羊勿踐氣象巍巍凡往謁茲墓者咸謂神獲所棲可與宇宙同不朽卽予亦切景仰久矣及職茲土拜謁其墓見牆則傾圯矣木則殘毀矣詢其故則曰先曾設有看林門子一名編給工食後萬曆十六年前令王公諱自謹者徑裁革之看守無人以致此也予嘆曰忍令神失所依若此哉於是博士孟君卽懇予復茲役予則曰旣革而復尚費申請又安知後之不復爲王君者哉不如置數畝膏腴之地令人看守更爲永久孟君曰然予於是捐俸置地二十畝給帖佃種一切租稅差役悉爲捐之止令看守林墓此地設而膳養有資看守不致乏人樹木從此日培植垣牆從此日修築一切牛羊斧斤莫復敢侵庶幾神靈賴以永妥茲舉也寧獨予守土者之心安哉卽亞聖公之心亦安矣予非敢侈茲役但仰慕先賢則爲尊崇所自出亦予事也予賁也敢記之以備後考云

萬章公孫丑墓

萬章墓在鄒縣城西南十里地曰萬材公孫丑墓在縣城西北十里地名南公孫蓋其地卽以二賢得名也成化十九年鄒令肅寧張泰始立碑表其墓每歲以春秋致祭至萬曆間縣令涇陽許守恩復加封樹且自爲文紀其事焉其稱萬章曰孟子諸弟子皆嘗少之固高叟否彭更齊人公孫丑至章則應答如響故七篇之中與章論難殆參半焉然則章其孟子之獨重者與其稱公孫丑曰天地無言也聖賢有言矣然言以見天地之心乃有功于天地聖賢無疑也門弟子有疑矣然疑以發聖賢之蘊乃有功于聖賢余于公孫丑見之矣夫知言養氣孟子之蘊道統之秘也然不有以啓之孰從而論之孔子以門弟子疑問爲助我然則丑也助孟子者歟二碑今俱存○按孟子明言丑爲齊人而墓乃在鄒豈孟子之去齊丑實從焉遂留而不返與然則丑之晚年殆未可量者孟諸謂孟子之子從學于丑豈無自乎

三遷志卷四下終



校記

①幣：當作「弊」。

②值：當作「植」。

③奧：當作「粵」。按，粵，句首語氣詞，與下句

「爰」相應。

④「莫」字下當脫「不」字。



藏書

三遷志卷五上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承周 參考

孔承鏞

裔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祭謁

冠帶之倫。誰非弟子。有來雍雍。肅肅至止。于藻于蘋。以享以祀。固宜其誠。亦神之使。述祭謁第十八。

元司農司卿達實帖睦爾過鄒。命裔孫孟思言代祭孟子。李之彥記曰。至正十一年秋八月癸巳。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大司農司卿達公奉使浙東。馳驛過鄒。次于公廨。俾侍者請亞聖五十四代孫孟思言謂曰。余聞爾祖亞聖公鄒人也。有祠在此。禮宜奠謁。然有帝命在躬。不敢他及。子其爲我代祭可乎。遂給資五十緡。使買少宰以祀焉。之彥嘆曰。斯祭也可見公之所識者大矣。公當造次匆遽之時。不暇親祭聖人。猶必使人代之。非平日仰

慕聖賢之深。頃刻而不忘于懷。焉能如是哉。卽此觀之。使公居鼎輔之位。必能以吾孟子所以敬齊王者敬其上矣。彼以儒起身。貴顯于世。居從容無事之際。道經是邑。及茫然不知有亞聖祠在此。有雖知之。而又不一往拜于祠下。寧不有愧于公平。公名達實帖睦爾。字九成。康里人也。元太師右丞相脫脫過鄒縣。祀孟子。楊惠記曰。至正十二年。龍集玄默。執徐秋八月。太師右丞相以河南妖賊鼓惑愚民。盜兵扇亂。陷據城邑。殺掠民庶。久未勘定。恐貽皇上憂。累自請命。分省于外。親董六軍南下。大震天威。肆伐徐方。指揮虎旅。勦滅醜類。猶太山壓卵。摧枯拉朽。不足喻其易也。道經鄒邑。以孟子林廟在焉。仰盛德高風。乃遣使備禮。偕邑令具牲幣。蒞盛代致祀焉。庸展肅敬之忱。庶盡尊崇之義。使聖賢之教由是而興。鄒魯之風由是而振。所謂以禮義爲干櫓。以忠信爲甲冑。說禮義而敦詩書者。復興于昭代。用儒術而陳俎豆者。再見于聖朝。旣獎明乎文教。必克定乎武功。其於擴清冠亂。綏集群黎。奏凱而還。可俟而待矣。嘗謂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當戰國縱橫之秋。異端並

與邪說誣民者衆。天下學士隨風而靡。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於頽波洪潰奔注之際。砥柱中流。壁立萬仞。距楊墨。闢邪說。使堯舜之道復明。周孔之學弗墜。人文宣朗。以迄于今。先儒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誠哉是言也。今太師右丞相世篤忠烈。服勞王家。勲庸烜赫。焜耀今昔。粵茲南征。軍旅之間。不怠俎豆文教。方之大禹之征苗頑。周公之討殷叛。魯公之平淮夷。徐戎可齊駕于千古矣。至于設庠序。興禮樂。民俗還淳。光開泰運。頌聲洋溢。直旬朔之間耳。則豐功偉烈。與聖賢之道同垂于無窮也哉。頌曰。繫鄒孟氏。亞聖雄資。道傳周孔。學紹曾思。距淫息邪。知言養氣。發前聖奧。澤及百世。丞相南征。薄伐徐戎。道經鄒邑。敬仰高風。遣使致奠。牲幣豐潔。儀文肅穆。神人歆悅。丞相南征。肅將天威。六師嚴整。如虎如貔。金戈所指。海宇清夷。徐方釋驂。如枯見摧。丞相之勲。孟子之德。烜赫宇宙。勒之礪石。播之絃歌。頌聲洋溢。遐邇流芳。百世無斁。以此爲十四年伐張士誠時事。與碑不合。疑史誤爾。

至正十四年甲午。中書省委官達魯花赤忽篤祿謁廟有記。石刻

皇明魚臺尹葉文宗謁廟題名有記。石刻

洪武十三年庚申。鄒縣知縣高用才等祭廟有記。存碑

齊王過鄒。遣祀鄒國亞聖公。薛彌克題名記曰。洪武十五年壬戌秋九月二十有七日癸酉。詔命齊王之國。先二日辛未。遣祀善薛彌克前行。几道塗經歷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祠宇。率以牲幣告祭。乃十月三十日戊寅。次于鄒邑。齊戒逾宿。越已卯。有事于鄒國亞聖公廟。邑之長佐及供祭之人咸祗肅駿奔。毋敢褻易。邊豆有實。牢醴潔清。神其歆止。禮用克成。於是孟氏五十四代孫思諒進而言曰。

皇上誕膺天命。統一區宇。首詔闕里以四仲祀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是顏曾思孟既列配位。已而復命有司於顏孟二廟。亦以春秋祀享。其崇師重道之禮至矣。今

親王撫藩東土。鑒御攸經。遣官致祀。其所以敬禮先聖。蓋猶

皇上之意也。是固一代之盛典。宜有所記。以示永久。敢以爲請。彌克竊惟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師範萬世昭如日星可謂盛矣。然世至戰國、人欲橫流、天理泯滅、向非孟子師事子思、排斥異端、扶植正義、則孔子之道不幾于或熄矣乎。故昌黎韓愈推明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論確矣。彌克早受讀其書、潛玩微辭、漸濡德義之日久矣。今乃獲以王官奉令而來、躬履其鄉、瞻仰廟貌、俯俛將敬、豈非幸歟。雖然、此非彌克一時之榮也、凡在斯文皆與有榮焉。故於其請不復辭讓而樂爲書、且以齊府官屬名氏悉著于碑陰云。

祭文

元皇慶元年壬子春三月

紫陽楊 與

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與。學出於詩書、適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與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尚饗。

元延祐六年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己

酉

劉 文 山東東西道  
肅政廉訪使

惟公生稟淑質、名推大才。立王化之基、治儒術之道。遵行仁義、距放邪淫。垂萬世之憲言、宜諸生之禮祀。尚饗。

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九月乙酉朔越九日丁

巳

察罕帖木兒 銀青光祿大  
夫、御史中丞

惟公養氣知言、推明性善、撲闢異端、以承三聖。茲奉王命、薄伐羣孽。載臨鄒邦、景慕先哲。敬遣輔行、式言情功。尚饗。

國朝洪武四年辛亥三月 日



鄧原忠

鄧縣縣丞

惟公知言養氣。允有實學。性善一語。大啓人心。斥異端而道學以明。承三聖而道統以續。况茲鄒邑公之闕里。斯民被其德教已深矣。其忝膺朝命。于茲佐理。凡公之所以論爲政者。願取法焉。非才弗克。公其相之。謹告。

洪武六年癸丑閏十一月 日

張瑄

山東按察使

不有孔子。則堯舜之道無以傳。微孟子。則孔子之道何以著。是以韓子推尊。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詎不信然。神其鑒之。尚饗。

洪武六年癸丑 月 日

汪繼道

鄒縣知縣

惟公生當戰國之時。克明性善之學。道非堯舜則不陳。功於神禹而可並。上承三聖。道統綿綿。其忝膺朝命。來牧是邦。惟公之道德。是所景慕焉。辨香致敬。公其鑒知。尚饗。

洪武七年甲寅 月 日

徐源

濟寧府通判

惟公被三遷教。爲百世師。尊王賤霸。非堯舜之道。

不陳。養氣知言。惟周孔之傳是式。功高神禹。今古所宗。其學公之學。尚公之志。忝膺朝命。佐治濟邦。今以王事。道經於此。敬致菲儀。謁奠公其鑒知。尚饗。

洪武七年甲寅十月三日

崔潔

山東按察司分司官

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公以命世大才。出而任斯道之責。俾義軒以來道統之傳。得以不絕。則其功之紹於前者。爲其大也。况七篇之書。道學政事靡所不載。則其澤之被于後者。爲無窮也。臨鄒邦。景仰休風。展禮廟庭。少伸厥敬。伏惟尚饗。

洪武八年乙卯六月 日

賈巖

濟寧府同知

惟公遵三遷教。著七篇書。當戰國分爭之時。闡聖賢性善之秘。黜伯功而明王道。息邪說而正人心。統紹宣尼。功配神禹。非命世亞聖大才。其克若是乎。巖忝以公行道經鄒邑。敬謁廟庭。仰承盛德。謹告。

洪武九年丙辰 月 日

程思道

山東兗州府知事

某生於千載之下、仰慕於千載之上。賢者何也、嘗聞前聖之道既絕而復續、異端之說既熾而復熄、人心既邪而復正、而孰使之然也。嗟乎、孟夫子之功也。今因巡歷過其里、瞻其廟、禮其像、面其孫、儼然如親炙之敬者、豈無自而然哉。謹告。

洪武九年丙辰 月 日

鳳朝陽濟寧府兗州州官

天生命世大才、當戰國從衡之時、獨能崇王黜伯道性善、闢異端。其道繼孔聖、其功配神禹。且後賢之推尊、爲萬世之永賴也。謹告。

洪武十四年壬午十月

豫章余植

韓文有曰、堯以是傳之於舜、舜以是傳之於禹、禹以是傳之於湯、湯以是傳之於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亞聖。亞聖沒、不得其傳焉。朱文公又曰、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止焉。然則孟子續千載道統、不傳之緒、以垂教於萬世、所謂後孔子而聖者也。亞聖大才、豈虛語哉。植道經鄒里恭謁廟庭不敢以當祭者謹捐俸金以貽孟氏之賢子孫王祭者爲秋祀

之一助云。謹告。

洪武十六年癸亥 月 日

朱敬鄒縣知縣

惟公開楊墨之功、不在禹下。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當異端害正道之時、人欲壞、堯倫之際、不有先覺、孰任斯文。敬生當千百年之後、叨讀七篇仁義之書、每思瞻仰、道與時違、不如所願。恭奉明命、來長鄒邦、天遂其心。謹以剛鬣之儀、用表誠敬。謹告。

宣德九年甲寅六月 日

施淵工部主事

惟先師孟子之學、得於子思。著書七篇、垂訓後世。論性則曰本善、論孔子則曰賢於堯舜。論仁義禮智則原夫四端、皆所以擴前聖之所未發。使堯舜周孔之道、不陷於異端、不溺於邪說、不逐於智謀術數之小、黜伯尊王、功莫大焉。謹告。

成化十一年乙未三月朔日

畢瑜山東提學僉事

嗚呼、三代以下、正學不明、邪說行天下久矣。吾夫子沒而微言絕、不有豪傑如公者出、人孰知兼愛

非仁爲我非義人性本善而無惡。孰知王道當尊伯功當黜。則夫子之後不可無公也明矣。公嘗之齊之梁之滕。奉奉以興學教民爲務。惜當時皆莫之用。今聖天子在上王道大行。教養兼至。茲欲率諸生皆明正學。且孝弟忠信。自鄒魯始。公其鄉人也。幸默相之。追我素食之羞。謹告。

成化十五年己亥十二月壬子朔越二日癸丑

欽博南京吏部尚書

嘗讀仁義七篇而知人性之善。夜氣之存。是以發前聖之蘊。又嘗考世族之譜。而知孟仲子之爲子。主守之坊墓猶存。足以祛後世之惑。今也自京歸老。詣魯及鄒。見源泉之混混。歎道體之彌深。仰泰山之巖巖。識氣象之如在。敬奠一觴。用酬遺教。謹告。

成化十七年辛丑七月甲戌朔三日丙子

張泰鄒縣知縣

惟公學本宣尼。道宗堯舜。仁義七篇。萬世番訓。讀公之書。行公之學。補報於公。祭器是作。今茲完備。獻於廟庭。禮行釋菜。惟誠是將。賴公明德。輔我以政。庶事平康。國君是慶。

弘治元年戊申九月辛酉朔越二十六日丙戌

章忱太僕寺丞

學始三遷。統承羣聖。異端以闢。人心以正。想見儀形。泰山氣象。斯道增崇。萬世景仰。茲奉王命。載臨鄒里。恭謁廟庭。以享以祀。謹告。

嘉靖元年壬午十一月癸卯朔越七日己酉

陳鳳梧山東巡撫

出抑洪水。周驅夷狄。孔作春秋。其揆維一。惟我夫子。距詖開邪。以承三聖。厥功則遐。七篇之書。仁義惟善。堯舜可學。千載如見。鳳梧生晚。聞道未真。巖巖氣象。載炙載親。祇謁之初。奠此蘋藻。吾道一脈。庶幾覆燭。謹告。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四月乙巳朔越二十七日

戊申何鰲山東巡撫

於昔宣聖。萬世宗師。聖孫嗣作。道在中庸。惟我夫子。得之於口。傳心授之切。而又以闡明於邪說橫流之衝。其仁義擴克之訓。知言養氣之學。真有以發千聖之蘊。而開來學於無窮。然則萬世之不惑于異術。孰非吾夫子之功。鰲等幼讀夫子之書。而私竊其道。以發吾蒙。今幸巡撫東土。得瞻廟容。儼





儀像如親炙仰古訓之遺風謹以菲儀用表寸衷尚饗。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秋八月辛亥朔越祭日丁

巳特於修三遷志成

史鶚山東沂州通僉事

惟師泰嶽降神生而峻厲巖巖氣象表率百世家有嚴母三遷學宮機杼一斷作聖之功道統攸傳願學孔子扶植之力顏曾莫比力聞邪說仁義七篇萬世永賴如日麗天遺塚云亾值孔道輔求而得之鎮我東魯朱令徐士改設廟楹望之可畏英氣如生封爵錫田沿于累代繩繩相承道運同泰襲封世職創自我朝崇重儒道治教懋昭于蒞邾城平塚禮齋專纂志書備載世系孟門正脉源流甚真彼作偽者何其亂倫志名三遷厥義何在蒙養以正由於母教爰采蘋藻用告厥成師其昭感俯鑒斯情謹告。

萬曆六年戊寅 月 日

趙賢山東通德縣

天挺真儒學識其大仁義七篇唐虞三代貴王賤伯排邪翼正孔道益尊禹功堪並距越在後鳧澤在前鬱鬱檜栢有廟巍然爰潔蘋藻載炙載親巖

巖氣象萬世所欽尚饗。

萬曆十一年癸未 月 日

陸樹德山東通德縣

惟夫子開陳王道炳然日星其事備于居仁由義其要先于薄歛省刑彼移民移粟惠不足稱况爲鷗爲鰓政何以平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不忍人之政行也是彝是訓定保明徵孰能外茲規矩準繩况入其疆撫其人敢不奉以核吏康民泰山巖巖陟降在庭所貴心通黍稷非馨尚饗。

萬曆十八年庚寅 月 日

鍾化民山東通德縣

既生天地不可無仲尼既生仲尼不可無夫子天地之道得仲尼常行仲尼之道得夫子常明化民觀風茲土肅拜聖容敢不正人心明王道以承夫子之功尚饗。

萬曆三十七年戊申 月 日修廟動工祭文

胡繼先鄒縣知縣

惟靈本仁祖義黜伯崇王承聖統以淑人開邪說而輔世夜氣醒幾希之脉鷄鳴嚴善利之間是誠後學之依歸固宜明王之廟祀乃者宮墻傾圯殿

廡慕蕪。雖歲久則結構易壞、亦民窮而物力難繼。  
某等來牧茲土、雅伏神禧。嘗致慨于黍離、益動思  
于源本。雖承院允、難竭縣貲、謹捐處其寸金、聊補  
茸平大厦。惟日仍舊、豈云壯觀。第恐土木杳興、致  
賢靈之驚震。以故牲醪預告、祈神力之護持、行看  
不日之成、佇聽子來之悅。尚饗。

孟墓祭文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月 日

胡繼先

於維夫子卜兆四基。額外祭地、縣續置之。云何  
沒祭典缺遺。敬搜舊業、復損新貲。地增半倍、祭益  
一則。茲當某月之某日、定爲萬祀之常儀。典制有  
經、賢靈是依。尚饗。



孟母祭文

萬曆十八年庚寅 月 日

鍾化民 山東

子之聖卽母之聖、妻之聖卽夫之聖。不有三遷之  
教、孰開浩然之聖。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  
志在孔子。古今以來、一人而已。爲丈夫者、瞻對慈  
顏、安可不奮然獨往、必求至于孔子。尚饗。

墓誌

亞聖五十二代孫處士彥通孟公墓誌銘 洪武辛亥

廣信桂孟撰 濟寧府知縣

處士宗子諱惟恭、字彥通、姓孟氏、寔

鄒國亞聖公五十二代孫。其先有諱德義者、君之  
祖考、諱允祖者、則君之考也。自余來尹鄒邑、求孟  
氏之賢者、僅得君之孫思諒、相與來往、將載期、怒  
焉。恒以太父沒、未有述爲歎、請再四而益固。蓋處  
士之生、篤厚而明敏、結髮而知嗜學、弱冠而能爲  
文辭。平居寡言笑、不求宦達、遇事有謀而善果斷。  
暨主領祀事、能幹置、雅於繼述之事、尤惓惓焉。奉  
定五年五月、蒙中書樞付祭田以頃計者三十、官  
錢以緡計者三千有奇、收貯貫粒、具蓮豆壘洗、恭  
脩春秋釋奠、以其歲行貸、計其子本所入、次第興  
創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櫺星門、重三間、構講  
堂、西齋、神厨、庫房、緣以周垣、約百餘丈、築斷機堂  
于中庸書院之西北、甃曝書臺。又刻加封亞聖制  
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座。君娶李氏、  
生二子、長之庸、幼入孔顏孟三氏學、願守祖祠不  
仕、娶王氏。次之訓、始由單父縣儒學教諭陞莒州

儒學學正娶

宣聖五十二代孫譙縣尹孔吉甫女生二子思諒蓋其冢嫡也。生九歲而孔氏沒繼母仇氏實勤教育。至正間嘗在任本縣主簿兼典祀事。

國朝初從襲封衍聖公入覲

闕廷得請歸守奉林廟練達而有幹雅能祠宇經葺亞聖之祠娶唐氏次元孫蚤沒女二人長大春適卓氏次綿綿適毛氏嫡孫一人伯顏幼學女二人長秋童次順童俱幼君生以前至元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有二日卒以至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七十有六以至正十三年八月初六日葬於馬鞍山之祖林西臨付村宅園產紫鳴呼關邪說恢聖謨厥祖之功大矣君以幹濟之才又學而又守志不仕獨以祖庭林廟樹建報效始終爲務而卒克如志其考終命宜哉余生後猥以弗獲顏接爲慊今思諒又克朝夕孳孳思有以繼志承考且斬文以揚前休亦宜牽聯得書殆惡乎辭之固耶銘曰源之行流必滋道斯弘後昌宜兮道明晦懸彼蒼稽厥功邈以彰兮彼宰昔丘祖林之慨我銘貞堅兮灼其潛幽永有觀於茲

亞聖五十三代孫莒州儒學學正曾甫孟公墓誌

銘洪武甲寅

張思大撰濟寧府兗州縣訓導

公諱之訓字曾甫寔

鄒國亞聖公五十三代嫡孫乃處士君之仲子也前元至正甲申單父儒學教諭考滿陞莒州儒學學正適值兵興棄職歸桑梓願守祖祠兵亂避地蔚州不幸以疾歿于正寢甲子五十有二公夙有學識及歷教官所至學者遵其教薰其德雅有可觀至於事親孝接友信名著內外文人碩儒咸加禮貌誠無忝於先祖焉公娶

宣聖五十二代孫譙縣尹孔吉甫女溫恭孝慈內治有法先卒合葬於城東北馬鞍先兆之次生二男二女長思諒次元孫早卒再娶仇氏亦貞順所毓一子思忠女大春適卓氏次綿綿適毛氏孫男一人克或幼學孫女四人長曰秋童次順童秀童四童男婦二人唐氏郝氏冢嫡思諒生而秀長而幹亦常爲本縣主簿有良吏才於國家之務罔不悉心及兵後經葺

亞聖祠率族人致祀尤謹况簿與余善讀銘先考潛德爲發其光義弗獲辭迺爲銘曰鳧繹之靈篤



生亞聖。孟氏之門。定賴餘慶。五十三葉。子孫述業。銘以著之。昭示無竭。

亞聖六十代孫肇昌府通判壇峰孟公墓誌銘

鄒縣潘 榛撰山西副使

壇峰先生者

亞聖六十代孫也。先生生而穎絕。少長治經術。攻苦刻厲。聲即鵲起。里中人靖處士察先生才。有女許授室。是爲孺人。及任柵內。佐先生孝養。先生乃得一意修業。業益精。試輒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得廩食。居恒聚徒詣業。益勞苦不休。少年邁上。謂青雲可立致。乃屢試不合。卒用里選起家。授文學掌故。筮仕下傳。以何遷一秩于中山。又無何。增一秩于河間。先生三歷博士。雅以師道自嚴。至面命耳提。尤稟正于六籍。一時諸生視先生殿最。不啻葵藿以廣厲有效。層累而上。遂擢閭中司理。先生由經術起。一巨持三尺法。家言衆疑非所習。乃輒循理。無害爰書。猝至能不移時訊決。於是所部悉就之聽直。諸旁郡邑悉就之質成。又爲一時名司理。孰謂儒者拘于文法也。先生循資擢。又當不次。而竟以別駕遷入秦武。始金城之間。爲西秦險隘。虜素蹂躪。不苦兵力而苦轉餉。以故當事者輒倚重先生。知先生才足辦此耳。卒之飛芻輓粟。不瑕中



人產而力寬。庚癸之呼，令百二天府兵端坐彌，此其功不在小。浸假而向用，其勛業何可勝道。乃知止不殆，有味乎藏史之言。卽謝政而還，菟裘自適。聽諸子孫讀父書以爲樂。且鹿車自隨，庶幾偕老。柰之何。孺人遽先奪也。後孺人八年而先生亦歿。計先生在林下十餘年，與鄉人處，無少長貴賤，咸得其歡。余數從先生飲，飲輒酣歌忘倦，不以長且貴自挾。柳下油油之風，不過也。余鄉薦紳先生不一二里中，人有罹于法，或邑有大紛更，吏民稱不便者，往往懇先生言之長吏。先生遜謝之，足不至公庭，口不談公事。長吏無不雅重先生。長吏亦間或從先生物色邑之豪強無賴者，先生謝不知，滅明之節，德操之度，先生又以一身兼之矣。嗟乎！先生白首研摩，口誦不輟，上不得從人主之前，陳說經義，下不得從長吏之末，請試屬國，而僅僅位不滿德，以天年終。說者每爲先生致憾，不知自古文學之士多淪落不偶，然終不以故貶賢，則先生又何憾于地下哉。先生名承相，字永卿，壇峰其別號云。生于正德七年八月初六日，卒于萬曆念六年十月十八日，享年八十七歲。孺人生于正德四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十八年九月念四日，享年八十二歲。凡舉子若四，婚嫁俱里中名閥，不具述。獨其孫聞鉅爲諸生有名，與余宗有秦晉盟。余髮燥時，已歸慕先生爲鄉之質行長者，乃今與肺腑戚，尤得悉其行事，敢載筆而爲之銘。銘曰：爾爾爾祖，實繁我魯。孰爲之後，以篤斯祜。恂恂者儒，王事靡盬。葆素含淳，奄然千古。厥有孟光，數極于五。冥合玄同，允藏吉土。嶧山之陽，濟水之游。若堂若坊，斯亦孟氏之廬。

傳

壇峰先生傳

鄒縣周希孔撰

今亞聖之裔以經術起家者則推壇峰先生先生之大節茂昆潘公誌之詳矣余生也晚僅一再晤先生然數從長者游稍聞先生軼事謹次而著之先生爲人端介仁恕無城府雅好學問年十九補三氏學諸生家苦貧以舌耕自給所居去二邑殊遠又寡騎從然朔望必詣學春秋祭必詣廟無闕焉往來道中輒嘿誦其所業以爲常嘉靖末舉歲薦歷深唐河間三學博士世之爲博士者第不苛責弟子儀以爲賢矣先生非直不責弟子儀且察其貧不能婚喪者賙恤之貧而肄業于學者飲食之以故大得士心當道之獎者檄相接也有生久不至學先生怒召之至則自述艱苦狀先生惻然不問既去殊念之使役負米賙焉然生雖貧實不至是特以詭辭冀免責耳負米者且行且慍曰秀才無纖毫禮獻師釋焉已幸乃復濟之使我勞苦言之不已適當道謂事者在側聞而問之負米者具以告其人大驚卽達于上皆歎息之而又證平

日考覈語皆賢于是薦諸朝遷保寧推官矣先是先生論唐縣有首貢生得罪于令欲陷之索生過狀甚急先生持不進令不得已躬詣先生以情告先生曰是人實無罪忍阿明府意害善類乎令沮而去遂不復索生事獨陰恨先生爲誣語聞上或告先生先生慨然曰吾非惜官者與人逐我寧先去卽治裝行諸生泣留不可卽令亦陽留之先生去益決將發而新保定守信至先生視之乃鄒舊令章公時鸞故與已善者也諸生聞之留益切先生亦以違章公久冀一見而行乃稍弛期故事太守初至郡博士不得輒見令聞先生將往見郡守固已疑之及既謁章公喜甚遍問鄒諸舊游引入內宅叙生平權曰公何得罪于令今乃害公蓋令申府時署篆者不敢發而以達新守耳先生謝不對章曰吾知公賢者且鸞在此公何憂先生乃止自是令事先生益虔卒以遷去諸生咸嘖嘖嘆之以爲有天幸也先生既晉推官愈自淬勵悉拒諸請托不納獄決必于理法以其暇修學校刻亞聖石像斷機圖三遷志及老蘇批點孟子以風士居數年政聲流通巴蜀所部有在選曹者謂先生曰



公但捐百金、僕爲幹置、內還可得也。先生謝而辭之。久之、其人復遺書以爲言、先生笑曰、吾昔與唐令抗、決意歸田、賴章公故至此、豈非命哉。夫吾他日之遷、內與外、亦有命焉。乃以賄求乎、卽得之、何顏入祖廟也。力謝不從、待其使甚薄。無何、遂得章昌通判、分署洮州。洮州居邊境、殊尊重、有常例銀甚厚。先生輩去之。或曰、不懼後至者怨乎。先生曰、吾知義而已、暇他慮也。又數與太守爭事、太守滋不悅。視事二歲、曰、可歸矣。卽致仕去。將歸、時有丁指揮者坐事、且奪爵、當道付先生鞠之。丁懼、因先生內戚願獻千金爲治裝資、內戚乘間言之。先生大怒、且究其致語者、然竟全丁爵、不深罪也。王藏吏以盜金敗、先生致之法、徹其贓、既致仕、猶未竟。先生曰、代者至、若難生全矣。爲自出貲補之。其清而不苛、皆此類也。既致仕、家居十餘年間、故所教育諸弟子多貴顯、或至藩臬。每一過鄉、必詢先生起居、親造堂下、執弟子禮、依依不忍去。後先生卒、有至鄉者、知其事、則又皆詣墓拜奠。與先生子孫叙世好如昔時。里中人轉相告以爲美談云。周希孔曰、往先生教授河間、余父泗溪君以事過之、館

一茂才家、詰朝亟行、僅寄聲而已。或疑其薄、先君曰、壇峰廉而厚、余過之、必饗我、且贖我、不欲煩之也。其相重如此。夫以聖賢之後、爲善其勢甚便、得名又最尊、然悠悠自廢者衆也。如先生之卓然自振、可不謂賢哉。且世所爲屈已以徇者、恐失官耳、然以阿諛去職者不乏也。方先生庇弟子時、自分去官、豈復計遷擢哉。乃終陟郡倅、則利害又何可定也。然先生平日又最和易、無圭角、似憤憤者、至臨事則剛正如此。將柱下所謂慈故能勇者耶。余高先生之誼、故著其事以自警、且以示孟族之孫子、將共勉焉。



題壁

元御史趙文昂

至元二十年冬十月望日、自關里至鄒、偕孟氏五十代孫德昌拜鄒國公墓。明日又拜祠下。三復公之言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肅然而退、瞻望神光、如有生氣。

明御史林榮

成化癸巳孟春穀旦、予巡歷至鄒邑。明日祇謁先師鄒國亞聖公像、設有儼神靈如在、起敬起畏。既而嘆曰、當七國爭雄之秋、邪說誣民、聖學湮晦。不有先師者出、力救而扶持之、孔子之道將墜于地矣。然則先師之有功于聖門、豈可涯涘也哉。其配享素王廟食鄒釋、人心敬仰而思慕之、歷千萬祀如一日者、良有以也。

三遷志卷五上終

校記

①仰墓：當作「仰慕」。

②繫：當作「繫」。

③形：當作「刑」。儀刑，見《詩·大雅·文王》。

④此前原闕一頁。

⑤損：當作「捐」。

⑥又學子而又：疑有訛文。下「又」字，或當作「文」。

「文」。

⑦鹽：當作「鹽」。按，「王事靡盬」見《詩經·唐風

·鵲羽》。

⑧學校：當作「學校」。

三遷志卷五中

海鹽 呂兆祥 呂逢時 重修

曲阜 孔尚暹 參考

裔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題詠

頌德惟贊言志則詩。撫編寄感。觀貌與思。作非無益。情見乎辭。爰蒐爰輯。尚俟來茲。述題詠第十九。

贊

宋神宗御製 一書作理宗 今從宋譜

道衍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是生真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挈德。三聖之徒。

明廣信桂 孟

鄒有亞聖。緒承文宣。蒙教三徙。著書七篇。列國兵爭。從衡迭用。不有君子。邪淫益縱。天啓秋淑。養氣知言。絕利格非。弘本達源。黜彼伯功。正此王轍。道著且星。義藥水雪。若蝕載明。猶水之晶。砥柱特嶷。

鉅鏞孤鳴。胚臍東嶧。凌厲西華。惟賢斯卓。在聖伊亞。形逝神存。昭茲九闔。爰瞻爰仰。千古同歸。

安陽集

昔周公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惟利之喜。諸子紛紛。棄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荆杞。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吮。仁義吾嚙。芟楊剪墨。路平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醇而醇者。孟子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益禹之比。嗚呼。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廬陵陳鳳梧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淫闢邪。正論謬謬。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平定白 鎰

巍巍乎其廟貌之峻。巖巖乎其氣象之尊。鑒鑒乎仁義七篇之論。卓卓乎統承三聖之門。噫。斯人也。先儒謂功不在禹下。愚以為萬世永賴。老天地而常存也歟。

鄒縣鄒幼學 孟 落成

鬼嶧之陰。坤靈孕秀。爰毓亞聖。光前絕後。亞聖為誰。粵惟孟氏。道統傳心。上接洙泗。楊墨塞途。大道



榛蕪。儀衍縱橫。聖教不行。不有哲人。生民聾盲。鄒  
實有廟。祀享惟豐。祀享之豐。崇德報功。巍巍棖楠。  
燬于兵火。日薦曰祀。禮弗或展。緊被季孫。季孫思  
諒。新廟是作。遐邇瞻仰。牲幣載陳。遵豆簠簋。聖道  
昭明。天地終始。

銘

鄒國廟承聖門者。知縣事崑山王璧所作也。廟  
徙在宋。元季燬于兵。

鄒縣鄒幼學

有序

國朝平一。崇尚明教。前令桂孟旣作廟。洪武十一  
年十月立是門。而規制始稱之。其辭曰。

承聖之門。將將翼翼。由義之路。居仁之宅。於惟鄒  
公。功配神禹。繼周紹孔。爲世作矩。知言養氣。仁義  
性善。尊王黜伯。予其好辯。盛德孔彰。廟食斯堂。學  
徒誦誥。絃歌洋洋。出入是門。希賢希聖。是則是攸。  
夙夕虔敬。繼今葺之。勿崩勿窳。凡百君子。有考斯  
文。

詩

四言

東海徐有貞 有序

有貞 祇奉

帝制治水於東兗。茲惟二載。修濬之功。亦既告成。乃循山導泉。周行泰岱。徂徠。遂由曲阜至鄒嶧。祇謁先師。鄒國亞聖公廟。時孟氏主祀翰林院。五經博士希文。而山東藩叅陳雲鵬。寔同謁焉。瞻拜之際。巖巖氣象。儼如生觀。而親炙之也。爰賦泰嶧之篇。以識承學景仰之意云。

巍巍泰岱。厥有孔聖。巖巖嶧山。實生鄒孟。維孟繼孔。爲我先師。學繇慈訓。才亞生知。王迹既熄。麟經絕筆。術變申商。道亂楊墨。人心陷溺。甚于洪荒。夫子拯之功。與禹侔。一則曰仁。一則曰義。仁義之外。所不言利。其黜者伯。其尊者王。一時之短。萬世之長。伊予小子。生後千禩。學孟之學。事禹之事。事也匪易。勉斯成之。學也未至。進斯精之。大君之命。豈敢怠違。先師之訓。矧敢或忘。河決既治。導山及鄒。載訪林廟。來觀來遊。爰暨藩叅。亦有雲孫。敬將釋菜。蘋蘩苾芬。浩然之氣。凜然如在。尚畀予明。傳心

千載。

吳郡尤 存

三聖不作。世遠言湮。衆泄泄兮。上距孔子。相去獲麟。百餘歲兮。楊墨塞路。惑衆誣民。亂罔治兮。儀衍連合。邪說紛紜。人欲肆兮。馳騁僞說。訛訛薰國。殄瘁兮。有開必先。山川出雲。時之至今。哲人挺生。獨任斯文。出其類兮。泰山巖巖。配岳迢徇。功崇域兮。命世亞聖。醇乎其醇。崇仁義兮。紹克繼舜。道傳其身。賴不墜兮。貴王賤伯。拔本塞源。拯極弊兮。性善微旨。養氣知言。理昭晰兮。萬世作則。淑我後昆。開盲瞶兮。聖賢既沒。名教實存。宇宙利兮。鳧繹奕奕。洙泗沄沄。秀所萃兮。墓木叢翳。千古夕曛。儼清閨兮。春秋歲事。有存諸孫。信不匱兮。性性既繁。或炙或燔。神既嗜兮。清醑既載。遵豆孔陳。禮乃備兮。鍾磬琴瑟。無相奪倫。樂斯肆兮。於穆厥靈。來格明禋。保我嗣兮。



五言古

崑山顧孟圭

羣邪驚聲利。夫子振微言。論功卑伯圖。述性寔靈源。遏欲心乃存。服義氣斯全。孤身峙喬嶽。一喙防頽川。我行古邾國。宅里表三遷。牛羊下秋坂。因懷山水篇。

晉人王雲鳳

朝行渡泗水。路出大賢邦。大賢不可見。幽廟古栢蒼。回首見泰山。彷彿神昭彰。桂花落千載。餘草安有芳。卓哉閩洛子。導塞流乃長。哀哉此誰氏。失路而徬徨。

陳鏞

我行鄒滕路。三見嶧山春。引首望喬木。巖巖如有神。安能起千載。馨欬聆斯人。幸哉接餘裔。允矣瞻清塵。淹留過別館。風吹紫荆新。師門有遺訓。使我涕沾巾。

朱裡

惟昔仲尼沒。世道日已嬗。楊墨乃塞路。四海方橫流。儀秦肆奸欺。強辯干諸侯。朝從復暮橫。流毒遍九州。婉孌妾婦態。媚誕弗自羞。不有聖賢作。斯世

誰爲謀。惟公繼道統。獨任蒼生憂。異端旣云開。放心知所求。巖巖泰山象。凜凜冰霜秋。歷聘過齊梁。正議不見收。王政與經界。定知公大猷。知言復養氣。足見公所修。狂瀾回砥柱。絕學師孔周。坐令戰國間。治與義軒俦。我來司考牧。東土及魯鄒。於焉拜公像。蘋藻思旅酬。式瞻儼如在。正氣充宸旒。

永嘉葉聰

行行出城南。幽勝紛感觸。三遷已無人。空堂枕城足。堂前玉樹長。堂北萱草綠。悠悠思孟軻。母德溫如玉。機絲雖已斷。道統於焉續。誰爲阿母慈。戚戚恩意篤。偏愛不知勞。乳食生鳩毒。所以古敬姜。荒淫戒文獻。歌乎亦何爲。終成敬姜哭。何如斷機娘。慙慙發良勗。遺子命世才。高攀孔顏躅。異教歸掃除。遺風洒末俗。我生千載後。舉頸遙相矚。登堂三嘆餘。狂歌寫心曲。

汝南胡楨

古鄒嶧降神。先孟鍾靈盛。早領訓三遷。卒能成亞聖。七篇著述醇。百代知崇正。繼往復開來。素王功與並。

青霞沈鏗

孟軻本吾師。輔世游齊梁。談辭罪玉屑。曠蕩仁義場。一言已有餘。千言猶未央。借問此何爲。楊墨克四方。邪說塞皇猷。誠行成梯航。禽獸食人肉。世道兩以喪。君子心不忍。齒舌流否臧。爲道立赤幟。昭灼日月光。是非以析然。邪僞安所藏。多言鬼所嫉。無言安能詳。練在嘉靖中。忠直冠一時。此乃其誄。懷之一也。以辭皆推尊孟子。故采焉。

漢陽戴金

孔鐸微沉響。斯文晦復章。粹淑先鍾母。英資始發祥。四端啓心鑰。吾徒正氣揚。麟經續絕筆。七篇立巨防。片言百世師。吃緊處更詳。每於清夜時。恭神夫子旁。果然百感寂。主翁時欽藏。善念自茲克。如殺之有房。繼之以集義。勿助與勿忘。循循日復日。卽此是梯航。當時豈無遇。功業劣齊梁。漢宋迄今時。諸儒宗派長。沂流接洙水。提挈先有綱。尊崇聖善學。孳孳異孔堂。功不在禹下。列宿同耿光。

柳陽李祺

亞聖堪與秀。規模邁等倫。高軒環郡國。傾蓋著絲綸。仁義驅千古。知行妙兩輪。儀秦時結駟。唇吻傳重茵。正學愚與衡。虛車失老荀。百王憐迹熄。一理認途真。洙泗遺遺轍。山溪驟莽莽。指南非獨步。承

禹竟誰人。詭遇禽羞獲。遷居道已聞。七篇垂德範。末路仰香塵。折輻生前厄。騰光俎落神。載輪身世遠。輪奐寢堂新。想像衡頻倚。鳴鸞式有軫。執鞭嗟罔及。濡軌濟無垠。

海寧徐炳

炎炎夏日長。驅車古鄒邑。低謁亞聖祠。齋心兢惕惕。惕殿閣登巍。我草樹生顏色。卓哉大丈夫。萬仞何壁立。浩然天地間。俯仰氣充塞。霸秦小桓文。邪說距楊墨。播間富貴兒。妾婦縱橫客。亶亶稱三王。諄諄談四德。夢想追唐虞。淵源紹精一。開道躋孔門。論功侔禹蹟。七篇千萬言。昭揭如星日。緬惟岳降神。攀龍附鳳翼。五色乘雲車。行行止於嶧。誕生豈偶然。上天實所錫。幼孤舍市廛。聞見移俗習。嬉戲從買術。母心長惻惻。三遷依學宮。一刀斷機績。蒙養端聖功。扼趨訓彌敷。遂沂洙泗流。私淑探遺澤。勿助仍勿忘。深造期自得。玉振曼金聲。升堂優入室。四十不動心。齊梁環轍迹。信知命世才。昌期逢五百。世無明王典。誰爲伊與稷。吾道既終窮。歸與勤著述。繼往開來學。後聖良不惑。吁嗟阿母賢。柔嘉世維則。教子爲亞聖。令名疇與匹。姪奴相後先。





姜嫄同一脉。褒封崇廟貌。萬古同血食。

河北李化龍

日遊孔氏林。今登孟氏堂。朱扉臨廣路。檜栢參天長。再拜瞻遺容。巖巖氣軒昂。念昔戰國初。多岐嘆  
亾羊。儀秦恣押闔。楊墨敦網常。聖途一以蕪。誰障  
百川狂。夫子起衰周。披雲覩天光。一馳仁義談。舉  
世禁蜩螳。坐令歸功者。比之堙懷襄。緊茲有本源。  
言利謹其防。直養乃無害。有欲自無剛。念爾青衿  
子。日夕望宮牆。堯舜豈云遠。城南大道旁。勉之在  
及時。申言著斯章。時督學山東。謁廟示諸生。

穎川連標

嶧陽孕地靈。遠望孤桐翠。鄒魯曾觀風。暑月乘聰  
至。廟貌何崔巍。碣文星緯萃。樹有漢唐植。案遺晉  
魏器。升堂虔薦藻。申此景行志。緬惟戰國時。舉世  
崇功利。蘇張尚押闔。揚揚稱得意。天生我夫子。獨  
立斯文幟。抗禮諸侯庭。開蒙說仁義。堯舜期其君。  
孔顏寤夢寐。養氣與知言。能扶千古秘。慚余寡昧  
資。泰山時仰企。七篇佩終年。皓首無敢易。丈夫在  
所爲。巍巍何足視。通塞範馳驅。詭遇恥爲累。願學  
遵遺矩。源流宗洙泗。

青陽王一楨

獲麟止東周。有幸符西國。大道黯長夜。豈辨儒與  
墨。依稀顏母山。孟母居其側。子與幼亦孔。俎豆戲  
何飭。源泉發洙泗。千秋飲其德。擁楹昔有嘆。五鼎  
方廟食。在禮母從子。飲詩罔有恤。欽風庶夙夜。矧  
余蒞茲職。自知非製錦。遠愧機中織。處世或圓整。  
幸勉縱橫通。藹藹宮牆深。爰爰松栢直。見知豈無  
有。丹青古維則。

新安畢懋康

岱宗紆修嶠。洙泗揚層瀾。清和雖云絕。夷惠非所  
安。剛大塞天地。善養吾浩然。結駟魯宋郊。抗執梁  
齊間。功名卑管晏。終垂末俗遷。傳宗宣尼後。尚友  
黃虞前。幾希平旦氣。提醒夢覺關。誠淫息二氏。妙  
願照羣篇。茲文尊殊代。嘉藻薦歲年。灌林鬱庭階。  
綺殿煥朱丹。嗟風傳清響。曠日映中天。拜瞻動仰  
止。援翰咏藉蘭。

山陰劉塏

母聖成賢子。子賢成聖母。道器卽天授。亦藉人工  
補。勇志勤三遷。芳名則萬古。傷哉遺石像。長跼思  
靡估。拜罷西風慘。淚濕山之塢。爰思吾母心。良工

亦獨苦。殷勤道姓名。門墻幸勿吐。敢負此生身。修途當自努。

郊人許國康

昔我望宮牆。一片松杉黑。入門一長跼。圓視心惻惻。丹青被垢塗。棟桷銷其刻。綠垣通周道。瓦墜不敢卽。悲來獨屏營。浩歎夫子側。棧題已如此。奚取方丈食。嗟彼讀書者。綰綸賢者域。豈無泥沙用。而於聖賢裔。卓哉孔道輔。此日焉再得。重遊逾幾時。頓覺不相識。廟貌鬱光彩。晃藻生顏色。豁然快我心。俯仰情難極。鴻功不日成。孰謂易爲力。有嘉君子人。經營寔孔亟。若無賢聖恩。誰督而誰偏。我欲識其人。都歸令尹德。令尹復爲誰。胡氏世文墨。邑里自何方。遙指西南國。因解令胡公繼先重新五廟賦以志感

七言古詩

東浙孫應奎

仲尼不作生夫子。統承先聖憂盲否。發明仁義擴齊梁。開陳王道見經紀。于時朱翟漫塞途。杞柳猖狂復湍水。力排峻決窮其歸。揭言性善明宗旨。孩提愛敬本知能。知能天有仁義已。克此浩氣塞天地。達此明良追喜起。發端用力在毫釐。不爲不欲心焉耳。吾道自此行江河。談滌邪遁斯風靡。大功信不在禹下。乾坤位列有雙峙。如何易簡復蓁蕪。後生誦說徒孔氏。詞章技術齊播間。昏夜哀憐同憂死。我生千載幸有依。良知聖學如掌指。却驚請事三十年。猶疑江漢無涯涘。心生忽情助與忘。末由動靜歸於指。隙駒恨莫揮臂戈。志尹空懷匹夫耻。問俗驅車關里來。肅瞻遺像咨芳軌。徘徊松檜百年心。天籟悠悠如命已。章丑猶能記七篇。斯文後此當誰似。

山陰張元冲

弱齡捧遺編。孩提感懿迪。中歲稟師承。良知啓昭晰。俾哉仁義配禹功。排決周流猶已溺。譬云好辯託空言。試跡隆汙探往屑。粵自春秋道術岐。雄爭



戰國咸踣危。人知坑掃窮秦烈。沂流橫議久淫訛。  
嗟哉人心是是非非有恒彛。天綱地軸賴以維。有  
不忍有不爲。四端萬善何克彌。彼紛支離騁胸臆。  
功利糠粃踪四極。更遠區流眩紫朱。卽有拔毛摩  
頂相纏墨。執中折清說彌近。杞柳湍流轉沉匿。千  
壑萬徑總由邪。生心害政皇途塞。民生塗炭典籍  
灰。天地狂瀾至秦極。嘗觀禹貢導水肇兗州。龍門  
砥柱俱順流。衆瀆朝宗歸瀚壑。地平天成萬世休。  
不然隄防壅注殫巧力。恰與汎逆增墊遊。嗟乎五  
行三才惟此性。率性兢兢自往聖。天德王道統幾  
微。古今否泰緣斯柄。必有事焉戒助忘。行所無事  
適定命。三聖相承統緒存。畏天悲人宜諄諄。我生  
趨向幸有門。擴克集義愧未敢。征途肅拜儼有尊。  
嶧山迢迢水源源。

臨川帥機

晨發滕陽遵見繹。縹緲余馬兮謁孟祠。孟祠奕奕臨  
周道。井幹瓊宮何陸離。春光淡蕩照靈宇。香烟縹  
緲駐遊絲。層軒三階縈紆入。檜栢交柯鳴鶴鸕。古  
來萬乘名磨滅。夫子聲稱千古垂。光施令母同昭  
揭。賜爵上公配先師。昔何柄整今崇信。理義同然

其我欺。繽紛遊子共瞻式。巖巖山立觀英姿。夫子  
精神今安在。遨遊赤嶽乘雲霓。吁嗟東魯區區國。  
何爲聖賢萃于茲。我欲結廬種龜陰。松楸繫念世  
緣羈。東望闕里不遑謁。頓步躊躇有所思。

晉陵沈應奎

七雄世局幾更變。周孔精神垂一線。談家門戶正  
高張。倒峽懸河舌爲戰。嶧山鍾靈孟夫子。獨對宮  
墻親如面。原本仁義萬仞壁。浮陰蕩盡朝暉昇。齊  
梁那識是聖儒。伊周事業歸虛電。區區滕文晝井  
地。出繭聊成田家候。惟公之後名世邇。先師當年  
車轍倦。鄒魯文明麗日星。嶧峰泰岱千秋奠。微乎  
微乎七篇指。長夜喚醒人性善。

五言律

豫章費 案

數仞宮墻地。三遷俎豆風。弘才真亞聖。上爵稱元功。門對千山雪。壇深百尺松。瓣香斜日外。企敬自兒童。

蒲陽鄭 芸

傳心宗孔聖。得統列顏曾。衛道功齊禹。經田法在滕。古松摩漢斗。世澤衍雲仍。太岳儼遺像。廟堂幸陟登。

永豐郭汝霖

鄒邑孟夫子。學問何淵源。風受三遷教。直承一貫傳。闢邪故臺臺。憂世每拳拳。炎日拜祠下。風霜仍凜然。

魯藩樂陵裕穆王

番路古槐陰。崑崙孟廟深。齊梁慨雄辯。伏謁想遺音。文木高千尺。宮墻出十尋。斯文遇傾蓋。披豁散幽襟。王謂孟廟。遇傳士野亭感賦。

瑞陽熊 相

古邑溪湖下。峴峰如筆奇。神靈生亞聖。道統繼宣尼。慈母三遷教。斯文百世師。家聲振賢胤。餘澤尚

無涯。

永嘉張 純

正氣開乾坤。挽回吾道存。藐視六卿貴。獨當萬乘尊。禽蟲喧白晝。風雨自黃昏。瞻拜巖巖下。齊心奉格言。

稽山毛一言

絕學承先聖。遺言啓後生。桓文元異道。鄒魯却齊名。萬世開新廟。層巒壯古城。巖巖瞻氣象。敬仰有餘情。

北地李 楨 三首

德業同天地。七篇正朗然。孔顏得以續。堯舜亦常綿。決穀設科永。刀機善養先。巖巖遙望處。題勉在真傳。

學術紛紜起。乾坤霾霧遮。多方開異徑。獨立此中華。牛易興王事。鷄鳴入聖家。存仁集義語。萬古見亨嘉。

儀象千年後。依然只此心。峴山極目處。泗水可長吟。神禹功非古。仲尼道自今。雄哉韓氏子。數語重儒林。

涇陽許守恩



力挽人心正。獨開聖道多。宜尼真可亞。神禹未能過。功名早管晏。仁義沛江河。戰國若無子。今日更如何。

勾吳錢達道

私淑承宣父。哀然萬乘師。氣將天地塞。望與斗山馳。勳業追名世。文章任見知。停車瞻廟貌。慰我升年思。

廣陵戴思恭

列國兵爭日。羣言惑亂時。不生鄒亞聖。誰繼魯宣尼。後世得聞道。當年賴見知。維桑瞻廟貌。轉切廢藏思。

錦川章 縫

母教三遷後。道歸亞聖公。正心思橫議。言性醒羣蒙。功可禹王匹。學非諸子同。泰山氣象在。萬古仰遺風。

山陰劉 埒

朦朧驅曉騎。森肅禮先賢。大道廓如路。微言力與宣。乾坤遺偉擔。風月望誰肩。願學生平久。差池又一年。

莆中姚 梅

子與昔云聖。廟貌委風塵。瓦雀爭書案。饑鼯據錦茵。自然吾道在。頓使講堂新。萬樹秋森翠。行人只道春。因辨令胡公重修五廟感賦。

七言律

廣陵茅大方有序

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丞廬陵彭與民

拾遺構李朱達吉承制來撫齊魯兵民道勝過

鄒謁拜祠下敬賦一詩以志瞻依之意云按此

刻首四子為人鏡去余以史考之而知為建文

二年也鄒端簡避國記建文元年已罹以茅太

方為都御史二年庚辰以右拾遺朱達吉為會

試同考該官通國臣記彭與民萬安人建文中

為大理右寺丞與此刻年代皆合蓋靖難之後

除建文而稱洪武孟廟在南北之衝當事者有

所畏忌而幾去其年號耳今建文二字畫末猶

隱隱可識也然石刻稱廣陵而本傳乃曰大興

疑廣陵有奉典奉祀為太又去其顯而為大也

會學博戴君乃泰興人因問之戴具為言大方

邑中人建文未聞族百口皆卒于難於是坊刻

之誤昭然矣至方之為芳彭與民之為彭與明

亦以音同故致訛耳即撫齊魯一行史亦不載

蓋易世之後好義之士搜之傳聞之餘者自多

缺謬也因表而出之

且以冠七言律之首

鄒國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



命南京大理道經鄒縣謹書律詩一首于祠壁以

寓景仰之意云爾時景泰三年正月八日

鄒國叢祠古道邊滿林松柏帶蒼烟遠同闕里千

年祀近接宣尼百世傳獨引唐虞談性善力排楊

墨絕狂言功成不讓湮洪水萬古人思命世賢

廣信桂 孟

七篇述作振儒宗紹聖恢弘蓋代雄楊墨已歸王

道正齊梁未悟霸圖空書藏老屋蒼苔雨廟枕荒

郊古木風藻薦一杯澆斷礎擬將微力效前功時

廟傾毀桂公有修復之志故其辭云爾

姑蘇吳 能有序

予嘗讀亞聖書今筮仕得至里而孟氏林廟皆

在其境朔望釋菜展祀于祠下顧瞻聖賢之容

豈非幸哉然鄒之民往往被其德化淳厚少訟

又獲見亞聖五十四代嫡孫思諒儼然有昔人

之風蓋代不乏人能世其家者也予始至自京

師未舍館先謁廟具一獻之禮恐日久泯忘謹

賦詩以記歲月云爾

邾婁城郭白雲邊林木蒼蒼尚蔚然金石動封知

幾代藻蘋薦祀幾千年雨苔字字迷書屋秋穀離

離滿墓田。今日丹青重繪畫。邑人猶說子孫賢。

樂安楊貢

喬木參天繞古祠。曉從階下拜先師。泰山北斗瞻依處。烈日秋霜辨論時。仁義七篇蒙啓迪。綱常萬世賴扶持。乘驄有幸來鄒邑。遠想儀形不忍離。

三衢徐毅

素王既沒已多年。繼統當時屬大賢。仁義功勳垂七國。詩書世澤賴三遷。斯文不墜泉歸峽。聖道重明日麗天。廟食而今千古祀。綿綿瓜瓞兒曾玄。天授中會事過孟廟偶成。示贈博士王孟先生。

建安黃仲芳

邾城南面嶧山岑。亞聖遺祠振古今。王道系陳功濟世。機絲初斷母勞心。雲飛畫棟開金碧。樹繞門墻帶夕陰。冠冕堂堂嚴祀典。清風百世播徽音。

鈞陽馬文升

天生亞聖末周時。祇爲人心久陷之。道統百年茲繼續。綱常千古賴扶持。內仁外義言何切。闢墨排楊論更奇。兩度經過拜祠下。仰瞻儀象慰遐思。

鉅鹿耿裕二首

風采當時儼泰山。至今凜凜邁難攀。高名騰溢堪

輿外。浩氣冲凌斗漢間。千古論功同禹稷。萬方配享次曾顏。遺經諄切明仁義。聖道昭昭總賴閑。

地隣闕里水宗沂。秀毓眞儒萬古輝。集義早承三聖統。關邪深距二家非。侵雲祠宇人爭仰。避日松楸鳥退飛。功烈允宜神禹並。昌黎篤論莫能違。

新安程敏政有序

景泰丙子春正七日。隨嚴君之官西蜀。時甫十一歲。平日嘗聆父師推講亞聖開來繼往之功。今經謁祠林。拜瞻遺像。不勝起敬。遂設成一律。用展緬懷之私。

緬仰儀容倍慕深。巖巖氣象重南金。養成慈母三遷訓。力正生民萬代心。仁義擴充開閉塞。波瀾頓挽起湮沉。謾追往日雄辭辯。盛大流行法古今。

吳郡顧潛二首

城南松柏翠參差。崛起門墻亞聖祠。靈秀尚爲山水在。大名長共日星垂。分明千載生賢地。辛苦三遷教子時。道德祇今難浪述。且循墻下讀穹碑。七篇高論述先王。千古推尊道愈光。祠宇一新逢聖代。輶車三宿重公鄉。雲仍不斷衣冠澤。鳧繹猶含草木香。幸自暮年漱芳潤。載瞻儀像莫椒漿。



泰和羅璟

夫子精神對越前。平生景仰在真傳。功承三聖言皆正。王勸諸君事有權。大道已無榛棘塞。遺書終並日星懸。升階再拜懷千古。三復知言養氣篇。

鷄澤杜璋

天生亞聖此邦中。氣象巖巖論辯雄。道學相傳堯是祖。異端力距禹同功。當時王道雖空說。後世斯文自有宗。萬代皇朝褒寵厚。簪纓世世繼家風。

闕里孔公璜

大賢天挺出人寰。氣象巖巖擬泰山。仁義高談吾道重。從衡不主霸圖閒。千年靈秀鍾鳧釋。百代衣冠亞孔顏。快觀我皇榮世翰。編音飛下五雲閒。

新安汪鉉

源源洙泗幾湮塞。一脉流長賴濟通。救世七篇仁義訓。闢邪千載禹周功。文章燁燁星河遠。氣象巖巖泰嶽崇。瞻拜不勝歆慕處。孫枝猶復有遺風。

東塘毛伯溫

入鄒祇謁孟夫子。浩氣堂堂儼若生。堯舜以來惟此道。孔顏之後獨高名。嶧山秀色凌層漢。泗水清流繞故城。湘上高風漸後學。雲松煙栢不勝情。

江陰張袞

萬古英賢孟夫子。浩然天地卽吾廬。聖言學者操存要。不上侯王戰伐書。廟貌風雲猶色笑。墻陰桮栢挺扶疎。七篇配禹功非小。三聖承傳道不虛。

濠人張國紀

有天須有吾夫子。無日堪無亞聖公。一脉可容時暫息。百川永賴障之東。堂高數仞原非志。廟享千年合食功。屹屹碑前留使節。巖巖階下仰遺風。

滁上胡松

我行祇役歲侵尋。覽眺遙看豐樹林。大石巖巖貪下拜。寒泉混混儼如臨。游談偶類儀秦辯。拯救直同禹稷心。俛仰遲迴重延佇。自傷食粟一長吟。

恭城周昌齡

翼翼費祠沂水東。巖巖氣象坐春風。七篇仁義雲霄上。萬世經綸宇宙中。論性養心傳道統。分庭抗禮藐王公。古今亞聖斯文主。天下尊崇祭祀同。

五河沈應乾

聖學分歧聞見荒。百年私淑早升堂。何爲命世經綸手。底事終身著述忙。王道獨傳仁義訣。霸圖空逐戰爭忙。巖巖氣象師千古。夫子高風與嶧長。



婺源汪舜民

異端擾擾杏壇空。天命先師啓衆蒙。仁義七篇承訓誨。廟庭一旦識儀容。知言不是堯秦辯。養氣原非黜舍雉。五尺兒童談性善。至今千載果誰功。

張蕙

絕學遺經賴有傳。功高神禹祀綿綿。百年封詔雲埋礎。千古文章日麗天。行徑林幽啼野鳥。祭田蛙滿灌春泉。暴書臺下三遷地。共說師嚴母更賢。

吳江趙寬

輪奐巍巍切泰青。入門瞻禮愜平生。重崗雲霧凝寒碧。古木風霜帶晚晴。道統真傳開後學。斯文丕振仰皇明。徘徊欲釋新成莫。無奈星軺促遠行。

南陵陳効

斯文一綫託誰存。夫子能開作聖門。手著七篇皆正論。自承三聖豈空言。堂堂廟貌光慈母。奕奕書香被遠孫。齋沐謁誠祠下拜。也傳糟粕沐餘恩。

鄞人謝汝儀

時衰跋涉行梗長途。大厦全憑一木扶。吾道七篇昭日月。異端曲徑自榛蕪。千年教淑應無盡。三聖功同信不迂。莊誦遺編徒斗仰。傳聞今始映瞻趨。

古燕吳廷贊

功覆斯民系不孤。雲仍猶自守寒爐。帝王報德新祠宇。冠帶修禋雜道途。家第舊頒博士爵。閨門長講斷機圖。幾篇賤伯尊王論。萬古君師作範模。

吳廷翰

從遊不及三千列。名世還期五百年。齊國愛牛傷赤子。魯君回駕任蒼天。兩間浩氣風雲塞。萬古人。心日月懸。瞻仰泰山增寤歎。迴泗沂水識真傳。

閩人鄭威

斯飛廟貌氣如存。此日相過得入門。萬仞抗時真壁立。七篇示我總昌論。風回馬首塵初淨。嶧出雲頭秀獨尊。不盡瞻依千載意。獨從魯泗直窮源。

三河劉相

哲人夢奠幾何年。會見仙源世澤延。一卷中庸承祖訓。七篇仁義賴師傳。鐸音嗣續家聲重。洙水澄道派綿。企仰高風祠下拜。遺容寂寞草凄然。

東阿于慎行

邾城舊里記三遷。廟貌弘開大道邊。行地江河疏聖派。談天輿衍閉言筌。洙流影借金鋪日。嶧嶂雲東煙。北望孔林元只尺。千年海嶽有真傳。

延陵王堯封聖廟

每來展謁綺城邊。楸柏森森腰紫烟。並俎孔顏千  
祀典。中天仁義七篇傳。羞捐幼學從時好。矢放淫  
辭衛聖言。二氏狂瀾今更沸。憑誰砥柱繼先賢。

錫山龔勉

先賢廟貌鄒城外。此日經過幸及門。東向岱宗瞻  
氣象。南來洙泗識淵源。千年俎豆盈寰宇。百代表  
冠重故園。老我無聞徒誦法。徘徊庭下復何言。

閻津戴燦

兩楹夢後道如綫。仁義高談著作年。命世七篇優  
聖域。鴻儒千載有真傳。瀾狂不自能東下。路塞于  
今已廓然。浩氣獨存遺廟肅。泰山萬仞水涓涓。

黎陽王在晉

霸圖畢事說縱橫。絕學登壇獨主盟。七聖尚延洙  
泗脉。百年重振泰山傾。功名管晏資談笑。仁義齊  
梁勝甲兵。浩氣獨餘蒼柏在。日星燦燦六經明。

閩人董應舉

白射朱門帶雪光。蒼蒼庭樹儼成行。微言幸已窺  
千載。浩氣依然見一堂。山色遠從東岱出。泅流直  
湧九河長。孰知萬古趨蹌地。辛苦三遷不可忘。

道窮麟泣岱無光。問氣猶鐘古嶧陽。二氏橫流悲  
獨切。諸侯傳食意何長。直將真性齊堯舜。不數功  
勳到霸王。我亦有心生異代。十年五度謁宮牆。  
戰國紛紛性失常。聖途榛塞世披猖。獨窺二字天  
人際。流出七篇江漢長。行乞也能辭嘽蹴。孩提直  
可見陶唐。吁嗟千載言猶在。只把空王作素王。

蜀人胡繼先

垂髫夢裏識先賢。今日分符非偶然。氣象巖巖渾  
是舊。宮牆落落未仍前。蕪蔓殘壁盈朝露。樛挺荒  
階駐晚蟬。悲愴幾迴恢復志。強圖營繕壯三遷。  
孟氏祠堂久不除。半天陰雨綠苔餘。雙鳧遠挾寒  
雲密。大嶧孤鶩紫氣嘘。井地當時成畫餅。義仁至  
此直蘧廬。堪憐楊墨無雄辯。肯使招提侈廣居。

魯藩顧琢

紛紛戰國憶當時。楊墨縱橫誰辨疑。不是七篇延  
聖緒。那能百世作王師。雲團老檜前朝幹。苔繡殘  
碑異代辭。拜罷巖巖嶧在戶。至今猶自想容儀。

海鹽姚士舜

鄒縣城邊雲葉垂。二千年長青茂蕤。歲寒周後豈  
無樹。梁木歌殘只此枝。凌空倒掛日月古。得養不



受風霜私。人生亦自有根蒂。莫便視爲蒲柳姿。

五言絕句

金

真定趙鼎

戰國縱橫際。姬周喪亂餘。聖經渾掃地。爲著七篇書。

七言絕句

宋

臨川王安石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金

真定趙鼎

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七日，馳驛過鄒敬謁

先師鄒國公祠，傷其蕪穢殊甚，故作此詩。

老誕佛夷惑後來，諸方弘構切雲開。先師立教尊姬孔，其土一祠猶草萊。

明

羅玉

辭嚴義正七篇存，氣象巖巖奉華尊。列國有君能定一，兇殺夫子費多論。

海寧徐炳

檜栢煙雲拂漢蒼，峯巒瑞靄抱宮牆。巖巖遺像如親炙，浩氣爭明日月光。

西蜀甘茹

尼山南赴嶧山垂，光岳名齊實應期。無孔豈仍居

弟子衰周元自失賓師。

德清許孚遠

匹夫百代作人師，廟貌千秋配魯尼。當日紛紛儀衍草，只今誰與論雄雌。

尊王賤伯匪嚮嚮，誠偽機關不可淆。救得人心千古在，勳名直與泰山高。

縱橫押閭勢薰天，獨學宣尼意藐然。納約侯王耳不遇，祇昭仁義在遺編。

浩氣原從集義生，勿忘忽助見真精。假非道脉符先聖，安得空言覺後英。

但知性善爲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

孔孟由來只此人，如何靈爽至今存。吾儕願學誰無志，好向青春細討論。

吳郡韓世能

巖巖鄒望嶧山青，亞聖天開此毓靈。拱揖尼丘承道脉，慙慙母訓又家庭。

母教三遷成大賢，機絲斷處聖功全。浩然克塞卑卿相，宇宙光華在七篇。

列國兵爭那有君，還陳堯舜與湯文。當年反手成



儒藏

王榮未必明禪萬古芬。

正學須知蒙養先。天生亞聖亦三遷。恩勤誰氏無慈訓。仰止前修爲惘然。

豐城徐卽登二首

自昔巖巖仰泰山。祗看仁義斧斤間。我來親見鄒夫子。碎益依然似孔顏。戊子詩孟廟。

平生仰止在高山。舜蹠莘莘利善間。四十未能心不動。拜瞻祠下亦何顏。壬辰重過孟廟感歲時次前韻賦此以自惕云。

海寧徐炳二首

今古堪輿第二山。海東夜夜鶴飛還。唐陵漢寢無

金盃。元氣分明貫兩間。

鍾靈岱嶽接尼丘。一氣南來兩地浮。鄒魯相望剛百里。問年都說自西周。

山陰劉堦

一念粗豪企大賢。巖巖未是泰山巔。而今一立平坡上。氣息都無始浩然。

孟母祠

贊

晉

左九嬪

鄒母善導。三徙成效。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奧。聰遠知禮。敷述聖道。

明

姑蘇吳能題斷

傳稱三遷之教久矣。今觀是圖。益信其母之賢也。孟子非母不能成如是之學。母非子不能顯如是之名。子之聖由母而成。母之賢由于子而著。此七篇之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者。實由母之一喻啓之也。豈後日之伏劒剪髮者。可以同日而語耶。

延平鄧原忠

古有胎教。實謹厥初。生焉而長。學可緩歟。學也者。師古訓是式。日就月將。允有令德。懿惟孟母。克教厥子。始而三遷。慎厥攸止。賢哉子與。孔孫是師。師訓惟謹。母言敢違。母也惟賢。斷機以喻。中途輟學。日猶此故。斷機難緒。輟學曷成。緝之熙之。底于光明。人誰無母。克教者稀。問或有焉。孰喻以機。父而

教子且有未全。矧爲母者罕聞于世。有母若孟。厥子乃賢。有子若孟。母德著焉。知言養氣。亦克允蹈。教明性學。治闡王道。人心斯正。楊墨斯開。三聖是承。允矣宏緒。著書七篇。垂訓遠而。不有賢母。曷克若茲。峩峩嶧山。鍾靈發祥。曰古邾國。苗裔其昌。斷機有碑。曝書有臺。肯構肯堂。期爾後來。我矢厥詞。銘于堅石。世爲母者。是做是則。

詩

廣信桂 孟

斷機堂畔暴書臺。古道經今半草萊。試問碧梧霜後月。麗霄鳴鳳幾時來。

張意

千載傳聞孟母賢。三遷遺蹟古城邊。觀風何幸一瞻拜。俎豆溪毛共礪泉。

西蜀甘 茹

恤緯燈殘風雨多。斷機堂冷奈兒何。七篇織就天絲錦。羞殺蘇家六國校。

海寧徐 炳

教子辛勤斷織絲。古來慈母却嚴師。孔門不絕如綫緒。延續綿綿在此時。

河北李化龍

三遷辛苦傍書堂。始信慈母有義方。一斷機絲續聖緒。丈夫空自說剛腸。

婺源汪舜民

古今相去二千年。猶有佳城古道邊。若不三遷成子聖。封高馬鬣也徒然。

蜀人胡繼先

幾希道脉續唐虞。千古猶傳母氏勛。斷盡機絲成亞聖。子賢應有母應無。

郊人許國康

孟氏文章萬古傳。七篇高備七裏懸。君家欲覓天孫巧。試向辛勤機杆邊。

大繹當門孟母家。虛堂機杆自橫斜。繹山疑是支機石。此日峰頭尚五華。

永清李 崑

當年不斷機絲織。誰透斯文嗣續關。子聖經綸還可再。母賢今古若爲班。





子思書院

會稽章 忱

曾慮斯文失正傳。故將心法託遺編。至今留得經行處。夜夜虹光燭斗樞。

鄞人謝汝儀

杏壇遺蹟總昭嘉。底事編摩到水涯。造物早爲斯道慮。默將統緒寄鄰家。

吳郡韓世能

聖學傳心不在多。韋編三絕又如何。孫能念祖時中脉。揭出微言永太和。

河北李化龍

四楹精舍對南山。天下中庸在此間。一自微言絕孟氏。至今誰復叩賢關。

鄒縣周邦仕書院感懷

往嘉靖間。余讀書精舍中。凡十年。是時諸堂新構。與諸同好講習甚樂也。萬曆甲午間。閉步臺畔。則傾毀且盡。堂西新築池亭。清爽可玩。慨然有懷。聊占俚言。用示兒孫。

數椽精舍倚南城。傳是思與授受庭。清夜月明琴動寂。疑聞堂上講論聲。

十年臺北藏修日。諸子堂中切磋時。一自索居機漸斷。到今誰復理殘絲。

聖學從來無兩宗。七篇仁義一中庸。莫將見解矜虛悟。好向倫常盡實功。

臺東蕭艾芊芊茂。臺右芙蓉灼灼榮。却憶往年章令尹。只修精舍不修亭。

構李徐應徵 有序

鄒令胡公創修 子思書院落成喜賦五言二十六韻頌之以紀其盛并志不朽云。

昔賢茲授受。後學仰宮牆。云何會式微。傾圯鞠草荒。彼哉唐漢間。湮沒爲民攘。卓矣元司尹。恢復愈云良。吁嗟復黍離。兵燹釀滄桑。長風號古木。莽莽趨蜩螳。詎無司土者。而不任宵堂。物理終代謝。否塞斯春陽。聖靈符夢孟。感召西南方。美人膺視策。釋菜興傍徨。亞聖廟聿新。精舍仍茫茫。昕夕勞兢惕。諮度爰周詳。捐措庀衆材。于來不日襄。俄然成廣居。吾道千載光。景賢堂仰止。慎獨軒允臧。重門時洞開。宏麗敞軒昂。灑灑亭池靜。粲粲楹栢蒼。鳶魚契道樞。鳧鴈供清觴。多士便樂育。私淑慙修藏。誦讀與絃歌。櫟杏聲洋洋。勵精螭往詰。唐虞可梯。

航。爰思賢侯心。卻顧慮且長。念茲舉廢典。道脉之存亡。天意佑斯文。德星來發祥。共瞻落成者。慎勿

所忘。常。願言勅貞珉。億禩詠甘棠。

暴書臺

西蜀甘 茹

鄒魯斯文此大觀。暴書臺迴日三竿。仲尼去後秋陽在。無奈人心易十寒。

海寧徐 炳

兩楹夢奠泰山頽。繼統還須命世才。皜皜秋陽千古在。至今長照暴書臺。

吳郡韓世能

秋陽皜皜宮牆近。吾道中天萬古輝。勤慕賢孫弘祖德。幸哉私淑得歸依。

西蜀胡繼先

七篇仁義恐成湮。好事標臺憶曠時。曾得日章原自聞。鷄鳴那得十寒悲。

鄉人許國康

臺畔爭傳孟氏居。臺端曾暴七篇書。也知五世秋陽烈。不復如今見蠹魚。

檇李徐應徵 二首

暴書臺近斷機堂。子自高賢母義方。暴得七篇仁義在。中天麗日並爭光。

嶧山斷碣辨嬴秦。野燒經殘蹟已陳。惟有此臺山



下在秋陽千古共嶙峋。

永清李 崑

邦國城邊百尺臺。碑傳孟氏暴書來。莫言世遠無靈異。時有文光燭上台。

三遷志卷五中終

校記

①其：當作「豈」，見清孟衍泰撰《三遷志》卷一一。

②沂：當作「沂」。

③押：當作「揜」。後一詩「押闔」同。

④柄：當作「柄」。

⑤此處殘缺三字，當爲「連畫棟」，見清孟衍泰撰《三

遷志》卷一一。

⑥押：當作「揜」。

三遷志卷五下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顏伯華

參考

孔開庸

裔孫

孟弘譽

訂開

孟開玉

古蹟

人雖云歿物不俱往。舊蹟可尋。罔不瞻仰。古木殘碑。荒城遺壤。是載其詳。以資慨賞。述古蹟第二十。

孟子故宅在縣南門外東約數十步。世傳三徙學宮傍也。即今暴書臺下。

暴書臺不詳所自。元元貞間司居敬始表之。高二

丈方三丈。今在斷機堂東。暴書臺三字係楊桓筆。桓字武子。號辛泉。兗州人。元秘書少監。精于篆法。至元間邑令張銓摹刻石上。今存。

故鄒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周迴三

十餘里。左傳邾文公始遷于此。至穆公改邾爲鄒。

故嶧山亦名鄒山。蓋因國得名。秦漢縣治亦在焉。

自杜預。鄭道元。劉蒼。杜祐皆同此說。孟子居鄒。蓋

此鄒也。後人訛呼爲紀王城。又以今治爲古地。誤矣。

元制三碑。其二在孟廟。其一在子思書院內。乃封

孟父母。孟子子思子勑也。皆以國師八思巴所製

蒙古字刻其上。而下以楷書副之。蒙古字甚異。以

中國書證之始可解。楷書亦開爽。

古檜三。二在寢殿前。一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

枝盤曲如龍蛇狀。蓋宣和中朱令建是殿所植。甚

有古意。其餘檜栢楸槐之類爲元及

國初所植者。雖亦高大蒼然而不及此。董其昌詩

云。愛此孟祠樹。森然見典刑。沃根洙水潤。含氣嶧

山靈。閱世磨秦蘊。參天結魯青。方知樗散壽。只入

列仙經。

石策陳了翁格言曰。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爲吏以

廉。立身以學。下有跋字。亦清勁。在家廟院中。洪武

間少尹鄧原忠所刻也。

孟母故宅在馬鞍山之西。即孟子所生地也。今名

付村。

孟母池在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

望嶧亭在孟母墓傍。不詳何時所建。元碑有之。今

廢。

亞聖寺在四基山南元紫陽楊真嘗遊之今廢。

三家塚在四基山南世傳卽孟孫叔孫季孫三家

塚也。又傍古塚累累居人不記所自或三家之爲

正卿者并會墓于此云。

以上俱在鄒縣。

孟子廟一在在平縣東北孟家庄相傳孟子遊齊

梁時嘗經此後人因立祠。

孟館在在平縣治東世傳孟子遊齊梁館此。

孟止亭在萊蕪縣孟子反齊止于廐廐萊蕪也。

孟母廟在陽穀縣東北四十里世傳孟母所盤之

所。

孟母故宅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本志云母并人

也其地有三徙鄉。

休城在滕縣西二十五里孟子去齊居休卽此地

也。

雪宮在青州府齊宣王館孟子卽此。

平陸卽今之汶上縣。

任卽今之濟寧州。

故范城在壽張縣西二十里。

一在范縣東南十餘里有碑刻孟子自范

之

古滕國卽今之滕縣也。縣西有滕城內有滕文公

廟。

故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莊嶽街在青州府。

盡心堂在河南開封府。匾曰孟子遊梁處。

以上見一統志

及各府州縣志。

雜誌

識大識小古訓有式。于孟攸聞錄何不亟。或古或今。或揚或抑。是究是圖。俱堪羽翼。述雜誌第二十一。

班固藝文志陰陽家有孟子一篇。不知卽此孟子抑別爲一人。不可考。

漢潁陰劉陶嘗著匡老子反荀卿復孟軻等書。不知所言何事。

漢章帝嘗以孟子賜黃香。見東觀漢記。

班志孟子十一篇。通外書言耳。或謂誤分七字爲二。非也。應邵風俗通明言中外十一篇。豈亦誤也。

漢董仲舒論性不以孟子之說爲然。見春秋繁露第三十五篇。

王克亦尊孟子者。今論衡中往往以孔孟並稱。如偶會篇曰。孔子稱命不怨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對作篇曰。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最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其持論如此。乃有刺孟之作。何也。豈先儒所謂數其事而責之者。其善者多歟。

唐李景儉字致用。作孟子評。柳子厚與呂溫書論作孟子評。有章詞者告于曰。吾以致用書示路于。路于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爲書者。豈若是。柳子厚與呂溫書論作孟子評。有章詞者告于曰。吾以致用書示路于。路于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爲書者。豈若是。柳子厚與呂溫書論作孟子評。有章詞者告于曰。吾以致用書示路于。路于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爲書者。豈若是。

柳子厚與陳秀才書曰。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子。皆經言。以論孟並稱。而又尊之爲經。推尊孟子亦至矣。

宋賢同有責荀文。蓋責荀以推孟也。文繁不錄。

孟子之文。古人多宗之。如柳子厚論爲文。而曰參之孟子。以暢其文。蘇明允終日兀坐。取論語。孟子而讀之者七八年。其于孟子。則稱其語約而意盡。不爲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世所傳批點孟子。皆言文也。自取士法立。學者反習爲故常。而端好秦漢之文。亦淺之乎視孟子矣。

宋潛溪集載。元吳萊謂孟子亞聖大才。史遷不當與鄒衍等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惜未見也。

文獻通考言。宋馮休一作馬休以孟子書時有叛逆經者。疑爲門人所附益。遂刪去之。且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不知所刪何語也。







數矣。

金章宗爲郡王時。喜讀春秋左氏傳。聞禮部員外郎移刺履傳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

歷代褒恤孟氏。至元而厚。考史。元世祖爲太弟時。嘗召廉文正公。時公方讀孟子。聞召卽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遂以性善仁義保民致王之旨爲太弟誦之。太弟大稱善。目公曰廉孟子。然則元代崇儒之風。有自來矣。

孟廟無甚古碑。宋史稱太宗時進士華州韓丕嘗作孟母碑。世傳誦之。今石與文俱成烏有。惜夫。

孟廟石刻多毀。舊碑爲之。如吳公能詩刻。尚有唐礪未盡者二十餘字。筆法頗道勁。祖圖碑亦有二三字可識者。嗟夫。凡樹碑者。冀垂不朽耳。沒前人之名。以成己之名。恐于心未必安也。

孟廟壁間石刻。其書法惟金赫煥題名大字。元趙文昌書壁間語及

明董其昌詠梅詩三刻。爲知書者所賞。趙語見祭古蹟。赫煥字曰安陽。赫煥按劫過此。莫訥詞下。明昌辛亥十月二十有八日題。鄉人夏昭德憇同來。

本朝碑刻類假手書佐。已酉間鄒令胡繼先修廟。吳尚端集王右軍書爲碑。稱佳刻焉。

廟西廡南有一螭頭。埋土中。偶發視之。其篆額文曰

皇太子。唐同過鄒祀孟子記。考之吾學編諸書。唐同爲洪武中冢宰。其太子當爲懿文太子。而史並不載過鄒事。且皇太子君也。唐同臣也。豈容並稱乎。皆可疑也。其碑今不知何在。或曰瘞之。南亦有一螭頭。甚大。篆曰孟廟重建之記。碑以。

几萊以人得名者。如孝文莊。諸葛萊之類。皆有所據。今書中有孟母萊。不知其何自也。

由鍾靈門而出。夷壇平敞。倚崗臨流。山色蒼然。與檜栢映發。先博士築別業于此。塋土爲山。名花奇石錯列如繡。每良辰吉日。邑人士游焉。園外爲果園。茂密森蔚。數十年並爲田矣。惟餘三栢二松。蕭疎獨秀。且廟中無松。而此乃有之。亦足尚也。

孟廟之西爲博士第。宗子世居之。土人以廟在縣南。呼爲南廟。又因呼縣爲北廳。按博士宗天啓二年被妖賊傾毀。殆盡。是時提學副使賀萬作兗州知府。孫朝蘭倡義各捐俸助建。而四方樂助者雲集。得恢復如故焉。嘉靖以前。博士勢頗赫奕。又前朝多爲本縣知縣。



主簿等官與縣尹爲僚。出入乘明肩輿。大列儀從。辟除行人。拜縣尹帖不用治字。肩輿直入縣衙門。相沿久矣。萬曆庚辰。縣尹許守恩非之。始改治生帖。送迎于縣大門外。而明與儀從猶故也。按聖賢鄉紳不同。舊例博士之于縣令。猶聖公之與撫按。俱不用治字。而許守恩欲一旦易之。何見之陋也。凡博士族人稱之曰大宗。廟戶事之與庶民同。其以文學起家者亦稱之曰父母。

孟氏譜 國初

太祖卽其譜賜之。實仍給付勅照。內言有此者襲蓋國初襲族長主簿之舊耳。至博士其以貧故質之。魯府一散宗。久而不贖。其宗後貧。以質之無益與孟氏之宗。其忽被火。今其譜牒烏有矣。孟茂才聞鉦有抄稿存。乃其祖于宦中之暇先錄之者。嗚呼。世事不可知。倘不虞而孟氏之派安所取信乎。今宜卽稿譜一修之。當與此志並垂不朽可也。是在宗子與鄉之爲令尹者。

優寵聖裔莫如我

明孔氏則一公二博士。一知縣三學錄。顏曾孟各一博士外。又有族長舉事。而一切散宗俱飾矜佩。以禮于有司。租庸不及。厚矣哉。然諸氏于前代接

譜而顯者踵接人

明寥寥也。得無富貴福澤厚其生者多。遂使貧賤憂戚玉其成者少乎。又聞之父老言。四氏學向暹鄰于聖廟之東。後遷至南門內。而科目始塞。近科雖有登擢。俱屬孔氏。而三氏無一焉。可不勉哉。

孟氏命名前代及

國初俱各自取義。不相宗沿。近乃宗衍聖之上。一字多有犯本氏祖宗之諱者。今後命名之時。須告之宗。主暨家長細考之。志譜無蹈前非可也。

四氏學後正室五楹。爲衍聖應襲誦讀之所。傍有配室。卽所以待顏曾思孟諸家應襲者也。今空名獨存。誠難頓復。然孟氏去四氏學五十餘里。往返亦艱。倘于將襲之時。卽寄本縣學中。令之誦詩書。而友多士。兼以習禮儀應對。未必無小補云。

孟氏廟戶無有司差。先年奸詭之徒。或有賄投入廟者。而廟之生辰伏臘及入

賀等儀。一切雜用。亦不爲輕。于是亦有本廟戶而告出者。

孟廟禮生。先年博士于縣民內自行選擇。徑自給帖。知會本縣。近遷擇給帖。由

清矣。



孟子之母爲仇氏。稽諸聞見。此姓甚稀。按邑人潘爲青縣令時。按冊審緝。見一甲內戶丁皆仇姓也。顧以凶歲俱逃。當審之時。余急行訪問。而竟不能得。左右欲開除此戶。余仍存其籍。而俟之歸。因記于此。

萬曆九年。題准衍聖公及顏曾孟三氏子孫。止許

三年一次入賀于朝。

觀年行。無何仍歲賀焉。

孟氏初立博士時。氣勢甚赫。東昌有富室李姓者。豔其利。傾貲以求。遂得竄名譜牒中。悉其室遷于鄒。一時列庠序者數人。名田廣宅。布列郡邑。不數十年。而家燬于火。子孫貧絕。略盡其一二存者。皆愚騷不辨菽麥。人咸謂之天道焉。

本朝陳公璉曰。桂林屬邑有孟母。太伯等廟。莫究所以。父老相傳云。宋胡穎守潭。專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穎轉官廣西。鄉人聞風。皆易淫祠以帝王名臣之號。相傳至今。遂不能改云。

周尚書洪謨嘗著周正辨。申周不改月之說。其核其論與余所定孟子生日正同。

古人于孟子中一二語得力。便是終身事業。張思叔因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

自得處。又羅仲素初見龜山先生。先生以孟子飢者甘食。章令仲素思索。且曰。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進。龜山稱善。而曰。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 三遷志

清康熙刻雍正增修本  
清·孟衍泰等撰

《三遷志》十二卷，清孟衍泰等撰，清康熙六十一年刻雍正增修本。

衍泰，孟子六十五代嫡孫，康熙五十九年加一級，承襲翰林五經博士。

按：《三遷志》原爲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溪史鸚撰。萬曆中，鄒縣令漢川胡繼先以原志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此後天啓中山東布政使呂元善又因史鸚、胡繼先二家舊本爲之訂補，未脫稿而元善卒。其子兆祥、孫逢時乃續成之。然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至清康熙年間，孟子六十五代孫衍泰與滕縣王特選、濟寧仲蘊錦以呂志漶漫，而清初尊崇之典及子孫世系、林廟增修亦未登於卷，於是以此次補輯，成書十二卷，凡二十一類。

其書類目大體與呂元善本相同，而略有調整。呂本卷分上中下，而此本皆單成一卷，故卷多於前。卷一爲靈毓、像圖，卷二爲祖德、母教、師授，卷三爲年表，卷四爲佚文、讀注、崇習，卷五爲爵享、弟子、禮儀、恩賚，卷六爲宗系，卷八爲廟記，卷九爲墓記，卷十爲祭謁，卷十一爲題詠，卷十二爲古迹、雜志。每類前爲四言贊一首，正文記載頗詳。卷首載史鸚、黃克纘、胡繼先、潘榛、周希孔、賀萬祚、呂濬、李日華、孔胤植、吳麟瑞、虞廷陞、施鳳來舊序及于斐康熙六十一年序。

是書雖在呂元善《三遷志》基礎上增輯擴充而成，然增加內容亦不少。如卷一靈毓、像圖，較呂本加詳。呂本僅有孟子石像一幅，而此本增至三幅，每圖之後皆增贊語或說明。此外還增入天震井圖、檜柏圖、禮器圖等，內容大過呂本。其他各卷也增入不少內容。其所補清初資料，尤有可觀。雖不免魚龍混雜，疑信參半，然對於了解孟子生平事蹟、歷代崇祀沿革以及相關之歷史古迹亦有一定參考價值。

三遷志序 嘉靖壬子九月朔日

卷溪史

難橋縣志

昔韓子原道統之傳而謂堯以是傳于孔子、董子亦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則知孔子得統于湯、文湯、文得統于舜、禹、舜、禹得統于堯、堯得統于天、而道統之正傳可得其源委矣。然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又天之加厚以垂教萬世者、不獨擅其繼往開來之盛哉。故一傳于顏而未久、再傳于魯而未大、三傳于子思之門人而得、孟子者出、時當戰國、秦齊爭鬪、蘊張從衡、各逞其貪欲之私、不知斯道為何物。甚至楊、墨之術、爲我似義而害仁、兼愛似仁而害義、天下靡然從之、相率以歸于禽獸、其害道也極矣。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挺然以傳道爲己任、一則曰願學孔子、二則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其言仁義、王伯義利之辨、宛然孔子之家法。至楊、墨邪說、誠行淫詞、皆不得以售其術。使天下後世學者曉然知宗孔子而不惑于異端之非者、大抵皆其力也。微孟子、則人皆服左衽而言侏僂矣。孔子之道孰與傳之哉。信乎有功于孔子、而力寔倍于顏、曾、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意者有在于此。

稽古歷代、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之外、又有世家、列傳、以載其人文之盛。吾孔、顏、曾、孟、聖賢相繼而作、又人文之至盛者、史記嘗列傳矣、猶病其不專而不詳。我朝西涯李公始纂關里、以志孔世、詳矣而未精。侍御曹公再纂陋巷、以志顏世、專矣而未詳。孟子亞于孔、顏、其歷世之跡、尤雜于鄒縣志中、庸非孟門之缺典耶。予觀兵東魯、幸睹孟子廟貌、弔其遺塚、禮其宗裔、足慰平生景仰之私。及扣其志、乃曰尚未有專製者。予爲之慨然、乃命教官費子增遍考羣籍、刪煩存要、集爲全帙。予又重加訂正、補其缺、正其訛、使像圖、爵田、記贊之故、歷歷可考而知。至于宗系相傳、係于一脉之真者、昭明以衍于萬世、俾僞者不得以肆其亂、此又其喫緊處也。書成、乃僭題其名曰三遷志、蓋取孟子作聖之功、由于母氏蒙養之正云耳。此非予之臆說也、古之先得之矣。後之學孟者、尚其潤色于斯。



儒藏

三遷志 舊序



三遷志序

萬曆辛亥  
孟秋朔日

晉江黃克纘撰

山東  
德縣

孟之有志也。倣闕里志而爲之也。夫闕里盛矣。不可以復加矣。爲孟志者何。繼孔也。繼孔必以志乎。曰。繼之者。於志可復也。始作者誰。克東觀察史君也。續之者誰。今鄒令胡繼先也。蒐討載籍。以共成其書者。鄉先生觀察潘君。孝廉周生也。叙之者何。明此志重修之本末也。嘗謂世之儒者。專言孔則孔子日月也。兼言孔孟則孔子日也。孟子月也。月吾知其爲太陰之精。能繼日之光而已。必盛言月之大。如俗所謂七寶合成。有八萬二千戶者。是小月也。又有嫦娥奔月。玄兔搗藥之說。皆誣月也。故夫世之不敢以言語文章稱揚孟子者。所謂善尊孟子者也。不善稱而強爲之稱。是以微雲而滓穢太清者也。纘自七八歲。即讀孟子矣。但知其書始於見梁王而言仁義。終於論道統而寄意見知聞知而已。語學術則善養浩然之氣。以配天地也。存心養性以事天而立命也。論王道則制田里。教樹畜。省刑薄斂而卒歸於庠序孝悌以教民也。考其發祥則乾坤靈粹。繼孔而鍾。區區九龍嶧山。不足

爲其勝也。表廟宅里。則廣居是居。正位是立。大道是行。今之廟貌堂構。不足比其壯麗也。稽其歷覽。則上自唐虞。下至三代。無不夢寐而神交焉。而遊樂道齊之迹。不必論其先後也。諸後裔。則本支百世。竹帛萬年。或守鄒魯。或散居四方。或出爲名臣。或處爲高士。有同孤者。有異源者。不必強合也。言行仰止。人心同然。或尊以公侯而不爲重。或稱鄉國男子而不爲輕。或敷藻連篇而不爲敬。或短句寂寥而不爲陋。此皆勒之貞珉。載在簡冊。觀者當自得之。而所謂至尊至敬者。不與存也。予於孟志。獨取其所載孟獻子。懿子。僖子。諸大夫祖功宗德。不可民也。公宜仇氏。姓氏頗隱。非表而出之。或未盡知也。師友淵源。則由思曾而溯於孔子。及門受業。則自樂正以及成丘。桃應。師弟之間。皆依附青雲。以聲施後世也。宗系如孟仲子。諸人及孔道輔。所薦孟寧以下。載在譜牒者。班班可信也。其推功繼禹。論學接孔。自韓退之以逮朱明。諸儒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無可議也。獨世系自孟嘗。孟敏而後。稽之史傳。或地里遠隔。或世代不合。卽潘君亦稱史載某地人。不無諸胡希名之疑也。或曰。陋巷

志中、如之推魯公輩、悉皆具載、何疑於孟氏。曰、  
那諸願世系遷徙、史傳不遺也。然則奈何。如夏五  
郭公、關之可也。為孟氏後者、固不借賢於前代、以  
為重也。且世之學孟子者、當求之於七篇、而決之  
於方寸、不專在於此志也。若乃潘君、周生、用心之  
勤、胡令表章之功、自當與志並傳不朽、固非俗儒  
俗吏之所能為也。撰既不敢以言語文字推尊孟  
子、而猶序其志者、冀以燭火而增光於日月也。乃  
授胡令而弁之首簡。

三遷志引 萬曆辛亥秋吉

漢州胡繼先撰 知縣

孟志初於吾蜀鼎山史公、纔六十載、質而俚、疎而  
不備、識者憾之。余自受事以來、每謁諸長老、以修  
訂最者屢矣。然當水旱頻仍、牛馬奔馳之際、兢兢  
於奉職未遑、且慮探珠未得、則覆轍堪虞。於是焉  
懼隕越於楮穎、以貽孟氏羞、故不敢以空言先爰  
為之、其其廟宇、俾茂草毋鞠於殿庭、定其祭儀、俾  
宗子毋同於縣祀、廣其墓田、俾桑盛毋歉於林塚、  
通其神道、俾地脉毋斬於緩鋤、以至母祠、思院、犁  
然具舉、可增者增、宜飭者飭、業已念相周旋而事  
為恢復。顧茲志未檢、使子與家乘下同野史、夫安  
所論其世代、溯其淵源、而令尚友者不倦於景行  
哉。歲庚戌之春、觀察潘君以是方文獻、暫休沐於  
里中、而幸康周君復以博綜爾雅佐之、遂乃極意  
釐正、分類編摩、攷史遷之所未詳、訂棠陽之所弗  
覈、綜其卷有五、列其目二十有一。凡山川之所也  
孕、祖德之所涵、號母師之所訓、授門弟之所傳、習  
與夫賢君節相之所表揚、端人正士之所崇重、靡  
不羅若珍錯、燦若日星。蓋二君胸藏二酉、而又以



寒暑不間之精畢力於是。以故洋洋乎、鑒鑒乎、河孟氏之實錄、闕里之嫡派也。書既成、余聞之喜而不寐、敬命之刻、圖以期與世運終始。而又嘆子與當日立言、其大者在去利懷仁義、以興王、而其微者在鷄鳴一語、以挾舜、蹠利善之介。千古而下、有人心則有鷄鳴、有夜氣則有仁義、舜之徒固孟之徒耳。然則讀此志而興思、其於希賢希聖未必無小補云。余不敏、快睹鴻章、欣成盛事、故因爲小引、以述其修志之顛末如此。若夫誌之條貫、與兩君子之苦心、則有黃師鉅筆以闡釋之、固無俟余言之詹詹矣。

三遷志序 爲曆辛亥仲春

鄒縣潘 榛撰 山西副使

孟氏志舊名三遷、初自鼎山史公大要採族譜之舊、載石刻之文耳。歷年六十、亥不魯魚、訛亂益甚。值肖山胡侯重道崇賢、既已舉孟子祠墓及子思書院修築、幸新而猶以志之未詳、未足以徵文獻也。乃辱命不佞、重爲修輯。余自惟謏陋、大懼無當。筆削、念孝廉周氏瞻博精敏、間就正之。孝廉亦雅意著述、於是不循舊志、盡發素所藏書、協力披錄。但關孟氏者、條分類紀。而孟氏之裔茂才聞鉅者、從乃祖宦遊、亦多識其家故實、又卽其耳目所及、一併採入。屬稿數月、積帙凡五、爲目二十有一。雖猶覺未詳、而自顧攷索證引、弗敢忽矣。肖山侯乃捐俸授梓。梓既竟、余更讀一過、而大有感焉。夫孟子邀遊諸國、位不過客卿、未如身佩相印、或六或五、車騎輻重、擬於侯王者之赫烜也。陳說數君、迂闊我仁義、未如不知膝至於席、長跪復跪、奉社稷以從者之委任也。書成之後、雖在諸子。歷秦、漢、晉、唐、鮮有尊習、未如讀其書、恨不與之同時、臨朝講貫、至稱非聖無法者之尊崇也。迺吾道一明、衆論

咸歸遂至袞冕執玉配食素王雲仍之後世被爵祿回祿諸家曾不敢跂足而望焉固知聖賢之道平乎極之而高不踰也濬乎阻之而味不厭也無急步而能遠到也無小利而有大效也即生前無厚享而身後有令名也即見嫉一時而取信萬世也學道者患道之不近于聖無患道之不行矣立言者患言之不近于聖無患言之不立矣則于孟子可槩見哉抑嘗觀孟子之論為堯舜也衣服言動而外無他道論仁政也薄歛省刑而外無他政又曰仲尼不為己甚一毫求異之心不存焉論養氣也則戒於助長論為善也則期效于孫而成功又委之于天一毫急功之心不存焉夫惟不求異乃所以成獨異惟不急功乃所以成至功世儒暗于大較既薄聖賢為無奇而乘時起功名者又多希為捷徑始由于一念之說遇究且至決裂大閑所不顧者則無惑乎讀聖賢書而自外于聖賢也嗚呼學孟子者去好異與急功之心其幾乎

三遷志序

萬曆辛亥暮春

鄒縣周希孔撰

孝廉

庚戌之役余病不能竟試歸治藥餌會憲副潘君亦里居時相過從其決也居無何邑侯廣漢胡公辱命曰孟氏故有志疎甚不可以觀余欲輯之未暇也今既屬筆潘君較警之任其以煩于余高其義不敢以疾辭歡然從事潘君博雅甚余無能為役然時有一得輒效之而取裁焉僅數分一耳既成帙客有問于余曰古之著書者皆有為而作出于不得已故可傳而不廢胡公之志其為不得已乎余曰此真不得已之甚者也嘗徵諸人情矣詩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今夫孔孟之去吾人也不甚遠闊哉然吾觀于世之人過其里則皆欣然入其廟則皆肅然遇其子姓則皆依然低回而不忍去也誠好之也惟性善故好善惟好善故喜于揚善而不欲其湮沒而不彰也然山川之所阻職業之所羈心慕之而終身不一至其地者有矣即幸一至之考其故蹟稽其軼事倉卒之際了不能悉始末者又有矣於是焉冀編摩之足徵索遺篇以寄慕則志始重焉而舊志之疎猶無志也是烏得



已于修也。故夫志也者，所以存聖賢之跡而動人思者也。人未有無所感而向于善者。是志之編，孟氏之事與世之尊孟氏者畧具。然觀之者苟不徒動其好之心而務竟其爲之力，不浮豔其褒崇之迹而銳然振奮，反諸吾性之本善者而操功焉，其起而爲孟氏之徒，易易耳。則是志也，殆感發善心之一端與。若徒侈儒者之光榮，資詞人之談說已耳，則於世道人心，亦何所益。又烏取已往之陳述而志之爲。客唯唯退。因次第其言而書之卷末，以見胡公之汲汲于編輯而不以修廟增田爲足以畢事者，良有所不得已于斯也。

三遷志舊序

三遷志，志孟氏也。志孟氏而曰三遷，以孟氏學，基始于此，得蒙養之正，爲萬世規也。然上下千古，由母訓而爲聖賢，惟孟氏母子耳。宣獻既以五十六年見其子爲當世大賢，孟子則以後千百年長稱其親爲斷機母也。此一母教，至我國家慈孝獻皇后用之，教飭世宗。自南而遷北，自國而遷都，自王而遷帝，亦以三遷入繼大統。遂首正先師嚴配亞聖孟子之祀，更以孟孫議崇啓聖之享，此又皇情得事聖母，擬帝睿宗，因思孟母兼及孟父也。則知孟子必稱堯舜，世廟身自法堯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非今聖往賢各以三遷前後證契也乎。余謂若溪史氏之志三遷，適創于嘉靖壬子，意固可默會也。乃後雖重修，改曰孟志，意便索然。余往幸載筆東省，虔謁廟下，薄助修錄，擬葺斯志，以移閩未遑。茲有粵西之役，歸見呂太學聖符以尊君藩理季可手志聖門崇祀關里，因念明歷及父之隆，殊感四氏從史之德，爰爲傾橐，訂鐫厥志，仍復三遷之舊。若使宣獻亞聖之母儀于道，與獻皇后肅帝聖慈聖孝有宙合焉者，是藩理旣于聖門力

張孟胤而太學父子復三遷轍轉以竟父功則呂氏之于孟門更一功臣也。夫韓昌黎以禹功比孟孔中丞以求墓祠廟皆不緣朝命各以意祀。若趙太常之手注七篇孫宣公之撰集正義錢尚書之身諫罷祀呂藩理之勤志聖門可不附之儼祀十九人後以來學孟氏之學者乎。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分守左江道廣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兼布政司右叅議前兩奉敕備兵建南提督山東學政海鹽賀萬祚撰。

### 三遷志舊序

丙寅稟冬余方遘厲瘧疾與二豎角不勝也乃正襟危坐舉家從父所撰聖門志一展函帙而予威潛臺壯武交集于前靈光灼射便覺踉蹌退遁忽家弟聖符遠從東省來言我從父方以著書先儒崇祀闕里血食千秋矣更出袖中一帙曰此先人手志聖門餘力別志三遷用彰顯孟夫子靈源懿脉者也頃鄒滕亂起孟胤三葉與家乘俱亡弟與兒時力爲搜輯傾橐梨繡惟兄冠以名章以副其今日褒忠錫廢之盛余始聞快然既而躍然捉筆飛灑不似昨病時握管如千斤錐也因注簡諦思以謂從父自壬子受任後先僅七踰半載無論東藩方岳借才如左右手無晷刻暇又非求輸餉五六走轡下一到榆關一檄浙水且復以佐賑卒官七稔之間燈牕休暇得幾何時而先緒通乘專志聖門兼爲三遷增訂前後展翫不起書開千卷紙流萬番筆堪成塚者卽如斯志合史胡二刻揀古逸而非贅進今異而足徵門拒操文筭邀賄衮時著考證率叅微渺別識違疑我從父有千手眼耶而何著記若斯之富也余嘗讀史至史漢梁



陳美談之有遷、彪之有固、察之有思、廉、楷、父、期而子竟之也。我聖符弟之助手佐勤、其猶三氏之存乎。若夫父子併情、端衷瑩識、不宰相之爲、係表不當機之頌政術、不勢門之媚譖牒、而必志聖門、志三遷、皆出于趁時走熱人意、念之所不到、而獨自苦其心思、竭其注、而鏤工紙價、十百在前、錢穀罄盡、至于破落生產、不少顧惜、此更可占立心之遠大、學術之貞純、固宜父承徽譽、重爲先儒、子尤當稱顯親揚名、孝情以外之孝子也。文成勸筆、體中爲之霍然。

天啓六年嘉平月立春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監督殿門工程呂濟撰。

三遷志舊序

余自計偕過鄒、始經孟祠下。嗣後服官、出入京輦、每過輒伏謁瞻眺、徘徊久之、覺嚴嚴之氣有以策余頑懦。然所爲奇羨墻者、一拂麗牲之石而已、未得閱全紀載也。已得闕里陋巷二志、意中謂當復有一書、顧又念著述之難、不有羅長源之淹宏、則不能銓春秋列國卿大夫之世次、如指諸掌。不有張禹、蔡邕、鄭漁仲、陸師農之精詣、則不能列典章文物、令燦然昭著。不有曼倩、景純、道元之好奇采異、則不能疏本山川、點綴詭譎、使靈奇之蹟悉獻且也。躬蹈之、故測之有涯、神飫之、故吐之多味。君謨諸荔、是其鄉人、季疵勘茗、抒於厭嗜。向令性善仁義之旨、未涇心髓、夜氣幾希之論、僅浮誦習、徒握鉛槧、以自効於宮牆、未幾幾也。已得披史君志、文具矣。已又進胡君志、稍斥廣矣。乃事近撫而遠、涵文安俚而失雅、體例臚列、未及議裁、徵引勾稽、未及諸覈、矧能搜佚聞、扶隱義乎。能於前後宗本支系、蟬聯以布乎。能於發靈之源、盱衡周覽、索真脉於都邑、離合、豁隨變理之後乎。能於歷代崇奉儀數、隆緝鑿、鑿顯著乎。能於配侑諸賢、一一評騭



以探其衷乎。能聚史傳百家、方輿稗雜爲孟諸國  
田以恣漁獵乎。具如是材美矣。又能真得孟氏心  
印而稍稍自見於論著隱微間乎。蓋難之矣。歲丁  
卯、余以使事淹里中。呂太學聖符介余友姚叔祥  
手一編示余。則其尊公冠洋先生所著三遷志也。  
三遷仍史君之舊。而書則增益芟滌。煥然與史胡  
二志別爲一種。不刊之典。余既讀再三。曰。裁矣。裁  
矣。佚聞萃而隱義抉矣。宗本支裔蟬聯昭布矣。發  
靈之源得之於嶧阜谿湖。不迷於改邑矣。歷代崇  
奉典制晰矣。所漁獵上下數千載文字之數。廣矣  
侈矣。所剪落揭樹一稟獨照。卓矣明矣。稱三遷者。  
實以姬於闕里。陋巷而根宗。母教矣。義益精矣。先  
生純修端履。鄉閭矜式。經術政事。所至彪表。聖符  
冠玉衣珠。一譚對問。淵源具在。兩世一心。以翼聖  
與。寧僅僅鍼膏馥於鉛槧也者。卽長源諸君。應多  
慙色矣。昔劉覆瓿來遊。從錢清至秦。駐嘆曰。域中  
有三龍。北龍入塞外。不可知。中龍達淮泗。鄒充當  
之。南龍赴海止。於是邑法當有布素封侯。生阜止  
而歿廟食者。今先生業已俎豆於四氏報德之祠。  
覆瓿言不小驗乎。

天啓七年九月九日、  
賜進士承德郎尚寶司司丞前禮部精膳司主事、  
蒙恩予告侍養郡人李日華頓首撰。



藏書

三遷志舊序

天欲爲古聖王寄心傳、特生聖祖、更欲爲後賢傑、維學脉、再生亞聖。然稱心所從寄、脉所從維、各以三歲孤成就於顏慈仇母之手、而孟母教有三遷、政維人地、以亞聖至聖耳。但我祖年由志學、漸向從心、不可謂無關母教。惟悲顏見聖子二十四、仇看賢胤五十六、世短者教忘遷跡、境長者卽到我、不動心、猶息息借孩提之遷、進詣乎不動也。則此遷之一語、無几無聖、新新不停、總由孟氏之三結爲千古一貫。固宜蒼溪撰志、特取三遷、垂孟氏學地也。乃漢州重纂、參訂加勤、固無軒輊、直謂孟氏之學實始於遷、聖功繫賴此。武原呂氏不第互取二刻、增佚考異、定爲善本、而題仍三遷之舊。自茲以往、後人後時、觸眼斯志、必有從此遷字當下生念地之遷、而隨其境之所至、提進步武、到所未到者多矣。先是、妖賊變起、翰博一門三葉死難、兩士俱燬。呂太學聖符承其尊君、以創志聖門、崇祀闕里、冠洋公手定本、復父子更較、獨鐵雕繕、適副缺墜、道脉益光。余謂呂氏父子功誠不在昌黎一語、中丞求墓之下、晉配孟廟、抑復何疑。且藩理以賑

饑死官、翰博以捨生取義、兩家忠節、履主合契、其於三遷一志、詎不更有生氣耶。

崇禎元年仲冬、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撰。

三遷志舊序

余以讀禮之間、志展三遷、而知亞聖神靈若處家門有翼、咎非常、默令正學名賢吾鄉呂冠洋公預手先心、擴搜改撰、更易孟志、仍故三遷訂輯、垂成絕筆官下。不數年而妖蓮禍作、賢胤一門、三世伏節、併家志燬焉。乃幸冠洋有子聖符、出父所作、再勤訂閱、至售腴倒橐、鳩工鐫之、使靈源懿脉、先後條流、遂復粲然于千載之下。致余情慚爲子、深有慨于自有爲母、至于孟母之爲母、能令其子、以後聖亞尼山、卒無有能匹其聖于亞之後也。自有爲子、至于孟子之爲子、能令其母、以三遷教天下、卒無有能加其教于遷之上也。豈非是母是子、獨以母教子承、灼有功驗、立千古母子人極也乎。此呂氏所爲力更孟志爲三遷意也。惟是莊諦遷之一語、竊自悲養曾不色遷、以幾乎婉與愉也。喪曾不情遷、以底乎戚與毀也。學曾不日遷、仕曾不心遷、以無倍乎熊之尤教之忠也。此余所云自慚爲子、用勉一世之爲子、益有羨乎冠洋公之有子聖符也。以聖符之能成其父之志、聖門而崇祀闕里、志三遷而勛高賢譜也。冠洋翁藩爲家、尚書昔者吾

友而聖符太學又余兄弟研席鴈行也、故余重其父子之畢力聖賢著記、樂與染毫、爲三遷一幀、殷也。

崇禎元年端陽日、

賜進士第、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海鹽吳麟瑞撰。



三遷志舊序

天壤間有體具剛大、挺犖橫亘、絲邈無遠、惟聽橫目有心之所領受而橐籥之爲、當時開運世、後來光日月者、自古則然、未嘗道破、忽有孟夫子獨以吾善養一語自爲擔當、遂使蓬勃兩間、若無所持循之物、一旦遽有肩荷、固不易稱、當下有亦難爲說千載無也。故此曰大與剛之貞靈、自亞聖包孕堅持之、爲不萎根株、而宇宙萌芽、時爲條穎一發、匪第漢得之爲光武故人、以節壯東京、蜀得之爲鞠躬盡瘁、以忠高鼎立、晉得之爲甲乙紀年、以風漸六代、至于唐宋之有撐天拓地、指尤不能屈以一二、然前之吾以天下繫一人、後之欲以一郡重天下、卽如吾郡、有以上不負、下不愧、拯亂奉天、手定隴西之鼎、有以安社稷、定人心、計襄內禪、力濟天水之窮、流溯兩朝、脉延二獻、沾浹深沃、迄乎後千百載、宜朝家靖難之有異隱相生、守任湛族、駕出前修也、孰非此剛此大、特爲芽蘖于此一方乎。顧運過教衰、世乘風下、屈志伸欲、衆勢換情、欲欲賦人、情情染境、漸盡至茲、極必當反、頃若丙逆、脣誣塗毒、海宇而郡一彈丸、至碎骨斃憤、城且編氓、

必俟砧鎖有七人之多、則寧惟臧氏之子、俾一人不遇已哉。其視宵小波靡、柔忽繞指者、拍肩踵武、是淝水一注、足當蜀江、夷烈、淬刀三千不超也。國應呂叅藩季、可殉官修之、其子聖符、太學舉、力戴之、其任同年友巨源、太僕臨沒、序之手、亦三遷而三遷之志始就。余猶念太僕以迂好下世、恨深九原、今幸龍雷躍射、翰路盡粉、不覺懽快、漬墨冠篇、雖不足爲季可崇祀先儒重、亦堪爲亡友冤臣地、下慰尤覺直養之功、于吾鄉七人、倍有驗乎。

崇禎元祀季春日、

賜進士、第、徵仕郎、吏科右給事中、海鹽虞廷陛撰。

三遷志舊序

余讀三遷志而知仇宣獻之所以訓飭單穉乳孤卒至于紐繫統宗聖稱惟亞豈其懿德貞風雪履氷勁歷數千年不少衰緩者乎何者余誠身遭眼證而知教神淹淡肌髓之深且遠也當歲壬戌余膺使命而南適屆克城連妖陡作烽炮裂空雷駭電耀屠創慘烈奚翅屍爲山血成海也余身在圍中雖心策指畫與親藩疆吏共圖擊拒所稱取義成仁兩語未嘗不以息息自許者于時士庶閉關猝遇凶鋒鼠竄魚潰名綱闕節拉攏莫辨特聞鄒城靡爛有不隨死而死者如孟翰博母孔恭人獨能以萱抽勁草抵捍疾風已教其子承光死國復教其孫弘畧死父而身更慷慨赴死必無負宣獻貽休園城聞此士女人人莫不以此三人自待卽謂城不免墮而心必不墮心換益堅氣激益勁塙堵屹屹有若蒸築而漆蕩也者賊雖蜂猛不能攻心剝然自潰矣此固三遷之教一脉源傳自一門而一城而千萬人也豈其忠聲義問別有勇邁資育勢敵衆麗者哉固宜海上有前識遠見之賢叅藩呂君季可預爲手定孟志仍曰三遷緒採異纂

而增潤之別識斤釐而芟剪之摘詰非僻而辯證之口屬心受付于兆祥孫逢時訂鏤之吾友太僕巨源推枕漬毫而詳序之也乃叅藩叔也旣以竭精著記而死于書太僕姪也更以迂樞覓逐而死于憤是呂氏一門得所死二猶之孟氏一門得所死三也余則昔自圍城幸脫一死輒以我一用衡其二則季可勤撰趙岐孫奭允其班若巨源端烈宜有鄉先生可祭之社在

崇禎戊辰孟春日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知制誥兩朝實錄總裁經筵日講官施鳳來撰



### 三遷志序

讀書至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未嘗不恍然而知大聖大賢之道原不過循其性於秉彝之良而全其重於倫常之大是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孟子歷聖相傳初未有舍庸行之常而克臻夫

聖域然說者以爲大聖大賢固天所生以立人道之極而傳不絕之緒於無窮故能生知安行無待於勉強而後成功也然則孟子三遷之教則又何說然不知卽此可以知聖賢矣戰國時唐虞三代之風渺乎遠矣周公孔子之道迂不講矣楊墨黃老之說盈天

下矣。無父無君之行等禽獸矣。儀秦髡衍之徒。遊談舌辯之士。又紛然雜出矣。而孟子生於其時。獨能閑先聖之道。闢邪距淫。崇王黜霸。砥柱中流。回狂瀾於旣倒。何殊江漢秋陽。故當時列國之君。亦皆心知其賢。惜不能大用。于是環轅息陬。而日與其徒講習討

論。七篇之中。惟性善仁義之旨。爲獨詳。所以維人心。道心於杪忽幾希之微。而欲垂之爲萬世法也。向非宣獻三遷之教。雖爲天所生。以傳道之人。縱有出類拔萃之資。而混然中處于邪說橫行之天下。欲不爲所惑。豈不甚難哉。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雖生知者猶不廢學。而況次焉者乎。是知孟子之所以成大儒者。厥惟三遷之教始。至今讀其書。無不愛之敬之。考其事。無不仰之慕之。我

聖祖仁皇帝側席求賢。崇儒重道。發帑金以新廟貌。揮宸翰而製碑文。而且廕爵錫田。更隆前代。自宋迄

今。千百年來。未有若斯之盛也。斐一介庸愚。謬蒞茲土。竊幸獲拜宮牆。登其堂。肅如也。瞻其像。穆如也。晉接其賢裔。藹如秩如也。覽俎豆之森列。禮器之輝煌。儼如親沐先型。而低回不忍去。歆歟休哉。何其盛也。卯夏大旱之後。甘雨盈郊。從容退食。適翰博孟公以



三遷志問序于余。簿書俗吏鄙陋無文。雖極意揚芳摘藻。而究無加益美于萬一。况先賢出處之蹟。前人之述已備。而敢妄贅一詞哉。因思子思子作中庸而述夫子之言。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故推原孟子所以得傳堯舜。

武周公孔子之道者。良以人性之本善。而能率三遷之教。以優入於聖域。茲翰博公修志之本意。豈非繼志述事之大。不益可見家學之淵源。而孝思之不匱也哉。 皆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  
勅授文林郎知鄒縣事。加三級三韓于斐頓首拜撰。

三遷志目錄

卷一

靈毓像圖

卷二

祖德 母教 師授

卷三

年表

卷四

佚文 讚註 崇習

卷五

爵享 弟子 禮儀 恩賚 勅命附

卷六

宗系

卷七

聞達 列女附

卷八

廟記 奏疏附

卷九

墓記

卷十

祭謁誌銘傳題附

卷十一

題詠

卷十二

古蹟 雜志

三遷志卷一

古滕王特選

闕里孔傳商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與銑

衍丘

編次

與鐔

衍曜

尚巖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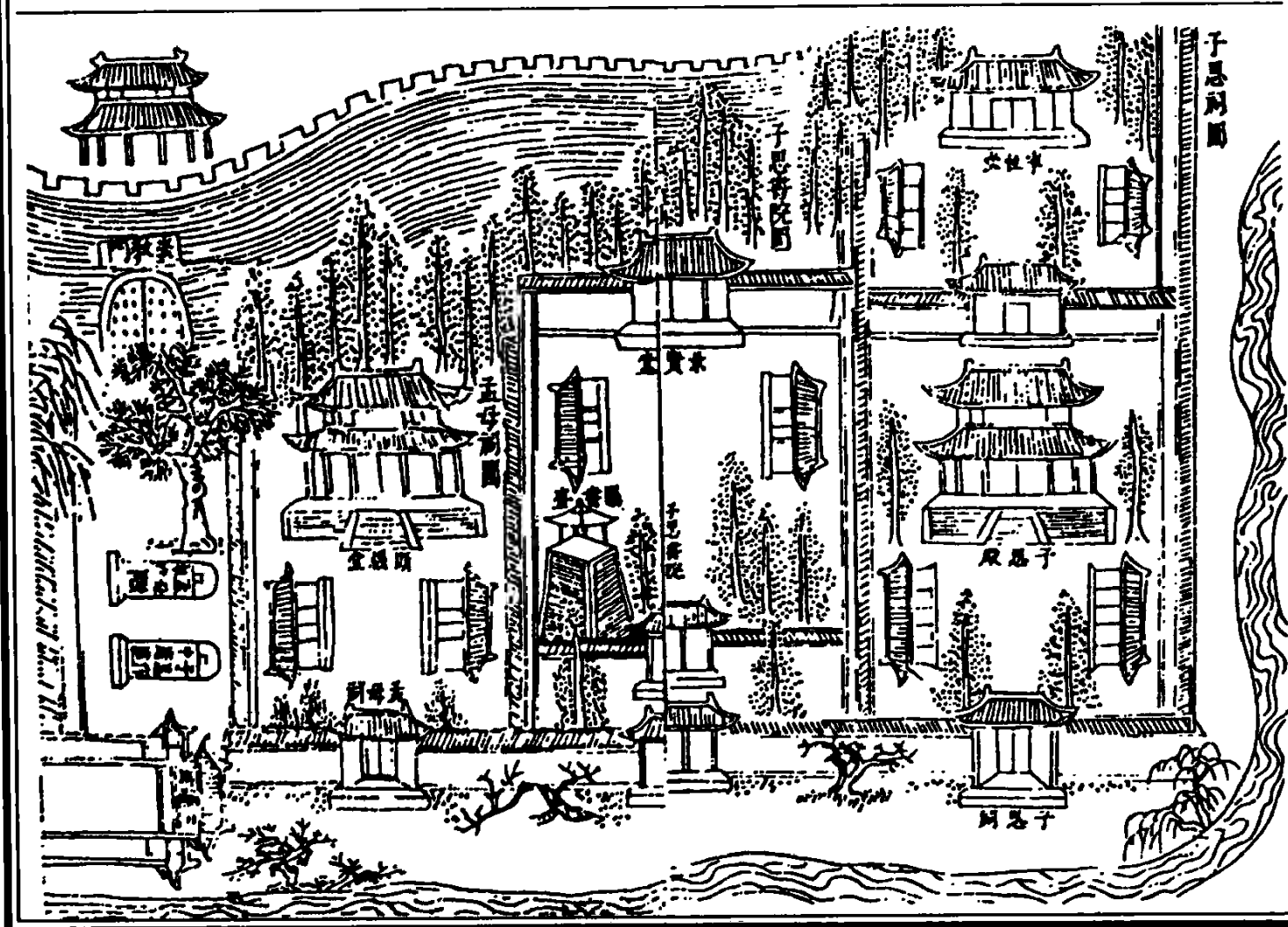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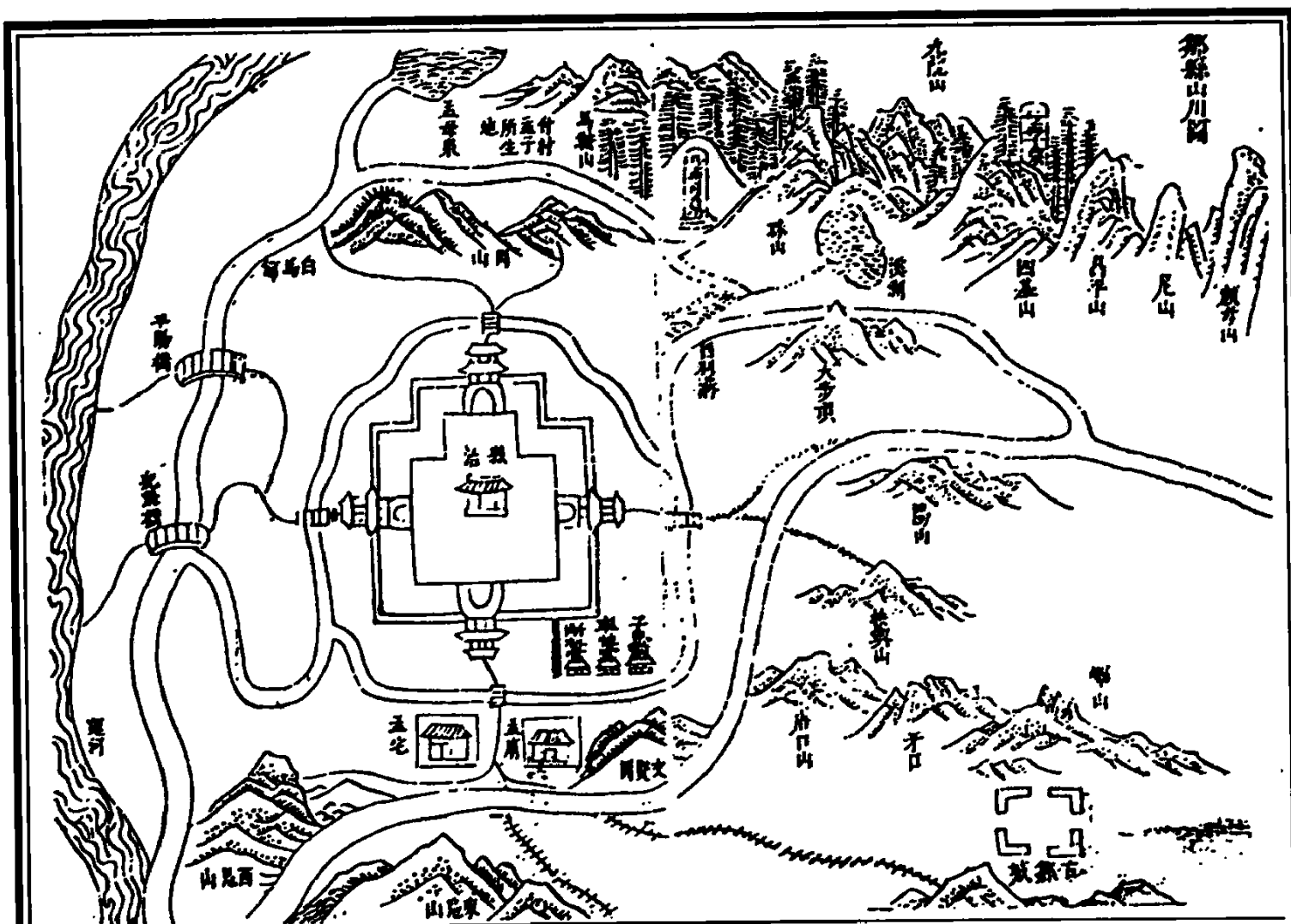
靈毓

一本本元元地靈人傑。有位皆然。矧我聖哲。維魯及鄒。斯文繼絕。大嶧溪湖。山川自別。述靈毓第

孟子廟碑云。鄒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勢迴旋掩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壕而西之。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然文賢岡不甚崇。因利溝乾涸不常。培塿涓滴。烏足以鍾名聖。且今之稱爲鄒者。固唐以後新遷之鄒。而非古之鄒也。風氣所鍾。恐不在此。蓋鄒東南有山曰嶧。鄒道元水經註曰。周回二十里。高秀特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有如數間屋處。甚奇觀也。由山而北。爲牙山。大小相錯。狀如犬牙。牙山之北。

爲小丘山。又北爲唐口山。又北爲接輿山。狀如兩車相接。又北踰縣爲岡山。諸山之石皆與嶧相類。玲瓏可愛。又北羣山絡繹。直接四基。馬鞍二山。而九龍山之傍有大澤曰溪湖。長廣數里。清澈映人。西爲白馬河。折而西南。以達於泗湖之西。孟母泉出焉。孟子之舊居在此。今孟氏諸孫世居之。山川靈毓。意在斯乎。圖見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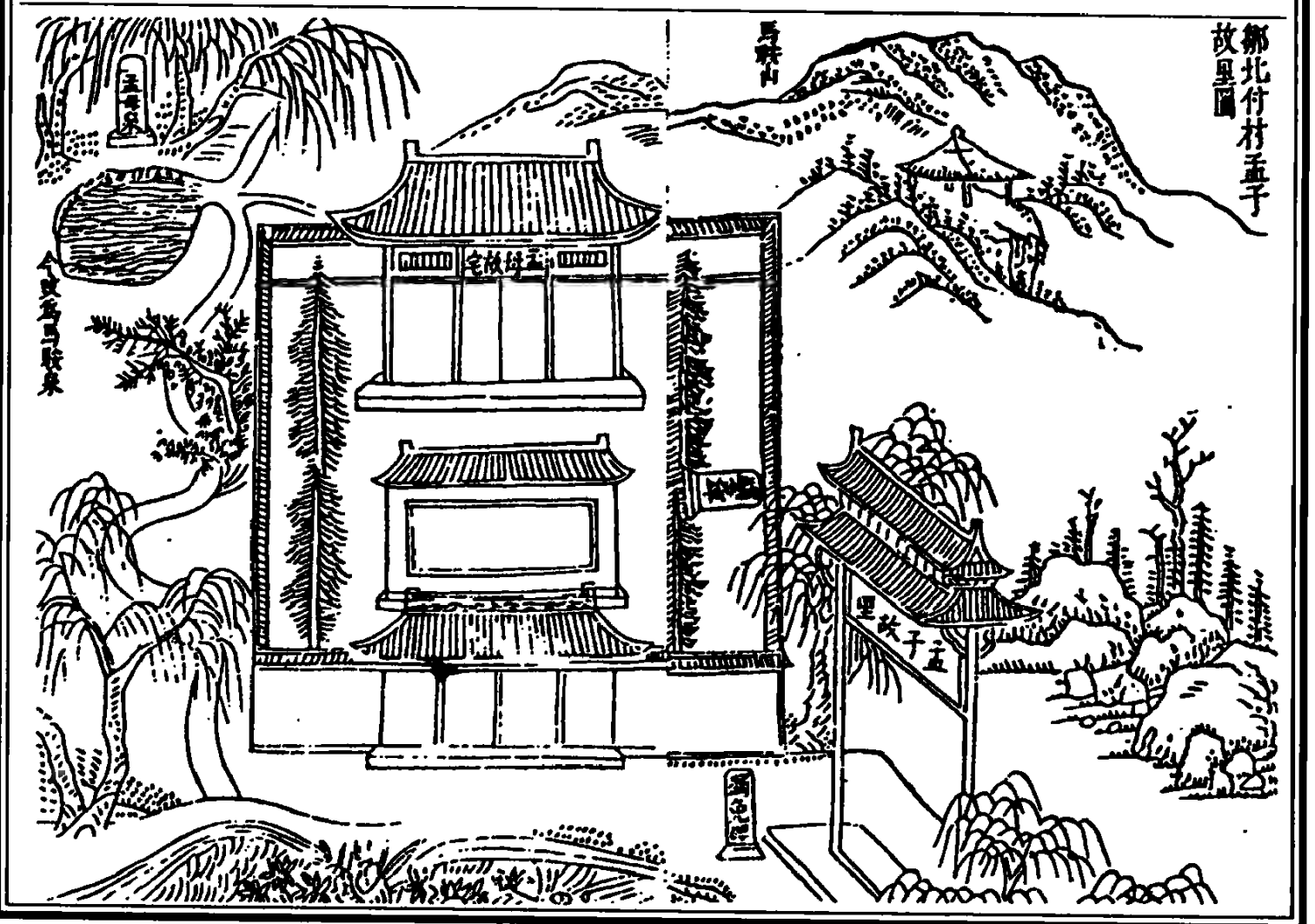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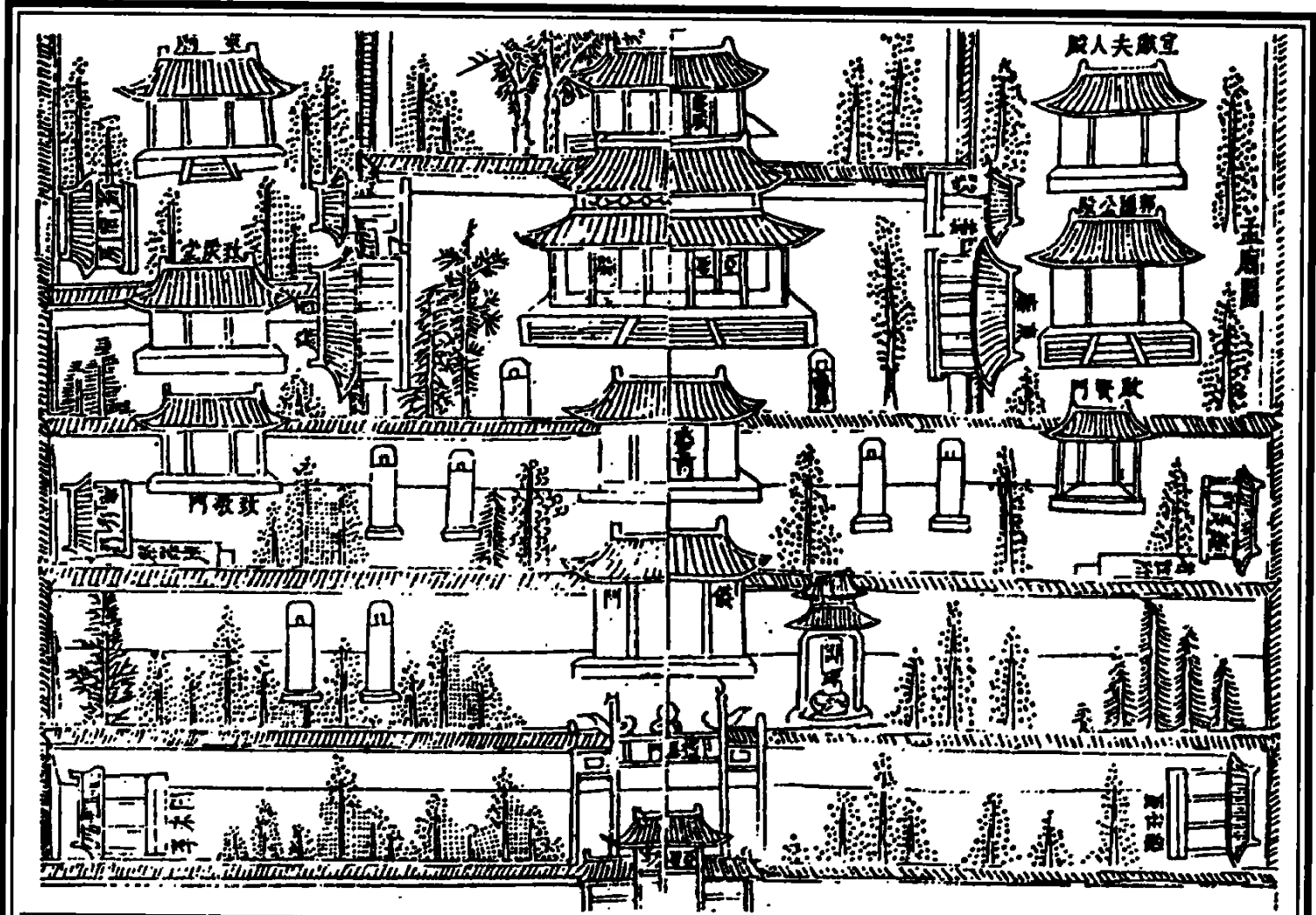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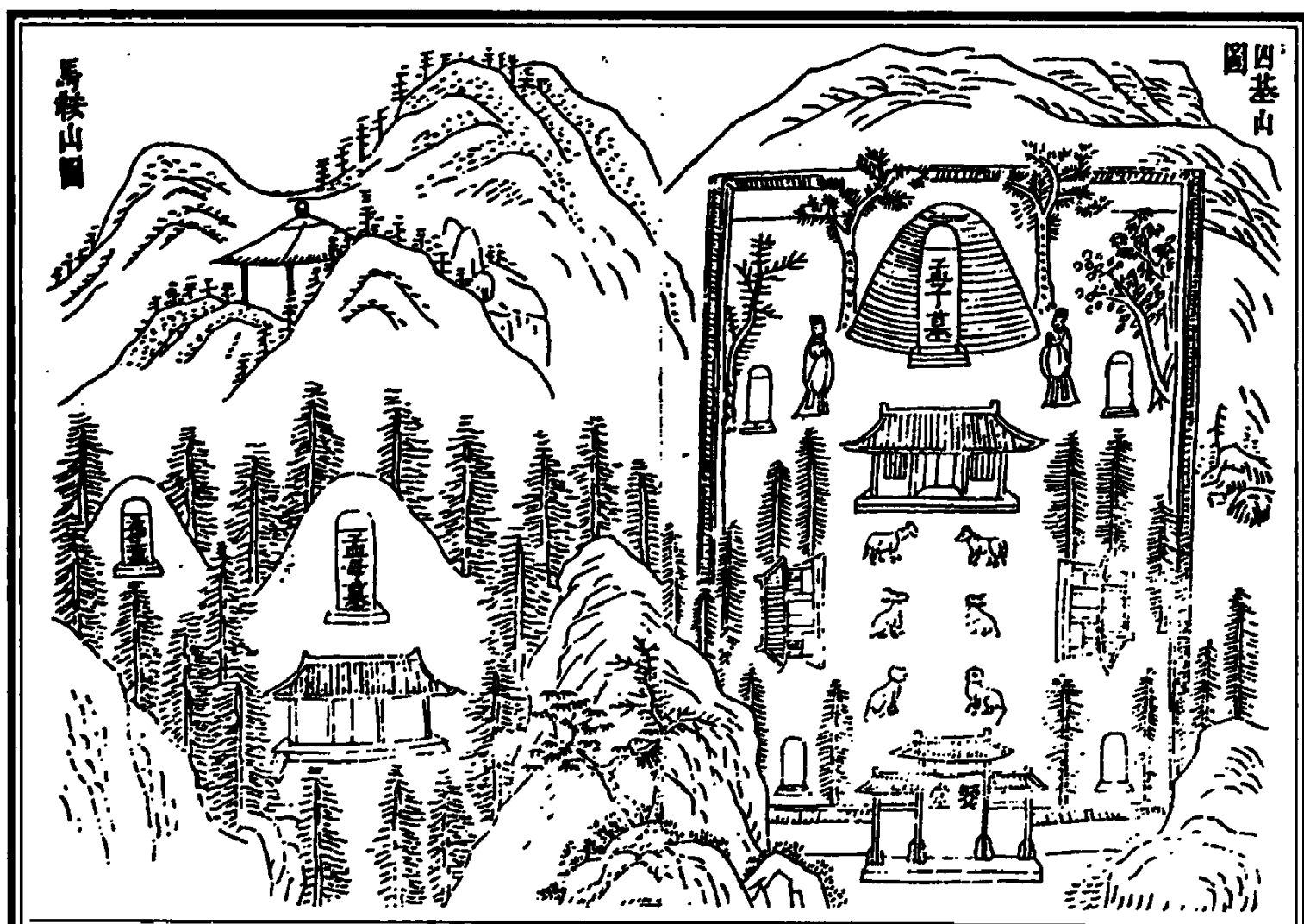




無藏

三遷志 卷一





像圖

氣象嚴嚴猶屬意想。不見其人。曷瞻曷仰。有像  
石刻出之土壤。是繪是圖。萬年向往。述像圖第  
二。

孟子像諸書無所考。廟中冕旒塑像既未可據。石  
本危坐。圖行教小影亦想像爲之耳。獨廟中孟母  
殿內傍龕一小石跪像。乃宋人修孟母墓卽墓中  
得之者。世傳孟子葬母而自刻其像以殉。是以像  
在墓中。殊爲近之。按朱子云。古人坐者兩膝著前。  
因反其膝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跪者。然成都府  
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今以先聖先  
師二像視其坐後。兩膝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  
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又據關里圖像  
志引元郝尹司居敬。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  
其坐欹蹠向後。屈膝當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  
最古者。今孟子石像正與此合。固知今所視爲跪  
像卽古之坐像。世或謂因殉母而故跪。非矣。是故  
此像最爲古。最爲真。再考關里志雖載此文。而先  
師反缺此像。孟子像乃以在墓獨存至今。抑亦奇  
也。圖見於左。此像像頗壞。於築墓者近墓一像  
於前殿雖近似。終不若前像之古。



孟子泥塑像



贊曰、鬼嶧鍾靈、篤生神異。母教三遷、孔門配四。黜  
霸尊王、型仁講義。至大至剛、沛塞天地。發明性善、  
恥言功利。距墨排楊、浩然正氣。德並禹績、古今無  
二。宜享千秋、澤流後嗣。

卞里後學仲編錦。

孟子石像



贊曰、巖巖岱嶽、拔出風塵。諸侯莫友、天子不臣。何  
期人爵、追被天民。凝旒端冕、黼藻絲綸。依然益時、  
廣譽施身。冠王展霸、左義右仁。服堯之服、佩孔之  
紳。庶幾萬世、如見其人。

古滕後學土特選。

孟子碑刻像



右碑刻孟子像、蓋五十五代孫克明所藏。洪武中、邑令桂公孟取而勒之石者也。額篆書鄒國公像四字、像下刻桂公贊。見後題詠。景泰間、吉水王佐增補格古要論、稱其像最高古、得嚴嚴氣象。後碑中折爲二、好事者復摹于石、題額書贊皆楷書也。然舊石雖折而像猶全、新石雖完整終不若昔像之古、故求者多重舊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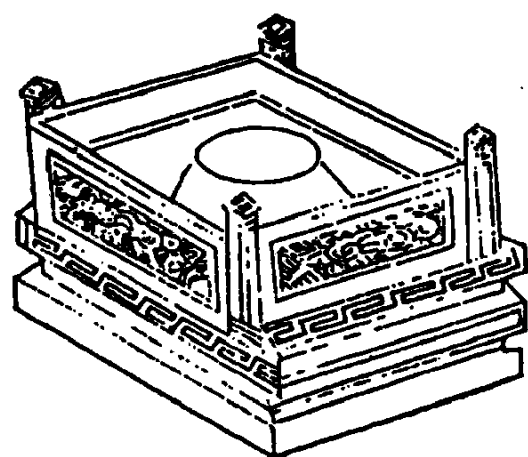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

御製孟廟碑記曰、自王迹熄於春秋、聖人之道或幾乎泯沒。卒之晦而復明、千百世而不斂者、恃有孔子也。孔子沒百有餘年、浸假及于戰國、楊墨塞路、禍尤烈于曩時。子與氏起而闢之、于是天下之人始知誦法孔子、率由仁義。斯道之有傳、至于今賴之。是以後世學者如韓愈、趙執之徒、咸推其功以配大禹、而閩洛諸儒益尊爲正學之宗傳。嗚呼盛矣。夫洪水之禍、止于人身已耳。楊墨之禍、隱然直中于人心。不有孟子、使楊墨盪鷁於前、釋老推波于後、後之人雖欲千載之下、探尼山之遺緒、其孰從而求之。因推述厥義、刻文于石、俾揭于鄒之廟。其文曰、尼聖既往、復矣音微。後百餘年、聖緒沒微。向異實繁、楊墨競煽、陷溺之禍、陷于昏墊。惟子與氏距詖放淫、以承先聖、以正人心。述舜稱堯、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世以俟。不有是者、斯道孰傳。宇宙晦霧、萬物狂顛。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涇。聞風可企。嶽嶽亞聖、巖巖泰山。功邁禹稷、德參孔顏。刻石茲文、于祠之下。頌烈揚休、用告來者。奉勅篆額、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米漢文。



監造官、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皂保。工部都  
水司員外郎臣卞永式。勒石官、鴻臚寺序班臣  
朱圭。

天震井圖



讀三氏志、孔氏井在尼山迤東、曾子井在徐州北  
九里山、顏子井在陋巷內、獨孟氏無以井傳。康熙  
十一年春、廟前勝會、忽日中聲震如雷、聞見者環  
顧失色、見階前地陷、有斃甃圓痕、熱視之、乃井也。  
噫、異矣。緊惟吾祖、道接尼山、與顏氏、曾氏光昭千  
古。天開斯井、與三井並垂、以見聖聖相符、後先一  
轍歟。抑造物者不忍我祖祠宇傾頽、而聲靈預兆  
于井、聳人觀聽、以俟將來者之修葺歟。故于十一  
年預陷此井、果於十二年為修廟取水之用。然  
曰天震井、矜之以甃、環之以石、并書其蹟以誌。

檜栢圖



康熙三十三年歲在甲戌孟夏之杪江南邵學  
憲過鄒謁廟見松欽森鬱流連弗置於殿陛之  
左有栢尤稱蒼古徘徊數日不語而去南抵汴  
河與東竟副憲余公遇遂告其樹之靈奇當與  
至聖廟之栢端木氏之楷同一表章焉副憲解  
囊捐資轉以屬予予並出俸錢命工求石環以  
雕栢栢圖而讚之讚曰

道德為本根仁義作柯葉一元與彌綸太和共調  
變千春承雨露萬載歷冰雪信夫能後彫不朽具  
由葉蒼鬱川嶽之精悉舒虬龍之狀人傑地靈直  
養自壯綽裕英資屹然獨尚依稀乎有巖巖正大  
之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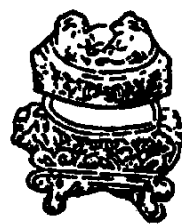
古瀛洲韓峯起知縣

祭器圖



通蓋高七寸深二寸口徑  
長一尺闊八寸一分腹徑  
長一尺一分共重一十三  
斤

簋



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二寸  
八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  
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闊  
五寸六分共重九斤

尊 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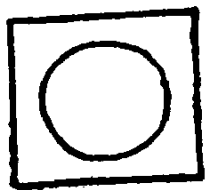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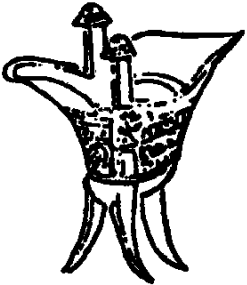






通蓋高七寸一分耳高二  
寸闊九分深三寸四分口  
徑一寸九分通長一尺一  
寸七分闊五寸共重九斤  
一十兩

尊 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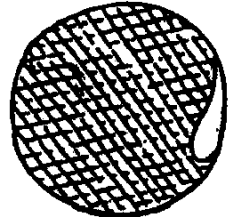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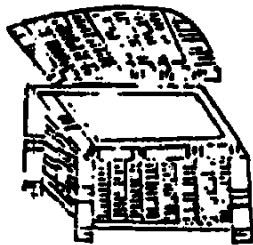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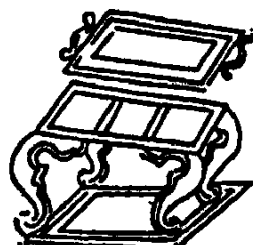
通蓋高七寸八分耳高一  
寸五分闊九分深四寸五  
分口徑二寸二分通長一  
尺二寸七分闊三寸八分  
共重一十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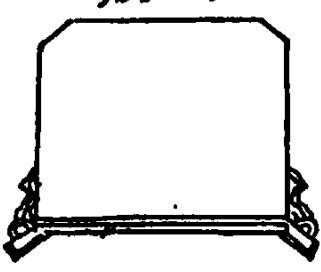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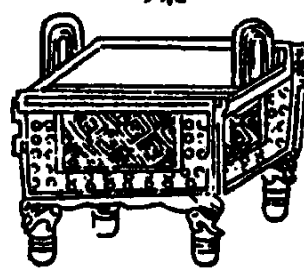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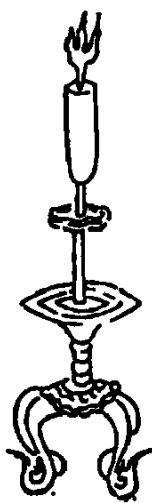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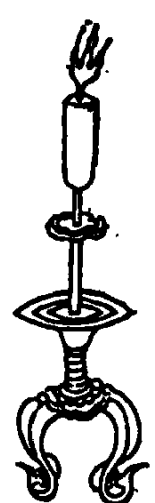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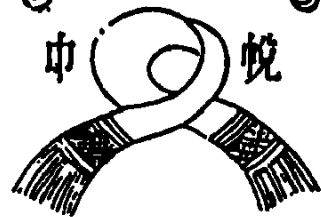

<p>著尊</p> 	<p>山尊</p> 	<p>壺尊</p> 	<p>大尊</p> 
<p>重八斤十五兩。高一尺四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九寸八分。</p>	<p>重六斤二兩。高八寸一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p>	<p>重四斤一兩。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p>	<p>重六斤二兩。高八寸二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p>
<p>圜</p> 	<p>爵</p> 	<p>洗</p> 	<p>罍</p> 
<p>重二斤九兩。腹廣九寸二分。</p>	<p>重一斤。高八寸。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二分。附一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蓋。</p>	<p>重八斤。高五寸七分。深二寸九分。口徑一尺三寸。</p>	<p>重一十二斤。高一尺。深七寸二分。口徑八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p>

<p>登</p> 	<p>豆</p> 	<p>簋</p> 	<p>龍勺</p> 
<p>高一尺四寸。</p>	<p>通蓋重四斤一十兩。高五寸二分。深一寸八分。口徑七寸六分。足徑五寸四分。</p>	<p>通蓋高五寸九分。足徑開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九分。上漆一寸四分。</p>	<p>重一斤。口闊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p>
<p>尊雷雲</p> 	<p>盤架</p> 	<p>劍</p> 	<p>幕尊</p> 
<p>範金爲之。高八寸三分。重二斤。紐以靖首。畫雲雷于腹。雷取其青。雲取其白。雷澤。用貯獻酒。</p>	<p>用木爲之。繪以彩。髹以漆。</p>	<p>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施三紐。用薦和羹。</p>	<p>用布爲之。縱橫二尺二寸。</p>



無藏

<p>龍 幕</p> 	<p>簾 巾</p> 	<p>篚</p> 	<p>俎</p> 
<p>幕以絳帛方幅爲之。中畫雲龍、兩旁畫文彩、四角各綴以金錢、用以覆尊。若倍祀、則不畫雲龍、止用青。</p>	<p>巾以絳爲之、圓幅、重被纁裏。</p>	<p>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p>	<p>高八寸五分、長一尺八寸、闊八寸。朱漆兩端、中以黑。</p>

<p>祝 版</p> 	<p>鼎</p>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around;"><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p>燭臺</p><p>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重四斤。</p></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p>祝</p></div></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margin-top: 20px;"><p>巾</p></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margin-top: 20px;"><p>盥盤</p></div>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between; margin-top: 20px;"><p>盥範金爲之、盛水盥手。</p><p>巾白布爲之、長短隨宜、獻官盥畢拭手。</p></div>	
<p>以木爲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貼版上、祭畢、揭而焚之。</p>	<p>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兩耳四足。</p>		



兩廡陳設圖

席間體道

常用體盛

爵劍裴

帛爵登祿

爵  
釧  
環

研

餅

籃



稷

# 第八

榛

菱

栗

大

嚴

羊

豕

羊豕用牲陣路  
盛置於前

燭

香

燭

爵劍龔筵六

帛爵 笄

爵 銅 鑿 豆 六

栗



齋



芳翁



齋

菱

五



丰永用性匣  
盛置於前

羊

香

燭

三遷志卷二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關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編次

興鐸補輯

衍嶧

編次

尚疑參考

祖德

奕奕賢聖長發其祥。孟子之生代周而昌實匹夫子遠繼殷商於乎明德宜祀無疆述祖德第三。

孟子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四傳至后稷始教稼穡以粒蒸民堯封之郅十六世爲周文王再傳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其子伯禽就封之國八傳至桓公桓公生莊公莊公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之後爲仲孫氏蓋以莊公爲孟也禮庶子自爲長少不敢祖諸侯故仲孫亦稱孟孫氏今春秋經文皆書仲孫而左氏傳皆書孟孫故知並稱也孟氏之嫡孫主宗祀者則稱孟孫左傳孟莊子疾豈點謂孝伯

曰從余言必爲孟孫是也其他支子則止稱孟左氏傳有孟椒孟之側論語有孟公綽是也至宗卿之死若國人以族稱亦止稱孟傳記所載孟獻莊諸子及孟氏季氏之類是也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與孟孫並稱三家以皆桓公山也亦曰三桓三桓之後世顯於魯季孫僭逆見惡聖門叔孫間有賢者要未大著獨孟孫世有令德獻子忠孝恭儉左傳載記及說苑諸書爛焉可述不一而足莊子之孝孔曾亟稱焉其尤難者孟僖子將沒之時孔子年甫踰壯名位未彰乃能屬其二子使從學夫子以定其位其後懿子敬叔並師事仲尼而敬叔遂爲孔門高弟且歸以兄子下逮武伯亦屢有問答曾子有疾敬子躬問以至之反公綽皆爲夫子所推由是攷之孟氏之於孔子其推尊歷數世如一日矣天眷明德至孟激字公宜者要仇氏而孟子生焉卒師子思以昌其道嗚呼宋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之賢而開尼父魯有獻子莊子僖子敬叔之賢而肇子車一爲立王成湯微子之裔一爲后稷文王周公之胤豈偶然哉傳曰善遠而後興宜矣



無藏

母教

人亦有言、少成若性。鄰墓鄰市、所居不令。自匪三遷、胡以養正。自匪斷機、胡以作聖。述母教第四。

孟子生三歲、而父孟激卒。母仇氏有賢德、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買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之。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孟子既長、就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矣。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

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之名儒。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少誦、其母方績、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盍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

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蓋婦人之禮，精伍飯，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

#### 師授

道喪戰國，說宗儀衍，不自得師，習俗寧免。於維聖孫，斯文之選，受業中廡，微言始聞。述師授第五。

孟子長，初受業孔子之孫子思。○孔叢子云：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收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于郊，遇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軻問于思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盡行之，華



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按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自班固漢書趙氏註應劭風俗通以及孔叢子、史記索隱諸書皆然。而吳程曰：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哙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當以此說爲是。其言若辯，乃考闕里世系云：子思在衛，絕無襲三句九食田于方遺以狐白裘不受，而復返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又據史：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時，在安王之二十五年。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子烈王嗣。烈王

之四年，孟子生。則孟子長而知學之時，去子思十餘年耳。其親受業於子思，蓋確然無可疑矣。

三遷志卷二終

校記

①「母」上脫「父」字，見《孟子雜記》卷一。

②此處二字殘缺，當作「安身」，見明刻本《三遷志》卷一中。



儒藏

三遷志卷三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關聖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喬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銳 補輯

衍岳 編次

興鐸 補輯

衍嶧

尚鑒 恭錄

年表

遷傳弗詳、七篇靡次、爲後爲先、就稽就據、欲知其  
人、聊論其世、豈敢牽合、考古衷義、述年表第  
六。

周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孟子  
生。孟子諱云、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板鳳  
生、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疾視久之、忽見片雲  
墜而爲丘、時隣巷皆五色雲、  
孟子生於古、不華家、世相傳、謂其卒于魏王  
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留青、札、聽、雨、紀、統  
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王三十  
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  
乃生、年次甚左、若以定王爲貞定王、則去孟子  
卒時爲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  
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  
七年哉、因定以爲烈王四年、今從之。  
孟子生、日、舊載、四月初二日、乃有謂周之四月  
卽今之二月者、不知三代所用歲、白、雖于丑寅  
各不同、亦止以其月、行新歲、儀、非併春夏  
秋冬之時、正、二、三、四、盡、那、移、也、如、書、之、伊、訓、曰、

惟元祀十有二月、是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正  
十月、爲歲首、而以冬十月、冠年、歲初、亦然、是亦以  
四時、物候、毫、不、爽、夏、時、俱、彰、彰、可、見、安、得、以、周  
月、準、夏、時、而、改、之、故、今、以、孟  
子、之、生、斷、於、四、月、初、二、日、  
孟子、名、軻、諱、丘、字、子、路、又、廣、輿、簡、輿、內、亦、收、此、字、注、曰、孟  
子、居、貧、軻、軻、故、以、軻、名、從、去、  
聲、此、解、近、鑿、當、以、平、聲、爲、是、  
孟子、字、自、號、爲、轅、同、趙、岐、皆、未、言、及、  
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而、趙、岐、皆、未、言、及、  
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  
以、孟子、爲、逸、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  
漢、子、及、魏、衛、將、軍、王、肅、所、著、禮、論、其、或、稱、子  
輿、者、出、於、晉、司、隸、校、尉、傳、玄、所、著、論、其、或、稱、子  
書、雖、漢、唐、書、藝、文、志、內、不、載、有、疑、其、僞、者、孔、叢、子  
孝、標、李、善、之、注、已、引、用、之、其、非、後、人、所、僞、明、其  
世、代、去、傳、玄、既、遠、又、爲、魯、人、所、著、見、聞、似、真、其  
古人、雖、不、諱、字、而、孟子、師、子、思、子、思、師、曾、子、豈  
卽、以、曾、子、字、爲、字、哉、故、孟子、字、從、孔、叢、子、稱、子  
當、

庚戌、二歲。魏惠王卽位。

辛亥、三歲。父微卒、母仉氏鞠之、見母教。

壬子、四歲。有三遷等事。

癸丑、五歲。周顯王元年。

甲寅、六歲。

乙卯、七歲。

丙辰、八歲。

丁巳、九歲。





戊午十歲。禮十年曰幼學。孔叢子稱孟子車見

已未十有一歲。子思時尚幼則見子思疑在此歲乎。

庚申十有二歲。

辛酉十有三歲。

壬戌十有四歲。

癸亥十有五歲。就學於魯歸家母顧機以教。

甲子十有六歲。

乙丑十有七歲。

丙寅十有八歲。

丁卯十有九歲。

戊辰二十歲。

已巳二十一歲。

庚午二十二歲。

辛未二十三歲。

壬申二十四歲。

癸酉二十五歲。

甲戌二十六歲。

乙亥二十七歲。

丙子二十八歲。

丁丑二十九歲。

戊寅三十歲。

已卯三十一歲。

庚辰三十二歲。

辛巳三十三歲。

壬午三十四歲。

癸未三十五歲。

甲申三十六歲。

乙酉三十七歲。魏惠王三十五年至魏。後史記

田於單族。早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年表亦書其事。綱目通鑑因之。然史記謂三十

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則孟子居魏未及二載。而綱鑑則本古書紀年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稱一年。又十六年乃卒。則孟子之居於魏十七

年矣。抑竊考之孟子之書與宣王反覆者幾二

十則而與惠王言者僅四則。又絕無感動施行

之意。如宣王也。孟子何為而久居也。竊謂孟子

見惠王或在於其稱王之後。十五年間。或此時

見之不合而去。及襄王之復為梁遊。皆不可知。

惟以爲十七年。則近語耳。聊識之以俟。或發孟

子之見梁王。王稱以叟。不與此年。梓與曰。此生

丈夫子。尊其人。斯稱之。夫何疑。

丙戌三十八歲。史記是年魏惠王卒。子襄王嗣。

丁亥三十九歲。魏惠王稱一年。

戊子四十歲。齊宣王即位。按是年秦使犀首伐

人。將將龍賈取雕陰。而孟子不載。蓋策之言。則其去魏也無疑。

已丑四十一歲。

庚寅四十二歲。

辛卯四十三歲。

壬辰四十四歲。

癸巳四十五歲。

甲午四十六歲。

乙未四十七歲。

丙申四十八歲。

丁酉四十九歲。

戊戌五十歲。

己亥五十一歲。

庚子五十二歲。

辛丑五十三歲。

壬寅五十四歲。

癸卯五十五歲。

甲辰五十六歲。

乙巳五十七歲。

丙午五十八歲。返齊。齊王以爲客卿。是其國歲於

臣子之有各沈同等語。

丁未五十九歲。周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遂去

齊。宣王薨。時宣王尊敬孟子過於魏惠王。故一

以喪還魯。切則既疎。小人乘間浸漬銷刻。再見

之後。禮意浸衰矣。孟子嘗無次第。然葬魯返

歸。自此至篇末。皆論歸齊之事。則其去就之迹

昭然可考者也。又史記告以此爲泚王事。

惟通鑑綱目據孟子斯以爲宣王今從之。

戊申六十歲。按乙巳魯平公始立。是時孟子居

去齊歸魯之初。以藏舍諸語徵之尤信。

已酉六十一歲。按陳臻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則適宋薛俱當在去齊後。

庚戌六十二歲。張儀說六國事秦。通鑑載景春

辛亥六十三歲。

壬子六十四歲。按滕亡在赧王二十九年。去此向

子明言然友之鄒。則其不在齊魏可見。

○滕文公立問爲國諸事。應在此時。

癸丑六十五歲。

甲寅六十六歲。

乙卯六十七歲。按鄒穆公事史無其傳。考之古書

於鄒。當是時。鄒君死。將王欲入。夷維子謂鄒

之孤曰。天子南面稱孤。必將倍瑣。設北面於南

將伏劍而死。不敢入於鄒。又賈大傳及劉中壘

甲辰五十六歲。母仇氏卒於齊。扶其喪歸葬魯。

乙巳五十七歲。在鄒居喪。魯平公即位。

癸卯五十五歲。在齊迎母仇氏就養。魏襄王即位。

從編錄云。

孟子先齊後梁。趙岐應劭皆因之。亦臆度耳。據

通鑑孟子見惠王後。齊宣王始立。烏得而先見

之。且如史記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七年。在

位十九年而卒。則與本省伐燕時外異之甚。故

不從史記而

百里始稱王。疑答萬章米小國章在是時。

周慎觀王元年。宋伐楚。取地三

魏君瑩卒。去魏適齊。綱目失

按史記



書載穆公與不衣皮帛馬不入不殺無傷之  
 民親賢以定國視民如子鄰國之治路不拾遺  
 楚王欲淫之故以鄰國之細魯衛不救輕齊楚不  
 死事之孤故以鄰國之細魯衛不救輕齊楚不  
 能事之孤故以鄰國之細魯衛不救輕齊楚不  
 民無不憂元儒金仁山氏以爲能感於孟子  
 之言而自反者台二書考之孟子歸鄉之年  
 王始立驕侈未甚無自謂天子之理至孟子  
 既沒則驕侈未甚無自謂天子之理至孟子  
 當此之時必不取抗違如斯也且仁政非一日  
 之積穆公與魯問之紀年以孟子之言度之決非  
 新立改而行之仁非一紀年之久其使民之澤  
 此乎且以區區小國之臣而能使之未替耳  
 守義之篤亦其國勢之尚強主德之未替耳  
 穆公之卒於孟子前明矣然而終不能委孟子  
 以政其存孟子之見而僅欲安於小成耶惜乎不  
 子知其勢之難王而僅以言佐鄉耶惜乎不可  
 考矣自此諸國不能序  
 詩書作孟子當在此後

丙辰六十八歲  
 丁巳六十九歲  
 戊午七十歲  
 己未七十一歲  
 庚申七十二歲  
 辛酉七十三歲  
 壬戌七十四歲  
 癸亥七十五歲  
 甲子七十六歲 魯平公薨  
 乙丑七十七歲 魏襄王薨

丙寅七十八歲  
 丁卯七十九歲  
 戊辰八十歲  
 己巳八十一歲  
 庚午八十二歲  
 辛未八十三歲  
 諸君皆稱論不應盡先孟子卒特未深考耳故  
 今訂列諸王侯卒歲於前而所以爲自著云  
 又劉歆趙岐應劭皆云孟子中外共  
 十一篇今所有者中篇耳四篇亡  
 壬申八十四歲 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孟子卒古碑云孟子卒於冬至之日鄉人因哭  
 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

三遷志卷四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闕

喬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編次 興錚 補輯

衍嶧 尚崑泰考

佚文

仁義既陳、王風斯扇。燁燁七篇、日星同燦。亦有佚文、散於諸卷。載搜載羅、以廣聞見。述佚文第七。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曰：何爲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漢劉向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之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漢楊雄法言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漢桓寬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漢書伍被傳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漢應劭風俗通又顏之推家訓亦引圖景失形語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綽拾遺記錄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史記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唐虞世南北堂書鈔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章懷太子後漢書註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同上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

師也。上同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上同

右皆孟子所不載而他書載之者。蓋外篇之文或逸書也。第辭鮮全述，義多斷章，雖云可幸，亦足惜矣。然又有文句錯出，姓名絕異者，別為考異如左。惟竄改無意義者，則不載云。如馬總意林、伊尹不

一介於人。後漢書有伊尹之心，則可。李善注：不

遠行者必以隱。白帖有惻隱之心，仁也之類。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待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

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

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

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

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

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

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

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

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

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

汙世。夫葉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韓詩外傳

惠王三十五年，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

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

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無以修先君

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

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言利。若君欲

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欲利，

則國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史記魏世家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史記

說苑載好色好勇諸對，文與孟子大同，而皆以為

梁惠王。

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漢書食貨志贊

孟子絕糧于鄒、薛，困殆甚。應劭風俗通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宋裴松之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上同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

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成梁對後世說新

載此章有夷齊下惠孔子而無伊尹其

曰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與今本亦異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

云云，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上同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注曰致至也。

李善文

遜注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

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唐白居易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白孔六帖作公孫丑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

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

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廣文選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韓詩外傳作孔子語

其進銳者其退速。後漢書作老子語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子牛

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

山之尾樂水嚙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

羣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而葬今先王欲小留

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

也。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以此為孟子語而戰國策別載之未知孰是。

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

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

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

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此見前論

隨地篇蓋必戰國之士因止攻趙及告滕文語而附會之者。

讀註

邪說惑人、知德者鮮。賴有諸儒、是訓是纂。聖教既明、聖作斯顯。由此夫子、列之墳典。述讀註第八。

史記列傳曰、孟軻、鄒人也、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虞世南北堂書鈔曰、孟軻傳云、軻字子輿、鄒人、勸學不怠、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史記無此文、不知何據、姑附于此。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又曰、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

漢楊子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靡如也。

或問異、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庶乎。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尤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苟卿非數家之書、悅也。至于子思、孟軻、說哉。曰、吾於苟卿、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爲不異。以上並楊子

班固古今人表列孟子於上中、爲仁人。列孟子弟子公孫丑於上下、爲智人。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俱列於中上、餘不錄。

班固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況、即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趙岐孟子題辭序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





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邾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葬于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廢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憫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途雍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華姐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取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詔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門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一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

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偏，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喁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錦繡，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像之。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旨。後世依故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迷細，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滅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



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據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以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不祥，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遭屯離蹇，流姓過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察，何勤如焉。管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曉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者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以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龜與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于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于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倘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徐幹中論曰：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于權智之實者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孟軻膺儒以整折。又曰：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

劉子新論曰：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藝，留情于五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

隋經籍志曰：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旨。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

唐藝文志曰：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紬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歿、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宋孫奭孟子正義序曰、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于孟子。自昔仲尼既歿、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起、僞衍肆其說、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于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于下。猶泮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闡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曉、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于千古、使非聖賢之倫、安能至于此乎。

歐陽文忠公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忠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至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

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達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矣。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于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于戰國之際、所以潛見之不同。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簡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

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東坡孟軻論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長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惟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之此而已矣。

蘇頌演古史論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強暴，日說諸侯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其鄙詐，莫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由。

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楊龜山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才，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道不行於身。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爲久安之勢，此而已矣。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能行也。故轍環於齊、魯、宋之郊，而道終不行耳。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淺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茲言誠行，不得逞其志，無父無君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胡五峯曰：孔子學不厭誨，不倦。顏子希夫子，欲罷

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久于仁矣。劉屏山孟子論曰：學者必有用心，誠爲入門、爲滋情、真滋性也。虛爲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爲入門、心勵心也。致知爲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爲入門、求同于人也。靜爲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爲入門、內外肅也。慎爲入門、戒未刑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乃斷然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者，得之于心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覩焉，庶乎其可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也，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于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思學廢于箋解，省學廢于譏議，悟學廢于揣度，通學廢于偏黨，默學廢于領畧，敏學廢于疑二。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藥唐大，礦金鎔，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鏃張所能習，必自得于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黜黷脂指所能造，必自得于筆墨之外焉。

孟學孔子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于語言畦徑之末，真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蘊籍和粹，若遜于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如舍是之言，非誇大也，亦習中自負不碌碌耳。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又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共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於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

歷代諸儒註解

西漢之世不聞注孟子者。東京初海西令南昌程魯字秀升始作孟子章句而書佚不傳。今之言注孟子者皆首趙岐云具列其目。

趙邠卿章句十四卷漢太常長陵趙岐著萬曆間北京國子監奉敕校刊

鄭元注七卷隋志元注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曆而不注孟子

蓋元字誤為玄也。今依註疏正之。

劉熙注七卷後漢安南太守李善文選註中時引用之

蔡母遂注九卷志不知何所人蕭梁尚有之隋經籍志又載遂嘗注左思三都賦必晉以後人也

陸澄經注七卷唐開元中直學士也。以孟子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註之無異者復為七篇云

張李權音義三卷唐中書侍郎

丁平子手音一卷唐太常卿吳人丁公著撰

孫宗古正義十四卷音義二卷宋禮部尚書博平孫宜公撰著萬曆中北監

蔣穎叔解六卷宋觀文殿學士

蘇明允批點孟子相傳老泉先生蘇洵所為今坊間多刻之

程正叔解四卷伊川先生程頤撰朱史注曰其門人所記也

張子厚解十四卷橫渠先生張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後

呂與叔講義十四卷程子門人

趙子由解一卷宋學士眉山趙鼎撰

尹彥明解十四卷宋程子門人

龔深之解十卷宋待制遂昌龔原

陳晉之解義十四卷宋禮部侍郎

游定夫解義十四卷程子門人建陽游酢撰宋藝文志作孟雅解各一卷游楊為同友最厚善當以墓志為是

陳秀實傳宋右正言鄧人陳文介公禾撰藝文志作十四卷宋宰相臨川王文成公安石撰

王介甫解十四卷宋宰相臨川王文成公安石撰

許允成新義十四卷安石門人

王元澤注十四卷安石子

張子韶解十四卷拾遺一卷宋刑部侍郎錢塘張文忠公九成撰

鄒志完解十四卷宋文忠公治撰

羅仲素解宋陳章先生羅文質公從彥撰見陳章集附錄

錢文子傳贊十四卷宋藝文志

林少穎講義南宋侯官林之奇撰

王達原解五卷宋王令撰今嘉祐間人與王介甫

王汝猷辨疑十四卷宋藝文志

陳耆卿紀蒙十四卷宋國子司業

張敬夫詳說十七卷又解七卷宋修撰南軒先生廣漢張宣公栻撰





劉必明解宋陳靖先生安鄉令龍游劉愚撰

朱子集註七卷或問七卷宋朱文公熹撰先為解義後乃定為集註今士

所習者是也然或問不復行宋大全時載之

馮儀之注宋都昌縣人

張氏孟子傳三十六卷宋文志

四注孟子十四卷宋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

侯註

百家解十二卷宋至強至賈同百餘家

五臣解十二卷宋希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

石經孟子十四卷宋刊於成都學宮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宋戴溪撰漢石鼓書院山

近道

林慎思續孟子三卷唐咸通中人演孟

翼孟唐彭城縣人遂長髮以文名一時因著此書白樂天記其

事以傳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宋周文忠公必太為之序

教性七篇朱光祿寺丞補城章字之撰

此書

尊孟辭七卷宋建炎余允文隱之以司馬溫公有

折衷皆非孟之言故辯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

焉宋文公讀而勝之今見大全集中

按孟子書自班固漢書藝文志列于儒家五十三家內自昔諸史皆然鄭漁仲通志亦因不改惟直齋陳氏皆錄解題始以孟子入經類晁氏馬氏從之於是孟子始與論語併稱經脫諸子異矣抑嘗論之孟子之書至宋始大行孟子之解至朱子而大備嗣此以來雖不乏讀註然道統既明推尊為贊精義已悉箋釋徒張謹思力行足矣故凡後於是者槩不錄焉



崇習

墳典既列、學科斯立。帝王朝講、臣庶塾習。以檢賢才、賢才輩出。於昭宋規、漢唐靡及。述崇習第九。

漢文帝置孟子博士、已而罷之。

唐造士之制、以禮記、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羊、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小經各一。若中經一通三經者、大中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皆兼孝經、論語。開元七年、御注老子成、咸貢舉人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二十九年、始道崇玄學、習老、莊、文子、列子、亦曰道舉。是時知洋州趙贊著議、欲令選人通書、禮、孝經、論語之外、更通孟、荀諸子者、謂之茂才舉。議不果行。至寶應元年、楊綰爲禮部侍郎、乃疏請罷明經、進士及道舉而復孝廉、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令士習之。下有司議、如綰言、而翰林以爲進士不可廢、遂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孟子終不立學宮。

唐末時、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上書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

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學、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啻昌歟。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熱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收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書上、不果行。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罷詩賦、始以孟子取士。今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



每試四場。初大經。易、書、禮記、論語、孟子。次兼經。五經也。以上俱十道。後改語孟義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一道。

宋哲宗元祐二年。始詔試官毋得於老莊列子命題。四年。立詩賦經義兩科。詩賦進士初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道。次論一道。末試策一道。專經進士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自是後。詩賦科或間議罷復。而孟子試義不改。是時司馬溫公新執政。欲盡變舊法。溫公曰。孟子不可輕廢。不六經之春秋矣。

溫公乃止。又宋律學初場以尚書語孟題各一篇。試通刑法者。書學亦令兼通論語孟子義。

宋舊有童子科。孝宗淳熙八年。始分三等。能全誦諸經孟子及能文者爲上。誦書外能通一經爲中。止能誦六經語孟者爲下。

宋元祐中。司馬康邇英閣進講。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爲孟子節解以進。

宋欽宗靖康元年夏四月。立太子。御史績溪胡舜陽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論語。間日讀

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會輟。不果行。

宋高宗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言列之屏障。

宋孝宗乾道元年。立太子。以鄞人汪大猷爲論兩日一講孟子。

金太宗天會間。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諸經。孟子。太宗命教養之。後遂立爲經童科。以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諸經論孟者爲中選。

金世宗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後漸立府州學。以孟子與易書等並爲經。用趙岐注。孫奭疏。命國子監印板頒諸學較習之。又設女直學。令譯經所以女直字譯諸經及孟子書。俾女直子弟習之。其得選者曰女直進士。大定二十三年。譯書成。世宗謂宰相曰。朕所以令譯經者。正欲女直人知道德仁義所在耳。命頒行之。

又本年定收補內侍格。能誦一大經及論語孟子。內能誦一書者。始月給俸八貫石。按世宗寬仁。不免。故備載其事。覽者勿以夷而忽之。

金章宗時。有司奏。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

之原。必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其氣度。過府會試，委經義試官於二書內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留從之。

元世祖至元五年十月，敕從臣禿忽思等錄毛詩、孟子、論語。十九年，令各路司吏有闕，委本路長官參佐同儒教授考試，習行移書算及詩、書、語、孟，內通一經者補充。

至元二十四年，始定國子學制，設博士、助教等官。凡生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然後及諸經焉。

元仁宗皇慶二年，始定貢舉之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場策一道。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後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

明洪武元年夏四月，太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

一乎。

洪武三年，初設科取士。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四書義一道。後四書義增三道，俱以朱子章句集註為主，仍頒諸學宮焉。

國朝順治二年定制，初場四書義三道、本經義各四道。二場論表各一道、判五道、詔誥各一道。三場策五道。

校記

①「男子」句上脫「子者」二字，見十三經註疏本《孟子註疏》。

②「稱」上脫「孔子」二字，見十三經註疏本《孟子註疏》。

③「以」上當有「思」字，見《龜山集》卷二五。

④「此」上當有「在」字，見右引書。

⑤此字缺筆，又下缺一字，當作「凡二」，見明刻本《三遷志》卷二中。

⑥晁氏：疑誤。按宋有晁公武爲目錄學名家，然其生在直齋（陳振孫）數十年前，且未將《孟子》列入經部。直齋稍後有王應麟著《玉海》、馬端臨著《文獻通考》，皆列《孟子》於經部。故「晁氏馬氏」或當爲「王氏馬氏」。

⑦「論」下脫「德」字，見《宋史》卷四〇〇《汪大猷傳》。

三遷志卷五

古滕王特選增集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下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典鏡

衍岳 編次 典鐸 補輯

衍嶧 尚疑參考

爵享

仁義不用困于齊梁歷千餘載道乃彌光登之  
俎豆配乎素王卑哉管晏誰數蘓張愚詩享第  
十。

唐憲宗朝處州刺史鄴侯李繁作孔子廟圖孟軻  
同公羊丘明等於壁祀之韓愈爲之記。

宋仁宗朝孔道輔知兗州時以孟子併楊荀王韓  
設像祀於孔廟西偏仍爲之記。

宋神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孟子爲鄒國公先  
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於廟庭仍賜  
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爲  
不可而止至北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曾孝寬上  
疏言臣昨使京東西路鄒魯實在封部伏見孟軻

有廟在鄒屬兗州未有封爵載於祀典况先儒皆  
有封爵孟軻氏自古嘗以其書置博士朝廷亦以  
其書勸學取士宜有襲封載於祀典伏望聖慈付  
有司議定施行章下禮官禮官言檢會近條節文  
今後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  
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  
號孟子傳聖人之道有功於天下後世非諸神祠  
一時感應之比今若止加廟額侯爵恐未盡褒崇  
之意檢會顏子封兗國公十哲益封郡公欲乞自  
朝省詳酌特封公爵以示褒顯天子從之遂下詔  
曰自孔子歿先王之道不明朕揮微言以紹三聖  
功歸孟氏萬世所宗朕惟舊邦實有祠宇追加爵  
號以示褒崇可封鄒國公孝寬先爲京東西路安撫使後入爲吏部乃有  
此疏書本皆以孝寬知鄒州  
時上今據宋時刻石正之  
元豐七年五月壬戌始以孟子配享孔子晉州教  
授陸長僉奏乞春秋釋奠並以兗鄒二公配享太  
常寺言至聖文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及以次從  
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尊祀然於孔子  
異代而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不可禮官議以爲  
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



者不必皆同時也。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卽以后稷。勾芒爲少昊氏之子，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羲，祝融大庭迎氣之日，又爲從祀，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生與高唐生、杜預、范甯之徒與顏子俱配孔堂，至今猶爲從祀。以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久未配享，誠爲缺典。請如長愈議，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以稱聖廟褒崇儒賢，備條祀典之意。制曰可。

宋徽宗崇寧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南，若兩位亦爲一例，以北爲上。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配享之位，卽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止。請改正顏子從配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遷鄒國公塑像於宣聖之右。按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

向，先師南向。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面。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于聖像之東。後升曾子、子思亦然，未有東向者。金在北方，始以顏、孟居宣聖之左右，然皆南面以享，則舛謬甚矣。今則配享皆左右列，意者元既平宋，參宋金之制而定之與，惜史無傳矣。

宋度宗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子並配孔子，位在孟子上。初，高孝問洪邁嘗謂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至是始以四子並配云。

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孟子爲鄒國亞聖公。制曰：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崇王道，距諛行而放淫詞，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祇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

元鑑系此於元年。  
秋七月，與此不同。  
明洪武二年，一作罷孟子配享，旋復之。一作廢。



太祖覽孟子土芥寇讐謂非人臣所宜言詔去其

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錢唐抗疏

入諫與觀自隨袒胷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

有餘榮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動遂復孟子祭

仍命太醫院療唐箭瘡焉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現魁梧善飲居常以

一草稱旨拜刑部尚書

按語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蓋各欲自盡也

孟子寇讐之言誠足以深傲後之爲君者而詞過

迫峻太祖謂非人臣所宜言則又凜凜乎杜萬世

亂逆之萌矣至於錢唐箭孟子而集矢於胷太祖

聞唐言而從若圓轉主聖臣直嗚呼休哉

洪武三年六月正嶽鎮海濱城隍及歷代忠臣烈

士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

封爵如故

世宗嘉靖九年冬十月奉孟子爲亞聖孟子罷公

爵從大學士張璁議也

### 孟父母封祀

唐玄宗天寶七年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

籍所載德行彌高者並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

爲祠宇歲時致祭孝婦七人鄒孟軻母居其五

元仁宗延祐三年六月乙亥追封亞聖鄒國公父

爲鄒國公母爲鄒國宣獻夫人制曰朕惟由孔子

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

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

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

諸往代實缺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

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責神休

張士觀之詞也

明嘉靖九年冬十月以孟子祖孟孫氏配享啓聖

公叔梁紇主稱先賢自唐以來皆以顏淵至于夏

爲十哲坐祀于廟堂其後升顏子配享始進曾子

以補其闕然顏子父路曾子父皙乃在廡下自宋

洪邁姚燧皆著論以爲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崇子

抑父非所以明人倫也至熊禾始議別設一室以

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

配享東西向春秋三祀有明弘治中學士程敏政侍



郎謝鐸皆申此議。禮官不可而止。至是世宗從輔臣張璪議。始定今制云。

按孟子之父世譜以爲名激字公宜。而今之祀典皆曰孟孫氏。魯之以孟孫稱者多矣。不近汎與。改而正之。竊有望于秉禮者。

弟子從祀先儒附

楊墨亂真。孰知臧否。能自得師。卓矣。諸子。克既侑堂。餘亦秩祀。胡璽附驥。惟功之以。述弟子第十一。

宋徽宗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宋封弟子。敕金大石。作宣和三年。及考宋史。及宋宣和碑。元元貞碑。皆以爲政和三年。及考宋史。及宋宣和碑。元元貞碑。于兵金宋之交。文獻不全。故今不從石刻。而從宋史云。

封樂正子克爲利國侯。配享孟子。敕曰。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近也。與聖人之道。若此其難也。孟子旣歿。配享孔子之廟。血食于天下。亦可謂至矣。今于鄒獨推尊孟子。求其門人高弟。使得從祀配享。南面而處。如孔子之尊焉。克也。學古之道。好善優于天下。追以侯爵。其配食焉。斯文之光。萬古不泯。可特封利國侯。

封公孫丑等爲伯。從祀孟子。敕曰。孟子旣歿。孔道益尊。今孔子廟食于天下。配享從祀。後世無並焉。肆朕命鄒國公鄒崇廟貌。使世世得祀。雖不及于天下。至于門人高弟。配享從祀。自孔子以來。未有如孟子者也。爾等志不行于當時。而見錄于後世。列爵疏封。亦可爲榮矣。可依前件敕。封鄒國公孟

桃應膠水伯今平度州。

應季孫

陪祀先儒二人

東廡

昌黎伯韓愈。宋宣和四年，邑令朱奎修孟廟，以楊西元貞初，邑令司居敬始附二子于東西廡，而韓之罷祀，則無可考。按洪武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韓從祀孔廟，意此後因而並罷孟廟祀也。蓋事莽之愆，人所共惡耳。韓祀至今猶存。

西廡

朱司空孔道輔。考孟廟金元碑，並不詳從祀所始。三年，鄭令朱珪始修復之，意此時罷楊成都，以孔公有功孟氏，因附之以補十九人之舊耳。文獻無徵，惜夫。○以上二子乃郡邑私祀，非王命也，故附于末。

按自古弟子之盛，孔子之外，無踰孟氏。歷代之崇報及于弟子者，亦惟二氏，而諸賢無聞焉。議孔廟之祀者，不下數十家，而孟祀寥寥，請因而備論之。一曰訂稱號之失。自明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並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國學郡邑皆然，而孟子諸弟子尚仍舊封。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徒乃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安神靈、一王制也。宜以孔廟近例改之為當。

二曰正胥祀之謬。考季孫子叔之所以祀，本趙注以二人皆孟子門人，聞孟子不受萬鍾之言，而季孫曰異哉，子叔亦疑其說而以為可受也。

是時紫陽之解未出，禮官仍之而加封爵耳。今既遵朱子之解，以為孟子引言，則二子非弟子矣。祀之何為哉？難者曰：古事不可知矣。子之言，毋乃重于信朱而輕于變古與？請以左氏折之。蓋季友之後，惟宗子之為世卿，而主祀事者乃稱季孫，其支子則稱季以別之。宗子可概而稱季，支子不得偕而稱季孫也。故言季孫，則不必斥其名，而皆知其為執政者矣。自支子行父以降，無代不稱季孫，吾烏知此季孫之為誰也而祀之也？且使此季孫果與孟子同時，列在門牆，亦安得棄其國事越境而從其師者？而況其絕無問難之言乎哉？子叔之先出自魯文公，子曰叔肸，叔肸之子曰子叔嬰齊，自後遂以為氏，則子叔乃氏耳，非人姓名也。七篇之中，如屋廬、東郭之類，皆稱子稱氏，無專以複姓稱者，何獨于此有異哉？且孟子之文大都疏暢而無艱深之病，今如古注以子叔疑三字為句，下乃為孟子所答，於上下文勢順乎否耶？故此二子者，律以孔廟公伯寮、秦冉之例，不可一日而食于孟氏之廡者也。



三曰進當祀之賢。昔秦漢之時、孟子卑卑諸子間耳。自漢趙太常岐出、而始擬其人于宣尼、齊其書于論語、尊以亞聖、創爲傳注。五季之亂、儒學掃地、昌黎之文未行、濂洛之道未開、宋孫宜公、獨爲信好、參考羣說、彙成正義。雖外誤不無一二、實與他注之漫無發明、及隨聲附和者、萬不侔矣。至其生平制行、趙則孝能錫類、忠足衛君、陷夷不辱、履危弗貳、剛直義烈、方之巖巖氣象、誠無愧焉。孫則方重自持、質直事上、明于禮制、嫻于經術。若夫諫天書、止西祀、侍講仁宗、反覆規諷、真所謂非堯舜不陳者。較之推尊孟氏而諛言以佞新、斥賢以禍宋者、人品縣絕。以至有明錢唐不難捐軀、以諫罷祀。此其爲志、又豈禍福死生所能亂哉。崇而祀之、以報其功、不亦合于公論而有光于孟氏與。

四曰增配食之位。夫孟子之世後于閔冉而位上于閔冉者、功大故也。程朱表章孟氏之功、偉于趙孫而不敢議祀于孟廟者、德盛故也。韓退之之功之德、使在孟門、當爲具體章丑、所不敢望也。且又與孟子同祀孔廟矣、而復列于廡下、

屈在益成之後、孟子之靈弗安也。今既已祀之、理不忍廢。苟援孟子配食尼父之禮、升之堂上、東向以處、與樂正配、庶幽明兩樣而無少憾乎。然祀典之行久矣、聊詳著之、俟議禮者採焉。

禮儀

易以章德、冕服有制。易以達誠、是享是祭。穆穆  
皇皇、翼翼濟濟。於萬斯年、引之勿替。述禮儀第  
十二。

章服

宋哲宗元祐元年、朝奉郎李樾奏請禮部檢定、孟  
子鄒國公台服九旒冕、衣九章、用山龍、華蟲、藻  
火、宗彝、粉米、黼黻、從之。

徽宗崇寧四年、國子司業蔣靖題請、詔太常寺看  
詳、亞聖鄒國公章服仍舊、從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啓請、孔子大成殿聖  
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竟國公、鄒國公像九旒  
九章。

明洪武初、塑像章服俱仍前代之舊。

嘉靖九年、詔天下文廟去塑像、易以木主。從輔臣  
張璁請。

樂章

宋哲宗釋奠鄒國公樂章 奏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於皇先聖。

惟公之生、人知趨正。

與享在堂、情文寔稱。

萬年承休、遐哉天命。

金熙宗釋奠鄒國公樂章 奏太宰之曲

有周之衰、王綱既墜。

是生真儒、宏才命世。

言而爲經、純乎仁義。

力扶聖功、同垂萬祀。

元仁宗延祐三年、詔春秋釋奠於先師、以顏、曾、思、

孟四子配。其鄒國公位酌獻 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

力距楊墨、以承三聖。

遭時之季、孰識其正。

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明洪武中、釐正祀典、兗州孟子廟命所司歲時二

祭。

禮器說

簠 盛黍稷稻粱。簠方簠圓兩旁有紐上覆以

雲雷尊 獻金爲之。腹滿雲雷同旋之狀用貯初

象尊 取形于象以明乎夏德而已。夏者候也萬

犧尊 犧牛形取其犧性享食之意範金爲之。穴

大尊 大從奉有虞氏之所製義尚質。

壺尊 作壺形腹者風雲不獨示有節止而又明

山尊 夏后氏之尊也。刻畫爲山雲狀。郭璞云形

著尊 商尊曰著者地而無足也。

盥洗 盥洗尊者也。洗所以盥也。臨事而盥盥致

爵 按禮書爵小者名爵其義取小者爲貴。

站 盥爵以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站是已。

勺 刻首爲龍夏制也。古以龍後世範金爲之。

筮豆 筮豆古今皆竹製惟豆製不同。夏制豆股玉

鼎 筮也。用以焚香。

登 用薦太羹。

銅 用薦和羹。

組 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足下枘也。

簠 簠爲之。古用不一以奠尊以承食以承帛今

廟祭期

仲春上丁日 仲秋上丁日

凡祭博士主之而縣尹別具祭物亦於是日致

祭名而布之。先命禮曹據吏序諸與祭者之執事

姓及兩廡縣尹祀于正殿及祭文廟畢縣尹率博士

人及兩廡縣尹祀于正殿及祭文廟畢縣尹率博士

祀孔子之廟。其陳設贊相皆以邑諸生充之。禮如

于正殿餘縣尹祭家長事及孟族諸生之長者分

族人之禮如縣尹祭家長事及孟族諸生之長者分

縣尹承尉同博士拜于廟庭。

斷機堂祭期

仲春中丁日 仲秋中丁日

四基山墓祭期

清明 端午 重陽

中元 十月朔 臘日

馬鞍山墓祭期

清明 十月朔

孟父母祠祭期

正月朔 誕辰 四月初二日

冬至 臘日



祭品

香燭酒

羊

豕

鹿

兔

正股用後餘用絹絲白色長一丈八尺。

太羹

實于登

和羹

實于鉶

黍

稷

以上實稻

栗

以上實于簠

形鹽

菜魚

棗

栗

榛

菱

芡

鹿脯

黑餅

白餅

以上實于簠

韭菹

菁菹

芹菹

笋菹

醢醢

鹿醢

兔醢

魚醢

以上實于豆

祭品製法

太羹

用淡牛肉汁。如無以羊肉汁代之。

和羹

用猪脊骨肉切薄片。滾湯焯過。濾起。然後用鹽醬醋拌勻。按子切。荔枝形。蓋面。臨發。用淡牛肉熱汁澆上。

黍稷

用米揀過完潔。滾湯撈起。只如撈飯法製。

稻粱

用白粳米。果用粟米揀過完潔。滾湯撈起。亦如常飯法。

形鹽

用篩過潔淨白鹽。

菜魚

用白魚一尾。大者約一斤。小者十二兩。以白鹽少許醃過。晒乾。臨用時溫水洗淨。酒浸片時。

棗栗

用膠棗或紅鮮棗皆可。須揀潔淨者。栗用揀過大者。如無以核桃龍眼荔枝代之。

榛

榛用潔淨者。如無亦以上數果代之。

菱芡

菱用菱米或鮮菱。須潔淨為主。芡是雞頭米。須潔淨為主。

鹿脯

活鹿一隻。取肉一塊。如細鹿律代之。

黑餅

用蕎麥麵造。白用小米麵造。內用砂糖為餡。印作圓餅子。

醢醢

用猪脊肉細切。小方塊。用鹽酒葱花椒。用麴香拌勻作醢。

鹿醢

用鹿肉切作小方塊。用酒鹽葱花椒。用麴香拌勻作醢。

兔醢

用兔肉。照鹿醢製法。

魚醢

用魚。照鹿醢製法。

韭菹

韭切去本末。取中三寸。芹切作長段。須潔淨。用。如無時。用其根亦可。

菁菹

菁菜畧經沸湯。笋如乾者。過以水洗淨。俱切作長片。淡用。



禮生

欽設禮生六十四人。掌春秋歲時祭祀陳設贊相之儀。以人之端潔禮儀嫻熟者充之。冠服與儒生同。蠲其雜役。由亞聖府遴選給劄。

恩貢

報功無從。胤錫之祚。爵之使貴。田之使富。代歷幾更。苗裔斯聚。豈曰憐才。祖德之故。述恩貢第十三。

宋仁宗景祐四年。授四十五代孫孟寧鄒縣主簿。奉祀事。孟氏奉祀自此始。初。龍圖閣直學士孔道輔守兗州。訪得孟子墓。建祠墓上。又訪其後得寧及四十六代孫孟存等十數家。優復之。令守護。洒掃。仍薦于朝。因授寧官。

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後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謂之曰孔庭族長。顏孟二氏亦如之。每族長缺。選族中之最長者充之。

明宣德元年春正月。命給孔顏孟三氏子孫道里費。先是三氏子孫十人來朝。至是辭歸。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三氏後皆聖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厚有學行者。

按學舊稱廟學。在孔子廟側。魏晉迄唐止。訓孔氏子孫。元世祖中統間。始益以顏孟二氏設教。授明田之。然諸生亦止在內習禮。未有生員之



名或以儒士由府學應試或應試京闈不一。正統九年衍聖公孔彥緒始題准應試山東。成化元年衍聖公孔弘緒又題給三氏學印始開歲貢。嘉靖十年兩院又題給廩膳。萬曆十五年又題准益以曾氏爲四氏學云。

天順元年顏希惠孟希文同入朝。靖上御文華殿有旨詔入殿內親承顧問誰是顏子後。希惠對曰臣是。誰是孟子後。希文對曰臣是。上又問恁幾時來。希惠對曰臣從家裏來。希文對曰臣但遇萬壽聖節便來。上指希惠曰這到也老寔。又指希文曰你是孟子後還有英氣在。命賜宴畢復賜綵段二疋花銀一錠。

景泰二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顏子孟子遣官欽取孔顏孟三氏子孫觀禮陪祀。時孟氏以五十六代孟希文等二人赴京陪祀畢各賜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自後每遇幸學卽賜觀禮賜宴賜衣永爲定例。

按幸學惟登極之初一次。惟嘉靖間除登極幸學外至十二年詔去孔子王爵釋先師只木主。復幸學一次取三氏子孫陪祀賜宴賜衣俱如。

本年詔以孟希文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孟氏世職始此。五月十三日傳奉聖旨禮部行文書去顏子孟子二氏子孫內從公推舉嫡長各一人有司應付脚力送赴京來。事下府縣於是閩族公舉希文係嫡長子孫起送到京。本年七月十三日吏部奉旨顏子孟子有功世道嫡長子孫都着做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自後遵時朝覲欽賜馳驛定爲常例。本年於族長外又設舉事一員以德行者充之使之督理林廟繩愆子孫。

景泰六年九月三十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胡濙題本年二月朔日該太監舒良傳奉聖旨顏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禮部行文有司與他整理祠堂有的修理無的蓋造務要時常修理不許損壞。春秋猶羊祭祀欽此。傳奉到部除欽遵外遂行翰林院撰祭文每設禮生依時陳設掌禮門子四戶常行看守通行欽遵未敢擅便。今將祭祀品物開列上請奉聖旨是欽此。該禮部行文有司每遇春秋上丁日先期備辦送主祭官差令用執事人等於神厨內成造不許怠慢廢弛衰瀆。成化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

張謹行取五十六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成化十六年兵部奏准顏孟二氏五經博士每年赴京朝賀往回俱支廩給家人廟丁支口糧。

弘治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李雲行取五十六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正德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張潛行取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嘉靖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大理寺評事呂祥行取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嘉靖十二年三月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行人司陳塏行取五十八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公榮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

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隆慶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劉繼文行取五十九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彥璞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青織金雲鷲胸背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萬曆四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張程行取五十九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彥璞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青織金雲鷲胸背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天啓三年因博士家罹蓮妖之變特旨優恤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贈太僕寺少卿母孔氏贈貞淑恭人于應襲弘畧贈太常寺寺丞遣大常寺少卿魏應嘉諭祭孟子孟承光弘畧又應承光一子世襲錦衣衛千戶敕建旌忠坊以表其閭。

天啓五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中書舍人楊中樞行取六十一代孫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弘譽并族人二名孟聞時孟聞鑑赴京陪祀上御文華殿賜冠帶胸背雲鷲六雲緞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崇禎二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中書舍人



梁招孟行取六十一代孫、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弘譽并族人二名孟聞熙、孟聞鉅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本年弘譽改授世襲錦衣衛千戶。

崇禎十四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行人司曾近選行取六十二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玉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冠帶、胸背雲鷲六雲緞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大清順治九年、

駕幸太學、釋奠先師、命官分獻孟子。先是、順治八年、命行人司王天眷欽取孟子六十三代孫、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孟貞仁及族人二名孟聞芳、孟聞真赴京陪祀。因

駕未幸學、命各回里。至九年、又遣行人司張九徵行取貞仁等至京陪祀。禮畢、賜貞仁六雲緞衣一襲、聞芳、聞真各緞衣一襲、又賜宴於禮部。

順治十七年、文廟告成、

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欽取孟子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并族人二名赴京

陪祀、仍賜宴於禮部。

康熙八年、

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行人司司正陳調元行取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及族人二名孟貞珣、孟衍蘭赴京陪祀。賜貞仁六雲緞衣一襲、貞珣、衍蘭各緞衣一襲、仍賜宴於禮部。

康熙二十三年、

駕幸闕里、釋奠先師、命官分獻孟子、欽取孟子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及族人二名孟聞和、孟貞儒赴魯陪祀。賜貞仁經書各一部、蟒袍一襲、蟒套一件。聞和、貞儒俱選入監肄業。觀禮族人候選者孟弘偉、孟貞珣俱准先用。

駕幸太學、捧奠先師、命官分獻孟子、遣行人司行人顧陳埈行取六十五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衍榮及族人二名孟衍岳、孟衍淑赴京陪祀。禮成、賜奉果。至次日于乾清宮召見、

諭曰、爾等聖賢之後、當效法祖先、不可以幾篇時文、便爲學問。必存至誠道理、方不愧聖賢後裔。

賜衍泰 御墨一函、緞衣一襲、貂皮二張、陪祀族人孟衍岳、孟衍淑各 賜緞衣一襲、貂皮一張、准作恩貢入監肄業。觀禮族人孟衍岱、孟尚幾、孟尚序、孟尚岱各 賜緞衣一襲、貂皮一張、准以應得之職先用。俱 賜御膳于宮中、仍同宴于禮部。

給賜

元泰定五年三月，司吏魏毅承爲撥賜孟廟祭田。

三十頃地等司近據大司農司經厯司呈奉本

職俾之  
三遷之  
卿之

存前代以來  
聖廟貌及我  
亞修廟貌及我

聖朝奉其公母於延祐三年七月遣使追封孟子

至矣。然而  
義  
後世  
切念  
孟子  
命世  
大才  
攘剔  
異

取給誠爲闕典。老蒙批付往年尚珍署係官地撥

付地土早松盛廟例  
曲阜松盛廟以耕  
地土早松盛廟以耕  
場地土早松盛廟以耕

呈部節次查明議將野店地撥三十頃其地東至

顏廟祭田各有峯堆爲界覆諸得旨

祭酒蔡文淵賞田碑記曰下戡于無父無君之教

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醒而覺。咸知

崇綱常宗孔氏去夷狄而之中國功施世教庸有

列爲通視見請王殺有元貞初燬于兵國朝至元

右廬大德中縣尹朱彰建神門延祐丙辰國宣文

夫人令監縣帖哥更修新祠像而事之焉呼褒崇

至矣廟制完矣  
廟成章許嗣構  
成章許嗣構胡  
章許嗣構胡鳳  
許嗣構胡鳳儀  
嗣構胡鳳儀李  
構胡鳳儀李元  
胡鳳儀李元花  
鳳儀李元花協  
儀李元花協議  
李元花協議諸  
元花協議諸割  
花協議諸割子  
協議諸割子田  
議諸割子田里  
諸割子田里之  
割子田里之民  
子田里之民也  
田里之民也矣  
里之民也矣至  
之民也矣至矣  
民也矣至矣廟  
也矣至矣廟制  
矣至矣廟制完  
至矣廟制完矣

者院美錢萬五千貫月取贏利以絲牒煎可其議位  
費鑄封衍聖公孔思塋亦展爲言憲府可其議位

命者儒孟氏各一人司其出納先野大夫郭奉

地荒開日久請以畝計者三千撥隸孟廟庶永

不乏者秋之祀。從之。素定戊辰春正月。符下監縣。帖哥。至其列碑。陰孟氏族。惟良。與史。孫友。表。議。界。畔。四。所。從。徵。介。碑。陰。孟。氏。族。惟。良。與。史。孫。友。表。議。界。昧。無。本。所。從。徵。介。碑。陰。孟。氏。族。惟。良。與。史。孫。友。表。議。界。孔。思。本。所。從。徵。介。碑。陰。孟。氏。族。惟。良。與。史。孫。友。表。議。界。關。揚。聖。賢。之。道。以。廣。風。化。惟。我。皇。元。受。命。膺。神。嗣。位。龍。數。頻。著。既。獨。租。賦。以。恤。其。家。復。選。師。儒。訓。孟。三。氏。弟。成。才。而。官。之。仍。優。於。常。人。儀。有。司。體。承。盛。無。以。供。也。則。錫。之。楮。銀。之。仍。優。於。常。人。儀。有。司。體。承。盛。無。以。供。也。意。追。為。之。後。者。蓋。亦。振。厲。齊。深。思。報。本。之。義。不。敢。爾。牲。牛。肅。爾。豆。簋。儀。文。咸。備。誠。敬。交。宣。如。是。則。神。祭。其。祀。而。降。之。福。上。副。朝。廷。敘。奉。之。意。下。愜。鄉。人。無。節。雖。曰。祭。如。不。祭。吾。不。知。其。可。也。謹。記。享。

山東東西道王鵬南主標縣祭田。有記。

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以宗子孟思諒請給廟戶五。

明景泰二年。撥賜祭田六頃。又自置行糧祭田六頃。俱坐落滕縣。

景泰六年。復以前元賜田三十頃。賜孟氏又增給。

祭田二十頃。佃戶十戶。先是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徐有貞上疏曰。臣先因公幹至兗州府鄒縣。據孟。

說稱。顏孟二氏。俱各前元時。撥賜五經博士孟希文。

縣地名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三十頃。歲收。

種入。以供祭。盛。兼。得。贍。養。族。人。國。初。以。來。亦。無。改。

率。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營。種。致。彼。附。近。

民。人。侵。占。年。久。不。還。先。有。顏。氏。嫡。孫。顏。希。仁。赴。京。

告。理。已。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賄。賂。其。各。佃。種。人。戶。

李。尤。等。初。問。一。各。承。認。願。還。共。給。明。丈。奈。緣。此。時。

有。司。因。見。二。氏。無。人。情。求。請。不。行。追。理。致。使。其。時。

中。奸。頑。得。計。改。換。無。人。情。求。請。不。行。追。理。致。使。其。時。

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二。氏。子。孫。無。田。供。

祭。且。今。人。口。生。齒。既。衆。得。前。田。尚。不。敷。用。何。况。於。無。希。文。雖。蒙。上。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奈。舉。族。之。人。未。免。飢。寒。上。無。以。瞻。養。等。情。到。職。除。查。本。縣。垂。範。後。來。萬。世。切。念。顏。君。所。共。尊。理。故。雖。有。功。宗。傳。先。聖。知。崇。尚。而。撥。田。瞻。顧。所。乃。先。朝。特。不。供。于。孫。失。所。上。臣。又。伏。見。皇。上。親。行。幸。視。其。祭。田。不。供。于。孫。失。所。氏。子。孫。陪。從。見。皇。上。親。行。幸。視。其。祭。田。不。供。于。孫。失。所。平。氏。子。孫。陪。從。見。皇。上。親。行。幸。視。其。祭。田。不。供。于。孫。失。所。優。待。之。恩。有。隆。仍。授。顏。希。仁。幸。視。其。祭。田。不。供。于。孫。失。所。然。其。上。不。非。有。隆。仍。授。顏。希。仁。幸。視。其。祭。田。不。供。于。孫。失。所。德。意。豈。不。為。聖。有。負。聖。賢。之。苦。有。獻。前。代。之。君。而。過。之。不。司。委。自。堂。上。官。員。前。往。本。處。會。同。縣。人。之。皇。上。之。白。如。其。前。項。原。係。顏。孟。二。氏。本。處。會。同。縣。人。之。皇。上。之。便。如。其。前。項。原。係。顏。孟。二。氏。本。處。會。同。縣。人。之。皇。上。之。收。種。並。世。嗣。從。公。分。撥。與。乞。行。免。納。三。十。頃。未。納。糧。者。就。存。其。餘。周。給。各。族。之。人。以。後。再。不。許。他。人。占。爭。認。種。違。者。並。罪。有。司。此。外。猶。恐。前。項。原。田。供。贍。不。敷。二。氏。子。孫。乏。力。墾。種。如。蒙。乞。將。附。近。拋。荒。空。閒。田。地。量。加。頃。數。增。添。墾。種。仍。照。孔。廟。事。例。量。撥。佃。戶。助。種。以。供。之。尤。見。特。恩。如。此。庶。幾。上。有。以。明。皇。上。追。崇。先。賢。之。至。意。下。有。以。俾。賢。裔。切。荷。聖。朝。之。盛。恩。斯。文。幸。甚。奉。聖。旨。是。道。以。俾。賢。裔。切。荷。聖。朝。之。盛。司。並。巡。按。御。史。逐。一。清。理。出。來。均。撥。與。顏。孟。二。氏。子。孫。管。業。若。有。民。間。已。納。糧。草。的。即。與。開。豁。仍。舊。耕。種。各。十。戶。分。種。前。地。永。遠。為。業。不。許。諸。人。占。爭。違。治。罪。重。

徐有貞自撰碑記曰。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諸。百。頃。置。佃。戶。各。十。戶。以。復。顏。孟。二。氏。廟。祭。田。加。錫。至。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祭。盛。給。衣。食。焉。易。代。以。來。役。寺。殆。盡。雖。嘗。理。于。朝。而。輒。不。歸。初。有。貞。奉。聖。旨。治。水。之。祭。不。供。而。二。族。之。養。不。贍。初。有。貞。奉。聖。旨。治。水。于。山。東。濟。川。導。山。皆。住。來。于。山。阜。鄉。里。之。間。錫。先。





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審其所以然有貞于時修  
 然心替曰使有貞治水而有成其功也其必為吾  
 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其以隨且請蓋之  
 下戶十頃又得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  
 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行饒沃有加焉又擇分  
 仍命二氏之籍得戶二十分其後之主掌歲收其  
 以供奉昭廟之宗廟之有後者希其後而禁諸人  
 其祠如昭廟之宗廟之有後者希其後而禁諸人  
 之碑以恩閣下此義也乃請之有貞願記其事  
 天為先賢是有貞之先賢也為先賢也為先賢  
 為也為先賢也為先賢也為先賢也為先賢  
 而不敢不先賢也為先賢也為先賢也為先賢  
 行也其法之而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山而為  
 天下之師矣法之而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山而為  
 人必以禮輔宗子者必以禮輔宗子者必以禮  
 其出也惟豐用惟儉放惟均因是而廟益修其  
 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孝恭之行乎于家邦使  
 其也也國以之是聖賢之孝恭之行乎于家邦使  
 以則也也國以之是聖賢之孝恭之行乎于家邦使  
 願為也也國以之是聖賢之孝恭之行乎于家邦使  
 請教也也國以之是聖賢之孝恭之行乎于家邦使  
 德教也也國以之是聖賢之孝恭之行乎于家邦使  
 以通也也國以之是聖賢之孝恭之行乎于家邦使  
 如稷與是功也也國以之是聖賢之孝恭之行乎于家邦使  
 是德與是功也也國以之是聖賢之孝恭之行乎于家邦使  
 崇厥後者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  
 恭有貞作銘勒于廟庭  
 敢告賢胤勿替祖風  
 欲設禮生五十六名依時陳設掌禮門子四名常

行看守。

成化六年十一月撥佃戶七戶以備看守。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復賜二十五戶以充洒掃。

本朝順治四年禮生原額五十六名又恩設八

名贊相禮儀以光祀事。

康熙二十二年山東巡撫行文衍聖公查明廟戶

祀田坐落報部題奏載入

大清會典。

捐買

嘉靖四十一年邑令章時鸞捐買墓田五十畝。

八里

萬曆二十五年邑令王一楨捐買地二十畝設林

戶看守林墓。

萬曆三十五年縣令胡繼先捐買墓田二十五畝

又守林地六畝。

萬曆四十六年縣令李鳳翔捐買墓田三十畝。

八里溝

崇禎元年縣令貴陽龍里黃應祥捐買祭田一頃

一十五畝。

朱村。



優復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免聖賢子孫賦役。

玄宗開元十三年詔免孟氏子孫賦役。

金章宗明昌五年詔先師鄒國公後免賦役。

元太宗九年詔孟氏子孫奉上縣綿顏色稅石軍

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

世祖至元二年詔孟氏子孫並免賦役。

成宗元貞元年詔免孟氏子孫差役。

大德二年九月以鄒國公子孫地稅大小差徭盡

行除豁。

仁宗延祐元年詔免孟氏稅糧。

明初吳元年鄒縣主簿孟思諒隨衍聖公孔希學

迎大軍見汪興祖于軍門戊申洪武改元復隨衍

聖公朝京奉詔歸鄉奉祀事如舊蠲除差役。

洪武十八年冬十一月特免孟氏子孫有罪輸作

者二人先是翰林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

罪輸作京師者二人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

屈法以宥之立命蠲其役於是諭工部曰孟子傳

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于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

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死亡則賢

者之後寔以微減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

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正統七年五十六代宗子孟希文言於上孟氏子

孫並免差役。

景泰二年詔聖賢子孫悉蠲差徭。

嘉靖二年五十八代孫孟公聲等呈于巡撫山東

都御史陳鳳梧准照孔顏二氏蠲免各族項下原

額地畝并續置民田並無編入驛站農桑絲絹花

絨草束事例一體盡行蠲免。

額設亞聖府例

中地每畝徵銀一分三釐七毫五絲七忽

下地每畝徵銀八分一釐四毫五絲六忽

孟氏例

中地每畝徵銀二分一釐一毫五絲六忽五微

下地每畝徵銀一分一釐一毫五絲六忽五微

此例已久至今康熙年間又經山東巡撫佛倫

題定永不易矣。

萬曆三十七年奉巡撫黃 批文優免禮生廟佃

人戶雜泛雜徭永不許有司扳擾。有碑

崇禎十六年戶部題准孟廟洒掃人戶照例一體

優免差徭。其在廟陳設禮生及奉祀生員亦優免雜泛差徭。

大清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請奉

旨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渥其在屯佃戶見丁計畝開墾祀田專供祭祀有司雜差俱行蠲免順治四年又加恩亞聖裔地免雜徭人無丁役廟佃人戶供應廟役民差毫無干涉其在廟陳設禮生雜泛差徭盡行蠲免。

順治八年戶部題准孟廟佃戶廟戶優免雜差以供祭祀洒掃不許里下人等扳援有碑記。

順治十三年山東巡撫遵照部文申飭州縣孟氏子孫以及禮生廟戶俱行蠲免雜差。

敕命

五順三年十二月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父母

敕曰朕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先賢論治天下之道然也肆朕舉隆盛典於廷臣親之老者命必及焉矧在先賢之後願可以常制拘哉爾孟克仁乃孟子五十五代孫今翰林院五經博士希文之父克世其家訓成令子降年有永惟德之徵宜錫異恩以示褒寵茲特封爾為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爾其祇承嘉命用迓壽康。

敕曰國家褒顯羣臣必及其親者所以廣推恩之仁而勸天下之孝也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之母柔惠端莊閨儀素著慈而能教有子榮官究厥本源宜示褒顯茲特封爾為孺人服此隆恩益綿福祉。

弘治八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父母

敕曰國家錄先賢之裔而授翰苑之官恩或推于所生事豈遺于既往爰超常格用體人情爾孟希文乃翰林院五經博士上元之父亞聖雲仍清時韋布義方之訓已見于衣冠色養之榮弗逮

于風木。乃因請命。鑒錫褒章。茲特贈爾爲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其漢有聞。服斯寵命。

敕曰。母之德固多于鞠育。有教者存。子之職不限于肯甘。惟名是顯。肆我推恩之命。用成報德之心。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之嫡母。治內多才。象賢有教。乃援近制。特賜殊恩。命雖並于夫封。號實超于子秩。是用封爲太孺人。佩此榮光。永綏色養。

萬曆三十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爲修

職郎

敕曰。國家寶賢。爰及苗裔。而清華列秩。非克繼先傳。勉自存養者。曷克承之。爾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孟承光。乃孟子六十代孫。性資恪慎。律已端方。懷仁義以事君。由言氣以近道。宜膺簡命。益亢名宗。茲值覃恩。用錫爾階修職郎。賁之敕命。爾其砥尚乃志。深本厥身。以有光于朕命。欽哉。

天啓元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父母

敕曰。先賢之教。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朕以孝治天下。而於先賢之裔。加體尤隆。矧我奉積經

之彥。表陳情之典乎。爾孟彥璞。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承光之父。壽資端雅。文行淵宏。嗣先程光。垂世範。邇卜居之玄祉。君子之穀斯遺。式願學之宗傳。神明之胄其遠。茲以覃恩。賜贈爾修職郎。錫之敕命。國寵有加。世模克永。

敕曰。士成名。靡不藉茲內德。在世寵之家。其儀尤甚。況聖賢之德緒哉。爾孔氏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之母。祚出德門。儀光彥配。明星有爛。佐君子之好修。問夜無他。督賢英之嗣學。茲以覃恩。賜封爾爲孺人。皇綍斯彰。彤管是賁。

天啓五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弘譽母

制曰。國家弘獎徽音。褒崇慈毅。念國所最重。無如殉志之臣。邇家所由興。以有撫孤之母。爾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妻張氏。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弘譽之母。無遯尸養于中饋。有齊湘金子公宮。荆布貞姿。栢舟雅操。當其逆妖啓孽。夫壻捐軀。而爾留喘息以待亡。思從君子于地下。懸明目以自照。還憐弱穉何依。極力拮据。百方安集。里閭相傳。爲盛事。造化亦鑒其苦心。茲封爾爲恭人。賁翟裼以有華。慶鶴齡之未艾。

天啟八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弘譽制

制曰朕惟聖道炳中天性崇往哲前休垂奕世胤緒象賢宗祏有光延綸宜需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弘譽道脈承家徽猷幹國遠邇堯舜之傳克守仁義之訓茲芬昭其祀事爲秉貞于從王允矣聖賢子孫不愧其表弓冶茲以覃恩授爾爲修職郎錫之敕命於戲祇服自天之隆寵永增亞聖之餘輝

順治六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璽制

敕曰士生爲神明之胤貴滋重矣蓋以一身上行前休下開令緒微思齊有行者何以副崇德象賢之任也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璽承亞聖之輝接學道之脉盡物盡志虔積藻以克共在美在埒儼步趨于如在可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矣茲以覃恩授爾爲修職郎錫之敕命於戲光昭令德祇服訓詞爾欽哉

順治十四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制

敕曰錫類乃朝廷之典服勞爲臣子之誼爾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饒有任事之志克盡服官之職適逢慶典用錫恩綸茲以覃恩授爾爲修

職郎錫之敕命於戲欽茲綸綍之榮益勵忱恂之誼

康熙十四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父母敕曰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類之恩爾孟聞璽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之父善積于身詳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構之遺茲以覃恩封爾爲文林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錫之敕命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光夫有子尙宏祐啟益勵忱恂

敕曰奉職在公嘉教勞之有自推恩將母宜錫典之攸隆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仁母顏氏壹範宜家夙協承筐之數母儀詒穀載昭晝夜之芳茲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於戲彰淑德於不瑕式榮象服膺寵命於有赫永貞泉壚

敕曰劬勞同於所出母氏鞠育之恩褒卹並於所生明廷旌揚之典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仁繼母劉氏夙嫻壹範克嗣徽音相夫則敬以宜家教子而勤能奉職茲以覃恩封

爾爲孺人於戲淑德藉絲綸增重芳模與翟弗齊輝益飾母儀用箴臣誼。

康熙十四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暨妻董氏孔氏

敕曰錫類推恩朝廷之大典分猷亮采臣子之常經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仁學問淵博文思敏達居心克謹奉職罔愆慶典欣逢恩綸宜錫茲以覃恩授爾爲文林郎錫之敕命於戲弘敷章服之榮用勵靖共之誼欽茲寵命懋乃嘉猷。

敕曰恪共奉職良臣旣殫厥心貞順宜家淑女爰從其貴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仁妻董氏含章協德令儀夙著於閨闈勉同心內治克相於夙夜茲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於戲龍章載渙用發敬戒之勤翟弗欽承永作泉原之賁。

勅曰臣子敦篤勞之誼典旣疏榮女士嗣淑慎之徽恩宜並茂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仁繼妻孔氏素嫻內則動協女儀相夫載著勤勞宜家克彰令譽茲以覃恩封爾爲孺人

於戲徽纈繼熒式揚彤管之輝綸綍同褒勉贊素絲之德。

康熙五十二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父母

敕曰宣猷服采中朝抒報最之忱錫類推恩休命示酬庸之典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璽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仁之父令德踐修義方夙著詩書啟後用彰式穀之風弓冶傳家克作教忠之則茲以覃恩贈爾爲承德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錫之敕命於戲篤生杞梓之材功歸庭訓丕煥絲綸之色澤及泉壤。

敕曰盡教凝祥懋嘉猷于朝寧國常布惠揚休命于庭闈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仁之母顏氏勤慎宜家賢明訓後相夫以順含內美于珩璜鞠子有成樹良材于楨幹茲以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明茲令善之聲榮施勿替食爾劬勞之恩遺範長垂。

敕曰鞠育恩深母道無殊先後劬勞念切于心並垂瞻依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

仁之繼母劉氏。雖自茂族。媛于德門。婉孌爲儀。克繼承筐之嬈。賢明示訓。尤彰式穀之風。茲以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傳雅詠于鳴鳩。均平者範。慰私情於烏鳥。休澤永膺。

康熙五十二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暨妻董氏孔氏

敕曰。聖朝首重夫師儒。異典特加於世裔。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仁。業足承先。學優稽古。六藝擅英華之譽。五章分寵渥之榮。茲以覃恩。授爾爲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奉職克光。夫舊德施恩。用賁乎新綸。

敕曰。丕績奏於中朝。端賴閑家之助。寵章頒乎慶典。宜分齊體之榮。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仁之妻董氏。早習女儀。克修婦職。鷄鳴交儆。既砥節于素絲。鸞續執勞。用邀恩於紫綰。茲以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巾袿著和順之風。鸞書誕賁。廷陞煥褒嘉之命。翟弗永貽。

敕曰。臣心報國。每資賢助於中閨。婦爵從夫。必普恩施於繼室。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仁之繼妻孔氏。柔順嗣徽。雖和叶吉。既

皮於棗栗。誨內教之克修。堪比德於珩璜。宜朝章之式賁。茲以覃恩。封爾爲安人。於戲。無怠象服之榮。勉副鸞書之錫。祇承寵典。永荷休光。

校記

①鄒：當作「尊」，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



三遷志卷六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關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統

衍岳 編次 興錚 補輯

衍嶧 尚巖參考

宗系

帝王之後迭興爲族。儒裔縣縣遠而益著。譜刻孔昭見聞可據。是論其詳以資考源。述宗系第十四。

按四十五代孫孟寧譜序曰我始祖鄒國公世家畧見史記自二代仲子以後或貴顯或潛晦代有人焉至四十四代公齊值皇宋景德初契丹大舉入寇山東騷動乃携妻子避匿東山藏族譜于屋壁而去遂失其處逮元豐六年家人毀壞古屋得爛簡於壁鼠啣蟲蠹之餘詳視辨認歷代族祖名字有存有遺事蹟有全有畧姑仍緝遺譜藏於家以示將來據寧之言則譜蓋成於寧也至金大安間四十八代孫鄒令孟潤修之元至元間五十一

代孫北海尹孟祇祖續修之至有明萬曆中六十代孫華昌府通判孟承相復續修之而未竟又宗子孟惟恭博士孟元亦嘗以往代世系刻之于石自史公鸞修三遷志載宗系於志中而譜遂多亡失今據舊譜抄稿及石刻參之史傳詳爲核次如左。

始祖孟子名軻字子車娶田氏詳具年表。

宗于世表

二代孟仲子 請云嘗從學于公保丑又詩古註云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今詩傳猶時引其說焉趙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深考也。

三代孟寧

四代孟寓

五代孟舒 當漢高祖時事趙王張敖高祖入年趙王謀弑王及羣臣反者誅趙王罪三族惟孟舒田叔十餘人高祖自見錯爲王家奴隨趙王赦至長安貫高事明趙王赦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盡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王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皆拜雲中太守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謀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同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其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以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數







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  
 知名三公俱辟不遠入蜀劉焉父待以客禮  
 十七代孟先字安遠遷入蜀劉焉父待以客禮  
 博物古無書不覺尤銳意三史父待以客禮  
 典公羊春秋而後主左氏每與來敏爭此  
 義等並掌議說後主左氏每與來敏爭此  
 長樂少府大司農主左氏每與來敏爭此  
 中貴大將軍費禕曰夫教者不偏枯之物非  
 所宜有也其教者不偏枯之物非  
 權而行之耳其教者不偏枯之物非  
 之危而行之耳其教者不偏枯之物非  
 遠人又老之始擊而達更治體有罪上以  
 豈具之老之始擊而達更治體有罪上以  
 而巳光之指美所望於明德裁稱謂法難  
 不能悅爵位不登每言如無是類故執政  
 太常廣漢卿位不登每言如無是類故執  
 後而登卿位不登每言如無是類故執  
 秘書郎都正從光祿勳右丞以此也後進  
 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光同正太丁  
 古世子之風接待正答曰奉親光同正太  
 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今所問欲知其權  
 智不得何如也且世之子道在於承志  
 不此之有無焉可預設也光祿勳右丞  
 談乃曰有無焉可預設也光祿勳右丞  
 人天所賦性直無意亦不避好射利病  
 今強致也此定君意為先嘗意雖有自  
 力待訪如也此定君意為先嘗意雖有自  
 以者正深謂此君意為先嘗意雖有自  
 官年九十餘光祿勳右丞以此也後進  
 十八代孟康字公休魏黃初中洛陽人  
 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錫拜中洛陽人  
 雜在其間故官博讀皆共經之選而康  
 才敏因在冗官博讀皆共經之選而康  
 義雅而切要求人乃更加意後遂有元  
 年司徒司

空並飲康上疏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  
 宜得者見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為  
 雅之弘量論其守約則長以比古之忠  
 雅之弘量論其守約則長以比古之忠  
 在而治及為外司則萬里肅清誠台守  
 職之良才也為外司則萬里肅清誠台  
 三公封侯自始也遂以肅清誠台守  
 典農校尉康到官清一而利奉職善而  
 息獄訟休民四所分遣一而利奉職善  
 豫教習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遺人探候  
 敬又劉馬草煩損吏民常令屬官遺人  
 在自劉馬草煩損吏民常令屬官遺人  
 過十餘人郡道止亭傳露宿樹下又非  
 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路其未嘗宰牧不  
 雖知其有志量造之路其未嘗宰牧不  
 康恩澤治能乃爾中散騎常侍遷中書  
 為監封侯陵亭侯著漢書音義九卷○  
 安平人廣陵亭侯著漢書音義九卷○  
 叙例作安平廣陵亭侯著漢書音義九  
 十九代孟宗字恭武以吳主孫皓字元  
 學讀書風夜不寐肅奇之曰卿宰相  
 驛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  
 兩屋漏因起拂泣以謝其母母曰但  
 足泣也據亦稍知之以補其母母曰但  
 皆不得將家之稍知之補其母母曰但  
 食孫權嘉禾元年官每得物監池司馬  
 交代而拘于武一官每得物監池司馬  
 已而自拘于武一官每得物監池司馬  
 之請權乃減宗一官每得物監池司馬  
 初宗母荀氏宗一官每得物監池司馬  
 哀歎而荀氏宗一官每得物監池司馬  
 感累遷先帝御史大夫錄作江夏人又  
 為司空凡四年卒○吳錄作江夏人又  
 日宗為豫章太守時為

二十一 代孟觀字扶時少好讀書蕭天文惠帝即  
禮陶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  
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  
宜詔典加誑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門侍郎特  
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氏帥  
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  
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果諸王在關中雍客貴  
咸進不貪功逸不懼罪士卒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  
族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  
恭有文武材用乃居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  
矯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  
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後拜  
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者績署爲安南  
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于平爲淮南  
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被兵在外  
假言平爲九兵所害賄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  
既起多勸觀立齊王同觀以紫宮帝生無他變謂  
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用及帝反正永饒  
治令空相機斬觀首傳于洛陽○晉書作渤海  
人東平

二十二代孟嘉字萬年少失父奉母二弟居要大  
司馬陶侃第十女能聞鄉閭稱之冲然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  
同群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嘉右常歎嘉溫雅  
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嘉同  
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  
尉穎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  
并領江州辟嘉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  
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富問從史亮以塵尾  
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  
是盛德人也嘉既醉出外自除吏使步歸家村  
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吏版  
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嘉望  
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爽簡穆有器識  
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  
率多時彦嘉在坐次甚遠爽問亮江州有孟嘉  
其人何在亮云在坐次甚遠爽問亮江州有孟嘉  
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爽之得嘉奇嘉

爲襄之所得乃益諸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大  
 將軍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  
 將軍溫國桓溫參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  
 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  
 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幕帽墜落溫目左  
 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  
 厨溫命取以還之而延尉太原孫盛爲諮議  
 軍時在坐溫命舉筆作符了不客思文辭  
 生處嘉歸見嘲笑而諸筆作符了不客思文辭  
 起卓四座歎之幸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  
 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嘉省爲刺史謝永  
 能拜起詔使人扶入嘉省爲刺史謝永別駕  
 食稱人喪亡嘉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  
 近行適逢嘉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  
 識此人惟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  
 由來此使問嘉之從者嘉謂其使曰本心相  
 今先赴義尋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智知得  
 有若舊交遂至暫從事郎中俄還長史在朝  
 然武正題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得便超  
 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顧宴造夕乃歸溫從容  
 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  
 于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  
 言無矜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適多不亂  
 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嘉  
 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  
 酒中趣耳又問聲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  
 慚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會賦之曰孟生善  
 醉不慙其意九祿大夫南陽劉耽與嘉同在溫  
 府陶淵明從父太常慶嘗問耽嘉若在當已作  
 公否客曰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  
 陶淵明傳作武昌新陽人宗之曾孫晉書同  
 二十三代孟懷王裕伐之以懷王爲建武司馬  
 武帝將討桓玄懷王與族兄景復謀其謀從平  
 京口城進定京邑以懷王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  
 高祖鎮京口以懷王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  
 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  
 中書侍郎轉輔國將軍領丹陽府兵虎不弱盧  
 循逼京邑懷王於石頭岸連戰有功爲中軍咨



二十五代孟斌事元魏孝文帝爲右丞  
二十六代孟威字能重所有氣尚尤號北土風俗  
叛授端端高歷東宮齊帥有林監時四鎮高車  
爲民後以明解北人之語勅在著作以備推訪  
永平中自鎮遠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  
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較尉直閣將軍沃  
野鎮將正光初端端主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郢  
州刺史陸希道承侍中爲使主以威兼散騎常

二十七代孟恂  
二十八代孟儒

三十一代孟詵唐高宗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

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唐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平構以說有古人。願名其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說居官頗刻儉。然以治稱。其聞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所著有家祭禮一卷。喪服正要二卷。食療本草三卷。一作六卷。補養方三卷。必效方十卷。錦帶書八卷。○唐書作汝州梁人。

三十二代孟大融唐玄宗時屢召不就隱于王屋山

三十三代孟浩然少好簡義善於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



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探訪使韓朝宗約浩未嘗棄卿何欲我請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期行浩然不吐曰棄已飲退他卒不赴朝宗怒罷行浩然不吐曰棄已飲退他卒不赴朝宗然墓庫元符末病疽背卒後九齡為荊州辟置府人傑美而浩然前歲久門高陵澤曰故處士孟浩然墓庫元符末病疽背卒後九齡為荊州辟置府未遑諫而今外迫軍旅內勞民客公卒州志或更為刻碑好事者乘而有之其墓初公志或更為刻碑好事者乘而有之其墓初公書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或曰浩然亭書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或曰浩然亭之記浩然所著詩不可一二更首曰浩然亭或曰浩然亭源序曰浩然所著詩不可一二更首曰浩然亭或曰浩然亭為飾動以然文不為仕行與而作或處士王士常貧名不繼于源嘗筆議之曰道漢挺靈寶生楚英浩然清朕亦其自名○唐書作襄州襄陽三十四代孟雲卿唐肅宗朝為較書郎與杜甫交

何自注為雲卿三十五代孟華初事李寶臣為府官屬論議忤逆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羅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河朔利害華對稱古田悅之團帝詔華還論欲亂其兵自謂天下武俊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武俊日何汨汨且上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武俊州而歸我深趙自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武俊得高者大夫何自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武俊于病大者大夫何自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武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得顯職武俊或曰華入朝恒州武俊令其職卒進得顯職武俊或曰華入朝起唯血死○按舊志以郊亭見賢喬今依家譜及石刻正之郊亭見賢喬

三十六代孟常謙與柳子厚善子厚誌其墓曰孟為善狀一善末告曰君若將葬其父命書九呼公自領軍中軍兵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公左領軍中軍兵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左神策軍大將軍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安州防過兵馬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任軍政是州立義成軍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無能移之役堅立又為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事廷諸公泊外吏以文持不廢公為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難于外皆立度中義成軍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為仲孫氏其世為孟貴勇先武制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誦戎政執權以肅威我厥命濟濟于朝刻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伏南荒豪士敢散下吏公判於安法亦明神氣

三十七代孟遵慶誤作韋謙今正之三十八代孟瑄唐元和末屢薦不仕為韓文公所甚度手持文一編其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始其所與偕退披其編以讀之盡三十九代孟方立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彥瑑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為昭義節度使高彥瑑據鄆州宋怒為鎮治邪為府號昭義軍留諸道行監軍使吳全暉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



營都統以諸未定假方立檢較左散騎常侍兼  
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因全場以書請  
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  
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帥使宗自舊宰相王徽  
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乃固讓地而李  
克用親臨三月微度朝廷未敢制乃固讓地而  
歸險而人悍賊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圖  
龍岡州人悍賊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圖  
使昭義監軍重有劉言會克用為河東節度治  
實公昭義李筠安審蕭有劉言會克用為河東  
破又使李筠克修初攻取之發部將擊潞州為  
修為節度留克修初攻取之發部將擊潞州為  
方立自以山東三州昭義有兩義而昭義亦命  
以昭義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義而昭義亦命  
崇遠用從父弟昭義有兩義而昭義亦命  
使推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為助  
克用擊邢洛磁無虛地為方立倚朱全忠為助  
啓二年克修擊邢洛磁無虛地為方立倚朱全忠為助  
呂緯馬夾戰焦固為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孫  
等拔武安臨洛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為邢  
州刺史克修還之方立句兵於王錡錡以兵三萬  
赴之克修以金俊分其兵鼓而進會契丹兵三萬  
萬攻遼州以金俊分其兵鼓而進會契丹兵三萬  
師大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進會契丹兵三萬  
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續十三龍紀元  
年克用使李筠之李筠走脫歸者續十三龍紀元  
琉璃敗大敗擒其首者被斧鉞而方立力  
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被斧鉞而方立力  
屈又屬州殘廢人自恐不復得乃下少恩夜自  
行○唐書曰邢州人自恐不復得乃下少恩夜自  
殺○唐書曰邢州人自恐不復得乃下少恩夜自

四十三代孟祖  
論曰自孔中丞守克終焉○按于文定公聖里志  
以今宗系所為之存而求其以名之其世次  
類後人附會之蓋引其以名之其世次  
耳而考之諸史本傳亦多其以名之其世次  
者願世附會之蓋引其以名之其世次  
且疏或并州成陵而迷復宗國如近代孟之訓  
然詩有惟先孫是魯之句此推往聖則籍于厚  
其為孟之仲孫氏又曰何疑焉是故舊諸所存  
傳承不無低悟亦未可盡信以附會也  
自北之後則表章歷歷無容置喙矣  
四十五代孟寧 授鄆縣主簿奉祀孟子其族開之  
中興祖生于二長堅次  
存今之孟氏皆寧後也  
四十六代孟堅 授徐州知州  
四十七代孟寬  
四十八代孟欽  
四十九代孟津  
五十代孟德義 登進士第授縣尹辭不仕  
五十一代孟允祖  
五十二代孟惟恭 字彥通為厚明敏結髮知學弱  
遇事有謀善斷登主祀事能於笑不不求官達  
尤能德焉大定五年五月書於祭田以頃  
計者三十官錢以緡計者三十有奇收貯其母  
具邊豆墨洗備春秋奠以其庫房餘以周極約  
門重三門講堂西齋神厨庫房餘以周極約



百餘丈。築斷機堂于中庸書院之西北。堯鼎書臺。又刻加封亞聖制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焉。至正九年卒。年七十有六。邑令桂公孟誌其墓。

五十三代孟之訓字魯南少有學識以孝信著聞元至正間仕爲單父儒學教諭

秋浦陞亳州儒學正仙兵興與  
職歸家亂作避地蔚州而卒。

五十四代孟恩諒字友道明洪武元年詔授鄆縣主簿有吏才。雍正祀典修祠理。

基多所  
幹濟。

五十五代孟克仁 字信夫。以子希文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

如其官

五十六代孟希文 字士煥景泰二年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成化

元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上御文華殿而賜芳  
帶襲衣賜宴於禮部弘治元年駕幸太學又行

取陪祀賜衣賜  
宴生二子元亨

五十七代孟元 字長伯。弘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正德元年駕幸

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嘉靖元年、駕幸太學、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生子公榮。

五十八代孟公肇  
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

從弟公繁長  
謝職致仕。

孟公綰字彙文嘉靖十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本年三月駕幸太學行

[illegible]

五十九代孟彥璞 字朝璽隆慶元年亦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本年駕幸

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萬曆四年熊幸力  
學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生二千承光承恩。

六十代孟承光 字永觀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

事。天啓二年、蓮妖賊亂、不屈死節、詔贈太僕寺少卿、母孔氏、贈貞淑恭人。生子七人、長弘畧、次弘峯、廬世襲錦衣衛千戶。弘含、弘謀、弘志、弘德、弘亮。

六十一代孟弘畧天啓二年同父死節諡忠  
太常寺寺丞生子隨王。

孟弘譽字振揚天啓三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四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

[illegible]

改擢世襲錦衣衛千戶生子聞璽。

六十二代孟聞玉字龍甫。崇禎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十六年。駕幸太學。命反音。

幸力學不。賜衣。賜食。無。嗣。所。

孟聞璽字龍華世襲錦衣衛千戶弘治子也以兄宗子聞玉卒無嗣衍聖公咨題炤

兄韓弟及之。例於國朝定鼎之初。所襲翰林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未幾致仕。生子三人。貞

仁貞。貞儒。

六十三代孟貞仁

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九年九月、  
駕幸太學、行飯陪祀、賜衣賜宴。十四年、逢

恩詔加一級。康熙六年，逢恩詔加一級。八年，駕幸太子，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十四年，遇

軍恩、加一級。二十三年、駕幸闕里、陪祀、賜書賜葬、加一級。五十二年、遇萬壽、軍恩、又加

一級生子八人尚桂尚質尚  
文尚璉尚其尚瑾尚璇尚現

六十四代孟尚桂  
字樞馨於康熙五十五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我不能主

視事請告准以原官致仕生於七人  
衍泰衍倚衍岳衍嶧衍岐衍恒衍岐

六十五代孟衍泰 字想東於康熙五十九年三月

事雍正二年、爲奉太學欽取陪祀。賜衣、賜貂皮御膳、後宴禮部。生子興統、興鐸。

校記

①殷干：《後漢書》卷一〇六《孟嘗傳》作「殷丹」。

②止：當作「上」，見右引書。

③「無」字當爲衍文，見《太平御覽》卷二二四。

④「隆」乃「降」之訛，見《魏書》卷六一表傳。

⑤較書郎：當作「校書郎」。

⑥檢較：當作「檢校」。

⑦論：當作「諭」，見《新唐書》卷一九三。

⑧忠：當作「中」，見《柳河東集注》卷一〇。

⑨兄：當作「克」，見《新唐書》卷一八七《孟方立傳》。

⑩自：當作「字」，見《新唐書》卷六七。

⑪達：當作「遠」，見《新唐書》卷六七。



三遷志卷七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關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典鈺

衍岳 編次 典鐸補輯

衍嶧 尚幾參考

聞達

大宗以降、支庶濟濟。顯者樹烈、隱者著志。在古實蕃、於今弗替。是廣是傳、以光家世。述聞達第十五。

十六代孟達、字子敬、避昭烈叔父敬諱、改字子度。儀、度閑雅、才辨過人。漢末入蜀、依劉璋。先主入蜀、璋遣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攻房陵、殺太守蒯祺。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養子劉封自漢中乘沔水、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儀舉衆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不承羽命、會羽覆敗、

主懷之、又與封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使與二將共襲封。達與封書、勸其歸魏、封不從。後達又不安魏、會有降人李鴻來、請諸葛亮、謂亮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亦欲誘達以爲外援、遂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于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興太守與達有隙、密表于魏、魏主獻未之信也。司馬懿遣叅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歸漢。懿率兵倍道攻之、舉事纔八日、而兵至城下、凡旬有八日而城破、斬達首、傳之京師。

蜀遣兵救之、不能至也。初、陳壽作三國志、書達爲反、及朱子綱目、尊昭烈爲正統、特書孟達來歸、且以死節著之、美其反正焉。子與歸扶風。蜀志云扶風人。

二十二代孟陋、字少孤、晉長史嘉之弟。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游。時或弋釣、與盡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述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收擬議、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供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于三禮、討論語行于世、以壽終。又世說新語云：孟萬年及第、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

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二十三代孟昶、中郎將懷王之族兄也。昶立爲晉、劉裕將起義師、昶與劉毅等並同其謀。時桓修弟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裕弟道規爲弘中兵參軍、昶爲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元興三年二月乙卯、裕誅桓修、昶及族弟懷玉皆有功焉。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十六人因門直入、弘方噉粥、卽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謀主、以昶爲長史、總後事。立誅、昶累遷吏部尚書。義熙四年、加尚書左僕射。五年、僞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將伐之、惟昶勸行。裕乃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自率兵北討、果滅燕。而盜盧循乘虛北寇、王師敗績。六年五月、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昶妻賢、事見列女。

孟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客于閭里。早爲宋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



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散。桓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貢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鄰北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胸。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卽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一作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時年三十三。高祖深嘉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通果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騎效命。摧鋒三捷。每爲衆先。及西剿桓散。北珍索虜。朝議賞。未及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胸之戰。氣冠三軍。于是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披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島。乘大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祿泰濟否。竊謂宜班爵土。以褒勲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

二十五代孟係祖。龍符弟仙客之孫也。父微生嗣。臨沅男。元嘉中有罪奪爵。徙廣州。宋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本土。時微生死。係祖歸東。都有筋幹異力。能擔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于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狼籍。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二十六代孟季。魏司空威之弟。事元魏。至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預爾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除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卿。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二十七代孟信。字修仁。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業末。除奉朝請。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慙慙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鑊溫之。素木盤盛。無菁蕘。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



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餽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狔犢耳。酒旣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犢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嘆異焉。未幾舉爲太子少師。後遷爲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床帳。卒于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史云廣川索盧人。二十八代孟業。字敬業。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婿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門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

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真。願君自勉。業惟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富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廩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賂。止患無方便耳。今喫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誚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別。爲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惟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嘆。業答曰。稟性愚直。惟知自修。無他長也。韶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乃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嘗有失。

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惟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于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爲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推命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敷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于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卽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勅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旣爲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發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請闕訴究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

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旣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爲大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所至以循良著云。北史作純、鹿安國人。

三十三代孟浩然、唐處士、浩然弟也、好文學。浩然嘗集其竹亭賦詩曰、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共有鶴鳴心。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達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後浩然應進士舉、復贈詩曰、獻策金門去、承歡綵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昏定須溫席、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鴈南飛。及浩然卒、沈然綴其詩爲三卷、傳于世。

孟邕、浩然從弟也。嘗應舉不第、歸會稽。浩然贈之詩曰、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按浩然爲孟邕最有據、故凡示孟邕一詩、皆規誨語、蓋亦弟姪行、然不可考矣。



三十四代孟庭玢仕唐爲崑山尉。

孟簡字幾道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戶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顯黜宰相韋執誼爲從他曹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廳事韓泰韓平之復刺史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皆因爭請延英言不可狀以悻切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漬久淤闕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遜抑士族右編人至橫恣不推及簡一反之農估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郎行李修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進戶部加御史中丞戶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羣既相而簡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峭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陸翰主表邸關通閹侍翰持之數傲恨簡怒追還以上裴旻之家上變發簡姦職御史劾驗得遺吐突承璀貲七百萬左授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再貶吉州司馬以敕令進睦州刺史復徙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歿視卹其孤不少衰晚路殊躁急僣佛過甚爲時所誚常與劉伯芻歸登蕭倪譚次梵言者唐書本傳曰德州平昌人說之曾孫

三十五代孟郊字東野庭玢之子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澗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韓文公墓誌曰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爲涵而心深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錄心刃迎縷解鈎章轉句指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摻人皆却却我獨有餘有以後時聞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



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暴疾卒。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唐史曰、湖州武康人。

三十七代孟元陽、唐僖宗時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董作西華中。盛夏、腐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軫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傳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激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較尚書右僕射、從

帥昭義軍。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三十九代孟遷、昭義節度方立之從弟也。居兄麾下、素得士心。方立死、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洛、磁三州降晉。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後遷復降梁、爲梁所殺。自孔中丞求得孟寧、其後漸以蕃滋。雖寡高爵、然通籍立名者代不絕焉。

四十六代孟存、鄒縣主簿寧之次子也。爲孟庭族長、以仁恕公平見稱。

四十七代孟况、存之子。仕宋爲魚城教諭。

四十八代孟彬、况之子。主臨沂縣簿。

孟潤、寬之次子。爲鄒令。進階宣武將軍。時譜系多缺、潤重訂之、並紀古今碑刻及孟氏雜事、爲書以傳。蓋博古尊祖之士也。

孟滋、潤之弟。以昭信校尉行沛縣尉事。

四十九代孟澄、彬之子。滕縣尹。

孟沂、澄之弟。濟寧路教授。

孟在寬之孫。爲孟庭族長。金之亡也。山東大擾。宗人多離散。在獨不去。率其族守護塋廟。春秋祭祀無闕焉。元太宗九年。詔求孟子後。得在于鄒之付村。復其家以奉祀事。

五十代孟得成。澄之子。居滕縣之劉庄。元太宗時。與在同復其家。仕至嶧州知州。

孟得信。沂之子。與得成同居滕縣之劉庄。仕至海州知州。

孟德昌。字明甫。在之子。性忠直。議論慷慨。元世祖時。以聖賢之裔。寡知學者。特命洛人楊庸選三氏俊秀子弟訓之。後從姚樞言。定爲教授。庸名儒也。世稱潛齋先生。德昌從之。盡傳其學。始主林廟祀事。後爲魚臺教諭。

孟德政。魚臺縣尹。德義之母弟。爲扶黎縣尹。五十一代孟祇祖。字性善。德昌子。性方嚴。篤好學。問事親孝。與士信。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特授益都路儒學教授。秩滿當遷。朝議以爲亞聖之後。不可限以常例。請于上。特令于八品民職內銓注。遂得主在平簿。後爲泗水。北海二縣尹。所至有聲。

孟述祖。德成子。仕至滕州知州。

五十二代孟惟誠。祇祖子。亦知名。

五十三代孟之弘。惟忠子。仕元爲國子監助教。

五十四代孟思言。之弘子。仕元爲東昌路儒學正。

遷鄒令。終樞密院都事。

孟思迪。仕元爲翼城教諭。

五十六代孟希達。字士顯。嘉靖間。以歲薦授山西

潞州同知。

五十八代孟公肇。字先文。博士孟元弟亨之子也。元卒。子公綽少。不克主祀。朝議令公肇攝博士事。凡十年。公綽長而復之。幼聰慧。好學。多從諸儒生遊。一時監司貴達咸重焉。僉事史公弼至鄒。遇之如布衣交。先是公肇年十五時。母死。繼母孔氏。公肇事之如其母。又父喪而祖母王在。視其父孝養有加也。正德初。流賊入境。倉卒避難。家人皆先去。獨孔以疾不能行。公肇欲負之。與俱。孔曰。賊爲不義。今猝至。而汝欲負我。勢必相及也。吾老且病。即死。不可以累汝。公肇強負之。宵奔嶧山。而孔以全舊志著其孝焉。

孟公放。希達之孫也。賦性嚴正。有分決。嘉靖中。



有勢家實非孟族而欲冒入者、挾貲以求、幾成矣。公枚年甫冠、毅然不可。勢家懼、賂以百金。公枚拒益力、訟之官、脅以威、終不易辭。卒寔其事。邑令章時鸞修孟子墓祠、俾董其役。公枚捐已貲助之。後公枚卒、孟族有疑事、輒相謂曰、使幹文在、事濟矣。幹文、公枚別號也、其爲人所慕如此。

五十九代孟彥詩、嘉靖間以歲薦授浙江處州府照磨。

孟彥繼公肇長子、太學生。

孟彥緒公肇次子、嘉靖間以太學生授河南陳州吏目。

六十代孟承禮、字永和、嘉靖間以歲薦授河南南陽府舞陽縣主簿。

孟承相、嘉靖末以歲薦歷深、唐、河間三學博士、遷四川保寧府推官、終陝西鞏昌府通判。詳具同治諸觀察墓誌、周孝廉傳中。

孟承印、字永孚、邑所稱孟孝子者也。與鞏昌判承相同、川六代祖克威。當明初時、克威以孝義聞于族里、嘗修七世墓而樹碑焉。承印性敦朴、

不尚文飾、頗涉典籍、尤熟少微通鑑。是時亞聖墓在四基山者、爲水所衝、嚙、庫甚。承印一日祭于墓、愴然曰、先祖功被萬世、慶流子孫、吾儕所以優游盛時、不與編戶同勞者、秋毫皆祖賜也。而忍令墓若此乎。余不能以資修、誓以力修。即止不去、衆邀之歸、不可。蓋嘉靖丙寅清明日也。墓去承印家且十里、又在山麓、深寂無侶、絕糧者數矣。日負土轉石不懈。或憐而助之、則固辭。時章令時鸞植栢數千本于墓、嘉其誠信、屬爲守護。居三年、栢皆鬱茂、墓高大如丘焉。族里咸歎息之、以爲能追遠而念本也。承印既廬祖墓、歸復之馬鞍山、廬其中、與祖墓及父母墓又三年。墓去家視四基益遠、承印修之、視亞聖墓勤苦無異也。後數歲、會邑令許守恩至、重風教、欲達當道旌之、有忌之者、沮其事、不果。乃自製扁表焉。自是凡令鄒者有所表揚、必以孝子爲首。年七十餘卒。

孟承廉、家甚貧。萬曆二十一年歲大饑、承廉有地數畝、其子鸞諸富室、承廉不知也。富室懼承廉有言、夜饋粟。承廉大驚、問故、得之、曰、吾子素

已受直有成約。吾雖貧。豈於約外有覲覲哉。力辭不受。人義之。

六十一代孟弘偉。字大儒。由四氏學徵貢。至康熙甲子。幸魯陪祀。得先用。選授登州蓬萊訓導。聞命未赴任。卒。

六十二代孟聞時。天啟四年。幸學。欽取陪祀恩貢。賜衣一襲。賜宴於禮部。

孟聞鑑。天啟四年。幸學。欽取陪祀恩貢。賜衣一襲。賜宴於禮部。

孟聞熙。字茂德。崇禎二年。幸學。恩貢。任河南光州判。時守牧以其爲聖裔。且有吏才。深加器重。聞熙亦爲國爲民。不以州倖自卑也。溢光四載。人懷其德。

孟聞鉅。崇禎二年。幸學。恩貢。初司倉州鐸。遷陝西宜川縣令。纂修族譜。有功宗派。

孟聞仲。字峻德。庠生。爲人慷慨尚義。堂兄弟伯仲同居。以友愛聞。世居四基山之陽。村曰山頭。而韓庄有別業。崇禎十三年。山頭歲祲。族黨逃散。就食於韓庄。加意存恤安撫之。俾各得所。賴以存活者甚衆。人懷其德。稱爲一邑大善。以子

貞珮貴。贈儒林郎。絳州同知。

孟聞芳。字蘭伯。順治九年。幸學。恩貢。任澧州判官。有良吏才。州牧才望。凡事多委決。聞芳赤誠任事。爲國爲民。州民頌神君焉。牧以艱去。署事一載。尤能剔弊釐奸。德澤廣被。尋擢任丘令。赴任。卒於途。其官囊惟圖書數卷。蓋以清白遺子孫也。

孟聞真。順治九年。幸學。陪祀恩貢。

孟聞和。字龍見。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幸魯陪祀恩貢。考州同知。

六十三代孟貞麟。明恩貢。聞時子也。父年七旬。家貧。麟每進一物。能和顏怡色。親食之。雖粗糲。不啻甘脆也。孝聲著鄒魯間。曲阜孔令詳請。吳學使具咨達部。准貞麟襲膝上宮書院奉祀生員。按麟有性善書院。實不以上宮名。元時卽上宮廢址建之。或因此亦名上宮。歟。易地久矣。

孟貞珩。康熙八年。幸學。陪祀恩貢。

孟貞珮。字玉珂。由庠生入太學。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幸魯陪祀觀禮。准先用。授絳州同知。詳載本傳。

孟貞儒。字斌若。翰博貞仁弟也。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幸魯陪祀恩貢考授州縣。未仕卒。

六十四代孟尚錦字緒之四氏庠生。博學強識。工舉子業。未售。嘗以三遷志卷快浩繁。自撰孟志捷錄。

孟尚鑄字順六。以庠生爲孟庭舉事。多所幹濟。河南巡撫閻興邦建造遊梁祠。置祭田。尚鑄赴開封監督有功。晚年課子成名。

孟尚琰字楚珍。康熙庚午舉人中式。後閉戶潛修。不與外事。其廉靜清介有足風者。

孟尚序字玉九。康熙辛卯副貢。于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教諭先職。

六十五代孟衍蘭字九畹。尚錦長子。康熙八年幸學陪祀恩貢。

孟衍止字放海。康熙丁酉舉人。天性孝友。德量深沉。讀書長夜不倦。惜得年不永。未仕卒。

補遺

五十三代孟之普之訓弟也。性多耿介。長於詩賦。元文宗至順二年。授范鄉知縣。能以道自愛。及謝官。遂家焉。其後子孫蕃衍於范者。皆之普後也。

六十四代孟尚疑字立軒。由庠生入太學。於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州同先用。

孟尚岱字振東。由太學生於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主簿先用。

六十五代孟衍岱字東瞻。由庠生入太學。於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州同銜用。

孟衍岳字懋五。雍正二年幸學陪祀恩貢。考授州同。

孟衍淑字澤遠。雍正二年幸學陪祀恩貢。考授州同。

列女

吳

十九代孟宗母有賢行。宗少時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宗作厚褥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無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爲大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宗後仕爲監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宗泣受命。而宗卒著各母之教也。

宋

二十三代孟昶妻周氏女。昶弟觀妻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知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

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川。及事之將舉。周氏謂觀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厥觀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明

五十九代孟彥璞妻孔氏有賢德。彥璞早喪。鞠育其子。有宣獻之遺風焉。天啓二年。值妖賊之變。同子承光孫弘畧俱被害。詔贈恭人。

六十代孟承備妻陳氏。承備死。有子僅一歲。時婦年二十二。家又苦貧。矢志不移。以死自誓。年七十餘而卒。

六十一代孟弘行妻朱氏。年二十六而弘行亡。子尚在襁褓。朝夕紡績以自給。縣令嘉之。請于當道。爲表其門。以壽終。

孟弘祺女。適同邑李思愷。年甫二十七。思愷死。有子守魁。止月餘。婦欲從死。戚黨交勸之曰。以死殉夫。孰若爲夫存後嗣乎。婦乃止。鞠養守魁。



三遷志

卷七



卒以成立里開賢之。

亞聖裔女孫有適廩生劉儀淑者年二十一歲儀淑亡誓貞守志課二子觀華入庠。

亞聖裔女孫歸太學生張咨年二十二歲咨卒遺孤二人俱幼翁姑年且老婦守貞奉甘旨晨昏罔懈姑抱病親侍牀第手調湯藥數載如一日翁姑歿嚮衣典產殯葬如禮撫遺孤成立紡績課讀篝燈至夜半不輟長子弘圖次子弘緒皆列黌宮。

六才三代孟貞珩明經也於康熙六年地震罹覆壓之禍其妻孔氏青年矢節凜若冰霜年逾八旬曲阜世尹兩庠學博皆親臨以旌表其門。

校記

①「水」下脫「下」字，見《三國志·蜀書》卷一〇。

②第：當作「弟」。

③冠：當作「寇」。

④推：當作「檢」，見《新唐書》卷一〇六簡傳。

⑤郎：當作「即」，見右引書。

⑥表：當作「奏」，見右引書。

⑦銜：當作「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九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92

SS号=12315547

DX号=000007486182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目录

圣贤像赞&尹波 校点 刁忠民 审稿

孔颜孟三氏志&舒大刚 刁忠民 校点 郭齐 审稿

三迁志（明·吕元善撰）&李文泽 校点 刁忠民 审稿

三迁志 一（卷一至卷七 清·孟衍泰等撰）&郭齐 校点 刁忠民 审稿